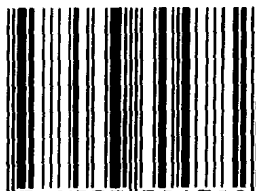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二五三册目次

子部・小説家類

小窗自紀四卷豔紀十四卷清紀五卷別紀四卷（二）

〔明〕吳從先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小窗自紀四卷豔紀十四卷清紀五卷別紀四卷》提要

小窗豔紀

延陵吳從先批選　平湖俞思峰
槎朐張　楊恭定　江寧孫石　校閱

騷部　七

屈原離騷一篇。憂國哀時之隱衷。聲結滿紙。昔人謂讀離騷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予所以每讀必流涕也。今之祖楚步者。但挨藻潤言使思肖體。則臣子無已之懷。一字一淚者。全不相關。不幾負作者初心乎。故余自病飲熟讀。下必期為名士。使徒以芳詞示詞流。則頓與反騷同投岷山之江矣。若七發始於枚乘。而諸家雄之反其風諭。託為勸引。則騷之變也。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為義不足而辯有餘者乎。夫其辯有餘也。巽以入之。固足動其耳目。其字含風諭而取勸引矣。

九愍 陸士龍

昔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辭，而表意焉。遂廁作者之末，而述九愍。裔皇聖之豐祐，膺萬乘之多福。真龍暉以底載，啟元辰而誕育。考度中以錫命，端嘉令而自肅。蘭情馥以芬香，瓌懷皎其如玉。希千載以遙想，昶遠思而自怡。範方虵而式矩，儀穹天而承規。結舟於璇璣，協朱誠於四時。咨中心之信修，佩日月以為旗。悲年歲之晚暮，殉脩名而競心。仰勳華之耿暉，詠三辟之遐音。悜遺芳而自玩，悲浩露於蘭林。陰雲紛以興霧，颸風起而廻波。棠明淫以惡美，疾傾宮之楊娥。樹椒蘭於瑤圃，掩夜光於瓊華。遺貞心以推式，毀玉質而蒙瑕。井秀言而棄予，忽步趙其若遺。譆前帆而我先，頓後乘而駕遲。遵荒塗而伏戕，漁鴻鵉而稱悲。感聽鳥之有集，嗟離瘼之為歸。以流思以自彝，順凌雲而天飛。

修身

逢天怒而離紛，遘時咎於惟塵。端同誠以脩民，祇後命而自賓。悲謠口之罔極，高離情於參辰。業三錫之又睎，乃裔汙於遐賓。運羽櫂以涉江，浮鄂渚而篤言。背夏首以窨逝兮，泝行川而永嘆。結風回而薄水兮，源波縈而重瀾。情懷眷以疊結，舟淹流而中盤。昶愁心以自邁，肅榜人而曾驅。駱河馮以清川，命湘娥而安流。濟南詔以佇望，野蕭條而振晞。歎悲號以命旅，鳥狂頤而鳴侁。悲我行之悠悠，怨同懷之莫求。發辰陽而徙彼，緣湘沅而來假。亦芳樹於縣東，秣梁苗於樊馬。山嶲高以藏景，雲晻靄而荒野。鳥樹翼於覺巔，水冋波手宇下。指明星以脉路，景即陰而無旅。隨長川以問津，響脩聲而和予。聽歸音以自閒，踐無迹以窮處。雖遘愍之既多，亦顛沛其

何悔仰衆芳之遺情希絕風之延佇

涉江

亂曰、有烏翩飛。集江湘兮。彼美一人。莫予將兮。念茲涉江。懷故鄉兮。生日何短。感日長兮。願我愁景。惟永傷兮。積沉毒於苦心。魂憑處以飄蕩。形息景於重陰。戾鳴飈以拂谷。繡回雲而結林。操土音以懷郢。涕頻代而盈襟。辭終古之舊墟。託茲邦而遂集。望龍門而屢顧。攀惟桑而祇泣。

悲深惠之難狀、振枯形而獨立、撫彤容之日頹。怡烟思而弗及。聞先黎之遠教。固積善於遺慶。睎明休而受言。想介福之保宗。靡心貞以祇服。泝大順而委命。君在初之嘉惠。每成言而永日。悠谷風之攸歎。彌九齡而未徹。願自獻於承閒。悲黨人之造膝。紓幽情其曷訴。卷永懷而淹恤。嗟哲士之足嘆。傷邦家之殄瘁。痛靈脩之匪懷。頓九成於一匱。忘大寶之易假。輕挈瓶之守器。

仰翦翮於凌霄。俯歸飛於矰罻。毀方城於秦川。挾江漢於涇渭。悲彼秦之在郢。悼宗楚之莫繼。撫傷心以告哀。將斯情之誰慰。

悲郢

登高山以遐望。悲悠處以淹流。豈大川之難濟、悲荊涉之莫由。申脩誠以底節。反內鑒而自求。考余心其焉可。往稽度於神謀。訪斯言以卜居。想貞龜以告猷。將矯翼而塗險。思振清而世濁。

羌釋笑而許予。諒不疑其何卜。朝彈冠以睎髮。夕振裳而濯足。有懷沙以赴淵。無抱素而蒙辱。愁纏綿以宅心。長嘆息而飲淚。步江潭以彷徉。顏行吟而含瘁。遇漁父之戾止。與讜言而來懟。雖懷芳而握瑜。懼惟塵之我穢。顧虛景而端形。翔同波於其酢。追伊人之逍遙。聊仰棄於林側。懷達心以遠寄。怡哀顏而表色。仰班荊之遺情。想嘉訊而良食。若有言而未吐。忽棄予而凌波。

擇龍棧以鼓汰。遵芬醬而清歌。倚滄浪之濯纓。悲予壽之幾何。愧禍心之歎渝。恨爾謁之奠祀。捐江魚之言志。營玄寝於汨羅。苟懷忠而死節。豈有生之泉嘉。

行吟

悲愁思之多感。情惆悵而遠慕。世玄黄而既渝。心居貞而抱素。異斯氣之一清。要佳人於天路。考年載以遷之。悲歲聿之已暮。攬豐草於朝日。

思先晞於湛露。規法圓而天象。矩則方於地形。祗信順以自範。邀式穀於神聽。悲登魂之無抗。訊貞夢而還靈。悔相道而懷顧。悲實蓄之已盈。頑撤安而息駕。振初服而翔翔。結瓊葼之芳襟。襲竣華之藻裳。懷瑤林之琳秀。握蘭野之芳香。命巫咸以啟期。訪百神而考祥。猜永言以聽命。欽靈辞而肅邁。振華冕之玉藻。樹象軒之高蓋。率假翼以鳴和。霓揮景而縈旆。芳塵颺以煙熅。

彩雲起而深翳。遊八極以大觀。解飛轡以長想。將結軌而世狹。頓援轡而川廣。雖我服之方將。思振策其安往。舒遠懷以弭節。塞世羅於天綱。

紆思

亂曰、猗〻芳草。殖山阿兮。朝日来照。發豐華兮。秋風蕭瑟。凝霜加兮。傾葉懷春。猶俟河兮。偏閑流而無過。悲窮思之永久。聽幽荒而閑詔。恭寡廓而無友。沉流液於純桓。逝四颷於寬牖。呼寂

寞而靡應。覽靈無其何有。神悠〻而永念。憂網繆而盈室。哀惆心而響起。時棄予而景逸。指逝運其難徵。儀遺範而無律。雖芳林之將焚。豈蘭譽之可謐。晞馥風於曠野。思同芳而靡貞。命陰太其靡常。道離陰而匪易。紆遊情而思古。援在音而立肄。俟重華以同遊。悲瑤圃之難迹。舟登陸其焉濟。輪涉淵而無逆。悲荒途之既舛。瞭遵濟而技策。欲隨波以同流。恨匯石之難頓。將從

風雨捲舒悲宜矢之辭懷負詞志而玉折屬勁心而蘭摧喟我懷以寤歎閑前鑒而自融忠與知其莫可豈余命之所窮俯投迹而去滲仰睎志而道除恥蒙垢於同塵思振揮於別風明與心以澤志考吾道以自終

考志

天機偏其推蓋玉衡運而回襄景孀脩而日短時愈促而夜長和音变而改律乘風華而為商感秋林之風暮悲芳草之中霜存攸忽而風過逝揮霍而雲散方輕蕤而煙逐比收電而景宴將愉樂以風興追良日於昧旦痛予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多難將翻翻而未颺世渾渾其難澄風頹山以離谷波千淵以為陵適曠世而朴散化固滯而物凝悵輔德以莫攀悲民斁之就滲景照朋以妙見音振響而擅聞金淬堅以示辯芭靡質而效芬鑒貞規以徇節及蒙誦於明時

答小心以惴惴悲江草之芸芸

感逝

亂曰浮雲晚藹天明息兮增羅重技鳳矯翼兮梧桐逝矣樹榛棘兮思我芳林喟嘆息兮哀時命之險澀懷斯類以結憂手拊膺而永歎形頓景而長愁生遺年而有盡居靜言其何須將輕舉以遠覽眇天路而高遊結垂雲之翠虬駕璞之玉輿攜采旄以煙指靡華旌而電舒命日月以清天吾將遊乎九門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興蛮蒙而後清景貞暉而先登陪湘妃於彤軺列漢女以後乘瓊娥起而清嘯神風機其來應駢憑雲而響駭驂噓天而景凌望紫微以振策冊太階而逐升飛芝蓋之翼翼回雲車之轔轔朝懸圃於扶桑夕飲馬于天津伐河鼓以鮮徹追蛩蛩而凱振軏凌虛而遒迹望蒙颸而絕輪豈遠遊之無樂懷故鄉而傷情靡蘢

若以還顧。轉、瑤、衡、而、回、縈。泝、凱、風、以、流、眄。悲愁
邦之織。傾、眷、南、雲、以、興、悲。蒙、東、雨、而、涕、零。淩百
川而紀。蹈。仰濯髮於崢嶸。豈沉瘁之足弭。將釋
統于長生。

征

痛世路之隘狹、詠遂古而長悲。鏡端形于三接。
照直影於太微。祇中懷以眷慕。豈鑒寐而忘歸。
悼天朝之遂晦。稱貝錦於繁文。傷南箕以鼓物。

藹清陽而播芬。迹同塵而壞絕。景和光而天介。
俯頤息於縈波。仰顧歎而崩雲。折若華以翳日。
時靡靡而難停。飡秋菊以卬老。年冉冉其既盈。
欲假翼以天飛。怨魯颿之我經。思戢鱗以遁治。
悲沉繆之在河。忽澄清而志得。挫千載之長年。
擠哀響於頹風。寓悲音於絕弦。嗟有生之必死。
固逸我以自休。彼達人之遺物。甘褰裳而赴流。
劉余情之沉妻。賓有生以速憂。悼居世其何感。

羌存其為尤。想百年之促期。悲樂少而離多。
修與短其足玄。曷久沉于汨羅。扶瀾濟而貢石。
涉清湘以懷沙。臨恒流而自墜。蒙濤壑之[illegible]
接中胥於南江。[illegible]鼓冕雲以[illegible]
仰接景而登遐。

五悲　屠隆

悲才難

一悲曰、恭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遠父母之中國、從禽獸於末班、將矯詞兮不往、將背俗兮不還、寧曲成而薄喪、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況不肖與中間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嵇生玉折、頹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仁兮共哀。至如左丘失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斷足、史記俯而下室、髙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為鏡於前代、終抱痛於今日、別有漢陽計掾。卯國瑩卿。抗希代之奇節。負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為患、故賢哲之所嬰、乃若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削魯史之舊行。鉗楊墨之辯口。為書為禮、驅季世於三古之前。垂鑿垂聲、正頹綱於百王之後。天子聞之而欲用、群公畏之而莫取、往

寡鑫於泥沙。竟龍鍾於塵垢。乎稽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此。近有魏郡王君曰方、華陰楊氏曰章、咸能博達奇偉。覃思研精。孔門之禮樂。春鬼谷之縱橫、岳秀泉澄。如川如陵。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烟飛霧凝。王則官終于郡吏、楊則官終於邑丞、何異夫操太阿以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翼、灼金龜兮訪兆、邀玉騏兮騁力、雖勞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余之昆兮曰果之、余之季兮曰昂之、果也果〻兮。若三足之烏、昂也昂〻烏。如千里之駒。果之為人也。風流儒雅、為一代之和玉。昂之為人也。文章卓犖、為四海之隋珠。並蘭馨兮桂郁。俱龍駒兮鳳鶵、生於戰國、則管樂之器、長於闕里、則游夏之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咸默〻以逶〻、青〻子襟兮時向晚、黃〻我綬兮鬓如絲。昆兮何責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横武士

橥之拳天下兮獨處何晻靈之足歎爲小人之
所笑爲通賢之所悲量予尚知其不可知衡鑑
與蓍龜故曰至通之精窅窅至通之極昏
昏默默焚符破璽而人朴鄙剖斗折衡而人不
爭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巧滕離婁之目而天
下始明然後除其矯飾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
平之代萬物朊朊凡聖胞合賢愚淆淆公卿不
援友長吏不迎尊當成康勿用何暇談其兵甲

艷紀　騷　三十五

與謨旣作焉得耀其書論雖有晏嬰子產將頌
伏於閭巷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於田圃得尋
常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鸞鳳兮逐雀驅龍
騏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貍隼而
叙拳金爲舟兮玳瑁檝不可以涉立陵兮珠爲
衣兮翡翠裳不可以混樵蒸兮何器用之乖剌
俾斯人之勤參倚長岩以爲枕兮吸流光以高
臥見城市以盈虛差蚊蟲之相過嘗其時也[illegible]

宙滿野不知稷卨之尊周名盈朝莫敘夷齊之
餓若管仲不過齊桓則城陽之贅壻太公不遭
姬伯亦棘津之漁夫一仁一義紫也來兮由也
藍一忠一孝微子去之箕子奴聖人百慮而一
致君子同歸而殊塗推旣焚兮胥旣溺桀亦放
兮丈亦拘笙簧六籍則秦俗有坑儒之痛鯆藻
百行則漢家有黨錮之誅鄣鄣傾覆飛禍纏於
高眞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鬚喔咿嚶嘶口含

艷紀　騷　三十六

天惡睚眦釁分屍僵路隅變化與屈伸交逐窮
達與興亡並驅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
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有發而生
寧唯混沌無用而飽何獨侏儒是以蘧伯玉卷
兮長卷寗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荊原
有鳥兮鳥有鴒鴒其鳴矣思諸兄矣荊其頏矣
思諸季矣岩有芳桂隱有棠棣枝蔽從兮相採
業翮翮兮相翳天之生我胡寧不惠何如吉兮

初征悲終去于未濟

悲窮通

二悲曰淚流公子傷心久之歷禹古以抽恨猶八荒而選悲有幽岩之卧客兀中林而坐思形枯槁以崎巇足聯蹊以躡蘿悄々兮忽愴眇々兮惆悵邈遙兮獨蹇淹晋兮空谷天片々而雲悲山幽々而谷哭露垂泣于幽草風含悲于拱木徒觀其頂集飛塵尻埋積雪骸骨半死血氣中絕四支萎隨五官歆缺皮槃積而千皺衣聯摹而百結毛落鬢禿無叔子之明眉唇亡齒寒有張儀之羞舌仰而視睛弱其若夢俯而動身蠢而欲折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滅其所居也不鬱其所狎也非人古樹為伴朝霞作隣下陰森以多晦傍恍惚兮無根松門阜合石路莒新公子方撫其背兮曳其裾曰予非有唐之文士與燕地之高門與昔也子之少則玉樹金

枝及其長則龍章鳳姿立身則淹中不足其禮揮翰則江左莫敢論其詩每蹴々于暗室恒翔翔于明時常謂五府交辟三台共推朝紆會稽之綬夕獻長楊之詞痛私門之禍速惜公車之詔遲豈期晦明乖序寒燠愆度雙傷羽折筋攣由盡離披於冊澗之隅骸棘於藪山之路已爲我已爲哉崑山玉石忽摧頹事去矣事去矣古今聖賢悲何已天道如何自古相嗟項羽帳中之飲荊卿易水之歌何壯夫之懦抑伊兒女之情多借如蘇武生還溫序死節王陵之母伏劍杞梁之妻泣血事蓋迫于功名情有兼于貞組若關羽漢陰田橫海島孤城已迫疲矣向老雖く偈石之鴻纂江潭之草迴首永訣吞聲何遁及夫獻帝倫生懷王受死哀西都之城淵遠南荊之朝市鳳凰棲上隴山雲鵰武洲前吳江水一離一別兮漢家宮掖似神仙獨坐獨愁兮

芝蘭容華艷桃李別有士安多病禰衡不起為援困於壺頭再耕悲於牖裏平生書劍宿昔琴摶研精殫於玉册悽思淡於銅渾思欲為龜為鏡立德立言成天下之亹亹定古今之誼一朝遙臥萬事寧論君徒見丘中之饒彩骨豈知陌上之有遊魂假使百年兮上壽又何足以存存

悲昔

三悲曰奇峰合沓半隱天絲蘿蒙籠水潺湲因嵌岩以為室就芬芳以列筵川谷縈迴兮迷徑路山峰重復兮無人烟當舒岈之洞壑臨泱咽之奔泉中有幽憂之子長寂寞以思禪暮色蹐蹐朝思綿綿形半生而半死氣一絕而一連自言少亦遊宦來從北燕淮南芳桂之嶺嵬北明珠之川東魯則過仲尼之故宅西蜀則耕武侯之薄田舊鄉舊國白雲邊飛雪飛蓬暗遠天暫

絳薊北千萬里少別昭丘三十年昔時人物都應渺闊道成隍復可憐忽憶揚州楊子津遙思蜀道蜀橋人鴛鴦渚兮羅綺月茱萸灣兮楊柳春烟波淼淼帶平沙閣棧連延狹復斜山頭交讓之木浦口同心之花寢君平之卜肆戴安道之貧家月犯少微吊吳中之隱士星干織女棄海上之仙槎長安綺城十二重金作鳳凰銅作龍蕩蕩千門如錦繡岩岩雙闕似芙蓉題字於

扶風之柱繫馬于驪山之松灞池則金人列岸太華則玉女臨峰平明共戲東陵陌薄暮遙聞北闕鐘洛陽大道何紛紛榮光休氣晚氣亂交衛近接東西著復道交通南北軍漢帝能拜萬立石陳王巧賦洛川雲河水河橋木蘭被余閭金谷石牆裙曾入西城看歌舞也出東郊送使君一朝憔悴無氣力曝骸委骨龍門側當時相重若鴻鐘今日翻輕比蟬翼代情兮共此何奈

猿之能得使我孤猿哀怨獨鶴驚鳴蘿月寒色
風泉飛聲嗟昊天之不弔悲后土之無情於架
森沉兮户内掩石樓摧折兮柱將傾竊不敢當
兩露之恩惠長痛恨於此生
悲今日
西悲曰傾蓋若舊白頭如新嘗為談過其實辨
而悲真自高枕箕頴長揖交親以惠簡為九族
以嵐煙為四隣朝朝獨坐唯見群峯合沓年年

艶紀　　　　三十二

孤队常對古樹輪囷相弔相哭則有飢鵩啼夜
相慶相賀則有好鳥歌春林麌麌兮多麕山蒼
蒼兮少人時向南溪汲水或就東岩負薪百年
之中皆為白骨千里之外時見黃塵乎生連袂
宿昔銜杯談風雲於城闕弄花鳥於池臺皆醒
園上客東觀高才超班匹賈含鄒吐枚一琴一
書校奇蹤於既往一歌一詠垂妙製於將來絃
將調而雲聲筆屢走而雲迴自謂簡交永合松

契長并通宵扼腕終日肝衡罵蕭朱為賈豎目
張竦為老兵悲蒼黃兮驟變恨消長之相傾貴
而不驕人皆共推晏平仲死且不朽吾無獨稱
楊巨卿及其寒瘧推聯支離枯操七濡首兮將
死尚搖尾兮求活莊西貸而魚窮周東徂而狼
跋今皆慶弔都斷存亡永濶悪駟馬而不追寄
双魚而莫達向時之清談尚在今日之相知已
沒則有河濱漂母隴上樵夫盤食帶粟粥而蕉

艶紀　　　　三十三

魅纍晏一篋濁酒一壺夫負妻戴男歡女娛扳
重峦之岌崿巉飛淵之崎嶇哀王孫而進饋問
公子之所潰因謂余曰可憐可憐聖人之遇久
矣君子之罪多焉詩書禮樂適足哀人之神用
宗族朋友不足駐人之頹年削跡伐樹孔席由
來不暖摩頂至足墨突何時有煙一朝至此萬
事徒然自昔相逢把臂談玄横雕龍于翠尾飛
縞鳳於蓼莛各自雲騰羽化谷變鶯遷鳴香車

於淵下。沒珠展於君前。豈憶荒山之幽絕。穿枯骨之可憐。傳與千秋萬古。寄言白日黃泉。雖有群書萬卷。不及囊中一錢。

悲人生

五悲曰、禮樂既作、仁義不僭、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變一化、一虧一全、去其外物。歸於內篇。儒與道分、方計於前、其書萬卷、其學千年、鍾鼓玉帛、鼕鼕躚躚、金木水火、混合推遷、六合之內。纂

其風兮如市。百代之後。隨其流兮若川。三界九地、往返周旋、四生六道、出沒牽聯、碌〻磕〻、蠢〻翻〻、受苦受樂、可悲可憐、有超然之大聖。歷曠劫以為期。戒定慧解。非因人。慈悲喜捨非見忍。開儒道之高論。乃撞鍾而應之曰。止〻。善男子、觀向時之華說、乃天子之辯士、請美宜儘之、九、以合酒、家之美、若夫正君臣、定名色、威儀俎豆、郊廟社稷、遣足誇耀時俗。奔競功名。使六義

粗亂。四海相爭。我者。遺其無我。生者。哀其無生。孰與乎身、肉手足、濟生人之塗炭、國城府庫、恤貧者之經營、捨其有愛以至於無愛。捨其有行以至於無行。若夫呼吸吐納。全身養精。反於太素。飛騰上清。與乾坤合其壽。與日月齊其明、適足增長諸見。未能永證無生。孰與夫離常離斷。不始不終。恒在三昧、常遊六通、不生不住無所履、不去不賊無所窮、放毫光而普照、盡法界與

虛空、苦者代其勞苦、蒙者代其愚蒙、施語行事、未嘗稱儀、根力覺道、不以為功、所言未畢、儒道二客、離席再拜、稽首而稱曰、大聖哉、丘晚聞道。聃今已老。徒知其一、未究其術、何異夫叢盆望天、倚杖遂目、蒼〻之氣未辨、昭〻之光已失、嗚呼優〻、群品、遑〻衆人、雖鑿其竅。未知其身。来從何道、去止何津。誰為其業。誰作其因。一翱一霞兮如掌。一死一生兮若輪。下有大聖。誰起大

請北面而畢願終身而教之

七發

枚乘

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食則溫淳甘脆。衣則雜遝曼煖。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肢委隨。筋骨挺解。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宴。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客曰。太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

之所感也朝則鸝黄鳱鳴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鷄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使師堂操暢伯牙為之歌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絶區兮臨迴池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蛾聞之住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而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秋黄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飲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似距虛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秀為之右

於是乎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乘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溷章白鷺鶬鶩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松栢豫樟條上造天梧桐拼櫚極望成林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雜裾垂髾目挑心

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靡麗皓侈廣大之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榛林深

滯。烟雲晻漠。兕獸並行。毅武孔猛。袒裼身薄。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貞信之色。形以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能起強游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足以駭矣。恍兮惚兮。聊兮慄兮。紅洞兮蒼天。極慮兮崖涘。泪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聞於師曰。其始起也。淋〻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〻溰〻。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〻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走也。飄〻焉如輕車之勒兵。太子能起觀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謂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霍然病已。

七激　傅武仲

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玄妙。清思乎黃老。於是玄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體。當年陸沉。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偏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玄通子曰、洪梧幽生。〻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飆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涐〻。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宦失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〻曰、陟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奮榮。沉微玄穆。感物寤靈。

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強起而聽之乎、玄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常珍、庶羞異饌、涔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絕鍛。積如委紅。珠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進夫雍州之梨。出於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悁。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玄通子曰、驊騄之乘。龍驤超攄。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踐路。促節。機登。飆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玄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玄冥終統、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騄。乘輕軒。麾旄旗。鳴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罝網以彌野。連罦罼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

[illegible]窳獸駭殫仆。不暇趣。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才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翦刈。於是下蘭皋。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玄通子曰。當館侈飾。洞房華屋。櫺桷雕藻。文以朱綠。層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霧。騁目窮觀。園藪平夷。沼池湯衍。禽獸群交。芳草華蔓。於并賓友所歡。近覽從容。啓公沉餌。蒲且飛紅。綸不

虛出。天不徒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殫輕翼。日移怠倦。然後謳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珥隨珠。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脣不施朱。鬢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榜翳而永望。鏡形影於玄流。偏滴之以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玄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

於是群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曦。達義衆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illegible][illegible]。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矍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沉溺。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七依 後漢崔駰

客曰。乃導玄山之粱。不周之稻。糝以絺綌。砥以秦聿。洞庭之鮒。灌水之鰷。滋以陽樸之薑。蔌以壽木之華。觛以大夏之鹽。酢以越裳之梅。反宇以畫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層樓。於是置酒乎燕遊之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觀欣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轂以長舞袖。裊細腰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遺其虛靜。楊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盤也。公子豈能與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荊山之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弧控弦。彎繁弱。鼓千鈞。死獸藉藉。聚如山陵。選取上鮮。獻之庖人。

七款 後漢李尤

奇宮閑館。迴庭洞門。井幹廣望。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嵯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梁土青黎。盧橘冬生。白華綠葉。扶踈冬榮。與時代序。孰不隨零。黃景晐晐。眩林檻封。金衣素裏。斑白內充。副以芋柘。豐弘挺節。纖液玉津。旨於飴蜜。

七說　後漢桓麟

香萁為飯。雜以粳菰。散如細蟻。摶似凝膚。河鼃之美。齊以蘭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梧與櫸。生乎曾崖。上仰貫天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飈風激其崖。孫琴徑其根、雜鳥集其枝。王良相其左。造父驂其右、渾沐揚鑣。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騄。騰虎踰湶。髾若飈霧。追慌忽、逸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跡。踰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揮輕翼於高冥。窮疾逕於方外。

七蠲　後漢崔琦

玄野子有疾。玄野子謂之曰。藍沼清池。素波朱淵。金鉤芳餌、纖纖華竿、絳沈魚浮。薦以香蘭。幽室洞房、絕檻垂軒、紫閣青臺、綺錯相連、結胥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蔕黃葩。翡水出榮。紅。頳。瀵。坐。美、月。蕊。堂。安踰春華。採越秋霜、從微肟、流雕吐芳、巧笑在側、頑聘傾城、玄野子曰、爰有梧桐、產乎玄谿、傍根朽壞、託陰生危、激水澡其下、孤鳥集其枝。罔嬰偶而特立。獨飄颻而單離。匠石推肩、公輸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為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聽之乎、

七娛　後漢到梁

丹楹縹桴。紫柱虹梁。桷榱朱綠。藻梲玄黃。鏤以金碧。雜以夜光。鴻臺汩傳。干雲參差。仰睨八極。游目無涯。玉樹青蔥。翡翠鼓翮。隨珠明月。照曜其陂。

七辯　張平子

無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為先生。淹在幽隅。藏聲隱景。剗迹窮居。抑其不韙。盍往辯諸。乃階而就之。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為閑館。工輸制匠。譎詭煥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彤玉形綠。硝紅㙿蜒。於是彈比翼。落殿黃。加雙鶴。經鴛鴦。然後擢雲舫。觀中流。搴芙蓉。集芳洲。觀文身。摔潛鱗。探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璘㻞。此宮室之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雕華子曰。玄清白醴。蒲陶醲醁。嘉肴雜陳。醢三臡。南七菹。荔支黃甘。寒梨乾榛。沙餳石蜜。遠國儲珍。於是乃有芻豢腯牸。麋麛豹胎。飛兔猨鷩。豢之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會稽之菰。冀野之粱。珍羞雜遝。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子盍歸而食之。

妄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奏代序、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脉激。楚聲鼓吹、竽籟應律。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衣解忘帶。於是樂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変曲為清。既賦新詞。轉歌流聲。此音樂之處也。子盡歸而聽譜、關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修嫮。弱顏回指。妍夸明暇。形似削成。腰如束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艶。翼髮玄鬢。光可以鑒。靨輔巧笑。清眸流眄。皓齒朱脣。的皪紫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多老生。同衰宴瘵。假明蘭燈。指圖觀列。嬋綿宜愧。天綺紛折、此女色之處也。子盡婦而徒之。空桐子曰、交趾緑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縞。馨之蟬羽。製為時服。以適寒暑。馴秀騏之駿駮。載軨獵之輶車。建朱紅之長旃。系雌霓而為旗。遠驟飇於青丘。超廣漢而永逝。此輿服之處也。子盡歸而乘之。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期、噏吸沆瀣。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浮翔水。越炎氛。覽八極。度天垠。上遊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處也。子盡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猶如清風。欣乃嘉猷、寔然我心、矯然傾首。和睨玄圖。軒臂矯翼。將飛未舉。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急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庶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儔。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悦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而先生乃翻然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訣何客、鼻、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不敢是務、

七啓　魏曹植

玄微子隱於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谿。對芳林。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遁世以遺名。智士不背時而滅勳。今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譬猶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黿。臇美鶉之鳴鴳。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於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佩則結綠懸藜。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暉。黼黻之服。羅縠之裳。金華之舃。動趾遺光。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鏡機子曰。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旌。於是曳文狐。揜狡兔。捎鷫鸘。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騰山赴墜。風厲飈卒。形不抗手。骨不隱拳。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鍾鳴鼓。收旌弛旆。戟騶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擁容暇豫。娛志方外。則羽獵之妙也。子能隨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

此觀也鏡機子曰形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illegible]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綠雲飛陛陵虛俯視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驚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遊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

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首而清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脩此宮觀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形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衣輕綺之飄飄

戴金搖之熠爍揚翠羽之雙翹翩爾鴻翥濺然鳧沒縱輕軀以迅赴影追形而不逮為歡未泄白日西頹樂散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紅顏既夭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羅幬張動朱脣發清商九秋之夕為觀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鏡機子曰余聞君子樂奮節以顯

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重氣輕命感分忘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辭未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淩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鏡機子曰時有

聖宰。奠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明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越隆乎於殷周。踵羲農而齊泰。顯朝惟清。皇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遊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敎之未厲。採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寗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令予廓然。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七釋　魏王粲

潛虛丈人。違世遯俗。恬淡淸玄。渾沌淳樸。滿潭愚學。無為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是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達德修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棲其志。外無所營。內無所事。邯鄲才女。三齊巧士。名倡秘舞。承閒並理。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綢繆微霄。亂精蕩神。已渝代起。糠繹縈挨。晨功既登。玄陰戒寒。乃致衆庶。大獵中原。植旌升表。班候行勸。經綱連罝。彌山跨谷。弦不虛控。矢不徒往。僮禽連積。隕鳥若雨。麗才美色。布世特立。豐膚曼肌。弱骨纖形。鬒髮玄鬢。脩項秀頸。紅顏照爛。曄若苕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鑷之嚴粧。珥照夜之雙璫。煥繽喻以金暉。聖人在仕。時遭其緣。光天彌遠。備若古則。獻替文明。允恭玄塞。登俊乂於壠畝。察賢才於仄微。置彼周行。列於

郛穀。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接林隱谷之夫。沉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貪賭是聽。

七命　晉張協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翫世高蹈。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參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辯說之辭。命公子於巖中。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飆。零雪瀉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於是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鴻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大夫曰。應門八襲。琁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嶢嶸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凌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重閨疊起。

玄綺對蝶幽堂晝密明窗夜朗焦煙飛而生風凡蠖動而成響大夫曰若乃向蔺索節時既燮衣天鼓地開風厲霜飛采條夕勁客葉晨旆將因氣以劾殺臨金郊而講師內無蹤跡外無漏跡叩鉦數校拳麾儹獲大夫曰范公之麟出自九谿輔尾丹腮紫翼青鬢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胭綺散素霤雪落淒于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

七命　三十

鑿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鍱越鍛成流綺星連浮彩艷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大夫曰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瑩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深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又神人之所歆羨況息之所揮接也

七徵　晉陸機

玄虛子耽性沖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常狥付魚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寶傷鴻誓之後開玄黃於榛陰兕穴巖而旋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王食窮滋致豐簡儀羽族考狌毛宗俯出沈鮪卵落歸鴻封粟胎於孕豹牢潛杆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皇神宰奇稌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鋭灼若皓雪

七徵　三十一

之頌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緇黶素蟻踊而灑濤滋芬溢而相徵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清介景福於肴壽裕溫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屋華饌奇構磊落高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綏魄木俯積瑰石數延表之廣廡嶠陵霄之高閒秀清暉乎雲表騰藻陰之突：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磐浮柱而虬立施飛撩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琳雕玉圖畫

神仙延祐承福。懸閣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嶄臺。理俊音。鏡玄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視。聆和樂而洽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塤篪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籥。玄弁。被藻襲。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於丹脣。發纖指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荊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觀娥眉之羣麗。羨既都而又閑。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沫北有采唐之思。洪上有送子之勤。關雎以寤寐為感。溱洧以謔浪為歡。若夫妖嫿艷女。嵬羣摧俊。修藻儀於今表。茂當年之柔嫚。鬒妍規之約綽。修每變而增閑。秀紅縋其愉愉。若餘顏之可餐。若夫靈谷潛祖。頡退。羽觴升。清琴羅。因清明以宣誠。流徵濮而俊發。纖手揮而鳴佩鏗。筆衿披則芳塵萃。予

其納之乎。通微大夫曰。空有休而一致。業有殊而名鈞。名因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夫人也。說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樂而高遊。瞰八宇以標猷。齊清風乎緒虔。言成否泰。氣作溫涼。彌優略於強暴。綜墜紀乎危邦。予豈不彌斯之雅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乎宸極。彝倫幸序。庶績咸乂。溫流風於雍俗。洽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萦而畢覩。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鸑鷟。膺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逢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局。期皆化於大猷。吾子豈不欲靡好爵於天宇。顯列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循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敦蔽任。謹聞命於王孫。

七歆　晋道方少

有巖棲先生者。學道養生。雖規絕俗。漱清泉。陰茂木。蔭赤松之清塵。乃餐霞而絕穀。朝隱大夫。尋條援鶩。往而問之。曰。當中都以起館。植土圭以正宮。宅既平而土沃。賈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妙思。盡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脩堂。左面東序。右列西廂。飛甍雲構。軒鏘鏘。連棟抗棟。若飛若翔。幽龍納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色。玉質鳳章。手習清美。心達宮商。子能從我而玩之乎。大夫曰。歲季月除。大蜡始節。繁霜翔氛。淒風夕條。眾龍駟以偕逝。閒虞人於中林。寓蹊徑之所由。知此澤之多禽。前批猛獸。後拉黃羆。聲不得發。介不暇施。此遊獵之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大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人。天無纖埼。地無飛塵。五湖靜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嘉乃。聊汎舟以遊春。此舟艤之駿遊。子能從我而

眾之乎。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嶮。乘危巖以託根。開丹霞而竦標。苦麗霜之凄切。困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遠夜。羇朗紘徹。閑以理氣。臨流鏡月。伯牙揮爪以清美。鐘期中由而撫節。子能從我而聽之乎。大夫曰。良嶧沃懷。傍山之阿。靈澤津其根。春露染其禾。上蔭玄雲。輕露下流。石泉清波。含山澤之清潤。結玉實於秋霜。蘭嘉穗以精徹。璀氷散而珠光。釀縹醪於九秋。蘊二日於三陽。米望夠而冰消。霓未啓而流芳。此五穀之精液。子能從我而嘗之乎。大夫曰。生乎三季之世。隔乎大國之間。戎馬生於郊畿。英雄乘以比肩。意氣貫宇宙。豪勢拖立山。猿虜元師。懸首太白。勳勤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子能從我而立之乎。大夫曰。蓋聞至道以無主。圓應虛齋。以內盛無窮。陰陽以埋堝成化。五行以守分相攻。是以撫往運而長揖。因歸

風而廻軒。桂長纓於水闕。反素褐於丘園。扉門
風於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獨酒以冥路。開徐
竹□而晤言。

七擇　宋瀨奐之

北嶽孙生。劉迹理名。身閑事盡。道蓄山扃。東國
進士。拶與逢焉。其居也。依隱嵠陰。結架清溪。巖
屋橋構。磴道相臨。寒榮。龍首。繡飲。江潯。客曰。周
以巖廊。匝以絲房。木寫雲氣。土秘羣芳。既旋天
而倒井。又斷員而鏤方。松上箭渚。藥苑香林。梁
澗道以高齋。棧巖墱而上尋。客曰。若夫舟山之
奐。金門之秘地。肯峨銅川上汶泗哉。石成音調。

金為器。故列真玩。其微鳴解人。賦其清懿。若乃
梓漆閒般。麗容呈才。陳舞態。聞吹臺。儼悲風。邂
秋埃。既而肥膏獻壽。中人奉膳。有悄者頻弗怡
高殿。視華鼓之繁桴。聽邊笳之斷轉。飛朱鸞以
首引。遠玄雲而終變。然後彝琿搖揮。莊服流涵。
抗妍欲以跕躧。揚輕袖而翳面。雜紛拔於巾拂。
遁閒閑乎槃扇。

七誘

幽通公子不游義路不入禮門人主焉得爲臣公侯雖以爲客有暴勢大夫驅美澤之乘載千乘之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夫曰收苗山之鋌採耶谿之銅既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銀精外通均如屈楊之舒彩檠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而成列五色變而無窮寶兼千萬飾重二都邁玆巨闕超彼鹿盧呈形薛燭表質風胡大

夫曰玉饌方丈蔥有果器法盤吳章妙窮伊摯若乃豹胎之貴鳳卵之珍常山之果醴水之鮮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邑選佳人於趙都或拾翠於神渚或採桑於城隅混者忘鋤而留矚行者下轎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隨風搖垂翠帷兮夜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縷之哭針領困之於三鳥大夫曰若乃帝思啓土命將副[illegible]守邊鄙而擁角節集兵旅而馳牙璋或埋輪

於絕域或繫馬於遐疆功格宇宙威振蠻荒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驍駒龍文重於漢廐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體如龍之姿纏以紫縷繫以青絲大夫曰冬斬陽木夏伐陰材剞劂之功咸至絢繩之妙並來擬天文而特建象地戶而高開麗前脩之金屋陋襄日之瓊臺若乃緹錦遍室丹青被土白珠之薰水精之柱綺井鏤而重葩華桷煥而相距文石之井珊瑚之

棟紫複峻而連天青綺高而干霧大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虵身之帝牛首之君鳥足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附枝而居位隨重華之聰明慶放勳之文思通犀文甲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鶩銀鳥之錫不絕於文書當此之時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喟然曰前廉廉之數說皆非鄙性之所娛如今之善誘請就列於康衢

小窗艷紀

延陵吴從先批選
秀水范明泰校閲
上海馬元調叅定
晋江黄虞龍

辭歌部一

陸士衡文賦云：賦體物而瀏亮。詩緣情而綺靡。故知情至之語。詩倍親切。精華絪縕。而變化生焉。法律嚴肅。而縱横出焉。余索艷於文。安得不從情生也。然絃歌合韶武之後。作者代興。何能一一歌詠。惟取一二詞篇。風韻綺靡者。以合賦之麗以則焉。古多于今者。詞至今日。煥發攸揚。情致已極。即短篇可敵長賦。固足艷也。江文通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體。譬藍朱成采。雜錯之變無端。宮角為音。靡曼之態匪極。娥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魄。吾亦娥眉芳草之見而已。其玄黄經緯之辨。金璧浮沈之殊。另有別選。

連昌宮辭　元微之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墻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宮邊老人為余泣、少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痴。何暇備言宮裡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粧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涼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謩擫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歌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京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

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前花萼廢○去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邀、荊、榛、櫛、比、塞、池、塘○狐○兔○嬌○癡○緣○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存○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窠盤闘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裡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

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望雲騅馬歌并序　元微之

德宗皇帝以八馬幸蜀，七馬道斃，唯望雲騅來往不頓，貞元中老死天廐，臣稹作歌以記之：

憶昔先皇幸蜀時。八馬入谷七馬疲，肉綻筋攣四蹄脫。七馬死盡無馬騎。天子蒙塵天雨泣，巉嵒道路淋漉濕。崢嶸白草耽難期。謠洞黃泉安可入。朱泚圍兵抽未盡。懷光寇騎追行及。嬪娥相顧倚樹啼。鵷鷺無聲仰天立。圍人初進望雲騅。彩色、頑、頓、衆馬欺。上、前、噴吼、如、有意。耳尖卓立節踠奇。君王試遣迴胸臆。撮骨鋸牙駢兩肋。蹄懸四蹋腦顆方。膀胼三山尾株直。圍人、畏誚、仍、相、惑。此馬無良空有力。頻頻嚙掣難施。往往跳趁鞍不得。色沮聲悲仰天訴。天不遣言君未識。亞身受取白玉羈。開口御將紫金勒。君王自此方敢騎。似遇、良、臣、久、悽惻。龍騰魚驚啼踔驁。驂驔少頓色七聖心迷運方厄。五丁力盡路猶窄、棄它山上斧刃堆望秦嶺下錐頭石。五六百里真符縣。八十四盤青山驛。掣、開、流、電有輝光。突過。浮。雲無。朕。跡。地平險盡施黃屋、九九層車十二纛。齊映前導引騅頭，嚴震迎號抱騅足。路傍垂白天寶民。望騅禮拜見騅哭。皆言玄宗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騾來幸蜀。雄雄：猛將李令公。收城殺賊豺狼空。天旋地轉日再中。天子却坐明光宮。朝廷無事忘征戰。校獵朝迴暮讌宴。御馬齊登擬用槽。君王自試宣徽殿。圍人還進望雲騅。性強步闊無方便。分騣擺杖頭太高。擘肘迴頭項難轉。人人共惡難迴跂。潛遣飛龍減芻秣。銀鞍繡韂不復施。空盡天年御槽活。當時鄒諫已有言。莫倚功高浪開闊。登山、縱似望雲騅。平地須饒紅叱撥。長安三月花垂草。果下翩翩紫騮好。千官暖熱李令聞。百馬生狞望雲老。望雲騅。爾之種類世世奇。當時項王乘爾

祖分配。英豪稱霸主。爾身今日逢聖人。從幸已
渝歸入秦。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何必隨屢逐
隊到死蹋紅塵。望雲騅。用與不用各有時。爾勿
悲。

艶紀　耿　四七

適吳辭　梁鴻

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
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無俗兮作讒。
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慙兮獨建。
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
倘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
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
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
愍芳香兮日臭。悼我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
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畱。

艶紀　靜　四八

弔張衡辭 栩術

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渓。蒼飈爭飛。鳳風已散。元龜可羇。神龍可紲。石堅而朽。星華而賊。惟道興陰。悠永靡絕。君音永浮。君聲永流。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已。君其勿憂。

長相思詞 吳二娘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間時。花枝難似伊。巫山高。巫山低。莫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祀韓文公辭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翔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帝京篇　駱賓王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纏。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嶔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鉤陳肅蘭戺。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回。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疊。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牕綉戶玉盤龍。綉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時燕喜。陳遵投轄每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幰紅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倡婦銀鉤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盛輕肥。延年女弟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尊：百味。秋夜蘭燈：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二、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古來名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衍功勳。未猒金陵氣。先開石槨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陵誰畏李將軍。相傾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若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畱郎署今何正。空掃相門誰見知。莫矜一日盛繁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飛韓安國。羅傷翟

廷尉。已矣我。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楊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成足用。十年不調幾邅迴。汲黯薪逾積。孫洪閣未開。誰惜長沙傳。獨負洛陽材。

到難篇 周老

湞陽之石室。兩厓捲束。勢合如屋。厗顏百門。間待朝旭。峭然嵐壁。究矣仙蹤。羽容霓色。靡遠瑤局。加以上戴霄峯。中流晴溪。瑤瀾之下。寸寸秋色。若夫崆峒見月于半夜。翠賓生雲于朝日。乳枝疑斷而磬落。松籟跦風而瑟續。不書其奇可知也。于戲。斯室斯溪也。瓊古同出。野夫樵子。無日不到。冠劍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寞無主。龜山挹玉堂之會。瑤池謙王母之觴。彼何人耶。秋九月。釋氏子智捷探得是室。亟言于湞陽上谷侯君。與二三賓客游焉。既昇于室。皆踞盤石。注目峭絶。堅形異異。忽驚呀谺。危赴騰立。背倚青壁。久而不寧。掬溪飲水。稍稍神定。大凡人間塌束。誰能閒游。睠彼石堂。嗣子之到。誰侯之友耶。韋甚文時為南海郡曹掾。手持寄轄。杳在蓮府。絙昔泉石。俱為逸人。張琴寫古以殫操。

語默不歌而飲酒。簪纓軒冕。如浮雲也。今日煙霞林壑。思同甚難。故囊石琢盤。願余以到難命篇。以俟羣仙之降。吹將還京兆之游。

洛春謠　司馬才仲

洛陽碧水揚春風。銅駝陌上桃花紅。高樓疊柳綠相向。綃帳金鶯香霧濃。龍裘公子五陵客。拳毛赤兎雙蹄白。金鈎寶玦逐飛香。醉入花叢憐花魄。青娥皓齒別吳倡。梅粉粧成半額黃。羅屏繡幔圍寒玉。帳裏吹笙學鳳凰。細綠圍紅曉煙溼。車馬騑騑雲樹樹。瓊蘼杯深琥珀濃。鴛鴦枕鏤珊瑚澁。吹龍笛。歌白紵。蘭席淋漓日將莫。君不見灞陵岸上楊柳枝。青青送別傷南浦。

琵琶行　白玉蟾

長江浩浩還千古江流不斷魚龍舞蘆花荻花愁暮雲天風吹我客湓浦移舟回首思故人淒然一登琵琶亭琵琶亭上秦天遠琵琶亭下楚江橫嗚呼我祖唐少傅兜率天中已歸去客來倚棹問漁翁香山居士今何處冰魂雪魄挽不回濤山浪屋空崔嵬檣烏驚起水鷗眠遠船明月夜徘徊謫宦江左秋風慘江上黃昏月黯黯

那香送客聞琵琶況對怨女不傷感洛陽城下蝦蟆陵下有甲妓何娉婷花落色衰嫁舶客獨宿孤舟伴月明手撫琵琶意嗚咽挑攏撚抹緩漫急大絃哀哀小絃悲孤舟嫠婦豈不泣霓裳緩歌六么鳴四絃盡作裂帛聲碧落黃泉兩淒苦幽愁暗恨不堪聽凛如猗咽梧桐晚欸若鶯啼春畫曉鵾絃轉處如胡笳宮調彈時若羌管江州司馬一斷腸燈前老淚如雨滂老婦低眉嬌滴滴琵琶掩面羅衣香初彈如珠後如綫一聲兩聲落花雨訴盡平生雲雨心盡是春花秋月語羅衣揾淚向人啼妾是秦樓娘子妻流落煙塵歸未得青樓昔在洛陽西今嫁商人豈妾意一曲蕭蕭驟夜無寐秋風吹破居士心琵琶聲聲墜珠淚居士左遷鬱小邪[illegible][illegible]志頓猶未降聞其曲聲見其語萬斛愁腸如秋江江花江草廬山下春江花朝秋月夜江風颼颼江水寒不

見長安十年話當時風月亦有情為伊翻作琵琶行居士悲樂似此婦此婦激發居士情居士還朝此婦死琵琶古聲今已矣邦人江上建此亭古往今來亭下水楊葉翻紅楓葉黃荒煙壁蓬月墜檣星霜磨老香山句香山骨冷今如霜亭空江闊情何極一思古人一歎息兩岸黃蘆今叢接山水寰中安樂國江國淒涼人自愁香山一去三百秋長江不管悲人恨淚與江波還

共流九江風月嗟無主。孤月依然幾今古。汀蘋愁絶到三更。琵琶不作亦淒苦。我来適是九世孫。思賢懐古獨銷魂。悲風如彈琵琶調。哀鳴如歌琵琶絃。古人去〻不復返。孤亭寂〻寒江遶。琵琶無聲鳥艤横。留得廬山遠醉眼

白紵歌　鮑明遠

朱脣動。素袖擧。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黄。北風驅鴈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綠氣研和。含桃紅萼蘭芽紫。朝日灼爍發園華。卷幌結帷羅玉筵。齊謳秦吹盧女絃。千金顧笑買芳年。

呉刀楚製為佩褘。纖羅霧縠垂羽衣。含商咀徵歌露晞。珠履颯沓紈袖飛。淒風夏起素雲迴。車怠馬煩客忘歸。蘭膏明燭承夜暉。

桂宮栢寢擬天居。朱爵文窗韜綺疏。象牀瑤席鎭犀渠。雕屏鈴匣組帷舒。秦箏趙瑟挾笙竽。垂璫散珮盈玉除。停觴不御欲誰須。

三星參差露沾濕。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蟲急。荊王流歎楚妃泣。紅顔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久延立。非君之故豈安集。

池中赤鯉庖所捐。攀高乘雲騰上天。命逢福世丁溢恩。簪金藉綺升曲筵。思君厚德委如山。潔誠洗志期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

正氣歌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凛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皂。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存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羅敷艷歌　陸機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輪。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藻翹。瓊佩結瑤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遺芳結飛飆。浮景映清湍。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十香詞　焚椒錄

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蝤蠐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卻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既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纖纖春筍香。鳳鞾抛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鉤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沉水。生得滿身香。

遊船歌　湯賓尹

尋春一上雨花臺、春、雨、春、風、妬、客、鬟、且且決盆工潑澈、家家提榼貴安排、卜當上已蘇燈瀲盼。得清明麥粥乖。擁被臥如鑽短竇。倚窗立似戲長綷。愁聽聒聒生鳴丸。忤殺盈盈別嚶街。盡日流況接細牒。阿誰照水脫橫釵。臨流不度頻斷馬。沉突無煙過產蛙。賊、額、裋、腮、花、剝、洗。塌巢崩屋。烏頹屋。綠。堤。眼。瘦。朦。朧。柳。罵筆泚濃出縮蝸。擺、亂、宿、奩、髮、小、鬠。摧。殘。短。匣。繡。空。散。禾頭落落連田嫁。蠶子蠕蠕。併箔埋。滿市來薪。騰作玉。一城老少鬱成疫。東隣結隊時難料。西第邀歡事不諧。已、分、心、灰、同、爛、草。怪、來、骨、凸、柢、枯、柴。只疑天璺傾河漢。何幸神工借女媧。且遣羲和初執旼、覺人眉宇一齊佳。各攜男婦驕鬆霽。並試衣衫撲老霾。醉客三千能意氣。壚姬十五雜傢俳。筵爭亭午遊船盛。膠鬧崑山拍板喈。菲。葉。[illegible]泯。

翻音譜龍頭龍尾弄秦淮壯翻燕子窺風簾戲
泛魚兒上水陷隅懊鴛鴦飛入鏡千簷朱雀畫
懸齋龕將百樣當場戲補貼三春未了懷巡酒
故因搊急鼓鍥詩那用擺行唎聊陳漁父歌新
沐底勸雲師莫再差五日湘纍明日事招魂篇
古劍音儕

長安元夕聽武生吳歌 名滌

出不顧金絡青絲踏垂柳入不願繡箔雕楹封
虛牖人主不聽武生歌百歲流年空飲酒武生
屑撫橫春雲石家櫻桃何足論千人楚調誰堪
和一曲吳歈總斷魂初疑絳河響流月再聽冷
風舞迴雪欲換故逢眷轉媚繁音已盡意不歇
秦家公主吹歡低洞庭女兒悲下咽鴛鴦流水
漫明霞蜻蜓暮飛江蓼花有時蝙〻入庭葉有
時裊〻留空沙洛陽誤識金君子片言不合翻
然起誰家王孫喚得來對酒當歌月華紫生情
生戀世所無却令英雄寸心死武生莫惜究轉
歌為君大醉金叵羅朱顏皓齒今不樂白日黃
河當奈何

蓮池　居陸

好風池館開金張。芙蕖萬朵遶堤長。夷光出浦鞋紗冷。洛妃凌波羅襪香。楊氏玉環態何美。趙家合德性溫良。曾聞大洋滿東土。又開十丈開西方。綠酒淋漓排千樂。朵華灼爍詠思王。清吹晚天低落日。繞擊太轉廻塘。莫惜當杯倒河漢。可知聞世有滄桑。雨過靚粧真欲語。風來彝袖儀成行。玉勒輕嘶傍婀娜。金韉細蹀坐徜徉。乍可風花嬌爛熳。豈應朵葉待凋傷。仍使嫣來如鄭袖。休教老去似徐娘。最愛盈盈團作蓋。更襟裳裳製為裳。冊尋定句仙子而。碧筒應灌酒人腸。嘉會池亭宜畫鷁。良時遊覽息烽狼。習家池上應如此。吝浮風流山簡狂。

豐城寶劍詩贈廿子開使君　集陰

吁嗟乎。豐城寶劍未出土。金環纏繞苔花古。神物精靈不久閟。斗間夜夜虹光吐。司空得之天地清。提攜入手風雲生。延津雷電瞥然去。由來此物通神明。劍故龍精何昱雲。化為龍形蹈六合。鉅翻虛空細入甲。大地山河為吐欲。陰陽元氣絲輪號。安知龍不化。為人。龍化為人廿君無乃是。霞舉軒軒七尺身。少年起作石渠客。意氣昂藏終不得。男兒百年羞腐儒。詎肯卑卑守文墨。一項神羊殿上趨。霜飛白簡栢棲烏。埋輪欲落奸雄膽。破柱曾收丞相奴。鑿許南歸領風月。胸中一片寒冰鐵。息鷹船頭彭蠡烟。虎嘯窗外匡廬雪。如今握節臨江皋。不減當年意氣豪。龍湫潭黑吞江雨。鰲柱峯青拂海濤。雕甲銀戈連萬騎。朱旗疊鼓列千艘。使君橫槊何跌宕。黃冠故人亦雄放。相將把酒酹波臣。落日樓船樂天

上須臾風生潮亦來蜃樓吹出霞光開三山忽
然落變眼黿鳴鯨吼龍逢衰便欲乘風行海外
與君一問金銀臺

艶紀　歌　四卌一

夜歸曲　貫元解

飢烏啞〻啼莫寒回風急雪飄朱闌鎖窻繡閣
艶紅歇畫幙金泥搖彩鸞吳粧秀色攢眉綠能
唱襄陽大堤曲酒酣橫管咽孤吹〻裂柯亭徽
霜竹遠空寒雪渾不動老狐應渡黃河凍暗回
微暖入江梅何處荒榛挂么鳳歸來穩踏青蓮
錢貂茸擁鼻行翩〻龍紗寄炬照飛霞十二玉
樓人未眠

艶紀　歌　四卌二

江南子歌　袁宗道

鴉飛夢殘曉雞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〻
白藕長回身自約青鸞尾不道別人看斷腸鏡
前壽自銷魂死錦衣白馬阿誰歌郎不如卿柰
河

古荆篇　袁宏道

年々三月飛桃花楚王宮裏鬬繁華雲連蜀道
三千里柳拂江堤十萬家冊樓繡幌巢飛燕青
閣文窻起睡鴉々歸燕語等閒度不記江城春
早暮東風香徑合歡花落日烏啼相思樹王孫
挾彈郢門西少年借客章臺路少年嬌々名都
兒雕鞍朱勒黃金羈採桑陌上青絲籠紅粉樓
中白紵辭白紵綠水為君起青春環珮如流水

東城絲管接西城相府豪華壓朱邸俠客飛鷹
古道傍佳人賣笑垂楊裏垂楊二月隱朱樓家
々宴喜樓上頭綦鳴喧闐朝送酒管絃嘈雜夜
藏鉤繁絃急管夜初闌惜花少女怨春殘桃花
灧々歌成血蘭炷湯々火送寒曉風楊柳萬蒲
浦秋月梧桐金井欄秋月春花無斷絕門前郁
李九迴折頭作陽臺雨後雲誰憐洛水風中雪
陽臺洛水夢空長邯似倡家代瑁林選得衆家

佳妙姝却近西第好兒郎織成錦帶述蝴蝶稱
得青梧棲鳳凰鳳凰遊八戀々無窮已踏遍江城春
萬里只鮮賓從集似雲那惜年光去如矢花開
花落迴生愁郢樹郢雲幾度秋霍氏功名成夢
寐梁王臺館空山丘榮枯翻覆竟何言昨宵翁
水今哌喻無人更哭兩州路有雀還登翟氏門
漢恩何淺天何薄百年冠帶坐蕭索昔時嗟氣
成煙雲今朝失勢委涇礫嘗娥皓齒嫁何人金

牀玉几為誰作已矣哉歸去來楚國非無寶荆
山空有哀君看白雪陽春調千載還推作賦才

知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開不甚暢為花解嘲復以自解云耳　袁宏道

世人關豐不關槁。瘦而能立勝肥倒。世人相喜不相愁。濁快豈若清煩惱。寒花道送花典刑。不與夭喬論繁早。根株亂曲幹横斜。總令無花格也好。山茶肥膩蠻胭紅。蒲柳輕微媚黛掃。孤清妁婀娜春雲。句石蒼嵯相對老。只將黃髮領芳菲。忍令高姿伴花草。山中夜逢蕚綠華。騎著么

鳳上青昊。

二

花神一夜色枯槁。主人入門愁絶倒。夜深花歎以人言。主人百事重花惱。一者慵工剪束繁。二者醜女折叢早。三者頭上寧著老。鴉啼不顧俗了相憐姊晒揮遺。失主不知花落青苔任帚掃。算將立券坐花前。無酒無詩送花老。孤山事我若仙姝。君之視臣如芥草。主人百拜謝花神過不即芙如春昊。

三

主人被謹如摧槁。空庭百匝愁顛倒。抗。顔。也。作。花。恚。臣。摘葉披枝恐花憹。昨君玉照金谷之堂。山驕石佞。君聞早。既君和羡驛使之辭。調平格羽君言好。我無紅碧為君妍。莎臺蘚榭躬除掃。宋硯蜀紙李廷珪。折枝貌得花韻老。禁枯閑落等一槻。自覺與花非草草。月沉風止兩無言。一方積雪照真昊。

宮筆 夷攷道

并刀剪出淞水紋、黄琉璃滑淨無塵、華清日高海棠睡一片溫玉沉秋雲花房晝晩守宮的墻瑚反排瀟湘裀旅庭展轉出坊肆餘脂猶在香氤氳腐儒白首青蒲薦十度摩挲眼驚見寒色千鋪四丈餘盧堂盡欽白紈翁骨冷魂清抱雪眠夢回每出松風院少陵廣厦千萬楹白家大被蓋覆洛陽城安得此席如此被眠盡兩華通上羣土熱中人肺腑如冰舌不鳴三空几陌股霤聲

小窓艷紀

延陵吳從先批選
江陰繆尊素恭定
宣城郭一代 華亭施沛 校閱

文部 併序

予聞之。唐詩晉字漢文章。文固宜以秦漢為宗。然人文丕變。與代升沈。務華絕根。豹文鞟質。好尚不一。時趣共之。俄而宗子。則各置南華一部。俄而宗佛。則各置楞嚴一卷。勉力套用。去神而取皮毛。噫。又何以文為也。間有端本者。尊精秦漢。則以經生目之。人復恥焉而不屑為。夫人既不屑。余何力焉。而必取所為秦漢者。必嗤之而走矣。然幸今日二氏之好將獲。羨艷濃華。猶有六朝之風韻焉。余自秦漢以外。移心六朝。故所手錄多述之。文與序僅百首。而欲詠笑泣。諸情備矣。若玉臺之樂而淫。古戰場之哀而傷也。猶當以言以外之。

弔賈誼文　庾仲初

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枻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

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潔。陽葩熙水，寒松負雪。莫邪挻鍔，天驥汗血。苟云其雋，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率天真，不議世疚。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執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剛。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謨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覩。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雋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川，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景飇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圮。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

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

疑。怡怡。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凄悲。弔祭不至。精魄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沈炯祭漢武帝陵文

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象逐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翠幕、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扶、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羇旅縲臣。豈不

落淚。昔者承明見羅。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衷。黍稷非馨。敢望徵橋。爵臺之心。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悽懼。

袁淑俳諧集驢山公九錫文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春隆身。長頰廣額。脩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麩。負磨廻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丘騾。加爾使衛勒大鳴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

逐窮文 劉叅

余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兮。其音若神。跳跟映冶兮。若逑而親。歛往者來乎。忽笑以贊。覺而異之、乃具糗芳、潔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褎然、欣櫝拂蓍、寄汭而筮之、遇困之兌、其繇曰、困於瑜。穴中有狐。斝北蹲胡。跂踵及盧。其泣嬰如。恣睢矔睽。孔隙以窺。如垢如㣔。亍追隨。求速。滑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為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道之。窮不可當。載被載裾。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第為之所我請為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八窓洞朗。廓以虛。陟釐兔穎。有圖書。蓬蓽糲食犇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闕步趨。左有欝壘右有荼。葦索縛汝飼老馬。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乎若砥。高樓大屋嶪

雲起。冠裳濟々集俊士。謀謨折衝揆避邇。汝不
可往耗儲偫。三山靈神歆穆祀。孟涂司刑代爾
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垣墉睥睨。高不可嘵。
滿湟深浚柝以荊。重門擊柝鐘鼓訇。斥堠謹肅
列旗旌。汝不可往偳妖婷。健兒披甲眼若星。長
戈勁箭穿爾形。嗟爾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
井。治而不苴。禾麻豆麥梧梓檟。蓁々蔚々被隆
野。歲時禋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濕類。朱衣赤

睽紀　文　五十

郭騎駁馬。軌汝嫐肉燔其腜。嗟爾窮鬼兮。無上
天。高明行健覆八埏。轉旋日月照幽玄。溫涼嘘
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年。汝不可往亂星躔。
黔嬴憑怒施椎鞭。破軼碎骨喪爾元。嗟爾窮鬼
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
峙。融結蓄洩百寶出。洪纖蠢頑各奠位。不可往。
糾黝黵。黃祇上伯咸震恚。爻珍爾種厥厥瓿。豈
爾窮鬼兮。無潛於山。巖磯石狹立犍關。丘林陵

藂產梅蕃。閼隔風氣限夷蠻。領雲腹雨漂平乾。
汝不可往鼓神姦。涉躐泰逢毛廂斑。噬膚嚼肉
流血殷。嗟爾窮鬼兮。無入於火。大瀛包納川瀆
委。疏頻洩穢通脉理。魚鹽蟹鰕奏鮮旨。蛟鼉黿
黿藏詭譎。汝不可往陵谷圮。天吳九頭揷九尾。
磨牙吮血糜爛爾。大泊蕩々無涯垠。青冥杳茫
不見人。冑々漠々混昏晨。渴之不盧壅不埋。不
甘不苦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鄰。乘騎光景入

睽紀　文　五十一

絪縕。保全爾軀絕詬嗔。汝不窮兮滅爲塵。

梁沈約脩竹彈甘蕉文

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臣聞芟夷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蘓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緣寵渥銓衡。百卉。而予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為己力。風聞藉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掛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

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彫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憑藉廣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聲。穿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殘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詩紀　文　五十三

唐陳子昂禡牙文

昔先王作兵以討有罪、彝憲稱命、戎夷不襲、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皇家于有萬國。寵綏百蠻。青雲干呂。白環入貢。久有年矣。契丹凶羯。敢亂天常。乃蜂聚凡山。豕食遼塞。寔安鴆毒。作為欃搶。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爾將士誅、今大軍以集、吉辰叶應。旌頭首建。羽旂前列。戎貔感咸。將士聽誓。方候天命。為民殄災。惟爾有神。尚獵乃醜。名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掃。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我夏大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稱乃神之功。豈非正直孝明。無繼大警。以作神羞。

吊莊周文　給舍

帝將王弘遠、華池豈屋。廣延賢彥、圖莊生乘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進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吊不可讚也。其辭曰、遺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其量。器虛神濟。窮玄極曠。人偽俗季。貞風既撤。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嘆。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貽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茆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晉周穎文祭梁鴻文

晉隆安四年、陳郡周穎文、以蘊藻行潦、祠於梁先生之墓、夫子遠志箕潁。塵垢雕俗。骨秀風霜。性淳寡欲。娶待偕隱之儷。文絶陪臣之錄、遂負策周魯之郊。延旅吳會之阿。可謂高奇絶倫。孤生莫和者也。後學撫櫝。浮人在文。忽以知命而朕其墳。若芒々積草。有馥餘芳。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經海鵰而感連。荀殘迹而趣合。亦斷金於當季。

艶紀 文

晉庾闡弔賈生文

飛榮洛汭。濯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孫桐。琅々其璞。巖々其峯。信道居正。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自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桀濮代作。昔高唐墓虞。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奧若蘭芳。奈何排景。飈風獨喪。厥明悠々。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湘水。

艶紀 文

梁任孝恭祭雜墳文

惟爾冥然往代求圖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詎方塼而不記封樹遺珍誰別羽商之家坟壠傾廻終迷庚癸之向近刱此伽藍實須泥九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絕所用遂跌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横尸漢主加其輀櫝輙勒彼山虞覆頹隍於舊趾命茲匠者脩反壤於玆林還餞結之文依似坊之勢聿滑宜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廻勿徙麻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湛方生弔鶴文

余以玄冬修夜忽聞階前有孤鶴鳴迴寒風而清呌感淒氣而增悲屬聽未終余有感焉乃為文以弔之惟海嵎之奇鳥資秀氣以誕生挺鶱鳳而比翼超羽族而獨靈濯氷霜之素質飈九皐之奇聲詠荒庭之遺粒潄絕澗之餘清望雲舒而息翮仰朝霞而晨征輟王子之靈轡贅廣人之長纓辭丹穴之神友與雞鶩而同庭軒天衢而奔想顧樊籠而心驚獨中宵而增思負清霜而夜鳴資冲天之鵠翮曾不殊於鳥雀棄靈壽之修期忽同彫於秋薄匪茲物之足悲傷有理而横落

大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
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
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
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
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
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
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

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
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
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
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或者哉
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
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
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

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
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
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糺所以空有
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
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
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
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
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

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棲慮玄門慨深
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
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法遊西域乘危遠邁
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閒失地驚砂夕起空外
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
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
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
鹿菀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

上賢撰贊妙門精窮奥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騖於心西八藏三藏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合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花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汙其葉非運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趙國公集序　庾信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筠風雲爲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風雲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霄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月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乎節目則曲臺不頓聲止操纓則成均無取逐得棟梁文圓羅罷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冬夜于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上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太白

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宇。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飡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渡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于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栖煙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揮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以寵別賦而贈之。

暮春於江夏送張祖之東都叙　李太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窮。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隺歎息。誤學書劒。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過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國祖有程。告以于邁。煙景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于半天。泛淥水于遠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千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雅叢麗藻。笑飲醉酒。醉拜素琴。余實不愧于古人也。暢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繪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懽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已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恵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淸。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　庾信

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游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苗之罪、雲紀御官。鳥司從職。皇王有東暦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通乾象之靈。啓神明之德、輿典秩、宗、兒之三禮、夔為樂正。聞之九成、克已備於禮容。威鳳總於戎政。且畢。射。菲食卑帳。端衣百姓為心。四海為念。西郊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弥迴天眷。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烏。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燕。銀甕金船。山車澤馬。豈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二氣。同為景星。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烏弋黃支。驗東風而受吏。於時玄鳥司暦。蒼龍御行。羔獻冰開。桐華萍生。皇

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平。閶闔開。而
句陳轉。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
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雖行
祓禊之飲。實用春蒐之義。止立行宮、裁舒帳殿。
階無玉璧。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昌
之賦。洞庭既張。承雲乃奏。騶虞九節。貍首七章。
正飾五彩之雲。壺寧百福之酒。唐弓九合。冬幹
春膠。夏箭三成。青莖赤羽。於是選朱汗之馬。校

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驌驦。
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御竿。吟猿。落雁。鐘鼓
震地。埃塵漲天。洒以壘行。觴由鳥進。彩則錦市
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
旃而賞獲。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實天
下之至樂。景福之歆欣者也。既若木將低。金波
欲上。天顏惟穆、賓歌惟醉、雖復暫離北闕、聊晏
西城、即同鄗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小臣不衆、

奉詔為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陋
援筆、

秦州天水郡麥積巖佛龕銘序　庾信

麥積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峰尋雲。深谷無量。方之鷲島。迹遁三禪。譬彼寉鳴。虛飛六甲。鳥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遙來。英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為淨土。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允信者、籍於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巖、梯雲鑿道。奉為亡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曜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如斯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illegible]緣斯業、乃作銘云

[illegible]山碑序　梁元帝

夫日月麗天。皇穹所以貞觀。川。嶽。帶。地。台土所以雖寧。廬山者。南國之德、鎮。雜。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夜作。萬流俱響。晨鵝曉吟。則百嶺齊應。來聘洪井。戟帛之在絃。西望石梁。見指寶之可拾。誠復基類易悲。山中難久。攀蘿結桂。多見淹留。

懷舊志序

元帝

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俊，蔭真長之弱揶，觀茂弘之舞宦，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郡公為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廻結駟，命鄒湛，名王祥，余碩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西嶽華山堂闕碑序

張昶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人主膺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洞絕緒，白魚入舟，漢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二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營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是游是憩，羣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崖，鄉邑巫覡，宗祝乎其中者，亦盈谷溢磧，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心，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斯亦有焉，若廣獸奇蟲，山經有紀，經有望秩之禮，典有主璸之祀，蓋所以宗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東其祀，諸侯力政，遷國攝其祭，其來邑白華陰久矣，

靜波序　駱賓王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于時桂舟始汎蘭棹初遊鼓吹喧江山綺羅亂雲日婚舞袖向綠水以頻低飄颻謳聲得清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映渚蛾眉麗穿波之半月靚粧葚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玆辰特妙能使洛川廻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博稱宋玉凡諸好事請各賦詩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辭塵成契冒雨相邀閒涼燠則鴻雁在天叙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晰葉低松直泛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霍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于書閣行閑飄蕤把稚步於琴臺坐聞流水宇中升斗稅落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薰映水風生覓露之濤錦石封泥苔濕印鼇之岸泛蘭英於戶牖應接雖談下木葉于中池厨鳥野雁墜白花於濕桂落紫蒂於珠藤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慚叔夜云

勝王閣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

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于上路、訪風景于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

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

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

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遊山廟寺序　王勃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仙骨摧於俗境。嗚呼、阮籍意疏、稽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煙霞版蕩。此僕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粵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三靈峯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叢倚、玄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節。上房陰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群伊、山鶯互囀。崇松將巨柏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眇眇焉、逸逸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微之事耶。方欽手鐘鼎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

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弘亂、安陽邵令遠耳。盍詩以言志、不以韻數哉焉。

仙槎序　白玉蟾

天台王武卿、出皺朝著、臥治永嘉。永嘉美發睡靈運假蓋朱泯也。郡黃冠師、缔陳丹華、為道門逕々章錄之暇、小築幽坐、摸肖一舫。臧卿扁以仙槎、余適丹華、且須余文、印其說。余謂之曰、人生天地間、真如寄耳。日月為雙揖羽、乾坤特一轉蓬耳。浮家泛宅、昇沉乎愛河愁海之中、為世所網、特涉無為之岸者幾希。然又以胸中溪壑一日十二時時。風波則其東望蓬萊、又何止一弱水之隔。吾丹華則吝也。經行坐臥、惟此一坐。動容俯仰、與世扞格。遡道之源、窮天之根。稟朴冰而嵬崙、運天河而溟涬。灑然於紅塵之表、是蓋泛汗漫、泊渺冥、跨鴻濛、浮廣漠者也。所謂手把八空森、縱身雲中飛者、奚必乘蓮葉、騎鯨魚、御飛龍、訪河鼓、而後謂之槎上之仙。昔有魏子鶱駕仙舟於巖端、詐敗之挂石附於林抄、此也

天不聞塵舟者乎。抑又不聞鐵船者乎。自非威衕洞知浮生之理、而丹華自適於大方之家、此扁不浪名、此名不易得者、客有至者。無但我詩酌酒而已。又無但憑高眺遠而已。當知夫長江滔滔中流砥柱者。又當知夫萬物皆流。一身獨止者。嗟慨塵壚兮迷津。絲悲喜兮無涯。嗟烏兔兮如流。覽江山兮興懷。滿天風兮我六宇。濯洞庭兮望八荒。付身名於蒼洲兮。叫混沌於象帝之光。家天地兮今猶龍漢之初年。是仙崖主人之謂焉。

松巖序　王塤

江西紀侍者、自號松巖人、各詩之頌之、瓊山呂士頋謂之曰、四時常青、歲寒不改、豈非松乎、萬仞懸崕、虛空獨露、豈非巖乎、此乃涅槃妙心也。君其有所得矣。蓋其工夫寧耐。所以如松之堅剛。覺觸孤危。所以如巖之峭拔。峭以拔之、有堅剛之松。則其傲雪凌霜。拏雲攫霧。當如何也、以孤危之覺觸。用寧耐之工夫。則其轟雷掣電呵風罵雨。宜如何哉。夫松者以正信為根。以禪定為林。以智慧為枝。以機用為業。巖者以堅固為幹。以妙密為路。以直下為巖。以向上為竅。豈世間所謂松之為松。巖之為巖也。然若夫松巖之春。花咲鳥啼。顯揚密旨。風觸水猴。後露重玄。松巖之夏。松風說法。蘿月談空。萬象清凉。孤標嶒拔。松巖之秋。風淒露冷。楓葉歸空。月淡雲踈。菊花變凋。松巖之冬。般若花殘。真如竹老。菩提

賓動圓覺瓏霜松巖之境青天光皎皎松巖之暮天地黑漫漫不知其中誰是巖主直得諸天散花之無路千聖眨眼之無蹤夫如是之謂松巖巖巖者以一塵為虛空三千世界以一念為浮八千歲夕跂為銘曰松青青巖冥冥居其中日空生

玉臺新詠序　徐陵

凌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澗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来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

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九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

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魚魯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裡。餘曲既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絳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專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孌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贈益邦式序

馬存

予友益邦式嘗為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為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予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年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絕緜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妝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謾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慄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學子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求奇而欲操觚弄墨組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

者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若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繼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為我游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illegible]不知所得矣。

叱玉集序

夫詩言志也。士有不得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己於後也。卞和氏奚泣哉。悲夫。楚如是其大。三獻如是其數。而舉天下之器。趙之以石也。又何難焉。魏之田父。始疑之而卒怪之。惟恐其不遠乎是。獨已置之廡下。怖其明照一室耳。宋人何見。而襲襍於箧。五都自饗。及笑於周客。藏之益固。賴奚別焉。即有明照一室。畜之弗利其家矣。乃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寧抵於橫中。詩之為教。言之者無罪。而匹夫以貢害。則焉用此。君子服之。鳥在其傑不祥也。何子感懷瑾握瑜。自令放為。乃有季朗於席上乎。拙然抱不遇之感。三復喜起之章。嚮中鳴球。有卷者阿。矢音特達。抱腕小雅玉子之論。離騷累臣之誼。交合互映。異來同符。無倡不酬。有投必報。以相為知己。以快於當年。是集之所由作也。豈其無因而至前。詔

德結好、而冒不屬之患、以佚夫恃而棄之者、必不然矣、是集也、其旻若者。其理然也。其煥若者。其子然也。二君子固在焉。談者為價。側而示之。有厚倍者。則精氣之致壯云爾。是相詩之道乎。

虎丘山序

顧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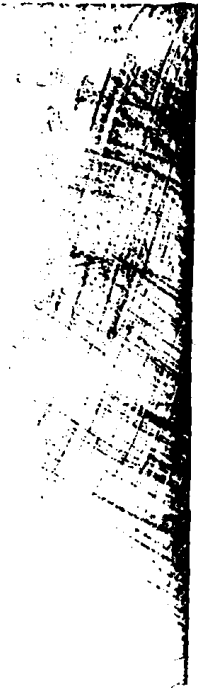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茲山者。高不槩雲。底則露筋。曠然培塿。淺異棘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椒枝十仞。挂藤葛與懸蘿。曲澗潺湲、脩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頹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於鍾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輶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鑣。競雕蟲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于林泉。于時風清邃谷。景麗修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洒。乍飄颺於蘭皋。山禽轉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荊。坐播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剪綠葉而賦新詩。肅靡若與三逕齊蹤、鶩然似共九成偕韻。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廣文選敘　明 劉節

序曰廣文選何廣蕭子之選也何廣乎蕭子之選也蕭子之選文也為賦〻之目十有四為詩〻之目二十有三為騷為七為詔為冊為令為教為文為表為上書為啓為彈事為牋為奏記為書為檄為對問為設論為辭為序為頌為贊為符命為史論為史述贊為論為連珠為箴為銘為誄為哀為碑文為墓志為行狀為弔文為祭文為類三十有七可謂選矣然或遺焉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故始之天地天地廣也鳥獸草木皆物也鳥獸選矣草木遺焉是故次之草木以廣遺也采賦諸目具矣弗目者遺是故次之雜賦以廣遺也夫詩六義備矣逸詩〻之遺也廣之自逸詩始補亡無矣操樂府之遺也謠雜歌之遺也廣之詩斯備矣夫詔王言也璽書賜書敕諭皆王

言也廣之類也策冊類也策問詔類也廣之以從類也疏上書類也封事議對皆疏類也廣之以從類也對策對厥問也策問詔類矣對策對類也廣之從其類也而文則無矣問次於對有問斯消對也廣之亦類也夫記者叙之實也傳者史論贊之紀也說者論之要略也哀辭者哀之緒餘也祝文者祭告之大典也是故廣之廣其類也夫文猶賦也諸類具矣弗類者遺是故次之雜文以廣遺也夫騷作於屈宋者也九歌遺焉九章遺焉九辯遺焉景實以下不錄也漢銘盛矣選其二焉遺者多矣是故廣之以備遺也表牋啓檄略矣奏記設論箴贊略甚矣史論述贊略益甚矣銘也頌也誄也古而則者遺矣書序之遺猶夫銘也論之遺猶夫書也碑文之遺猶夫論也諸類之遺猶夫頌也誄也故今考之文之遺猶夫詩也十六七也詩之遺猶夫賦

也。十四五也。賦之遺。猶夫騷也。十二三也。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夫然猶或遺焉。典籍散亡。存十一於千百。廣之云者。殆庶幾焉者也。夫文辞之水也。選之者。如兼水而聚之者也。是故海水之聚也。廣其選者。如兼水而聚之海者也。吁難言也。

清閟閣遺稿序

語有之。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君子而逢季代。惟有埋照衡門。匿名愚谷。趨纓紼以為心。非借風雲而為氣。斯亦足以成名立方。激厲頹俗。非得已也。然而抱樸含真。德執弗著。與夫樵牧之倫。亦實掙焉。倪雲林處士。强學好修。款尚孝弟。飽其浴泂禮樂。探索制度。殆亦詠帝王之經。修賓揆之業矣。而覩元將亂。斥散家財。浩然退舉。同時蹈戒者。靡不以先見歸之。是時士誠起姑蘇。折節下士。處士斥其幣交。不屑一盼者。非徒邁往之氣。難於維縶而已。太白朕永王之無成。右丞綫羯胡之偽秩。以昔方今。處士之識遠矣。自是一室一丘。亦玄亦史。雖其篇章清潤。繪事精絕。人爭寶之。非處士意也。久之真王出。于戈寧。世路方夷。而處士則既老矣。嗟乎。角里不以詩清而嫩茹芝。嚴陵不以亂定而薄垂釣。亦各

言其志已矣。於處士奚疑。集若干卷。嘗行於世。
爲孫錦。更葺而廣之。間屬爲序。余病世以曲執。
掩其大節也。輒推論之如此。若定處士之平生。
則諸鄉先生之言具矣。

金之邑翁七十燕會詩序　焦竑

夫君子進則思萬謀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則求消形地肺。挹其餘芬。而或俛首風塵。抑心名利。非獨丘明恥之。柳亦夫我不暇。金翁之色。瑞東逸叟。維揚俊人。談叢散醆。於九蘭。筆海。騰波。於八水。固已氣逸羣子。名動一時。非不能引茅茹以彈冠。綰桃花而結綬。而優游三樂。負杖窮年。栖遲一丘。鳴弦卒歲。蓋方觀黎足之爲

若又安能褰裳而就之。是以萬鎰之玉可懷。而短褐自蔽。五侯之鯖時致。而長揖羅叟。則翁之爲人。大都可睹已。萬曆甲申。翁春秋七十。孤懸於堂。同社諸子。儼然造之。小子捧觴而進曰。蕭惠開有云。人生不能行其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蓋余不敏。竊歎斯言。今翁放懷天地之間。使氣公卿之座。按景光而度曲。伏山水以成詩。酒德不羈。琴心獨茂。校其所得。孰與世多。然則

卒衣肘見。而歌若金石。步雪履穿。而色如舜泰。翁已方古人之軌。立高士之幟矣。是日也、夏木成陰、黄鸝對語、清鵬迭進。流芳亂飛。雅詞鋒欸振。咸頎祝於長年。而筆陣先開。聊披宣於短敘。人成四韻、壽引千秋、

皇明名公翰藻序

夫不翼而飛、無脛而走者、其惟方寸之牘乎、揚芬振藻。宣情吐臆。述事陳理。傷離道故。則此道勝矣。故襄王布令、而晉文覆諜、呂相遺書、而齊泰短氣、叔向陳辭、則國僑謝過、樂毅削牘、則燕王悟心、目夷以善言得國、鄭伯以令辭保邦、梟逵射書而燕將隕、蘇秦折柬而六國從、列雉而下、代有能言、薄昭致命於吳王、相如檄難於巴蜀、漢祖策咸尉佗、光武揚雲河西、而鄒陽白冤於囹圄、子卿布心於沙漠、鍾繇魏文、通情禁掖、泰嘉徐淑、吐秀閨闈、以至金母望元君之扁、南真著長史之什、登封有玉牒之文、洞庭傳水府之章、是知此道之貴、上重侯王、下及士庶、通天逵人、際明微幽、用廣機神、胡可廢也、迨我 太祖高皇帝、取天下於胡雛之手、乾坤再闢、日月重朗、德肩羲軒、功絕湯武、而神聖承之、醞釀鴻

門故國家氣脉磅礴亶厚河嶽之靈會為人文
踰越近代籠罩前古學士大夫文非周漢左史
不屑枯綴詩非晉魏盛唐不入伊吾郎交遊簿
跡之辭亦往往規模列國縱橫諸子清聲古色
大都斐然亦既稱盛矣諸君子稟材不同好嗜
靡一致其為辭或閎大而肆或簡省而深或清
言而綺或莊語而峭或秀拔若春松之雲或婉
靚若秋蘗之月或險絕而響裂石或雍和而奏

雲門辟如鶴膝鳧脛烏黔鵲白殆弗可孫然就
其朴質之所近而極其神情之所趨莫不各有
可觀西施驪姬殊色而共美空青水碧異質而
同珍兼收並采斯其為天府之國也吳興凌君
揮哲人倫之秀好古藏書為當今鄴侯家諸所
著述業遍方內又博蒐我朝學士大夫尺牘彙
為一書命之曰皇明名公翰藻夫氣以材成語
緣情異體視其時意生於境焉能大同其足寶

愛一也然華之發以抵物之貴在質姝色自然
粉黛為假造物至妙剪綵非工即之爛然而素
之無味則工也假也即如學左氏之步者字摹
句傚非不儼焉徐之而形色雖具神氣都絕何
者古之人有其事而言之今之人無其事而亦
言之故辭雖肖而情非真也又毫穎之藻繪雖
工而問學之鎔鑄或寡也優孟之誚可無惧乎
夫咸池六英不比其聲而同謂之古樂嗟哃之

采不協其體而同謂之古文唐不擬六朝六朝
不擬魏晉魏晉不擬周漢子不擬史左不擬騷
而皆卓然為後世宗則各極其至也苟極其至
何物不傳而必曰吾為某體過矣凌君文章巨
家敢以是質之且願有請于天下學士大夫也

西泠社集序

西泠者何庯林西湖之別名也金沙六橋千閣浩淼色秀而衍南屏天竺五雲西溪一帶山峭而深叢林古剎樓觀亭榭遶迤週遭不下數百處地華而慦煙霞石屋靈隱飛來庯跑玉泉境奇而怪蓋天下山川勝處此數者多不能無而西湖無之最勝者又多在僻遠險絕間游覽者未易窮歷而西湖映帶城郭不數里而近洶震亘國中之十洲三島哉惜通若湖上絕少高人韻士之跡而遂〻為紈扇貴游駔獪負販所據而辱焉遠近賢士大夫亦間有至者暫一兩宿而去空留篇咏即留亦不甚傳蓋非賢豪大會名章高藻照映山川碎隱人代不足為西湖吐氣蓮華淀于糞土邯鄲辱於厮養識者謂西湖自蘇端明守杭以後風雅盡矣萬曆丙戌八月望後新都汪伯玉司馬至自京口不佞至自四明四方豪傑不期而集者如雲而庯林人卓光祿徵父徐司理茂吳者蓋其寰內之名賢也微父念四方賢豪不假徵聘而一朝偶集於此〻數百年來所未有乃治酒徵歌大會諸公于湖上之淨慈寺時秋日向溟天高氣爽揚舲木落芙蓉漸華諸公雖畫舫登佛閣而騁眺長天四垂斜日半嶺羣峯變紫湖水凝綠丹丘碧洞嵌空而玲瓏岩石浮圖拔地而軒翥紅亭紺殿綠山而夭矯芳樹瑤草披雲而蒙茸軒窗嶻〻飛鳥可拾水石嘩〻游魚可數無何而履舄亂觥籌舉絲竹奏歌舞作青童侍立紅粧雜坐淺蘖增媚松桂助響衣裳染嵐氣語笑帶飛添冷然暢矣已而拈韻賦詩搴芳掔秀家攬驪頷人抱蛛珠東南自蘭亭以來乃有此會寵靈西湖始如皎以九錫也者是會也與燕者司馬公而下若干人其分韻及之而不與燕者吳郡王元美

司寇醉李馮開之太史吳興董伯念客部四明
王李𤓰太史雲間彭欽之孝廉金閶王百穀太
學盎雖未必盡東箭乎亦鉅麗已光祿君付諸
公詩于剞工以傳不佞題曰西泠社集而伯玉
羲吳及不佞皆有序余嘗著論曰天壤間佳事
有三上之脩真煉性趣生以合自然次之寡欲
清身不黍以還造化又次之怡情適趣假山川
風月以樂餘生而鍾鼎竹帛不與焉下此皆火
宅也是念猶未超乎太上所繇頎心塵累斯其
庶乎是白香山李供奉之遺風也即宣尼兩廉
下諸君子亦悉能廢諸

鹿園序

弢光氏宅西有隙地如手掌大土灰凋濁堀[illegible]
揭塵閒以爲圃傍隣築垣〻下鑿小池池窄而長
纔一尋下植荷芰芰蘆上植芙蓉木蘭紅蓼紫
裊凉風時至秋色颯然蹲小池構一樓顏曰飛
仙曰空明樓一間高而敞方僅可坐六人八窗
玲瓏東眺海門朝旭西覽崦嵫夕景晦明不常
紫翠變幻崇霞長住飛鳥徑度余方燕坐樓中
鶺鴒不知掠余鬢髮而過之冬宜萬山積雪粉
堞碧瓦一望嵯峭夏宜銷暑天風哨勁炎蒸不
入明月之夜澄瑩朗徹淨光環抱如空水浸琉
璃坐光羅銀累破屋三楹梵地塗壁稍加丹堊
悉撲畧故淪假施朴渾人忘其醜顏曰棲真館
復從阿育王舍利殿前得娑羅樹一本植之坐
前欵曰娑羅館而郡大夫龍伯貞氏則手書南
宮仙史四字嵌中時而與客婆娑樹下流連酒

屑春訂老饕。兩咍黃農。時而焚香排書。賞茗啜粥。時而跏趺蒲團之上。塵緣外屏。真炁內周。形留神往。八極一息。館前後雜樹櫻榴梧槐梅桃李杏芍藥辛夷。山礬水仙梔子茉莉玉蘭寶珠玫瑰躑躅。林檎木瓜葵榴萱槿蒿萊蕭艾松桂蘭菊。蓊蔚交密。春夏蔽虧。推、窗、臥、起。綠、陰、扶、入。程几送花。散步。蜂蝶撲我衣袂。或軒車臨巷。騶從排戶。花掛妨蓋。藤刺胸巾。貴客恒紆迴傴僂

而入。山人野服見之。相戒作人外語。移時而去。不恒會拜也。園成之日、遣郵翁見餉野鳧二、逐命之曰鳧園、棲息其中、俯仰天地、足以自老、殊光氏、清身寡慾、鮮所嗜好、六尺而臥。都無長物。而獨有此一園、一園如掌。一池如研。一樓如拳。而竹樹蒙茸。艸花蔭翳。泉芳龐襍。莫能盡名。出于仙人。胡盧雖小。大地山河咸在焉。素位任真樂而安之。即子桓西園。簡文華林。殆無以過、何

則幸夏甫坐臥土室。焦孝然結茆河濱。塵垢被而況沙觀膚。而心神怡曠。處之恬愉。余居雖適逆而猶差有花木足以自娛、圖書足以寄適、挑蟲處壞不啻足矣。昔曹孟德與袁于銅臺。李文饒眷念于子泉。一朝偶聚。安歆據而有之。夢草。零露。今復安在。僕心誠陋之。夫萬物皆有壞。不壞者何物。捨有壞以求不壞。是吾實也。

詠物詩序　乾隆

夫輿宰握權。鑪錘鑄物。不假雕刻。萬衆森然。彩隨性別。狀以情殊。散萬于一。總一于萬。前者推蛩、後者遞遷。然而無非肖也、故曰、化工芬而不雜。成而不變。運而不勞。是天下之絕巧也。偃師之為木隅也。春般之為飛鳶也。宋人之為玉楮也。楚人之為棘猴也。工巧之極、至于亂真。然竭其神而役之。則神弗勝役也。假其物而造之。則物弗勝造也、是大冶所咲也。張僧由之寫龍三年而不點睛、點即飛去。可謂手奪造化。然而龍也乎哉。又九河四瀆之衆、雲蹈空而吞江漱海者。弗可勝寫也。而騷人墨卿、乃欲狀羅抉別窮妙極玄、探三寸之管城。而盡萬物之情狀。上發天機。下抽地軸。大暢靈氣。細極蠉蠕。精極情識。粗掩芳華。一篇之書。萬物不能逃其形。一語之工、大化不能爭其巧。故有巧匠之所莫雕。良工之所莫繪者。一覽其文。宛然在目。非其胸羅六字、筆含元氣者、不與烏大禹鑄鼎。而神姦遁逃。蒼頡造書。而山鬼夜哭。則其効也。藻文之士。握管壯奇。枯毫斷鬚。動而盈牘。每至體物。輒闇不敢下。得非以中鮮妙思。手乏玄穎邪。且也抒心而妙者、十常八九、體物而工者、十不二三、益古今難之矣、故雨昏青草。花落黃陵。則都管以鷓鴣為號。舞人梨花。飛歸揚柳。則謝公以蝴蝶得名。物多則見賤。少則見珍。若使體物易工則兩君之詩、何以獨標嘉譽、使少不足貴、則二子之號、何以流照後來、李杜登壇、稱詩家大將、凡所吟諷、獨雷霆而吼風雨。乃求斯什、不亦寥寥乎、則又其動也。雲間張君、博蒐古今詠物篇什、上自六代、下及國朝、彙為一編、總千古之精英。抉萬品之情態。皇〻造物。庸無妬乎。千載竊恐張君為丁甲所收、而其以波及不佞也耶、

河干社引

何偉然

客自金昌枝棲鐵甕地當城北高齋環堵三山塘築橋西曲檻迴通一水屋結蘆華秋思門編楊柳春情雅塵軟同人而喧卑遊俗非臺非閣當簾直接山腰不緣不雕椽桷似巢木末僅取規於十笏園未放之半舟幽稱潛乳文宜集鳳賢星占百里門前一帶星河榆賦重千金堤上幾行榆樹主人渾無太俠韻士固有同攀爲訂詞場時尋良晤席臨水際社字河干倚孤搖月汎於支機莫謂天空那可問或一權雪過於剡曲定知興盡未須歸分蛟宮龍窟之文波收荇引蘋章之浪跡清盟難得盛舉必先撫絲沈而楓雪紫烟鬢多借翠微之秀栽水繭以寫湘靈洛女均蠟白練之光次第不分後先遠近總期肝膽詩成命酒一觴一詠昔人同調内締心爲石爲金今日始自大雅之而雕貲之口盡逐賓戲幸直道在則玄白之論一任客嘲惟不流而不波庶常澄而常濬加意首事偏望嗣來

陳肖星文稿序

何偉然

厥今衆梨之從誰式金玉之音。鏤霧雕雲。偬是鑽名影子布星揭日說非取世竹頭故無怪乎懷呢璧而撰地珠悉供雌黄口之嬉笑怒駡又何取于乖鳥異而鵝琬琰期脅青白眼之眦睨揶揄況各擅春秋擧世秉董狐筆否互相標榜何人尊玄晏題詞姓字倘未護於碧紗文章肯信合于黄絹耳輸不熟縱然書生字字經綸口

實捐持可堪秀才語酸澁不知錦心繡口豈少真才美玉良金自有定價果賦成懸國任嘖飾以何慚如句出驚人須覆瓿以無恐政與社弟兄憂譏畏讒視嘗城子若搆壘甲兵乃有陳階星紀雖當鋒擧制劑氏為破寂鼓吹釣竿豈欲拂珊瑚之掛筆床直以飾翡翠之毛如月脩冐不顧嫦娥見妬將蓮作舌寧容花祟為妖奏流水奏高山子期死矣欷青山欷白石寧戚何

為然一片雄心千秋熱血既已嘔之紙上自宜落在人間累牘盈篇多隱豊城夜色數行片楮先凌漢殿春雲但云壯士情多莫謂老嫂心急隨人爭貴賤原無愛憎之常憑世自陰陽不恥喜慍之色。

怨詩序　費元祿

逐臣去境。別妾辭宮。骨積邊城。魂飄朔野。長沙袖短。淮揚薪積。又士或異域立功。野鍾不勤。女有幽閨獨處。膏沐誰容。況碧草綠波。別生南浦。山耳華屋。洞畫西州。曲池既平。琴怨動雍門之手。壯士不返。筑擊鳴、易水之頭。容髮可捐。甕更雜鎔。近之不無秋氣之悲。遠之實有窮途之憾。是以勢殊千乘。悽愴咸陽之布衣。歌傳山木。惆悵房陵之王子。江總傷偟於故居。杜甫牢騷於秋序。妾聘茂陵。卓女吟白頭以自絕。人歸朱邸。喬郎授綠鬟而誰何。呼督護而長吁。雖憐壯士。望華山而懊惱。共斐仙姬。雖復紫詞溢響。波屬雲興。莫不寄情竹素。托憾松烟。憑烽燁之奇章。寫煩憯之逆意。詎止蜂薑癬膺。衣褐不備而已。故曰詩可以怨。藉使隱約易安。幽閒無悶。則不浮其鳴矣。是[illegible]登高誦讀。則百念成攢。掩卷行吟。則百憂俱集。自非齊生死於一致。排積愫於終身。就不魂驚骨折。悲來而洞纏之也。嗟夫。南山鳳去。徒留丞相之車。華表鶴歸。猶難遂東之冢。且壽命微於木葉。愁苦重於丘山。憂情不生。嗜識長子憾氣。田橫既死。馬聞海島歌聲。罔亦撫今追昔。昔悲喜於流波。秋菊春蘭。慨英華於靡絕。冀含酸之莫述。庶茹涕之無從。良足欽已。

別詩序

昔令威返國。集華表而哦歌。賓雁違羣。繞虛當而翩躚。夫以翔騫之性。瞻舞之情。尚能繫戀。嘗邦。懷愴百憂之集。梁鴻出關。慷慨五噫之咏。豈不以蹈踦天地之間。結束形骸之會。荷橐鹿雖聚。亦孤矢奚辭。於是同心石交。分途雨散。抗手相別。會面未期。對嘉殽而不御。抑旨酒而誰斟。則雖祇命觴書。起家辟召。祖帳青門。送離金谷。華軒錦軸。市溢雲騰。亦且從誌駿遇。況芳身已念我同襟。凄然涕霣矣。至若孫臣決虜。謫傳浮湘。辭故國之昵親。越他鄉之岐路。劍毋慚恩。入吳宮而不返。少年報士。抗易水之高歌。荊越石抱膝林中。誰明積慘。蘇子卿濯纓河上。共結綢繆。故或三荆奔析。二仲流離。白髮倚門而送遠。青蛾分鏡而離居。度灞陵而雪飄。泊吳江而興[illegible]。生當相憶。剖漢水之雙魚。死不來歸。分恒小

之四鳥。是以長來填臆。奚須若干香醪。泣下沾衣。詎聽隴頭流水。況復春階夏簟。涉譚笑而不俱。秋帳冬釭。想形容而靡即。雖咏萱草之詩。徒增積慘。織回文之錦。奚益離思。故陸機贈婦。緇塵悼念於同懷。徐淑酬嘉。明鏡弗讓於君子。此則戀閨房之燕婉。悲行役之艱難也。嗟夫。絕裾屢聘。惟才狗富貴于生前。擊筑復讐。烈士思聲名子身後。及夫崦嵫日落。蒲柳秋凋。黄金與厄碟同埋。流水與浮雲俱盡。伏波之叢葬城西。終酬馬革。定遠之羈留關外。空擧虎頭。孰與款段之馬。遣羊裘之足高哉。

梅詩序　賈元課

梁園之雪未消。廣陵之華始吐。葩分五出。秀擒三花。佳人既返。空閨翠羽啁啾。公主微酣。頻費紅顆點注。既而園林改素。旋回雪夜之舟。羽酌流花。即送蘭亭之酒。微風經而玉鱗生。瀍露施而香魂泣。誠所謂玉骨冰膚。但少傾城迷恭耳。於是何遜咏風之章。江總金巵之句。鮑泉羅幌之篇。子美向頭之咏。皆一時逸選。萬祀流唱者也。夫時有春秋。物有榮謝。情以時遷。辭以物發。落葉。且或引心。微蟲猶能激念。况幽香與明月同夜。嘉舟與春林共朝哉。然而帳裏寒枝。猶來戀蝶。笛中苦調。尚怨征人。傷歲暮於天涯。瓊華莫贈。驛邊愁于江上。鄉國何年。羡此月之先開。悵明朝之易落。當此之時。莫不凝思結意。鑽逸寫情。摘芳英而補綠鬢。剪綠葉而賦新詩矣。故或咏七標於岭南。或寄一枝於隴首。或拂幌窗

蕉幽人方之月雪。或指疎影。處士愛其黃香。雖悲喜不同。操靜殊致。當其揣分度空。摘詞撥藻。均能瑩欺素艷。媚奪妖魂。淵客泣珠。詭能闘其慷慨。天孫織錦。罕有將其玄黃。至於國家用爲。只望調羹。閨閫針刀。惟勤剪綵。斯則秋實之與春華。楚萍之與海棗。其不同日而語明矣。

小窗艷紀

延陵吳從先批選　古婁施[illegible]校閱
武林何偉然參定　江都何士{土桀}

論部

予嘗謂策如山，論如水。蓋以一定之宗，雖大勇不能拔；一往之勢，即大智不能阻也。故論以快利為主。一言非，不難將千古人物隨筆抹殺；一言是，而九淵者忽登之九天。月旦春秋，古今士人共之。我自用我法也。予之取論如此也。然獨好讀劉彥和者，彥和利齒靈心，言言可破千古論之疑，自宜奉為論中第一人矣。雖然，今之為論，無意于世，但期筆能如花，舌能生蓮，快一時之目凡耳。譬之袨服靚粧，塗膏傳粉，風青皆置不論，何許千秋玄賞乎？故吾寧舍古而取今，供一時續紛之觀。若夫剩粉殘香以見誚，上菓塵鄙以見鄙，則惟大方取裁。

形勢論　劉[illegible]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而言而廟堂既修，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平原之隰，奚有于高。大山之隈，奚有于深。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譕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

遠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美人之懐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頼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于天地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内。不及者在門。在内者將假。在門者將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朝

怠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内。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命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命不行。且懐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自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下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

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萬物之于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懐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然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

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
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
交。幾于不親。見哀之役。幾于不結。見施之德。幾
于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
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
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言而
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
也。

辯樂論 劉勰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
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
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聲音。形發於動靜。
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
人不能無樂。樂々則不能無形。形々則不能無道。々
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
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倫而不詭。使其

曲繁省而廉均。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
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
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
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
曰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
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欲愉
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
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

九歌之分。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
祇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鳥
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音之音。
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
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
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鄙。鄭衛之俗好
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
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

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
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燋殺嘽緩之聲應。濮
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
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泯
顧未寒之服。荊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
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
鄉。作山木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
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

桓帝聽楚琴。慷慨歎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為琴
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非為
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歔欷。是以悲為
樂也。若以悲為樂。亦何樂之有哉。今悲思之聲。
施於管絃。聽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
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姧聲感人。而
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

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
妄作之事。是以姧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
不接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
為詩頌以宣其志。鍾鼓以節其耳。羽旄以制其
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
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內和。情性內和。然
後乃為樂也。

知人論 劉勰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鄰驥之伏也
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顧
亦與傭流雜處自非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
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識
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
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
乎故孔方諲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滅
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也雖未
陸斬玄犀水截輕羽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
范蠡吠於犬竇文種開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
仲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
呂望不以永日眉睫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
而動於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
之弃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
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

而方識哉若于臨機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illegible]
乃見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哲之鑒公輸之刻
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
鴡見其首者名曰鵜鷄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
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摛錦身霞散綺翮焱
發翽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
奇而稱其巧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
民昏墊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
馬乃鑿龍門斬荊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風沐
驟雨面目黧黑手足胼胝冠絓不暇取經門不
及過使百川東注于海西被于流沙生人免爲
魚鼈之患於是衆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
朴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
其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
者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衆人之
知禹也故知人之君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

之吏見知於無忌豫子范中行之亡虜。蒙與於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地。揣情酬德。未報知己。盧左之顧國士之遇也。世之烈士。願為名者捐命。循暜者之思覩。壁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清神論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於烁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之。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搴正性。況萬物之眾。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

苦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徇於好惡，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臟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殊好論　劉勰

累榭、洞房、珠簾、玉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石峽、巉巖、輪菌、糺結，猨、狖所便也，人上而慄。五音、六律、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鼯甘煙，走貊美鐵，鴟目嗜蛇，人好芻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冰知寒，此之麤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為白，以羽為角，以苦為甘，以臭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頳顏玉理，眄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貿陽文之婉姿。嬿

羔煎鴻臛，蝸臑熊，衆口之所嗛。文王嗜菖蒲之菹，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激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搥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玄憯，春蘭秋蕙，衆輿之所芳也。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芬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為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𦵏蕕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貴農論　劉晝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祥旦正，晨集娵訾，陽氣憤盈，土木脉發，天子親耕於東郊，后妃躬桑於北郊。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纂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也，

女丁害則爽之源也饑寒並至而欲其人爲善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衣食足知榮辱食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爲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爲和璞砂石皆變爲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畫爲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爲本也霜雪巖巖苫蓋不可以代裘室如懸磬草木不可以當糧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灾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於游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時爲灾而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爲螟螣亦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珍國未嘗有憂民終爲無害也

激通論第四十

登峭嶺者。則欲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為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馳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己類出蹇牖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梗柟鬱蹙。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痾。而銜明月之珠。鳥激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飇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涌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拔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不廣。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不為親友所賤。必不竄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寧越激而脩文。卒為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觀其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峰九折。難陟之逕也。從高趣下。駑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龍之足也。以險而涉。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韜光論　劉勰

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腸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岳，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橰櫟，生於積石。類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磥硊。騏驥戲其下。鵷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蘖而為行人所

折者。非與人有讐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雞斷尾。獲免犧牲。山狙見巧。終必招害。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務本論　魏王粲

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嘉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埸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閑

歲也。先王籍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也。夫火之焚人也甚於急農。慎火之力也。輕於耘耔。通邑大都有嚴令。則大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

刑禮論　魏丁儀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大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

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刑　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太先刑　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使叔不親之濡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

有君焉。後民偶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為君焉。夫刑之託君也。精其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為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為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己。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職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為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焉。此後刑也。

辨道論 魏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 僊瀛淵。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六 羨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 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等耀紫微。何顧乎王母宮。崑崙之域哉。夫三島備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姮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蘂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

鏗鏘所以樂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必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乎。

文質論　魏應瑒

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于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移。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成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韡於廊廟。袞冕旂旒。舄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

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縠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効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

[illegible]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晏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累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惟賢是與。陸鄭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毅。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

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家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謀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博奕論　吳 韋昭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寗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

以卜式立志於耕牧。王霸受道於圄圉。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以臨局交爭。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進者不由其

道求之於戰則非孫吳之倫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士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拔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方今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博選良才旌簡旄俊詳呈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

三教論 高皇帝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悞陷老子已有年矣孰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為虛無實謬哉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為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以儒以仲尼佛以釋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為之名称無瑕疵況於三者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於世者此天道也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者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有為帝興之為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先有所誤國扇民特勅令以滅之是以興滅無常此蓋二教遇小

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昔梁武帝好佛遇寶公者其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遐舉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若左慈之羽操樂巴之喫酒赴貪生者蔡若韓退之佳君表以躁不以緩絕鬼神無毫釐惟王綱亂馬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人此天地之大樸以為訓世若崇高者從而有之則世人皆虛

無非時王之治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長天王綱易用焉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書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晴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長卿淵雲之文　祝枝山

文者造化之英氣非其地有以發之要未可以力致也夫締章繪句業儒以為文者何代無之而與時湮沒莫可勝紀求其名世之作蓋不多見焉是何也乾坤之所停毒岳瀆之所運育或噴世而尤斷或襲代而層出故其為文也或顯或晦亦與之偕殆不偶也然則士生于文明之代騁英辭拾藻思自力於文以流芳於當時垂

美於後世者豈無自而然哉君子亦可以求其故矣故長卿淵雲蓋漢世之傑然者也吾求其所出之地則皆源流于西蜀夫西蜀英氣前歟未嘗發露至漢則皆華於長卿淵雲之身則其文之傑然者信乎其有以發之也長卿淵雲之文靖申安仁西征之賦而繹其說大抵動植之物懷英孕寶見美于人者莫不係於地羽畎之瞿九江之龜揚琨梁磬豫繽徐嘖若是之類地

寔必之惟人亦然是故稟燕越之道勁者氣習多慷慨吸鄒魯之沖粹者華采多儒雅生賢本於嵩岳出相必於山川秉含是之外求以聲稱自見者然出非其地才劣地薄灰冷煙滅隨之矣故論人物每於是而觀屈原之離騷後之為文者宗焉彼其悲惋而清壯沉鬱而眩麗雖謂與日月爭光神仙並駕可也然推原其所以得此者則態繹之風土與有力焉言天則楚天為清

言水則楚水為渺黔巫繞巴之東西故為天下之崇山雲夢騁江之南北故為天下之大澤原也胎此之精飲此之和為月又美則所以工於騷者非原能自為之無楚則無原無原則無騷也偉哉蜀之為都也仰經并洛俯包荊蓋控令關以為門抗玉壘以為宇舉犍刻削有劍閣石棧之峻鳥澎湃洶湧有瞿塘灧澦之狀焉是其清粹秀特之氣蛇蜒而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

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草木果實之餘金堁琰貝之美不能獨當也要必有魁奇之士生乎其間而自蠶叢魚鳧以前皆未之聞也蓋自漢而後長卿淵雲始接踵而出三子者造化之英氣始浩浩乎與之俱來矣今觀上林大人之賦中和之詩得賢之頌與夫羽獵廣騷等編法言草玄等作蜀波之錦不足為其汗漫也蜀妍之美不足為其艷麗也青泥九折之盤屈不足為其

幽絕也金馬碧雞之幻惟不足為其變化也亦訖使之然哉吾意其屬思之時眠精發其靈含毫之際江妃相其巧澡雪三子之精神組繪三子之胸臆固有是夫當觀左思之賦蜀都也昔稱相如之才繼述褒雄之美則以江漢炳靈世戴其英言之亦不為無見也嗚呼三子未出之時蜀之影響其昧昧也及三子以大命世天下始知蜀有景星慶雲皆側目而爭觀之人固以

述而生地亦因靈而重鮫逸軌已逝雲雨歆讀翠、而孚于唐又有李杜二子相與舒光吐焰於米陽當曲之間白之詩篇超軼閬域人以仙才同之而甫之吟咏該習古今之大成後有作者悉出其下風源流之論蓋不誣也雖然文章英氣布滿天地間蓋不特一蜀而已在洛陽則為賈在淄川則為董在昌黎則為韓在河東則為柳有能出而當之自可諧輪墨之絕遲掩宇宙而獨出不在漢之長卿淵雲之下矣

艷紀　論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李延儒

開元初明皇以風俗奢麗慨然有意節儉之政出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其後乃有天寶之亂論者以不終惜之而愚獨以為明皇之不克終也即在於焚珠玉錦繡時也夫人主不可以有好名之心也人主一有好名之心則其終必有不繼者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將以求此名也而不知治天下無以名為也昔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至今傳之西旅貢獒名公作旅獒之篇以訓于王尚書載焉使聖人而好名也造器而受獒之事不浮傳於世矣惟其偶然而造聞諫而止遣然而受因訓而改此以見聖人之德醇醇問絕無矯情粉飾之私故舜不為造器損聖而武不以受獒既王不求名而令名歸焉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自以為軼舜而篤武王矣夫必焚珠玉錦繡而後可以顯儉昭德明賤珠璣貝

艷紀　論

不列禹貢象齒南金不登驚頌瑚璉之器不飾
明堂寶玉之珍不分同姓山龍華蟲不為衣亦
刀天球不為寶將必飯土簋啜土鉶卉服掩形
鹿裘御寒而後可也此殆捐遐庭不近人情矣
且吾非欲人主蓄珠玉被錦繡也吾以為其初
杜絕非有為可也其說在箕子之怖象箸也四
方有獻則卻之可也其說在子罕之不受玉也
不御以易俗可也其說在桓公之遠紫衣也不

貴以尚賢可也其說在王孫圉之對白珩也因
而存之以備賜賚可也其說在韓昭侯之藏袴
也抑藏其火而置弗救焉可也其說在晉平公
藏寶之臺燒而公子晏子東帛而賀也奈之何
欲舉而付之烈焰中也凡事有不近人情者其
中必有不可信者矣明皇之心以為世主寶珠
玉而吾焚珠玉世主美錦繡而吾焚錦繡是足
以矯前代示後世好耀史冊以為美於是故斷

然捐之而不靳不然何地不可以焚而必于殿
前也噫帝亦好名甚矣當其好名之際勉強矯
飾非無銳然可喜之名顧其虛者雖繼銳者雖
持一旦好名之念少衰欲實叢端潰裂而四出
諧臣媚子又從而乘之背尾衡決為天下笑何
者恭儉之德不可以虛名借也彼其殿前之灰
未寒而鳳樓之酺已設羅織之令未遍而運租
之額已增宮闈之勅未行而紅塵之騎已出吾

不知珠玉焚矣而金釵鈿合安所供乎錦繡焚
矣而寬裳羽衣安所製乎器玩銷毀矣而洗兒
金錢安所出乎當其焚之也惟恐其不滅而及
其索之也惟恐其不給夫安所從來而刺謬若
此則亦好名之故而已矣或曰然則雉頭之裘
可無焚而孟昶之器不必碎乎曰雉頭之裘是
鷸冠之類也孟昶之器是屋社之玩也夫琮丞
錦繡豈可與二事同日語哉古今恭儉之主始

終無間者。莫如漢孝文。宋仁宗。一則自衣皂綈。後宮衣不曳地。一則中夜忍饑。而絕被泱壺非諸臣問疾。莫得見焉。蓋其躬修於禁闥邃密之中。而節嗇於服食寢處之際。不作異。不衒名。故孝文以玄默稱。而仁宗恭儉四十年如一日者。固其天性然也。嗟乎。人主亦何以好名為哉。

幕南無王庭

田大年

漢武事四夷。至於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君子曰。是役也。帝之不善用其才也。帝之不為亡秦者幸也。聖人之於夷狄。治之以不治而已。是故舞干祈羽。有苗自格。龍旂十乘。荊楚自平。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古之帝王。所重者有在耳。武帝承漢富庶之後。逞其壯心。恃其才略。於是遣衛霍出塞。侵伐匈奴。犂庭掃穴。窮蒐酷薙。材官奮

於帝羆。步騎多於星蝟。千旂飈舉。萬騎雲屯。拊虜酋之背而扼其吭。係犬豕之頸而焚其帳。斬戮俘囚。威行沙漠。匈奴震懼。望風而遁。幕南且無王庭矣。嗚呼。帝其以是快於心耶。帝能使幕南無王庭矣。能保漢家之精神命脈。不自我而耗耶。空中國之財。以勤遠略。奪萬靈之命。以事邊功。舍詩書禮樂之治。而馳騁於氊裘左衽之祤。忽帝王統禦之略。而爭雄於斬將搴旂之武。

偷服遠之虛名。而醜中國之實禍。朋旦夕之淨意。而開數百年之屬階。燕趙之豪傑。泰隴之壯士。荊楚之劍客。皆集而致死于邊。長城之外。燕山之北。月冷霜白。風淒草短。旌旗蔽空。驚沙入面。两軍相接。戰酣力竭。胡馬告盡。潰騎淵傷。鳴呼。其悲哉。三軍之血亦膏於衰草。人知天驕之魄已奪於祁連。而不知萬夫之骨亦枯於戰場。人知胡王之頸已係於青海。而不知腥羶之醜虜。哭陰山之風霜。而不知壯士之羈魂。亦沸龍沙之冰雪。其奏凱而還朝也。猛將如神。鐵騎如虎。而不知瘡痍之老羸亦展轉於溝壑。其獻俘而入廟也。君顏如酡。士氣如虹。而不知邊城之戍婦。亦結怨於空閨。蓋自幕南無王庭。而天府無貫朽矣。內帑無陳紅矣。武庫無戈甲矣。城堡無戍卒矣。井邑無桑柘矣。是帝以高祖報讎而洋。文景辛苦而培植之天下。博一快意也。

鳴呼。亦危矣。帝之心。方以為雪恥酹百王。除兇報千古。而由君子觀之。則以遇不足逞之才。而加不必加之威。此帝之大惑也。至于無窮之禍。流血宵柴。輪臺之詔。悽惨無聊。噬其臍矣。何嗟及矣。

聞鷄起舞

忠臣當國家擒亂之秋而時興恢復之感是以君子羨壯其志也夫奚惟志在桑鄉烈士不忘頊首囬其素所蓄積者也而况胡馬亂華中原傾覆又豈容一日坐視其危哉顧天下之事非敗於無人敗於無志耳是故躭燕安之樂者昧匡扶之遠略習玩愒之弊者忘君父之大恥吾仍踵其後塵則滔滔者莫可底止而國家大事

去矣有能伏忠義志抉後抗慨激烈之氣每發於感觸聞見之際而天下之沖氣亦賴以少振君子上下古今而想見其人未始不為之增浩歎矣劉祖聞鷄起舞請論之大凡夫人之情有所懷也必感有所感也必興而其喜其哀未有不觸於形聲之表者故猛士之思聞大風也故宮之歎見黍離也洛陽之亂因杜鵑也此數君者雖其托物興懷類有悲樂而要之非無撥音

若祖逖之聞鷄何為也哉鷄一羽族也其鳴也孰不聞之巡何以知其非惡聲也且其物非若鸞鳳麟象然是何與於天下治亂之候而必開而起也起而舞也噫鷄既鳴矣成賢后之規問安盡節興孝子之感彼在閨門乎昔且然而况號為英雄者事不動心於此耶且吾以晉事觀之羊車恣寵畢羽播遷而鳳凰入於鷄羣矣虐后專政殺祖逐駿而牝雞已司晨矣劉淵馳逐

於晉陽石勒栖巣於上黨姚羌叫號於扶風危乎如一髮之引千鈞而魯鷄之不支矣華園間蝦蟆之鳴荆棘起銅駝之嘆南谷無遷喬之望衣冠蒙左衽之羞此時此勢不啻如水斯决而潰其防如履將顛而撤其本也凡感將變者莫不切齒捫心而翔少有大志如祖逖者乎足以俛仰山河傾聽風景積恨填於胸臆怒髮中於冠簪其欷攬長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塵自

有耿耿不寐者故同卧起於司州感雞聲於中
夜振衣而起四顧徬徨不覺喟然歎曰傷心哉
彼麋鹿走荒臺矣鷦鷯集高枝矣燕雀處堂矣
青蠅玷璧矣豺狼當道鷹隼高飛此雞之鳴果
何為耶吾聞禽鳥得氣之先而厥聲喈喈豈沒
有午夜玉關之唱乎豈復有絳績雞人之舜乎
又豈復有雞鳴犬吠相聞四境之舊乎攻之天
時既如此勝之物態又如此々正吾臣子刖薪

當膽時也而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於是
就琨起舞意何壯哉君子激昂之心每勃然銳
然於舉起之時而未始不靡然索然於燕安之
日二君獨能抗枕戈之志而鼓舞于厥夜錯杖
在前吾其舞之而星散於玉衡矣太阿在匣吾
其舞之而光燭於斗墟矣干戈載揚吾其舞之
而徘細零落影動於山河矣必使返雉羽於沙
漢揚赤羽於太階而雞鳴犬盜之誰一掃而靡

恩斯其一人起舞之心乎而亦孰非雞聲之感
乎意吾獨惜當時諸臣之不皆劉祖也司徒曾
計于牙籌吏部醉夢于麯糵侍臣怙寵于金穴
郎官競富于珊瑚所為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
非乎濤也而慧竹林籍也而枕稽山康也而鍛
煅炊翰也而思蓴鱸其又雄雞自斷尾而憚為
獲者矣以至江左之夷吾空灑淚于新庭東山
之妾石猶攖情于賭墅雞食鳳凰食而不知鳴

且舞焉彼越雞又奚言哉此琨逖之所以抱咽
不平而為是天雞日出之鳴也吾見其志之忠
氣之烈真可揭日月而肅秋霜矣噫向使晉室
諸臣而皆有此志則何神州之不復而胡馬之
敢窺又使琨逖二君而竟遂其志則又豈止于
江右偏安也耶惜乎大江之揖雖可注于鬼神
而戴淵之命又竟使快快而罷果何耶又豈獨
二君之不幸耶雖然禹古惟忠義不泯滅且成

功。則天下後世聞半夜之鷄者。猶當盟劉琨之筆而着祖生之鞭。

裂繒　袁参

嗚呼。周之天下。竟裂於褒姒之手。夫天下非一繒而已也。吾聞褒姒之裂繒耳。胡為而遽裂天下也。殄天之物。天必誅之。匱民之財。民必棄之。竊身之欲。身必殉之。幽王寵一褒姒。悅一繒聲。朝而裂焉。朝亡幾繒矣。暮而裂焉。暮亡幾繒矣。積之以時月。經之以歲年。斷縷殘絲。日盈於檄殿。而天下之為蠶婦女紅者。不勝其倚杼而嗟。投梭而泣矣。天生蠶。不足以供繭。地生桑。不足以供飼。天地且當愁惄焉。而況於人乎。夫繒之為用亦大矣。以祭祀則供黼黻。以朝聘則供玄黃。百官萬姓皆取之以衣被焉。今使士也不得以為襦袴也。不得以為褐。而妖姬艷妃。乃得朝暮而裂之。劃然以悅乎其耳。亦何取於繒聲哉。周先后姬蓋有聞黃鳥而思刈葛。聽鷄鳴而警會朝者。欲其所悅何聲也。幽王固不能麗若人。

褒姒固不能為若人然其飄輕裾曳長袖緋細于六宮之間豈無女史之良規可聽乎豈無嬪嬙之燕語可聽乎而必于裂繒也閒庭便院玩物遣情豈無風雨之時至可聽乎而必于裂繒也歌臺舞榭長夜為歡豈無金石之淵淵可聽乎豈無絲竹之吟吟可聽乎豈無歌喉之宛轉可聽乎而必於裂繒也繒之裂為聲幾何而其所棄置者為丈為尋又不知幾何曾不思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攀條執枝腕弱力微女聲之切切何如也傾筐既盈于蠶飼之旦撫暮視猶恐其饑葉聲之淅淅何如也繭之綌之繅之絲之既經既緯于以織之機聲之札札何如也幾纖既成不敢自私厥筐相望華來京師車聲之轔轔何如也此數者曾不聞焉而聞裂繒以為悅何哉幽王悅褒姒之色褒姒悅裂繒之聲苟可以供其悅者何不至焉繒可裂則裂之以悅耳也

烽可舉則舉之以悅目也惟余謂是耽惟粉黛是耽違后抱長門之悲而夫婦裂矣宗子失東宮之舊而父子裂矣犬戎入寇諸侯莫來而夷夏之大防君臣之大義裂矣推邦王躬而股體裂矣平王詞立倉卒東遷故都棄之西戎而祖宗數百年之輿圖裂矣然則繒之聲非繒之聲也即三川震之聲也即岐山崩之聲也即亂臣賊子刀槊劍戟之聲也即陣亡之士家人父子悲哭之聲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予亦曰周之天下竟裂於褒姒之手何則珍天之物則裂天之元氣矣壓民之財則裂民之脂膏矣天地之元氣幾何生民之膏血幾何而皆裂之以狗一人之欲卒之人怨天怒又安得不裂其身與其天下以報也嗟乎愛邑不如美錦國僑所以悟罕生也愛國不如尺轂王斗所以開齊王也方周盛時莅明堂而朝萬國圖王會而奠九

焉此豈一錦一穀之美哉自后稷公劉以來締
造艱難豈特倍綵為絨倍絨為緞倍緞為繼朝
機暮抒日積月累以成此尋丈之錦歟哉適竟
以一婦人裂之如尺繒爲可悲矣大抵恣寵幸
之私廣肩越之路荒淫毒其肺腸侈汰朘其膏
血未有不貫禍者自幽而後響屧之廊聽吳謳
也避風之臺聽漢曲也步步生蓮聽越兒之賦
也臨春三閣聽狎客之詩也迷樓百轉聽悲泉

之詠也魏胡氏喜捶槃之聲齊馮氏喜打圍之
聲唐韋氏喜雙陸之聲楊太真喜霓裳之聲張
良娣喜圍碁之聲世主皆曲意㵾之窮水極陸
之珍羞梯山航海之瓌寶鮫人織女之奇麗拋
擲乎房帷蔑棄乎閨闥視若幽王之繒馬誇中
國之富強則錦而纏樹處上林之零落則花而
剪綵侈心濫欲自謂萬年不知一旦禍發不身
弑國危則身亡國削矣豈不悲夫嗚呼萬世人

主無若幽王然以裂繒之手裂天下也

岳飛論　王世貞

皆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讐。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為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為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一尺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彊敵乘於前而嚴繆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而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朮者。亦慓悍猾賊人也。女直之重兵。尚聚於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浚之軍。為之左右犄角。劉錡王德以殿巖之卒後勤。吳璘以秦蜀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後全之濟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睹奉詔歸。而武

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攝。而虜悉其全師以爭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於高宗也。

項羽聞楚歌　陳吾有

嗚呼、羽何人哉。羽以拔山蓋世之勇、喑啞叱咤之威、當其時、連八千之衆、渡江而西、傭兵而戰。視赤帝子如兵九。凱歌旋師、可指日也。豈料圍陵一追、楚歌四起。羽之啼喋意氣、竟盡於此也哉。嗚呼、羽之心事可知矣。羽楚人也、起兵八歲。離悲之父兄久矣。富貴故鄉之想、已切于中。而況楚之曲、楚之聲、其感慨悲愁之調、又足以變羽之軍心。而解之體者。是故羽再聞斯歌也、能不赧然內愧、愴然心悲乎、何也。四面楚歌、漢人已無楚矣。漢已得楚。々之子弟已盡而歸之漢矣。百戰之勝、失於一敗。將從何所侍哉。而獨立漢中、煢々。有不勝其心、喪而膽落者矣。于是起飲帳中、銷壯懷於杯酒。命姬起舞。憐劉炎於肌膚。悲歌泣下。張英雄了磨滅。乘其駿馬。潰圍南走。蓋已無戀戰之心。布保首領以還江東、幸矣。復至

陰陵迷道、天亡之兆已決。以羽之磊落而當世棲辱之困、必不能堪。不能堪則必死。寧死于于已。毋寧死于漢人之手也。嗚呼、羽之所以敗也哉。羽之敗不足惜、而羽之所以致敗、則深有大可惜者。蓋羽非不勇也、特匹夫之勇耳。羽非不仁也、特婦人之仁耳。烽火三月、何如約法三章。所適殘滅、何如秋毫無犯。放逐義帝、天下稱其逆。殺卿子冠軍、天下稱其撟。棄范增而不用、天下稱其悍。坑秦降卒二十萬、天下稱其忍。手殺降王子嬰、天下稱其暴。羽之亡道、蓋不萌於圍陵之追、垓下之敗、而已釀於平日所為之不通矣。此楚歌之所由起也。是故昔也兵精餉給、今也兵疲食盡矣。昔也界約鴻溝、今也路盡烏江矣。昔也新豐百萬、今也無一人還。且無面目見父老矣。萬人之敵、論磨於一劍。七尺之軀、虛擲于八年。曩者鴻門之氣槩、旋消已于一旦。誠有

情隨事遷、感慨係之者、則楚歌之聞、安得不感而觸、ゝ而悲也哉、然是歌也、其聲淒以慘。其調哀以思。其音寮以喨。其感人也。又足以起其去國懷鄉之想。羽於摧敗之餘。而遠聞斯歌。則胡笳之互動、牧馬之悲鳴、皆斷腸聲矣。旌旄之嬪紛。羽旗之掩映。皆傷心色矣。風瀟ゝ兮夜沉ゝ。雲黯ゝ兮月陰ゝ。士擾ゝ兮心惻ゝ。此時此勢。羽雖氣吞牛斗。怒倒江河。力排山岳。亦無如之何者、其歌而且泣也。蓋深慨大事一去。不可復為。而騅之逝、美人之戀。又其情之所不能卻者。滿目瀟然。感極而悲。良有以矣。吾知羽雖自刎。而其神猶然飲恨。不遽隨澌滅。昔人云、英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所以弔虞姬。亦以弔羽、也。楚歌之聲。至今誦之而有餘悲。寧獨羽哉。雖然、羽無論矣。獨昔漢人之負約也。向使羽能忍恥包羞。急渡東歸。收豪傑之子弟。振復舊

業。則卷土重來。未可知也。吾於是乎三歎。

達視其所舉　沈泰

天下所最難得者非能任事之人也能任人之
人也任事之人所衝蹶難揚聲明名即尺寸之
士僅僅足以自效而任人之人則必其類之相
招氣同而合聲比而應夫然後布散離立羣
羅絡而為之疏焉故觀其所任而人可知也夫
人亦不諆甚矣夫圓貿形諸蒼殊色而其所羃
涌雲蒸星流電激翾翾相徵逐者恒比其類而

至則亦若璽之于方圓染之于赭蒼矣大惟道
德玄同曲折合符其察言也不失其見情也疾
然後眉睫之微而形于色音聲之眇而動于心
而嚶鳴絪縕風馳雨暢毫不爽焉故曰千里而
一士則摩肩而立百里而一賢則接踵而至豎
則然也李克為魏文侯定相而曰達視其所舉
請得而條論之夫君子通顯於世其所為持衡
執樞進退天下者此一人也其拔茅引彙特較

連騎翾然而起又各一其人也人情險于山川
難於知天即就當人之身督當人之情其純駁
善說尚百不能得其一二朝歆孰其所引進所
拔舉而以信其衷愫慨其生乎不幾於窺景而
忘形含質而事皮耶此何以說也蓋聞鳥同翼
者而聚飛獸同足者而俱行今使燕雀為鴻鵠
鳳凰類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无之閒隙屋之
翳蔚也使鴻鵠鳳凰為燕雀群則亦不能矣彼

其凌風飈常有千里之志夫物各有儔是故山
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類所生
也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單虫鳴則阜螽躍
雕虎嘯而清風起類所感也夫士或商歌以干
祿或濯纓而裸形或尸居而輕讓或跅弛而揚
聲或高宇以美室或繩樞而棬楹較所行詎何
啻波驚之與六驥而其鳴聲之相應伉儷之相
乎則力倡而必和有謀而必從故以不肖招仁

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仁賢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觸地是矣。故曰。上宮所要。必非羅敷之室。芭苴所入。寶行張史之官。夫惟豪傑之士。與儁傑遇也。心諧琴瑟。言鬱蕙蓀。道叶膠漆。志要增茪。其所以相合。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不介而自親。肝衝扼腕。揚眉抵掌。蓋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附。闐闐然。颺沓鱗萃矣。是故漱臨菑盍。把臂綢繆。運斤雅引。援轄狎結。惠施未

筵。子休危言。尹生既至。叔度逢驩。驩然相得甚也。及其高議雲臺之上。運量端揆之表。組繡敝黼。銘篆丹壺。闢門開窓。號呲博求。陽禹彈冠。蕭朱結綬。非其人也。則小有興爲者。不得以參廁乎其中矣。語云。好女之色。惡者之讎也。循乎道之人。衆人之疊也。公正之士。汙邪之賊也。故善醫之門多病客。孔方鑒之廐無凡足。章華之臺。綺羅之堂。多火珠。是以俞跗可覿。孫陽脩下。可

物而聚也。世豈有豪杰之士。而應之以下士者乎。抑豈有下士而應之以豪杰者乎。夫古昔四岳之舉舜。不違桑陰。仲尼之知鮑龍。得於長吟。斯非惟聖知聖者與。乃若范蠡伏於大竇。子禽闢而拜之。管仲桎於隣國。叔牙請事國政。曲逆來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淮陰亡于黑水。蕭相國決其能將。或喘息亡命。而雪國恥。或御恙轝。鼓而合諸侯。或奔殘係虜。徙步無賴。而桑飭

勞後世。不揣盡情酬德之嘉。而推獻士舉知之功。鬼谷有言。自知然後能知人也。此前識之明鏡也。若夫竊替之臣。親于子反。鷄鳴之客。幸于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文舉廉而正乎揚。巨源入而叔夜鶴。文舉樂浮薄。巨源任放綖也。故同方者以類應。等契者以氣集。若燀之走明火。蚨母之從其子也。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若求柴胡桔梗于睪黍梁父之陰。而郤車

而載也。此荊人之所用相人。而趙藺子所為沈鷁像於河也，故達視其所舉，忱善睬也，雖然，此鏡人鑑行之一節。非萬世通方之論也。彼蔡京憸壬，物色龜山。張讓閹豎。容接太丘。自昔奸雄之尤，往往標取名流，以為己幟。至如房琯之才。委任劉李。康侯之賢。失之會之。夫芮僅僅援所引舉而已。將逐、賢、張、蔡、而等、房琯、康侯、於不、肖、耶。以是槩人。忱難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艱之。諒哉。

空中樓閣

有道之氣、象、其孰可以擬之乎。吾聞之、太和元氣。孔子也。和風慶雲。顏子也。泰山巖巖。孟子也。光風霽月、玉色金聲。周子、程子也。前人之述備矣、未聞有所謂空中樓閣也、至程子始以之擬邵子、嗚呼、是空中也、其孰有所謂樓閣耶、援之莫測其端、窺之莫得其朕。惟見日月之代明而已。雲漢之昭回而已。星辰之錯列而已。雷霆之鼓舞。風雨之馳驟而已。果孰有所謂樓閣耶。則空中樓閣之名。何昉乎。蓋以邵子之胸襟。至虛至明。無感無形。寂而有含。動而能應。粹乎成性之基。渾乎通義之門。則其為樓閣也。豈夫人所謂樓閣耶。鑿渾沌以為竅。闢太極以為基。藉兩儀以為材。布四象以為址。日月星辰。摶之以為棟宇。風雨露雷。列之以為森戟。水土火石。嶽之以為輪奐。元會運世。資之以為柱石。皇帝王霸。

開之以為戶牖，道德功力，緯之以為藩籬，意言象數，緣之以為斗拱，性情形體，舉之以為棖闑。玲玲瓏瓏，洞洞空空，何天下有斯樓閣乎。是故手探月窟，足躡天根，以其居此樓閣之高也。駕風鞭霆，歷覽無際，以其居此樓閣之大也。於皇帝則祖宗之，於王伯則子孫之，其堂構之遠貽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物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其廈屋之帡幪乎。吾先一咲，破醉裹之乾坤，食卓一言，勞閑中之今古，則坐忘之心齋也。閑天津之啼鵑，而治亂以明，觀梅枝之鬪雀，而休咎以別，則生白之靈堂也。推而極之，月色寒於梧桐，而可以遣吾道之趣，清風來于楊柳，可以樂吾心之天，玉燭光於太虛，野塲游於橫衢，而可以識造化之蘊，則又樓閣之大觀也。然則是樓閣也，豈夫人所謂樓閣也耶。使其轉心上經綸，為朝廷棟梁，布易中造化，為生民楨幹，則

斯樓閣也，不為安樂窩，而為天下福堂矣。惜乎洛城之居，守陋顏巷，莫力之長，甘貧原塔，異時內聖外王之事，皆收拾而歸之空中之樓閣也。可勝嘆哉。

擾龍馴虎　華國榮

古人臣有坐談而弭天下之變者。其功豈淺鮮哉。吾謂其養望者素也。蓋國家之大難。常發於奸雄。而其橫潰決裂之勢。方甚張而不可遏。當是之時。天下之士。風靡奔竄之不暇。而有一夫臣者。挺然自出。而當其衝。猶容與陰足以折其勢。傾其謀。使窺伺之雄。所欲扼我龍我而角逐者。舉抑馬而不敢發。而國事因是以少支。此必不在區區聲色間取辦也。端委於廟廊。而禦侮於千里之外。拱揖於几席。而氣倍於百萬之師。古人臣大抵然也。晉謝安之迎桓溫。若擾龍馴虎。其道蓋出於此。吾嘗聞之。魯仲連隱君子也。一言卻帝秦。秦撤兵釋趙。汲長孺戇夫耳。直聲流聞。乃能坐寢淮南之不軌。之二人者。徒以壯猷碩德。有以寒奸雄之膽。而落其魄也。世之人。惕於威而易節。疚于利而忘義。至于謁卑下己。一見脫巾。何足以制天下之叛哉。桓溫之窺晉。其勢其謀何如者。而謝安詎能屈之。噫。蓋觀於晉之時矣。自典午氏不祿。而二宮蒙塵。百不抱泣。中原赤縣。盡為劉石虜羯龍鱗矣。東門黃犬。祇作咸陽之吠。荊棘銅駝。空遺新亭之淚。幸而王導諸人。左右維持。浮五馬渡江表。偏安東南一隅。少延司馬之祚。而大將軍桓溫。又欹擅伊霍之舉。控臨賀之甲。飈馳東下。陰圖問鼎。一時聲勢。翕赫。都下人情士女。無不望之為神龍。畏之如猛虎。溫之心。亦自以為得借風雲。准可以一舉而移鐘虡。再舉而遷園陵。騎虎不中下。而一馬幾何不化為龍哉。幸而安也。從容就迎。趺坐高談。百官皆失色。而安獨神色不變。有位望者。且倒手板執之。而安獨嘆語移日。徹壁後之兵衛。朝暮下之都生。鬐鬐乎聲容有奇。視溫[illegible]闖虎爭之勢。且驅縱之。此狐兔之使之智

及施。力不及奮。當日飛騰息然之氣。消縮殆[illegible]沒齒求一九錫之命。而不可得。噫。安之馴擾溫也。其何異於逆驪龍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鬚而奪之食乎。天子幾臣而王天下。幾桓而晉一决於此。吾言取於安石之養望也。夫安以東山卧龍。附文武為虎臣。公輔有期。蒼生有望。其顛頑摯擾之才。天下服之久矣。何者。有於一桓也哉。假而安也聲實不宏。徒以三寸舌。折百萬之衆。不過批龍鱗。摩虎牙耳。有不過吞食者幸也。然則東晉之綿延。孰謂非謝安功哉。雖然。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曹瞞欲擅位而忌孔融。何則。君子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當桓溫廢立之日。安既官為侍中。使能聲四方曰桓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思愆自貶以謝百姓。乃更廢君不臣。其何以容於天下。天下聞之。人人得以剸刃於溫之腹矣。安也乃爾見之遠

拜。留之京輔。進之大司馬。則溫之敢為龍虎者未必非安養其頭角。而不剪其爪牙也。語曰。山有猛虎。藜藿不採。澤有蛟龍。玄珠不罔。謝安其猶不足於斯歟。

黃冠歸故鄉　歸有光

忠臣憤死而托方外之迹以言歸。其用意也微矣。何者。諶諶而生。固不若烈烈而死。而國家瀰否之責。猶萬一於重臣乎是頼。則雖回首中原磐為左袵。而數天有戴舊之心。則大臣一身之生死。而天下之繫屬者甚重也。君父之仇。尚與共戴天。而蠛蠓殘喘。要未可輕以與人者。故黃冠言歸。是猶凋魚想江湖之舊。枯木思掩李之榮意者。猶霞歲月。猶可奏補天浴日之功。而雲水羽衣。庶可全盡忠死義之節也。嗚呼。不為一世惜一生。而為天下惜。不為一身幸二死。而為天下幸。忠臣用意之微。其域有在於此與。夫為子死孝。為臣死忠。非文丞相忠義之顏乎。一旦為人俘獲。舉家北轅。正視死如歸之日也。夫何困陷久于燕京。坐小樓以三歲。不能殺身以成仁。而猶想黃冠故鄉之想。臣之死忠。何向食其言耶。意是不然。死一也。有輕如鴻毛。有重如泰山。程嬰公孫杵臼。皆趙宣門下客也。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俱不失為忠臣。先後非所計也。匹夫匹婦之諒。君子豈為之哉。前者白麻重拜。將欲扶崑崙將日轂。一洗山河之陋。奈何東南半壁之天下。而長劍不足以撐持。則夫惶恐灘頭。零丁洋裏。亦付之長歎而已。初心豈至此哉。是以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恢復之心。惟天可表。既而三宮不返。二王淪沒。胡兒歡。宋兒怨。北人樂。南人愁。身不作海濱之死。苟為無益。死亦何濟乎。夫韓亡有張良。始皇猶驚博浪之擊。漢季有孔明。司馬不免巾幗之辱。往既不諫。來猶可追。致萬里孤臣。托黃冠以為歸意。非為身謀也。非為家謀也。為中原無主謀也。為趙氏不血食謀也。彼死而不生者

非難此生而不死若為難北門鎖鑰因為失守將來者隻輪不返孰無冠萊公之意乎脫若浮以頂黃冠而歸故鄉未必為遺世獨立而羽化登仙未必為紫衣步虛而緱嶺丹邱未必為隱商山而採紫芝未必為處方外而倘頑閑西頌山河皆吾故物旁覩生齒皆吾子弟以區區吉水一州雖彈丸黑子未必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伏義孰言固可以彌合江南發舒華夏之氣

捲土重來夫豈不可必乎忠臣所以惜一死而起故鄉之望愚固知其用意也微矣嗚呼胡馬斷北風越鳥棲南枝游子有故鄉之悲忠臣有泰離之悲人情物態有所不容已者而況一代宗臣任國家社稷之重孫臣去國萬死投荒果能恝然而無憂乎二君可事也恐見羞于王蠋甯丁可泽也恐見恥於子卿穹廬可拜也恐獲宗丁張許刃刃遠人悠悠我思如之何而弗為

黃冠故鄉之奉乎君子于此可因言而得其心矣而或者謂其有他也果謂其思親耶則母死他鄉白雲無親矣謂其思兄弟耶則鴻雁南北鶺鴒不在原矣謂其思妻妾耶則糟糠下堂美人已塵土矣謂其思子女耶則麒麟蘖朴白璧妾適旁矣箕裘零替家運中衰燈前明月孤一笑天地老惡乎其思哉蓴羹鱸膾不起江東之思華亭鶴唳不發白日之歎生為趙氏臣死

為趙氏鬼所恨者食人之祿不能分人之憂東人之馬不能濟人之難立人之朝誤人國家他日有何面目見二帝三宮于地下乎黃冠故鄉之請而一介燕囚蓋有封狼居胥之意患臣心曲論者或未之思也嗟夫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文丞相身存顛沛未嘗一日忘宋也奈何黃冠故鄉之綠方興而賊臣不河之阻隨繼遂使忠良之策不行而卒有柴市

之慘伏三百年。大宋之命脉。便絶於腥膻之犬豕。是誠可恨也。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丞相之歸故鄉者。豈非忠哉。豈非忠哉。非憂國大臣。孰能當此而思歸者乎。

張良從赤松子　晏士昌

子房於韓仇之既報。則志願之已畢。事可去之。逮漢業之既成。則功名之極盛。勢當去也。竊見高祖呼良輩爲三傑。而自知不如。以子房爲稱首。而尤所見忌。鳥喙之禍。必復行。丹書之誓。必不永。良之去可謂明也已矣。然遠去如范蠡。勇退如范雎。亦胡不可。而乃托神仙惟誕之事。以胎後世好求之心。良亦明之未至者歟。曰。不然。爲藥去此。良之意以爲在漢則死。去漢則生。死爲鬼。生爲仙。特福之謀。其鬼私也。脫身之行。其仙遊也。與其從赤松子而鬼。孰若從赤松子而仙乎。微示欲生不欲死之意。以悉救高祖誅戮功臣之病。良豈眾追王家之風迹。初乎之影。求脫形幻化。與白日飛冲哉。其後一條赤族。何如赤松。一條繫獄。何如從仙去之爲明也。其事既可去。勢又有當去。使無所託而苟去焉。高祖上

必不疑金椎不中于博浪者將復畱中于長安未必不以賂李布之術求良矣雖或願為布衣往來韓劉閒呂后未必不以彭王壯士此自遺患以疑越者疑良而亦無所逃矣託以赤松之游俾帝與后知我芥遺天下而爭心已灰棄捐家游方外而忌心自解良之託可謂遠也已矣豈恒情所可測識哉

張良從赤松子遊　陳瑞

神仙者英雄之退步也畱侯辟穀此匹夫匹婦之所驚而英雄視之為故物蓋名山窮海之上五城十二樓之間所居皆紫芝朱草所侶皆餐霞吸露者流非膻腸始面所得而窺也而惟清虛寥廓之士得而居焉故以秦皇之鞭石赭山漢武屈天下之力以求之曾不得一望蓬萊之顛而英雄長謝王侯則可頃刻脫屣而從之何者東方歲星青蓮謫籍天下之英雄未有不從神仙中來耳畱侯以一布衣烹楚猴拔秦鹿之箸寸舌收隆準之天下而治之馬上侯蓋當世之異人也夫以異人而視神仙如方諸之于水陽燧之于火名姓挂人間呼吸通帝座赤松子可狎而友也夫商山老人數職黃石此數君者皆神仙而畱侯納履受書旋躡而旋致之如呼家人彼不難黃石四皓曾何難赤松子耶且浪

沙一擊推始皇帝而不為恐。索天下者十日而不為出。來若雷霆。去若流飈。說者以為侯當得滄海君推法。所與俱客。亦斷然非人間人也。使侯亦人間人。安得與赤松子友。然關尹執與于老氏。趙宣倒徙于馬册。許遠聯杜于右軍。桓先生司竇于郡水。市朝華蕣。何日無神仙哉。使世而有蟬蛻塵埃。鴻冥軒冕。如子房之真英雄。則赤松子且將踏白雲。拍黃鵠。逍遙而下矣。昔者

范少伯破吳。輕舟入海。更百年見于陶。時奕之蘭陵貴藥。平為山仙。而李鄴侯碎楼為宰相。記牧兩京。扶九仙之骨。而披一品之衣。衡山高臥。不知所終。大丈夫進有尋丈。退亦不失尺寸。往歟一伎倆。則時借天下為彈丸而戲鄉之。誅秦侶項。司漢報韓。殘句已完。五斗何物。松藤木𤫊。錄鶴猶在。舍赤松子將安往哉。赴檢點既定。天下華山道士。笑而墮驢。筱非太平為快。直以

霸王蓋世之略。無所用之。故不得已而蹈神[illegible]以老。蓋不及為子房之英雄。猶及子房之退[illegible]者也。曰留侯死。并葬黃石塚。每上塚伏臘祠石。大史公謂呂后德留侯。乃強之食。後八年卒而諡為文成。然則留侯之于神仙。繆乎。同黃帝龍界焉。[illegible]而塚棲橋山。王喬鶴去萬嶺。而塚棲家。城。大神仙之以尸蛻。蓋其恒也。然人有出英雄上者。又多薄神仙不為。豈子房晚而進此耶。吾所貴石而問之。

拔十得五　喬時敏

科目可得士乎。不可得士乎。謂科目可得士。則有瑰材奇行。而不與里選者。謂科目不可得士。則有瑰材奇行。而或以里選進者。夫科目何不足用士。所重用科目者耳。用之而以名。則士争以名應也。用之而以實。則士争以實應也。上與下相蒙以名。而實者亦虛。寔若虛。而世始咎科目不足以得士。夫科目何必不得士也。蓋宋祖有言。士不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人亦足意。天下士豈不足十之五耶。夫拔十而得十者寔也。拔十而不得一者名也。拔十而得五。或得一者名寔半者也。上不實以科目致士。奈何咎科目哉。且科目即不足致士。猶與辟召詩賦功相萬也。何也。辟名可以致競士。不可以致恬士。詩賦可以致浮士。而不可以致雅士。夫[illegible]而以恬雅[illegible]非科目井售矣。角雌黄于一日之拔。即月旦

非錄也。何事為饒傳學該于聖賢之物。耶佔擇勿尚也。何事為浮。則雖謂科目得士多也。亦宜然校浮競于古。十而得[illegible]矣。即未滿乎十。紀效者接踵矣。較恬雅于今。一而不得一矣。即偶獲其一。僨事者比肩矣。豈古今人之不相及耶。抑瑰材奇行。果為科目困耶。亦核寔與不核寔之異耳。課經義。拔其醇謹者為寔。弗拔其詭為名。十而得十矣。課論策。拔其經濟者為寔。弗拔其虛夸者為名。十而得十矣。且非獨于此也。嗜為科目進者耶。嗜非以科目進者耶。羅其不職。拔其職者。為寔。毋務積薪為名。十而得十矣。且又非獨乎此也。業已不能擇而后用。勢不得不用而后擇。用而后擇者。其道在養。養之而加意培植者為寔。毋徒薪熱為名。十而得十矣。業已不能用。而不復擯。勢不得不擯而后用。擯而用行。其道惜。惜之而加意保全者為寔。勿重摧折

為名。十而得十矣。而又何科目之不足以致士耶。又何瓌材奇行之士。以科目困耶。乃令三尺童子。習筆學為文辭。輒嬰然有千公卿之業。得之則展然而喜。不得則怫然以怒。彼習見夫得之。其技未足以踰我也。而爭為必得之術。以邀之。下挾必得之術以邀上。而上操不必得之法以繩下。吾見士風之不古也。而又何望拔十得五之奇哉。即如宋祖稍抜寒。而張齊賢呂蒙正之流。彬彬稱良宰執。宋治之盛。幾于文景。而又何言科目致士之鮮也。然科目致士鮮也。蓋亦有故。咎不專在上。亦在下。夫士由科目進者。未有以名自為者也。未遇矢口聖賢。服官而弁髦矣。未遇侈談經濟。任事而首鼠矣。則雖謂科目之得士少也亦宜。噫。上以寔求之。而下亦以寔應之。豈惟十而得五。即百不失一可也。

蓮花似六郎

唐寅

嘗讀史。唐武氏幸張昌宗。或譽之曰。六郎面似蓮花。內史楊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嗚呼。蓮花之與六郎。似耶。不似耶。縱令似之。武氏可得而幸耶。縱令幸之。再思可得而諛耶。以人臣侍女主。醜也。昌宗之罪也。以女主寵人臣。嬖也。武氏之罪也。以翊紼褻嬖幸。諂也。再思之罪也。古之后妃。吾聞有芻蕘之儉矣。有樛木之仁矣。有尨夫之化矣。未聞有美男子侍榻房也。漢呂氏始寵辟陽侯。其後趙飛燕多通侍郎宮奴。沿魏晉而婬風日以昌矣。然未有如武氏之甚也。自白馬寺主而下。其為武氏之所幸者。非一人矣。然未有如昌宗之甚者也。彼其手握王爵。以御天憲。吹之則春葩頓萎。噓之則冬枿旋榮。以憸夫小人。爭為諂媚。后嘗衣以羽衣。吹以玉笙。騎以木鶴。號曰王子晉。則人皆子晉之矣。從

而稱子晉為六郎則人皆六郎之矣俄而諛六
郎為蓮花則人皆蓮花之矣然未有如再思之
甚也故獨曰蓮花似六郎夫蓮之腴青泥標綠
水可謂亭亭物外矣豈六郎之娟纖可比耶彼
似之者取其色耳若曰蓮之紅艷后可玩之而
忘憂矣蓮之清芳后可挹之而蠲忿矣蓮之綽
約后可與之而合懽矣金莖之露可共吸焉玉
掛之花可共歌焉薔薇之水可共浴焉上林春

煖蓮未開也對若人而蓮已開可以醒海棠之
睡矣太液秋淡蓮已謝也對若人而蓮未謝可
以增夜合之香矣一切奉宸游娛聖意非蓮花
其誰與歸此其尊之寵之之意極矣而再思猶
謂不然將以蓮出乎青泥坊也若六郎自有傪
墮不啻天上之碧桃乎蓮依乎綠水坪也若六
郎自有仙根不啻月中之紅杏乎蓮有時而零
落非久也若六郎顏色常鮮不啻月中之丹桂

有以蓮之近似者人猶寶焉惜焉璽焉植焉而
況真六郎乎是故芙蓉之帳僅足留六郎之寢
菡萏之杯僅足邀六郎之懽步步生蓮僅足隨
六郎之武柳眉淺黛藉六郎以舒之蕙帶同心
借六郎以結之鏡吐菱花想六郎而延佇戶標
竹葉望六郎而徘徊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
栽蓮者護其風霜防其雨露剪其荊棘培其本
根今六郎恩倖無比而群臣若元忠者非其荊

棘乎則寵之如易之者非其枝葉乎則寵之賜
以琴裘恩露傾而蓮房冷也傅以朱粉恩霜霖
而蓮花褪也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枝有連
理花有並頭以六郎之美蓮且不及宜后之纏
綿固結而不可解矣是故九月梨花后以為瑞
也再思則以九月之梨不若六郎之蓮百花連
夜發奚待曉風吹后以為樂也再思則以百花
之奇不若一蓮之艷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

示石榴裙后以為悲也再思則以蓮花常在伴而不榴可無泪極而言之桃李子之玉基可奪也六郎之恩寵必不可一日而奪黄䖟亦之天性可傷也六郎之情好必不可一言而傷使后與昌宗知為蘿相附如鼓箏相倚如藕與絲之不斷夫然後徙再思之意乎甚矣其論也嘵乎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刺士女之淫奔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刺公族之淫奔也墻有茨

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刺國母之淫奔也況武氏以天下之母下寵昌宗污穢媟嫚無復人禮此尤詩人所痛心志士所扼腕也是故對御而梳之有如植兎李之懷英矣置獄而訊之有如賦蓮花之廣平矣始許而終拒之有如蓬生麻中之張說矣此皆所謂正人如松柏也若再思者所謂小人如藤蘿也已面似高麗則而覺六人面似蓮花則蓮花之不知五王之氏

一入二竪之首隨懸一時山黨如敗荷殘芰零落無餘而波沼中之蓮花自若也尚安得六郎之面與之相映而紅哉嗟乎福生有基禍生有階唐之先高祖私其君之妃太宗娶其弟之婦高宗納其父之妾閨門無禮內外化之是故人臣亦得以烝母后而當時論欵之子如再思者若以為禮閫宜也一傳而韋氏三思其蓮花矣蓬萊則殿化為麀聚之場花谷溟宮竟作鶉奔之所而題詩紅葉者且以為美談矣此皆創業垂統之所致也於武民何尤於昌宗何尤於再思何尤

士窮見節義 王守仁

論曰君子之正氣其亦不幸而有所激也夫君子以正氣自持而顧肯以表表自見哉吾以表表自見而天下已有不可救之患是故君子之不得已也其或不幸而遂遭其窮則必不忍泯然自晦而正氣之所激蓋有抑之必伸鍊之必剛守之愈堅作之愈高而始有所謂全大節伏大義落落奇偉以高出品彙儔伍之上者矣此豈依形而立恃勢而行待生而存隨死而亡者耶且夫正氣流行磅礴是猶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而在人則為功為功業為節義何者蓋處順而達則正氣舒而為功為業處逆而窮則正氣激而為節為義是理之常無足怪也今夫長江汁漫浩然而東也卒遇逆折之衝而後有撼空排山之勢震動而不可禦豈非激之使然也是知董狐之筆晉激之也太史之簡齊激之也張良之椎秦激之也蘇武之節匈奴激之也東都縉紳含寃就戮而接踵繼至黨錮之禍激之也一激之間而節義之名增光於天下是豈君子得已而故不得已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弱者養之以至於剛慍者養之以至於充也不幸遂遭其窮而當吾道之厄則前之不可伸也後之不可追也左之不可援也右之不可扳也抑之則生揚之則死呼吸之間而生死存亡係為其時亦岌岌矣君子於此將依阿以為周也將沈晦以為愚也噤苦所養何為而乃為此也是故君子之不得已也是故寬身可也碎首可也濺血可也可生可死可存可亡而此氣不可奪也於是有凌節頓挫而吐霓天日之下則雖晉楚之富王公之貴儀秦之辯賁育之勇皆將失其所恃而吾之氣節著矣是故有隨波而逝者也而後有中流之砥柱有隨風而靡者

而後有疾風之勁草。是故有觸之必碎犯之必焦者也。而後有烈火之真金。奴顏婢膝。其名為佞。是故有長揖不拜以為高。依阿遷就。其名為懦。是故有蝍推印綬以為潔。孟王步斯艱。國脉如綫。於是有拜表泣行而不知其為激者矣。舉目中原。瀰除風景。於是有摯揖自誓。而不知其憤者矣。叩首麼旌恬不知媿。於是有孤城抗賊不忍一朝之忿者矣。舉國授人。甘心面縛。於是有視死如飴。不忍一朝之患者矣。寧為周頑民不為商叛國。寧為晉處士。不為蔡大夫。寧為宋孤臣。不為元宰相。寧全節而死。不失節而生。寧向義而亡。不背義而存。故正氣所激崢嶸磊落。上與日月爭光。下與山岳同峙。視彼小人乎時逞猖宷大熇拂奇詭。而臨事之際。俯首喪氣。甘與草木同朽腐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而君子之節義亦至窮而後見矣。嗚呼。君子豈不欲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無節名。無義譽。而使天下陰受其福哉。君子而以節義自見。不惟君子之不幸。而亦斯世之不幸也。雖然。節義一倡。士習隨正。所以維持人心。綱紀世道者。又豈淺淺哉。故命為一諫。樂樂乎萬世君臣之義。而黨錮諸賢。亦能扶漢鼎於將亡之秋。操懿溫裕。雖包藏禍心。睥睨垂涎。不忍遽攘。而當時慕義之徒。亦往往聳其罪而攻之。至是而知君子之行。有以風乎百世。而天下之人。李頑是以自立。嗚呼。時事至此。其亦不幸而以節義自見。抑亦幸而以節義自特也。

三王之世如春　　陶望齡

余嘗讀皇極經世書、未嘗不遐慕三王而惡近世、何也。靡〻人主。聳律頊前。挺夬隨後。霜雪被而百媚枯。攬綱振、而萬彙掃。大都以秋氣薄春陽。以淒風索春媚。以隆寒肅凍凝春和。無言春奚。惟混沌初闢。瀰洋汎渺。在上熙〻。在下吁〻。太和元氣。盪流於三皇宇宙間。故曰三皇之世如春。愚請以生物論。祝融司方。朱明正位。絳衣、縟綵、列錦里之英華。仡羽紅障。妝瑤池之富貴。雖日色輝煌。烟眉纔翠。而夏氣炎〻。安如春氣溫〻。秀則律轉。少鵷司時。風條振於風響。翕業斷於霸扶。景薰〻而向類。日暖〻而寢微。則秋風淒〻。安如春風蕩〻。堅冰固於川底。白雪積於雲端。點〻天花。掃盡千葉萬蕊。飛〻雨雪。凍殘紛谷綺。驚又何似春哉。惟青陽司候。句芒馭辰。天假暖而回陽。日陰騁而論精。草參零而露影。花婀娜〻眉勁。鋪地拖紫。金團玉彩。毓秀鍾馨。其造物之無盡藏。吾以為三皇之世似之。蓋三皇繼盤古以治。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地闢於丑。則有地皇氏。人生於寅。則有人皇氏。當其時。天下萬生。輪〻軫〻。天下沴故。紛〻縮〻。天下與圖錯。〻若〻。天下物族。渠〻業〻。天下熙戎。吁〻虞〻。蓋情智漸竇。烝罷以析。伏五帝御之。尚思噓祝融之火。莊朱明之位。以燠休萬生。

三王御之、亦思振白帝之權。調仲商之音。以收藏於品若。齊桓晉文。楚莊秦繆。迭御之。將盛黑帝成權。令北陸永凝。朔方來合。而生氣蕭索盡淨。惟三皇首出御世。藏之希夷。守之玄冥。歸之廣漠。窅兮莫倪。閒兮無根。窈如惚如。洪如紀如。融於不極。微於不營。則府天地。冶萬象。媒嫭大化。決離運究。咳晨吐似。但見愉矜。皆恬以愉。熙熙於皇之春日。紛縮者則以察。鼓吹於皇之春

風錯若耆均以辨。分流於皇之春。雨藥學者涌於皇之春。露呼噓者慄以向。鼓震於皇之春。雷諸凡萬竅百息於大塊。形形色色。變變化化。修及長蠢。縮及僬僥。小及蝸角。太及蹄塘。承及蚤斯。寡及螟蛉。遲及纓氏。速及微伯。燥戾慄土。灘及門井。靜及繁貊。擬及若風。莫不森其蔽。順其息。若登皇之春臺中。則皇心無心。皇迹無迹。皇化無化。皇春無春。晚近世不察。以民

非平脊俗非畏罣。於是採醪移眾。遺金察犢。烹鑿賞。踐徙木。出一切僅便[illegible]鼕雙懸跂之術。宰羅天下。放棘門夜嚼者。痛陽春無脚。寒灰撥盡者。帳春光退舍。幽鎮禁闥者。哭青春易盡。此固君不皇大都臣亦不皇佐也。安得君如春。臣加夏。令盡企春酌春夏斗柄間。剝又辛矣。

職方解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利來。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秔穤。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

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熒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犬。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

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露。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牛羊。

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為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藩服。凡國公侯伯子男以周知

天下。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乎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者之行。所道率其屬而巡戒命。王殷國亦如之。

小窗艷紀

延陵吳從先批選
武林金維城恭定
江都閔景賢校閱
武林羅大猷

表部策部

下言上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必揭膺披肝。別以婉曲之緒。而後表露不為靡文。倘徒侈月露風雲。不一批之以窾。即繡口錦心何補焉。故錄古僅十首。其中最愛坡公之真至。未便時趨。不啻全讀耳。正歎近表未捻。忽得王司馬選約。披沙淨金。取徑甚捷。遂補數首以卒業。後漢書曰。神經怪牒玉策。靡得而聞。則群玉之策府。疑下藏疑之鎖矣。蕙今之為策。投射者不妄為泮乙。稱對者不浸為糊模。片語合經濟。便是了一生。亦無取東方朔之三千牘也。故吟傚近制為科目資。若董子之天人。賈生之治安。人人畫而習之。不贅錄。

勸進元帝表　徐陵

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為稱於華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將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褒象鉞。將在御天。玉騶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太室之祥。圖諜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屑多十。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群藝。擬茲三大。寶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間而稱也。自無妄為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蛬頭鋏頷。興暴星年。封豨脩虵。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號。瞻丹陵而殞涕。宗冤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illegible]

之錄。尅李軼於河津。征陶謙於海岱。睠公捕汴楯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氷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挂膽於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刺。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狼豺。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惜惜。方承多福。自氛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

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蜻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群飛。赫赫明明。躬行天罰。如宮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菟。西踰白狼。高抑生風。扶桑銜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慶。其文昭武穆。尉薦也如彼。天平地成。

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堂故。詢詔天官。斟酌歟昌。經營高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曆數在躬。疇咨爲讓。其官昔至鄴、伏承聖旨議卌、爲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巡狩荊州。特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

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樸棫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爲君。徒弘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預奉黃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

通聘河陽。韶珥雍容。尋盟滹水。加牢匪館隨
汗陰。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主不造。命與侍
弟。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問內殿。弟
絕耿介之图。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

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 溫子昇

臣聞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
銜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
於數數東序。流訓上庠。置樽、俟酌。懸、鐘、待、叩。必
須雕朱藍以成彩。立規矩以為式。垂三行於貴
游。揚六藝於冑子。而臣學媿聚沙。問慙攻木。雖
愿文史。不治章句。於茲瀆官。青衿何仰。

上讜言表 蔡夢，陸王

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開。衢室爰啟。南風之頌流。奧非降通。嬌輝。汙雲沒澤，陛下疑慶協圖。席昌膺曆。朝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釣俗。觀風調紀。垂聽華之與。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毅。王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孝諫司。專事聆塞。職諮蹇諤。續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蕘之美。方高

聖代。至乃靡衣綸食。卑宇雕墉。商貨浮侈。田菜蕪替。棧樸與流。標梅失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鬬與規。衮遊能祈。則壞詠無遠。轅樂可追。

為周儀同失律後復官表 陳沈炯

日者驂驚鄭馬。害在晉軍。獄因悲其夜數。縲人切其曉奏。危、光、似、燭。察、命、如、絲。云誰之尤。自貽其咎。假令誅以妻子。戮及墳墓。漢非負德。陵實孤恩。況伏鎖俛眉。逐奔淮陰之間。吞聲飲恨。不與戮洪共死。陛下憐而宥之。伊臣豈不獨愧。喪其子弟。亦謝父兄。百萬之師。千夫有長。問臣安在。誰曰董司。魂滩奉高。不知何對。

新定鍾表 王襃

萬物生象。始乎算數。天道運行。基乎步術。量有輕重。乎以權衡。音有清濁。協乎律呂。是以周發聽聲。候春冬之生殺。師曠吹律。知晉楚之衰亡。數始黃鐘。埴終仲呂。還宮變徵。參天兩地。三分損益。累黍相乘。四時發斂。忽微斯測。皇帝治曆明時。推元受命。八音七始之奏。五聲六律之和。斟酌繁簡。分析鄭度。推之以升斛。正之以權衡。旨之以古今。覈之以經傳。

表 蘇軾

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而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未明無顛倒之衣。省循何幸。風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上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豈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憐之者謂之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輕。考圖經。止曰海隅稀風土。疑非人世。

擬上留北直隸諸處本年應解內帑耗銀以二分充軍餉一分賑饑民廷臣謝表 庚戌 王

伏以日月從星省歲憲周商夏風雷解澤渙居惠洽兵農信王者不急私藏惟聖人時弘大賚敕謂屯膏之久則雖開是為祝網之端施將盡究臣等誠惟誠忭稽首頓首竊惟地水名師際華夾而益凜耕耒阜衆當豐豫以猶咨怪并

似之既分無兩民而有兩食嗟天人之未協或極簡而且極無戎索民君可令有家如洗外缸內異奚蘇錯國無傾故廼倉于素之年常居則饒而行則衛縱常予封榛之制亦頒為計而廣為賭歌生瓚呼庚癸矣氣河揭歎星囂嗷雁鴻民命其蔡若卒荒之居閭閻北樓苴即既初之衆刀散誰守府是以輓輸靡竭民不匱兵始不掊正猎有經上觟損下鑣觖益洵如神之在御

豈阿堵而多營要以回祿為將作之憂遂至孔方假寺豎之柄小人皆弁脈未復平山川挽使猶張總難饕其溪堅走饗帥僨司農幾停出入之壽地胃天呻遺物背循陰陽之紀兵也道還河上真鼓飽而我饑哦乎蝸跡樊中誰屋做而穀穀庭犁已遯子挿端林室磬方懸庸深萑野問袍同澤血夜月之戈矛靡室靡家啕秋風之婦子使貫璮而及見痛哭若何即劉晏之更生

變通安出王鈇可恃豈毗旅而竟草菅帝澤難途倘涓埃已成丘海該益伏遇 晶縣天德稜振河魁止孝止慈一敬已諧於極大知大勇群情莫測其涯拉朽靖諸光不數王閣綱柱贊旒粧萬國丘踰堯柳舜梧三十七載以來王鼎寄亭陂之脈億萬千年伊始金甌懸泰否之機鍾岦怡神九塞狀開鞭棰賁義矩性雙瞳如炯流掺補助貴有司漢詔恐仍挂辭帑標積無用剽

團何取流泉即未算周於生孽厚亡乃忽軫及
於荷鋤執戟爰滅識征之解類少拯餉賑之燃
肩多寡酌以三分歡躍騰於七省究鑒稽謨舉
一轉埜之虞旱慰陽庚具失薦瘥之柄民敢曰
圖吾之財也取而旋予便非鄭俠圖內之人士
豈云何我無根乎缺而能周率作李陵臺下之
耶昔秋荼於封殖或奉行信任之非倏春煦於
顛連信拼憐亭毒之大死綏死鼓夫復何詞如
雲轉增勿援則齊王之好貨真可解於公劉而
漢武之輪臺固大愈於唐德臣等鈐略謝虓羆
帝粟芻失牧牛羊巧至無炊空借尚方之箸乎
雖盈年惟餘漆室之吟非社稷之翼靈胥咨聰
明覃被若方隅之獲又殊惻班遷徵忱但均霑
民貫萬鏹乃一緡之積蠲宸惻諧道正七道之
權何似悉蠲屯藏朱提以充邊餉工需庶寬閭
閻有限之力并且盡撤中璫白望無仍歲供月

且用彰廟廊性正之供伏願為善學以雞嘶足
上擴而牛觫利臣驕黃舌莫嗜餌而聽熒諠休
獻藥言終從繩而脊寄予租減賦廣大儲節儉
刪施寔塞清屯感慨暨備賚並勵朕幾榮利以
祈天永命五風十雨長紀順於蓂堦赫濯而係
須空庭東大西璆永劾誠於榆塞臣等無任

擬宋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謝表

伏以列署建官，布九重之寬大；臨軒遣使，分十道以咨詢。既宏損上益下之規，亦開公聽並觀之路。恩霈率土，喜溢群工。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禹甸三千，貢惟任土；商野九一，法本安民。周禮垂弛力之文，漢史紀租之詔，皆以與民休息，故能享國久長。繫我昭代之興隆，實遇前朝之仁厚。顧朝廷當豐亨豫大之際，國費滋煩；而天下有紛華侈靡之風，物力漸絀。自金繒之歲益，燕土木之日興，撫字非才，催科無藝。法因人立，人去而法已更；賦以事加，事止而賦未減。偽增屢頒，巧避微文；水旱為災，既委於天行之數；逃亡逋賦，又移之地着之民。寅緣多請寄之奸，輸納有蘋行之費。吏乎何怒，民困難蘇。冷風缺畎畝之耕，暑雨抱泥塗之歎。南有箕而北有斗，念此蒼生；食熱糜而析無襦，雖非赤子。破家析產，雖懷土以難安；捨地呼天，欲叩閽而無力。鴻雁之劬勞如此，牛羊之芻牧謂何。比役法於張弓，蘇威知其難弛；辟民情以御馬，顏閔知其將疲。栖惟三朝休養之餘，正當四海昇平之日，即一草一木，亦自樂於化日光天；而匹夫匹婦，或相泣於窮簷蔀屋。何意春寧之世，有此失所之民。豈祖宗之法則然，宜聖明之心不忍。茲蓋伏遇

廓蓋容於天地，躬勤儉於邦家。罷左藏月進二千緡，洗瓊林大盈之陋；發內帑歲積三百萬，助金城紫塞之備。謂西北之屬患方殷，顧東南之民力已竭。國無三年之蓄，士饋千里之糧。若非軫念民碞，何以輯寧邦本。乃詔計部，特設專官，有制而寬，減差繇之煩重；無擾惟恤，俗稼穡之艱難。德音藹冬日之溫，利事嚴秋毫之戒。蓋賜蠲給復，尚為一時暫下之恩；而分命設官，遂成百世不刊之典。猶恐立一切之法

難於奉行不如詢四方之情徐為措置必其設於邑而謀於野庶無病於國而病於民分遣廷臣巡咨諸路民亦勞止堪嗟甚楚之謠女往欽哉期懈黍苗之望臣等仰承帝簡俯愧皇華在君父尚爾焦勞剡臣子敢辭奔走王言在耳如高天厚地之難宣民瘼關心恐窮谷深山之未遵務求閭閻之疾苦以副廊廟之噂咨顧此星軺弊達日馭心有懷而靡及患在遠以不忘欲

定維正之供當釐不經之費倘大內之制度未節即三司之省約幾何若以民力之難堪暫從寬假於因國用之不足復有徵求是為朝三暮四以朝三豈同用一而緩二伏願永懷禹德益普堯仁民未易安先去民間之蠹賦未盡減姑停賦外之征為者疾而用者舒請先聖生財之道施從厚而斂從薄罷一時言利之臣則有德自將有財而足民亦可足國矣臣等無任云云

擬以戶部左侍郎劉大夏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兵餉謝表

伏以地卿參列久依黼座之榮大寵重頒焦總栢臺之重惟足兵在於足食故任法先於任人荷綸綍之游加驚驅馳而靡效臣大夏云云上言竊以明王之守在四夷不忘武備中國之長雖五技尤急邊儲有弗率則徂征每師行而糧食關中給餉卓哉漢室元勳塞下屯田偉矣金

城方略脫巾呼道上賴至陝之來以浮生轉運過江南載歸舟之鹽為兩利事徵往代法備熙朝軍屯鹽餉並興糧道不輸而足賈客耕民雜處官軍以飽代饑自改折之議滑行而公私之積遂困塞外幾千里不聞寸土之田軍中數口家僅食八升之粟夜月邊笳起六軍菜色誰憐秋風胡馬嘶萬灶寒烟可念惟兹宣大尤為衝嗟所以為防難於諸鎮百餘年款貢虜擾擾擴

戎二十萬主客兵嗷嗷待哺逼若火飾犯順恭
天討以西征大將出師籌邊握而北伺隅承人
之援及臣庸兹叅伏遇
天生智勇運撫豐亨
謂講武乃以修文斯交内不忘攘外如鑑如帝
已在軍中乃積乃倉須屯塞上念臣草芥凡品
江漢腐儒廿載司馬郎粗諳邊務歷官嶺海外
頗識諸艱遂竊黃河之功適蒙金綺之賜鳩司
貲理無補毫毛鳥府無銜何堪鎖鑰况當虜騎

縱横之日事在燃眉久值軍儲空乏之秋衆方
枵腹木馬無臥龍之運誰令神輸牆烏非玉鋒
之風難籌海運魂飛起舞晨雞欲度溪關心計
轉迷蝴蝶不成莊夢頑勢難逃度俟至近乃可
圖而法貴順情何敢剛以僨事米幾石草幾束
務並蓄以兼收千斯倉萬斯箱必家給而人足
青芻白飯何須萬斛量沙享士椎牛不數三軍
挾纊鐃生塞草敵當宵遁於閒風帳起鐃歌卧

偕凱旋而報命庶遠以酬先皇既往之遇而近
以對主上特簡之知伏願推德蓄威柔遠能邇
閫以外惟獨任乃成功虜既平必思危而善後
邊疆法祖宗而尼國廟謨憲文武以經邦撫航
而來共睹衮冕日月所照莫不尊親臣大願不
勝 云云

擬[illegible]泛舟西苑輔臣李時等侍行命湯燚六
龍舟頌問賜宴無逸殿謝表 上字
伏以樂事肇開式暢虞賡之雅大烹載錫均沾
夏豫之權泛太白以排徊杷清光而茂對池荷
布綠度千里之香波堤柳舒黃醉九重之春色
霑週飲德擊節搖魄臣時等云云上言竊惟皇
洲春早花期獨盛於上林太液恩深魚牣久誇
乎靈沼明良胥會歌被薰風愷悌交孚雅成湛

露蜎絃天子卷阿矢梧鳳之音燕及嘉賓鎬室
叶藻魚之慶自堂陛達懸禹里慨苑囿為開一
方驄宮禁而上蔡興悲駿御馳而流沙釀囊驂
陽殷內昏鴉猶帶斜暉凝碧池邊霓羽鏡宣中
夜颯流不減喜起誰傳絃簽伏遐　燉德登三
狀猶灑六龍蟠江漢嵩山動萬歲之呼帝路燕
京德水應千秋之頌謂茲西苑剏自文皇上接
絳垣堞睥將星辰俱峙下通黃道川原與蓬島

乎分紛岱岳以為巖枕太河而作沼龍津以潤
藥翠竹之象散鰲項飛華映碧霄之曙色流隱
透波心而掩映珊瑚駕石角以稜層灼灼千花
獻丹艶於寶砌闌丶百鳥調素韻於朱絃彩景
續紛用泛槎而結賞良辰冶蜎因與衆以同游
中流簫鼓振樓船魚躍鳶飛交暢夾岸旌旗疏
葦道　歌雀舞桐迎盪漾覩天顏雉尾開送畫
裏咨詢依帝座龍鱗曉自鏡中丹霞滿目斑疑

登天上紅日舉頭近豈屬人間既忝壯觀漫傾
華宴寫廣陵于懸圃奏流水於華胥竹葉蘭英
金鑿落分來仙掌豹胎麟脯玉偏提擊出神廚
臣等結茅屋雲邊已甘終老仰玉階天際若隔
前生膝此迴陪簪綠混戕于蕙苑何以殫竭涓
流少助乎鯨波伏願無怠無荒以休以豫領花
眉無永濡周露之滋培視草堯階共仰堯雲之
化覆臣無任云云

擬沙河城成賜名肇華守臣謝表

伏以城臨銀漢六鰲奠磐石之安險據金湯萬
雖抱神州之勝制由經始皇圖參天鋒以巍峨
名以肇長國脈並地靈而熠燿五兵不距勢若
建瓴萬乘時巡情均宴衎臣等中謝竊謂幾甸
之封防自虞夏華夷之限嚴自春秋故聖帝躬
服以開疆遠禦乎蠻荒貊壤王公設險以守國
俯凭乎城廓溝池朔方扞而玁狁戢周以龍興
咸陽焚而謫戍叫泰斯鹿逐陵夷尾解關隴之
燕雍既虐波撼土崩江淮之保障何在寒樓吹
畫角獵騎長驅于平原粉堞隱悲笳烽火邊連
於列燧總牀復隍之戒致壓猾夏之憂上稽有
唐肇都于冀揆方輿之勝域自古為帝王之州
瞻沙河之澳區於今稱弦歌之邑沈華岡而倚
勝帶河濟以分流指窮乎蔥嶺龍堆背接乎漢
宮象朋赫山渴水千年之王氣常浮赤塞紫制

萬里之妖氣欲掃雖滄海全歸禹貢何事雲屯
而觔門尚遠堯封空設天塹鉉蓋伏遇　文德
護乎九有武穢抗乎八荒開嘗脩祖欽以諭壽
陵亦既奉母慈而幸西麓金墉曉望敞開闓於
九重主輦情迴近鑾輿之五色雖雨師風伯時
瀧道而戒途但天柱地維必因河而據勝乃度
沙河之城爰期駐驛之都始命將作以督緹巧
奪公輸之械特咨司空而置臬仰遵神禹之謨
役豈移時勤力何詎于宋築工成不日子來胥
應於周營迴肆立而若堯勢勝千群虎豹迎石
盤而迤遷形橫萬大虹霓朗白日於扶桑之東
曙氣全消朔祲吐明月於瀛洲之半宵析不入
邊愁十六州坠肆雲羅胡羯寢南牧之志三千
書周衛星列廟謨息西頓之憂臣等方略愧營
乎幸參制闢壯猷謝方炑濫辱登墨拔石自慚
循墻是惧弟閉關卻西域思光武之勤氏云巢

彼款塞來䛕韓。憶孝宣之圖形麟閣。敢不竭
扞禦。振旗幟于天朝。努力守陴。嚴刁斗於雪夜。
伏願大振武功。遠逾十仞之固。誕敷文德。常懷
一簣之虧。屹屹有道之長、四夷為守。兢兢不
拔之業、衆志斯來、版章孔固于罔陂。爰命水戰
汴鄭鄂兵臣無任 云云

賀冬至日請雪有應輔臣賀表

伏以飛灰衛素、玉律回造化之春、至德應乾、永
壺獻海岳之瑞、歡騰新野、慶溢臣工、臣等申賀
竊惟北陸昏移、茂對物滋之始、南宮氣轉、寅賓
日至之長、王省至日閉關、養微陽於安靜、上慮
命官遣曆、推産候以明時、彙豐有驗于書雲、保
章謹占手祲象、剝伊瑞雪、寔兆嘉、致弦六出
之祥、來應一陽之候、光搖銀海。應狡兔之潛蹤。
寒逼玉樓。想遍煌之入地。林。攢。瓊。樹。堂。列。瑤。階。
花。紫。院。裡。之。梅。和。潤。庭。前。之。竹。正為宜參、微白
有爭、恭遜爭、理、生當興國、運際昌期、白雪陽春、王
氣、毎占、爭、瓔、獅、襄漢水、祥雲長護、於銀撲撫
衣順拎漱幾、躬至和于玉燭、乾羽動關、不但枯
水之有生、和氣滯萌、抑且蟄蠢之洋醫、至誠黙
椽、須占日生之期、狗赫丕彰、遂協時和之應、形
霊萬里。一白瀰紛。柬而半成。六花撩亂。風飄金

并須臾望極寢衣色映丹墀頃刻功旋造化爐斜近見舟重無影初擬撒監漸看飛絮暗渡南樓之月寒深北浦之雲無樹獨飄花詠幽蘭於宋玉不辨空散粉歌黃竹於周王玉榖江湖不見飛倉之彩瓊飛巖谷惟聞折竹之聲自非大君德感格之誠何由上帝降太平之瑞臣等白面書生布衣寒士儒科發迹讀書求及於孫康官守榮身伏節敢希乎蘇武授簡乃居客右雜擬梁苑之詞為樂而與民同請上齊宮之對伏願開櫳居見睍日消雖細微先集維霰碧蕪綠樹念外面之猶寒玉宇銀城期普天之共富歡浮淮漆須反藍關暫休蕭老之販依盡起衣安冬僅臥臣等無任云云

擬賜建臣新茶謝表

伏以煙蒸雀舌玉芽分閩苑之春露垂龍納金典茁蘭池之秀劑彩文於繡帖之散碧浪於汗樽捧敘印之封紫生靈朊正先嘗之席奠韻煩襟臣等云云竊惟陽羨先春紫筍名高於漢苑建溪初煖珠英紓結于雲門石花浮蒙頂之香藏陰南劍霏雪照蕾薇之色逞艷東君吳主偶錫於禮賢晉臣頻分於愛客鄴呂典略奴之飲恪啟惠我之情覺林收雷筴之奇用廣奉先之孝寶砂題字憲宗險眷於元衡吳絹縫函唐帝特優乎韓翊永井歷居諫院僅得一團韜之親侍經遺始携二餅物本珍貺惠豈輕領茲蓋伏遇仁疑博學道協精純聖道必謹於清心王業尤陰於擬德舉二帝溥化之興華權使之冠冕體三王公利之心屬私茶之大禁每篤尊賢之念益隆推食之誠蘭芷香輕綠影舞黃金之緩佚

醐味濤翠濤捲碧玉之暉緘啟白泥影搖丹天
色勝銑而香勝麝艷炙銅絲方中圭而員中際
光翻銀粟日華筐筥槐花綻飲於蘇園烟霧茸
香臺草今傳於越志金餅紫霏雲之麗霜筍騰
寶月之精是城北苑之奇虛寧中禁之規珠盤
臻出天珍錯落乎黃芽緗蕾筝來寶餽爭移乎
紫袖霧惠均霑乎太乙清風遙領於蓬萊氷液
溫風鑄不必羨餘甘於玉井山雲龍錦帶何須
閒瑞草於瀛洲臣等敢不珍藏貽寵試眼通仙
沭大造於泳濡荷洪恩於厭飫謝君以道期消
鄭注之奸矢志惟忠羞作王涯之法伏願家清
心之神知察苦口之忠貞布德同春求賢若渴
閒哀安之貢賦獨憐百姓之勞鑿汀謂之邪謨
無肆一人之欲臣無任云

判表

國家治亂之故係於流品之分念而總出乎心
術之公私夫所謂公私者閑其分為國與否而已
為國者欲人為國用為我者欲人為我用欲為
我用故同乎我者則狀之異乎我者則外之有
書固有恕有好因有譽而苟以為國用而己則
我與人共立一國共事一君有耳目以共效有
手足以共使即同異恩從分甚分別通嚴攻守
過峻一以為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一以為不可
當吾世而貸之迎而許者在繩之內則逆而拒
者必在繩之外矣故天下有真心為國者必常
以君子長者自處而不輕以小人與人寧虛懸
君子小人之名待公論之自定而不預揣君子
小人之目使岐路之先開唯恐界一分而不可
復合機一立而不可復雖故有化而歸正無激
以成奸其為國忠慮至深也為國之心與有民

之心相崎相搆中微有所隐然而不化外逐有所憤然而必張城府方覺其深堅波濤旋訐其顛洞有寶玉於此逓採而遞矣之寧有完器哉彼小人何責使其為君子者去泰去甚留尺寸寬曠之地使奸人有所容而自安而我于〻徐徐斡旋其間則君子之禍必不烈而小人之毒必不甚蓋小人戾氣也君子正氣而不能無客氣以客氣遇戾氣則鬬矣以客氣遇客氣則亦

鬬矣故不但君子不能容小人而有時乎君子不能容君子唯是區〻勝心不能自克而始而鬬于曠林繼而鬬於一穴而小人者乃更乘其隙而窺竊之如漢宋之君子比〻是也是故蠢世以國事程人品利於國者為君子不利則否其次以公論程人品當於公好者為君子不當則否其下以愛憎程人品合於私愛者為君子不合則否國事變而為議論議論變而為愛憎

愛憎勝而成心立成心立而物情變矣此其端皆起於世道有偏重國論有半塞有一人焉批捩而倡之攘臂而仍之其心未嘗不為國而獨惜其以至公之心而破之於有我〻既顯然為的於天下而人且挾依於般踈之間嘍喋囁嚅而未始有極夫乃假借我以羽毛而不得不從位置我以門戶而不得不入入我有不得不相伏之勢彼此有不得不相斂之形內有不得不

脉之是非外有不得不聽之嗔喜交相摘擿交相排矣蔑陵詬誶變幻顛倒不可勝道矣彼小人者以為若人者其情量去我不遠也就其人之是與非亦未嘗不可互掎也奈何我以為詬而彼以為名於是百計以敗壞其群我之張矣而射者其機深彼之負翳而處者其械深兩人之徒手以搏者其力孤而旁人之貸手以毆者其傷太時詆時否出於君子之口者易於釋而

雖堅雖瑕入於小人之穀者不復開一勝一負關於上大夫之故者不足言而作佞作賢疑於人主之心者不可拔至於使人主之心兩疑兩輕不知君子小人之所在則爭者將至於不能爭激者將至於不能激愈變愈亟而國且從之矣故人苟為國則無不可釋之冤為國則無不可忍之詬為國則無可開爭之曲直為國則無可報復之恩怨夫漢人所謂上下和同非國之福者戒雌雄之一以耳豈必盛氣以相加遺乎有如書所云同李乎寅協李于恭敘淳氣勵做色精白一心以媚天子故足術也

言路

夫言路之通塞國家之大利大害也門有事百日而君不聞堂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寢有事一日而君不聞所以助流德化宣邕隱微非言奚藉矣故黃帝有明堂之議以博聞堯有總章之咨以達聽舜有衢室之訪以撅言禹有鞀鐸之陳以來諫湯有合宮之聽以備訊武有靈臺之問以考政也夫水鬱則決木鬱則蠹氣鬱則人病言鬱則國傷故忠臣不憚危難以進言明主不惡切直以求諫臣以言睚侍君則為態臣君以言疏斥臣則為孤君不為孤則毋望而距毋以逆言而啓臣態臣不為態則毋逆而入毋以激言而使君孤故曰言路之通塞國家之大利大害也夫以今上之神聖綜覈名實何有於漢壹交戰之決老成謀國者人人可當趙營平剡為補袞之忠以飛登摘伏消之舌以賜玦箝

雷霆之震蕩歷久而不渝陰陽之占候周四而
罔測也至以匡扶咨野獲哉生以為通之者上
也而下不可自為塞也塞之者上也而下不可
不自為通也我不欲上謂走而可以市為虎乎
我不欲上謂謗而可以水投石乎欲上之不以
撤黨推也則無龍逆於幟之拔以示之端欲上
之不以激怒斥也則無逆障夫川之防以激其
潰故有以迎其好而解之者若魏文侯怒任座

之言直程墳以主聖臣直質而座免是也有以
通其意而止之者若楚莊王喜隱而三年不親
政伍舉以不蜚不鳴諷而莊王起是也有繳其
朝以悟之者若齊宣王為大室蓋百畝二年無
諫者香居子進有臣無臣之問而王罷役是也
有因其欲以導之愧者若齊景公援戈以擊圉
人之殺馬者晏嬰因而數之且使速加刑而景
公自愧赦之是也有借其事以警其所悔於若

鄭莊公大隧之役穎封人假食英遺母之言以
俞而莊公感泣是也蓋直者不能動則姑以柔
入之激者不能克則姑以徐攻之旋誰之聽庶
或可回轉圍之美庶或可以異乎不然言益切則
聽益怒即朋友亦有數疏之忌況居臣之間哉
夫言激而言益不行則言之罪益重而言之名
益高至於人臣以罪取名而國事且日益非矣
攸生滿言路通塞計以為無如從諷而少直非

為從諫者鵠也

觀人溫實尹

有鋒於此無瑕者上也舍是則瑜勝焉者取矣
舍是則瑕不掩瑜者取矣宋人何故而能襟于
亟及矣于圖容藏之益國也嗟夫神識益雖言
之哉今天下誠不浮全瑜之士而用之頤天下之
所陰地之所毓祖宗數百載之所培篤要不淺
矣不瑣八紘之中人負其幹士抱一得讓訣而
談踊躍而起前後非之也而不稱得人者何曰

人皆層為瑜于石而不能真為瑕于玉也且材
品亦各所各造也近嚴馴則以嚴馴養恬近豪
暢則以豪暢展采兆而驗之非一符也徵而應
之非一事也要以偶露其真精神于此而徐察
其真於疊于彼左右相印當不至莛與楹故生
瘸須念月而操以觀人者在先定其玉與碔砆
者穀而拋為閒容所咲也夫真者何也文章亨
功不必其兼全理學節義不必其併具其有者

有之以撇于時而為時利其無者無之以游于
時而不至為時害故事不必魁壘也談不必汪
洋也譽不必顯白也惟其真也今之天下人多
層瑜而飾瑕者真似之途國已龐襍矣又奈何
觀者僅舉區區之定法繩于天下如建鼓而求
亡于馬虛名之士青飾而前如身被寶璐而蒙
首以錦不觀本質惡別美醜哉故相人之人在
神幟神識者且以何占之曰以微占之幾微倏

忽之際人倩之所不及覆也不及覆之豪真之
所以吾人也試有人于此縫衣博帶雍々烏以
賓于人貌若爾行若莊而草野拙折之間不無
闇吟則異缺減明之蓋也目不瞬于褻庇名一
抨夫乎馬而不能括于成毀貢睫之交則隨甄
衣恥也落帽者之所不出也吾氣寔不足以備
變而詹炎韜鈐以文淡內小有驚惧報服衆而
訟人圍碁蒲博非其任矣吾量寔不足以鎮浮

而襟懷不具寧濘是鳴小有濡則執鳥而湛游泛優飛非其質矣何者其養之未至是而固之不覺其離也其識之未至是而餉之不覺其障也其力之未至是而引之不覺其踣也飾之者以有心而露之者以無心飾之有心者不益其瑜而露之無心者秖增其瑕也然則必求其所謂真者云何今天下矜氣節矣吾必不負氣而不磷不涅。則真氣節也。今天下喜事功矣吾必不邀功而善始善終。則真事功也。文不必艱柱下淮南而一行性靈則為真文章理不必說性命無主而一敘躬操則為真理學真者無全瑜亦無廣瑜。真者非必無瑕。改不必匿瑕。益孔子之言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得聖人之神。狷者得聖人之骨。鄉愿得聖人之皮。狂狷有玷之上也。鄉愿無瑕之石也。學者無自於偕于鄉愿而視者毋為鄉愿澗也

宗藩

王世貞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庶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僭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千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收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跡以酧志故也。雖然親王于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于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送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係者一萬餘人。越三十年為一世。人益其半。而合之當二萬人也。今又廿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活

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獻
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
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得
衣者日孳〻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不
得從農商之業其賢士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
之薦紫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雖經者有
之矣易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敝
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比距狄南際鞮東夷而

而戎之內即窮巖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
不入而稱為浮官職毛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
罪而闈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廢
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〻用賢之道也所以
厲翼廉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
浮周名單散漢不得德向荅虞晉不得乎攸齊
不得疑元魏不得魏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
雖而末不得汝愚也天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卑

嗇民以供之是塞關于上之仁于尺寸之內
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睇稱有司當王國比近
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垌而衣露脛則其勢
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著黨舍捐妻子以供王
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戟而技
窮而日為之遠近以冀代要在于脫其身而已
上誠欲惇親〻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始置其近
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恵小

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
與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于南畝以其
力周其身而宦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小風　陳洪儒

天子三年一考績卿大夫或謫或遷甚者置之千里以禦廼魋蓋是非賞罰有時而行而至于士則二者之權逐窮非賞罰是非之果窮也窮于士習之無方而燕恥之不足以激也古者士棊裳而入官府出則洛々唾地如拔不祥合縫被子弟日伍于刀筆臺楚之間使庭雀驚而雀不濟羅鳥此猶鄉縣可得而絕也挾子母而居

商賈之奇貨用私隸而視富路之事攜裂冠冕而觀富室之營屋眞錙銖而尋族里之戈矛此猶御史大夫可得而絕也借藉文章要致車馬焉座自稱酒人行卷必題貴客或臥而塑斷于鄉或出而招搖于市是雀之軒而猴之冠也投冕之脫而飛鳥之依也識者業已斥而看之方技朱爭甚矣而汗是又有閂倏狡猾之徒更驂雅而進于樺指馴謹而諕于俠鼓掌掀髯而

代經濟裂目指髮而托于忠憤庸夫孺子駭之以為奇而王公卿相咤之以為異人而未嘗一還者也夫斯人者使其如是而止則亦何闖于天下國家之成敗得失而特其遊談無根心如重淵之不測而言如怒瀾之不可禦危所以彿名徒黨流瀾污朝廷者舉無所不至使天下訛言之橫流而國是之不定率斯人為之媒也不誅戮彼且岸然無忌而凌公卿誅之則彼又旋

借公卿以為城社此豈庶恥之所能激而是非賞罰之所能來耶夫游學典而七國爭長無有已特處士橫議而百姓耳目若醉者旋舞易位而不知止況令士習又何如也古賢者朝綜覈誦操嬰兒處子之檢柙而其不肖者亦轉而媒南訟未聞以吾為市下而以為市則共肯稿首黃馘而老于丘隴乎若人昔小則彷問官道民之罰大則彷少正東觀之誅乃不至

風蕩而波靡耳至於叢以前所云則有郡縣御史大夫之三尺在而況天下士又不盡此類也

文體　揚元祥

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蓋不獨文因時也時亦因文爲文者心思之所搆結而成也其文也而雅正之尚心亦淡而之雅正矣其文也而僻異之尚心亦淡而之僻異矣故愚以爲文體不可不正也謂其關人心也天下所爲操民柄者士耳而士各以其心之所向發爲政即斯世隆替基之矣故愚以爲文體不可不正也謂其關世

運也蓋今之爲文者三而關元之徒不與焉大道之不通習異端不經之語遁之乎不可詰不域是謂以深掩才不足以創矩矱務采摭勝語以相矜嚴是謂以艱掩平平無以逾人乃寬取古文奇字點綴以爲工是謂以鑿掩智不足而后遁深世且以其深也而智之才不足而後艱險世且以其故也而才之工不足而後鑿解世且以其鑿也而工之轉相做倣久而益烈此

不有以大易其尚則吾俱文之不可復古也愚以為欲已文體在袪敝習然而世之言袪敝習者慨以為絕勿使進則已矣愚不謂然夫士不觀所錯觀所舉也夫文有真才有怪才有凡才怪者之病真固也抑其自負不肯與凡若伍今布令將怪是務去或不能察真才而拔之誤以其凡者當焉彼跅弛之士亦安肯俯首效之哉拔之而誠真才乎使跅弛之士玩之而益深步之而不可幾乃后心知其勿若也必欲輒還為歐陽子惟得若曾若蘇者而拔之故天下靡然向風即劉幾變已矣奈何世之襲歐于劉幾之黜而不務竇得曾蘇也愚又以為欲袪敝習在拔真才夫才固難辨也才之有品也若玉石然玉未必其無瑕也然而自玉也石即瑩無瑕聞石耳不先察才品而較量于字句之間几何其不以石先玉也愚又以為欲得真才在先定

品孰事將因文字之中逖然思所以維人心而扶世運則願下才品留意焉

宣大 王世貞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為燕蔽也方文皇帝時宿重兵于二鎮以威懾喝虜大漢之南王庭絕而不復幕是備胥也是席豹之不採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矣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狥利而驟進徼飽而驟退小創

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猗其後也是猶門戶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于堂之外庭之內毳帳覆野飛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就特畊狡矣勇進勿能拒也退勿能讓也叩關內而弗能要也門戶折手足痿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而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于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徼道則商旅廢敝

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卒乃飽矣治二鎮者有總督兵巡撫矣有監司兵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參遊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為蒙不合則為掣且名雖為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文者不過三四年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脇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僥

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入京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參遊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為之參閑則可昔者唐之末西紀土番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

不足而天子數至于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蕃之于蜀也南詔之于蜀也若穿暴嶠也小子輩梟以蜀而不虞藩大予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効也是故捐二鎮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貫爵賞而無禁欲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首尾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北虜

王世貞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于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大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羌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羌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熱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國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為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為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標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膻腥暖毳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

也猶伏機之穽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拾之拉而繩紲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躪三輔門闕閫軍馬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趨掠而趨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為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為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陽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黄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為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于麾下。鼓行而前。誰為堅者。猜誰禦。則天下之咽喉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脊目斷。指陪京。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才鈴集。我欲北兵分虜控揣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玩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

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彝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貲結客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我事一不當而豪傑浮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漕河　孫承宗

漕河如臂然。河南之蘭陽而上為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為腹。夏鎮而南為股。河決蘭陽、經東長監曹濮、則橫截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沽頭、入之胎陽湖、而胸腹潰。決夏鎮之蘇莊、而東西鎮口、遂為河奔、而股脛潰、故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遭運、于逆塞黃陵岡、以保安平之功、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河、于是開南陽河、以安徐沛之流、近者開泇之役稍徹南陽、然南陽之役、通黃河之入沛者、歸泰溝而疏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由斯以談、欲全泇河而朱旺口之大桃、何可緩也、獨是首事之時。未有不列為必然之畫。而功成之日。輒不能無意外之虞。則以南虞陵、北虞運。以奔騰澎湃求勢。而來蕭碭百里之間。主壽者見未必盡真。借筋稽謀式不盡効。又況中外異勢。南北異心。大小異任。功罪異調。則豈必操畚挶。懸圭臬之或

也。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奈何始則假學製之錦堂其成。終則碩已破之甑追其敗。且工緋主于事中。議式懸于局外。議從旁出者。既敗可以免大罰。議從獨立者。雖成可以生後毀。隨不睽舳艫。而談利鈍。足不覆撓播。而議通塞。益斷失于獨。啓後日之衆口。不若徇之於衆。昭今日之僉謀也。且地聯三省。議或參商。總河者。欲聯為一體。而守土者。或分為二支。故議相反。脈明害其成。心相忌。又樂觀其敗。欲釋負于此。則廿心于壑鄰。欲嫁禍于彼。則稽詞于柴舍。且上濟而下方淤。堤坊之責也。而或諉之下。[illegible]淤而上方潰。疏濬之責也。而或諉之上。獨議之。則各援其責。而偏護其短。并勘之。則兩執其咎。而通肖其罰。其成則碧幢油幕居其功。其敗則黃綬斗食當其罪。監司諉之倅令。薄尉諉之論丁。甚之

已告決。而尚奏其成。方告成而旋聞其潰。總之治朝多明作之功。季世半姑息之政。然則設專局以久任。為遠邊以責成。省議論以寬中制之權。嚴賞罰以核功罪之實。烏得泄泄乎。然防軸之折而更載軸遠其折也。見徑之塞而不別啓徑、益其塞也。舊有膠萊之議、近有沁衛之議。雖其說如建屋者之為弈判。而前人已言之、而已試之。豈其白英之說以人廢乎。文皇帝罷海運

流逆并不廢、且不以入北軍而屬之南兵也。然則神謨聖慮、未嘗忘海運、而主計者又烏得不遠思也、

小窗艷紀

延陵吳從先批選　江都孫惟良
千湖俞思禅參定　吳江孫　淳　校閱

檄部　僨移文露布

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故陳孔璋為袁紹作檄。太祖頭風思愈。即激及父祖。且謀其災在紘止。不得不發。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如意君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心動而忌其才。則言之壯烈慷慨。入人可知。第檄不切屬。則酸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憤激之際。得無累我和平。故李充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請姑舍之。以擬獻者。余本壯心。經一激語。髮輒上指。不堪多讀此文。僅存一二。痛快者以宣鬱結之氣。若夫務文。猶多貶激。射石飲羽。何城不下。其洪柔舌。以不悃人也。故自北[illegible]為外。都埃好者自耿。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

異主哉計深遠慮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諭陛下之意唯無忽也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劒。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瓦於後。七廟墮圮。萬姓屠原。烏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逐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華夜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帷

鉞、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還。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

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内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

儲之積靡窮江浦黄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

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後魏魏收檄梁文

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王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脩禮讓以止訟。舞干羽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竪子。本無王業。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孰圖身。而僞朝太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去國。亡命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梟之飛海濱。彼既連結姦慝。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是以吳犯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上卆之役。例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州。搶信邀利。此而可懷。孰不可懷。貞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之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扶子妻翅。俱在籠樊。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亡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云之以利器。誨之以懦蔵。使其勢得容姦。令其特堪乘便。計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逕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呼之則速而賞小。不懲則叛。遲而禍大。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横使江黃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露霧之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

强弩衝城。長戟指關。從探雀鷇。無用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漏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侍。鷸蚌相抗。我乘其弊。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刺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犪轢。劍騎之所蹂踐。椅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襯而出。拂席相俟。必以楚材。終為晉用也。

徵　八十一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物表。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盻。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於釋部。覈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

八十二

動。俞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磵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于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乃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

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梁吳筠食移文

月光離華。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闊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覔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毫釐淨而觀綫也。亦有艷狀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寤寐。雖有呼羣之德。廉有食單之美。在微物其尚然。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閣洞房。綺窓井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吹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輙欲彈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厨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鴈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皐綠施之筍。洞庭紫蘒之魚。昆山龍胎之脯。玄圃鳳足之菹。千里蓴羹。萬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芝。扶南甘蔗。一

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斤。九醞上味。惟君餘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于神為不祥。于人為愆義。

閩廣平賊露布 下頂行

具官臣某等謹上臣聞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
必誅上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雖無爲之治
亦多不戰之征伏惟皇帝陛下具神聖之資
秉祖宗之統陽舒陰慘不言而四時行文德武
功有作而萬物覩五兵不試衣冠日出之邦九
譯來王玉帛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
土之毛居然有窮海之邦蕞爾起潢池之盜妖

賊曾一本等嘯聚兇徒首萌亂略聚爲起織之
物腥彼宴池散作甸始之妖孛於南陸始而倡
舉網張颿之侶沐漁鳥之波濤既而混雕題斷
髮之夷依狐鼠之城社遠島風之珍猝猶蠆尾
之連勝鼓惑我人民搖蕩我邊境荒陬絕島人
鏤擁匈之鱗白晝大都倏灑吞航之浪遂使蜑
逸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聚番禺估客棄檥
秋之華擾天地和平之氣傷朝廷玄然之風縻

成梟獍之玄可緩綵鯢之戮是以臣等仰承
聖武祇奉王猷嚴與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討
碧幢紅旆飛蓋海之樓船犀甲熊旗誓登壇之
將士耒鼓而人心激厲雷霆震癉雨之鄉先庚
而器械精明霜雪洒炎風之地總督閩廣某官
臣某秉中權而下令分外閫以臨戎左顧而合
兵七閩倚翊扶桑之塞右指而宣威百粵鳴弓
絅桎之崖巡撫福建某官臣某總長戟勁弩之

兵揚旆于泉漳境上巡撫廣東某官臣某率艨
艟鮫函之士陳兵于潮惠城邊軍聲大振于前
矛從天而下賊勢應催于破竹無穴可藏孰知
遊釜之魚尚學處堂之燕罪已溢于擢髮勢何
逃于燎毛至某月某日舳艫並進草木皆兵艨
縣沸萬井之烟介胄增一鼓之氣初戰于某島
已寒射虎之心再遇于某州遂折螳螂之臂鯨
累恭而不墜且爵早暮之餘生方壓卵以如山

寧許須臾之勿死。至某月某日、師肅陳于水上。賊已入于鼓中。投、鞭、而、滄、海、成、田。鳴、鏑、而、馮、夷、罷舞。旁張兩翼。此雲合而星馳。連艘七擒。彼土崩而瓦解。潤劉鐵者。魚貫而披翻。桑降刃者。川流于滐沆。雙輪勢迫。羣、雄、甘、涿、野之誅。尺、組、功高。渠酋縛轅門之下。自、鬪、疑、霜、之、典。何、傷、如、雨、之師。即當剖狡獪之狼心。且快三軍之怨。歡哭猱之首鼠。各陳一體之功。妖氛既以澄清。彊圉當時乎定。日無私照。南邦永以無虞。海不揚波。北戶晏而不閉。華夷震疊。朝野讙呼。此皆 皇躬默佑。潛消芥蔕之憂。聖武布昭。預定室廟之算。不然。何如如運一拳。勢無駐于建瓴。不日斯成。功有輕於拉朽。 帝之德也。永棗不戰之功。臣何力焉。但願無疆之祚。當一本等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小窗艷紀

延陵吳從先批選
茗上王德化叅定
江都王肇印
仁和王之度 校閱

碑文彙誌部 併詠

釋名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乃立石於墓顯之衢路。而載其銘辭。故碑誌制相合也。若其明德善政。民心不忘。題敘闡微。大道共揭。峴山之淚未乾。聖敎之石已剝。共垂美於千秋。斯亦古立碑宗廟之義。廣幾在焉。文取綺藻。情多沸泣。黃絹色絲。不獨魏武揚脩能解之也。曹毗郗公墓詩云。青於羅前隊。翠碑表高墳。玉顏無餘映。薫風有餘蕉。噫。誰能枯骨與片石俱香哉。倘多訣墓之詞。何如累其生平實行。而為誄。猶足為實錄乎。因川錄一二。

褚先生伯玉碑　孔稚珪

天河洛摛寶，神通之功既傳；岱華吐祕，仙靈之迹可觀。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遯形，神翥帝宮，迹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歟。實遇目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舉途躋阻，宿柂涉折，而衝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翻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闕而作妙，洛右飛英，颻吹金闕，簫歌玉京，絕封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秋彩巖峙，孤栖幽華，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桐栢山金庭館碑銘　沈休文

夫生靈為貴，有識斯同，遺天云及，終于莫反。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敬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煙霞，變練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已，下栖洞室，上賓羣帝，覩靈岳之隸，啟見滄波之屢竭，望玄州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鶩，更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戢旗旆之逶迤。此蓋栖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玄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毳重，志業艱，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栖，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未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

地聖主纘歷復蒙繫維、永泰元年、方逐初願、
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想之山、實惟桐栢。實靈
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黎倒景。高
崕萬沓、遂澗千迴。因高建壇、憑巘考室、餝降神
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厥號金庭、事昺靈
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番信彌寄、置道士
十人、用祈嘉祉。越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群、
竄景窮巖、結懸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宣
國靈、介茲景福、延吉祥于清廟、納萬壽於神躬。
又頤道無不懷、澤無不至、蟲荒屈膝、戎貊稽顙。
息敲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誠、日久
勤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說臥晨興、飡正陽於
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冊而
冥息、乘景轝雲、駕忘歸以茲丹轂、表之玄極。
無曰存上、曰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
曰、通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群

九〇四

之曰、猶言則非常、倏焉靈化、羽變霓裳、九重光
光、三山璀璨、日為車馬、之成宮觀、紅棼拂月、龍
翰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余菲薄、竊慕隱
淪、舜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抹震澤、西遊漢濱、依
稀靈春、髣髴幽人、帝明絡歷、惟皇纂位、屬心昺
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靈秋、瞻彼高山、與
言覆簣、啟基桐栢、厥號金庭、喬峰迥峭、壁漢芬
星臨雲、置壇駕岳、開搖閣、塗蹇產、林祈蔥青、誰
謂應還、神道微審、處集宮闈、祥流罕畢、其又如
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支生變鍊、外
示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
窮燕、憑嘉誘、永濟微躬、

九〇五

溫湯碑 庾信

咸池浴日，先應緑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則鴻毛不勝。仲春則揄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其色變者，流爲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爲三危之露。烟青於銅浦，色白於鉛谿。非神仙而長沸，異龍池而獨涌。洒胃滌腸，興羸起瘵。秦皇餘石，仍爲雍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山間湧水，實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泉消疾，聞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痾，在乎咸康之世。嵩山三仙之館，不孤擅於天池；華陰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井。

曹娥碑文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冑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五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趣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剋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

大國、防禮自脩。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
不。鑊。自。彫。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屬。千載
不渝。嗚呼哀哉。辭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
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夫人。生賤死貴。
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卒。葩艷窈窕。永世
配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時致髣髴。以昭後昆

丹陽上庸路碑　徐陵

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
四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於轉漕、貨財
為禮、專侯會通、厥曰為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
德之為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
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逖矣高陽、爰
重冥職、彝為太尉、于是九澤載蹈、禹作司空、然
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掌、鑿靈沼於周源、莫
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
民、有、道、稱、皇、無、為、曰、帝、若夫雲雷草創。霸畜黔
夏之勳。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際瀍鍾於鄭
岳。豈易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
運。大拯橫流。屢至道、于汾陽。勞凝神於窺射。聖
人作樂、蕭韶備以九成、詰王盡禮、春官總於三
代、豈止金門拊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堂之闕。
[illegible]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下

孝經河出應龍乃私周易若夫固天將聖乘
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纔命口占
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
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
賦以為彭老之教終淩愛河儒會之宗方難大
宅豈如五詩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
山羅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
力特所未勝秋兎之臺書而莫盡忠信為寶褱
祈兌於白駒明德惟馨山川含於驊精至如月
離金虎泥染石牛會蔚朝興湧沱晚注而清澤
紲動纖羅不搖高閣將臨油雲自闕陽烏馭日
寧惜武賁之弓飛而彌天無待期門之蓋震維
琴德非曰尚年若發居鄴備莊在漢濟如白馬
乾凝廣陵之江山曰金牛孰辨梅湖之路尋州
興徐青兗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
奚不欣斯利涉玩狀修渠乍擁楫而長歌乃搖

金而鳴鶴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

相宮寺碑　簡文帝

真入西滅。洎羅漢東遊。五明盛士。並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稍羅南宮之學。超洙泗之濟濟。比舍衛之洋洋。是以高譽三丈、乃為祀神之舍。連閣四周、並非中宮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宮陁樹之花。四照芬吐。五衢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綸。昔蕃邸、便結善緣、雖銀藏蓋寡。金地多闕。有慚四事。久立五根。泗川出蜀。尚刹之罘之石。岷峨作鎮。猶銘劍鐔之山。刻伊福界、寧無鎸刹、銘曰、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端。寶惟輿塏。婁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為佛事。銀鋪曜色。玉礎金光。塔如像掌。樓疑鳳皇。珠生月晛。鐘應秋霜。鳥依交露。幡承杏梁。窗舒意葉。室度心香。天恩夜下。絆馬朝翔。生賊可度。雖菩薩常相續。有蓋歸乎通塲。

天光寺碑　梁陸倕

法雲旦聚。則漫潤被乎重沙。慧日晨登。則暉光燭于有頂。皇帝乃祀神珠。握靈鏡。擊天鼓。撞洪鐘。驅日月之師。勒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明內典。鳥篆餘文。龍宮遺教。莫不神遊房奧。跡遍門牆。忍洞希微。言窮名象。琱陛凌雲。瓔雞翻起。可使龍城愧飾。雁塔慙珍。日宇奪暉。月宮摛艷。昔若姬水壽丘。載紀山川之目。丹陵負夏。佳傳鄉黨之名。歌酒故邑。賜覆窮乎身世。壎篪舊里。高會止于當年。銘曰、被物如露、偃民猶草、解善傳珠。抽衣受寶。化遠宅火、功超河岍、捨我神居、興茲靈館、八龍疊殿。四柱高廊。並陳金璧。旁達玉楯。縱橫雜樹。間厠衆芳。

廣野寺碑 梁元帝

雲楣勝葛。桂棟陰崇。刻亂龍於洞房。倒蓮花於綺井。月殿朗而相暉。雪宮猨以華壯。巘巘璇題。紅梁生於暮雨。璞璞銀牓。飛觀入乎雲中。銘曰。圖牆旦暉。方諸夜朗。金盤曜色。寶鈴成響。

郢州晉安寺碑銘

鳳皇之嶺。芊綿映色。蓮花之洞。照曜增暉。山云黃鶴。疑釣天之夜響。城稱卻月。似輕雲之霄蔽。銘曰。虹梁紫柱。鏤桷丹牆。綺井飛棟。華榱璧璫。應龍若動。感鳳疑翔。玉舄霞潤。金池夕光。朱城卻梲。紫陌滔通。塹御朝綠。江暉暝紅。落霞將暮。鮮雲夕布。峰下陽烏。林生陰兔。今瑶陽沛。空橋隱霧。俱聽法鍾。同觀寶聚。

常山公主碑 溫子昇

啟泰微之層構。闢閶闔之重扉。據天下以為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峙。爰宥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秋遠。若上元之陽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閒之盛。匹穠華于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撝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尊燭以宵征。動鳴珮而最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潔於清冰。抗志高於黃鵠。傳輪表信。閨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鍾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伊洛。遽指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龍轡英援。月車逐往。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歌莚露。出奏巫山。永晉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凉墓田。松橫徙列。琁瑛空傳。

靈帝河間舊廬碑　張超

赫々在上、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二劉鑒乎義農、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所基、脩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淒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間通、丹階紫房。金窻鬱律。玉璧內璫。青蒲充庖。朱草棲箱。川魚踴躍。雲鳥彝翔。煌々大漢、合德軋劉、侔効日月、驗化陰陽、移於上下、震暢八荒、三光宣曜、四靈効祥、天其嘉享、豐年穰々。騶。虞。奏。樂。麃。鳴。燕。燕。一祝致嘏。福祿來將。永保萬福、南山無量、

廣平王碑　邢子才

公分氣氤氳、稟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璿石莫之方、委水不能喻、山瀆效神、辰昴降德、自天攸縱、誕為時宗、牆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被物、望青松而比秀。于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參遊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室。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為論、受詔成文、碧鷄自口。靈虵在握。方見達安之體。俊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寮右、道被生民、惠漸萬物、讚為雅俗之表、義成社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已非其倫。管子充照鄰國。執六能擬。方謂膺茲多福、降此永年、奪摶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倍岱宗之盛禮。而群飛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賈日銷、崑岳既毀、玉石俱爐、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菫源。落々千仞。我有微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

叢比登山踟躕綴衮絳帳常編尋微歆奥敷理
入玄天地或終山河匪壽昔曰先民誰堪長久
立言立事貴之身後或銘景行是為不朽

多寶寺碑銘　梁任孝恭

寶傳茲日法像斯時瞻風候景石陛開基準繩
秋子取則迦夷業隆千載道盛一期上當星紀
下接蓮峯還瞻朱閣却背青松朝雲哆々夕霧
溶々階通歎跡徑有禽蹤衣移峻岳錫卯飛泉
土木綿錦玉石雕鐫寶階雲構綺壁霞鮮蓮舒
藻井芝繞蘭橑法堂每諠禪室恒靜藏龕僊說
臺舍佛影夜下秋林煙生春藹

朱亥墓誌　蘇軾

崔嵬高丘其下為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
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孫進承其顧
視如豚豭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
畏之世之勇夫慕人如萬及其所難或失其刀
惟是貪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亡
丕養有成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司空安成康王碑銘　劉孝綽

昔者重華文命、並胄高陽之苗、豐邑春陵、俱篤帝堯之緒、而虞夏華運、姚姒之姓已分、高光丕興、大漢之名無改、如我皇家、梁齊代建、異文叔之紹開、起自王族、非伯禹之更姓、公則本枝別幹、誕自河嶽、五百之期、實膺命世、卜商有問、是謂邑難、承志望類、在公斯易、至如文琰之對食餘。幼權之言爵里。衛子之朗月映山。杜生之凝脂點漆。惟公具美、歷篤前修、峩〻爲非、嶽陵之所至、浩〻爲總、江漢而爲長、故能擊水三千。摶風九萬。排天闕。而俯抵。掩浮雲。而上征。皇帝甄名挺聖、河洛有徵、握衡含樞、奄一時夏、利建藩屏、固葉深根、郕霍鄭郇、方周啟封、公爲安成王、食邑三千戶、允同衛叔。賜寶器於商郊、殊異唐侯。戲桐珪於汾水。乃公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楚之對齊。屈完引城池之固。荊之比宋。墨翟踈輦路之殊。品金作貢。不異產於淮海。珠璣厚又無求於晉國。況以雲夢九百之宏侈。章華三休之巨麗。公禦煩以寡。居高而降。執沖虛之道、無矜滿之情、其爲政也、莊敬足以範物、慈惠足以庇民、剛毅足以威暴、清貞足以勵俗、天監十七年、薨春秋四十有五、凡我庶民、竊親高誼、況後。祗承帝命。來仕王家。兎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奉作賦之私。常懼慶雲之惠不酬。而搖落奄至。豈謂經塵之劫莫展。而峻極先頹。愚所以立言貞吾、貽厥長世、銘曰、昔在文昭、五賢二聖、漢藩魏屏、微風不競、於赫我梁、德符姬姓、康王康叔、異時同盛、爰自妙年、令問不己、一孝一悌、寔光行始、義府文場、詞人髦士、波瀾莫際。墻仞難窺。用蓋先覺、導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吐忘疲、飛龍在天、肇基究潰、也猶小腑、民同世後、皇情攀正、屬難推轂、允矣

宗英、務藩改牧、誰謂路永、江漢已浮、彼蒼不弔、
遽反戚周、川迴沂軌、塗引歸旐、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陸翊揖讓、圖謀帝系。即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為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形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姆傅習言。公宮教業。箴管綿纘。佩帨蓓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競、衣其翟服、既得宗婦之像、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標梅三實。無闕其時。夭桃九華。能脩其政。其年其月冊拜廻洛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既而膏腴美疾。華茂傷年。況痾牀帳、蒸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於醫門百草之木、徒窮於藥材、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乙巳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

值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巾
再遇悲矣如何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
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啟奠西臨織女
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為銘曰父曰
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
觀禮教詩聲趙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
克舉奠鴈迎門濡蘋實俎奉盥如事移筒即序
春冰浴蠶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
親戚平陽主人金波迴月玉樹臨春弄玉鳳凰
高榮紫草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曜飄零
何益渭水北原平陵故園繞通谷口即望寒門
吁嗟此地去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湖窗
揜淚悽愴何言

梁元帝中書令庾肩吾墓誌

荊山萬重地産卞和之玉隋流千仞水出靈蛇
之珠故能激兹辰景育斯唐宋掌庾命族世濟
琳琅遂昌開國蟬聯冠冕父易高尚其道肥遁
貞吉關吏早逢風表真人之氣少微晚映還彰
隱士之星肩吾氣識淹通風神閑逸鐘鼓辭林
筆黃文苑入為度支尚書任同北斗錫韓稜之
劍朝比南宮識鄭崇之履余以其為人也瑚璉
之器無慚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廟故贈散騎
常侍蓋旌賢也

陳徐陵司空章昭達墓誌銘

周原膴膴、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為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大皇帝、既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强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皇儲、累殲鯨寇、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搜荊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電而並震。楊兵于九天之上。決勝于千里之中。建彼群兇。皆無旋踵。陳寶應至懷反叛、寇引週廸、資其食力。更事窺窬。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向甌閩。殄其巢窟。若夫鳴地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徐之嶺。喬樹參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咸俘偽師、悉擒高墉、爰泊滄溟、莫不

懸乂、既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蕃、闢艦戈船、窺江漢。公繞聞羽檄、遽稟師期。池襲荊郢、應時燒蕩。方欲宣威瀧汧、大封梁華、屬士將之韜光。淪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幕、爾乃青烏指墓。向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旌旐帳洛乘龍輴。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鐃同駟馬之曲。長安傳坐、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峴、

陳烈婦唐氏誄　東序昭隆

陳烈婦雲間人侍御史唐公本堯女也唐公初娶王孺人為別駕王公女繼娶胡孺人為中丞胡公女孫生男光啟及烈婦光啟年纔舞象材擅雕龍將擷晶華騰驤執苑洵而極之吉光式淵之霱寶不佞忘年石交也烈婦生而秀慧性復共莊姿絜懷冰材饒詠雪五歲授書悉通大義七齡亡母依于長姑青春閉戶鸞鳳組其繡紋玄夜挑鐙鸞鸞映彼緗帙月姊天孫人稱聖女仙姿霞骨詎宇凡兒同邑太史陳公石渠鴻彥楊蔡藻于蘭臺公子允巨王璜黃流蔚嘉聲於芝圃侍御乃許歸焉富而尚素躬德耀之齊[illegible]貴而能勤習少君之提甕叶鳳諧鸞雍而調瑟鳴雞弋鳧肅以若賓允巨才情並美挺秦嘉之後姿鸞神霞清抱衛玠之羸疾美好不祥清[illegible]晞於削日玄窣蕤姤崇蘭敗於秋風神劍沉浦連城去都鳳侶既捐鵷雛旋天白日陡[illegible]分此身之若寄朱顏立槁即處人世以何心桃李芳妍質本春卉蘭菊幽冷節邁秋香少曰遺奩鏡不拭而轉翳嫁時故襖箇任疊而為厭頗男在高堂晨昏或缺夫淹淺土窀穸詎安誓留不死之身期畢我未完之事相家有遺剩壙必親隴草芊綿野風凄緊紅樹白楊彼徠嘷其如訴薰沙壟土雖鳥吻其傾傷白髮衰親無兒送老綠鬟少婦代子承歡霜未零而挈絜親奉寒衣日將旦而進饔手烹甘旨人盡嗟稱勞也歎息浮婦如此有子不如內秉堅貞筑筑自天外理家政井井有條呴沫保母不忘故情喪葬長姑力分兄義念忘男而邮其季女憐小姑而遠其所生身後之事差完死殉之計遂決莫喪禮而指壙含殮舉無遺漏屬陳莊而兄弟姊妹咸有惟恩訣兄而戒身戶內節烈隱而巨寬謝[illegible]

而留書帶開神氣整而不亂。夫死婦死語
歲八年、男存身存、必死之心一日、不生而生。莫
少效于陳氏。求死得死、亦何戀於人寰。嗟夫死
事易、成事難、須眉之夫媿之。箝褘之婦何有。死
生亦大矣、婦能死。又能善于處死。余曰女聖。殆
非誄耶。于是為之誄曰、紅、流華、渚、慶都發祥、放
勳豈胙、遺跡平陽。以國為氏、後裔曰唐、西派東
流、支分長水、得神堯之鴻德、洵遠被于江漈、代

有令人蹈道秉禮、門閥蟬連。文質相底、或纓組
而翔天衢、或褐玉而行蓬藁。岑卿苞結。是生御
史、暐曄御史、閔傳以溫、嶽嶽柱下。出歷江藩、覽
天道之已已。丞歸貢于丘樊。伯子曰啓。晶瑩瑤
琨。惠而好我、風義是敦。嘉祥蚤勒、復挺賢媛、維
旅賢媛、煌煌閨秀、若蘭若蓀、為璚為玖。蕙婉嫕
而明慧、嫻女誡與家訓。妙徐淑之牋記、王蘊慧
之刺繡、笄而歸陳。為史也婦。厥婿清韶、亦庶嘉

耦。既執巾櫛、遂躬滫瀡、而能下、才兮無有、視
以相天。孝事其舅、中閨外朝、肅若賓交、雞鳴、夫
旦、德義切樵、華縞罕御於身。流黃不去其手。臨
嬰羸疾、奄奄下泉、卧不解髮。妝謝黛鉛。逮其
革、苦中莫宣、願以身代、懸而顴天、陳宗宜祀、婦
軀可捐、帝閽遠而宵茫、夫命溘而隕滅、嗟水折
而霰零、陸雲霾而地裂。即無心于人世、亦何難
死。殉而同穴。鏡留奩而生塵。桂在筒而永叠。獻

白日之昭昭。冢黃壚之坳坳。鵩鶚晝出、鬼伯夜
催、梧楸蕭颯、陰風淒其。前無一息、後有萬期、夫
必未畢、婦通其麽、疇事姑舅、疇撫孫兒、今日何
日、非我、死時、承歡大人、代子以息、中廚甘饔、旦
晚上食、婦實勝子、男為太息。皇天降割、復奪我
孫、陳氏如綫、僅有此雛、視日篠陰、所為匿匿一
旦已矣、我又何圖。從此人世、益贅、非乎、蠨蛸當
門、清淚之痕、盡血、狐貍、吊室、紅顔之骨、已枯、祟

械〻而吟秋燈熒〻而照夜不問四時之寒暑烏知百卉之開謝睹家杅兮齋閣之前闕階杵兮霜月之下思藁砧而無從撫衣結而莫寫父至慰藉姑姊相寬破涕為咲易悲以驩數叟伏臘男亦盖棺且衰且計身後無患惟男夫之與已壙親拮据而力殫既封且樹避濕就乾含飱悲伶俜葬咸安雖夫君之木已拱而同歸之盟未寒死其時矣決裂何難當夫君之將葬前一日而長逝給女奴以匆遽竟闔戶而自縊卒不後而不先求無負同穴之初志雖其夫之淪徂直閱歷乎八稘欣歲月之遒邁信蜉蝣之若寄假食飲兮生人無一日而不為死計詎但手朝夕吾欽其處心而積慮匪比猝急而引決實乃從容而就義泉路其家人世郵程從夫窀穸萬古長冥蔥〻靈氣鬱〻佳城天寒木落香回阜崇形管紀其令淑上帝錄其堅貞豈終閟於

幽窠將上舉於瑤京

爲司空柳世隆行狀　沈休文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齠丱。及長風韻洞遠。儀心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陝西。氣凌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懟令荊之力。兕甲十萬。鐵馬千群。水陸長騖。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涘。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攸之乃反旆丑圖。親受矢石。增樓乘埤。嚴衛駕雉。雲棚俯闕。地冗斜通。半歲晚飡。罰戶晨汲。公緩衆以武。應動以奇。靈鋒電曜。威棨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橫九天之就。殘冠外老。逆寨內離。焚舟委甲。擲指宵遁。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摛純絲之高奏。纂鍾稽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三臨。蕩句五職。瑞扇一詞百撲。圍可以蘇衛八凱。方駕五臣。

三藏聖教記　唐宗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体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

峯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
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
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
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較其優劣、堯舜
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
簡、神清齠齔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
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
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

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
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
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
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
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
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
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
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

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
斯記、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
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
躬自省、慚悚交幷、勞師等遠臻、深以為愧、

徽宗御製艮嶽記

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瑰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荊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嶝。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

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峰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亙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寮、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嶝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

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寵排衙、巧怪巉巖、藤蔓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麗雲半山居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瀑溪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疑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垣蕩而乎夷也。又不知乳、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工。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槩焉、

一〇七

淨名齋記　米芾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緣山為城、臨流為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刻、地靈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塔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為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栖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捎。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礦南絕。中泠之晶灝蔚起。筆山之隙。岩覺雙聳。五州之外。嶒峻千疊。黃寉寶勢。珠琲于豆。長山異氣。龍蟲于天。晨曦垂虹。時媚于左。長庚纖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頃雪饒。春于西郛。而秋留于南。巖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郭其境、洪以西山、瓏其望、漳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兩邦、遠矜、荒、逈遯、後周羽旨之歎、若有之矣、百川派流

一〇六

而赴北既濟既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邐東且列且驅各羣各醜也吾坐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鳥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杏天鑑湛而博望珥搓葭葦揶鳴而詹何投餌洪鐘動而飛仙下疾颸拳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効珍或鳴雲壓山海氣吞野織雲涵月清籟韻松兕羅罘而雷光生陰霧合而大霆走魂奇忽怳又不可得而

詳言之襄陽米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宜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將公頴叔以詩寄云京塵泪渼興如何歸棹翩翩返薜蘿畫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鏁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雨多為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冀公之與余同此樂也念老矣無能句坐其勝後之登吾亭覽吾勝者得不為吾賦乎

遊仙巖記　白玉蟾

黃葉飛雲精鴉篆空庭蕙破玉籬菊鑄金有客來自瓊州蓬髮垂顋黧面赤足襤草文軀露脛半程橫錫袒肩氣槩越塵所適上清之三華謁雲谷君於薄暮竹鎖翠煙簷鐸撒風龕燈微細棲鶴呼雛客乃弛懷飲瀑茹芝丁宵御枕偃仰無夢覺然凭窗鼓唇而歎曰梧桐枝上秋風起碧水連天天映水殘霞幾點暮山紫斜陽影落

蘆花裏蜂衙罷聲哇作市藜扶落肩寢華機天黎明痕消安得異人兮仙巖作逍遙雲谷君起而歌曰酒初醒睡初醒有客長歌繞玉屛我將詒亮昌兮琤琤順風一葉碧潭清收拾千巖萬壑之爽氣歸來高臥乎松濤與君結詩盟翌曉篙小艇繫柳于鯉魚巖之下于田鋪恭雞鷺分黑白亂山開畫松林自華蓋釋覽之雞籠石山花眩眼巖鳥聒耳放浪登天竺峯古寺空

西壁拓子梟溪殿。紅巒際天。綠獄架空。猿嘯若昏月撲拈掛。虎吼清夜。風號萬竅。疎鍾入雲房。持缽訪丹井。盤陀無塵、坐歌一詩云、峰頭鳩聲呼曉、雨淡、煙鎖、斷巖、前路、夜來湛露滴寒松、斷雲無家、風製空。携錫兮理鑊、乘風歘歸去、雲谷君至是稽首。話刀圭之妙、客撫石而歌曰、偃月爐中烏兔、朱砂鼎內龍虎、黑汞入紅鉛。紅爐一粒圓。雲谷君瓊州客、既歸、猿啼古塹、寉澗冷泉。水國無舟覓竹、陟陸孤村牛眠。流水白雲、蕭條然如廬阜間。雲谷君還舊、客已、徜徉矣。因筆識其行、

駐雲堂記　白玉蟾

白玉蟾、結茅於武夷、偶一日起湖海之興、扶攜瓢、、。未數步。回首舊廬。猿驚寉唳。一二揚袂間。不覺已鉛山矣。道遇二褐挈予歸堂、循一灶栢子故事、羅戰。茗幾碗。應言雲水滋味。如此枯淡。如此孤介。又言學道如此艱苦。如此玄奧。予遂有言曰、此去不遠、八萬四千餘里、上有太清之都、玄圃丹丘、林玉洞、寶花異卉。滿目琳琅。疊

崔珍禽。聲々韶護。中有長裾大袂漢千羣、舉身如鴻毛。一旦戲青鸞。舞白寉。翛然於五濁惡世之頂。所視若趣家生。[illegible]死々生。如蟻旋磨。不忍為之鼻酸。於是胎其神於塵胞。範共形於色界。自襁褓以及丫冠。不昧風昔。常生修真養元之念。發猛勇心。辨精進力。易服毀形。開律於道家者流。以此可見其慈憫衆生之美意。或垢面而[illegible]跣。或赤足而光髻。或冠逍遙如意之冠。或服

霛靜清淡之服或青巾紙襖或巨釣長琴或[illegible]歎隻笠或藜杖芒鞋徜徉乎井里蕭散乎壟陌世之人以目爭睹以手爭猜畚以告得評以論乙此則道人也夫道不可得而名言推弘之在人耳所以前輩著述丹經又形乃為之歌詩契論皆顯露金丹之旨必欵津筏後學率歸仙吟所謂鉛銀汞砂者即龍虎水火也所謂鳥兔房壁者即牛馬蹏蛇也所謂夫婦男女者即君臣

子母也所謂乾坤坎離者即天地日月也喻之為丁公黃婆名之為嬰兒姹女假之為黃芽白雪不過陰陽二字觀乎尸解積漸乎飛昇以要言之形與神也身與心也神與氣也性與命也其實一理攢五行而聚五氣會三性而結三花如是而修稱之丹如是而入稱之道則道人在天地間囿非庸常物鳴乎昔年六土以為壝轉單以為窮寒則劫蘭婆

聲鐵笛發出無窮天地之秘不得登天以前巢其身灰其志惟恐閒名落人耳又恐異狀碇人目與溪山魚鳥相忘與風月煙霞俱化白雲悠悠青阜芊々茂松青竹之下雖不敢望肉生翅且圖千百歲坐視桑田滄海如何此則道人也良由世丁叔運時鼓澆風後進魚龍各自救麥遂建留雲駐隺之居以宅此輩俠之宴坐乎繩床偃仰乎箪榻飄雨驟風不能殘其身凝冰積

雪不能列其體宜乎身安適隆也幸而闕闔中往々有奇人志士有大人君子之心築堂以居此徒信種以飯此徒賴得金丹之草一絲之脉不絕代不乏人以鳴此道鉛山道堂置之久矣匹明周道明乃鄙笠中翹楚者也遂啓冊堂話標有皇宦汝巢汝渠素志開雅酷恭清處舊有插仙迎真之意所根獨掌不鳴鍊也此意與周道明頻相契券悴人運斤陶氏泄究係焉

弾指銑緒月之同駐雲于所喜者玄網中興而
妙通老人香篆不滅及予硯之薫爐茶鼎。瀟洒
之甚。復有蒲團藁毯。新塼素壁。珠不墜舊典。早
書鐘粥。香積有餘。雲集貼然。巾単掛壁。其間分
形化氣之士。又誰不知金叐還返之妙。出沒隱
顯。人豈堪測。於爲詩斗酒之傜。弾一兩操琴。舞
三四歌飽。狂歌野舞。翔然歸宿。晨香夕燈。規繩
楚々。使江湖煙雨之吏。楚越風月之士。源々而

記　十四

來栖々而止方見蓬萊三島移在目前羽衣霓
裳瑞可顧揖斯則道堂之設不虛也向時劉安
王修仙於漢昭明太子修仙於梁李元操修仙
於唐皆宗室有此挺挺奇特漢今是堂之主人
此之流也異日聞藉於天台。換骨於武夷。皆始
乎。今日建堂納士之擧。前所謂天上神仙。應世。
竒形。而為道人。然則然矣。返本還源。歸根復命。
獨不止此。當有一段奇特。世所希有。何哉。丹嬉

之火冷矣。白雲之鶴飛矣。須飛雲玉靈之冠衣
霄華玄素之服。乘雲中之青鸞駕天表之彩鸞。
登霄枷謁天皇。此時也。神仙應世之事畢矣。雖
不至人人皆鍾呂。吾恐其中間有一二筍能具
眼目。得遇青童漆髮之人。手持博山。請所願學。
道堂之意如是。道人之事如是。隨喜書此結緣。

記　十五

湧翠亭記　白玉蟾

緑翁逸人品藻山水平章風月皆曰江南山水窟江西風月高嘉定戊寅瓊山白玉蟾携鈎過子隆之訪富川道經武城雙鳧凌烟一龍披月悲武城之西望大江之東撫劍而長呼頎天而長霸襟武城皆山也蒼巖翠壁青松白石寒猿叫鬱古澗生風峭壁數層斷巖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鶴蜿然如翬煙之龍者鄉山也白蘋紅蓼紫

竹蒼沙魚浮碧波鷗臥素月琉璃萬頃舳艫千樓窈然如霞蜒之被湛然如洄城之殺者修江也山之下而江々之上而亭曰湧翠蓋取東坡山為翠浪湧之句觀其風物披其景象如章貢之鬱孤臺如潯陽之琵琶亭者湧翠亭也飛棟際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鏡烟擁雲緑高依如彝緑總漏嗜朱簷交雨華椽羅風鱗飛鋪鴛四搨無塵一間如畫玉欄截勝銀海凝

清鷗鶯不驚遊魚自樂適其酒量任其詩懷若亭中人也若夫風開柳眼露浥桃腮黃鸝呼春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萬紅宜其春也碧荷鑄錢綠柳繰絲龍孫脫殼鳩婦喚晴雨釀黃梅日蒸綠李宜其夏也槐陰未斷鴈信初來秋英無言曉露欲結蓼収避席青女辦裝宜其秋也桂子風高蘆花月老溪毛碧瘦山骨蒼寒千巖見梅一雪歆臘宜其冬也復何所宜哉朝陽東

果萬山青紅夕鳥南飛群木紫翠桐花落盡梧子曉殘閑中日長靜裡天大漁舟唱晚樵笛驚霞有時而琴駒中倦悃揃下泉悲有時而棋剃琢玉聲縱橫星點有時而書春蛇八章暮鳥歸廬有時而画溪山改觀草木生春以此清興以此清幽収入涌生涯擁歸詩世界蓋有得於斯亭而不知有身世矣山光浩蕩江勢澎湃松聲如游月華如水螢火萬點俯仰浮光禽黃一葉

前後應和飛青舞碧疑紫流蒼於是而回澇翠蘆灣不盡鳧渚無窮挽回亭前酌以元酒招入酒裡詠八新詩名公鉅儒鱗蜀疊副騷板如禦峻韻如霜前者唱後者和長篇今短篇古亦莫磐其趣也最是春雪浮空高下玉樹夜月浸水表裡氷壺歙斷處碧芷浮天帆影落時綠蕪漲岸荻蒲蕭瑟舟楫往來樂自無窮也作亭者誰李亞夫也一日桐城譚元振上清黃日新與

余抱琴而憩其上風吹雀袂人訝水仙繫薄數篇酬醻百盞月影在地馬僕侯門援筆不思聊述山水風月之滋味耳知此味者然後可以賜詠予斯亭主人曰然予亦酩酊明日追思世事如電沫人生如雲萍蓬萊在何處黃鶴杳不來抱琴獲劍復起舞于亭之上神胥散更書

草堂記　白樂天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絶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圬而已不加白

城階用石冪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

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羅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巖上泉脈分綫懸自簷注砌累累而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子厚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棁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乃塈乃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黄州竹樓記 王元之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

七星橋記　楊愼

且蘭古壤、貢竹今藩、剖川雲之剖分、纏參井之餘度、粤乩西路、實貫南中、關㣲七星。孔明禡牙之地。衛名畢、節。關索授鉞之區、雖卉服之雜居、乃朝宗之首路、狂。溪。狠。谷。山狀馬鞍、者彌千。危磴懸巖。城叱帍窄而倍蓰。雨欻夾峙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舟。夏潦秋霖。鼓洪濤于樹杪。浮丘沉陸。阻行李于荒途。叱石誰感乎黿鼉。成梁空曠於烏鵲、但知行惻、未見當仁、道士黃一中、歷徙周陽泰、雲遊、庚止、喟然歎云、高下必因乎丘澤。朝夕恒做乎日月。此雙巖有天生之石岸。隸千章饒地涯之名材。人心若堅、神功可冀、矢磨杵成針之志、徽拆梅寄橋之靈。雖彌刋林、鳩傭鏤岊、淬絃寸願、礪彼羣徒、高義動萬商之淵泉、賸緣集三省之刀布、出翡眷而壯結構。剡頣茉以施興杠。厲。齒。旁。階。濺。沫。飛。流。不。染。魚。鱗。上。見。閘。風。伏。雨。無。虞。在。天。畢。空。去。地。千。尺。星梁斗柱搭銀漢以横陳。雪浪雲濤。拖玉虹而曲抱。騎無輸載。氓不搴裳。陽侯驚波。易爲方軌。馮夷浸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渾於黃河、手握征南之節、較昔梁孫、原於黑水、身秉博望之槎、豈有一介羽流握其十指綿力。裨君子之平政。遵王道之業行。歙奠夷庚。圜煩令甲。歡歌美諺。近傳羅甸之口碑。隱行貽名。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玄玄之績。可譬郁郁之文。髮鐵貞珉。匪益華袞。頤言觀者、勿替引之。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覧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于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鶩。其流風遺俗。亦所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于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乎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者

五嶽園記　焦竑

若夫排層空。駕逸峯。高出星漢之上。坐馳人寰之表。五嶽之奇。乃天設也。然亦有基。累九成。雲峩百里。極玄之功。以壯址。砰山林而崇構。此所謂玄區。得之神匠。大地由乎心造。非夫曠懷之士、忘懷吟域之中、得意形骸之外、惡能與于此乎、喩林杜日章、今之名將也、杜自遂侯清淨、續最晉陽、元凱淹通、胸藏武庫、君起近代、實元厥宗、風以貂蟬之英。抗烟霞之志。乃以國恩縻之于前。家聲系之于後。青山、白雲、常在、夢寐。因歎曰、草枯日進。覐首。吾未之暇也。築土以象東山。吾其為康樂乎。于是五嶽草堂作焉、庀工程力、疏鑿控會。不易奮區。別成遠趣。南曰岣嶁洞。金簡玉牒。勢髣見之。象衡山也。西蓮花庵。三峯縹緲。象華嶽也。草堂之前。鑿石為池。曰天中館。象甲嵩也。東北逈西、曰蓬玄閣、太乙樓、二翼八山。恭以廻合。象岱恒也。總之怪石森列。或立或仆、塿阜寂穴。委逶突怒。夫以宇內名山、所推者五、宗炳圖而不能遊。李固遊而泰能盡。君乃千巖萬空。覼縷簇縮。一瞬而得千里。一拳而當五山。坐使幽邃環詭之觀。不鞭而來。無脛而致。斯已異矣。或曰君駕四牡、鏘八鑾、所至變氛祲為祥光。鍼枭攙無留跡。方將立會表于高阜。敞和門于大荒。令若放衝其六萃。蚩尤衂其五兵。洸洸乎惜穹廬而震高闕也。胡區區一丘一壑間哉。余應之曰、沈滞者志壅。恬曠者業弘。況乎留連觴詠。寓兵機之淺深。指畫山川。得地形之要害。潛養而深蓄。必此階之。異日者獻凱雲臺。飲至宣室。紫綏曳地。金印如斗。即謂茲園為君之土山峴首。其亦可也。是役也、其用雖小、所明者大、非余紀之、曷示後人、

梁陶隱居尋山誌

倦世情之易撓。乃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歷。眇來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存神。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玄轡遠其必存。累無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荊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望尋遠巒。坐磐石。望平原。日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文。華靈霞以拂霧。塵颯颯而來羣。捫塵蘿以入谷。倚洪澤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函庵蘭而佩蕙。及春鴆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布逵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草泫泫以垂露。拂依依而近蟬。鳥雙雙以赴水。鶩軒軒而歸田。

小窗艷紀

延陵吳從先批選
烏程唐時泰定
新昌熊士達
仁和卓發之
校閱

頌讚部一

四始之至。頌居其要。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故頌惟典雅。詞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荊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而讚之初意遂失。劉彥和言之詳矣。彥和謂班固之北征。變為敘引。襲過而擇體。余則狀之。又謂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余則一無所錄。不泰博哉。

梁簡文帝大法頌

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射。脈齊宮於玄扈。想至理於汾陽。軽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棄琴瑟於大壑。卑宮菲食。茨堂土階。形車非巧。麻衣廢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放禽。穿泉掩骼。起泣辜之澤。行扇暍之意。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為仁。亦未階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秦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心愛久齡。事存諸己。篤而為論。猶有未弘。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驅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蘇凡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

漢王襃甘泉宮頌

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荆。後臨北極。左撫仁卿。右望素域。其宮室也。仍巀嶭而為觀。據抗岸以為堦。壟波瀾而鱗坻。馳道列以逶迤。覽除閣之麗靡。覺堂殿之巍巍。徑落莫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橈。鏤螭龍以造牖。來雲氣以為楣。神星羅於題鄂。虹蜺往往而繞榱。縹倏忽其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主之優游。時娛神而款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

北征頌　班孟堅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楪，翼勝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勒鞭御之永設，奮轒櫓之遠徑，閔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乃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于末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響慕，群英彰附。於

羌戎相率，東胡爭驚，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胥蜺，衝難麻超，黃磧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飈，疾踵蹤迹，探梗莽，挑嶄阨，斷溫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霳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于鹵甲，胄積象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謠豁，響睹東夷，埃塵戎域。然而倡呼鬱憤，未逞厥

頓甘平原之酬戰，矜訊捷之累算。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溫澤，同庖廚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勞不御輿，寒不施襗，行無偏勤，以無兼役，性蒙識而懷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涿邪，跨祈連，籍庭蹈就，彌𤢺晴頓，懵幽山，超凶河，臨安侯，軼馬居，與虞衍，頓衛霍之遺迹，賤伊秩之所邀，師橫驚而庶御，士怫悁以爭先，田萬里而風騰，劉殘寇於沂垠，糧不賦而師贍，侵

不重而備，軍符戎醜，䟫禮教，娩鴻校，而昭信文武，炳其並綏，威德兼而兩信，清範鈞之攸冒，拓樊略之所順，橐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降高，禪廣鞬以弭曠，鉻靈陶以勒崇，歛皇祇之祐貺，寤惠氣，蕩穢風，軻泰幽，嘉疑陰，飛霰濃麻，其雨濃淋，榛枯一握，興嘉卉，始農于青，令養四行，分仕。於是三軍稱曰：亹亹將軍，光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肅，超兮首天，潛眇

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

茫茫宇宙、上慘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形雲晝聚。素靈夜哭。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名蓋群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景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曲逆宏達。好謀能深。遊精杳漠。神跡是尋。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於足。離項於懷。韓王窘執。胡馬洞開。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掠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

獨草。彭越觀世。蹈迹隱光。底定楚城。質委漢王。
靖難河濟。即官舊梁。烈烈黥布。眈眈其眄。名冠
彊埸。鋒猶駭電。肇彼梟風。翻為我扇。天命方集。
王孫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
來假。張耳之賢。有聲梁魏。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脫迹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王信
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
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吳芮之王。祚由

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董我三軍。
圖掌四方。疑厲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安國
違親。悠悠我思。依依指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
永言固之。王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
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騖靈丘。景逸上蘭。
平代擒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實惟
太尉。劉宗以安。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
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

赫王。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稷嗣制禮。下肅上尊。
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紀信
誑項。鉛軒是乘。身與煙銷。名與風興。形可以暴。
志不可凌。

晉庾闡樂賢堂頌

峩々除構、岌々其峻、階延白屋。寝登髦俊。神心所寄、莫往非順、靈圖表象、乎數玉潤、遊斜一壑。有棲鳶一叢。川澄華沼。樹拂椅桐。林有。晨風。翮。有西。雍。高觀迴雲。踈飈倚窓。洋々帝猷。坝々天造。思樂雲基。克配祖考、仰瞻崐丘。俯懷明聖。玄珠雖朗。離人莫映。清風俳佪。微言絕詠。有邈高構。永廊靈命。

宋孝武帝巡幸舊宮頌

惟皇敬眷、永慕徐京、列裝青野。動軫丹庭。崇和首律。景澤開年。林澗發色。川郊列泉。沿泝遙衍。登陟迴懸。跋域負外。即宮臨山。思申陟寢。歡結枌都。眇懷沛濔。勤念宛吾。納壽遺老、設飲先居、堂序朝秀。充廷集尉。

晉戴逵閑遊贊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於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巘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疵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彝雲以發詠、間秉桴而懍厲、況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揖長謝。歌鳳逸迴。盪八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順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遠爲得。以足爲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翫於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縱斤寢絃之嘆。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托、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綿邈玄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朴乃離、究布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靈溯、縱順巢高、兼應夷惠、緬矣遐風、超哉絕步、厭捐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嚬務、詳觀群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晉袁宏三國名臣贊

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採頥奇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群會、遊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墻宇高嶷、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荊棘。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氣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亡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嘉謀肆庭、讜言盈耳、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汙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士元弘長、惟性自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公琰植根、不忘忠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推賢恭己、久而可敬、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擬衛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長者、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關庭、退忘私位、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翊社稷、解紛挫銳、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點、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

孫登贊　庾闡

靈巖霞蔚，石室鱗搆。青松標空，蘭泉吐溜。蘢蓊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冰結操，熙陽靡燠。潛真內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曦，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攜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音絕。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題黃龍清禪師晦堂贊　黃庭堅

三問逆摧，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峯。闇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他人，喚住山翁。

沈純甫像贊　余甘

萬乘在前，臨以白刃，仰首信眉，龍比未俊。邊風如刀，雪如花。黃沙茫茫，莽不見家。荼耶蘗耶，子卿同車。石上寶瑟，松間綸巾。王妃倚襴戶，桃花照通津。一石不醉，長歌送春。神情散朗，風華映人。香山端明而後，掄丹籙金殘，秘記玉牒，填胸五車，補古三藏。嶽瀆來趨，千秋一曉。該中壘之通，掩司空之博洽。夫其形魁然，其神獨曜，乘六氣而沆洋，揮八極而不撣。夫其形可顏也，其神不可顏也。

小窗艷紀

延陵吳從先批選
句容李長科恭定
晉江林坦斗
姑蘇丘士芳 校閱

銘藏部

夫銘題於器。故序事溫潤。藏誦於官。故頓挫清壯。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略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計功稱伐。猶屬二義。劉彥和怪飛廉之石槨。靈公之蒿里。笑趙靈之勒番吾。秦昭之藏華山。皆以失銘之旨也。周公慎言於金人。猶夫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虡而招諫。故取之以示的。其後如庾開府。蘇坡仙。雖變法不同。要於時趣。精多會令。張載之劍閣。不足擅其清采矣。箴則自辛甲百官箴後。指事配位。鞶鑑可徵。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不多見也。崔瑗東觀一篇。矢言之道未闕。取之以想其概。

金人銘 周武王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反金人銘　孫子荆

晋太廟有石人、爲太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濊、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謡、惟日不足、道潤群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悦廣額。不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説周廟、於言爲蚩、是以君子、追而敗之、

十三

行雨山銘　庾信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看來。翠悦朝開。新妝旦起。樹入林頭。花來鏡裡。草綠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帔。併脱紅綸。天絲劇繭。蝶粉生塵。横藤礙路。弱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箇河神。

至仁山銘　庾信

峰横鶴嶺。水學龍津。臨去一片。仙童兩人。三秋雲薄。九日寒新。真花暫落。畫樹常春。横石臨砌。飛簷枕嶺。壁藤苗窗。懸竹挂影。菊落秋潭。桐疎寒井。仁者可樂。將由愛靖、

十四

思舊銘　庾信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藏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於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烏伏翟泉、先見橫流之犖。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庚大去、鄗子無歸、原隰載馳、輠轅長別、甲裳失矣、餘皇棄焉、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流。海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假遊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摶摶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殺翮。無所假於風飇。零落春枯。不足頌於霜露。幕府昔開。賢俊翹首。為霸終歲。

門人謝焉。至於東苗告辭。西陵長往、山陽來駐。望別郊門、潁川賓客、遂悲惣路、嵇叔夜之山庭。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埜地。方為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畱連。追憶平生。究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關河覊旅、降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酌焉、猶思建鄴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為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罍恥。芝焚蕙歎。所望鍾沈。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存。牛斗潛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驂驂霜露、君子先危、紀庚大去、懷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縣、庚封餘邑、萬里歸魂、脩門詎入、墳橫武庫、山枕蘆龍、思歸道遠、送藝無從、徒畱送鴈、空靡長松、平陵之東、無復梧檟、松聲蕭瑟、長挹秋風、疇昔脩賞、提携語默、託情嵇阮、風雲相得、有酒如澠、

終溫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於秦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機婺緯獨鳳孤鸞閑深夜靜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匣中絃絕鄰人笛悲昔為幕府今成總帷

梁陸倕石闕銘

昔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宜合天人啟基克明克俊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蹐地無歸瞻烏靡託我皇帝極之乃操斗極把鈎陳翼百神禔萬福指麾而四海除平下車而天下大定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廷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雀鐵鳳之下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崇帝里晉氏寢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蔓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啟岐梁居固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

彝章青蓋南涖黄旗東指憲法無聞藏書不紀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一日常興茲雙起係我
偃蹇壯矣巍巍傍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顛
挾日初暉懸書有附委篋如歸

陳江總永陽王齋後山亭銘

業臺造日淄館連雲錦牆列繡繡地成文吾王
卓爾逸趣不群梅梁蕙閣桂棟蘭枌竹汀蓋雨
石晴迦晰激流疑蹤搆峰似削苔滑危磴縢攀
聳崿樹影搖窻池光動幕月澄遠淑風清近室
雲岸難消花園易落高桐百尺垂楊五株開禁
九峴結秀三珠山條紫的水葉紅鬚柚芳繞霤
接翠分徽亭讓旅鶴浦噪驚鳧前列牧馬後指
向伯諷誦楚詩精微沛易囊桂晉賞散金匪惜
不羨睢陽還嗤竭石馳聲終古服義無斁

龍尾石月硯銘　蘇軾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若哉生明。而運墨者旁死魄。忽玄雲之霮䨴。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丹石硯銘　蘇軾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爲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中洲。藝我玄粟。投種則獲。不炊而熟。

楠榴枕銘　晉蘇彥

珍木之奇、文樹理鮮、據樛方正、密滑貞堅、朝榮西翳。夕舒映天。晝倦接引、酣樂流連、繼以高執研精上玄、順神清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體乎、禦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無着、故能忘情

後漢崔瑗東觀箴

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君行、右記其言、辛尹碩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實、荊國以安、何以季代、咆哮不虔。在孫奮矯。戮彼逢下、衛巫蠱禱、國莫敢言。孫寀見斥。涕齒見殘。焚文坑儒、嬴反為漢。巫蠱之毒、殘者數萬、吁嗟後王、昌不斯監、是以明哲先識。擇木而處、夏終厥摯、周聃晉泰。武咲武泣、抱籍適去。三葉靖公。梁喪厥緒、宗廟隨湮、遠之荊楚。參秀之歌、僖載不腐。史臣司藝、敢告侍後、

小窗艷紀

延陵吳從先批選　應天傅汝舟
閩中商家梅叅定　衢州廖孔悅　校閱

書啓部

用制章以用達咏

書記曰書。啓事曰啓。意難達通。情艱上達。則託之片楮焉。倘得恣樓君卿之舌。便可寢谷子雲之筆札矣。後米斐蠡之詞。徒多明詩。屬語雖工。何與情事。叔夜所以任嬾。洪喬空書投之水中矣。然其陰雖爍人。如駱賓王。梁元帝。劉孝威。庾肩吾。任孝恭。若而人之為啓。汪琰。吳筠。曹植。徐陵。伏知道。陸雲。江淹。鮑照。若而人之為書也。環瑋奪目。悵慨激情。自可借為魚雁之資耳。若夫制為天語。奏先露章。殊非達天詞。為私用。皆取以言盡意。達味不指事情。假喻達旨。啓法其式。今不可階。故向班孟堅描子雲外。皆狀之。不妨共濫。

與尚書令王儉書　張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瑯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閒鑣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其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書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樓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彩綴天闕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皐徉狂隴畔者實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違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曼舉聽轢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泥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森陰相紛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慈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山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際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高獨秀者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翦山之諑佇衣車而徭溪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彼其淵奇禽異羽或叢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悉謂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

伏表之一民鰲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覔知己造時人謁遊說達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才乃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関山要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答曹植書　吳質

信到奉所惠既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謝諭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櫺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効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襟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帨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

乃近者之觀，賞蕩鄙心。秦箏發徵，二八迭奏；壎籥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躑躅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撰惠嘉音，用蟣蚳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辭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栖林狖以崇擾欂拱。苟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離訴棄賓實淮然。豈復能使一簡可輕，八爾斯引。且登清漢，作棄黃汙，望影折支，爭塗再揖。其式導林臥石，輪丹琳荊。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相勞；莫黎含糗，果然滿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讚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事大夫。羽復祿高播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並輿夫身沒名隕，同邪而共野舉式。

與何遜書　王僧孺

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背。差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饑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鎗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清晉方旦。抱樂衛圖。訟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將伏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墻高。塗遙力躓。司隸懷懷。思得應弦。譬懸廚之獸。如維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火

文。非次骨。猶揆因該舌。秋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欲可以論輸左校。聿聖王留善貸之德。對好生之施。解網祝入。下車泣罪。所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彊近之親。是以媒市之徒。隨相媒孽。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流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扣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露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離黃紫而俱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友士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夷之至道。惟吳馮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懸其留贊。此行乞爾。

與吳質書　曹植

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容坐雖宴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笳簫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翔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若吾子之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

答尹義尚書　徐陵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弟留連河北義等周南懷此珠才實可傷歎吾崦嵫既暮客鬢明然風氣彌留泛藥無損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家國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管于箕同鼓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蕨冰歸雁銜蘆多歷寒食靜言念此如何可忘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困於不才觳觫之牛自保由於無用嗟余鄙陋未有雙生惟嘆吾賢不同遠璞爾夫推溝拯溺無切皇哀逸翮飄鱗見優機覽所以降尺一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規鄰更成難請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玆大帛處彼高閑庭奏歌鍾座延橋瑪賓客之款方於階阼田獵之會同于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韓宣晏王宰孔頻還翻爾

進迎豈云鄰暌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爲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香氣而紓卷園中桃李雜松栢而葱倩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寉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藉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鏁就良工之剞劂振珮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散情抻于丘壑

盡心力于河漢。摛藻期之擘繡。發議必存芬芳。款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峴峰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莘官位既遼。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修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珮捐簪。則吾于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携酒登兆。舒席于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決。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齊虞羲與蕭令王射僕書爲袁彖求諡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衛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曆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間、碩與善無徵、報施徒語、欲山委。岫。崐岳摧峯。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于當年。標芳流于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誠軌者哉。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撰

自林宗遥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真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道日似青緹雲浮紅蘂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辟雝之致脩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固叢任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責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藥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蹈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睇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淑浦尚想疆臺悵彼濱池載懷叢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邪木㭆人外加以眼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尋每增求友常欲登郡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旋玉之源前蓮華之翻潘維有限脫徙無由每坐向謝之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鄉示豹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下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事多迷

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孝標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馳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與輪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枘齟齬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狎是以賢生懷琬琰而控翮馮子握瑾瑜而鎩羽天誕英逸獨挹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性之銘範而荊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推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覩先生未能鴻翔鶯起騰霞漸漢將由園空棄麻田無負郭俛眉翁肩以斯故屬今賢弟賓從抗轔奮翼或衣濡江塘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鍾乃食萋斐若是吾子復何憂哉唯當慕兩仲之徽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傳死葬要離墓側金石河碎讐華無窮斯道坦然先生幸其勗

與皇甫謐書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故力牧佐黃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渭天之災疹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歎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弼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普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門啓其曠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才在官時亮天工鳥歎非君子之儔九皋無長鳴之寉萬國黎獻成仰南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訦沖虛寒淵其心洞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沽步幽山之窮徑骨漢津之明衞日月遷注時不我須此猶寸陰昔之所以為懼而臨川

者之所懷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震驚而翔撫振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任之夷塗紹不世之洪勲同先哲之丕摸瞻仰者所以藉之美世希覯詩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蒙采覽

與李那書　徐陵

籍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領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女戒節白露為霜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蕃留使催書駐馬成轍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嗟對有勞脫意箋贈斷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追以嶮巇雖為廷藥千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僕同至止王人授館用俎班制常在公庭敦祈名作獲般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畫在清文扶風輦路悲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臨舊關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

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捲盈懷之澗。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横。才壯風雲。篆深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成。六道知歸。皆踰火宅。空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黄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但恨耆闍遠嶽。檀特高峯。開士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舊覽。用忘饑渴。控之不置。恒如趙璧。玩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

太學之碑、街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雨釰。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音見。莫以好龍無別。木雁可喩哉。望瓊瑤。因之行李。企風已劭。王質空調。書不盡言。但聞爻繫。

與徐僕射書　尸義淨

漳濱江淚。聊若天涯。去雁歸鴻。雲飛雜寄。贈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望霞而疾首。旣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草露恒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飆布渠。距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淸江之暖。春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淸顔。顒望豐勝。雍容廊廟。特宣匡奉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某望國窮魂。

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曰生年。日者謬忝後車。陪游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遠乎六百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膽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黿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翮摩霄。輕托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尸一死

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秦暘趙璧還淂連城晉失楚材直亾其寶自國作中絶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留寓於仙嶺每瞻斗侯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華知有懸之建國賓朶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貴昔楊禾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武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覩上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

龍紀 書

為王寛與娘義安王書 以知通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嬉終成渾忽遂使家勝陽臺為歡非夢人慚蕭史相偶成仙輕嗣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画愁對離粧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畫尚分行懔冀廻陌之誰廻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帶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綠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陽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窓獨坐嫦娥笑人

龍紀 書

與蕭臨川書　簡文帝綱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玉河。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晚萼。復爭魚閣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赴。想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覯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茲歧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

答新渝侯和詩書　簡文帝綱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裡。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尚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　簡文帝

灌龍之木。文罽飾壇。淮南之畫。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宿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答謝中書書　陶弘景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與施從事書　吳均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干天。孤峰入漢。綠嶂百重。清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木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為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答伏義書　阮籍

籍白、承音覽古、有心輪跡、夫九蒼之高迥。羽不能尋其巔。四濱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翔無毛公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俞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倪節則無間不足以從容。是昔大所不能瞻。巢蟲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勞不能齊。好尚殊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鴳、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羣遊。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樸以入囿。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準。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

之乘景雖。跳踔倏忽儵。從容與道化同適。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濟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綱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閑。略無不精。而明有所遺。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趣。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擬膚寸之檢。勞王躬以役物。守膠識以自卑。沈牛跡之泡薄。慍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蓋覩略之懸喻。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為思遠以自慼。比連疹情、力偷不多、流藉白、

難魏武帝禁酒書　孔融

初公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彘肩卮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餔糟歠醨。身困於楚。猶是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晉杜預酒論曰、重醞醇醴。沃土泉清。甘苦無常。五味相拌。

答車茂安書　陸雲

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感。何可爾耶。輒為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太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敘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堽。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鯔鰒炙。鯯鯸烝石首。臛鯊鯗真。東海之俊味。餚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舟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小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歷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濶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氣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為客何如何如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illegible]終為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裹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潨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歷擊湧澓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稀洲南薄鷰爪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磕石為之摧碎碕岸為之齏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懍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illegible][illegible]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

洲、被草渚。浴雨拂風。吹湧美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孫雛寒嘯。游鴻遠吟。棋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違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為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筌草感。辭意不周。

為緊欽書　書五

推書欲笑，不能自勝。奇一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還、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於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妝。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力。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逮也。吾練臣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閑房，

振敬書

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

答齊國雙馬書　梁元帝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匹龍媒聲齊驥子河精曜采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矣東瀛之刻土加以控斯銀勒此金銜鞍揭鏤衢光含兩月纓縈紫纓色麗雙絲方嗤晉后恆乘鄭國之駟更鄙曹君經綸蜀王之馬

答移市敎

筍張偕碩儒尚移弘農之市安宮妙篆猶致酒壚之容況復德總邠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遂使丟充閭書之處遠出荒郊石邑販鐵之所翻臨淮岸聖德謙虛未忘陸沈欲令吹簫舞雀還反舊郛賈卜屠羊請辭圻閭而交貿之蠹好蹈戍曲之衆雖遺

報李陵書 蘇武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遺害豹狼出介推辱工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戰於胡塞之地秋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翦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强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陰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但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垂極曠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披繡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翦死雖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主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貽重遺義當順承今

為小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爭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〻。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與蘇武書　李陵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〻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禍先。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思若一体。分為二朝。悠〻永絕。何可為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

與天公牋　　龔道元

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蚊蛇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床。積汗累燻。體貌萎黃。冬則兩膈之薄被。心有牽黎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縱袷以四升之粗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攣捲則脊露。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窮穴。弋釣為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于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紱。龜紐虎符。行之志。但欲史曆巫卜。為世俗賤事耳。而影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牽強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脩。酷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異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推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澤鷟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雖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慮至之。命如星須。天促光。午路不綦。長意徒自欺取。筋駑髓冷。殊多災慧。心領質堅。偏好冥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illegible]

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頓捨徽簪。誦詩書。樂夫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烏、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峨嵋。度流沙。飡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乘堅貞之質。幸預含靈五常。理空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邀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玆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遁支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之沐詠。三河寶師妙析莊生。球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獲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頂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果以不遠瀟湘。來儀河陸。植枝龍泉。乃為精舍。廻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

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脉術衆齋襆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幕啓瞥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奇與孫琴而齋韻紫蓋貞松仍塵上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望同肇崇峰景行牆仞懸絶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泊渚宮淪霞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胷襟朗開三達既念

鼠藤攝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饕飫頗絶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据摭百家及予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擬龍門而梯會稽賦鵾鵰而詠鶤鵠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溪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歎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脩隗館屈膝情欣繁機還同進後木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藝九榫用遣幽暑

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覩玉不廢從師淡淵折枕無妨請益所希攝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谷嘉賓冬暖如春頻珍清軌室邇人遐攝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答劉子威侍御

泰先生尺牘。瑰麗閎肆。龍章百氏。提挈陰陽。抽闡啓論。推破神理。夫世不可與莊語。不佞何幸。而得莊語於先生矣。又歸美不佞。齊物輕外。洞覽超然。則何敢當。雖然。亦竊嘗剸心觀化。小觀一切虛幻。夫生滅起伏。浮失榮枯。是非人我。怨親仇恩。至於掩蟲食挑。壤蟲據壤。蛙穿蠹蝕。螳奔蝸爭。蜋勇蛙怒。蜣摶蛛網。朝生暮死。營營何

為不佞登乎丘墓。曠覽乎野。煙黃日瀝。牛羊散牧其上。蓋嘗有朱門大第。歌鐘粉黛焉。夫古之人自許豪傑。負虞情之氣。騁門璣姿。彌智畢力。規其所圖。囊括席捲。氣陽意得。方且建萬年之策。極無窮之驕。一朝但賣。搗棠斷遂。雖後取人魚為膏。全銀為珣。設樂置伎。銅臺上食。被白骨何知悲哉。推而論之。土增金埒。昇次席門。金張崇華。揚惟寂寞。王謝尚遂。任坊周衆。准陰工瑟

又孔陸生貴。鄭其京田。紛開第。灌夫伏株。路粹傾觸。縫灌讒責。孟玫陷陸。孫秀仇潘。當其時。參皆鋒刃其口。撫攄其腸。先發若雄。後作者凶。得則愉快。失則悲嗟。榮而決盈。瘁而餘沮。勝則軒眉吐氣。敗則俛首。凄凉。轉彤之聞。憲為陜還東土。託意于浮雲。西方示敦。於露見吉哉。不佞少有大志。慨然欲以文章功業。自表見于世。不材力淺薄。既無當。作荷方出為吏。勉堅尺寸。命不其

然。乃有物敗之。夫殷中軍。謝太傅。其先皆晉室名士。繫望蒼生。遠其既起。一則勲垂竹帛。一則名沒蒿萊。桐距萬里。夫兩人之才。伯仲耳。謝秉驕敗。卒立功名。殷當勤雄。遂取摧磨。命實亦同儀則知之。放太公與周。伯夷采薇。于房佐劉。四皓茹芝。元侯縮印。狂奴垂竿。孔明龍驤。龐公豹愬。法知助梁。通明遐世。乎嘆怏火。圖南栖真。狀大夫時則藏。得時則篤。為龍為蛇。各有其時。人

見列星起版築昴宿奮功書。應侯本已命。予津
發狀承。晉公自餓儒。狄青始黥徒。咸謂其材能
自取之。不知是亦有命焉。古今躬絕代之姿。負
蓋世之略。而時無根抵。白首窮巷者。豈少哉。夫
神界可探。靈蹤可躡。素書可讀。丹訣可尋。故五
湖不必霸越。赤松不必封侯。華陽不必東都。九
仙不必一品。不佞數業為彼夫所敗。便當立灰
世念。撒手烟霞。過境東流。又何顧焉。孔明臥龍。
亭亭物表。乃為先主纂出。竭精盡瘁。卒夭天年。
是老父之所以哭龔生也。使其不遭三顧。終臥
隆中。度世何難。而以彼易此。達者惜之。即今日
以僕為不幸者。衆庸之見耳。先生玄朗踔絕。故
分以賀。不以唁。殺我至矣。

與呂玉繩書　赤水

殘臘別足下、除夕前一日始抵家、老母荊妻、倚
閭良切、私計不佞從方外人於雲山烟水間、必
且攜華瓢隻履、入五岳采真、不復返、自為揮手
謝時人。計得矣、如一家八口何、嗟歸來入門。如從
雲中墮。不嘗丁家令威。三千年歸來而猶及家
人無恙。喜可知已。追維究上、與王經周旋把酒
謝公樓。煙雨溟濛。河山迴合。飛瀑濺人衣。冷風
飄人、語、群公隱囊紗帽。道人白氈黃絛。撥首跏
趺上下千古。設榻精舍。一燈熒熒。繡佛為降。伊
蒲作供。架繙祕檢。昂橫異香。主人易輕衫。躡文
屐。膚神爽清。玉山朗映。微言名理。霏雪裁冰。足
快乎。予解頤。洗馬杜口。而秀淑謐潤之氣。漸來
襲人。蕩其襟粗。銷其鄙滯。夜分就寢。則天空籟
寂。而聲瀟瀟在池篠間。曉起推窗。獨鳥窺門。羣
飛於崦。白雲晶晶。冒罩嶺。主人則呼奴携大池

鋰茗林扶南好香。潑共清言移晷。數日排徊。排骨蕭爽。如在閒風瑤水上。不佞細誉王繩。機神微朗。德範溫粹。嘗私問君家僮奴。爾主人恭恒有慈篤乎。翁之甚少。盛怒詈奴輩以癡兒。何乃厲。如是便已。昔劉文饒寬中。魏陽元長者。以濕世恐無此人。乃今於足下良信。又為政豈弟。稍真父母。宛人深心德之。王繩敬是人天中人。天贊自然。非繇學致。不佞學道。方劉。習氣銷除。端

心猶苦不盡。足下真吾之師表也。不佞歸而逐作閒關計。一圍手掌大。草木蒙茸。禽魚來往。棲荃臨水。長書匡坐。幾於遯秦。與人世隔。而海國鐵鏟嗷嗷萬家。霪雨晦冥。連綿四月。野夫郎眠。剝木皮斸草根以為糧。城郭子婦連袂行乞。千百成羣。市井無賴束之。日閧衢路。姦萌漸長。大有隱憂。又累警天象示異。應在吳越。莫敢顯言。時世至此。道民[illegible][illegible]長享用一片蒲團。恐不濟

寄居。即宜身深山窮絕處。又不能便竟妻子如梅尉。為之奈何。足下深醇粹白。非唯道範定足國寶。必且處鈞衡之地。秉樞笔之司。唯勉作良圖。以康黔庶。以寧皇輿。野人敢矯首拭目以俟嘉誉。

畣王胤昌太史書　滌陰

道民屏居江壖。蓬累當路。蟰蛸騎門。向飛黃繖。避影方外。軍持木憁。插神化書。諱真實炁萬累。悉捐。悟寐觀空。一絲不罣。四崩甚遊。中轍吉然。竿櫝閒。又騃。雅如隔世。亦如避秦。二六時自審胸愫空閒。都無生滅。都無起伏。忽一念興。不出道民蒲團生活。電劫絕瞑。遊乎混沌。息乎鴻濛。外不復知山河大地。內不復知四大形骸。又何論

人間世變幻閃爍。驟電聚沫事哉。頃趙奉常歸。忽以手書見遺。謂僕蒙詬受誣。抱此憤懣。空如子長之報任少卿。李陵之與蘇屬國。剖腹腸於紙上。寫涕洞於毫端。黃河砰泝。五岳隱起。磊塊心迹。千載猶新。讀之無雲而震。不寒而栗。風瀟瀟從易水來。誹非椎豪語。爽快人哉。不知道民壯心盡矣。夫大憤觸虹。大寃感天。淵累悲風。雲奇怒濤。長沙悽其。夜即摧悴。壯夫烈士。意氣所

然。殷中軍名理玄諳。形神超越。信安之徙。窮愁咄咄。坐而書空。道民私心陋之。道民重以宿業。指彼毒喙。然而含沙之蟲。何代無之。如必以適讒彼譏為賢。則彼猶然若當何指摘。如必以蒙詬負恥為不肖。則古大聖賢亦嘗被流言。此披來所以畏皮相。管鮑所以貴心知也。感足下相念之雅。誠欲衝冠投袂。作憤激不平之譚。則學道降心之謂何。欲塞兌杜機。遵老氏沈嘿之旨。

則又胡以仰副知己之萬一。故敢以生平梗槩言之。往者彼夫以仇故擠排中傷。非復人理。維時當宁洞燭誣罔。顯黜其人。群情鬯然。咸持公議。道民仰天一笑而挂冠。脫我今日之紅塵。還我舊時之白雲。竹逕松關。不減蘭省。鹿駭鶴驚。安事馬蹄。斷犬猶信。冥鴻已遠。頓何用便置奴收。則為知己耳。若恒讀晉書。見當時名流。散情充襟。害義傷教。[illegible][illegible]非之。禮無情容。口無擇語。

難憾樂款洽，絕不白盤礴謹呼，而遠聽不察，徒見王何任誕。嵇阮通偉，古文士並爾，今何獨不然。而道民齊物輕外，忘機埋中，頗與曠士同趣。又吳越間人好刺漁標點，闡揚風流，道民交遊既多，不無稍通漁人棗客。迹疑同浴，事類褰裳。謂番史必必天　放民，不知道民實拘拘，萬萬者，手秘抑則　對歌舞則閉目，時而發與大刺不通清言解頤。滿滿冷冷，勸觴而已。今東皋

接鄰。供奉遠肩，未免撤手唾去，而海內誤傳屠生俠如朱家，狂如鼓吏。癡人前何可說夢。今者道民名敗，而世之趨名者不前；官敗，而世之趨官人者不前；家徒四壁立，而世之趨利者不前。播越江介，而故人之在達道者不前。晝日而庭無履綦，門可羅雀，時墻見紫，時誦藥珠，時封玄宗，特馳禪悅。金木交并，虛室生白，散步微塗，熙烑滌上。鳥鳴花開，身時上皇，趣在濠濮。豈不亦

愉慘幽窈，有致乎世之人，當其哀重嬰物，則作煩躁想；當其遙虛昇幽，則作落莫想。夫其煩躁所以落莫，道民于此兩者之能齊矣。然豈惟世緣，即所稱執文，少嘗好之，今亦刻除，不甚留意。徐父推鄙往往，攻指文人，標其無行。然哉王子猷之言曰：井丹高咲，不如相如慘世，是使後世以為口實者也。世亦有無行文人，豈謂文人必無行耶。聖門自游夏而下，若大夫左丘明、賈長

沙、董江都、鄭康成、服子慎、孔安國、班叔皮、張子孔文舉、皇甫玄晏、張茂先、陸平原、束廣微、夏侯孝若、陶靖節、蕭純、子雲、任彥昇、徐孝穆、張曲江、蘇許公、杜少陵、韓昌黎、白香山、孟襄陽、司空文明、歐陽文忠、蘇端明，諸公行義焯絕，粹美無瑕者，上下數千載矣，可縷指而謂文士悉皆無行，如鳥之必黔，鵠之必白，亦敢于重誣古人矣。然則世之操履純備者，斷斷之間，鄙民而古

今、明德、大賢、豈、皆、推、魯、不、識一丁者耶。即凡公弘訓于六籍。猶龍垂文於五千。要亦不為不文矣。夫要結人譽者恒飾行而砥。畏神理者多理而慎。獨唯淫凶恣肆無忌者忽焉。道民佩仁義於姬孔。脩性命於老釋。輒自謂無過。則吾豈敢而或乃擿而下等之恣肆無忌者又烏能受而甘心耶。嗟乎屠其越國男子、進不得豎休烈於雲臺。退猶可踐大道于霸寶。生不得享令聞

於竹素。死猶可書嘉名于上清。第恐世人不察。吠聲傳偽。今懇罪者憚於脩辭。不文者藉以藏拙。良可惜矣。是道民之所為不能已於呶呶者也。

錦帶書十二月啓　梁昭明

太簇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芳辰。梅花舒。而歲之裝。栢葉泛。三光之酒。飄飄餘雪。入簫管以成歌。皎潔輕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神遊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嘆參辰之隔。但某執鞭賤品、

耕鑿庸流。沉形南畝之間。滞迹東皋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黄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

夾鐘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烟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翩。成萬世之良規。實百

年之令範、但其席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
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玄之逸氣。既而
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侶之憂、誠有離群
之恨、謹伸數字、用告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
之音、翔燕飛林、競散佳人之曆、魚遊碧沼。疑呈
遠道之書。燕語彫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

成蓋遙龍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
之影。對弦節物、寧不依然、敢想足下、棄馳海內、
名播雲間、持耶璞之毫鶯。詞場月白。吞羅含之
彩鳳。辯囿日新。某山北逸人、牆東隱士、龍門退
水望冠冕、以何年。鷄路頻風。想簪纓於幾載。既
違語嘿、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
誠、

中呂四月

節届朱明、聲鍾丹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
鬱鬱丹城、並鎮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參
氣擁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皋、詩成七步
逞蚌胎於學海、卓爾超群、蘊、抵鵲於文山。儼然
孫秀、但某窮途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
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振響、鶴驚子夏之衣。
夜月流輝、鶴繞將軍之樹。既乖連璧之歡、終隔
斷金之情、中心藏之、罕誠至矣、今因去雁、聊寄

蜀荒、如遇回鱗、希垂玉翰、

蕤賓五月

參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泛水。艷如越女之顋。
蘋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
於是盈樓、凍雨洗梅、撼之甲、火雲燒桂林之上、
敬想足下、追涼竹徑、花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
酌嵇康之綠酒、縱挦流水。酩酊頹山。實君子之
佳游、乃主孫之雅事、某沉痾滯浦、臥病泉山、頓

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主
先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伸弊
禮、以代勞人、佇覩芳詞、希垂愈疹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營飛腐草、光浮帳裡之書。
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槿
茂、而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致想
足下、藏形夜月。遁跡氷床。披莊子之七篇。逍遥

物外。玩老聃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任人、
青緗末學、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鶴之間。時假
德以為隣、或借書而取友、三千年之獨鵠。暫逐
離群。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既非得意、正可
忘言、諸不具伸、應俟面會、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佰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
玉露夜凝。直泫仙人之掌。桂出花於小山之上。

梨、翻栗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
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黄叔
度之器量、千尋聳幹、稽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
庸才、二隅頑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
宇逢見日、俛仰興嘆、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
龍後、鶯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摶交、希垂影拂、

南呂八月

一嘆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

斷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
勝係、領袖嘉賓、傾玉醑於風前、奏瓊鉤於月下、
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
聽鳥聲而雙雙下淚、當以黄花咲冷、白羽悲秋。
既傳蘇子之書、更泛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略敘
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風念、不點魚鍼、

無射九月

花昔覩朋、千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

既泼伐木之擊更問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叙節景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擊德邁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寬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璐雞之辯嘆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伸布服之言用述併攉之志

應鍾十月

節屆玄靈鐘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迥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隳背之思敬想足下山岳凝神星辰挺秀滑哭脟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其陋巷孤遊穿墻自活終朝息燢若孔子之為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轅牛衣當被褁貝王章積冀親操恐逢犬子雖此慚賤而不羞貸絺服有時此言何述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嘿頓隔秦吳既傳蘇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冀寒氣切而凝唇紅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鑒氷壺時稱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温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携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死生引紅旗而千決成敗退龍劍而却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横行雲前起陣徒勞斬研豈用功勲諸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分手未逶翹心日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春友忠仁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氷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駕春想龍門披玩之間顧無捐德某種爪賤士貴

餅貧生入燹竈以揚聲不逢蔡子駕孟車而顧
跡罕遇孫楊徒懷叩角之心終想纍紲之悲既
為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能懇露

上兗州啟　駱賓王

側聞未遇孫敬鹽車無絕輪之迹時逢和氏荊
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
響妝夜光於玄壁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
合識者矣伏惟明使君鳳穴挺儀龍門標峻瓊
彫岳立表秀干雲霞煥霜霏澄虛鑒物既而代
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而撫百城建隼旗而
臨千里坐棠敷惠恩纏去思剖竹乘仁式歌來
暮清凝夜燭化警晨烏外嚴九農內弘五教導
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之恥
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
蓋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臥理稱難坐
嘯匪易拔棠問疾秉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穫
薰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
春濡飾羔旌而詣君子於是仁必有勇義不忍
欺炎譽鬱於三秦佳歌騰於千古若乃清寬惠

錦鮫月色於靈臺玄鑒虛凝稜風聲于智府研
機千篇撰牘九流縟翠夢於詞林綷鮮花於筆
苑文江翻浪織玉漱以翰霞學海驚瀾綴珠鱗
於濯錦加以題搨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獎
題不倦懷級味道之客望範闉之駿奔薫包流
畧之夫窺義闥以避集求小善於毫芥頷正禮
于二龍振幽滯於沙泥許明公於一鶚賓王逸
中故俗體朴厚氣弘規矱下遺泯陶禮吾雲餘

化頗遊簡素少閱緗每蟋蟀淒吟朕素雪於
書帳涉雞振羽戠璐蒲於翰林既而學選懷蛟
才非夢鳥價不齊於南漢劣不重于東山幸屬
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謀叩角
之詞奮短翮於檢揄希高標之餘拂濯纖鱗於
涓滴望鴻浪之微露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
則鉛刀有一割之用跛鱉致千里之行是知鶴
混吹于齊竽濫飛聲於郢路拘山雞而自愧頓

遽逐以多慙粒顧戚顏不遑流汗禮詠

上梁明府啓 駱賓王

某啓仕者聞歌薛邑賓彈鋏於馮諼佇駕夷門揖抱關于侯子豈惟成風之斲妙思通神流水之絃清音入听況夫志合者達心可采情諧者蘭味寧忘伏惟公儀天峙構層基控射牛之峯浸地開源驚濤疏釣鰲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許以霞褰三主八公早袁揚而岳立於是功超振鷺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翔鸞之舞影崟琴動揺叶紃排之雅音既而盛德有鄭佐皇華而撫俗君子不器鹿轜軒以觀風某蒲石摘廷鏧鄉蓬轉不叶十室無專一經扳驥逸而無由卯鵬飛而自失公顧眄成飾咳唾為恩庶微潤於江波冀求光於鄭燭使幽禽近木侶丹山於帝梧鳴石在川應黃鍾於仙管敢布心也詎祇叩馬謹啓

上司列太常伯啓 駱賓王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於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己故彫其璞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明常伯公儀天聳構横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而疏派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谷誘真人之秀本枝百代君子萬年通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畧德由天縱白雲降王輔之精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阜之岸辨練光於濩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盉秋實於鼓叢絢春花于詞苑辨河飛箭激斗翻白馬之津文江散珠圓波激驪龍之冗是用德茂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煥雀池映桃花而曳綬既而擦留皇鑒忠簡帝心奉鱗春宮攀離尺千青陛代工天府明台耀于紫宸綜理玄風熒燗

元氣含腫禮樂皎受日以流光飆彩文章映德
星而開照若乃識度索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
盛業陰於厚土惠和忠肅吉功格於上天則伊
陟謝其緝熙巫咸懸其保人舉才應器與士無
私水鏡澄花炫金波於靈府冰壺徹鑒朗玉燭
於神機則鄧攸莫際其瀾盧毓罕窺其術故使
妍媸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
時叙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

人倫之度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
搢紳宣於峯席一言合道接然明於鄭鄴某達
廬布衣宗樞章帶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
誓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為士王庭希干祿之
榮次則奉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祿然而忠不
關于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藏進殊巧宦
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
雖託實欲投竿垂餌聽幽迹於渭濱抱甕灌園

絕恋攀于漢渚幸屬乾坤浩大興鯤鳥涗光華
嵩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為光
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
於是謁來羌蹄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
安而就日美芹之願徒有獻于至尊蟠木之姿
雖為容於左右明公決幾成務論道經邦一顧
之陰駘足逾於仙鹿片言之事魚目軼于靈蛇
庶望顧兔維箕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霈甘

澤於堯雲則繪餘之魚希振鱗於吳水勝後之
豕翻化龜於魯津拜伏皆慚增其氷谷謹啟

上齊州張司馬啟　駱賓王

昔者薛邑閒歌撫馮諼於彈鋏夷門命駕顧侯嬴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載笠釣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貴乎得魚是以挹蘭言於斷金交蓬心於匪石庶清音默聽賞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咸風於郢匠伏惟公流源白水浸地軸以輪波纂慶黄軒感星精而誕命綴珠華於七曜聯玉葉于五雲至夫神石摛祥靈鈞表貺千年

馭寉振仙駕於帝鄉七葉珥貂襲榮光於戚里因以紛綸國諜蟬聯家聲洎乎鹿走周原輔秦圖而興霸蛇分沛澤翼唐運以基皇常山王之玉潤金聲博望侯之蘭薰桂馥羽儀百代棟梁寶以霞褰鍾鼎一時單袁揚而岳立故得重規遠鏡浩月路以流清茂社遐鋪架雲門而擢秀公飛姿鳳穴藻五色以凝華韻擢龍泉涵九重而鏡瀾風情疎朗霜明月湛之姿氣骨端嚴雪

向冰清之槃若乃性符神挍道擅生知挫三端於情峰九流於學海博聞強記辨晉國之黄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湫迥鶩瀑布以飛瀾文江瀉清含濯錦而翻浪藝槐市以增茂穆蘭室以流芳於是翔鱣應待觀光上國飛龍成卦利見大人摶羊角以番天展驥足而騰景翼武藩邸紹敬沮之清塵光贊外臺陳君田之亮貞推公平而折獄嗤鼠謝其嚴明擁端慇

而行仁化乾愆其智勇加以清規日舉浩虛熙於水壺玄鑒露凝朗機心于水鏡諭光自牧恭已愛人片善必甄揖虞翻于東箭一言可紀許顏榮於南金某疾抱支離材均臃腫進不能握蘭分竹縮銀黄於銀臺退不能絕粒茹芝練金丹於地肺而出沒風塵之內淪漂名利之間游無毛薛之交仕乏今張之援塊然獨處者一紀于茲矣然而日夜相代恐溝壑以非近窮病亦

偕、思薜羅之可託、常願處幽棲寐、追夏黃於商山、樂道棲真、從象連於滄海、豈圖語默易爽、心迹難逃、從橋之恨逾深。扳桂之情徒結。是用絕心乾沒。躭閱丘墳。謂子時於南荊。訪康成於北海。西遊梁益、仰司馬王揚之風、東入臨淄、慕淳于管晏之智、瞻言前古、徒欲思齊、俯惟當今、空勞懷刺、不意雲浮礎潤。霜落鍾鳴。揖郭泰于靈舟。有道斯在。賞蔽明於撇俎。盛德猶存。雖雅調清歌。識寡和于郢路。而庸容濫吹。竊混奏於齊竽。輕課攝囊。揄揚盛德。庶金波雖畢、零陵之石自飛。瑤光建寅。蕭斧之火猶熱。學慚麟角、德類鴻毛、愧汗如漿、憂心若厲、

謝賚菱啓　庾肩吾

上林紫水。雜蘊藻而俱浮。雲夢清池。間芙蓉而外發。珍踰百味。來薦畫盤。恩重千金。遂沾菲席。凌霜朱摘。愧此開顏。含露蒲桃。慚其不銷。

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啟　劉孝威

齊柂柏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㯭。楔。漿。五。杏。七。桃。靈。瓜。僊。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無于千樹。猶自尚謝珍奇。多慙品族。

謝東宮賜彈棊局啟　梁元帝

驛木熱鞋藝。彌懼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捷。馬敔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綠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排細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邃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謝東宮賚花釵啟　梁元帝

薩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葉。王粲之詠。恧此東蓮。九官之璫。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褔等啓　皇太子

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為豔。取映鳳凰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聳高越穀。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銀燭之狀。將持比月。亂含璧之揮。

謝東宮賚炭啓　劉孝威

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滹沱冰合。無待王霸之覘。聚而為岳。大壯黑山。稱之以船。將重牙獸。鑪生烽焰。室滿紅光。雖案入而識者。鼠布焚而無汚。

謝賚錦被啓　劉孝威

色豔蒲桃。采踰聯璧。鄂君愁纈。楚侍羞珠。雖後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謝東宮賚園啟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服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訟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從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妝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俯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渰百仞、前逼遥逸

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每勝春迎夏、華舟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謝武陵王賜弓啟　王融

殿下摛藻蕙樓、傷藝蘭苑、穀積玉於風範、晁連珠於月的、兔園掩秀、郢水慙奇、融揖讓未工、濫升下飲之賞、操弧反正、謬奉招賢之錫、文鞘鏤貫、逸幹捎雲、玩逾百齡、佩流千載、

啓　藕拭

宥出門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　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講中不願於青黃。贊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遇。荷履禁嚴。殊非素望。　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觧卿大夫之憂。　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　湖山如舊。魚鳥亦堅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　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思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　餘膏所瑁。常分無晝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颶霧。稍習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難復見乘衛之士。　寓燕雅集於二陝。鶯花不減於三川。　事簡訟稀。蕭灑有道山之況。魚肥鶴谷。依稀同澤國之風。　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未偶。滄濵不改。嘆自蔦之波臣。

奉祝座師啟　康詠

伏審予告歸榮過家上壽詞臣休沐下為石之里門郡守乞言授五更之几杖勝傳遠道驪劇負牆恭惟門下達特休明為國俊乂金莖琳瑯之貴作為文章玉壺風露之清雅推氣韻雖丹霄之去尺五身到鳳池而白雲之望追遙心懸鵷髮省覲少紓于日月論思暫輟於班聯頃辭津山水之間知賀客簪纓之盛地靈人秀有來鶯鶴之續紛錦席高雲坐想魚龍之曼衍芬若千金之酒翩其五色之衣問絳縣老人之年遐筭游增于甲子續益部耆舊之傳賢聲彌重於扶輸其等以毛髮絲粟之材在權度錙銖之內承荅雖壅奉勤樂能之牧桑背叢肝敢忘依播之自願介有嚴之眉壽何辭不懈之溪毛廣成十二百春貞並仙齡於上古汾陽二十四考更賤相業於中書祝頌之私扶栽莫既

春江社啟　何偉然

切以問社白沙先輩風流月遠尋芳青靄天涯廣衣雲連賢同東晉永和歲合蘭亭癸丑可無清讌以續高踪唯我諸社長詞盟騷雅傾今才名振古玄珠探水國夜走鮫龍采筆艷江城漭争錦繡倦芳掛驚歎求友欣晴波危㶉追歡然圃多私係言集彥玉盤無饑切來菜甲輕黃[illegible]水有觴流出酒花淺碧慵鷄肋之不棄唯牛耳以相遲春半為期臘光是望擢開新漲高陳天上管絃壇結春江醉領賦中花月韻曲自同[illegible]撥詞總是韻人先啓布心並宸注目

與龔惟長先生啓　袁中道

數年閒散甚、惹一場忙在後、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電光泡影、後歲知幾何時、而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實當官耳。尊家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樂何可言、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舄。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游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鉢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若只為閑無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人。不可為訓。古來聖賢。公孫朝穆。謝安孫瑒。輩皆信得此一着。及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與東鄰某子甲蕃目而死者何異哉。

辭子隆箋　謝玄暉

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來、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悒、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採一介、搜揚小善、捨采場圃、奉筆菟園、陳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思鄉踶　沈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求、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

天台僧可觀重興岳武廟䟽 鄭元祐

西湖山北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大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君如霍驃騎不逢漢人長結志於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四接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皷鍾長為犇宠於草木空山杳火猶將薦奠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祊田聚佛宇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毁

神積風雨逐頹廟貌休留夜啼拱木躑躅春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教蓋忠臣烈士無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擔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興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兆生為臣之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單異代

請郭山長老應霖䟽 黃庭堅

去聖悠遠邪法崢嶸當人伏藏正宗淡薄鉢囊挂壁衲被蒙頭可為癡種子歸依必遭明眼人識破郭山應霖禪師蘊天台之雲月飽南嶽之林泉得翠巖悅一味之禪分大愚芝千燈之焰而枯木宴坐草深法堂彼悅上人者把牛鼻繩能師子吼唯升堂入室未見其人今日請為大衆發蒙亦與先師雪恥要當腳蹋實地舌覆大

千末山園中不負臨濟蓮花峯頂親見龍牙入泥入水為人捏聚放開由己貍奴白牯盡敎鼻孔撩天水鳥樹林也須腦門著地

化修造精舍疏　白玉蟾

胥車秣馬為尋仙子而来。褰昂寢菌未慊遊人之意。欲劃蘿烟薜雨之地。廣為松風竹月之廬。以數椽上漏下濕之憂。屬幾載左枝右梧之篤。驤舟岈呷皆酒酣耳熱之餘。落蕃庭前正詩興心任之甚。相逢不拈出。後會幾時来。

紀　疏　十四卅六

狀包家灣龍王求雨疏　曆赤水

維王鍾英宇宙。誕德山川。潛耀毀光。揚霧顯德。順斗罡以達化。佐上帝以行權。推神炁之車輪。握陰陽之機械。蟄蔵則滅影銷聲。一真混沌。書迅則包陵蕩谷。六合奔騰。忻喜則風恬日朗。鈐管笙簫。震怒則電掃飇馳。旌麾羽騎。天門上下。倏忽千迴。震旦逵来。利那萬里。興雲而雨。恩澤惟時。在在之祈求必應。潤枯槁而蒸民乃粒。歲歲之功德無疆。纖雲起於寸縷。僅半餉而穹昊彌漫。微波傾于一杯。不崇朝而大地霑足。自非玄妙入神。清虚證聖。曷克臻此者哉。是以虹梁鼇柱。仙都之界。壯于皇居。金牓銀題。水府之功。耀于天日。霞為棟。雲為甍。絡索間珊瑚之網。玉作林。珠作帳。流蘇控瑪瑙之鉤。風鬟霧髻。鮫綃之侍女二千。雷舌星眸。犀甲之武夫十萬。雕胡飯進玉饌之羹。堂下鶯笙侑食。水晶盤勞銀絲

紀　疏　十四卅七

之瞻、所、前、鳳、吹、傳、觴。道士登玄珠之閣。緇經而講長生。主人坐夜明之樓。焚香而執如意。爰欽清都上聖。永延邑鶴之齡。轉悲識土下臣、目促蜉蝣之晷。切維往年雨潦。五穀不登。今歲饑傷。萬民無告。今者藉王寵靈。歲以有穫。脫民殍餧。幸及食新。而晩禾未登。天道亢旱。司牧懸旱。囹疾首而星馳。野夫憂時。亦累齋心而露禱。其既仰陳功德、以王靈而告被群侯。復俯竭虔悉。謂

無辭而獻之王所。伏乞大彰靈爽。普惠甘霖。穌我槁苗。潤此枯骨。

唐中宗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

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瑣崇班。職參鴛鷺、寅神化之有寄、信賢才之攸重、通議大夫韋嗣立、忠規奕葉孝緒蟬聯家住玄鸞之朝。人輔形雲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砌之階庭。麒麟齊驅。有劉山之昆季。入光振鷺。譽滿三臺。出據憑熊。聲流十部。近者命茲鶱渚、已擢雁行、繞出芸扃。奉歸萬里。永言荊樹。坐折連枝。春彼恒山。空餘一鳥。俾

遷榮於皂蓋、宜襲寵於黃樞、

唐中宗授李承嘉戶部尚書制

門下。紫極八座。非德勿居。丹屏六曹。惟賢是擇。金紫光祿大夫李承嘉。靈祺峻嶷。識宇嚴明。早聞道德之名。夙有大臣之望。雄才逐日。共騏驥而齊驅。迅翼摶風。與鵷鴻而並翥。柏臺憲府。馬膺弄印之榮。乏甸神京。獨著題輿之任。堅同白至。直若朱繩。臺閣風生。權豪氣懾。洪材可[illegible]虎。秩循崇、宜加曳履之班、式獎經橋之對、

題光中鳩材小冊　袁宏道

珊瑚為堂木難室。荷葉山頭雲似壁。金色頭陀倚花立。番鐵柱杖青皮笠。辭我遠入湖湘澤。杞梓楩楠被天黑。青髭白面畫檀越。老去髡頭少作客。舊地相逢如舊識。

禪堂募參引

綠嶂初滿。黃雲甫截。浮空參浪。如海斯湧。滿車汙邪。似需之候。當斯時也。折楊黃花之歎。適于井閭。紅面鬼頭之春。溢彼堂樹。而應供大士。腰懸空盎。赤髭淨侶。枵然盈塗。是可忍也。心實憫之。厥有白足。分衛諸方。寧繭余踵。填彼饑壑。仁人之心。儒者所與。敢不圖之。用弁首簡。

題僧銅塔冊

胡僧碧眼鬢三尺。風吹舟舟掛金錫。黃金範塔等山齊。走遍諸宮與湘澤。南中冠帶簇如雲。誰恭唯沙老阿育。衲衣三度救秋風。又踏峨嵋十

仍瓌。蜀山銅鐵老華夷。高舶林林同瓦礫是少
應有大心人。索可傾翻手可擲塵埃之內有然
子。莫道分衛去如織。

頓庇之天馬狀
降靈騏子。九方是選。白驤朱文。綠蚫紫騣。水軼
驚堯。陸越飛箭。遇山。為。風。值。雲。成。電。

梁庾肩吾為武陵王拜儀同章

臣宅慶紫霄、聯休皇極、地均指日、既無蹟而成嵩、任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今者四郊無壘、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猶居塞外、單于冬獵、不入漁陽、臣坐牧三邊、非勞士戰、豈能屯兵大夏、封萬里之侯、飛箭遼城、受千金之壽、論其才望、有慚茂弘、先佩印校、常著對庋、

高皇帝羅經示僧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劫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聽者之橋心、開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爲、斯二字之所以然而然者、其於漏盡者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泛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采虛之謂歟、實之謂歟、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沉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曩之妙也、亦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著相而能也、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必而較之、豈不廓落、斧星靜、澗臨月、是說是問、九季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閃石爲舟、千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連珠　漢揚雄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眾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擬連珠　漢班固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為寶。非駔儈之術。伊呂之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羣。士齊寮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連珠　後漢潘勗

臣聞媚上以希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晉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

連珠　魏文帝

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

蓋聞駑蹇服御。良樂咨嗟。鉛刀剖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

倣連珠　魏王粲

臣聞明主舉士。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為輔。

臣聞記功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恥雪。

臣聞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
非良佐無以濟天下。
臣聞覿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
過行不累乎身。

演連珠　晋陸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厚地
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
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
之會。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吳蒼。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
之選。是以二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
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無匱於心。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也有畔。而畀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
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悦鐘鼓
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勢屈。
是以凌飇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
後時之悲。
臣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
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
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殊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垂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閑於理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連珠 才術患連

蓋聞獸拔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紳。不獲哀公之祿。千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蓋聞機心難湛。不接異類。淳德易孚。可押珠方。是以高羅舉而雲鳥降。海人舉而水禽翔。

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鴂。秋菊晚秀。無憚繁霜。何則。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難傷。是以傳長沙而志迴。登金馬而名揚。

蓋聞脩已知足。慮滿其進。競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腹。而求安愈泰。緣木務高。而畏下滋甚。

範連珠 顏延之

蓋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暴陽傾首。離光為之反舍。有鳥拂波。河伯為之不潮。

暢連珠 齊王儉

蓋聞王佐之才雖遠。旨必見採於當世。凌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于雲閣。是故魏人揮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荊山。

連珠 梁武帝

蓋聞冰鏡不以妍蚩殊照。芝蘭寧為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無濟。至德由乎兩忘。

蓋聞一眚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纇。盈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勢。是以微照猶而山飄。虛弦動而集落。

連珠　後梁宣帝

常聞盈虛之道。雖循乎而必陂。損益之由。在至蒙而無竭。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唯天為大而西北懸。

常聞山有藏玉。則卉草常榮。林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真。周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

連珠　梁沈約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頹崇山之峭。是以一夫　加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借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懸殊。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為宰。

連珠　梁吳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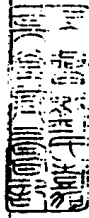
蓋聞艷麗居身。而以娥眉入妒。貞華始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寂寞。豈乏炫曜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聶子禁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位。

艷體連珠　梁劉孝儀擬物作

妾聞洛妃高髻。不姿於芳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浮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艷。衛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秖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追生魏妾之悲。

清紀序

近日清話如娑羅園一帙語多感憤人共快談寧野清紀撰述類是巔隱居放言知罪任之締眞猶可寧野猶將用世而越世高談是可異也客曰君子出處清節居著清言如子之云濁而可乎王生曰是非爾

所知也洗耳牽犢相對數語言清行奇寧際中天故緘容耳代鮮三五放々易汚處夏寄慨終餓西山醉醒與嗟竟沈汨羅水清而魚不得安矣林清而鳥不得安矣言清而身不得安矣故昔之不肖者飾清言以自文後之賢者反匿清言以自免士生

斯世善不可為而清復可紀乎漢之清晉之清談徒自及也且禍而國寧野不云乎處世至此時咲嚎俱不敢論文於我輩玄白總堪嘲予恐此書出而嘲者正多也柳予嘗喜眉公寄貞父之句世皆欲殺成才子。我見猶憐是美人。亦已請以斯言為

寧野解嘲癸丑中秋太原王宇題于長干客舍

小窗清紀引

蓋譚風流者首稱江左清固尚
方氣那見麈尾者指為王謝家
物清固有門風耶談左銅必周
至必漢碑必紫書必魏晉畫必
宋之清固有世運耶予謂不然

吳序一

亦顧其人之根器何如根器清淨
者寄託不必甚高也即婦類可
好鳥可好驢鳴可好僕飯可以
至穫長公之豚噉肉亦可如非其
人則鋪金帳下羊羔美酒淺斟低
唱固俗也猶轎而焚香烹茶亦不

過如吳閶市中胥會亭曾何足
把臂入林哉孫而對清風皓月
可以引意思對行雲流水可以
滌煩想對空巖絕壑令人奇對
周鼎商彝令人古對時花嘉木
令人緋細對美女妓童令人解

吳序二

澤對名衲高羽覺生道心對韻
士詞林覺長慧念對古人詩書
覺眉宇不同而襟期自韻程家
所謂薰修儒家所謂陶染乃此
澹也予伍寅野所以有小窗清
紀之集也寅野為人悰快澹漠好

讀書易著述難以文稱々重視之
諸裡揮千金世呂俠名之而不善
視生產不屑爭便運不解作滌
机世又以癡目之矣癖則僻俠則豪
文則多致三者皆清骨也而且諒
以烟雲影多廖寥以肉筆花墨霧

吳序三

又足以踢發其意趣而抒瀉其胸
懷擅酒河詩香醉而譚火定為滄
泉讀書多作文字親可之抑予更
有說焉予家夫差亡於西子爭古
者惜其霸業不終矣吾來看不已
之國亦戴吳以捐千里遁與遁廢
之江山而易一絕世有一無二之西子
郎傾國不足償之照護國已太奢
而況館娃諸溪之名至今與吳之山
川爭勝寬野僮有續紀章一拈出
之以為予家千古一快

癸丑中秋後二日延州吳逵謨

吳序四

燕園寧野之別業小窓燕園之別實清紀小窓之纂述附紀纂述外之著作也夫人靜坐幽窓不讀書所作何事讀書不善述所讀何書述而不能作所述何用寧野之讀而述之而作也不負此靜坐矣然兀坐易枯非有迫之而起則鼓舞不神窓以外之江練山翠遥濺之而盈欄也窓以内之桐影花陰柳烟竹月掩映於筆墨間也無非撩人語者得趣深發越自靈異矣紀獨以清者何意寧野熱於情而境漸冷將以小窓為攝境之户收拾豪俠之鬬唯清之味雋以永清之趣澹以怡也雖然豪俠性成寧為境移吾知寧野之境愈冷而心愈熱也夫寧野豈終韜散哉倘亦續選艷紀之意乎

冶城社弟何偉然題於魚鱟館

小窓清紀纂用書目隨閱隨錄不編次第

水經注	楊升菴集
山海經	李長卿集
博物志	睡菴集
唐詩	唐伯虎集
宋詩	陳眉公集
世說新語	文心雕龍
唐世說	白氏長慶集
漢書	韓詩外傳
唐書	唐子西集
蘇長公集	品外錄
莊子	玉壺氷
淮南子	遊名山記
高士傳	見聞紀訓
淵明別傳	書肆說鈴
夏小正	文字樂

弘明集　貝典雜說
黄山谷集　歐陽漫録
南華逸篇　楊升菴金粹麗句
古逸史　秘冊彙函
古史　王氏彙苑
四并集　瓶花史
陸放翁集　觴政録
瀋陽人物記　玉茗堂集

初潭集　甲秀園集
甲秀堂帖　費氏家訓
經鉏堂雜誌　王百穀集
古文苑　秇林伐山
陰符　焦太史集
賦雋　尊生八牋
苑山堂偶雋　寞寥子遊
水心文　山中白雲

蘇米談史　清賞録
清異録　珍珠船
考槃餘事　鶴林玉露
南史　娑羅館集
澄懷録　太平清話
寓意録　叢語
樂志論　狂言
閒居録　安得長者言

草澤編　叢言
偃山年譜　蹋燈詞
輟耕録　羅江怨
潛確録　武陵記
汝南先賢録　金匱諸銘
湖海搜奇　貪泉小品
汗漫録　悕墅
豐寧傳　漱石閒談

陶隱居集　慎言集訓
白醉璅言　犖氏耳目志
白孔六帖　祁爾光隸拈
群書備數　何居士集
五色線　巖棲幽事
呂氏春秋　陸象望集
廣州記　楓庵漫錄
草堂詩餘　筆記
離騷　歸有園麈譚
庚子山集　慈忍齋鴻寶
駱賓王集　環碧齋集
歐陽脩集　瀟碧堂集
漢武內傳　聞鴈齋筆談
玄宗內典　胜錄襍言
王摩詰集　文房寶飾
大成全書　筆麈

郭定襄集　古奇器錄
廬陵記　李卓吾諸書
棋說　蘿月山房林下盟
宋書　倪雲林集
南部煙花記　孫子京詩
三輔決錄　表粹
珊瑚鉤詩話　錢文通使交錄
傳子　何氏語林
林邑記　列仙傳
國史　桓譚新論
金城記　鷲座新書
唐蘇鶚演義　南康記
不可刪語　茶經酒史
王辰玉太史集　辟寒消夏
心問隨荅　古迂書

清語引

臯矣齋之田巴爭毀五呰帝遇
褰連子杜口狙丘稷下館立廢則
聱之而譔之勢必危易危而安清
語以良輔也剪鷁張之羽噴蓬舌
之香縱鴻如天河而舌兵盡洗

顧官不亂焉見修聽者耳根
自熱而語者牙慧俱冷王衍之玉
塵譚也冰雪相映激嗡嘆為之
覺聽緣為之解孟浪為之縺綫
不說法度人人盡如岩如松如奧
闍道而入眼依法也是絕也不幾
一言賢於萬衆爭請息舌戰甚
寒齒牙之衛如回有三寸存不
好傾人國下人誅余且立於形
語之國以形相喻無形以言之
矣

小窗吳從先

小窗清紀

延陵吳從先寧野許楈
西湖何偉然仙郎校閱

清語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壚之香何氣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索解人不得

陳眉公云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陳眉公云窮言空谷蛩然客至方相與討松桂涵雲煙而負才之士輒欲拈題闇韻裹吟苦咏幽人當此真如清流之着落葉深林之沸鳴蟬也詩人正不在此

湯太史云善乎蘇子瞻之記傳神也欲得其人

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優孟叔敖豈必擧止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吾嘗以此論書丈法無外者世人每見人書不省美惡輒問某帖其帖見人詩文繆相推擬曰若也周秦若也漢魏六朝若漢若宋於乎秦周之與唐宋其代既已往矣帝自為統人自為氏則胡不曰若明詩明文而反借於異代又胡不曰若誰之子而取既朽之骨相辱哉制擧大業代舌門墻寄思聖

誦空調古語而令以其應制也自為時文記叙傳銘誌贊歌詩之類陳說今事酬答今人逢奇則奇寓庸而庸其為今語明也而世孫推之曰古見名為古文詞也雖吾世而求之尋彝索鼎而揣摩千百年以上之物斤斤依倣不敢自置一擧矣無惑也日旦旦而明非借昨日之光以為今日之光也景物歲歲而春非留今歲之草木以為再歲之草木也吾之面不如人之面拾

安仁之道貌。署為真吾。而以說妻孥。豈不羞且悖哉。

又云談詩如談禪、今之帖誦者、人人稱詩、亦人人稱禪、自吾近日逢人衣冠之族着衲詩無往往而是所居處無不懸佛作禮案無不置經軸相與談禪無不印及性命之禪道之盛無今日過者然高曠之性或借以浮游不類之徒至竊為窠窟禪之弊亦無過今日豈惟弊也斷且滋甚乎

嘗以為今日之禪党者頭似我輩舌似要之未窺其皮安論神髓其於詩亦然夫禪之道當下便掃不立文字便是文字此禪訣也亦詩訣也天地化工之妙特今與昨變朝與暮殊同時共刻針芥不容之間大地眉端山河瞬盼呼之氣轉而為吸初念脫而為二念即已陳陳不堪掇拾碎之既謝之花既槁之葉重黏枝上必無生理而況其聲音字畫之粗乎見形而起影緣

像以索真高掛深宮終慚舐唾鳳皇鵠鵲未免捧心馬有之乎不識宮徵莫辨捏成五字七字輒稱詩句撮合前人一字兩字輒稱詩人乎

野狐奇觚

塵談云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誚於豪傑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為文人者僅可稱乎才子

石林云今世安有文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

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

可銘座右

世味非不濃艷可以淡然處之獨天下之偉人與奇物幸一見之自不覺魄動心驚

還須認得真

舌頭無骨得言句之總持眼裡有筋具游戲之三昧羣居閑口獨坐防心

三昧

閒居事與達官無異觀聖賢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樂與達者何異

世外交情惟山而已須有大觀眼濟勝具久住緣方許與之莫逆

絕交論可廢

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殘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

讀史要耐訛字正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看花耐惡酒此方得力

俗漢耐不得

校書能闕疑者其平生口無誑語可知也

程子云舉子程文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

病快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口中不說雌黃眉端不掛煩惱可稱煙火神仙

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

有世外之心者方可以處世荊棘埋途矣

石公曰文章一事知之甚難無才者不知有才未便知無學者不知有學未便知有才有學人品稍浮不知胸襟不空潤又不知不知者不知知者亦不知ヽ之難也特地說甚麼知說甚麼

不知不知著甚來由這樣人只不要理他便了

末句怕人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魏肇稱徐君房情隨年少酒因境多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何嘗不

笑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真可喜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

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寺碑可識老庾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

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盡殺

廣城居士艷詞引云世無窮途道喪分別興之

亞到不妨嘔出驚人心故不然也須隨場作戲

開眼便覺天地濶遍鼓非狂林臥不知宗看更

上床便算老驥自壯何關唾壺蓮花不染曾出

泥下是空以維摩擱伴天女解禪摩登室中慶起

證法即腐即奇非花非幻漫露淨丑之腳總還

男女之歡看他布袋彌猴東挑西剔始知門前

田地水綠山青當壞盡愧還我為之大地衆生

從渠笑罵

艷詞妙着冷語

東坡王夫人云春月可愛秋月使人愁余謂春

花灼灼自覺撼媚秋花慘淡政自令人憔悴耳

王辰玉云人畫云煙柳烟安得柳容其似者正

在露葉時若眼若起半空半色之間耳

絹趣

衛君長目興公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

作文未為知道夫不關山水者乃深得趣於山

水譬之懷綬綰珪枯槁之士以為桎梏譬世之

士以為腥羶大賢處世若遊青山而臥白雲道

遠優仰無違不可濃淡在境了不經懷故無非

得勝場句

定有着處

茶如佳人此論雖妙但恐不宜山林間耳昔蘇

子瞻詩從來佳茗似佳人曾茶山詩移人尤物衆談詩是也若欲稱之山林當如毛女麻姑自然仙風道骨不浼煙霞可也必若桃臉柳腰宜亟屏之銷金帳中無俗我泉石

快論

讀書貴有眼如道德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

青琴絳樹陳於羅幃桑落蘭生滿於綺席洞簫疊鼓震於迴谿楚舞吳歌繇於高館霜蹄汗血騁於丘墟細帳朱帷息於蘭圃右顧左盼前挨後酬讌罷心悲樂極哀發內哭之態猛於迅雷震怒之聲闞如乳虎以有盡之軀遣無窮之欲峽猶御狂飈乘奔電下千尺之坂墜萬仞之淵也

子雲玄亭侍撓問字淵明菊徑携酒款扉終覺多事不如仲蔚蓬蒿袁安高臥

踈懶似稽中散恬澹似陶栗里雄放似蘇子瞻多感慨似白香山口不臧否人物似阮嗣宗

蔡中郎自謂平生惟作郭有道碑不媿余平生

孔北海客滿四筵管幼安縄穿一榻方軌各殊徐尚不一

德祖弱柳衛門仲文古槐庭院雖具寀實惜令太枯名花茂樹可廢賞心流水青山何妨適性

陳眉公云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又云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六七人是名施茶

可補茶經

蘇長公送于伋失官東歸云世俗之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於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

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己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為正歟。以不惑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為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

樂其所以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為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為正。是淨為正也歟。故吾願為子言其正。子欲終身樂而不怒。

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脩善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淮

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浮鹿正爾煮食之耳後貴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蘇長公自評文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工吾亦不能知也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飲不義之水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見鵠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撮囊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毘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毘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

詩文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密則神為[illegible]迫疎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宋畫元畫密氣韻生死皆判於此

黃山谷曰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飲酒有真處不在醉不在不醉不在醉此堯夫所以取微[illegible]不在不醉此伯倫所以頌酒德無為醒者傳

遠客高踪幽人妙韻超邁乎古今者客坐談之亦自神王

友人疎狂者足啓庸俗通達者足破拘攣博學者足開孤陋高曠者足振頹墮鎮靜者足制躁妄恬淡者足消濃艷左提右挈離友一步不得

陶隱居云得為才鬼猶勝頑仙

人品詩句貴有山林氣

能侍目禁函傳摩羯之域象負蓮花遂滿真覺之境。

風送妙花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印以搖金

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于骨書于紳染于神薰于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萬獻子賤萬畝之田而貴舟人片說

溫公與子瞻論茶墨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云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溫公復以為然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欒城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也要對症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禾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迥吾師也矣

霧雨觀雲何除也論人情只合杜門嘲風弄月忽顛然全天真且須對酒過名山如讀異書卷則數行健則千里言不論途程以洞心快目而止

顧況云家樂琴之臣妾廣陵散曲之師長

張思光言不恨我不見古時人惟恨古時人不見我

今人看你何如

世情太濃以淡字對治全不得力直窮濃處作何究竟則自然當下銷鎔

名心未化對妻孥亦自矜莊隱衷釋然即夢寐皆成清楚

事當快意處能轉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特終身自少尤悔

且覺趣味無窮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蒙護
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
令人冷腸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
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
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
房亦超超玄著

清紀 語 上七

卓老云快活真快活
謝譓不安交樓門無雜賓有時偶醉曰入吾室
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
自來親人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
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故須奇才
惟讀書有利而無害惟愛溪山有利而無害惟
玩風月花竹有利而無害惟端坐靜默有利而
無害是謂至樂
要消受
趙李仁曰生平有三二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
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夫盡
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大抵登山臨水足

清紀 語 上六

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為益不少李仁曰鯤山
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高下
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
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
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
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
古
讀之令人舞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李愚吾人予夙夜在公不曾憪游華胥國欲于洛陽買水竹作蝶庵謝事居其間庵中當以蘧周為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然忙者雖為注籍供職

眉州衆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壺也

東坡琴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此一卷楞嚴經也東坡可謂以琴說法

以法譚琴

山谷云相茶瓢與相邛竹同法不欲肥而欲瘦但須飽風霜耳

洞庭張山人云真源無味真水無香

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于此時可名臥隱便覺鑿坏住山為煩

甚麼境界

參悟久則心花頓開若蓮萼之舒瓣機緣來則性地忽朗如日月之放光

峰巒窈窕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疎半畝何如金谷

栴檀之形能出頭而迎佛佛丘之石解聽經而點頭故知山河大地咸見空如瓦礫泥沙並存佛性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子房希蹤安期生釣隱于海濱藥師龍驤魏先生堰屈於岩穴緊豈異才違命不同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宮漏

世法須從身試六道不在口譚暇日清言有味

忍于冥際無當。倖然過境不境。此是學問得力。

袁盎報十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遒小債而必償。荊芋名認根。苗點滴不差毫釐。罪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雖圓。此聖賢之所以慎作業也。

世法尚微

衣垢不滌。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滌。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閒。人心自鬧。

唐詩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此語極高意味。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發皆中節端倪。皆可想見。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孔子曰去其楚而可矣。老子曰。去其人而可矣。吳生曰。去其遺與得而可矣。何不併去其弓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為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為尤難。

老氏尚清淨而知雄守雌。為權謀抑闔之祖。漆園曠達。睥睨人世。無纖毫利天下心。故曰老子有術。莊子無術。

老莊公案

孫生云。陸子十篇誠為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快心政不在多。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說通尚疑非通何如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

拼花雨。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毛伯成自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便是好詩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頃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綵染也雖美不尊。

鳳皇翱于千仞必不為燕雀之啄麒驎騰于九霄必不為駑蹇之步。士君子神游六合明矚九霄必不填谿壑之欲。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耶。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袁紹見鄭玄嘆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豈徒然哉。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劉氏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

舉公對雪尚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

彥回與謝莊等共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

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一
暫離不可得已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
可謂一往有深情
奈何
顧長康云畫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留得譜否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之顧曰謝云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
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
下
衛玠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茫〻不
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
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

舟
不如堅壘
玄二曰夫八有短所以見長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
楓栢擢幹踈條潭壑澂澈清流寫注王子敬見
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
難為懷
人問撫軍殷浩談境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

獻酬群心
就是勝人處
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是使人
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〻肆志尋覽乃
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
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
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

好也乃隱筝山

詩思在灞陵橋上微吟袁林岫便已浩然野趣在繞湖曲邊獨往時山川自相映發

月華淡蕩本自無形風韻飄飖何有質達士澄懷意表斯爲得之文人寄興篇端亦云勞矣若乃娶畫幻女酒池精丘吟風直作捕風美月翻為捉月

枕中鴻寶一編應自有風霜之句室中竹實數

刪定知作驚風之音

天地剩氣也日月河山剩影也人鬼鳥獸紛然錯然剩勞也竺墳魯誥剩興也詩賦古文舉子業剩語也蓋得道之精以游無窮而其土苴以為不化之物則必有剩剩與剩相尋于天地日月河山人鬼鳥獸竺墳魯誥詩賦古文舉子業之中以至世出世間謂之不朽謂之不滅總之非不化之物而已矣

余嘗謂剩粉殘香銷不盡讀此痛哭

天下之大淫而大貞出焉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愛山水而不會其情讀書人而不得其意學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飲其韻甚矣夫世人之不善淫也

大淫大貞出是語錄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

竹譜

蘇長公與毛維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繇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蘇長公答賈耘老曰今日舟中無事十指如懸
捷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竟醉念賈
處士貧甚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
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
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者便
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擎須添丁長以
付之也
妙處不堪自講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
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
便當作留客過歲准備也
喻宣仲云江南秋色百倍春光
陳眉公云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
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
老氏知雄守雌四字味之一生受用不盡
晋人清談宋人道學不相為用而時復相濟所

謂離則兩傷合則雙美也我輩行己政當權[illegible]
宋之間
是
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也談事而文排而
不厭者陸贄也兼之者其長公乎而氣魄磊落
終歸雄渾所以超軼一世
總是長公
名畫法書古人意氣精神所寄元氣絪結造物

所珍惡其聚也蘭亭焗塚蕭[illegible]供江宣和溥古
所有盡入虜矣馬驛閩南物華遍北宇宙轉輪
[illegible]運圖亦空然
令所蓄書畫但多不妨
李太白曰清風無閒時瀟灑終日夕其襟期之
妙何異王維空翠上人衣乎荊公噍雜報午窗
善足嗣響覺有心求靜者便非本色
唐人以對花啜茶為殺風景故王介甫詩金谷

視、聾、者、麻、聽、不、瞽、不、聾、而、曰、吾、無、樂、于、視、聽、蓋
也、有、是、事、哉。身在世中。而强言出世。大世間可
出也。棲泉而匿石。泉石亦世也。朋麋而侶豕。麋
豕亦世也。且吾舍其所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者。而泉石之與居。豕鹿之與遊。君父何仇。禽鳥
何親。而亦不情之甚而已。孔孟之教。未有不主
用世者也。其曰出世。必依傳佛氏。然吾聞佛以
濟度衆生為大事因緣。其至攝入龍鬼畜生諸

胞。普度一切入世之苦。而致用之精。未有逾佛
氏者也。如以無住不著為出。古之聖賢有天下
而不與。皆用世。皆出世也。嗚呼。農圃醫卜之屬。
挾一爲。皆思以自致。儒者一體天地萬物。而曰
無志用世。有是理哉。才可大成。志雖小就。度報
勢有所約結。展縮不自由。朝驅暮走。所博幾何。
不如捨去。豪傑之士處此。其亦有不得已者乎。
而狂者語之以為高。隱者飾之以自固。嗚呼俗

滌之心。其愈以不白。鳥已矣。

真世法

不能斷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弱意、使人
無度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日不幸、甑終不墮
井矣、剩我行者、欲我交、皆我貨者、欲我市、行一
棋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今有一炭
然撥之惻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
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

網、下必有麻纜、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
為見鳳皇、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鵲上高城之垝、而巢于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
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
鵲起、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辨士也、子路曰、夫子
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脈博、其瘦

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淺鹿輿而牛含
觀氏之牛夜已而過變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
而不善子一足而趨踊何以然夔曰以我一足
王於子矣
醫書天地脈圖曰氣運東南文章太盛是天地
一病
抱朴子曰五典為笙簧三墳為珠玉
陳眉公曰河洛卦範皆圖也書則自可鑽研

則必由討論古人左圖右書此也今有書而廢
圖故有學而無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惟圖
乎
六十四卦無非逆數龍希經頗能窺豹三百五
篇總曰無邪靈均氏差可續貂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亡止
而意不盡尤為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

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
是獨立一代
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
絕
晉人好名以莊語為談柄而標之曰清余亦好
談珠無定主可清可濁可高可平可雅可俗可
仙可佛可鬼可怪不過耗壯心消歲月已耳若
儀草波及朝政與人家陰事急擊李建勳玉磬

數叡
耳根自清擊磬轉撥
登高騁遠吊古尋幽廣胸中之丘壑遊物外之
文章
不妹鉛汞不譚經懺不餌藥石不聞唐舉年不
講徐昇命不買君平卜惟任性隨緣而已
高品
閒非易事須是胸中有靈丹一粒方能點化俗

情。擺脫世故。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頽而堆阜。

春眼

色見穀聞。俱能證果。花飛馴動。畫可栖神。

花雲清便。宛轉如流風廻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

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瀉若耶溪。量既弁包。文亦浩瀚。

千腑與姪書云、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蘇子由云、多疾病則學道空。多憂患則學佛空。

朝聞道、夕死可矣。

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嫣々話也好聽

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閒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人也。

董玄宰曰、氣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如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審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

何人更是名手

黃山谷云、日對古人法書名画。可撲面上三斗俗塵。

人惟知求清福。而不知享清福。故選勝怡神。未必道。遂閒曠即屏塵絕俗。亦是切々波々。須知能享。則眼前即為淨土。不能享。則世外亦足塵寰。

老僧談頗好勸人

何居士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美影勞形、不滅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誤得好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群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皆有餘、子春語眾曰、此年少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發、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于是發聲、徐川號為神聖、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王子獻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獻承問答曰、昂々若千里之駒、泛々若水中之鳧。

王子敬語謝公、々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妍、草木蒙蘢其上、若雲興霞蔚。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捨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聲美色。

真聲色

讀書須求良友、參訂攻互、大助性靈。辟登山臨水、必須結伴、與之朔風美月、則得馳覽之趣。又如禪門關教、必須對參、與之更端發難、則得宗

風之趣、但求同方合志之徒、增幕和響蘭芷含芳、此是三界九垓之間、第一極樂、執彼群居終日、抄舞酣歌、如閙市狂人、此復何益、

同調難

長孺徐孟孫曰、吾有目有足、山川風月、吾所能到、便即屬吾、我便是山川風月主人、

也須領會

盧遨游玄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鳶肩、軒々然迎風而舞、頓見遨、慢然而下、其臂通乎卑下、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遨以好遊、背群離黨、闚于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遨為友矣、士遨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罠之野、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沈沈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来于處矣、吾與汗漫遊于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亦悲哉、

仲長統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菓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

之門哉。
天地不能圖。帝王觀矣。
宋繼少有遠操、沈静不與世交、居于涌泉南山、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涌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繼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翁。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賢太守
以蹊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不如畫。
此不得
陸平翁燕居日課云、以書史爲園林、以歌咏爲鼓吹、以義理爲膏梁、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菑畬、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脩持、以作善降祥爲因果、以樂天知命爲西方、
西方難說
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勝乎時。桂落庭閑。乃契斯語。
居山有四法。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無機事。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浮謗可以銷名。
以公門爲必可遠者、避時士也、但不[illegible]矜憤無節。以公門爲必不可進者、潔己士也、[illegible]不嘗[illegible]

崇太高
心源未徹縱博綜群籍徒殢書廚根氣不情[illegible]
誦說二乘只如木偶
夫流水相忘遊魚遊魚相忘流水即此便是天
機太空不礙浮雲浮雲不礙太空何處別有佛
性
名華芳草春園風日洵饒紅樹青霜秋林景色
逾勝

詩堪遣性矣子美之苦吟酒可怡情淵明之
酷嗜若詩而嫉妬爭名豈云適性若酒而傌狂
罵座安[illegible]怡情
難免
一泓濠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林間堪下米顛
之拜
春衣杜陵急管平樂真稱名士之風流雨中山
果燈下草蟲想見高人之胸次

三元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黃粱公案二八佳
人翠眉蟬鬢銷魂也白骨生涯
怕
唐詩云貴人難得意賞愛在須臾莫以心如玉
採他明月珠夫三日之隔尚生塵垢歷年之交
能無猜疑伍員鴟夷范蠡五湖識見相越豈不
遠哉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忘機之鷗鳥也子路共之

三嗅而作機心動則海鷗有不下之色矣螳螂
捕蟬而殺機見乎琴殺子路行、、而殺機見乎
山梁細若毅微若色如影附形故機不可不慎
也
讀瀨頭歸來詩曰六十年來狼藉東壁打到西
辭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空空告士曰
歸來若不往西方不作佛子足華若往西方若
作佛子是魔依舊水連天碧真是往西方作佛

子矣
捧喝

談藝家所爭重者百千萬億不可窮總之不出燕情與法以為的予獨謂不如并情與法而化之於趣也非趣能化情與法必情與法化而趣始生也豈止此也即神識玄詣亦必盡化而趣始生也中庸曰夫焉有所倚惟作文亦然予嘗謂作文無他法抽筆時舉精神膚髮盡脫之筆端而不自知則善矣政言乎無所倚也長公曰初無定質恣態橫生又曰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亦俱言乎無所倚也夫趣生於無所倚則聖人一生亦不外乎趣趣者其天地間至妙至妙者與子與氏有云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非趣而何顧生於世無所嗜而獨嗜乎文於文無所不嗜而尤嗜乎文之趣趣不足而取致致不足而取興物

非顧生之浮已也益見顧生嗜趣之癖也益目
顧生嗜趣之癖也

劉訏與從兄歊各履尚操族祖浮標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孏孏出塵如雲中白霍皆儉歲之良稷寒年之纖纊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封讀史嘗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為貲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誰知史即易也

种沈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管輅嘗曰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孫綽嘗鄙山濤為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

隱非隱若以元禮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孫何人斯

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雖佞恰似

水流雲在想子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老夫一時雅致

何點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想見其人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桓南郡作詩或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詩中自有鼓吹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誰肯堅壁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傳不得

既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問之曰老莊與聖教同異曰將無同太尉善之辟為掾故世謂之三語掾衛玠嘲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

尚是天下人望自可無言復何假

問掾識字否

孫興公道書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販袴非不文采酷無裁製

質地自好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尚不須擅鄉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為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之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于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于中帝車侯服亦有心也故理安于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天子其為無心一也

李太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謝脁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袁粲每經傅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千秋感慨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美之

田游巖頴名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

甚勝渝垣

潘師同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名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一傲極

鳳羽來儀。而不可爲儀。作天際真人之想。龍性難馴。而似乎易馴。傳山中宰相之稱。

虞書云、不服藥得中醫、此語不可不察。

米元章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殷仲文三月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强。王佛大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古人興趣。各有所寄。流芳之典映微千載、

大賢者巖處山棲。辟妹之支履。骨之在身。所謂龍不隱鱗。鳳不匿羽。雖復蕭散丰儀。足光林屋、若齊國上書一男子羊裘釣澤中、則嚴光是已、鍾南捷徑、則吾豈敢、

友朋者。弦韋送其幽贊。膠漆喻其冥契。必當囊瑕錄瑜。取長舍短。眷言上德。倍以虛懷。即存下

風均無傲志、若夫狙詐之友、華葉、敗于、脆寒[illegible]集之叢、雖、咄、移、于旦暮。要當照以咸陽之鏡、投以屈軼之枝、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

豫擴初生、可抓而絕、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

歐公云、山林之文枯槁。館閣之文溫潤。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對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子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外護主人。損善地何珠叢桂秋風、內修道侶授真詮、莫翅明珠夜月、如其玩時日而積慙尤、畢竟轉輪迴而趨墮落、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王濛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

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晷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泒、貫串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珠璣。

盈宇宙間物、皆有妙趣、一蛙鳴也、稚珪以為鼓吹。一鶯啼也、武穎以為鍼砭。一蟋蟀也、道賁以為蕭管。此物固不乏、只要有三君之胸次耳。

且聽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其喜。惟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又曰、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小害者、惟書。

不會讀書、且聽衆響。

茅簷外、忽聞犬吠雞鳴、恍似雲中世界。竹窗下翻有蟬吟鴉噪、方知靜裏乾坤。

方悔伯心問云。大隱朝市、小隱山林。何也。曰。㦖

不堪虛天淵亦受鳶魚之擾。心能會境。風塵還結。煙霞之娛。
又云。雷風無常。易何取象于恒。曰。天不必掃浮雲而淨太空。變化雷風之際。可以觀大常。士不必入山林以悟太玄。顛倒風塵之中。可以觀大定。
又云、境變情乎、情變境乎、曰、情與境不甚遠、感異則情變、故鶴鳴清唳。玄賞于幽人。悲者聞之淚下。胡笳嗚咽。增愁于遠戍。歌者和之成殺。
又云、色即空。空即色。一耶、二耶、曰虛中光明空。即色也。眼中光明。色即空也。若認形色之色。則凝空。即以凝色。佛性所不受也。
又云、國家錄士以望。朝賢暮佞。望則何觀。曰士望易。高民望難副。
又云、三泖九峰、虎丘劍池東南之名勝也、亦有紫閣覆雲翠屏挿天、清溪絕洞、空負奇嶽而無名者矣、山靈顯晦亦有時乎。不吞吐文人之氣。不足以發靈顯異乎。曰山川獨負之奇。不被賞識。不受點綴為工。故帝王仙宅必、有絕勝之境。湛淨道者之澂居。而不為遊人騷客所辱。
又云、花太麗者。馨不足。花多馨者。色不豔。花神豈有愛焉而不全畀也。曰、侈富貴之容者。絕少清芬之氣。抗幽芳之姿者。必多落莫之色。故君子寧馨百世。勿豔一時。
又云、隱見不同塗、浮沈見隱之間、何迹大奇、用太神也、曰名利不關、朝市曠達、不繁山林、古人隱見、惟其時也、東海謝辭斷之謀、非遠風塵抗志、衡山就澧州之篤、不以雲壑俗人、
又云、西漢多豪傑、乃為高祖所顛倒、東海尚風節、而禍卒成于標榜、士固急功名、逆不能脫然世網也、曰、顛倒中豪傑。非真豪傑。標榜中風節。非真風節。惟播之不來。麾之不去。撓之不濁。澄

之不滿。可謂豪傑。可謂風節。

又云。小人得位橫。失位喪。何無特操。歎曰。暴易盈於退易歉。欲君子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得意時常想失意事。

又云。衡人者何謂才。何謂品。曰盡心為才。無愧心為品。品莫高於一介。臣才莫大於無他技。持滿有道乎。曰勢滿易持。意滿難持。取無爭。所不足用無恃。所有餘。持滿之道也。

真道學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灑灑窗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行清潔者佩蘭。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長決疑者佩玦。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欣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屠緯真云。催租吏只閉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狀稼奴徑達主母矣。先生如外賓。

湖山之於達人。益兩相得。高妙之士。所居其下。自有王氣。謝公名墩。子真栖谷。酢卿蘇堤。往往而在。所謂草木禽魚。皆能出祥光。發清音。非虛語耳。

晉之清談成俗。在上有陶侃。下壺中流之砥柱也。在下有范甯虞預。衆醉之獨醒也。

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為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人。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

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

山林是勝事。稍一縈戀。則亦市朝。書畫賞鑒是雅事。小一貪痴。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小一狗

入刈亦地獄好客是路達事一為俗子所繞則亦苦海

自是弇州詩

李卓吾茶夾銘曰我老無明朝夕惟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飯不辨幾鐘每夕子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顧與子終始子不姓湯我不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盧山慧日雅禪師嘗合草云禪味甘性涼安心臓怯邪氣開鬱滞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煩惱去獄惡善解諸毒能調衆病染出人間俱有大小皮肉骨髄精粗之異獲其精者為良故先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咏月世有徒輩多采叙殼為藥食者悞人性命幽谷巖非證者莫識不假修味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暗

熱惱所慮迷亂幽寂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識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

前輩謂死生富貴生來註定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此言最切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人不能安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諢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禍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悌雖終日言學無博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味此意

仁厚刻薄是脩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盛名必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

看中人要在大處不走作看豪傑要在小處不滲漏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牆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腔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亦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乖戾之感，至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

欲見古人氣象，須自見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

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東坡在黃州，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曰：有名我者，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妹喜戴男子之冠以忘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忘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

已病治病，病未易去；未病治病，病乃不生。治已病是凡醫，治未病是大醫王。治已病是凡藥，治未病是大藥王。家家有大醫王，曰父母；家家有大藥王，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濃於學古，生畫葫蘆病；濃於學禪，生野狐病。噫，濃之為毒亦甚矣。吾以一味藥解此萬病毒，請問藥名，曰：淡。

能見苦為樂，方知淡是甘。疏水淡也，由發憤忘食苦中得來；菜羹淡也，由竭才卓立苦中得來。今人只貪樂，不肯受苦，故一向逐濃，不能甘淡。若喫得苦，淡便甜矣。吾前一味淡藥，復用一個引子，曰：苦。

大道平平淡淡，本無神奇。滿世間人，無論大聰明、大豪傑，總為神通二字所誤。凡其慕仙慕佛，談玄談空，要歸之求神通而已，不知神通即為

惟幻非幻，不顯神通。神通者，無常之伎倆，習譎釋之所不屑，而謂聖賢光明正大之學，肯墮落此坑塹乎。故學者但知打破神通，而學問之大頭腦正矣。

世間神通，却成兒戲。嘗見兒時，喜為鬼舞，故稚子之戲，大是神通。一到漸長，稍有知識，見此神通便自羞赧。今大人君子不以神通為羞赧，而以神通為奇事，此亦丈夫而稚子者也。

晝與夜一也，而人之於晝，則坦然任其所如。於夜則莫敢行，或有聞影響而畏怖靡寧者，此何以故。其陰陽之勢異也。至於君子陽明，小人陰狡，品類懸殊，奚啻晝夜。迺延攬者喜納與褻之徒，締交者樂比暱昵之友，奚明於彼而蒙於此耶。

魏照謂郭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司馬越與阮讀書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考亭子亦言簡

所載，縱說得分明，那是當面議論，縱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旨哉言，深為有理。蓋人有可以學而通者，有不可以學而通者，而將通未通之際，有人焉為之提醒，真可使吾恍然有獲。又書籍中本有可疑之事，可辨之言，而在我視為陳迹，苟促膝有人，一為辨難轉機，令我渙然解釋，勃然萌生，故披覽雖勤，不如面命之為快也。

宗炳畫山水序云，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于嵩懸廬衡，契濶荊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于是畫像布色，對

註雲頭、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載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于寸眸、誠由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崑閬之形可圍于方寸之內、竪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于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々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棲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于是閑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森渺。聖賢映于絕代、萬趣融其神思、

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董家上。馭名曰饒。腹中痞堅。大如飯椀。飽食終日。讀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僉公吳母。近因冬節。暫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々筋徹骨。疾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痛。行步難續。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彙。言語嘍僞。帑音駭人。惟堪驅雜。它無所役。遣詰阿㧾。復被狗咋。困熱如泥。

王褒與周處士書云、嗣宗窮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欵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覧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大

關令、物色異人、眸彼客卿、照膺高士、上經說道、嬰聽玄北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適盡。容鬢衰謝。芸其黄矣。零落無時。遷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思。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横集、

隋煬帝名徐則書云、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此性沖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色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貴、然來思、不佇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

庾果之為竟陵王致書劉隱士云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緌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頒、為歲已積、以文人非羔雁所榮、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遅。君王卜居鄀郢。縈帶川阜。頗不狗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閒。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為心。廣數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筵山阿、虛館川涘、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己。且陵雪之途。非減跡之劫。淵

鍾在御。豈銷穀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變開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書云、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樂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擔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同酌。鵾鷄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鳴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梁元帝繹與劉智藏書云善蔭蕭法車置郵大十劉智藏侍者自朴宗遊反。玄度言歸。以結兀裎之心。瀰益眞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遒。日似青緹。雲浮紅藥。清臺歲蠹。北宮井溢。想禪說爲娛。稍待九次成誦之功。轉授三密。山開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雨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藥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踽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淑浦。尚想瓊臺。悵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邪。今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陰僊蓋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蓮華之劍。蕃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湖之床。恒思管寧之榻。夢遊山水

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
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水難航。
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
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
徐勉報伏士標書云、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
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睟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
朗。若衆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隺。及古顯邑。試
吏肤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

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絃
簪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
益之為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
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叙、蕭條林野。無人相樂。
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無忘。寵辱誰滯。誠乃
歆羨。用有珠同。今迷聽傷求。興懷寤宿。白駒空
谷。幽人引領。貧賤為耻、烏獸難群。故當捐此薜
蘿。出從鵷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

才慚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
非一。天下有道。堯舜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
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
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為多幸。但風有風、紡遺。茲
虛眩。齊類士安。羸同長孺。薄領沈廢。臺閣未理。
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
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
辭費。覽復循環。爽爲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

依然何極。悵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
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頓悟。獲
北海以騰躍。望古料今。吾有慚德。倘成卷帙力
為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間頹
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
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
意
蕭大圜言志書云、襟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程

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尚獲畏禽之苞。行美然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放何哉。夫閒關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益由來久矣。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言不爲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于叢林。構環堵

于幽薄。近睇烟霧。遠眺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于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畎。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紉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

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田畯[illegible]過。剧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極。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戚足入絆。申脰就羈。游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晷。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仰蹐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

恥。抑亦仲尼恥之。

北宮子曰。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怡然。不知其爲貧也。

卓吾曰。嘻笑怒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簫舞劍。皆我畫筍。崔噪蛙鳴。全部鼓吹。坡公浮之。是以大妙。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頓倒衆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

心而效其顰、無坡公之人而學其士、而自謂曰、我能嬉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今無幾也。必如三千、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為帝。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為祥麟、為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快論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水。珍泉幽澗。澄淨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爐、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粃糠、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于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于書者也。故歌舞戲鬪。皆草書也。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鬢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景、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將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

張賓王霞綺閣序有云、天之文莫彩於霞。水之文莫盎於漪。人之文莫貴於文。霞不媚而明。漪不纖而藻。人心之文。亦惟其興會所到而已矣。豈必胥胥焉而組之。而煉之哉。霞也者雲與日相映而成者也。漪也者風與淵相漾而生者也。而霞與漪又相映焉。又相漾焉。登斯閣而環顧江山。俯仰烟水。蔚然煥然。其所以快發蕩漾吾文思者。豈少哉。

遊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
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華章之上，炫耀於
綺羅之堂者，蓋人為之嗜也。
凡人有所偏好，斯謂之癖，癖之象，若痴若狂，手
口耳目不可以自喻，恩不能喜，譽不能怒者也。
士志無癖耳。誠有癖，則神有所持，寄世外一切
可艷之物，猶之未開其鑰，何自入哉，故凡貴賤
窮通，得喪毀譽，動能駐遺人意，與之為喜怒者。

其人皆胸中無癖者也。劉備之結毦，嵇康之鍛，阮
孚之蠟屐。千載人想其狂達。卒以名不廢。至今
嗜痂嗜獨，看牛鬪，聽驢鳴。試之人人不解意味。
所以皆癖也。　眭巷
讀十年書，天下無不可醫之病。醫十年病，天下
無一可用之書。余每三復其言，詩文之業，其尊
小夫泛學，資非絕代，畜未破萬卷，而粒牙管之
撮。不揣已甚，亦有才夋飛兔。學勤抱犬，服倉負

籠，終屬埼囊，倒筆傾筐，不堪鎔製於乎。此道神
矣。精思不得，或率爾得之；歷歲月不得，一朝得
之。閉門伎述，不得狂走，得之子良好游，竟奇
其文章，夔州詩，永州記，雖後幽室之思，不能措
也。　眭巷
凡世之雅事，口肆句，手能書，座上有秦篆漢隸，
交接名士，品第茶熟，皆屬可喜，而君無所不有。
世之俗事，富貴牙籌，貴官裘馬，山人鼓談朝政。

才人俠氣，皆屬可厭，而君無一于斯。伯倫伯倫。
吾見其類，亦既其真。文士之韻，隱士之清。　眭巷
管三寸耳，劍則三尺，君司武人之索，而明以降
心於筆墨，仕朝廊耳，隱則泉林，君司道人之姿。
而明以繫跡於冠簪，惟冠惟簪，惟筆惟墨，君以
不離為不即，世亦有以不即為不離者耶。　眭巷
購簡博無柴，判口門閉，無垢臟，須校增，無真意。
手哉答，目覽眎，耳聽受，舌酬對，百體眾，真慧果。

歎者譽忌者忌齊頒取一笑置世如郵官如寄
古人所甚誇者揚州吾壯而遊從而迷樓雷塘
之盛已供蔓於虛丘今人所艷走者長安吾老
而盟桓而山水風月之樂不足以敵南之一端
吾然後知盛衰之相倚而清俗要之不能以相
兼故向子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
如生此獨以銷嘯其不予而吾則曰有富必有
貧有貴必有賤有生必有死吾何以善吾之餘

六一

耳故以此夫是之謂吳子 賦 卷
唐伯虎上吳天官書昔王良適齊授策而歎歎
治去越析劍言詞執不云售慨猶若此況深悲
極憤者乎寅風遭衰閉室無搖親計盜米圖給
婦奔雞豚持門戶明星告旦而百指伺餔飛鼠
答夕而奔馳未皇秋風飄爾而炊翩翩鵲周逼
如砥而垂頭伏櫪與隸交北刀錐並侵煙霧就
微蝕仆相繼彷皇閣閭之下姿姿匡巷之側飛

塵揚波行人如蟻惆惆偶偶不可與處此乃有
生之憂非寅之所畏也至若摧臥離棠芳朴引
著學書不成為其未貴艷色廓于渫醜齊音咻
于衆楚雖既鳴矣而飄颻遠游日云夕矣而埶
關落歎九衢延綠而窮欷漣如馬門將將而敗
剩無從又漢網植施略蝦錄僞驚馬幼其馳驅
銛刀猶其銛鍔有心功名之士扼腕攘袂之秋
也若肆目五山總轡寥野橫披六合縱馳八極

六二

無事悼情慷慨然諾壯氣雲蒸烈志風合戮長
城令亦海斷脩蛇使丹岳功成事迹身斃名立
斯亦人生之一快而寅之素期也乃至陳蠅垂
翅絕望驥後作鷄栖蕪仰思鴻未念言自致力
薄羽微人生若朝露百年猶飛電一旦先犬馬
何從効分寸哉使牛童樵猶于重基狐狸遊梁
于玄夕皮毛並沒草木同塵雍門援琴呼其傷
矣墨子悲絲殊乎昨矣華省陳迹不可作矣嗟

悲風嘔不可及矣此實所以撫案而思仰天而歎不能不為之憤悒而哀傷也

文章沿襲變爲易字豈獨唐李詩人云乎哉孔子不尊不信不信民不從左傳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孟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史記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晉書周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咲人也謂桓彝也李白曰向嶔崎歷落可笑人也

葛洪自序曰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太白曰陽春名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晏子曰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太白曰晝愧于影夜慚于魂

揚雄家產不過十金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賈齋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郤之目為半鹿若陸湛家貧賣文為活韓退之諛墓中人得金祝劉堯閑羊何如也故杜甫云本賣文為活翻令字倒懸有深意矣

婦女之眉最善蠱人故從女從眉曰媚眉不能語而太白詩眉語兩自笑溫庭筠詩眉語柳條悠柳渾詩窗妹眉語度又太白閑將手語彈鳴箏即以爽為手訣也唐書道路以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也

小窗清紀卷之二

迴陵吳從先寧野評輯
平湖俞思燁五如校閱

清語下

青山非僧不致綠水無舟更幽朱門有客方尊緇衣絕釋蘊韻

甕有杜康門多劉阮握無真寶身入疑城荷錢榆莢飛來都作青蚨柔玉溫香觀想可成白骨

同於愚夫愚婦謂之同德異於愚夫愚婦謂之異端

客散門扃風微日落驛月皎皎當空花陰徐徐滿地近簷鳥宿遠寺鐘鳴茶鐺初熟酒甕乍開

不成八韻新詩畢竟一團俗氣

披襟解帶揮麈談詩話桑麻而次經濟資諸謔而品狀藏肯留連不妨醞酒厚貌深情啟繪腹誹揚隱惡而譏閨門計貨殖而校囊橐開樸樕

伊已攢眉

幾條楊柳沾來多少啼痕而成斑者乃瀟湘之竹三疊陽關唱徹古今離恨而縈篤者乃驪駒之歌

禪開仙院養成幾個椎埋市井山林老殺許多經濟

至道之用喬郁細不可吉人之詞寡深密不可節俠之生輕闊狠不可通達之財疏泰珍不可

才子之氣高驕矜不可無吏之守嚴刻剝不可

栽花種竹分明此日生涯洗筆焚香不是他人差使

耕而食織而衣可還太樸冬不爐夏不扇亦雁天真

松栢凌霜益茂而旋開旋落之木槿亦植物也龜窒長年不老而倏生倏死之蜉蝣非含靈乎稟受何其太偏造化誠不可測

峩冠博帶豈盡鴻儒枕鉢披緇不皆佛子西建
目類重華帝王倘可近之仲尼貌似陽虎聖凡
相去遠矣
籠中剪羽仰看百鳥之翔江上泛舟坐閱千帆
之過苟無定見寧免貪嗔
仁者之莫長顏淵夭古人之詞寡尼父便
才高位下孔門有私室陪臣德峻名沈聖代多
山林逸士

春來春去逝者如斯夫秋院秋香吾無隱乎爾
大夫僕僕謀國而老謀家可與共患難耶可
與共安樂耶彭澤安出種秫而廢種蔬無懷
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壯士澎湃流遊不文之以禮樂恐流好勇疾貧
君子優柔溫潤不濟之以剛克或失精索洪混
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故深山之寶滑
于無心赤水之珠索于罔象

百壺八簋初陳非不甘也饗餐鼓腹覺菜羹風
味猶佳吳趙艷爾對非不樂也體倦心煩憶
花鳥音容入趣
宴坐焚香清福上天所靳正言格論至公閱老
當飲
帝狼父子相親而有所護分羨之漢帝借曰為
天下不顧家則深有愧於竊負而逃之虞舜蜂
蟻君臣相統而有發塚戮尸之伍員借曰逆施

者以脩怨則何以自解於殺身成仁之父兄
對繁華而心谷寂既鄙睽而意孫高遇侮慢而
滅無明居拂鬱而斷煩惱火坑太華俱長芙蓉
氷壑汗泥并生蓮藕
剛康畫掩閒庭爰然行雲流水襟懷隱不違親
貞不絕俗泰山喬嶽氣象
月白風清雅稱微吟長嘯良辰美景何勞鼓瑟
吹笙

萬緒千頭。善惡兩條。千變萬化。靈光一點。為賢為聖。看來此物因緣。成佛成仙。更有何人證果。

阿誰乞食。將毀戒體於摩登。楚漢英雄。不能割情於虞姬。不於此處留心。更向何方着脚。

七寸毛錐。驚散九霄風雨。天上神仙。三場文字傳來幾代榮華。人間宰相。

見僧便生欽喜。前身知是闍黎。遇色猶然有情。此際不成居士。

七弦作撫。樹間風。八韻成吟。簷外鳥聲遠和。

時將穀雨。樹頭爭採茶芽。汲到山泉。松下自發石火。

長廊廣榭。曲水方塘。夏日將曛。秋風乍起。水面漪漪。樹間蕭瑟。必須有野鳥飛鳴。幽堂精舍。深竹叢花。仙佛兩函。方書數卷。瓦爐焚柏。玉麈談佛。不可無高僧趺坐。

慧劍能斬愛河。此是利刀割水。神奇能化臭腐。始知成鏡磨磚。

壁上淮陰。能決雌雄楚漢。隆中諸葛。須知鼎足孫劉。固善揣摩。亦工濡鑑。

世法榮華。易生健羨。世法無常。易生疾妒。世法來縛。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煩燥。

時夜狩飲桐呼。鷹鷂遇物則擊。呂為鷹鷂乎。鳳鳥非聖不至。麋鹿見人決趨。吾其麋鹿矣。

窗前個裡蝸移。為觀夜月。壁上一琴常挂。時拂天風。

月一也。樂士對之逍遙。悲人對之悽慘。景逐情生。雨一也。在天宮為寶珍。在羅剎為刀仗。業由心造。

有可有不可。是謂世法。無可無不可。謂出世法。

有是有不是。謂世法。無是無不是。謂出世法。

良馬見影則驚。然見自己之影。則未嘗驚也。神

鈎呼名則應。然呼他人之名。則未嘗應也。千思萬思、總是一思。千慮萬慮、復歸無慮。然乎然乎。

居官者不可有菜色。臨喪者不可有酒色。延客者不可有倦怠之色。為僧者不可有男眷之色。

梅花綻玉。枝頭已漏春光。菊蕋飽金。籬外猶含秋色。

朱履三千。定有雞鳴狗盜。金釵十二。無非鵝鸛魚麗。

志在光明。思神有知。任瞰其室。行多曖昧。地獄之設。政為斯人。

淮陰之功業。我浮志弗為也。非謂其狹小。而易之也。乞食於下。不必言矣。由拜官以及赤族。何駛也。墨子之學術。我聞風弗悅也。非謂其異端而闢之也。非樂節用。不必言矣。衣裘褐而躡跂蹻。何苦也。

遇富貴無然歆羨。ゝ之不已。不快則求。處家庭

宜先思融ゝ之不已。融和且平。爭利如蠅。得之飽之則已。爭名如鼠。相吞相噬無休。

可以對人言。而不可與天知。將兵者時或有之。可以與天知。而不可以對人言。親民者時或有之。

香臭有氣可嗅。孰不近香。乃蜣螂以臭為香。曲共美之。然而有無氣之臭。逐之者多也。甘辛有味可嘗。孰不嗜甘。乃蓼蟲以辛為甘。曲共惜之。然而有無味之辛。飽之者衆也。

西施變驢脩蛾。老去雞皮鶴髮。霸王喑鳴叱咤。死來白骨青蠅。

為政不在多言。為學亦不在多言。故講學者多。好學者少。清士惟其不染。閑士亦惟其不染。故佞佛者多。事佛者少。

心境營ゝ。繞返照。便覺靈臺寂靜。炎戲赫ゝ。仕

止觀，枕流大地清涼。
蕭齋香爐經卷。酒茗俱備。北窗石枕松風。茶鐺
將沸。
沉湎宣淫，貪財伏氣，兢從沸釜作生涯。玩法舞
文，教唆把滅，定向鐵床尋活計。
留心服食，黃芽白雪難成，着意參同，玉簡金函
不解。
筆研精良，人生一樂。徒設祇覺村粧。琴瑟任御。

莫不靜好，緣陳便淨天趣。
取諸人者，未必皆怨，而怨無重輕。施諸人者。未
必皆報，而報有厚薄。此取與之勢也。非交際之
謂也。
千人亦見。百人亦見。斷為出類後萃之英。惟三
月，不舉火，十年不制衣，飭是樂道安貧之賢士。
世之惜死者，惜家道而已。惜官爵而已。惜子孫
而已。未聞有為四伏惜者。止之惜人之死者，惜

其家道而已。惜其官爵而已。惜其子孫而已。未
聞有為四體惜者。
才高者累。爵尊者危。功成者忌。錢多者怨。爾。將
如人何。才高者韜晦。爵尊者忠良。功成者身退。
錢多者好禮。人將如爾何。
清而慎者，天佑之。正而固者，神畏之。暴而偏者
人非之。幽而險者，鬼責之。
登山臨水，完全道骨仙風。棧紫紆朱，强半焦頭

爛額。
茶取色臭俱佳，行家偏嫌味苦。香須沖淡為雅。
幽人最忌煙濃。
築長城，主鎖土以殺人。何其虐也。而後世猶以
防秋。濬淮水，因王氣以役民。何其愚也。而進人
用以之月。
早歲市觀去來，時從心內生慚。少年惜福齋戒，
惟對佛前懺悔。

功業顯晦特途深鑑窮達一致故謹疾者能愛
民節用者能生財慎言者能直諫斷體者必燮
虐燥妄者必規避暴殄者必貪婪
從言淂者謂之解悟從靜得者謂之證悟從磨
鍊得者謂之徹悟
有人於此父母之所分者儉而天畀之者亦儉
遂安其儉兄弟之所取者豐而天與之者亦豐
終聽其豐固是我觀人抑亦天下士

一切炎涼者八寒八熱地獄也發若機括者刀
山劍樹地獄也出言無忌者拔舌地獄也居心
不淨者沸糞地獄也意必固我者鐵丸地獄也
賊血曖昧者黑暗地獄也
真戀浮名夢幻泡影有限且尋樂事風花雪月
無窮
名妓翻經老僧釀酒書生借箸談兵介胄登高
作賦羨他雅致偏增屠門食素騶騎論文而養

盛服領緣方外求脩懷刺令我風流折減
出家者而亟見徒弟終娶妻生子之事懸車者
而時御衣冠猶趨朝佩玉之心
大道玄之又玄猛着力古今長夜入茲客而又
客急回頭月月如梭
大修大證莫向亟中淹歲月大徹大悟還從心
上起經綸擇地納涼不若先除熱惱執鞭求富
何如急遣窮愁

在上食烏鳶在下食螻蟻烏鳶螻蟻何勞分別
首陽則流芳東陵則遺臭流芳遺臭安用商量
妖狐邪定遂躋通天愚婦情堅相傳化石寶鏡
宣由外照金鍼自在身邊
入淫房酒肆而證菩提定輸明德食魚蒜雜
而佚老死且讓裴公
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寒士擲
亂澄清濟世者不必八索九丘

後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
謙、夫迷化。可掛、壘、均。姦、相、令、終。孰、憐、伏、后。豈、盜
網、有、可、生、可、殺、之、人、抑、冥、司、無、已、結、未、結、之、案、
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
不窮。

詩者。心之聲乎。字者。心之畫乎。心体超脫。入神。

體格粘帶、落套。

學人須除妄想知者苦辯輪迴。謂其為有。赤手
空拳。一絲不挂。謂其為無。伶牙利齒。劈破虛空。

東嘉琵琶。君美拜月。業追顏子之前。陸氏明珠。
鄭生玉玦。鹿步康成之後。

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丁仞、託志筠松、測四
序於風霜、僕二句於朓、暱、至乃夜聞山鳥、仍代
九成、畫視遊魚、聊追二子、
波裘當夏。俗外為心。禽巢欲遠。魚穴惟深。消殺
賊跡。何必山林。

徐則常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
適之操、

古有野叟獨歌舞於盤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
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
生難遇太平世、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
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
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

梁袁昂古今書評、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乎。
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蔡邕書。骨氣
特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字有十二種意。意外
殊妙。實亦多奇。王右軍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
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王僧虔書。
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正者。奕奕有一種風氣。王
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
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不堪位置。
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阮研書。貴肯失品次。

下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〻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甚有意氣。姿韻終乏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長成。而骨體甚峭快。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見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綸道士言不可絕。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大譜。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徹自得。薄紹之書如龍游在霄。縱橫可愛。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單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〻自遊。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霍游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孟光祿書如崩山絕崖。人見可畏。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

為書之妙。不在憑文采本。妙在應變無方。胸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詩有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此言良是。竹〻要有活法。〻〻須求生動。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兼此二者。然後得齊古人。筆正之說。真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如吾手矣。側鋒取妍。鍾王不傳之秘。濡毫之次。法與

對合然後運筆無非法也
此筆在手便須運意不可妄落一筆一筆總落
便想第二筆合作如何下
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尋之若無即出意
自造不可輕易率然而作
作字雖是滑熟不可生缺如顏如柳初手嘗有
生硬之筆
先識此字畫則得之素與相忘必難描摹臨書

最有切以其可得精神也字形在紙筆法在手
筆意在心筆生意分間布勻小心布置大膽
落筆
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
為遠以遠為近以連為斷以斷為連筆近者意
遠筆遠者意近
字須閑其近似而略之千日襍書紙則有意存
之可肖以得之字看碑帖須求運筆又須把其

家隨所遇成形結字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
筆法不如得氣象學字如女子學梳粧惟性虛
者尤能作態度
只學一家書學成不過為人作奴婢集衆長歸
於我斯為大成
行書非草非真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行草
篆添隸減篆長隸匾
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疎密手有巧拙書

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
書之得趣專工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
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皂
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
劌鋒
或問儒釋之異同曰孔子是有福人之聖人佛
氏是無福人之聖人不見世人得時則談孔子
失時則談佛氏乎

有一佛腹甚巨或椅之曰此中何物余應曰是
一團冰耳或曰如是冷人何以濟世余曰咳此
一團冰纔濟得千坑火也
顛生讀齊人妻妾章曰好很罵昔人謂大章最
是有罵意余以為罵得着特惟恐其不會很罵
耳夫子誅少正卯只是很罵之意春秋一部亦
只是言刑
劉伶之酒味太淺淵明之酒味太戾非淚非淺

讀仙家未飲陶、先醉心
衆生有月故見色不見空菩薩色即空見色如
見音衆生空其一萬已迷心目觀音萬亦一救
模以世名衆生既入世色亦安可離惟色即是
空衆生亦可觀衆生盡可觀乃見其廣大乃見
其盡感有色有願欲願欲苦難生絕此苦難根
即登極樂界衆生各皈依莫負慈悲願慈悲願
非色衆生自皈依衆生皈依早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於[illegible]
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
大於山魚大於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
及故也小於我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
蟭螟則信言蟻有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
之事蟭螟睫上有無量蟲有無量郡邑都鄙
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
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

萬六千種尸蟲族烏凡有目者即有明是彼未
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即有地是彼未嘗
無山岳河瀆也有嗜欲者即有生聚是彼未嘗
無父子夫婦眷生送死之具也篇亦爲疥彼知
鐵利腐中之蟻出之甲上奔走如驚彼知畏死
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耶婆娑世界非其一
毛節之處空處耶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
萬六千中之一種族耶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

骨皆歸於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髓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為有除、人得其小、不為不足、蟲處其內、不為通狹、人處其外、不為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為劫、蟲以生老病死為劫、肘間之蟲、笑指節為夷狄、肘間之蟲語以手甲比為怪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況人外之天地耶、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關天地之未嘗見未嘗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勸而為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懸於五尺之中、炎炎寒寒、咯無半醉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已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蕩

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蟲死為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於象、小於象、故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魘者以手壓胸、手即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游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迥然出於人與蟲之外哉、唯能安人蟲之分、而不以一已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於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末蟲之見物則緣而狂、大之間聲則吠、是故寄心於習、寄口於群、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勤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

也。放身幽谷、超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督責、羅虛誕、法家之是非也。阻迷仁義、分別先禁、見思矩孟、瞽王醜霸、儒士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遊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界途分門、爭道非盡、海墨為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衡〻、於六根。六根所宗、孰為道理、諸儒墨皆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煙火者目

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鳥、夜察蚊螟、晝不辨丘岳。目果可常乎哉。跛難陀龍、無耳而聞、凡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外有形語之國、馬相謂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地則行、款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蚯蚓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指竹絲、借鐃、借帷中風、借舌喉。聲無常。想借意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

假。想無常。夫不可常、即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即不可憑之為是非明矣。槐葉之蠶、其身純青、見彩蠶之白者笑之、而不知青白之不用彼也。蜀犬見雪則吠、詫其所變。江魚入海則戕、失其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為宜子。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為不慈矣。視夫尚儒、以貴其女。彼見夫中國之問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為不令矣。死者棄骸野外、以施鳥鳶。七日不盡。聚族

而哭。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腸、珠襦玉匣、以為不仁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我憐彼〻、亦憐我。我訕彼〻、亦訕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〻、譏髡之扎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盃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也。以學后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判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岡之舊塋、數南山之新塋也。以智撥

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甌之鄉語也。夢中之人物。有嗔我者。有議我者。是我是人。夢中之榮瘁。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貪賤之人、波々吃々、槁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曠、輿宰以養、佚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羞醞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伐生斧命、莫屬於此、賢知之人、憫其淫溺、是故孰執以乾躬、收視却聽、以衛耳目、恬

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孰執以乾躬、々之養幽齋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目、々之幽隱者生、而目之斧色者死矣、却聽以防耳、々之塑蔽者生、而耳之納蕭者死矣、恬淡以約口、々之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盡無以葆性、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蕩周流朋從往來者死矣、皆吾生即皆吾養、不肯厚此薄彼、眸如半身不隨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即有此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天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若也、而少孤之子、不見天絕於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即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麾之即知開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兒非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皆來、不待知而

知者也聖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僥倖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背為益生俟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無生即非養之所能生也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欲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

命不因夭而不立夭何惡夭不足惡壽不足欲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存身則內其身亦可以已身郭橐駝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癰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床籌畫區置旦日而病去此外身ゝ存之明效也眾人以利生故習生聖人不利故不害眾人以得生故失生聖人不得故不失嘗雞雛者養以松子濯以漿酪

雛亦自幸與群雛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西方有神女相好光明旦燭至人於門主人曰神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所願欲無不吉祥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須臾一醜女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萬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壯者衰男子晝哭婦女夜啼主人乃奮臂拏杖

驅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惟恐不速聖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於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所謂夭折者或三十二十以至一周二周所謂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十九十或百餘歲殊二蜉蝣一死於午一死於暮諸水族蟲皆[illegible]

憂慕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壽亦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淂、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淂、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烏有矣、天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縱不求脫、何至求棨、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〻生之生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之類衆、非深遠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衆人處人世間、如鰍如蟹如蛇如蛙、鰍濁蟹擴、蛇毒蛙躁、同穴則爭、遇弱即敗、此市井小民衆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

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illegible]池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為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衆也、惟聖也如龍、屈伸不測、龍能為鰍為鱉為蛇為蛙為蝤蟲蚓、故雖方丈涔蹄之中、龍未嘗不泝鱗濯羽也、龍能為鯉為鯨為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來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為龍一〻神至此哉。是故

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為道、在於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尚能殺身、而況於人乎、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〻則嶷、故古之人以道淂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淂也。如

人得物則矜〻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
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惠也恩能使人愛亦能
使人忌〻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福者十常
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猶必切之故古之
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出也高也氣
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
以節得禍若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
於人而據我於偽我之為我其伏甚細其害甚

大聰明我安伏於指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
聞者也知群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
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譬
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竟無我
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
能因夷狄迎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
根器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
沉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潔

室同縊者潔身之我未盡也黃里被囚居東見
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於匡代木於宋逆
擇於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耳
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我身之
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
饑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嗔者令喜兒口中一
切喃〻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
也同舟而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

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
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
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古之至人歸
肥遯者非避山林也避我也我根在即見山林
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即避朝廷
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
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害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
有福何有於禍廢入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

而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人傑。是也。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託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虎之主。玩夫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廚。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行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姪奴為伍。縱博飾裝。恬不知恥。伏諂君子。有一毫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

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伏一張良娣。我見尚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足耳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計其妍媸。手足料其強羸。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一夫抱病。眷族奔走。至於覺明真常。形神之帶。隨其執捏。恬不知怪。有言及者。互相嗔笑。指為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至此耶。夫天地之長

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生長長。非以枝葉也。人之視聽營役。含知秉靈。非以手足耳目心也。謂耳能聽。死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能視。死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死者亦有手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死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知識。空識而有氣。氣識而有根。根識而有識根者。諸濕之偶聚。如濕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

去識亡。熟謝菌枯。濕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寄於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仆。碎則無托之宇。無根之掛。其能一日立於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為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強。得木者理。人皆可為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赴則化。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〻生赴也。人特草木之有知者也。死礫一水火也。人特死礫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為覺性

也、今夫神之赴其也、密語則聽、是有耳也、冥悟則知、是有目也、證事則書、遞物則題、是有思慮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其之為哉、神也、神不以其之成壞為己之存亡、則人亦不常以殺之有無、為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尚鬼、其致鬼之物不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也、甕罌之鬼、骸如歌曲、所附者腰大而嚥細也、兀了之鬼、剝啄如雷、所附者短身

二三五

長吹也、斛桶之鬼、屬骸疾呼、所附者闊口空腹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為聽、附其漏而光者、明為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為動優、附其竅而出入者、則為意識、一切衆生、不淺悟身心之所以、百計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纏、促局如繭中之蠶、煎帥如在釜之鬵、畜盜向劫、家貲日銷、至於寶盡豐空、獲愛盜不止、可不大哀、經云、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尚能服空二也、執梳形骸、至人脫卻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見哉、齋有優蛾者、館於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分室而寢、夜半聞蛾謂弟子曰、余初入俳場、村吏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噤：不能終折、已遊三衎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吏之觀者蔑如也、已又過達官貴人之家、分孟速席、

二三六

謔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京師隸籍樂部、出入掖廷、聲逾長安、王侯公子爭為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鶩庭鳥也、今余出京又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卿貴閣、歷既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龍撚指撥、隨手而應、歆喉盤於不拘李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已烏耳、不見人烏耳、龜蒙先生曰、吾寤矣、夫其中行道四十年、而惴恐置身之無所也、隘矣、夫彭

祖之神與國殤相遇於道、殤曰、兒來、相慰曰、今壽過若倍蓰、何要我、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非兒也、夫人偽而鬼真、今與若較、即真之日、子壽先若久矣、

含骨肉而決烈一朝、句火坑非活計。殉面皮而應酬終日。翻從鬼窟作生涯。閻王遣使來勾。別人皆我不得。

萬壑泉風清兩耳、聞世語、急須敲玉磬三聲、九天涼月淨初心、須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

應千二百四十年之佳會、緣着力只在九齡、趙萬億飛塵沙劫之業根、急回頭直須一降、斷絃而夢謝雙飛、已脫同婁之累、奉空而未捐五淨、實餘何肉之淵、欲附慈航、請款慧劍、

發從機以銷不盡之樁心。逆止機以補既滿之元氣。宇宙在手。誰曰不然。

意在筆先。向包羲細參易畫。慧生于後。悅箱氏

吟坐心空。

身外有身。捉麈尾矢口閒譚。真如畫餅。毀中有竅。向蒲團回心究竟。方是力田。

定息不離几席。遠性風珠。潛身獨向嶙巘。逆情雲上。

文生於情、情生於文。問子荊直應捲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起摩詰只合點頭。

操鬼神覩不破之機關。定是機關不立。會聖賢道不出之言句。必然言句都捐。月到風來。憶堯天水流雲在。想子美千載高標。一時推致。

身退、日便是功成名遂。猶龍老子神哉。心遠時自無馬、鹽車須五柳先生單矣。

青牛西去。白馬東來。萬里問關。寸步不離孔矩。圖蓋上洋方與下莫西時往復。真機只在人心。

反佛者延術乞人。理佛者入門新婦。闢佛者孫

解小兒詞佛者當場子弟
開國元老當須讓他上一籌定策奇勳誰浮似
商山四皓逢人撒手懸崖俗子沈身苦海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々浮生縱扁舟忽却五湖
風月一朝鮮綬羨淵明飄々遺世命巾車歸来
滿架琴書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其大人也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孟氏真大夫

我
戒生定々生慧々生而不用是名大隱精化氣
氣化神々化而合虛是名至禪
名利場中羽客人々輸蔡澤一籌煙花隊裏仙
流個々讓濟之獨步
言易者不論易義大無地安身體無者不言無
老莊何處著腳既開寂滅之宗安用廣長之舌
損之又損栽花種竹盡交還烏有先生忘無可

忘貧茗焚香總不問白衣童子
與二氏作敵國畫水徒勸川三教而為一家抹
沙自苦曲士强生分合至人不立異同
醜々熟讀離騷孝伯外敢曰非皆名士碌々常
承色笑阿奴輩果然盡是佳兒
跳在阿堵中終日營々而六根不倦心在腔子
裹經年兀々而四大常安
生々不生謂迷却靜裏殺機無々亦無方許說

個中妙有
處養精絕養氣宦養神阿個先生傳授隋為衛
氣為與神為馬直由元始周流
虛空當體粉碎明眼漢何勞再舉後拳陰陽原
目調和亦心人不必更煩妙手
做言絕於人已覩者不知作者之意絕技成於
力到巧者無過習者之門
心服者酷似其貌々言者無關於心故分巢卑

中畢竟借他人面孔捉刀咏倒終須露自己[illegible]

神

執七處非心含七處無心問世尊如何發付沉

三途是苦厭三途亦苦聽吾儕各自營生

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此之謂明鏡止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泰山喬嶽以正治國以奇用

兵以無事取天下此之謂青天白日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之謂霽月風光

身在江湖心懸魏闕身心兩地奔波手探月窟

足躡天根手足一齊順適

住世厭世世與浮雲同一捲舒穩把無根之旋前

劫後劫看虛空何曾朽壞常懸不夜之燈

捐百慮而定中生慧縱齊衆山拾得之肖皓無

哉梨破萬卷而下筆有神即接拾道供奉之武

終鮮性靈

靜處煉氣動處煉神煉就非動非靜何曾有實肉

藥了性外藥了命了却後內外盡是強名

白雲森天外美人正自可思明月滿樓中老子

興復不淺

茅簷外忽聞犬吠雞鳴恍似雲中世界竹窗下

唯有蟬吟鵲噪方知靜裏乾坤

頂門上欲開未開之際定須岐伯一針心竅裏

似癢非癢之時還借麻姑五爪

擒向頸探驪珠別有青蛇一劍挽黃河瀉銀漢

全憑赤水三車

鬼神手眼俱無故能握造化之機關而指視即

為禍福至人情意都泯故能識鬼神之情狀而

呼吸盡是風霆

過也如日月之食年年雨炬慧燈後共見天地

之心夜夜三杯玄酒

佯如意滾滾天花氣塵不沾泥據蒲鶴軌

河車逆行輪不輾地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秘無限殺機

感有心而成則無心之感也誠有言而成則無言之誠也悦有心而兑則無心之悦也說有言而兑則無言之說也蓋舉意舉口即屬後天可議可思直為塵跡

群龍无首包涵遺甲一書思不出位囊括西乾

三藏

天仙才子萬古莊周才子天仙千秋李白風流放誕蘇子瞻執海英放誕風流王實甫詞林

楚〻

杜少陵大海迴波無妨污垢王摩詰澄潭浸月

妙在淵渟

古人以文學言語為兩科故聖歎巷吟悉經藻飾而傳之至今宋儒以語錄文章為一事故家

獻國忠無非口占而行之不遠

良農擅百畝之饒首資糞壤達士究千生之業

允聚法財故高以下為基濁者清之路

為市井草莽之臣發輸國課作泉石烟霞之主

日遠俗情

性體如〻上無覆下無基在〻妖魔屏絕鼻端

栩〻水不寒火不熱人〻鄙吝銷融

饘於是粥於是充口腹無羡大烹寒不出暑不

出底風雨自安小樂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渼浮酒仙三昧雖

能詩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為詞客修羅

害生於恩總為從無入有而順去恩生於害都

緣從有入無而逆來

煉五石斷鼇足聚蘆灰本玄宗之寓言辨商羊

識萍實墳羊乃儒風之慧目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

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凡世間假清高假道學假風流種種不可指名究其根源總之覓過活路耳非俛仰而何

太宗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不學而得者也亦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則知其強弱每取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梁湘東王繹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衡山侯蕭尚華侈好賓友酣讌終日坐客滿筵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過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此言頗切苦心著述形狀然亦有性癖所耽至老不倦者秦子勑客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可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至於退之則云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嗚呼然此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張懷瓘書斷敘自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于堯舜之世則煥乎其有文章其後盛于商周備夫秦漢所由來遠矣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若乃思賢哲于千載覽陳迹于縑簡謀猷在覿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無隱斯可尚也及夫身處一方含情萬里標拔志氣黼藻精靈披封覩迹欣如會面又可樂也

爾其初之微也，蓋因象以曈曨，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沖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資運動于風神，頤浩然于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蔭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絕，曳獨繭之緒；卓爾孤標，竦危峰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烻熠爚，離披爛熳，翕如雲布，

或若星流，朱焰綠烟，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吁可駭也。信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却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 固其發迹多端，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 入侵，亦猶五常之與五行，雖相剋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

豈物類之能象賢，實則微妙而難名。詩云：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是之謂也。使夫觀者玩迹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已，不知其然。瓌寶盈矚，坐啟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頷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且學者察彼規模，采其玄妙，技由心付，暗以目成。或筆下始思，困于鈍滯；或不思而製，敗於脫略。心不能授之于手，

手不能受之於心，雖自已而可求，終杳茫而無獲，又可怪矣。及乎意興雲通，筆興冥運，神將化合，變出無方，雖龍伯挈鼇之勇，不能量其力；雄圖應籙，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于毫間，逸氣彌于宇內，鬼出神入，追虛捕微，則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亡也。夫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固不可恃才曜識，以為率爾可知也。且知之不易，得之尤難，千有餘年，數人而已。瓘賀稜愚蒙

識非通敏承先人之遺訓或紀錄萬一概欲貫夷浮議揚搉古今狀疑之根解紛拏之結考窮乖謬敢無隱于昔賢搜索幽微庶不欺于玄匠云爾

蘇子瞻嘗曰文人之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

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集云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窮則愈工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甲子新曰詩文之能窮人也自古然矣然可窮者身而不可窮者名豈人能窮之耶天忌之爾窮之適所以為達也

蔡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定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旨哉言乎故惟能安定者有安居能足心者有足財焉

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孝文猶自未深知輒愴長歎無頗牧翻惜將軍不遇時漢文嘗謂李廣惜不逢時當高祖萬戶侯何足道哉余言廣之不侯非數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道乎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否則以周亞夫之賢帝託景帝曰真可任將矣豈獨不知武師之才邪

五經通義曰溫潤而澤有似于智銳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撓有似于義有瑕于內必見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墜有似于禮是曰智仁義信禮者玉之五德也禮記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是曰仁智義禮樂忠信者玉之七德也故君子比德于玉也

笑之禎者。注必溪。生之急者。亡必疾。
鵬運扶搖。不知游于天外。蚤逃縫絜。不求出介
㺯中。居化有宜。適真各得。
莘渚流虹。虹非淫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
心全者以自為朽骨。神超者以心為尤灰。嗯玄
今者以神為碳影。
神龍無鱗卵。靈鳳無草雛。白狗不能產蝸虞。黃
狼不解變天祿。

淵紀　語　五十

樂冠好游。壺立曉之以內觀。宋牼好游。孟氏語
之以尊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內則明而燭人。
跆刑為術。則墜落於衆巧。潛為鉤。則魚餌臣妾。
故聖王帶之以禮。梳之以樂。約之以義。綱之以
仁。
紂人以素餐為譏。商君以貞飽為懼。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慎。天匪勤則
不能廣運。地匪慎則不能久持。乾之自強。天心
也。坤之厚載。地心也。
十句深心。無睍洛于江海。女能紡繡。何必辯其
繁未。觀文未及李生嘆。愈老不休韓子悲。
觀累黍夏后之龍。孔甲臨餼而龍逝。孟虧馴虞
氏之鳳。夏民食卵而鳳翔。
子雲注情于絲竹。非揚莊無以上宣。相如主琴
子子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

淵紀　語　五十一

野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
蕭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洩
壹台。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
之明占莫能禦。雖稟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
耕者之職也。今之業耕者。鈍其鋤犁。而誨其子
以盜。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毀其機杼。而誨
其女以淫。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暖。而今之
耕織也饑寒困之矣。

揚朱泣二岐、阮籍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道之不達。

畬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飢、而穡農媿矣、莎雞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嬾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

沈檀之木、不適用于犧生、豫章之林、不可琢于既朽。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子雲于後世、揚雄其如何哉。

蘿蔦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千里、其爲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猩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蛇以珠剖、鷺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兆以靈、麝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匹夫何辜、懷璧其罪。

微言絶耳、顔遠嘆別于歐陽、鄗杏萌心、仲舉思見乎芽杖、

冬江而夏山、公閑休之安宅也、地棺而天椁、鄒搖子之大塋也。

白駒過隙、貔豹具感于人生、飛鳥過目、張翰茲思乎瀛海。

仲尼學稿而歌秋風、仁可以充飢也、曾參曳屐而歌商頌、義可以禦寒也。

田子見王食慼然曰、弗飢斯可矣、見衣錦翠然曰、弗寒斯可矣、見華屋愀然曰、弗露斯可矣、母玉爾食而玉爾儀、母錦爾衣而錦爾心、母華爾屋而華爾德、惟儀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德之華以覆天下。

王生結襪而重廷尉、汲黯長揖而重將軍。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平厓轉註羊之經、乃異端之義。

以蛙黽當鼓吹、孔珪之意、初不在于清音以[illegible]
婢代簫管、適黃之聲、實有契于定慧。
詩因鼓吹發、妙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
旭得心而應手。
珠雖渺、不失爲寶。髮雖烏、不失爲筆。寧爲四夭。
毋爲癡老。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髮箕子
昌。罵坐灌夫亡。接輿陸通免。捶扶正乎俠。五子

歌不慧。仲尼思中行。
月不暇照。雲火升操。雨不及施。水輪灌漑。
杜司徒佑在維揚、日嘗語人曰、我致政後、著一
麤布襴衫。跨小馬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後致
政。果如其言。諫官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此
自吾意正欲耳。
李約至金陵、於賢主李錡坐、屢贊招隱寺之勝。
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寺、

昨晚宴、細看何珠州中、約笑曰、某所賞者、疏野
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流塵
掊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廳也。
有人言於天隨生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
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
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
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鹿龜蒙

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梏鎖、開清高門戶。
但遂適于母丹、不知何時可成。
白居易貶江州司馬、嘉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
青山綠水中、爲風月主人、幸甚。
靜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底重隔物、與賓僚
終實談笑、尚畫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
日宴散、有人言昨夜太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
前日之不歡。無好惡亦不得言。

藝推大匠。詩亦正宗。君子貴其造端者。故墨雖一藝乎。濤谷以是鳴于歙。衆咸則之。猶詩之宗岳。爭嗣響而頡頏焉。紉受姓所同。苗裔之不類。寧無目之而懷慚。今目謝之子弟。曰烏衣。目陸之士集。曰洛下。則躍然喜。指番琴曰嵇之後。指善奕曰江之徒。則欣然唯。凡執一才一藝。莫不歸宗。人情大抵然矣。吾家方凱于詩與墨有兼者焉者。則岳也。谷也。其所頡為尸以漸克肖者

也。因從海內搜句。以求正於舊史氏李本寧先生。先生於方凱既誘而進之。又引而申之。諷而規之。于序詩評墨三致意焉。其如葦之說。偶與孚合。故方凱持舊史氏之論。而微不悉一言。夫余言之不足信。莫娠于私吾宗。不以為佞。則為譽而已矣。方凱業有說環之顧太史。有評徵之外司馬。余言直溟滓者之為。奚取重於大方。抑游氏稱詩不有尼正叔而為河陽賜者乎。猶之

吾徑也。其詩甚有規諷之義。谷之族不有金華衡乎。同時見賞于眉山。在儋耳為試其牧。然必遠突寬羅而後韻獲于灰池。猶假金光萬潤之澤。則質文之互用。識者有偏重焉。昔人論墨凝香癖。同一清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又謂墨韻茶情。馨堅同德。如賢人君子。雖黔皙之貌殊。而蘊藏實無以異。則詩與墨可相提而論已。夫詩本乎風。以情為質。墨藏于煙。以點為質。情貴

真。點尚潔。真則暢而易盡。潔則久而不渝。可交修而並勗者也。今方凱之攻墨如攻詩。程詩如劑墨。則兩造其極。而運長于無竅。品高則價益重。交廣則聲益宏。吾寧為尼。不頗為衡。以相勉于質之一字。遂叙而歸之。以示文藝之本。所為海內歸依爾。若夫評論具在。吾何有加于舊史氏哉。

潛之栢

客有問於玄超主人者。曰。墨之為道。古與今有

異乎同。有石煤松火之取質也。螺之取象。滌之取澤。西豹糊之取瑕也。有同乎。曰。有物力之必精而加劑之必激也。有古人之同者異而今人之異者同乎。曰。有。与人以古道自許。故進乎拔而不知。今人以市道欺人。故溺於精而益偽。夫黑乳自焦。白肪自竭。非不鴛奇也。層龍之腦。獵麝之臍。非不華醫也。碎珠屑之。金彩滲之。非不加珍也。主則摹犀。肖則刻象。非不逞異也。重繡而製。彩綵而韞。非不表華也。瑞以宗工之筆。震以琉璃之篇。非不取重也。然於墨無當。無當則於古人學之者無尺。而悖之者有尋。是尚可稱墨乎哉。物不師古。費埶之良法不必符。衆要拔之精。則古今人之所以同而異。異而同。其在於斯。客請更端而進之。曰。予知古之製墨。固務求其必精。今之求精。正求其害墨者乎。滌之陵灰。糟之氣浮。烟滯則能害其光。腦之酷烈。麝之味溫辛熱則能害其性。金之屑。沉珠之屑。白參互則能害其默。至於模形肖象之工。何與於本體。華函疊綺之飾。何事於表。恭大方文字之簇。何闌於舜借。吾寧為製綴。毋寧為景華乎。吾寧為守玄。毋寧為尚白乎。吾寧為質之珍。毋寧為賁之裂乎。吾寧為渾樸其表。毋寧為金玉其外乎。吾寧取諸極清而不雜以滓乎。吾寧取諸極黝而不閟以色乎。吾寧取諸極澤。若蒼亂之韜乎。

吾寧取諸極堅。若玄霜之杵乎。客又不審乎古今異同之間有說也。唯以古道視墨。是驚為名高。唯恐名之滅裂。則不惜物力以求其必副。唯以市道視墨。是圖為厚利。唯恐利之不得。則不顧贗偽以求其必贏。計利則不期異而自異。保名則不期同而自同。知異之所以異。與同之所以同。則定今人之墨品。若玄冥之照矣。客啞曰。唯唯。

鄭足耳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

肅宗嘗賜高士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人問其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裴丞相每從倡肆托鉢人頗訝之裴曰我自調心與汝何與

鄭少師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號七松處士嘗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李襲譽謂諸子曰吾性不喜財家故中落然薄田數頃可耕桑百株可蠶書四壁可讀汝能勤此無資與人矣

劉捷卿讀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歐陽彬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一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司空圖隱中條山王官谷有亭名曰休休作文見志曰休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自目為耐辱居士

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茁此徒助予鼎俎家復何患

富韓公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冬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相招未必來不名或自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

可與杜門

梅子真隱四明之梅山依梅為居林處士隱西湖之孤山手自植梅兩事俱浙東西絕頂佳話其後梅山老幹剪為廟梁而處士所植梅花亦

幾與叢時之鶴並去。余友吳巽之華。聯諸同類
歎復孤山舊觀。儼處士化鶴歸來。梅花遠屋。當
不啻三十株也。則夫望子真之舊隱。而憑弔者。
寧遂無此意耶。疎影暗香。且將飛渡錢塘而遠
暎梅山已。吳遠一

丁謂陛辭。真宗出周昉所畫袁安卧雪圖付謂
曰。卿至金陵。可選一絕景處張之。

王荊公過故人家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
器數件。意吏卒所竊。問之。乃小兒聚此食棗栗
畫棄之而去。謂俞秀老紫芝曰。士人閒富貴。如羣
兒作息乃可耳。

宋仁宗問張景曰。卿江陵有何勝。對曰。兩岸綠
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所食何物。曰
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鱉裙羹。

宋仁宗問曾師復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
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箸
筋。南都撥心麵。作槐葉冷淘。糝以襄邑抹猪。炊
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
既飽。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鬭品。少焉解衣
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東坡在儋耳。題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
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既為此詩。復自言
曰。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
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燕不下。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韓魏
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
歎故無時不可樂。于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
知四者為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為
守。每入春。常曰。該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
委僚吏。即造湖上。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
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曾存之嘗以問公。曰。無

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

五季士大夫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閒。佛經曰。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高季廸曰。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

陳同甫嘗言。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瑾曰。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為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黃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

上帝必伐陰邪之謀。

文有似拙而實妙者。史記也。詩有似拙而實妙者。樂府也。拙忌其俚。妙忌其纖。

詩關氣運。此語誠然。固不特周召鄭衛皎然可辨也。漢世渾厚高古。魏國雄俊秀發。兩晉平典風靡。六代富艷綺靡。漢稱東都。魏首建安。太康永嘉。體分二軸。宋齊梁陳。氣出一機。精鑒詳評。自然可別。

太白寧放弃而不作眷戀之態。寧狂蕩而不作規矩之語。子美不能不課此兩着。元微之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奧乎。此非公論。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齊已云。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此真知太白者。

李長吉分明是一個太白。可惜天昨國寶。故奇而未純。世以牧之為小杜。當以長吉為小李。

相如濡筆而腐毫。子雲輟翰而驚夢。王充氣竭于沈慮。桓譚疾感于苦思。枚皐應詔而奏賦。禰滔斷臆而檢書。平子研兩京于十年。太冲練三都于一紀。潘緯十年方吟古鏡。何須一夕。乃賦瀟湘。薛道衡蹋壁而卧搜。蘇廷碩占授而脫脫。劉敞一揮九制。文瑛擊鉢成詩。秦少游對客而揮毫。陳無已閉門而覓句。

遲速都無巧拙。

秦韜玉云。要路强干情本薄。舊山歸去意偏長。余每誦此。不覺淚下。

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夏人歌五句。虞賡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篇。畧畧數句。而聖賢王伯。俠士婦人。氣象自別。又何必連篇累牘。以騷相侈哉。

而伯澤及枯骼。而大老變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駿馬三至。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人之為學。四書。其門牆也。五經。堂奥也。子史。廊廡也。九流百家。其窗牖也。居不可以不廣。學不可以不淳。舉業錮而居隘。語錄倡而學荒。

敗歲皆芋形菜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司牧。防秋多夢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將軍。

民無百里之名。士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風狗之誚。民無百里之友。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以叢黨錮之災。

心問曰。獨坐亦有悟乎。曰。一息澹漠。羊枕羲皇。一念數回。無端磨劫。止港未盡。更補餘數條。

太古遐矣。猶可想見乎。曰。天心之太古一虛。人心之太古一靜。故浮雲變世而不變空。川逝流坎而不流艮。

曰道學禪學各有宗旨乎曰道心隨境提醒一襲知解禪性隨緣解脫不戀清虛

曰君子不入市為其傷廉也而世途不可避也仕途猶可避乎曰廉穢不在境清濁係乎人升盜蹠首陽之巔薇根皆為利藪登夷齊攏斷之上方朔視六虛遠俯千秋神情適上而不知身在甕冢中也

曰涉世不厭詐我何事硜守真也曰涉亂世之末流開心輸誠猶不足以釋人疑況益之以詐耶

曰荀卿立言判公立法後世不盡廢而學者非之何也曰荀卿有淑世之行誣性則害大削公有治世之功誣聖則罪重故大人不倡游言放論必多口禍非言折生乎思神之所忌也不見天不畀文人之後蓋其是非未必不謬于聖人

曰女不幸而有貌入宮見妬士不幸而有才入朝見忌夫安所托于貌不貌才不才之間也曰不然一陰一陽之謂道經綸天地之謂才時有顯晦用有闔闢事有張弛在天地不能違況在人乎才不能消忌是謂無才故古人在險而能夷處困而能貞執謂智為才愚非才惟有楊子之玄而不能脫禍則知蔵弗善蔵才不足以周身也正才不足以周用也

曰世何斁人者多也意造化忌人之完而不災此種也曰非也真品不求鑑于人低昂于斁者之口必稱量于聽者之心是毀人者代人以求鑑也

曰處世之淺莫若晦魚吐墨以自覆而所以浮者墨為之祟也所謂晦者非與曰晦者身世交蔵所托非所見也身何處晴而不可為晴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善用晦歟

傷生之事非一好色必亡然則人受命于色乎

可以變天地。而天地不能為之入。寤夢可以遊天地。而天地不能為之乘。以為真。盡幻也。以為幻。盡真也。存天地之神。去天地之緣。可也。

老萊子當世亂、逃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楚王至門迎之、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顏蠋嘗言有處、窮方。其藥四味。無事以當貴。早寢以當富。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羨餘、但自苦爾、

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憂、

鴻鵠巢於高林之上。蒸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聚、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

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為等儕。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皋。安身為樂。無憂為閑。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枕石漱流、吟詠縕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

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嘗公明嘗自言知我若希明我貴矣安能斷
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款與
漁父同舟。此吾志也。
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
不植產業。陳羣嘆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
而不介矣。
閒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
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

酌彼春酒。侯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有脩。味踰
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
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
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
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
書。信不虛矣。未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
於囂塵。思樂汶上。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
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欽

季手拊於山陽。沈鈎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
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
富。亦其志也。
李謐性恬靜。累召不應。避處喪亂之中。頹然高
邁。視榮利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為太
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
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
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

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
識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
心至趣。而與吉會耳。
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
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夜寢。
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
張翰謂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
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

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禁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孔淳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陸子真三詣宋戒之戒之每辭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

豫章王辟宗測為參軍測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朞年謂人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謝朓嘗有言煙霞泉石惟隱遁者得之宦遊而癖此者鮮矣及領宣城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盡

山水無情應之以會變閒在我

庾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表薦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飽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浹矣辭不受

胡叟居家蓬室草徑唯酒自適嘗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

魏中山王熙見盧幼章歎之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士

庾闡府曰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蓍金精養於秋菊裛酸棃酢桃榹李薁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孫月峰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世人皆談漢文唐詩、王元美亦自謂詩知大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愚々更欲進之、古詩則建安以前、文則七雄而上、文則以易書周禮々記三春秋論語為王、兩之語策、參之老莊、管詩則三百篇為主、無之楚騷風雅廣、選漢魏詩乘、一意精詣、大約已定志、令以告吾甥、共蹊斯路、如何更浮二三同志、以相周旋、更大其、自前所列書外、可一切置勿觀、即此一段、篇帙亦儘富、次第進以娛目、儘不厭也、

嘗妄謂商以前、此尚書上卷二十餘篇、此先秦也、渾而雅、周易周書周儀禮、其周之雋乎、與而明、載記老子春秋經管子三傳國語、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而巧、新而無窮、皆兩京也、莊列、策、騷其周之東乎、奇而肆、韓公子文信侯、其為之衰乎、峭而辯、皆東京也、若以近代方之、擬為韓非、騷為柳、馬班則永非子瞻耳、今擬欲祖篇法於尚書間、及章字句祖章法於戴記老子三傳國語間、篇字句祖意字於易周禮春秋經間、章句不獲已、乃兩之以莊策、其縱而馳也、乃任途於韓呂最後、而陸沈於馬班、然亦慎言其餘矣、熟此道以精詣、精需之三五年、或當有悟境也、詩止建安以前、雖若未盡、然三百篇及古歌辭奇變、固具十五唐歌行、五七言長篇、新變聲雖足高、要之非誦唐詩者所構、待吐語通曹劉時、然後博及、未暮也、李杜二家、足宋詩之魔、尤當姑舍、如近日文體、俱沿韓柳、頗不枕藉於二集、此可知其解矣、

偶因汪司馬增雅之說、安品古詩、竊以為易詩書此乃三墳、周禮々記春秋三傳、此乃五典、儀禮管老列莊國語策騷、此之謂八索、荀韓呂淮南史記太玄讀書文選詩紀、此之謂九丘、學文

若讀此足矣即不讀穆天子傳等亦記祈招之
詩無傷也
所云五車一簽若待刪削始出恐汗青無日愚
意但取十三經註益之以汲冢周書史則國語
策史記漢書子則老列莊荀管韓呂佛氏則取
圓覺楞嚴維摩集則楚辭詩則詩紀無已則更
加之文選或再附以十二家李杜此則可為五
車一簽餘皆可不覩矣

五車一簽前日已多場今所欲蓋惟孫武庶幾
穆天子傳亦汲冢之類頗爲能爲有已山海經
語多一律水經以注鳴西京雜記不無冗事越
絕文始泰同非雅馴孤明乃六朝之靡皆雖以
列於正業讀書宇遺無滯且先沉涵其精若索
愛不合則要羣于家語說苑法言太玄諸种尚
只作兩簽亦能盡矣儀禮叙事有法第亦是一
律禮中子夏傳甚精皆于湛深甚消不可槩目

以質古淮南多襲若淺見者私以為帳中之秘
亦無不可今既以海喻水則波易涸者自難居
亞旅耳
若立程愚以為文一家則易書三傳周禮記
語孟語策老莊韓至史記止詩一家則詩騷古
選漢魏詩紀選詩至杜集止皆一千一周必不
可缺其餘則程外及之或即更立程外程免至
泛濫尤為善計也作與讀互為進益作亦須立

程每月文則三二篇詩則十首且多作五言七
言姑緩今人詩不如古者正坐耗務七言耳若
如滄溟作擬古樂府考究故實一當古人更善
即不能盡工然所得深矣
寄來書程大約即囊所欲精已十餘種天下佳
書原無多許但所限書似尚覺多恐力不能徧
即滿亦恐觸涉獵習記撈云汪司馬勸令勿務
博涉而少精詰今豈忘之乎禪家丹家書於文

家不甚切、即欲觀亦只撈嚴固覺維摩三種足矣、其餘余不能知、要之豈能過荀韓管呂、若取以博奇醒目、謂勝於說海玉露諸書固善、然却不必限之程內也、語孟精典、語史與而奇、若洗眼靜坐、以觀妙處自見、人但以其太熟忽略之耳、雜看最空戒、即欲有所游息以娛心目、亦不出前程中數書可也、史記可與杜詩同看、漢書可與李詩同看、

檀弓考工自宋代已然、愚以為公穀者尚當見之、乃卒未聞人極口、何也、愚甚欲刻十三經註、懷之十餘年、每以告人、未有應者、然八經已有刻、惟公穀語孟孝經尚待價耳、若得徽貴者一假手焉、實愚所快、甥豈有意乎、公穀、何范註中頗有僻、或不讓元凱、刻之自一奇、且簡帙不多、即圖校不難也、輔嗣易杜左鄭三禮、鄭下故有刻、豫章近復刻孔書毛鄭詩、若

又益此二種、則漢人五經備矣、甥欲刻汲周書、愚以為此似太古、秖可作清玩耳、未有實用、吾甚喜公穀二傳、而今世不甚行、向未刻有註者、若將何范之註、依吳中舊左氏杜註板刻之、使並為三傳、則實可日看、非徒為玩者、比其文、甚精簡而妙、真一種奇雋也、愚嘗思得十三經句解置案上甚快、奈今世無其全部、然得一二老生集而畢業、或亦非難耳、

五經四書及周禮、舊俱有句解、愚曾及見、而近日廣購之、絕不能得、甥家舊有存者否、吾姚舊家、亦可從敝簡中覓得之乎、左傳句解佳本、不可不購、

周先四籍目送看相知者、欲刻書、不可不勸其刻公穀註、愚急欲得讀之也、二禮三春秋國語管莊、此似須急讀者、

讀經之說、正可於此時為之、詩書非熟讀不可、

且盖此二經三傳、則姑以為游息、恐日沈思於書、思或苦澁、稍以之豁目耳、戴記乃夥本業、玩之固易也、
近日玩書、於何籍有所得、汪司馬周禮註、約曾刻行否、此書終是偏枯、若用以貫串百家、良不易、須合十三經乃可也、
汪司馬謂好小子書者、識漸下、卓為確論、周禮是古佳書、其語有絕精鍊者、後世文人莫能及、然太方鮮圓活馳騁之妙、司馬文已成家、用以為助固善、若學者專攻之、恐未能生送思耳、
盲史字精而有法、國語初變、尚書體是今文祖、國策仍依劉向古本為佳、
南華副墨、亦未入悟宗、但掠取大雅氏作機鋒、娛人目、要之不能出郭生上也、老莊翼論宗為多、亦稍覺煩、愚意釋莊者、但須訓詁字義、再為疏解於後、使大勢通順、即得其深古奧義、俟讀者各以意求可也、道藏中南華註疏及義海二種、頗有發明、勝副墨、錄出可備觀、李斯與呂公子俱受業蘭陵、若非既自為書、而斯為文信舍人、或者呂覽佳篇、多出斯手耳、
夥刻太玄果好之乎、此書思頗僻澁、但可時目為娛、不足沉湎也、尸子聞世有其書而未之見、楚漢春秋、黄甸海曽云、已得古本、南都重刻、何未見印行、鹽鐵雖繁辭而氣猶樸古、儘可觀、桓譚新論、若訪得時、即宜借錄
廿一史、向甚欲刪之、亦嘗一觀大略、若刪此役、亦稍有規模、似須十年之功、尚有待耳、愚近看者、廼史記、亦頗有評點、第此書簡帙重大、非旦夕可竟、又其篇章每患長費討繹、不若國策呂紀等易作止、非特鈆工力省、所獵取亦常多也、班史我愛之過於子長、記苦無善本、凌氏刻雖稍工、然評林卻是蛇足、又其註亦止照南監本

中頗氏註已經刪削其刪頗未當不知出何手閱本字細惟資本稍佳耳尚別有精刻甥非為我身之手文今太巧靡矣必歸之孟堅乃為合作

戒雜看、必動筆如此不惟心細所得深且異日足有所考也開之昔人云再看時別換一色筆如此亦自一法愍近看書覺比從日有得但苦無相商確者周文漢詩以自娛誠有餘若為

有用之學則將宋史整理一番真不朽之業且心行經濟俱有益也為此亦有要訣不在作文先將野史語錄及名臣言行錄等帖粘連冊于舊史其無關係中等之人及各履歷俱刪去之即已思過半矣

宋名臣錄甚佳勝于宋史曰常玩之於身心益不少此亦法後王之意也但經世大略少讓唐漢耳而搜尋名義太苛刻使英雄之士未免縮手局步然亦不得不單夫子聖之時豈不然二宋時人物雖多佳然亦不稍無標榜又甚易激拙此是渾沌開後學門大約文多質少然渾沌既開安得復合用世當師漢唐自守則宋人無診漏無之者孔孟之學也

嘗謂人之為文其造意立格必專宗一家如子學之國語永叔之韓文斯為要領其他書則但以相資助汪司馬文大都主左傳其捃摭字句無所不有然要以潤色丘明耳今若於左馬之上求了為宗者周禮似不如禮記即潛心深味之何如

採骸欲入作者之室自非易事書中道及不免循墻此則似悟入語大都初入門必須頻拾已披之華至深且熟則未振之秀自來古人皆如此高明者雖云捨筏登岸第未離於拳安可憑河乎

作文大率以整大闊達為上不能此乃於字句求工圖粉飾耳文中生新字多亦非大雅凡用新字者穩妙上奇次之若不穩又非奇乃是呼驢作衛無甚意味不若雅字為善也又雖字用於排比大股中備可若起頭及轉換處尤不宜用可乎心斟酌之

序文體創自韓柳還須將韓歐諸序記一細䌷便得篇法其法亦自六經及莊生太史公來第二家題近易醒由此再番馬莊得其神而易其貌靡不善矣

大都書之佳者已盡於藝苑卮言中所談數種但自玩味之取其可喜者各從所性枕藉觀之自有得也宛陵舊有韓柳集刻吾以歐蘇之居士集東坡集本佳皆二翁自撰後人益以續後等集便欠純粹若只以二集刻配韓柳亦自佳鹿門所刻八家抄則雜以已意宜其書之不甚傳也

用脩諸種向亦秪見其名閩之滇蜀人云其家有之頗路遠難致然其書自是海錯品非正味武亦未當苦覓也大都書惟兩漢前為佳而就中又只熟知者為最三傳國語策莊列韓非更益之昭明選已大可沈湎濡首矣

来續述汪司馬所論甚狄狄美矣其短起剪亦近是頗此諸君之略其運奇制勝亦足雄一時寔亦恣然自快設徒挾軒轅以令七雄無但成安之義兵將或為程不識之部伍是必且為李將軍笑矣太華記果歷中集中第一然而非孟堅語康長公于肅愍碑管韓二子序似未肯以彼易此也

文章一派太倉新安後是何人主盟耶太函全集昨已見之珠不若劇墨精而大閎賦亦不見豈有志未成耶歸田後諸作大約漫興多人各

有所長此老自當以精勝乃奪目於弇州欲與
共為炫博不知此正係弇州所短衆乃放之何
耶
金陵鏤刻雖二但增入賈生二賦及中有易新
序者則王朱二註相混不若豫章刻為佳賦紀
欲刻固佳但此等書搜之甚難恐不能速成誤
滿多便自有議故必須多經人目討論累年
之成帙耳

紀刪之甚難若拔佳篇則文選已得八九鄙
意謂須碎摘字句斯淘沙法或隨意錄出或即
其書標出不必盡其粹亦不必盡當惟期以自
益而已金須目沙中揀得乃佳積金即係有物
場今但取詩紀置案上信手繙閱不循次第亦
不立程有會心處即丹鉛識之詩紀燗詩人本
矣
詩可以興其道最近人而亦可斷續為之與官

情不礙然須深沉求之乃覺有味今且將二百
篇乃風雅廣逸及詩乘置麗中碎摘其佳句信
手錄一帙日諷之自能令詩思勃勃此事須
求自得不必逐時好又須覓不經人道語然亦
不可揺索情神合自有入妙處得一首合作便
足引滿自慶勝作影套子語百首也
詩道惟在以句求玩漢魏詩深自有悟入然亦
不須欲速久而融會貫徹則信手妙境矣張景

陽左太沖鮑明遠於詩選中尤慷慨峭厲可喜
劉越石亦跌蕩不群常目之亦可大發才思或
即定之為師亦可
文通全集得合璧古暉自是宣城美事第其佳
語已盡於選玆亦秪博異聞如彼秘色品作書
室中清玩耳未足為學詠者益奇也
唐詩若太多不能盡刻只刻律詩盡一代為唐
律絕猶勝於斷自盛唐而止場今詩宗何家蘇

李之五言，李杜之近體，人人能言之，然恐未必真有入頭，在山中難觀鮑明遠、劉文房，頗有獨造，甥以為矣，如

七言近體，勿隨人多作，此體在詩中又別一境，大難言，古選固是詩本，或太遠，只五言律為近而正，唐人五言律，不問初中晚，無一不佳，杜尤臻神境，若常細玩，詩寧有不工者，詩必工，始出不輕易成篇，亦是入門一訣也，

杜詩信可玩，然須覩千家註本，蓋其詩以年敘甚有次第可考，大曆以前，殆無不佳，最可法，夔州以後，則頹然放矣，千家杜雖未詳，然他亦未見詳註，且以此為主，而以他註相參校，亦自足相發明，若自為杜註，披羅標揚，不以貫註名，而用以精詩理，其為益固不小也

近王批點杜詩，若果發揮，亦大足喜，獨念弇州公素疎逸，今齒已暮，安肯復屈首為此，恐終成蹉跎，然此實人人可為，恐今與甥且各單批一[illegible]部相印證，何如李詩，亦空將註本批看，

全唐詩紀若出，乃一紵紗舒織，雖不奇古，然亦太富，剪裁不盡矣，

唐詩紀必盡中晚，乃為大成，若但盛唐而止，則其集皆家家所有，即所新搜，不過什一二耳，不為奇，且中唐以下，絕句甚有入神者，樂府亦大有奇，惟律體俚弱，然五言亦間有獨造者，安可遺之，故必盡中晚，然後幽奇種種，具可喜耳，

唐詩紀看過，凡輯此等書，其功乃在搜奇抉異，盛唐詩不多，俱在人目前者，即有一二隱僻語亦多淡淡無奇異，中晚體格雖卑，然中定有奇妙句，入所不能到，又其即事為味，響而切，足動人，甚可剪裁作詩料，較之前詩紀，古雅雖在漢魏，然搜奇抉異，全在六朝，今此書祗可如甥所言，携此一部，免携諸集耳，

二詩紀甚愛玩之、但怯於為點、若作工書媚點、今精神非少年比矣、倘拐肯更以佳本相易、則當信手點之、興到即書耳、

樂府須始于上古、乃佳、若略去周前、恐不為全美、秦以前、大有奇、捐之可乎、且舊本固自上古始也、合博搜樂府、但須盡晚唐、不必又及五代、古蓋樂府貴俚、要使閭巷歌謠盡入、乃為奇耳、晚唐、而文者、雖遺、亦不足歎也、

近體樂府、如白樂天等篇、似非本色、或可刪之、若增入太多、又恐浩瀚、數失樂府本意耳、自上古至隋、俱是本色、更不須摘、唐以後、則須辨其體、李杜及他名家、可入樂府者、最須標別澤明、此識鑒亦不易、大抵唐以後、寧遺無濫、可也、樂府止六朝、信是藻鑑、第如此則不能出詩紀之外、未免作馮氏贅疣耳、唐以後、采太繁、盡錄則濫、揀擇又不易力、吾意只取其咏古題者存

如、其新題則悉置不用何如、

樂府或照舊本、以佳字畫新之、亦大足快、若唐以後增減精當、更佳、然為力大難、略刪之亦可、力亦不易、但使人稍有遺誤、即不如仍舊矣、

不顧作詩入、此論固高、若韓蘇二詩、則似非正派、韓古詩猶有雅音、律詩似未脫中晚氣習、非常怪此老為文、即東京以下不論、而詩却不能趨脫、殆不可解、蘇則格調卑淺、且復多漫興及縱

筆、雖間有工語、然於雅道亦遠、奈何好之、愚前所言周文漢詩、終是確論、何不兩漢易二公耶、過來元書有何新得、韓蘇仍相膽否、韓文委果佳、蓋皆規模十三經注疏、後惟李于鱗與同派、但才不及耳、蘇詩語太雜、似不空看、或以樂天易之、何如、

詩宜自選入、然不得唐調、終不響、若立意高古、如徐昌穀、則不唐可矣、近來吟者、捨于鱗殆無

多以巧對相屬、殊不佳、要須脫此、乃可耳、此□
甚淵微、日玩味、則自得、還從選入為高也、
厥濟南亦是通來輕俊常態、勿浮妄認為奇、詩
道自有正路、不必為優孟之抵掌、亦不必為伊
川之好色也。歐脫濟南、不若求之王孟常建為
律、
難與俗人言、紙時與副墨子相商論耳。
弇州文、玩數過、真切於舉業、初謂此公文失之

率易、今似不然、大抵此公才是如此、能急而不
能緩、似而不能正、能佻而不能莊、足鼓舞後
生、而不能追蹤古先也。
之固貴文、尤須敵行、文而輕浮者、雖與觀瞻
可少、才不必眾高、但得勤學有識
矣、

清事引

人世日出事生。老子云。天下本無事。
豈易闢。一無事之域。益事若事而
不與天下干。天下亦聽焉不與我爭。
勝場名之所謂名之所不爭奔赴之
所不至也。即予所紀清事意乎。略

蹟收趣。謹行之庸。不特煙霞面
仙丹丘。徒為空談。謝塵鞅以尋
物外。游宴鴻自遠矣。客曰子備經
濟。乃欲把臂入林。夫名道既不必
入林。知我者無以此作老子觀。

小窓吳從先

小窗清紀

延陵吳從先寧野許輯
晉江林棟子立校閱

清事

春初玉樹參差冰花錯落瓊臺倚望恍坐玄圃羅浮若非黃昏月下攜樽吟賞則暗香浮動疎影橫斜之趣何能真見實際

蘇堤花落因風蕩漾逐水周流飄泊孤蹤多在西泠橋畔堆紅粉銷玉碎香冷紅殘片恰似對騷人流別豪舉離尊嘗為高唱渭城朝雨

蓴生越之湘湖今西湖三塔基傍蓴生既多且美菱之小者俗謂野菱亦生基畔夏中剖食鮮甘異常人少知其味者每一採蓴剝菱作野人芹薦此誠金波玉液清津碧荻之味豈與世之羔烹兔炙較椒馨哉供以水荻啜以松醪咏思蓴之詩歌採菱之曲更得嗚嗚牧笛數聲漁舟欸乃相答使我狂態陡作兩腋風生任彼飽膏腴者笑我輩寒淡

山溪幽境真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巒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徑通幽野花隱隱生香而嗅味恬淡非檀麝之香濃山禽關關弄舌而清韻閑雅非笙簧之巧聲此皆造化機緘娛自悅心靜賞無厭時抱焦桐向松陰石上撫一二雅調蕭然景會幻身即是畫中人物遠聽山

村茅屋傍午雞鳴伐木丁丁樵歌相答經丘尋壑更出世外幾層此景無塵無爭足力所到何地非我傳舍哉

山翠遠湖容態百遷獨春朝最佳或霧鎖山腰或霞橫樹杪或淡烟隱隱搖蕩晴暉或嵐氣浮浮掩映嵋色峯含旭日明媚高彰風散溪雲林華爽朗更見遠岑迴抹柔藍遠岫忽生濕翠覺湖天呈巧頃刻萬狀奈此景時值酣夢恐市朝

易知也。

桑林參隴。高下競秀。風摇碧浪層層。雨過綠雲繞繞。雉雊春陽。鳩呼朝雨。竹籬茅舍。間以紅桃白李。燕紫鶯黄。寓目色相自多。村家閒逸之想。令人便忘艷俗。

蘇堤跨虹橋下、小築山樓、倚闌玩堤、若與簷接、堤上柳色。正月柔美鵝黄。二月嬌拖鴨綠。依依一望。色最撩人。故詩有忽見陌頭楊柳之想。又若截霧橫烟。隱約萬樹。歌風蹕雨。瀟灑長堤。分綠影紅。牽愁惹恨。風流意態。盡入樓中。春色萬縷。授我衣袂間矣。三眠舞足。雪滚花飛。縈繞歌樓。飄撲僧舍。點點共酒旆悠揚。陣陣追燕鶯飛舞。沾泥逐水。豈特可入詩料。要知色身幻影。是即風裏楊花。浮生燕壘。

六橋桃花。人爭艷賞。其幽趣有六。未易領會。其一在曉煙初破。霞彩影紅。微露輕匀。風姿瀟灑。若美人初起。嬌怯新粧。其二明月浮花。影籠霧。色態嫣然。夜容芳潤。若美人步月。丰致幽閑。其三夕陽在山。紅影花艷。酣春力倦。嫵媚不勝。若美人微醉。風度羞澁。其四細雨濕花。粉容紅膩。鮮潔華滋。色更烟潤。若美人浴罷。暖艷融酥。其五高燒庭燎。把酒看花。瓣影紅綃。爭研美色。若美人晚粧。容冶波俏。其六花事將闌。殘紅零落。辭條未脫。半落半留。兼之封家姨無情。高下陡作。使萬點殘紅紛紛。飄泊撲面撩人。浮樽沾席。意況蕭騷。若美人病怯。鉛華消減。六者惟真賞者得之。又若芳草留春。翠裀堆錦。我當醉眠席地。放歌詠懷。使花片歷亂滿衣。殘香隱隱。撲鼻衾與花神携手巫陽。思逐彩雲飛動。幽歡流暢。此樂何幽。

秋來霜紅霧紫。點綴成林。影醉夕陽。鮮艷奪目。時得新句。取紅葉書之。臨風擲水。泛泛隨流。不

知漂泊何所。幽人耽〻撩人。更於月夜相對
灔紅新。朝烟凝望。四霞艷目。豈直勝于二月花
也。西風起處。一葉飛向尊前。意似秋色憐人。令
我翩然神爽。

秋風鴈來。惟水草空濶處。擇為棲止。西湖三塔
基址。草豐沙濶。鴈多呼群下集。作鮮陣息。所攜
舟夜坐。時聽爭棲遶啄。影亂湖烟。宿水眠雲。聲
淒夜月。秋聲嘹嚦。聽之黯然。不覺一夜西風使

山頭樹冷。浮紅湖岸。霜寒生白矣。

秋聲憐人。蘆中最慘。風雨連朝。來舟卧聽。慈聲
遠近。蘆葦蕭森。鴈落啞啞。鷺飛濯濯。寄興幽深。
放懷閒逸。舟中之人。謂非第一出塵阿羅漢耶
避喧而甘寂寞者。當如是降伏其心。

寂寞芙蓉作伴

叢中春郊走馬。秋溪把釣。策蹇尋梅。莫不以朱
為衣色。似欲班點景象。與時相宜。有超然出塵

之趣。且衣朱遊者亦非常客。故三冬披紅毡衣
裹以毡笠。跨一黑驢。秃髮童子挈尊相隨。踏雪
溪山。尋梅林壑。忽值梅花。席地酬飲。梅香撲袂。
不知身為花中之我。亦忘花為目中景也。

一幅趙松雪

杭城吳山高敞。襟帶江湖。爲景最勝。時手積雪
初晴。疏林開爽。江空漠漠。寒烟山迴重重。雪色
江帆一片。風度銀梭。村樹幾家。影寒玉尾。山遶

人逈。板橋客路。車轍縞帶。樵歌東壑。漁釣水濱。
目極去鳥歸雲。感我遠懷無際。時得僧茶煮雪。
村酒浮香。坐傍幾樹梅花。助人清賞更劇。
清事。不可着染。若衣冠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
良。飲食必求異巧。此乃清中之濁。吾以為清事
之一蠹。

時裝

與衲子坐松林石上。談因果。說公案。久之。松際

月來。根有高趣。諸樹影石歸此，月伊非畫意。同知心登山頭，坐浪談；倦仰卧草根，兩眼見古人、白雲飛遶半空中，或指羨余之閑適乎。

春日庭畔，或株寒梅吐花，命酒三杯後，遶樹數匝，玩水觀魚，吟蕊清香撲鼻，因誦高季迪「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之句，真與梅花傳神。

秋月當天，纖雲都淨，露坐空闊去處，清光冷浸，此身如在水晶宮裏，令人心膽澄澈。

米芾拜石，瀟谷拜李廷珪墨，盧廷璧見僧詛可用茶具十事，具衣冠拜之。此三事似痴似顛，似亦似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晚間紙窗上，月光漸滿，行影半橫，取清閑靜坐，更得又是一境界。

雨降木落情，入綠林溪畔坐樹根上，飄飄黃葉撲衣袖，而野鳥從樹間飛來窺人，荒涼之地，殊有消暇之致，極不荒涼。

園花按時開放，供吾玩賞，因即其萬稱，待之以客：梅花索笑客，桃花銷恨客，杏花倚雲客，水仙凌波客，牡丹酣酒客，芍藥占春客，萱草忘憂客，蓮花禪社客，葵花丹心客，海棠昌州客，桂花招隱客，菊花東籬客，蘭花幽谷客，酴醾清叙客，臘梅遠寄客。須是身閒方可稱為主人。

閉門閱佛書，開門接佳客，出門尋山水，此乃人生三樂。

香宜遠，焚茶宜旋煮，山宜秋登。

溜水澄定，凡懸岩峭壁、古木垂蘿，與片雲纖月一山映在波中，策杖臨之，心境俱清絕。

松聲，竹韻，不濃不淡，傾耳聽之，頃長聲價。春山艷冶如笑，夏山蒼翠如滴，秋山明淨如妝，冬山慘淡如睡。郭熙此語分明畫出四時山色，野人

識此。真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藉以卧。意亦甚遠。夢亦同趣。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硯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古人重筆。用敗則瘞。今人委之糞土。似非雅厚。

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霜。塚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後題獨孤貞節立。磚上積有苔痕。此蓋好事者瘞筆之所。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響。

鼓琴偏宜于桐風澗響之間。二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或對軒窗池沼。荷香撲人。或水邊林下。清將芳沚。微風洒然。游魚出聽。此樂何極。

夏日供帳飲食處曰水廚。見越絕書。闔廬所也。

束晳說曲水流觴之事。始于周公營洛所制。引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此一義也。班婕妤自悼賦酌羽觴兮銷憂。

今之流觴多用蘭亭事

歌者袁綯。嘗從子瞻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闢。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許瑾選妓嬪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戴顒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以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

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李和尚曰。是真實話雅畫形容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趙德麟曰。王沖至謂余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老王非桃源人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在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

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山靈知我

謝孺子善聲律。與王車騎張宴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嘆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王子晉好吹笙。遊伊洛。遇浮丘公成仙。王意飄飄欲仙也

摩詰與裴廸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

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因思曩昔携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

號為湯社建人亦以鬬茶為茗戰

陸鴻漸嘗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煮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倫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李永和杜門却客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于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燃糠自照

帛性柔膩布性爽直公孫弘布被夫有所取也豈飾詐以要名冨貴必錦繡世俗之淺見蔡真養素者奚取焉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爲多也

李温陵曰不豪則自不達不達則自非豪惟

達故豪一也但有槃名作達者似達而非涑亦有效顰為達者雖達点不達庾公之不達的盧也效曰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效之不亦達乎方叔敖少時寧知殺兩頭蛇之為達而後殺之耶自分必死故歸而向其毋泣惟自分必死故寧我見之死而不欲後人後見之而死也是之為真達也遂從而殺之是之為真豪也彼其有心做效甚人来耶是

故阮渾欲作達而嗣宗不許悪其效也山公之薦阮咸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使在官人之職必妙絶于時識其真也噫是豈易與講道學者談耶

米知無為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未嘗仰乃揖之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加

以美名入覲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為察使因往廉馬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録郡事米趋前曰國也乃揖笏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峦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峰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謂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米以楊奪其所藏惆然自失者累月屢以書請之竟不復得老楊亦復不省録矣

萬壑松風清兩耳聞世語急須敲玉磬三擊九天涼月淨初心頑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定息不雜凡席遠性風跡潛身獨向嵁巖逸情雲上

杏花珠雨楊柳輕風興到忻然獨往村落烟鬟
沙嗁月印歌殘倏爾言旋
萬里寒光生積雪些相邀天路神仙一片冰心
在玉壺難持餉洛陽親友
湖海上浮家泛宅烟霞五色足資糧乾坤為狂
客逸人花鳥四時供嘯咏
袁石公瓶花引曰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
好不得不鍾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

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于囂
崖利藪目眛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
暇故幽人韻士者處於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
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
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夫此
隱者之事決裂丈夫之所為余生平企羨而不
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
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歆笠高巖濯纓流水又為

卑官所絆僅有栽花種竹一事可以自娛而鄉
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貯花隨時
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花一旦遂為余案頭物
無扦剔澆頓之苦而有味賞之樂取者不愈遇
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雖特快心事也無狂以
為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
品目條列於後與諸好事而貪者共賞

一花目

燕京天氣嚴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即有至者率
為巨璫大畹所有儒生寒士無因得發其養不
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
逸之士族迷于鹿豕身藪于豐草吾雖欲友而
不可得是故通邑大都之間時流所共標共目
而指為雋士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也
余于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入春為梅為海棠
夏為牡丹為芍藥為安石榴秋為木樨為蓮菊

為臘梅一室之內荀香何粉迭為賓客取之
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栢數
枝以充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豈可使市井
庸兒溷入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嗤哉

二品第

漢宮三千趙姊第一邢伊同幸望而泣下故知
色之絕者蛾眉未免俛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
將使傾城與衆姬同輦吉士與凡才並駕誰之
罪哉梅以重葉綠萼玉蝶百葉緗梅為上海棠
以西府紫錦為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
穰大紅舞青猊為上芍藥以冠群芳御衣黃寶
裝成為上榴花深紅重臺為上蓮花碧臺錦邊
為上木樨毬子早黃為上菊以諸色鶴翎西施
剪絨為上臘梅磬口香為上諸花皆名品寒士
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獨叙此種者要以判斷
群菲不得使常閨豔質雜諸奇卉之間耳夫一
字之褒榮于華袞今以蓋宮之董狐定華林之
春秋安得不嚴且慎哉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

三器具

養花瓶亦須精良譬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
茨嵇阮賀李不可請酒食店中嘗見江南人家
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謂花之金屋
其次官哥象定等窯細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
也大抵齋瓶宜矮而小銅器如花觚銅觶尊罍
方漢壺匾壺素壺窯器如紙槌鵝頸茄袋花尊
花囊蓍草蒲槌皆須形製短小者方入清供不
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花形自有
大小如牡丹芍藥蓮花形質既大不在此限嘗
聞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花色
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陶器亦然
故知瓶之寶古者非獨以玩然寒酸之士無從

致此但得宣成等窯磁瓶各一二枚亦可謂乞兒暴富也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凍水能裂銅不獨磁也水中投硫黃數錢亦得

四擇水

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梁橋便為濁品凡瓶水須經風日者其他如桑園水滿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雖甘養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

貯梅水為佳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燒熱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不獨養花亦可烹茶

五宜稱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疎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堦下樹墓門華表也惡得為整齊哉

六屏俗

室中天然几一藤牀一几宜闊厚宜細滑凡本地邊欄漆桌描金螺鈿牀及彩花瓶架之類皆置不用

七花祟

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菓也夫茶有真

味非甘苦也花有真香非烟燎也味奪香損俗子之過且香氣燥烈一被其毒旋即枯萎故香為花之劍刃棒香合香尤不可用以中有麝臍故也昔韓熙載謂木犀宜龍腦酴醿宜沈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薝蔔宜檀此無異筍中夾肉官庖排當所為非雅士事也至若爐氣烘烟皆能殺花速宜屏去謂之花祟不亦宜哉

八洗沐

京師風霾時作，空窗淨几之上，每一吹號，飛埃寸餘。瓶君之困辱，此為最劇，故花須經日一沐。夫南威、青琴，不膏粉，不櫛澤，不可以為姣。今以殘芳垢面，穢膚無刻飾之工，而任塵土之質，枯萎立至，吾何以觀之哉。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為膏雨。澹雲薄日，夕陽佳月，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燄濃寒，花之夕也；脣檀烘日，媚體藏風，花之喜也；暈酣神斂，烟色迷離，

花之愁也；欹枝困檻，如不勝風，花之夢也；嫣然流盼，清光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庭大廈，昏則曲房奧室，愁則屏氣危坐，喜則歡呼調笑，夢則垂簾下帷，醒則分膏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起居也。浴曉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決浴夜浴愁，直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澆注，如微雨解醒，清露潤甲，不可以手觸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齋奴猥婢。浴梅宜隱士，浴海棠宜韻致客，浴牡丹芍藥宜靚粧妙女，浴榴宜艷色婢，浴木樨宜慧兒，浴蓮宜道流，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臘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當以輕綃護之。標格既稱，神彩自發，花之性命可延，寧獨滋其光潤也哉。

九　使令

花之有使令，猶中宮之有嬪御，閨房之有妾媵

也。夫山花草卉，妖艷寔多，弄烟惹雨，亦是便嬖，惡可少哉。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為婢，海棠以蘋婆、林檎、丁香為婢，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為婢，芍藥以罌粟、蜀葵為婢，石榴以紫薇、大紅千葉木槿為婢，蓮華以山礬、玉簪為婢，木樨以芙蓉為婢，菊以黃白山茶、秋海棠為婢，臘梅以水仙為婢。諸婢姿態，各盛一時，濃淡雅俗，亦有品評。水仙神骨清絕，纖女之梁玉清也。山茶鮮妍，

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艷，石氏之翔風，羊家之淨琬也。林檎、蘋婆，姿媚可人，潘生之解愁也。罌粟、蜀葵，妍于籬落，司空圖之鸞臺也。山礬潔而逸，有林下氣，魚玄機之綠翹也。黃、白茶韻盛其姿，郭冠軍之春風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崔秀才之侍兒也。其他不能一一比像，要之皆有名于世，柔佞纖巧，頤氣有餘，何至出子瞻榴花、樂天秋草下哉。

十　好事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傀雋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古之負花癖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躄而從之，至於濃寒盛暑，皮膚皴鱗，汗垢如泥，皆所不

知。一花將萼，則移枕攜襆，睡臥其下，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於萎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臭葉而知花之小大，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之謂真好事也。若夫石公之養花，聊以破閒居孤寂之苦，非真能好之也。夫使其真好之，已為桃花洞口人矣，尚復為人間塵土之官哉。

十一　清賞

茗賞者上也，譚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若夫內酒越茶及一切庸穢凡俗之語，此花神之深惡痛斥者，寧閉口枯坐，勿遭花惱可也。夫賞花有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為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煖房。溫花宜晴日，宜輕寒，宜華堂。暑花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蔭，宜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巉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佳地，神氣

散綬了不相屬此與妓舍酒館中花何異些

十二監

戒宋張功甫梅品語極有致余讀而賞之擬作數條揭于瓶花齋中花快意凡十四條明窗淨室古鼎宋研松濤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蘄州人送酒座客工畫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深爐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客俗子闌入蟠枝

庸僧談禪窗下狗鬬蓮子衚衕歌童弋陽腔醜女折戴論升遷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算帳檢韻府押字破書狼籍福建牙人吳中贗畫鼠矢蝸涎僮僕偃蹇令初行酒盡與酒館爲鄰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燕俗尤競玩賞每一花開緋幙雲集以余觀之辱花者多悅花者少虛心檢點吾輩亦時有犯特書一通座右以自監戒焉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髮半亞

蕉雨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入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

道一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積然天真

宗炳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釋慧遠考

[illegible]文義後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illegible]
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
空難徧覩惟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
畫之於室為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袁粲領丹陽令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
每牀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
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笑咏
自得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遥館晴夏晚雲
中秋午月終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
急雨各製一銘
王摩詰貯蕙蘭用黄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得宋之問藍田别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
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
終日在京師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
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食之後焚香獨坐以禪

誦為事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繚清江
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坌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
所思以受萬物之備
建安山麓間多種茶枝榦槎枒高可一二丈大
可供把冬花春實榨以為油可鐙可膏可釜謂
之茶油閩人大都用之非蔡君謨貢品也
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

筆措詞宛若畫揚用修曰所謂托物起興伏境
生法也
終南山五老洞碑記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
以書
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
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
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
遊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

事若相邀必為之先拂酒器次開詩社酒既酣乃自拔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

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添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掛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江南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按柄

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數聲曰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為嶧陽友磬為泗濱友南華經為心友湘竹榻為夢友

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者或曰此鸛鳴也余方心舉欲還而大聲發于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水風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

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東坡

有軒數間置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遊之所不至往往獨遊于此解衣盤礴箕踞胡牀之上含毫賦詩曝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

蹲踞哇苑遊戲乎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

高流風于舞雩之下詠歌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薰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請息交而自逸聊習靜而為娛遂披林攬進陟欹嶇連峰雜起複嶂環紆古藤曳紫寒苔布綠洞衷窺書殘燈對局喜方外之浩蕩歎人間之窘束逢閒風之送客值蓬萊之故入憩據梧而業亦披衷而負薪出芝田而計訟入桃源而肩花雨岸松聲一丘業勁猿來花鶯鳥去閒丘壑之新趣縱江湖之舊心負鍾春前腰鐮蔵杉草漸容而饒蟬林彌高而足鳥野亭鵲喚山翠雉鷕飲河知足巢林必安亦何榮于拾紫亦何羨于還丹紅梨促節之杖綠蘿斑文之被

曉入柴扉暮歸藥欄楊柳則絛垂鍛治杏梅則花飛坐壇接果移桑栽苗散稻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抵玉驚禽揮金雜草接朋友于杯酒弄兒童于襁褓戒非佞佛齋非媚道身與世而相棄賞隨山而不窮

天地發育萬物攀成于西故名山川多西今所謂瑶池崑崙閬風玄圃日月之所避隱神仙之所窟宅正在流沙弱水外中州指為西故其扶輿英淋之氣溟為宅雖一巖壑一亭臺地無中遂亦莫不再抗漢翠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皋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稜臺茂苑荊楚之雲夢郢之白雪滁之瑯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庾挹卒賓夕陽而導初月校奇品勝于登臨最宜松竹迷道庭花合園着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買送日月于林倩中允故事新映康餒進退抱

勝長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非關名勝士。欣然邂逅、共食淡蔬。爲語儒佛二氏之所以離合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導林卧石。觸草班荆、此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〻相勞、恭羨含穫。果然滿腹。詠爲招而賦脩竹、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

常掃軌林間、不知衰老、花鳥泉石、領會無餘、每

遠意時、相羊小園間、引客攜觴、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瀟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月、燕遊次序、非有故當力行之、然爲具真率、毋至勞費、及暴殄沉湎、昔賢有云、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于有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偏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

書室中脩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于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于見意、不滯于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卧、心手俱閒、則著作書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草逆則山鹿溪鷗。鼓吹則水聲鳥特。毛褐爲紈綺。山雲作主賓。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葉柴門。氣踰甲第。初月入山凡想種〻。盤錯于中、每一念來、以此爲藥、不決句一切都罷、

客過草堂、叩以巖棲之事、余倦于酬對、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遁。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

挿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石能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何還往而破窗寞。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朱希真君嘉禾嘗與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烟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客希真手日所謂意者擕間有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篋余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其詩曰。青羅包髻白竹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裡住。卧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

吳立夫好遊。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鬬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喑然長嘯。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遊。由是襟懷益疎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

呂徹之家仙居萬山中。耕漁以自給。一日携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闗東闗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徹之不覺失笑。闗中諸公聞之。詢其見笑之由。徹之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衆始歎伏。邀徹之入坐。藤滕二字請足成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齧枯藤。鶯鶯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賦墨字韻詩。徹之又隨筆書云。萬里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擕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慙。書訖徑出。問其姓字不答。恚之數怒曰。我豈受非義之物。必易之。剌船而去。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之。惟草屋一

開忽未捕有人乃微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廬試問徵之何在答曰方捕魚溪上至彼果見之隔溪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宿逆旅主人語以故主人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翌日客別主人猶其蹤則徵之已遷居矣

泰雙鶴于山居久之馴狎可愛當秋漲初平沿溪散步引鶴自隨或覓角索魚鰕飼之適意輒

雙鳴合翩翩徹澗谷抵暮復挾客前驅與樵翁牧豎相頡頏于柳堤竹徑間歸山時鶴復向泉林徐鳴則啄伯宿鳥歸巢與群啄相響應宛然一部鼓吹

楝塘翁世家鄞城開別墅于古鄮之墟北枕龍岡南列鹿巖諸峰手植二楝離立門左右日長以茂適蔭塘水之上亭亭若張蓋每春夏之交吐花豆豆香風披拂紫翠若錯繡天且盛暑翠陰數布翁坐塘上手一編或口哦小詩興至則拂柯攀條升高望遠每呼子若孫讀書其旁鏗以為樂客至因石為几爰炙連鶴之類請客所欲即取而供之或棄其餘鵝下巢鳴噪噪魚尾尾躍水面或對奕或鼓琴或流觴而飲或蕩槳而遊大醉則放歌詠起林木間與魚狎牧笛之聲相和答客去則就塘浴浴起則枕石而臥清蔭掩映不知炎熇之襲人也入秋冬則黃葉飛

舞浮沉碧流中爛若雲錦青子纍纍蜀葵在架野禽啄啅爭翻爭墮月明之夜倒影入池如鏡中拭星斗羅列可俯而拊

楚士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于是夫釜甑妻戴任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峨眉山

讀書亦有時節故董子三餘之說最為有理其

夜者日之餘。雨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與昧潤。吾可一意問學、何也、良宵燕坐、篝燈煮茗。萬籟俱寂、疏鐘時聞、當此情景、對編簡而忘疲、徹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如風雨蔽途、掩關却掃、絕人往還、簫史滿前、隨興抽撿、潺湲在耳、簷花拂研、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林歲燕、微霰窗雪、枯條振風、寒禽叫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諷誦、宛對良友、顧此景象、

三樂也、

山厨失斧。斷之以劍。客至無枕。解琴自供。盤盂潰散。磬為注洗。蓋不堪足。覆之以簑。

紅、潤嬌脂。花上總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

周公諸人、遊趙子固、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噀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景幽處、瞪月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范得意筆也、

鄭次都去吏、隱居蠛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芰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短墻扃鑰、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語人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瓶花置案頭、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繞吟魂。杏蕊嬌春。最憐妝鏡。梨花帶雨。青閨斷腸。荷氣臨風。紅顏露盞。海棠桃李。爭艷綺席。牡丹芍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語。幽蘭盈把。堪贈伉儷。引類連情。境趣多合。

箕踞于班竹林中。徙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校讐四五字、或疏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短琴無曲而有

琺長謳無腔而有奇潑氣撲于林樾好風送之
水涯若非羲皇以上定亦嵇阮兄弟之間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標短帆舟中雜置
圖史鼎彝酒漿荈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至
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
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
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
爽然至于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篴一聲素鷗
欸舞此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挺花榮辱花之雅稱為榮曰我藉得時開值晴
明輕雲微熱暖日薰香薄寒護葩和風拂蓋清
飈舞態細雨逞嬌烟籠殘醉露濕新粧涼月篩
陰夕陽弄影蒼蘿裊娜秀石嶒崚微雪點素晚
霞鬭彩清溪照妍疎籬倚笑翠竹為隣長松作
蔭小橋斜跕明窗靜對粉墻掩映朱闌曲護蒼
崖倒懸綠苔錯綴銅瓶插玩紙帳藏春珍禽囀

雜孤鶴步影名園瀟灑高齋清供把酒傾歡觴
歌艷賞嘉客品題主人韞藉閏値三月開値生
日種落山家門無剝啄家童善衛美人助妝朴
問吹笛膝上橫琴石枰下棋掃雪煎茶
臨池獨照喜看魚子跳波逃遶閒行忽見蘭芽
出土亦小有致非復欣然
痴矣任客酷好賓朋賢者爲君無逢夫子醉人
盈座簪裾半盡酒家食客滿堂瓶甕不離酤肆
燈燭熒熒且能夜酌爨烟寂寂安問晨炊生來
不解攢眉老去彌堪鼓腹
籬邊杖履送僧花鬚罥下巾角石上壺觴坐客
松子落我衣裾
待月看雲偶見雀形之使焚香掃室時迎鳥爪
之姑
覺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
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赴茶者以油囊盛餘瀝

歸
孟浩然苦吟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
維至走八醋甕
顏太師真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
沈之太洲之底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邪
張說携麗正文章謁友生特正行宮中媚香號
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說說出丸藥置香上曰吾
文寧是香無忝

孫蔚家世好學藏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
百餘人蔚為辦衣食
楊鐵崖云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
乘興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余
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
舟楫渾掉魚龍悲嘯也
中朝故事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
多柳亦號柳衙

東都僧牧鸚鵡誦經忽不言不動問其故曰身
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
孟宗少遊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眠
庶得聞君子之言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為言
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為也
陸龜蒙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日
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

人造其門罕見
蘇子瞻夜登黃鶴觀王定國諸公登擔山吹笛
飲酒乘月而歸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尊凡主欲
勸飲者呼之則尾指其人
葉石林樂壽堂記余自得石林山樂其泉石欲
為藏書之所且携襆夫荷鋤持畚乎夾澗谷自
別巖竇雖風雨不避人皆以為勞而余實未嘗

倦、殆、其役于物耶。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

元章洗手帖云、每得一書、背記入奩、印以米氏秘玩書印、閱書之法、二案相比、其濯手親取、展以示客、：拱而憑几案、從容細閱、其趨走于其前、問曰展其卷、客曰卷其卷、客據案甚尊、其執事甚卑、不欲以手衣振拂之也、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

江上一簑、釣爲樂事、輪不欲大、竿不宜長、但絲長則可釣、所謂一勺掣動滄浪月、釣出千秋萬古心也、意不在魚、紅蓼灘頭、青林古岸、西風撲面、飛雪打頭、披簑頂笠、執竿烟水、儼在米芾寒江獨釣圖中、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揚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太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趙松雪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

柳宗元得韓退之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

玉蕤香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

姑蘇太守張冕、使伎戴拂壺中、錦仙裳、密粉淡粧、侍閤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傳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姬、當詩稿者號雙清子、總之曰鳳案群女、又曰團雲隊、曳雲仙、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晋公每使數群白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

遍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別六書字派二益也多識古人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在目前且可以捺其遺行逸籍交游宅墓四益也不必鉤搨日與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揚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令一枝倚其旁立館曰爭春宴罷夜闌人云花有歎聲

溫舒少貧牧羊澤中截蒲寫書孫敬貧居好學編柳簡以為經

夫夜焚名香自搜新理旦烹芳萍獨討良書雅道斯存座客自遠若門有車馬之客堂聚文雅之賓童子褰衣妥挈茗器主人臨席拂拭博山罏華方煮於竈鼎青烟忽颺於爐裏此反為俗者一也把玩法書臨迹做古展視名畫據案欣然驚綠游之清徽動明光之雅操固已清生几席美浹林泉而厚價購求破家強市已乃軸縢高閣終歲不披琴掛壁間竟年未撫此反成俗者二也竹中嘯詠花下賦詩趣亦自佳致足以樂而書扇淋漓逢人投贈稱述功德慕貴獻酬至於登臨名岫游宴芳林緣竹競其清音美人洽其笑語乃始分韻拈題掀韓琢句課進責迅俯首抽思此反以俗者三也歸心象教歎以滌練神明頂禮鸞音本以陶冶粗鄙乃一藏之經

未讀八關之齋不持而清磬長懸戒珠纏腕蒲團在地貝葉凝塵自謂意樹發乎空花心燈燃乎慧火此反為俗者四也俗人悠悠溺而不寤嗚乎豈獨以燕石為寶玉以魚目為明珠已哉又古人深衷鬱結托欲伯以除憂肚志沉淪假後人以舒慊今慷慨未明惱深日甚方謂追先哲之妖嫿得名士之頹唐夫鵠夷滑稽做之直為毒智離騷好色致之後以宣淫而已且昔人

或衣履操鮮。風流交映。或形骸土木。修飾俱捐。皆得之於至真。發之於天質。若乃智不殊于庸衆。才不越乎凡夫。慷慕高風。仰攀逸軌。雖粉墨靡離。何異偶人。邊幅不修。祇彰闒茸。所謂邯鄲學步。反喪故行。里婦效顰。愈增醜者也。大抵欲辨雅俗。惟審偽真。才賢俊朗。無意于紛紜。世士迷方。銳心於摹擬。心勞多偽。希古而俗愈繁。率意寡尤。獨創而雅亦在。但彼衆我寡。難勝舉。

國之狂。雖善無微。何救溺人之笑。爾曹自比王謝之子。宜爭雅俗之間。毋但餔糟啜醨。及衆人而皆醉。隨波上下。與風俗而共移。

青山桑柘。有先世之敝廬。白露蒹葭。即伊人之舊浦。春蔬漸遲。秋菊被畦。宵鶴隻而引吭。晨鳧雙而鼓翼。園已結莚石友。代彼瓊蕤矣。飽食安步。覺耕鑿之為煩。安處柴觀。寤寐除之都盡。庶風篠眇沐浴。安窮舜日舒長。遨遊無饜。

清課

高枕、摹帖。鼓琴、焚一爐。椎石奇供

禮佛。捉塵、遠疾、竹一㵎、讀書。看劍

展畫。烹雲。苦吟。名僧至、誦歌。香、

撰梅。訪菊。護蘭。多收藏。閱耕。蛩

種魚。調鶴掃地。籬落鷄犬輦、月上、

落照、策蹇輕舟。洗研。翻經。薄酥。

勘方。馴僕。新筍脫花時。殘雪在林、奕、

主賓真率。尋常供具。蒲團木榻。知己。

子規弄晴。

端人好種蘭、至蓄數十本者、品類不一、紫梗青花者為上、青梗青花者次之、紫梗紫花者又次之、餘不入品、大率種亦有法、將山土同水和勻、搏成茶甌大、以猛火煅、令紅、取出、候冷搗碎、雜以皮屑、納盆缶中、二八月分種、時而澆之、則一壅着三十餘花、以火煅土者、蓋其根甚甘、恐蚯

蚓螻蟻所傷爾又有一種名吊蘭不資土力懸空而生花亦香

煎茶非漫浪須要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傳于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塊胸次間者

夫嗜古之士上摉層崖下追窮淵凡碑版鏃砮之文亡不搜集燻以芸蕙襲以緹緗其與籍之癖如此吾嘗嬰錮塵霧流連忘賓每往長白洞遊之北窓高臥手一編披閱自適譬炎暑而遇雄風逍遙而報甘露輒清涼稱快

湖山之佳無如清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階吹流衣袂鶯聲鳥韻催起閑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沿堤春草霏霏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渺無涯嵐光晴氣舒吞不一大是奇絕

心手逸時削竹為竿放艇清流隨意坐釣于青蘋古岸之間大足蕭散人懷謝康樂所謂[illegible]山下有大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爾時興致寧減嚴陵哉

初夏園林微風醒酒隨意拂苔坐石閒黃鳥弄聲而竹陰漏日桐影扶雲稍就隱几書所見時致敲琢成文足以韻歌捉筆作東山吟或天籟清發鶴唳横空山雲僩閣千峯送雨就榻午眠而蕭騷之極要亦得趣矣

陳眉公云插花著瓶中令俯仰高下斜正疎密皆有意態得畫家寫生之趣方佳又云牡丹須看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猧兒紫絲步障冊青團扇紺綠鼎彝才子書素練以飛觴佳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乃措大賞花耳

遠山宜秋近山宜春高山宜雪平山宜月

陳眉公云不能卜居名山即于岡阜廻復及林木幽翳處闢地五畝築室數楹編槿為籬結茅

為亭。以一瓻葢竹掛。一瓻栽花果。二瓻種瓜蓺。四壁清曠。空諸所有。蓄一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床著亭下。挾書劍以伴孤寂。攜琴奕以遲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娛老。

觴政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鑪聲。輒踴躍。遇酒客與留連。飲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酒腸也。社中近饒飲徒。而觴容不習。大覺鹵莽。夫提衡糟丘。而酒憲不修。是亦令長之責也。今採古科之精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凡為飲客者。各收一帙。亦醉鄉之甲令也。

一之吏

凡飲以一人為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為曠官。謂冷也。酒猛為苛政。謂熱也。以一人為錄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二之徒

酒徒之選。十有二。款于詞而不佞者。柔于氣而不靡者。無物為令而不涉重者。令行而四座踴躍飛動者。聞令即解不再問者。善雅謔者。持曲爵不分愬者。當杯不議酒者。飛斝騰觚而儀不愆者。寧酣沉而不傾潑者。分題能賦者。不勝盃杓而長夜興勃勃者。

三之客

飲喜宜節。飲勞宜靜。飲倦宜詼。飲禮法宜瀟洒。飲亂宜繩約。飲新知宜閒雅真率。飲雜揉客宜逡巡卻退。

四之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得意宜唱。導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盂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

消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一云、醉月宜樓，醉暑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酡。醉文人宜妙令無苛酌。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醉知音宜吳兒清喉檀板。

五之遇

飲有五合，有十乖。涼風好月，快雨時雪，一合也。花開釀熟，二合也。偶爾欲飲，三合也。小飲成狂，四合也。初爵後暢，談機乍利，五合也。日炙風燥，

一乖也。神情索莫，二乖也。特地排當，飲戶不稱，三乖也。賓主牽率，四乖也。草草應付，如恐不竟，五乖也。強顏為歡，六乖也。草履板摺，諛言往復，七乖也。刻期登臨，濃陰惡雨，八乖也。飲場遠緩，追暮思歸，九乖也。客佳而有他期，妓讙而有別促，酒醇而易炙，美而參，十乖也。

六之候

歡之候十有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醇而主嚴，三也。非觥罍不謳，四也。不能令有舉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賣律，十也。廢替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歌兒酒奴解人意，十三也。不飲之候十有六：主人吝，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雜而不叙，三也。室暗燈暈，四也。樂澁而妓驕，五也。議朝除家政，六也。迭謔，七也。興居紛紜，八也。附耳囁嚅，九也。蔑章程，十也。醉嘮

嘈，十一也。坐馳，十二也。平頭盜甕及偃蹇，十三也。客子奴囂不法，十四也。夜深逃席，十五也。狂花病葉，十六也。飲流以目睚者為狂花，目睡者為病葉。其他歡賞，害馬。例當叱出。害馬者，語言下俚，面貌粗浮之類。

七之戰

戶飲者角觥兕，氣飲者角六博局戲，趣飲者角諢鋒，才飲者角詩賦樂府，神飲者角畫累是門

酒戰。經云。百戰而勝。不如不戰。無累之謂也。

八之祭

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為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仁、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彥國、畢茂世、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祀兩廡。

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輩。皆以醒法得名。無關飲徒。姑祠之門垣。以旌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

九之典刑

曹參、蔣琬。飲國者也。陸賈、陳遵。飲達者也。張師亮、寇平仲。飲豪者也。王元達、何承裕。飲俊者也。蔡中郎。飲而文。鄭康成。飲而儒。淳于髡。飲而俳。黃野君。飲而粹。孔北海。飲而肆。醉顛、法常。禪飲者也。孔元、張志和。仙飲者也。楊子雲、管公明。玄飲者也。白香山之飲適。蘇子美之飲憤。陳暄之飲駿。顏光祿之飲矜。荊卿、灌夫之飲怒。信陵、東阿之飲悲。諸公皆非飲派。直以興寄所托。一往標譽。觸類廣之。皆歡場之宗工。飲家之繩尺也。

十之掌故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王績酒經。劉炫酒孝經。貞元飲

畧。竇子野酒譜。朱翼中酒經。李保續北山酒經。胡氏醉鄉小畧。皇甫崧醉鄉日月。侯白酒律。諸飲流所著記傳賦誦等為內典。蒙莊離騷史漢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說顏氏家訓陶靖節李杜白香山蘇玉局陸放翁諸集為外典。詩餘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高則誠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

十一之刑書

色驕者墨、色媚者劓、伺顰氣者宮、語含譏訕者械、沉思如負者鬼薪、梗令者決遞、狂率出頭者慘毀、非人從儀者共支罪、譙未闌乞去者菲對屣、衣冠罷人罵坐三等、青城旦春故沙門島浮、托酒狂以雪使為高、又驅其黨效尤者大辟、

十二之品第

凡酒以色清味冽為聖、色如金而醇苦為賢、色黑味酸醨者為愚、以糯釀醉人者為君子、以臘釀醉人者為中人、以巷醪燒酒醉人者為小人、

觴紀　　六十一

十三之杯杓

古玉及古窰器上、犀瑪瑙次、近代上好瓷又次、黄白金叵羅下、螺形銳底數曲者最下、

十四之飲儲

下酒物色謂之飲儲、一清品、如鮮蛤糟蚶酒蟹之類、二異品、如熊白西施乳之類、三膩品、如羊羔炙之類、四果品、如松子杏仁之類、五蔬品、如鮮筍早韭之類、

以上二款、聊具色目、下邑貧士、安從辦此、政使瓦盆蔬具、亦何損其高致也、

十五之飲飾

棐几明窗、時花嘉木、冬幕夏蔭、繡裙藤席、

十六之歡具

楸枰、高低壺、觥籌、骰子、古鼎、崑山紙牌、羯鼓、皆

觴紀　　六十二

童女侍史、鷓鴣沉、茶具、以候渴者吳箋宋硯佳墨、以俟詩者夫、賊石公見酒殘輒醉、乃欲以白衣領醉鄉乎、披、堅、執、銳、非、將、不、武、而、將、者、不、然、詔、侯、狀、觀、如、女、子、未、可、謂、非、萬、人、敵、也、石公曉暢飲器、淺入酒解、糟丘酒業、不得不與吾黨共推之、狂花病葉、非以清標為惡、賤辱清聖、故取觴政入請事。

楊誠齋云、無事常節讀書。

從江干溪畔箕踞石上聽水聲浩浩潺潺粼粼泠泠恰似一部天然之樂韻疑有湘靈在水中鼓瑟也

風晨月夕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跏烟島雲林興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當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

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蓬戶掩兮井逕荒青苔滿兮屨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抱甕灌花除去桑絲蛛網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拔涼風焚好香烹苦茗忽見五色異鳥來鳴樹間小憩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塢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廚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覓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共怡然

王元若癖風月終於貧病妻黃氏共掃雅燎無

遇得佳寒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
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
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
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
那得不貧病
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於帶上歸而
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有客謂山居春易難山勝難山友難山僕難子

謂如此則山堂前草深一丈矣不如教斷家事
擇二三童子自隨其強幹者以備烹爨掛藝文
弱者以備灑掃鈔寫子孫能相體者則送供養
愈朋能相念者則通饋問舍此以外靡知其他
盛夏溪漲與友人棹小舟至山腰則碧荔掛下
荔子垂紅飲濃酒數觥枕棹評淡魏詩時嵐翠
炷爐香風百和蟬噪清籟上下相問此富貴可

朱明之候綠陰滿林科頭散髮箕踞白眼坐長
松之下蕭騷流暢正是宜人疏散之場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晏佚始作麈尾隱囊
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
云梁朝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
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
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
梁元帝纂要一日兩春花信陰陽寒暖各隨其

時但先期一日有風雨微寒者即是其花則鶯
兒木蘭李花瑒花榿花桐花金
櫻黃荔楝花荷花檳榔蔓羅麥
花木槿桂花蘆花蘭花蓼花桃
花批把梅花水仙山茶瑞香其
名具存然難以配四時十二月姑存其舊蓋通
一歲言也荆楚歲時記小寒三信梅花山茶水
仙大寒三信瑞香蘭花山礬立春三信迎春櫻

桃、望春、雨水三信、菜花、杏花、李花、驚蟄三信、桃
花、棣棠、薔薇、春分三信、海棠、梨花、木蘭、清明三
信、桐花、麥花、柳花、穀雨三信、牡丹、荼蘼、楝花、此
後立夏矣、此小寒至立夏之候也、
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
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于古松流水之間、意
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
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
為厭也、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清
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戶外屨至不
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
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
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棊、岩老輒就
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
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腳棊盤。只着一色黑子。
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
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
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
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余嘗謂棊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棊類耦耕
之沮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
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
天台二奇、赤城、瀑布、
廬山二勝、開元漱玉亭、棲賢三峽橋、
西陵二勝、至喜亭、楚塞樓、三遊洞、
廬江四勝、紫薇山、湯泉、石洞、冷泉、
泰山四觀、日觀、秦觀、吳觀、周觀、
禪寺四絕、齊州靈岩、荊州玉泉、潤州棲
霞、台州國清、
安州五金、紫金山、金崒、千金坊、萬金
隱、金口淵、

蜀山六國。峨眉山。青城山。錦屏山。劒門山。巫山。赤甲白鹽山。

宋復古畫八景圖。洞庭暮靄。盧阜秋雲。平沙鴈落。遠浦帆歸。雨晴江村。雪藏山巖。泉岩古柏。石岸孤松。

湖南瀟湘八景。瀟湘夜月。洞庭秋月。山市晴嵐。漁村夕照。江天暮雪。煙寺晚鐘。遠浦歸帆。平沙落鴈。

燕京燕山八景。薊門飛雨。瑤島春陰。大液秋風。盧溝曉月。居庸疊翠。玉泉垂虹。道陵夕照。西山晴雪。

長安關中八景。渭城朝雨。驪山晚照。灞橋風雪。輞川烟雨。杜曲春遊。咸陽晚渡。藍水飛瀑。終南疊翠。

常德府桃源八景。桃川仙隱。白馬雪濤。綠蘿晴晝。梅溪烟雨。潯陽古寺。楚山春曉。沅江夜月。童坊曉渡。

楚州湟川八景。雙溪春漲。龍潭飛雨。楞伽曉月。靜福寒林。巾峰遠眺。秀岩滴翠。圭峰暮靄。岩湖疊嶂。

萬州萬川八景。岑公洞。西山。秋屏。魯池。江會樓。天生橋。峨眉磧。古練石。

錢塘西湖十景。蘇堤春曉。平湖秋月。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峯出雲。南屏晚鐘。雷峯夕照。麯院荷風。斷橋殘雪。

龍州龍陽十景。朝陽洞。龍門峽。明月潭。濺珠亭。瀑布。太白臺。巢雲閣。攢翠亭。雲根亭。月泉。

太平州姑熟十詠。姑熟溪。丹陽湖。謝公宅。凌歊臺。桓公井。慈姥竹。望夫石。牛渚磯。靈墟山。天門山。

寧鄉柳川十景、金精山、寶蓋谷、甘泉巖、
東陽岩、照臺、青陽山、漾山、龍湫山、
蒼山、梅洞、
幽人逸士一聞名山勝景不憚跋涉從之然
天下大矣足跡所經一生有限按圖而尋因
名相攷或足當卧遊之萬一也故備載諸勝
以紀清事
皮日休五䁥詩序云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
而志放居毗陵凡二紀閉門窮學是乎里民不
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瞽之用之不難進
利之彼人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已也意古君
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
惠之不恭不能造於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
難釣。蓴脆而易挽。不過乘短艄。載一甒酒。加以
飲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
嘗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肖

釣船一艘、二丈、闊三尺、施篷以蔽烟雨。謂之五
瀉舟。大台杖一、色黯而力遒。謂之華頂杖、有瀨
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
硯。有桐廬養和一、怪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烏
龍養和。有南海鱟魚殼樽一、澀峯鬐角、內玄外
黄。謂之訶陵樽。皆寄于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
止以益琴籍之歡。真古人之雅䁥也。因思乘葦
之義。不過於詞。遂為五篇。目之曰五䁥。兼請魯
望同作。
班固弈旨云、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
子稱有博弈、今博行於世而弈獨絕、博義既弘、
弈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
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為弈、弘而
說之、舉其大畧、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
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黑白、陰陽分也。駢羅
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成。行之在人。蓋王政也。

成敗威否為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挐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為平也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為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棊破至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及其長也至于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為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於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太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或言弈之為道尚矣聖神秉與童命惠化暫忘憂於寸陰聊寓情於特暇是以大令韆浪致南風之不競韋昭立論恥功名之無稱蓋其啓精覃思均侔造化等配兩儀豈淺之智所能為乎言其經緯馬季長觀法乎用兵語其幽寂土中郎指言於坐隱子以善管子之有禁美吳儲之無益不悟爛柯之詩仙已識從局之當蓄盍尋諸篇什是亦猶賢乎已班氏自父子姑妹世有高才而無黄仕豈非天耶

[illegible]公仲益曰新宅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共坐青山當户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

可還古俗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以畫竹法作書東坡居士則兼二法而為風枝雨葉則偃蹇欹斜踈稜勁節則亭亭直上

東坡臨帖如雙鵰並搏各有摩天之勢比之自運尤覺不凡

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

道上見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雲盈籠中歸家開而放之變化掣去

東坡邀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訪玉版欣然從之至則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何多也東坡曰名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之乃悟其戲為之大笑作偈云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錦袾子與問玉版兒

稽康與王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一半將一半與康康疑為石又於石室中見素書康往取輒不復見歎曰叔夜志趣非常吾輒不遇命也

謝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亦伯夷何遠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有園亭之勝古檜列置左右蒼然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飲至半酣詩語亦奇而先生亦頹然醉矣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桓伊善音樂。嘗一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泊舟青溪。與伊不相識。時伊過青溪岸上。徽之令人謂伊曰。聞君善笛。為我一奏。伊時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而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不交一言。

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刻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閨之後為梅。謂之梅盤。李詩玲盤薦雕梅。即此梅盤。

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

巴郡人家有橘園。霜後橘盡收斂。餘大橘如三斗盎。剖開中有二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愚人摘下耳。

邵平者。故秦東陵侯也。秦滅侯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號東陵瓜。從邵平始也。又謂青門瓜。即東陵。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刃。耎者為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鄭藤搗練用工頻。抄制輕鮮可愛人。光悶鵝青新染墨。滑珠鵝白瑩鋪銀。價高於為三都貴。名重還同十様新。品列文房為至寶。陳玄毛穎與同倫。

李廷珪本易水人。唐末到歙州。以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有龍紋。嘉祐中仁宗宴近臣於群玉。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賜者皆雙脊。品尤佳。

王彥伯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楚明光也。唯嵇叔夜能焉。彥伯請受。女曰。此非豔俗所宜。唯岩棲谷隱。可以自娛爾。鼓琴且歌。止於

米襄遲明辭去

何終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十餘過人稱為水淫

蔣詡舍中竹下開三逕惟羊仲求仲之徒與之游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于松林間酒肆傍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視在大梅花樹下有翠羽嘈啾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耳

司空圖預為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室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春社會與圖必造之與野老

席曾無倣色

何以荷鍤死便埋我

唐醉吟先生與僧如滿為空門友與韋楚客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

徐勣戒其子崧曰營小園非敢搖藝以邀利亟欲穿池種木少寄清賞耳

刁景純掛冠而歸當時名流多仰之作蔵春塢

唐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以酒脯祭之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

唐伯虎嘗畫臨江一小亭眾山環之一人角巾向恰凭闌遠眺超然有象外意遂題詩其一云落日山逾碧孤亭景自幽蒼江寒更急客興自中流又嘗作春圖一幅圖中美人以綠蕉一葉為扇風味灑然

唐伯虎與張夢晉祝允明皆任達放誕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痛

傚曰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

辛居士名宣仲家貧春日斲筍充膓酌截竹為瓢用充盛置人問其故宣仲曰我惟愛竹好酒欲令二物常相並耳

成芳隱麥林山剃苧織布為短襴寬袖之衣着以酤酒自稱隱士衫

開文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内

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為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京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顆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青田壺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鄉氣清冽名曰碧筩酒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僧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撿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

或獨行野中，誦讀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貞奇人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下馬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即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張功甫是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群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范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逸士。

後漢韓康字伯休賣藥不二價長安女子就買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曰君乃韓伯休耶何不二價康且惡其名聞乃遁灞陵山連徵不至竟不復出

後漢袁宏散髮絕世欲投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四周築土於庭以為房室自牖納食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宏時往視之母去便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白居易於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創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

王叔朗仕齊為并州長史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登山臨水以談燕為事人謂之方外司馬嘗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泉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若或汚漫則泉止焉蓋神明之嘗志者也

真神泉

素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焉終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性中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弘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隱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

山館置驢子一控使令童子束書卷負尊罍酒脯近遊橫林遠抵峯頂道便行訪故人或竹樹叢密山花笑臉澗瀑松聲引下席地憩陰而坐斜陽歸興黃犢樵歌怡肯隨聽斯亦濟勝之一

具耳。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眉公曰予泊舟空於灘上野服登舺眺望由曲徑窈窕入平林度石梁又斗折而西行數百步見峭壁撐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騈立勢欲墮有泉出石竇若噴

雪花潺潺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石傍有古松三株虬枝奇崛綠陰蔽匝予欣然會心小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癯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閒處獨亦覩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耄矣又曰人生分定攙閒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懷素貧無紙可書常于故里種芭蕉萬餘以供揮洒名緑天菴。

清享引

享難言矣以世受我則大地山河
任取為尋常供具舉世可珍可羨
不可謂之物玩若掌上不必傾波
斯取以獻内也天地不愛寶而以我
於中何不有焉於投我於世而世我

不内勢必取世以恩受夫世既不受
何容更恥如水華鏡影土羹塵飯
不堪把捉而吐茹也即臭腐囊餘
造物且靳若異寶竊清福乎
眉公曰清福上帝所忌備尤所忌
而慢以享人清之名不貴矣故之

上孝書若花間緣隊狀畦若[illegible]
傍閣迷烟香廚薪爨享非不
極而世趣之外别有受用不責於
壺而火坑也聊述數語試天下
人能享與否

小窓吳從先

小窗清紀

延陵吳從先寧野評輯
卅城汪宇燦羽六校閱

清享

竹几當窗，擁萬卷，列百城，南面王不與易。此蒲團籍地，結雙趺，空萬有，西方聖立證於話。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世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揚柳岸，蘆葦汀，池邊須有野鳥，方屏山居。香積飯，水田衣，齋頭繞着比丘，便成幽趣。

竹風一陣，飄颺茶竈疎煙；梅月半灣，掩映書窗殘雪。真使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頹垣抱碧，無非海髮山衣；暗座飄香，盡是梅防挂蘿。加以籬邊種菊，堂後生萱，覆林之新桐下

引，臨窗之舊竹猶存，花妨過夢，柳礙移門，夢去而雲遮絕洞，樵歸而水遠孤村，遇境逍遙，就魚鳥之性樂，開襟散誕，見羲皇之道尊，早濯玄泉，屢游庭院，炊秫粳以為食，割飲飽而作器，思任誕于窮檐，何辭井臼，不求容于側徑，何恣荊榛。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度；林光澹蕩，鳥拂閣以低飛。曲逕煙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柳漁家。

樓前桐葉散為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窗紅日。

焚香獨書，人事都盡，隔簾花落，松梢月上，鐘聲忽度，推窗仰視，河漢流雲，大勝畫時。非有洗心滌慮得意象之表者，不可獨契此語。

三月茶筍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蓴鱸正美，秋酒新香。勝客晴窗，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時。

芊元居山，當戶山峯亭秀，每據胡床，終日失傲，咸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頗發名其山為翠屏。

文士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一生最親，故鏡用秦圖，端用宋坑也。

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毠毲，蓋西域以毛為之。又名

逍遙服，又名無塵衣。

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聳爭霞，孫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嚶嚶相雜，綿綿成韻，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滿繞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

凡山具，說經禱機，柄以善俗訓，備繡禖方書以辟邪衛疾，儲餌御饑，名節以點綴賦詩，蜀酤清醥，糙論以供賓獨酌，補破被，春簡以犯雪當風，亂綺

石弄劉古玉，與書以排悶，永日敲棋挑燈蕊，被以連床夜話。狎黃面老叟，白髮漁翁，以遣老忘機。

遠餉新茗，當携大瓢，走汲溪泉，來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但一味攪破菜園耳。

入山無藏蔵微蕨，然梅花可以點湯，薝蔔、玉蘭可以蒸麵，牡丹可以煎酥，玫瑰、荼蘪可以釀醬，枸杞

菲蔥、紫荊、藤花可以佐饌，其餘豆莢、木菹、菜苗、松粉，又可以補筍脯之闕，此山癯食譜也。

香之為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騷，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窗搦帖，揮麈閒吟，篝燈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伴月可也。紅袖在側，密語談心，執手擁爐，焚以熏心熱意，謂古助情可也。坐雨閉窗，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熱，香靄

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絃戛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爐熱。香霧隱隱遶簾。又可祛邪辟穢。隨其所適。無施不可。品其最優者。伽南止矣。第購之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若沉香。沉香有三等。上者氣太厚。而反嫌于辣。下者質太枯。而又涉于煙。惟中者最滋潤而幽甜。可稱妙品。煑茗之餘。即乘茶爐火便。取入香鼎。徐而爇之。當斯會心境界。儼若太清宮與上真游。不復知有人世矣。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

木中初長。適于酥酪。寒雨之夕。呼童摘取。佐酒夜談。嗅其清馥之氣。可滌胸中柴棘。何必純灰三斛。江東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以相比擬若狀耳。

山中竹筍。清遠韻勝。定蔬食奇品。澄羹作脯。皆失真性。惟煨剝最良。余中酒飽食。煩悶燥渴。命小奴煨熱。啖之。甘美不可言。烹以松蘿武夷沃之。宿若頓解。

聚書萬卷。演以縹緗。披帙千軸。束以異錦。琴一。劍一。盡古尊彝。名畫。湘桐。素屏。茶具。墨品。澱日諷咏其間。無俗客塵事之累。常是震旦淨土。人世丹丘。

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斑。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

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曰尚化。又曰佩阿。

山齋之用。秋采甘菊花。貯以紅碁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臥褥。春則暴收。甚溫煖。木棉不及也。松樛枝作曲几以靠背。名曰養和。[illegible]

月中山名結隣硯、亦名結隣、唐李衛公藏硯
多、尤佳者名結隣、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栢葉、黄熟
和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湘中記、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五
色鮮明、白沙如雪、赤崖如霞、
茶名紫笋、顧渚黄茅、雀山神泉、東川碧澗、峽山緑山明、劍南
明月房、茱萸寮、峽山

清紀　　七

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蕤枕、紫玉函、
今之紫彬、古謂之芝泥、今之錦砂、古謂之丹艧、
皆濡印染緇之具也、
案上蓄瑪瑙數十塊、盛之以白磁盤、浸之以雨
露水、而紋彩呈露、五色繽紛、最豁心目、
司空圖隱于中條山、芟松枝為筆管、曰、幽人筆、
當如是、
益服者無如磁石、以為盆枕、可老而不昏暗、字

王宮中多用之、
苦節君、湘竹風爐建城、藏茶箬籠湘筠焙、焙茶箱雲屯、泉缶烏
府、盛炭籃水曹、滌器桶鳴泉、煮茶品司、編竹為撞收貯各品茶葉
沉垢、古茶洗分盈、水杓即茶經水則執權、準茶秤合香、藏日支茶
瓶以貯司品者歸潔、竹筅帚用以滌壺漉塵、洗茶籃商象、古石鼎遞
火、銅火斗降紅、銅火箸團風、湘竹扇注春、茶壺靜沸、竹架即茶經支䐈
運鋒、劖果刀啜香、茶甌受污、拭抹布
向藝待客有漆花盤、科斗筋、魚尾匙、

清紀　　八

白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虀、
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炙以醒酒、
魏賈鏘令人乗小艇于黄河中、接河源水以釀
酒、為崑崙觴、芳味絶倫、
樂天詩、銀花不落從君勸、不落酒器也、屈巵鏊
落之類、閩運宰桐馮家王有滑樣水晶不落一
隻、
房壽六月擣蓮花製碧芳酒、

鹿裘鶴氅、湘搨瘦杯、鐵如意、竹皮冠、對王叔明畫圖、夏之日、冬之夜、紗窗蘿洞、吾自可上下千載、復何所疲于津梁、

山居雖遠無味、而頗饒清給、吾于蓮屬取其房之實。藕之甘。菱屬取其芡之溫。藻之秀。水屬取其笋之韻。菰之妍。菜屬取其蓴之香。葵之恬。芋之滑。又桂可膏。菊可茵。梅可醬。佐以鱠鯉烹鯆。談農圃而話琴書。偃蹇日夕。以樂盛世。即大官之奉。何以踰此。

清紀　　章　　九

青精飲、用楊桐葉水成之、食以資陽氣、道家所貴、詩曰、消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錦帶謂花也、

學士蘇頲有一錦文花石、鏤為筆架、嘗置于硯席間、每天欲雨、此石架即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常以此為雨候、無差、

歸國夫人有夜明枕、設于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古奇器錄

羅文龍累、是豪游中哲匠。金相玉質、水烘畫屏上清、高華鮮令、別作、妙觀、空青水碧、木難珊瑚、一物之費、價抵連城、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煑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盌、下菜湯中、入生米為糝、及少生薑、以油盌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盌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不入、為盌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浮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與粳米拌為糝、如煑菜法、

清紀　　章　　十

古云、鶴笠鷺簑、鹿裘鶴冠、魚枕杯、猿臂笛、與夫畫圖之屋廬、詩之山水、皆可遇而不可求、即可求而不可常、余惟紙窓竹屋。夏葛冬裘。飯後黑

甜。日中白醉。

澄懷錄云、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為己物。

擊壤集云、當清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既久、佳品乏絕、人為取老松栢根枝葉實搗治之、斫楓肪羼和之、

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

雨過生涼、境閒情適、隣家笛韻、與晴雲斷雨相逐、聽之聲聲入肺腑。

韓浦詩曰、十樣蠻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即其異名、又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即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為名、其次學士牋、則短于百韻焉、

印色古方用蓖麻油、或用煎桐油、皆未為佳、近傳用川山甲油、取其不滲、試之良妙。

蘇廙十六湯品云、第一得一湯、火績已儲、水性乃盡、如斗中米、如秤上魚、高低適平、無過不及為度、蓋一而不偏雜者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湯得一可建湯勳。第二嬰湯、薪火方交、水釜纔熾、急取旋傾、若嬰兒之未孩、欲責以壯夫之事、難矣哉。第三百壽湯、人過百息、水踰十沸、或以話阻、或以事廢、始取用之、湯已失性矣、敢問皤鬢蒼顏之大老、還可執弓抹矢以取中乎、還可雄登闊步以邁遠乎。第四中湯、亦見夫鼓琴者也、聲合中則失妙、亦見磨墨者也、力合中則失濃、聲有緩急則琴亡、力有緩急則墨喪、注

湯有緩急則茶敗欲湯之中臂任其責第五斷脈湯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若手顫臂𤸎惟恐其深缾觜之端若存若忘湯不順通故茶不勻粹是猶人之有脈氣血斷續欲壽奚苟惡斃且遄第六大壯湯力士之把針耕夫之握管所以不能成功者傷於麄也且一甌之茗多不二錢茗盞量合宜下湯不過六分萬一快濡而深猶之茶安在哉第七富貴湯以金銀為湯器

惟富貴者具焉所以榮功建湯業貧賤者有不能遂也湯器之不可捨金銀猶琴之不可捨桐墨之不可捨膠第八秀碧湯石凝結天地秀氣而賦形者也琢以為器秀猶在焉其湯不良未之有也第九壓一湯貴欠金銀賤惡銅鐵則甆瓶有足取焉幽士逸夫品色尤宜豈不為瓶中之壓一乎然勿與誇珍衒豪臭公子道第十纏口湯猥人俗輩煉水之器豈暇深擇銅鐵鉛錫取熟而已夫是湯也腥苦且澀飲之逾時惡氣纏口而不得去第十一減價湯無油之瓦滲水而有土氣雖御胯宸緘且將敗德銷聲諺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駿登高好事者幸誌之第十二法律湯凡木可以煮湯不獨炭也惟沃茶之湯非炭不可在茶家亦有法律水忌停薪忌薰犯律踰法湯乖則茶殆矣第十三一面湯或柴中之麩火或焚餘之虛炭木體雖盡而性且浮

性浮則湯有終嫩之嫌炭則不然實湯之友第十四宵人湯茶本靈草觸之則敗糞火雖熱惡性未盡作湯泛茶減耗香味第十五賊湯一名賤湯竹篠樹梢風日乾之燃鼎附瓶頗甚快意然體性虛薄無中和之氣為茶之殘賊也第十六魔湯調茶在湯之淑慝而湯最惡煙燃柴一枝濃煙蔽室又安有湯耶苟用此湯又安有茶耶所以為大魔

陶穀云蘇廙仙芽傳第九卷載作湯十六法以謂湯者茶之司命若名茶而濫湯則與凡味同調矣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注以緩急言者凡三品以器標者共五品以薪論者共五品

陶學士謂湯者茶之司命此言最得三昧馮祭酒精於茶政手自料滌然後飲客〻有笑者余戲解之云此正如美人又如古法書名蓋度可着俗漢手否

宋波怪石供云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〻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〻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illegible]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

竹掤　以斑竹為之三面有屏無柱置之高齋可延午睡

石枕　宋磁白定居多墓中得之甚不可用〻磁石為之如無大塊以碎者湊成枕面下以木

鑲最能明目、

蒲花褥　九月採蒲、略蒸、晒燥、取花如柳絮者、為臥褥、或坐褥、皆用粗布作囊、

隱囊　榻上置二墩、以布青白鬪花為之、高一尺許、內以綿花裝實縫完、傍繫二帶、以作提手、榻上睡起、以兩肘倚墩小坐、似覺安逸、古之製也、

蘆花被　深秋採蘆花裝入布被中、以玉色或蘭花布為之、仍以蝴蝶畫被覆蓋、初寒覆之、不甚傷煖、北方無用、不過取其清耳、

紙帳　用藤皮繭紙纏緊勒作皺文、不用糊、以線折縫、稀布為頂、取其透氣、

欹床　用藤竹細之、酢臥偃仰、觀畫并花下臥賞俱妙、

藤墩　蒲墩止宜於冬月、三時當置藤墩、如畫上者甚有雅趣、

蒲石盆　書坐蒲石之供、夜則可收燈烟、曉取垂露潤眼、比為至清具也、

如意　古今以鐵為之、防不測也、時或用以指畫向往、後有雕竹為之、近得竹鞭樹枝盤結如意、肖生而柄亦天成、不事琢磨、

竹鉢　鉢盂持以飲食道家方物、上刻銘字、填以大青、真物外高品、

鐘磬　得古桐漢鐘、聲清韻遠、舊靈璧石磬、色黑性堅者各一、懸之以清俗耳、

道服　用布為佳、色白為上、用以坐禪策蹇披雪避寒、

文履　白布作履、用皂、緣、縧、為絇、細、縧、周圍綴於縫中、以為纏、周圍緣以皂絹為純、綴二皂帶以繫之為綦、

道扇　有紙糊者、有竹編者、舊有鶖毛扇、即羽扇也、

拂塵　古有紅拂塵尾以不易得近以天生竹鞭如靈芝如意形者斷為拂柄甚雅其拂惟以長棕為之

雲帚　以蒲草及棕為之非塵土中著腳所用當為山人濟勝之具

竹杖　惟字竹方竹老竹鞭為雅如用萬歲藤藜藿此為老衲行具恐非山人所宜

瘿杯　取木之瘿削杯者琢磨成杯式惟三種桃杯蓮杯芝杯

韻牌　每韻一葉總三十葉山游分韻甚便

酒尊　蒲蘆作具內用堅漆扶之遠游以甚輕便

葉箋　以臘板研肖葉紋用剪裁成紅色者肖紅葉綠色者肖蕉葉黃色者肖貝葉若山游偶得絕句書葉投空隨風飛颺泛舟付之中流逐水浮沉自有幽趣

詩筒　葵箋　白樂天與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唱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其法采帶露蜀葵葉研汁用布揩抹竹紙上伺少乾用石壓之許嘗有詩云不采傾陽色那知戀主心不獨便于山家且知葵藿傾陽之意

瘿瓢　有形如芝菌者有如瓠者山人家攜帶用以飲泉

禪燈　高麗石者為佳角者絕不可用

蘿月。山房。林下盟。春鳥。花蔭。弱柳。風荷。蟬聲。秋空。梧蔭。雪窗。聽松。落照。瀑布。曲徑。映水芙蕖。風雨歎朱。籬落雞犬聲。燈一龕。溫爐。幽蘭。良琴。牙籤萬軸。繡幕。法帖。寶劍。奇石。閒雲。月上。臨流。垂釣。午角。漁詩。遠澗聲。隨風鶴。竹韻。落花。夜雨。

餘野渡舟橫鶴唳孤鴈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笥出不汙牛馬明窗淨几有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槃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

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

睡足日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始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臺山有色綾木理如綾紋人取為枕呼色綾枕

龜兹國進枕色若瑪瑙溫潤如玉製作甚工枕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畫在夢中因號遊仙枕

寒食研杏仁為酪以湯沃之可入酒社

佳梨曰珍寶文公云珍寶渾凝露結成香葩湑花蕊儲精

漢武內傳云太上之果有玄光梨

呂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

橄欖名青子東坡云紛紛青子落紅鹽氣味森苦且嚴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魏文帝書云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

菜之美者雲夢之芹

眼石鎮溪溫潤端人謂石嫩則多眼凡青脈必有眼有鸜鵒眼雀眼雞眼貓眼菉豆眼翠綠為

上黃赤為下

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

青雲芝瑞芝也生於名山青葢三重上有雲氣食之令人壽千歲能乘雲通天

梨花一枝春帶雨

薄藿之炙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凝脂之飯

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

芸香　典略曰芸香辟絶魚蠹故芸香臺曰芸
臺
松江鱸煬帝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佳味也
鮆魚肥炙甚美諺云寧去累世宅不去鮆魚頷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隋[illegible]
文以弱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豈狐之[illegible]
秋兔之翰
劉孝標送橘啓云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
旦采之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
脈不粘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
熏神可以筆鮮可以漬瓠
微雲澹蹤河漢數點潤落花屛艷吐旎奇桂客
流連春晴驟熱忽有涼風薦爽雨霽臨軒飛泉
入座
百和微聲潤戶媚嫵入座爲斷腸
蓬萊山有薩紅色可悅爲席溫柔如蜀氈

清泉香餅人曾以遺歐公清泉地名也香餅
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寒
暖香盛冬爇之滿室如春
東坡云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絶天上酥
酡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布裘白樂天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
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
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
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
天下無寒人
邕之南溪洞苗長以鵝毛爲被取頭頸細軟毛
如稻畦衲之暖甚于綿
風松石方一文瑩徹如玉其中有橚形若古松
偃蓋颯颯爲而涼飈生于其間盛夏置于室內
覺有秋氣
鄭敬以蒹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龍鬚拂削水晶以為柄刻紅玉以為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為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于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燒燕肉薰之則涔涔馬若生雲霧

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碗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

招涼珠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涼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唐房千里竹室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為柱楣撐者為榱桷王元之竹樓蓋其餘意

唐書曰代宗有迎涼草幹如竹葉細如杉乾枯而未嘗凋落盛暑而剸之牕戶間則涼風自至

五月中旱時取水二斗以鹽一斗投水中令濾盡又以鹽投之水鹹極則鹽不復消融易器淘治沙汰之澄去垢土瀉清汁於淨器中鹽甚白不廢常用又一石還得八斗汁亦無多損好日無風塵時日中曝令成鹽浮即便是花鹽厚薄光澤似鍾乳又不接取即成印鹽大如豆粒四方千百相似而成印輒沉漉取之花印一鹽白如珂雪其味又美

桂○桂生南裔拔萃岑嶺廣莫熙範凌霜津類氣王百藥森然雲挺

迷榖○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

水玉沐浴潛映洞淵赤松是服靈蛻乘煙吐納六氣升降九天

呂氏春秋曰禾之美者越駱之菌高誘注曰菌竹筍也吳錄曰鄱陽有筍竹冬月生筍譜曰鄧

脞竹筍肥美、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廣州記云、東風華葉似落娠婦、莖紫宜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

清韻引

語云、成文為音。音々負為韻。韻々有負識焉。而非清不負。韻々所以取清也。譬之於松間風、激奏々。則清於簧。擬至萬軍長征。轟烈不可聽。江中之濤。細吹而颯聲如過仙子。殷起吼。則洶湧以激也。是知天下。拂耳。雄聲之。和平溫厚。故憤激於風濤。斯變亂於宮徵。此何意哉。怨女愁夫。一々千波。狂流俠客。片韻。九死。悲聽異情。聲發遝々調。於是文人之清韻。幽人之

送顏。脫去感觸。多發天然無情
遇之雲。流無聲。有情遇之字。皆
滴。雨。颯剌不作。肝膽俱平。餘音
三嘆。偶一紀之。覺林頭寒雲。不忍
作楚。枝上鳥語。盡為嬌歌也。東
坡云。何處無竹。何處無月。但須
蘇引之
閒人。予曰。何處無風。何處無濤。
但須顏人。

小窗吳從先

小窗清紀

延陵吳從先寧野甫輯
西湖何偉然仙郎校閱

清韻

花。韻。縹。緲。欺。翀。裏。之。春風。銀。燭。熒。煌。郤。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舌。之。春。紅。愁。寄。隴。雲。鎖。四。天。之。暮。碧。館娃宮風泣數行下

風。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拔千金之暫嘆。解百結之長寒。永無黃篇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渾開衿。冒廣厦之長颸。猶當揮汗。謝香白羅袍袴

錦繡段

狀。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閒。湛。清。影。以。遙。連。阮昌齡海不揚波賦

藻徙降雲間之松職潞更繁空徹家承之倦戌
珠委池事重逢仙游玉為糧珍瑜入楚謝恭未
櫻云異合浦之歸來疑歲朱實同泰人之逐彈
以浮金丸
肩吾謝炭啓云識慚曼倩似見昆明之灰清愧
伯鸞不俊因人之熱
庚子山謝趙王賚米二啓一云上林紫水雖蘊
藻而俱浮雲夢清池間芙蓉而外發珍瑜百味

米為畫盤恩重千金遂沾菲席凌霜朱橘愧此
開顏含露蒲桃慚其不餚一云丹鳥銜穗既集
西周黃雀隨車還疊東市漬而為種不無霜雪
之精取以論兵即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櫛
風沐雨剝榆皮于秋塞掘蟄鷲于寒山仰費國
扎逐開塵甑非丹竈而飛珠異荊臺而炊玉東
少朔之捧米既息長饑西門豹之墾田方愁貴
論兵句異想西門豹佳耦

挺碧鮮而上峙擢岩巃之翠竿俊有宇下盤塥
庭中偃蹇衆疑華于孤高謂枋榗而欲剪竟自
出以委蛇把清池而扃扆玩比幹之生成象至
人之舒卷爾其為狀也虛中忠實疎節簡容臨
流似淵依巖類逸貞儷乎洲美之操直比乎君
子之筆影防露以嬋娟響應律而蕭瑟絃筒管
之一態未若裊標而巧出乃其芳根獨遠一葱
玄通絕左右之藏甤黃青熒而在中匪臨深而

表勁緊濬于以明沖豈太山之荏苒似高岡之
梧桐若其道石而立磐折偃僂下不礙于凭怵
上不虧乎承宇羨有心乎雲步仵低迴而矯界
貴托根以自全異當門之鋤去故孤生者常直
近人者常曲直有取于明心曲亦時而衛足明
以靡遐衛足匪他一鶯一風一龍一蛇自欲目
錄或屈或伸君子儀之素禮團伸湯若士竹以
托鳥標以自高

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
素彩惟兹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玩
於人、見珍奇質、狎蘭房之妓女、去佳林之雲日、
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瓊室、巢俗方遠、依人
永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影之非匹、經過珠網、
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鷴於池側、
對皓鶴于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頗知名而自呼、
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銜
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稟、雅容非飾、
含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燕呈瑞、
有玉裔之可依、山雞學舞、向寶鏡而知歸、皆羽
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兹鳥、地遠形微、
色凌紈質、彩奪繒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違、倘見
借其羽翼、與遷鶯而共飛、

王維白鸚鵡賦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
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
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
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
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我
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
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白居易池上篇

葛長庚懷仙樓賦曰。巍乎高哉。斯樓位置。上接
層霄。下臨無地。空羣仙之所居。日觴詠以為娛。
與造物以遨遊。有青天兮為徒。曉日曈曨。卷上
真珠。十二闌杆。悉如金鋪。翠烟蔵山。乍有忽無。
咲風颯至。琪林扶跦。明月初上。天籟唐徐。松竹
把舞。自然笙竽。樓中仙子、於此時也、王噹金鳴、
妙香繞衣、興即舉酒、醉即賦詩、、成大笑、鬼神
歡欲、仙子自如、問天何時、至如霧雨。空濛。千巖
顯晦。千田萬頃。自水汪濊。一望冥茫。如江之匯。
至月交光。空水澄霽。下視女牆。華木蔽翳。潚戒

樓臺。飛雖天際。及乎夜深。清露飄革。八表無雲。煙沉斗墜。與彼畫閣。玉雲在靡。飛鳥啼斷。落華燕纖。仙子呼青童、命素娥捧翠盤、薦金螺、白服視朱紫。來許飈塵高眇。吟情其不極。放草聖以舒衆覽江山以慨想。望塵無方高遠。嗟光景兮如流。覺青春兮婉娩。於是勑六史。撽五官。窺三屍於太淵。殛六賊於崑崙。嘯命風霆。歸奉絳君延羲娥於大庭。友堪輿於無始。烹天。浮滓。煉道。

取。髓蓋將把八空之氣。御九極之風。呼玉鸞以為鑾。使瓊英以為容者也。故闢斯樓。於鳥與懷、大樓之北、蔚然高閣。則任款於此乎仙樓之南、紫氣在望。則何氏九仙、於此乎浮道。樓之東、鹿徑軌荒、榴洞猶存、援之西、怡山翠峙。壇空井寒。彼何人斯。有志者。事竟成也。

絕似岳陽樓記

宋璟梅花賦曰高齋寥閒、歲晏山深、景翳翳以

斜度、風惻惻以亂吟、坐窮簷以無朋、命一觴而孤酌、步前除以躑躅、倚藜杖於墻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宿櫱、擢秀敷榮、冰玉一色、胡雜遝於衆草、又蕪沒於荒棘、匪王孫之見知、羞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潛襲。疎蕊暗臭。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風晚湮。風露朝滋。又如英皇。泣於九疑。愛日烘晴。明蟾煉夜。又如

神人。來自姑射。煙晦晨昏。陰雲晝閉。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飈捲沙。飄素擁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含半開。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愼子。正容物悟。或憔悴若靈均。或欹傲若曼倩。或嫵媚如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雖偏。彼其執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芙蓉。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擬芳洲之杜若。是物皆出於地產之

奇。名著於風人之托。然而艷於春者望秋先零。盛於夏者未冬已萎。或朝秾而遽謝。或夕秀而遄衰。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霜洌。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猶雲。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棲迹隱深。寓形幽絶。恥隣市壘。甘遯岩穴。江僕射之孤鐙。向寂不怨。懷迷陶淵明之三徑。挨開。嘗無晴。結諒不移于本性。方可儗乎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懷。用垂示以

來哲。從父見而異之曰。萬木僵仆。梅英再吐。玉立冰潔。不易厥素。子蓋體物。永保貞固。

鐵心石腸。何以有此

或承陽而發萼。乍雜雪而披銀。吐華四照之林。舒榮五衢之路。既玉綴而珠離。且冰懸而雹布。葉嫩出而未成。枝抽新而挿故。標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靡靡之遊絲。雜霏霏之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乍開華而傍巘。

或含影而臨池。向玉階而結采。拂網戶而低枝。於是重閨佳麗。貌婉心嫺。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遣寒。裌衣始薄。羅袖初單。折此芳花。舉茲輕袖。或揷鬢而問人。或殘枝而相授。恨鬢前之太空。嫌金鈿之轉舊。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為此斂娥眉。花色時相比。恒愁恐失時。簡文帝梅花賦

李白愁陽春賦曰。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恍。何垂楊旖旎之愁人。天光清而妍和。海氣綠而芳新。綠翠兮阡眠。雲飄飄而相鮮。演漾兮黃鸝。窺青苔之生泉。縹緲兮翩綿。見游絲之縈烟。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兮悽然。若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明妃玉塞。楚客楓林。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而傷心。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兼萬情之悲歡。茲一感於芳節。若有一人兮湘水濱。隔雲霓而見無因。灑別淚於尺波。寄

東流於情親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李白惜餘春賦曰。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于東方。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風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綠色。愛芳草兮如翦。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兮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氳〻。目渺〻兮憂紛〻。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速。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挂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網春暉以留

人。沈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咨嗟。橫涕泪兮怨春華。寄遙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李白悲清秋賦曰。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歸海。雲橫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於故鄉兮。不知去荊吳之幾千。於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澄湖練明。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渺懷燕而望越。荷花落兮江色秋。風嫋〻兮夜悠〻。臨窮溟以有羨。思釣鼇於滄洲。無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托。吾將採藥於蓬丘。

三首清艷俱仙骨

夫何懷遠之令姿。獨邁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眉睋之易

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諐、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玄鬢於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晝而為影。常依形

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而為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為扇。含淒飆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悁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於是畢昴盈軒。北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

以閑和終參亮而蔵摧意夫人之在兹託行雲
以送懐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
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
於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邵南之餘歌理曷慮
以存誠憩遥情於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
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
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眉公云梓樹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蟪蛄鳴曲
栟灣茅屋矮挂魚罾笑指吾廬何處是一池
荷葉小橋橫燈火紙窗修竹裏讀書聲
梁簡文答新渝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
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
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
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
絕新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眞是文王
孟浩然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閒過秘
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
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
昔人遊海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
離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
掩屏為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
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〻
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〻輕扇合歡之用為虛
路通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為喻聊陳
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琚慰其杼軸 蕭炎為衛
小夫與姬書
甯戚飯牛歌曰南山研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
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
漫何時旦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

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
阪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出東門兮厲石
班上有松柏青且闌粗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
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
爾適楚國
此歌不類春秋時人語蓋後世所擬者
枚乘柳賦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
紫蒂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

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螗厲響蜘蛛吐絲階
草漢漢白日遲遲於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
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於
嗟樂兮於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
羞千族盈滿綠俎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
鍠啾唧蕭條寂寥雋乂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
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
增景於邊撩

路喬如鶴賦云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
躍躍奮皓翅之䎗䎗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
相懽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清流而
不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
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
憑朱檻而為歡
梁孝知音故各賜絹五疋
測千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應色

聽霜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
離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儕懸月
驛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來
吐適女抽黃而絕聲改容飾而捐命卷霜帛而
下庭踐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眄睞
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
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鈆無以王其貌旋
[illegible]其骨勝雲霞之過日似桃李之向春

紅紫相媚綺組流光笑ゝ移妍步ゝ生芳兩雲如點雙眉如張頳肌柔腕音性閑良於是捉香行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合筆總筑比玉無金不墳不帶匪瑟匪琴或旋環而紓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為之徘徊落葉為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颷之遠近或連哢而更促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群哀離合之歸晚苟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乘間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窮寵妹之妙年幽閑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背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揥鏡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嬌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薰陋製之無韻麗蛾眉之為愧懷一曼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泪修長袖於妍袂縈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訊沿路之遐覺思芳菲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漸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班婕妤搗素賦

入雲入淵

王予可詠西瓜云一片冷沉潭底月半灣斜掛隴頭雲孫鐸詠王簪花披拂西風如有待徘細涼月更多情鄭子聃詠酴醾詩云玉斧無人解修月珠規有意欲留仙皆極體物之工

孟郊有句云青山破為塵白日無閑人于鄴云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又云如逢幽隱處似遇獨醒人王維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又云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皎然云少時不見山便覺無奇趣每一吟諷逸思翩ゝ

解吟

袁御史白燕詩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

詠物絕唱

楊誠齋年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罷不欺。唐突明月清風。

老與自從不淺

古今雪詩甚多。獨中峯老人一偈。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花未瞥。啓窓猶看玉琅玕。

自是中峯好句

羅公曰、山鳥五更喧起、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鴉聲也。余居小崑山下時、梅雨初霽、座客適閑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擬眉靜對千尋壁、洗耳潛通萬穴風。　杜陵

還花爭笑予、原居溪水亦愚、庭餘着花茅屋。

曙池冰衝玦、石牀寒揮絃、曲亂泉俱迸、醲酒宵淡醑亦乾。恩愛綠空如嚼蠟、知交圖畫似飛花。　孫子京入關詩

詩禪

三春花鳥猶堪賞、千古文章只自知。文章自是堪千古、花鳥三春只幾時。

英雄涓

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孫建誌銘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

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資清以化乗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 羊孚雪贊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湖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贍英鋭漂逸亦一代之絶乎

王文海在會稽王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絶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虚士

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故上下内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衰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虚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鳥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証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韶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于人韶而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浮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吞羽旋千歲嘗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

之吞吐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来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来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蘇長公九成臺銘

翻空之法多本於此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澹益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蘇長公澹軒銘

足畫禪理

與晝皆作霧散毛脈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名夕庵維以照寐八萬四千忽然如一

蘇長公夕庵銘

夕字立名奇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金谷詩叙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士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之好事者其覧之哉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詩序人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時任蘭亭右將軍司馬太原孫承公等二十六人各賦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蘭亭序以水

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悲夫

議論風方十倍金谷

九重仙詔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陳希夷辭表

月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兎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歎曰美人邁兮音塵闊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嘆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 謝希逸月賦

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

洵是知己

海上佳人字萼綠一笑曾傾三十六古來相女如相士莫使精神損豐肉洗却東家惡朱粉不御人間鬧綃縠一枝素艷倚蒼雲夜夜諸仙迎龍鶴驂魂冐雪走三湘客夢隨風墮羣玉氣條簪蓋亂高清引渾時流妄標 同詠梅

撰雨拖烟濕幾叢寒暗十畝月玲瓏但憑一抹高寒氣洗盡千梢睡粉風深院鶴醒人去後孤雲憎老鼻觀中松花栢子差相埒繞有微芬皆不同 詠梅

長、短、官、街、鶯、夢、鼓、高、低、揚、折、胃、腸、枝、江、烟、一、籬
充行柰流水三叉各路岐、
鶯溪冷絹花紋漪四尺青波吹粉暴初與崖非
丘壑人筆底蕭疎誰貌得青高人氣韻不在似如
寫寒松與幽卉寬帽鄭額信手塗疎淡只似鋪
山水馬遷文章杜公詩此意都許徐熙知
梨花疎點貼窓流斜月笙簫處處樓醉裏不知
花是影隔窓鶯喚小揚州

清紀　簡　三十

又好猜又好聽
雲以竹為鄭雪以梅為館君看竹多處無陰雲
亦蕭將雪近柳條柳意自疎緩一種漠漠思盡
蜀寒花管儂與君亦然氣味同老懶令濃足生
活不向晴處暖

冷艶

偏將藍濟浸春顏風柳鬢鬢九尺鬟鶴過幾迴
桃影去僧來時復帶雲還閑蹤滯葉逐鄰水

亭亮居作小山欲住維摩容得否湖亭幾得方
三間
一春博得幾閒領欲買湖居先買閒鶴有累心
猶彼庐梅無高韻也遺删鑿總每欲當流水詠
物長如画遠山客霧屯烟青簡裏不知僧在那
溪聲
散髮長吟穀水邊吹烟喚月小遊仙也知
雙扉夢不破青溪半枕眠避客偶然拋竹屨邀

清紀　簡　三十一

僧時一上花船無心更着紅衫去學得寒灰古
木禪
酒澆清苦月詩樹寂寥花
長鋒短折布空輪筆勢蕭疎絕點塵萬轉豈能
無別意千行何事只書人青腰生女霜前體大
副先千化後身浙水巴江從此去滂將老健歛
清新
千行何事只書人可謂絕響

簾雨谿烟痕滿面去日北風打霜霰背鞋蹤遍
武陵小溪流不盡𣏌花片千崖霞錯繡盤自
足羈人眼不見歸魂夜夜攪春雲夢裡黃金醒
後變宵寒桃上疊征衫曉雨街頭與行卷囊空
難買沙頭春一騎秋風走淮汴袖裏情關北海
書匣中自洗端溪研杜甫南池李白樓兔園臺
館靈光殿七十老翁健如鐵騷場尚可背城戰
大耳紅頰酒百盞醉來猶枕𣏌花扇朱家門外

季布諾信陵席上任嬴賤碣石天高曉月寒游
河水滑秋雲濺幕府若逢裴相國一字應償一
匹絹

石公諸集足厭世觀妙不容盡偶檢清韻為
今人韻語標格

撲簷柳花吹雨色燻衣蘭草襟風香　香吹梅
渚千峯雪清映冰壺百尺蕉　遠夢落花消雨
色一尊芳草送晴曛　風生積海速山霧月落

長河半掛雲　落葉夜摧蟲候早遠天情覺雨
飛遲　莎笠雨飄垂柳岸釣絲春惹落花泥
鶯道湖南烟雨慳吳江依語孫舟開山溪薄酒
易醒醉天遠輕鬼難往還作縣真如懸度國遙
官欲似飛來山子公帝城鮭隱否下馬常眠楚
楙灣
到來都是洞過去即成塵秋色半鴻雁江聲冷
白蘋

璁瓏浮闕定星光河漢風清有報章秋水岸移
新釣舫鶴花洲拂舊荷棠心溪不滅三年字病
淺難銷寸步香剩有閒情堪美月西湖竹色未
應涼　以上俱湯海若

俱有畫意

夫自宇宙以來有夔龍周召高謀文陛之上必
有巢許皓光冥棲幽谷之中若使聖明之世不
觀逸民則巖壑為口塚而芝术雲霞為糠秕矣

王辰玉遊香山記云。東走澗道尋盧師山。禪翠微一帶。蒼石碧瓦。掩映白楊溪柏中。而新柳杏花。希桐點綴。斜分倒插。盡有深情。蓋香山如揭州花市。濃抹艷佳。而此地則若耶曲徑。其不厭正在淡粧耳。

帝正石鋒。舊有景仁題名云。遠。峯。沐。雨。幽。軒進風。古。木。盡。陰。野。翁。春。殷。尊。鱸。餐。李。鷹。之。高。翎。潭吊。閶。闔。之。古。恭。酣。而。世。慮。忘。酒。竟。而。別。愁。起。促

篤言。歸。援毫以識。

妾之苦辭矣

寄將一幅剡溪藤。湖上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西湖僧寄沈石田

趣死

王仲宣有言。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淵明友其意作。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便自達生。

登高樓望明月。明月秋來幾圓缺。多情只照詩

羅延莫照天邊遠行客。天涯行客離家久。見月思鄉搔白首。年年常是送人行。折盡邊城葡萄柳。東望秦川一雁飛。可憐同任不同歸。身留塞北空彈鋏。夢繞江南未拂衣。君歸復爲登麟閣。風節森森尚如昨。但令海內歌昇平。儂在甘州翁亦樂。甘州城西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遊。郭定襄歌行

可以當泣

四溟大神咒曰。護明元妃素華金。天英斗魁玄靈神。太一元君流水兵。蓬萊使者都水庭。弱水瑩徹無纖凝。總攝河漢歸四溟。四溟之神太一精。太陽寒水九坎堈。中有洞陽玄幽靈。玉雷晧師爲發敕。巨乘太華天馬程。流精爵光斧火鈴。黑雲靉靉溟氣昇。下澍百川雨如繩。膚寸之澤成滿盈。雨師元隸羅睺精。持命速達箕畢星。魚龍行天鬣翅興。迸濤鼓浪泛長鯨。錦鱗毫竅百

萬傾赤龍潛奮騰光英。上帝有救無留停阿云
散花傳天馨。達命使者傳降臨。主扶擊開琉璃
脈。雲津遍澍群物生。木郎神呪曰。乾晶流輝玉
池東。明威聖者名青童。擲火萬里坎震宮。湧騎
迅發來太濛。混沌鑿開透崆峒。六波縈天轉幻
戎。青華客旨命司封。總領符命下皇穹。木郎太
一三山雄。上奏玄微循至恭。倏忽袪雷起崑龍。
霹靂破石泉源通。坤至巽戶皓靈翁。流精鬱光

奔祝融。猛馬四張歘火衝巨乘太華登雲中。金
鉞玉斧煉火弓。驚大蘐鼓鳴鼕鼕。旛旗書夜揚
虛空。修羅隔日田桑雍。吼雖使者田元帥。鯤尾
擺動天池瀧。炎帝蒸雨屯雲濃。須臾坎位黑氣
隆。靈皇烜赫射雙瞳。開伯撼折崑崙峯。幽靈翻
海玄冥同。馮夷鼓舞長呼風。啞吹忿怒跡豐隆。
蠢冥消彌焚毒烋。黃利馳劍斬螭蟎。漢臣奉開
薄汝窮。蓬萊弱水興都功。瀛洲仙杖田丁水。玉

府。令下無慵慵百司。捧撒莫不從。天雷隱、撻
金鐘。坤雷威烈摧憐懞。龍雷震動天火烘。水雷
鼓浪海盈兇。社令孽發妖孽叢。雷陽旱魃滅其
蹤。萬眾長努掃電虹。太一捷疾先掣風。朱髮巨
翅變月形。霆霓吐毒驅五龍。四溟鞬鞑羅陰重。
金筆兒犀飛肅雖。坎水淪滴動玄崇。火文催變
天門顯。雷光迸空火欲紅。公賓統戟降共工。君
亮元皇跡前峯。雨陣所至川流洪。商羊呼姆雲

髻鬆。赤雞紫鶴翻金籠。流抃瑞炁生豪茸。天門
九重赤丹楓。太上丈人將逢蒙。南嶽衛嘍領赤
松。西嶽金天從四凶。恒山黑陶驚鬱烘。中宮五
曜朝天嵩。百神降空馳神驄。咄遮鳴羅誅飛蟲。
米鳴嵕嵾石駒雄。執圭伯言貞耳熊。吳猛黃荊
劉振蹤。榮曜圭延閃鳴逢。恩全子真威天工。洞
淵二祖四帝求。持訣使者橫吹空。天魔塞道無
相攻。關蓉錦江歌崆峒。神霄察人善惡宗。玉禮

大驅雷神衆。斬滅帝狼誅獰狨。無默將吏凜〻。仲一心。頂戴禮玉容。諸天列宿無錯綜。萬象皆扃璇璣宗。運水使者往来憧。天津下降長溶〻。輔我救旱變時豐。萬物成就歸陶鎔。大榮共享功無窮。

此大成金書集内道呪用栢梁體極奇艶肎公拈出

李獻吉汴中元夕詩云花燭沉〻動玉樓。月明春女大堤游。空中騎吹名王過。散落天顔滿汴州。○玉館朱城柳陌斜。宋京燈月散烟花。門外香車若流水。不知青鳥向誰家。○中山孺子倚新粧。鄭女燕姬獨擅塲。齊唱憲王春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四海烟花逢上元。中州行樂競千門。大江不辨魚龍戲。珊瑚寶玦是王孫。○細雨春燈夜色新。酒樓花市不勝春。和風欲動千門月。醉殺東西南北人。

何景明元夕詞云。憶昨長安元夕來。五侯絃管上樓臺。已見炬如千掛列。更看燈似百花開。○龍岫層城接御溝。香車寶勒夜深遊。花坊競買千金帯。綺陌皆懸五色毬。○夾路香塵夜不開。萬人爭道看燈來。金波宛轉千門裏。銀漢逶迤一道迴。○紫禁烟花一萬層。鰲山雲裏見崚嶒。繁星散作宮中炬。明月来為殿上燈。○白馬金河上苑東。六街歌舞散香風。豪遊已作三年夢。愁對春燈此夜紅。

又燕京十六夜曲云。御河橋畔千尺臺。燕京女兒踏歌来。臺上歌鐘日夕起。橋頭酒壚夜深開。○萬歲山頭鎖玉樓。十王館中人不游。中宵金鼓雲間動。翠輦龍衣過五侯。○九衢車馬似山河。萬里買燈不道多。已留華月照歌舞。更放香風吹綺羅。○月高羅遊閙九關。暗塵吹污香霧鬟。誰家少年亦太惡。拾得金釵不肯還。

吴明卿元夕看燈詩云春鴻海上捷書來夜[illegible]

樽前栢酒開英道裝燈無七寶醉中看似浦蓬迴○萬井花明火樹枝照陽太守燕歌時夜深簫鼓般々發猶憶追從太乙祠○海畔鰲峯削漢標斗間龍氣燭星橋時平上客能留醉誰謂千金直此宵○百輪燈火照孤城々上千峯徹夜明無數春星垂戶牖不將牛斗問君平

王百谷賜燈詞云閶門紫陌錦雲遮燈燭輝煌十萬家雲母屏前交頸鳥水晶簾外合歡花○木蘭堂上月娟々百鳥千花寶炬燃誰似風流白刺史燒燈只為卜豐年○吴趨里接館娃坊處々星橋掩月光渾似滿城花與李栽花仙令在河陽○丞相歸田祝至尊張燈置酒坐黄昏君心願得如燈月不照朱門照蓆門○菩提烏鬐試晚粧衫裁白氎學霓裳私邀女伴門前立不避燈光避月光○龍舟水殿已成灰祇舞君手去不回繡帶流蘇燈夾路月中疑似錦帆非○誰借銀潢織女機千絲萬縷出深閨內家頒出鰲山錦火樹銜上御衣○野燒渾如不夜城○農歌盡是竹枝聲雖然不及沉香火妝笛聊堪富王笙○燈光月色滿金釵粉黛如雲徧六街○蹋盡香塵歸繡閣侍兒重換鳳頭鞋○十三十四月如烟十五元宵雨滿天月色不臨燈火地雨殺偏隔綺羅筵○墻蓋青蘿瓦蓋藤寂寥明月寂寥燈不知北阮今宵燕送客留先醉未曾○

風流各勝上元景色無餘

文恪公詠落花○魚鱗滿地雪班々○蝶怨蜂愁寉慘顏○只有道人心似水花開花落總如閑

海內可以羅唱

里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雞驚散枕邊蝶○長亭十里○陽關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

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
黄昏畫角歇南樓報也逐逐更漏汸長夜茅簷
滴溜松梢霽雪紙窗不定風如射墻頭月又斜
床頭燈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
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鴈敍
不到馬蹄又却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
平湖遠樹接倚樓煙浮欄杆熱
關山望轉賖程途倦也愁人莫與愁人說離鄉

背井瞻天望闕丹青難把衷腸寫炎方風景別
京華書信絶世情休問涼和熱
才是羅江怨
亦是檀欒池上枝却綠殊色借臙脂清陰忽訝
繁紅藉勁節難隨染絳移結實定為朱鳳食勝
空堪作赤龍騎多應血淚湘妃畫客賦梁園總
未知 題朱竹
黄州劉節推遊龜峯詩云萬峯峯色一峯前上

天下天雲花然寒半報落空翠松花五月
秋烟江晴欲辨鷓鴣草日暮恐來瀟湘仙向夜
呼龍伴清骨短衣那對石床眠
有趣
蜀對捻 ○ 烟橫山腹雁點秋容 ○ 補折蘇晴故
溪歌雨 ○ 蜃閣籠雲小蕪通月 ○ 蟬碧勾花雁
紅牆月 ○ 落葉霞飄欹窗風咽 ○ 風泊波驚露
零秋令 ○ 珠釵花與翠鬍蓮顰 ○ 汗粉雖融袖

香新竊 ○ 種玉生雲移花帶月 ○ 斷浦沈雲空
山掛雨 ○ 画裏移舟詩邊就夢 ○ 硯凍凝花香
寒散霧 ○ 繫馬橋空移舟岸易 ○ 疏綺籠寒淺
雲棲月 ○ 竹深水遠臺高石出 ○ 香茸沾袖粉
甲留痕 ○ 綠芙擎霜黄花招雨 ○ 紫曲迷香綠
窗蒙月 ○ 暗雨敲花柔風過柳 ○ 霜杵敲寒風
燈搖夢 ○ 翠葉垂香玉容消酒 ○ 余谷移春玉
壺貯㬉 ○ 問月賖晴凭春買夜 ○ 醉墨題香開

蕭美王
奇對撿隨花甃石就泉通沼斷碧分山空
蕪剩月沙淨草枯水平天遠接葉巢鶯平
波捲絮晴光轉樹曉氣分嵐鶴響天高水
流花淨款竹門深移花檻小掃花尋逕撥
葉遍池亂雨敲春深烟帶晚閑蕪過雨陽
水呼螢浪捲天浮山遊雲去岸角衝波蘿
根愛萊波蕩蘭觴隣分杏酪雲映山輝柳

分溪影荷衣消翠蕙帶餘香香尋古字譜
掐歌聲行歌趁月喚酒延秋穿花覓路傍
柳尋隣門當竹逕路管臺城髻絲濕霧扇
錦翻挑困花整帽借柳維船
警句閒來彈鵲又攪碎一蕪花影雁足不來
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涼滿北窗休共秋
紅說燈花結片時春夢江南天潤惟有雨
行低雁知人倚畫樓尺波底夕陽紅濕兩

把花卜歸期纔簪又重數是他春帶愁來春
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翠銷香煖雲屏更
那堪酒醒燕子不歸花有恨小院春深海
棠影下子規聲裏立盡黃昏驚起半屏幽夢
淡月帝鵑千樹壓西湖寒碧波心蕩冷月
無緒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
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冷香飛上詩句
一般離思兩銷魂馬上黃昏樓上黃昏絮

飛春盡天遠書沈日長人瘦恐鳳鞋挑菜歸
來萬一灞橋相見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
春色愁萬斛為春瘦了怕春知悠悠歲月
天涯一分秋一分憔悴落葉西風吹老幾番
醒醉算只藕花知我意猶把紅芳留客春
花賣花聲裏含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
何處消魂初三夜月第四橋春一硯梨花
雨薄倖東風薄情遊子薄命佳人對[illegible]

與說相思。有誰瘦損。情絕彩也別。知心唯有
月。玉奴最晚。嫁東風。來結梨花。幽夢。綠陰
青子老。溪橋羞見。憐嬌小。月。落。杯。空。無。彩。
不成。又是教人恨。待倩楊花。去問。珠簾捲上
還重下。怕東風吹散歌殺。但良宵。恐有亭亭
霜月。作相思伴。又燕子銜來。相思。自道玉瘦不
禁春病。萷粉殘香隨夢。冷。落花流水知天遠。
都將千里芳心。十年幽夢。分付一聲啼鴂。

自昔領一庭秋色。春在闌干咫尺。閒蘪溪
掩梨雨。誰問東陽瘦。幾番駕外斜陽。闌干倚
遍。恨楊柳遮。愁不斷。歸醉夜堂歌舞月。搖發春
眠。夢魂欲度蒼茫去。怕夢驚還被愁遮。休
綴。潘鬢影。怕綠窗年少。人驚。花深深處。柳陰
陰處。一片笙歌。一榻春情。斜月杏花屋。翠
幕一池秋水。半床露。半床月。恰是斷魂江上
柳。越春深越瘦。一室秋燈。一庭秋雨更一線

秋雁。昨宵風雨。涼到木犀屏。黃蕪[illegible]一
蕭蕭。燈前幾換秋風。雁風吹裂。雲痕小。樓一
樓。斜陽。影。清陰一架。頹頹。蒲萄醉花碧看
畫船畫入西湖。闊却半湖春日。和雲流出空
山。年年。淨洗花香。不了。瀉不成。書。只記浮。相
思一一點。纔放些情意。早瘦了。梅花一半也。知
不作花看。東風何事吹散。見說新愁如今也
到鷗邊。醒醉一乾坤。莫開簾、怕見飛花、怕

聽啼鵑。鵑不來。一片蒼雲未掃。春風不
今垂楊柳。吹却絮雲多少。帶天香吹動一身
秋茂樹石床。因坐久。又却被清風留住。忍
不任低低。問春。不知能聚愁多少。
詞眼　燕嬌鶯姹　綠肥紅瘦　寵柳嬌花
龍燈燃月　醉雲醒月　挑雲研雪　柳昏花
瞑　翠陰香遠　玉嬌香怨　蝶悽蜂慘　柳
腴花瘦　綰燕吟鶯　燕昏鶯曉　渙烟殢雨

翠顰紅妒　愁胭恨粉　月約星期　雨々
雲古　恨煙顰雨　蒸窺鶯認　愁羅恨綺
移紅換紫　聯詩換酒　選歌試舞　舞勻歌
引
珠烟醉楊柳。微雨沐桃花。不是清尊盡。前溪是
酒家。冷分山翠。樓空入水。煙青陽君不昨。
風雨送殘年。沿溪踏沙行。水綠霞紅處。仙犬
忽驚人。吠入梅花去。冥寥子遊

斷雲一葉洞庭九。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
寄來芋。垂虹秋色滿東南。元章題垂虹亭
唐人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
烟。萬條寒玉。言竹也。
古人寫景多如此
丹山飛下鳳毛來。清影參差亂不開。作夜玉溪
鼓斷處。紛々涼月布瑤臺。冰竹
體骨俱冷

粤隆明月梅花詩四首。東風吹粉褪微紅。水曲
娟娟照欲空。最是銷魂闌楯外。玉人香霧夜朦
朧。
高樓玉笛氣氤氳。襄國櫻桃落後塵。六尺珊瑚
籠絳蠟。隔簾疑是李夫人。
生來多恐是花妖。夢入羅浮凍不銷。彷彿瀟湘
龍女出。碧天如水濯冰綃。
含姿顰笑總嫣然。雪盡平林散綠烟。乍淡乍濃

看不定。祇應凝絕傷君前。
畫梅花欹　梅花不清。是水清。最是一枝溪上
橫梅花不明。是雪明。凍拆老梅稍。飄碎瓊。梅花不
暗是雨暗。隔離和雨粘珠糝。梅花采淡。是煙淡。
烟鎖江村烟憐々。梅花不枯。是霜粉。霜後不俗。
霜前飄梅花不瘦。是月瘦。月下緋細孤影峭。梅
花不寒。是風寒。落英飛上上開干。梅花不濕。是
霧濕冷蘂含羞。曉鳴唈雪明。偏見梅花魂。筆下

六花堆瀾銀水清偏見梅花骨筆下一溪寒淺
月煙淡偏見梅花情筆下一片黃昏晴雨晴偏
見梅花貌筆下娉婷向人笑月瘦倚見梅花真
筆下蟾蜍吳早春霜枯偏見梅花操筆下飛霜
送春耗露濕偏見梅花奇筆下冷藥垂百排風
寒偏見梅花意筆下蕭騷奪雲氣有人淌心似
梅花寫出清淺與橫斜補之若見亦驚嗟機杼
迥然別一家繁處不繁簡處簡雪迷曉色月迷

晚更浮一些香氣浮陽春總在君筆頭 白玉蟾

賞梅詩

千樹梅花明如月一天月華皎如雪幽人心似梅花清梅花亦作如是說銀色世界生梅花冰晶宮中明月華醉臥梅花嚼梅蘂滿身清影亂交加今夕幽人換詩骨花月即是詩衣鈴明朝花作雪片飛花下鶴雛啄苔髮 白玉蟾

一

永州花月樓春風夜飛掐月撒〻月司花月供職月落千嬌百媚叢諸花為月妍為容樓東月照樓西皎樓西月向樓東笑月與花戲天中流花與月浴江中浮月皆不管春風怒花為月飲為月舞〻者媚綠歌嬌紅爭憐妬寵驚春風出有入無多變異花竟不曉月之意江花惱天〻花愁東樓月掩西樓蓋花亦自睡花自醉月倦欲歸〻未至卻緣曉鐘呼月回月回花醒花不知 白玉蟾

蘇長公傷春詞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適而愈遠晝昏〻其如醉兮夜耿〻而不眠居兀〻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泫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跡兮翳百草之生滿風泛〻而微度兮日遲〻而愈妍形飛絮之無窮兮斕夭掩之欲〻然燕哓〻而維嬌兮鳩穀〻其老怨蝶翠飛而相值兮蜂抱蕊而更讙善萬物之得時兮

痛伊人之羅此究衆族出而侶游兮獨向壁永歎泪熒熒而栖睫兮花搖月而增眩畫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役魂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棄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求予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尚安用於斯文

可歎可泣

開天容贅筆自懷化之巖恰逢筑陽之麓萬杵魚胞十分翠郁吐色結樓臺耀精賁球琭當華骨書葉之須適池旡研煤之役染毫恍虹氣摩空積硯儼蟾光映谷膠漆可耐歲寒麝珠豈方時粥升華玉堂容珍寶匳天下詫李氏黄金學士鸞潘君玄上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今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逦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益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九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乃各即其繪像而寫其思致以為之頌

玄瀹多怪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啓爾上座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悠然有遠思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櫝于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鄙

第三尊者扶鳥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為語椰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為三為七莫有知者雷動飆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屈三指却云為三為七大是慧心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娩奇女羅於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稺獅子顧視侍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為大摩尼如止水魚鱗鬣可數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為傳法宗爾以願力為護法龍道成須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人涌出於地捧槃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

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西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攜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淨意處冥然忘言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沙潛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大同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喩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有神騰出於

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若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佛子何為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蟒亦具佛性故呼作佛子甚奇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嗟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髮鬚眞師慈愍為爾顰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於右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彼犇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身移怨存謂此一角虬前身亦胡人也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寂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
并曰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楚丘先生意趣
第十六尊者横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
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裀擦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横點瑟
既希瑟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雀其一既下

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盛取果實
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箴之幽渓與魚皆沉大阿
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
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閒[illegible]
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依發勝

添他一尊羅漢
達觀師朝聞道夕死可矣文云有耳能聞多聞
是道也夫人多聞總不聞也能聞若道何所不
可乎且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然亦有道焉夫
道何物可得聞邪廼所可聞就非道邪春水濺
濺倉庚朝啼秋雲淡淡鴻雁朝鳴于是時也寤
寐可也醉醒可也即夕死可也倉庚無聲鴻雁
自歸當春載至到秋忽來是道也不聞不可死

不可死則不可生也生死無常也殤子何短哉
聞便可死可死則可生也生死無有也彭年豈
長哉
雪浪評　曾有文章三十一句三十一轉摩
○是古非今
陳眉公云築讀書臺於小崑山之陰丘壑押主
峰泖來賓頗稱勝槩余嘗作臨江仙一詞云碗
婁北山松樹下石根結個巖阿巧藏精舍恰無

多尚餘簷隙地種竹與栽梧高臥不須愁客
客來野笋山蔬一瓢濁酒盡能沽倦時呼寉
醉後倩僧扶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賣漏危
雖浮二岳以風雨而合離蓬萊三山隨波濤而
上下
縷蔽空之山梁無涯之水
七言超沛邑之歌五字掩芙蓉之作

集靈七字綮星緯以騰華沛邑三侯憂咸韶而
麗曲
東井珠連于五字北辰杓貫于七言
紓賀思于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筆於仙札則
流霞成采
彝鳳回翔于懷袖飛龍顧盻于縑緗
金壺靈潤瑤管春容
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

銜帝鴻之墨海挾漢宮之寶附
芸香郄蠹芝髓爲封珍寶之精下燭西崑之岫
文章之氣上纏東壁之垣
如玉韞石虹氣隱乎山川及雲升天龍澤沛乎
宇宙
山陽王珂風流長逝潁川荀爽零落無時脩竹
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應詔無復洛川之文
陽燧含景還辟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
之伏
山川積雨盡消胡騎之塵草木長風咸有王師
之氣
雷霆之殷可以鐘鼓寫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雖爲賞音
年年蓼第春風徒泣于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
悲于斷雁

煙亦有道。猶居畏壘之山。接輿佯狂。亦取桃增
之食。
翠風入于洞簫。味非雅韻。朱鷺傳于疊鼓。敵北
仙鼓。
霜降水落。漸乎胸次之濤瀾。焰絶灰寒。寧有目
前之熏灼。
尋芳者。追深壑之蘭。識韻者。深窮山之竹。
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
卞和泣玉。
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
紅泛綠漪。游王儉之蓮府。青燕白舫。詠庾信之
蘭城。
懷連城。佩明月。妙擒天上雲錦之章。飲墜露。飡
流霞。素雖入間烟火之氣。
狗名恭勢之徒。雖處高林靜藪之中。而神馳衛
蹟。意揣炎涼。曾忘毁刈薰心。詎識烟霞悅性。若

乃幽人高士。屏貴忘爵。遁形崇阜之巔。息影長
林之下。以花鳥作四鄰。以詩書為三益。壠薪升
汲。種黍斷苓。其樂忘老。何者。意之所拂。則丘陵
不能却轍。情之所鍾。則衡泌可以療饑。是以衡
玉之賓。三刖不辭其泣。洗淵之士。萬乘不枉其
情。藉令矯易去就。則不能強同矣。昔巢由峻節。
夷皓抗志。舜禹莫能屈。周漢不得臣。既而末影
不彫。芳流逐遠。不見龜文鳥跡之書。鮮有木葉
山花之致。不其悄乎。先生架學區中。揚才句外。
婆娑墳典。不求浮世人知。放浪形骸。且寄高文
自適。故其書多與儲翁社友。田畯巖僧。談接花
果。探量晴雨。時出名言。聞參禪妙。如是而已。乃
知仲長樂志之論。猶仰田園。文通自叙之書。但
圖山水。以今況古。曾何足云。巖棲幽事叙
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
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

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横數聲逸落瀟
天月
豸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頡纈光圍任僧堪笑
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聰下王餘涵夜月几
開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
未然
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
一朶插天表勢壓天下群山雄冰壺倒月色澄
徹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吞吐八埏霖
雨曉空濛虛空不受一塵染靈光真與銀河通
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
玉虎子凌風出沒游太空代虬代蛟下入海底
水晶宮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瓊瑤宮頭角崢嶸
自卓立胸儲錦繡誰磨礱商家傳說作良弼宋
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吹鐵篴明月一醉三
人同爾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

澗桃花紅金雞老黃雀翁各分一緘貽此公
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壺囊中好將大手[illegible]
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illegible]
三首皆異仙詩世好仙多為術士所惑觀此
則非術士所能偽故拈出
張旭以能書名世人罕見其詩春草帖一詩云
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
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又桃花磯云隱隱飛
橋隔野烟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
洞在清溪何處邊又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態弄
春輝莫為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
深處亦沾衣又春游值雨云欲尋軒檻列清樽
江上烟雲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却待
入華園字畫奇怪攫雲挨風而詩亦清逸可愛
好事者模為四弓懸之
陳文惠公堯佐吳江詩云平江渺渺烟蒼蒼[illegible]

蒲纔熟楊柳黄扁舟繋岸不忍去西風斜日澹
魚香又碧瀾堂詩云苕溪青淺霅溪斜碧玉光
涵一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
二詩曲盡東南之景
元楊廉夫竹枝詞一時和者五十餘人詩百十
餘首余獨憐徐炬徵一首云盡説盧家好莫愁
不知天上有牽牛騰拋萬斛燕脂水瀉向銀河
一色秋

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
禹錫柳枝詞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
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此詩
甚佳而劉集不載
唐劉禹錫秋螢引云漢陵秦苑遥蒼蒼陳根腐
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爭千門九陌飛悠揚
紛綸輝映互明滅金爐星噴燈花發露華洗濯
清風吹低昂不定招搖垂高麗罘罳過珠網斜
璇題舞羅幌曝衣樓上拂香裀承露臺前轉
仙掌槐市諸生夜對書北窗分明辨魚魯行子
東山起征思中郎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
簾長門帳空來照淚誰言向晦常自明兒童走
步嬌女爭天生有光非自衒遠近低昂暗先偏
撮蚊妖鳥亦夜飛翅如車輪人不見
宋張文潛熠熠行云碧梧含風夏夜清林塘五
月初飛螢翠屏玉簟起涼意一點秋心從此生

方池水深涼雨集上下輝輝亂擬碧幸因簾捲
到華堂不畏人驚照涼夕漢宮千門連萬户夜
夜熒煌暗中度光流太液池上澗影落金盤月
中露銀闌莚莚玉漏遲年年為爾足愁思長門
怨妾不成寐團扇美人還賦詩避暑風廊人語
俏闌下撲來羅扇小已投幽室夜分明更漸殘
星天未曉君不見建章宮殿洛陽西破瓦頹垣
今古悲荒榛蕪草無人跡只有狐來熠熠

劉張二集今不傳故錄之
蕭東之古梅二絕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其二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只愁斜日凍蜂知
甚有風裁
冰崖蕭立等落梅詩云、玉龍戰退鹿胎乾好存晴沙野水看舞翠夢回仙袂遠射鵰人去露滲寒連環骨冷香猶賸如意痕輕補未完誰在高樓吹笛處輕衫當戶獨凭闌
此詩工緻似李義山、後六句皆用美人事甚奇不類晚宋之作
瑞香花、即楚辭所謂露甲也一名錦薰籠又名錦被堆韓魏公詩云、不管鶯聲向晚催、錦衾春曉尚成堆、香紅占斷知人意、雖取東君莫放回、張國之改瑞香為睡香詩云曾向廬山睡裡開、香風占斷世間春、採花莫撲枝頭蝶、驚覺陽臺夢裡人、陳子高詩、宣和殿裡春風發、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真詫事、九秋風露卻相宜、蓋詠九日瑞香也、升菴有詩云、小屏殘夢暖香中、花氣撩人怯曉風、繡被堆春蝴蝶散、開簾忽見錦薰籠、又唐人詩云誰將玉膽薔薇水新濯瓊肌錦繡襌單首體物既江用韻又奇可謂艷唱
可入花譜

臧墨訣云贈君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香與墨同關紐
淵明自祭文云、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

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玩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々我行蕭々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淵明輓歌辭三首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其二云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殽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其三云荒草何茫々白楊何蕭々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嶣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王元美先生云每歎嵇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覽之猶為不堪況其身乎覩陶徵士自祭預輓皆超脫人累默契禪宗浮蘊空鮮澄無生忍者陶云但恨在生時飲酒未得足此非韋障語第東譚去耳孔文舉生存何所忌

長寐萬事畢歐陽堅石窮達有定分悵慨
何歎石季倫天下殺英雄卿亦何為爾潘安
仁俊士墳溝壑餘波來及人謝靈運避迫竟
幾何修短非所愍符朗冥心秉和暢未覺有
終始元眞與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皆能
驅使大雅以谿至怖便未真浮猶足過人若
乃息夫絕命於玄雲嗣宗推醜於一丘可謂
利口則吾誰欺

冰輪懸境漸離滄海飛上瑤京金波不定偏大
地霜凝氷淨千江有水千江映萬里無雲萬里
明是誰將瓊樓玉宇修成　奈萬處不勝清冷
想素娥應悔誤餌長生青天碧海夜夜怎禁孤
另仙家難免別離若靈藥難醫窮奠情有誰將
嫦宮閨怨傳下青冥　圓缺陰晴總是人間天
上情偏所稱清樽翠斝歌窈窕舞輕盈吹簫丟
玉觔〻下解珮飛瓊嫋〻迎娉婷從頭細歎風

流處百般堪聽　愛春月朦朧花影有千金
刻難弃柳梢才上天街靜又斜入紗黃昏照
臺歌管散偏細映院落秋千夜轉深芳徑真
個是惱人春色夢難成　愛夏月雲頭金餅對
蓮池紅粧臨鏡夜遊銀燭何須秉牆頭自照
流螢　愛秋月四時偏勝到中秋分外精瑩清
輝香霧侵人興笠才關鵲又驚銀盤彩樣蓮花
白金粟香浮桂子清寒光映真個是玲瓏七寶

表裡通明　愛冬月梅梢清耿與馮夷六花爭
勝玉團瓊屑交相映與詩人瑤臺夢醒　秦樓
月與簫韶並冷緱山月共笙韻雙清西江月酹
曹瞞恨牛渚月泛袁宏興梁園月綠苔生閑芳
壘靜長安月練禍秋風萬戶砧人間鏡最堪憐
曉行殘月茅店雞聲　蛾池月妖燒傍增羅浮
月夢裡參橫瑤臺月舞青鸞影海棠月高燭燒
銀　初生月娥眉淡勻將殘月弓彎西顧上弦

月參差。亞露。涼兒。蹟。葦花月。擁祥雲。南浦月。梨
雲夢斷。散蘇小。黃寒月。一曲霓裳舞太真。重□
酋。總不如西廂待月。成就鶯鶯。梨花月溶溶。
滿庭。楊柳月。低照樓心。疏透舞影。桃花。月。底。香。
肩。並。梧桐月。犬吠金鈴。是凭的萬般情景。莫
都是明月粧成。月如無恨常圓滿。却不似世人
輕。今人不見當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心無盡
急能勾把嫦娥喚醒。問個分明。

月團圓。人紛

慶。廣爽塵世一般情。但願常把金樽和月飲。
紀中不載樂府升菴此曲清韻獨勝可冷欲
者喉舌

古人稱茶為晚香侯。蘇長公有烹茶詩可誦。活
水仍須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大瓢貯月歸
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
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盌。臥聽山城長短
更。

絲雪居香圓圖。骨、林實是珍。用臙脂作辨之。
澤朋居然比玉。炙散瑤光。秋垂結緣。猶蒸梨然
飽霜已熟。匪規而圓。不風而墮。傲然脫榮。奚避
甘谷。江陵洞庭。將無奴育。老雪圖之。契爾幽獨。
願借餘馨。聊寓余目。

昔東坡居士晚年呼侍姬朝雲為老。雲。余亦
戲呼雪居先生為老雪。吾友地下聞之、能不
絕倒。

務舍界莊周文云。帝堉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
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
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
其所。可。予。不。可。讚也。其辭曰。邈矣莊周。天縱特
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
篋。以偽俗季。貞風既散。野無訟伍之報。朝有爭
黨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于是借玄虛以助
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

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
無處池非巖石之淵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産于
皇衢畫兹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
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
惲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李白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上送煙子
元演仙城山序云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
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
也歷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
之精宇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飡霞之孤
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
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仙
城元矦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
留夢魂曉飛渡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
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不
綫卵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

有所感歎然銘契譚石秉春當來且抱琴臥
高枕相待以寵別賦而贈之
歐陽脩祭石曼卿文云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
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
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
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
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
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地下
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
松之千尺産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
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
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
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
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
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
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

菊魏手太上之忘情。斯婁。

婁清

秀巳詩云、心隋鑑底瀟湘月。骨冷禪中太華秋。
陳陶詩云、高僧示我真隱心。月在中峰為洪洲。
讀二詩令人氣格爽拔

坡有題所畫鴈詩云、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
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

鄢陵王主簿長于花鳥、東坡有書所畫折枝詩
云、疎。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
花間雨。雙翎決將起。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
清蜜寄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
能詩。寄聲求妙語。

韋蘇州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蹟。坡用其韻
此絕唱不當和也、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
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又明月易低人易散。
歸來呼酒更呼童。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

到氣已吞。及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
眠。

程存齋菊花絕詩云、不。共。采。萸。入。酒。甌。相。親。似。
欲。老。溫。柔。愁。吟。長。伴。風。霜。夜。醉。臥。不。知。天。地。秋。
湖。蝶。有。香。來。夢。裡。黃。金。無。價。滿。床。頭。並歆羨入
鴛鴦穩。贏得相思事可憂。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蒻笠。綠
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班固竹扇賦云、青青之竹形兆乳、妙華長竿紛
寔翼。杳篠叢生於水澤。疾風時紛紛蕭颯。削為
扇翣成器美。託御君王。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
方。來風辟暑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
之賴功力。壽考康寧累萬億。

張衡溫泉賦云、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
顧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風中巒。壯
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覽中域之珍怪。[illegible]

斯水之神靈。控湯谷乎瀛洲。濯日月乎中營。蔭
高山之北延。處幽屏以閒清。於是殊方跋涉。駿
奔來臻。士女驊其鱗萃。紛維逐其如網。亂曰。天
地之德。莫若生兮。帝育蒸人。資厥成兮。六氣淫
錯。有疾癘兮。溫泉汩焉。以流穢兮。蠲除苛慝。服
中正兮。肥哉帝載。保性命兮。
縈華灼爍。蕚不韡ゝ。於是列象。雕華運曆。豐猨
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我製

兵棊奔驚。或風飈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
行如留。放一獘六。功無與儔。
漢元帝好蹴踘。以蹴踘為勞。求相類而不勞
者。遂為彈棊之戲。予觀彈棊。絕不類蹴踘。頗
與擊踘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其局方二尺。中
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白粲
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
般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而說

墨銘、一滴水。衍澗庭波。發彈指之頃。浴日沐月。
傳。留此賦以衍之
有美一人。其顏如荼。綰鬟劫雲。凝脂為膚。江有
香草。美人佩之。翩何姍ゝ。宛其來遲。帝實遣予
睡菴
作。室玄德。千年之後。陰靈復出。
題畫梅送友。燃却鬚根凍。奈來鼻觀香。江南如
在眼。風雪不曾忘。白雪調高橫。心知獨此盟。
美人思欲絕。孤月立三更。
睡菴

墨蓮花。筆結鴛鴦勝。雙凄玉井房。紅衣翻不着。
獨自有波光。
睡菴
海泉、河廢西方有美人。貌中風雪意中春。尋常
摸索無緣浮忽漫相逢野水濱。
睡菴
觀雲來文藏書偶書于射所齋居、亭ゝ。籬落寬
團雪幅ゝ溪篠潛著烟。探取陽回何似業盃中
書畫譜中禪。一道精雲射ゝ穿山泉水撒有
生光。總悻倜裏能浮俗。不犯人間車馬塵。
睡菴

迷里人住汀州東南風氣好追遊。騰。後。春府。
似。沚。更道。故。園。官路近。府中亦有謝公樓。ミ應
来。荔。子。勝。雙。柑。斗酒黃鶴盧日眈。珍重官人南
去好。請看汀水獨流南。雕菴
除夕雪次蘇韻四首、將ミ白騎舞無纖。淮淨殘
冬臨滿歲。大。地。熏。鋪。縣。圃。玉。職。方。先。貢。解。池。鹽。
薰尊栢葉行盤角、剪水梅花落帽簷。一陣清光
備宥歲。撤。提。春。已。霽。勿。尖。海童灑海浴金鵝。

清紀　部　八十三

愉。蕭。皎。綃。不。計。車。臘。市。桐。將。堆。粉。荔。揚。州。忽。憶。
看。瓊。花吹回葰瑄灰千縷。凍。合。樓臺。月。萬。家。生
事一年搖又晚。寒江辜負拋魚人。時窮推磊
不勝纖異日齋宮枉戒嚴。黃帝珠還疑象罔。西
施粧靚笑無鹽。明年歲好占新箕。夜半春生照
滿簷。酒炙諠闐非我事。擬將白髮試茶尖。城
頭急鼓亂寒鴉。關外諸神駕五車。玉笛吹還龍
角。暖。銀。泥。賦。作。馬。蹄。花。烹羊唱酒堪爲歲。春衙

挨羨別有家。大笑身爲妻子累。年來又費畫叢
文。雜著
今古長安烟。點。ミ。去來兄弟燕差ミ。如。眉。江。
月。臨。初。地。似。竹。煙。欝。出。老。泉。薄。霧。幾。層。排。月。
出。好。山。無。數。渡。江。来。輪將秋動蟲先覺。換浮更
深鳥返催。閑。尋。鹿。跡。偶。遊。此。乍。聽。松。風。亦。爽。
然。雜著
五步一花開。十步一花飛。不知誰家子。鬱ミ吐

清紀　部　八十四

清姿。恬淡僧標格、瀟洒士威儀。手提白玉麈、身
掛淺色衣、徒步入閭門、揮羽上階墀、僮僕畫餅
傑、一一皆而肥、或言是山人、或言星相師、或云
鄉里子。閒殺始覺非。通刺無姓名。紙指不齊。
一揖徑登床。草ミ寒暄而。執手不問病。捧腹但
言饑。設黍呼兒子。烹魚命小妻。廣長舌有象。突
兀語雖羈。欲窮人外理。先剖世間疑。五行何因
起。天地何爲果。鵠烏何白黑。日月何盈虧。生胡

然而至。死胡然而歸。天胡然而喜。鬼胡然而悲。事無微不究。語無響不奇。獨不及賦否。一切細碎詞。玄音窮三日。清言暢四肢。受君深入理。恐我倦傷神。未經年別。先為五日辭。入宮尋西子。涉水帶鴟夷。七十二螺髻。三島六玻璃。山水既奇敝。捐得永因依。有如重瞳郎。配合皇英妃。又如曹阿瞞。生逢大耳兒。石公貌高古。林屋洞傾欹。玉遠消夏灣。水齧千人嘰。浪頭懸閭里。屋

底腥蛟螭。山鬼攀蘿出。鮫人傷攬睇。甲若如蘿藿。立者如象犀。幽者穿海底。魚者攝雲梯。綠擷黃柑樹。青牛白馬祠。土人進新果。鄉女貢山雞。勝事紛難記。名山列始知。三朝盡縹渺。一雨負景聳。歸來為我言。山水見鬚眉。長公八九紀。取子二十詩。字字傳實跡。語語發光輝。不獨作者難。讀者亦應稀。潭羅理前聞。愁來中後期。還將赤金子。試我白綿鏈。拈花憐佛笑。摘葉止兒啼。

蹤殺紫胡大。煬倒西河獅。擊石原無竹。悟拋空有杖。一番銅鐵語。萬仞箭鋒機。病得發而滅。客以樂忘疲。流連十許日。情短六個時。丈夫一滴泪。錯落黃珠璣。今日若為別。相過浩漣洏。去去復去去。吳江落日低。

唐伯虎把酒對月歌、李白前時原有月。惟有李白詩能說。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幾圓缺。今人猶歌李白詩。明月還如李白時。我學李白對明月。月與李白安能知。李白能詩復能酒。我今百盃。復千首。我媿雖無李白才。料應月不嫌我醜。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長安眠。姑蘇城外一茅屋。萬樹桃花月滿天。

唐伯虎落花詩摘句。山翁既醒依然醉。野鳥如歌後似啼。雙臉胭脂開北地。五更風雨葬西施。紅顏仙蛻三生骨。紫陌香消一丈塵。焚愛水衫前淚。渺渺遊魂樹底春。白日急隨

流水去青鞋空作踏莎行曉燈坐盡千金宵
對酒空思一點紅鏡中紅粉春風面燭下鉛
屏夜雨軒斧月已憑月換骨墜樓端把死訓恩
年老盧姬悲晚嫁日高黃鳥喚春眠好知
青草骷髏冢就是紅樓掩面人
唐伯虎花月吟摘句 隔花窺月無多影帶月
香花別樣姿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
伴花 月為照花來院落花因隨月上窗紗

風動花枝探月影天開月鏡照花妖今夜月圓花好處去年花病月虧時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花睡月明中。

木蘭詩云。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耶[illegible]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挂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腳撲握。雌兔眼彌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

張芝階山居七友詩如意手自持瑩如白玉照梢麈四座間高吟發長嘯。右直友 如意 瀟然一木榻坐臥與之俱不減遼孝先脩然神自愉 右夢友 木榻 捉麈入中林清幽堪徙倚期偕嵇阮儔談言擅名理。右談友 麈尾 寒氣曜豐城千載稱神物雷雨合雌雄精光夜披拂。右俠友 劍 泠泠一片石高越發清響笑彼擲地欸山齋送逸賞。右清友 石磬 鏗爾南熏奏虞絃有遐想臨風弄此君心脾俱沁爽。右音友 琴 頌德惟稱酒伯倫自同調一醉豁天真公窗月

酒當

別紀小序

吾里郭伏生自金陵歸乃出吳寧野別紀相示予披覽一過凡人所不紀與寧野諸紀未紀者也夫寧野豈故別於人而為是紀乎又豈自為別而是紀之別

手惟以是為別而弗之紀則非吾情之大全凡宇宙之云同故紀者別而不別也雖然人弗之紀寧野將紀之蓋胸中別有世界眼中別有日月非凡夫所能覺蠡測者昔程南雲太守縣丹

黄河之濱見漁家夫婦攣攣子

躄而投之水太守問故對以形

相特別慮為鬼為怪棄之太守

抱而歸撫之十五歲凌雲而仙

去太守笑曰吾固知其別之於

凡夫耳亦惟太守去漁家子之

別也盧野之紀無乃太守之漁

家子乎

萬曆乙卯穀雨日孫華張翁

書於貧樂軒

別紀叙

眉公品外錄行起好奇者沈論

之色姚叔祥曰另有一段奇宕

不常之氣余謂當作平等觀也

據此一段自成品品外無文矣

觀之天文飄為風灑為雨激為

雷結為霜露撒為雲霞縣為星

斗日月奇幻杳冥率內大荒睨

將於闔闢外另開一法象天雨

血神鬼哭矣則余別紀胡然而

天也蓋就尋常法象而撰濛幽

渺變恠新奇究乎別成一天即

謂別有所天可庶別紀可與品外録互相發乎然亦何能同語也品外多天下未見書而別紀直一我未見書品外天下爭見之而若驚別紀直一我見之而已鄙品外蒐神研秘竆探若不

別紀叙二

足別紀口頭眼前隨取而有餘噫何不寢乎噫何可寢也天下大矣何所不有余既紀清紀艷則必有非清非艷者梅之濯魄梨之洗粧桃李之雲繡而霞蒸清艷止矣若神芝朱草含笑忘

憂纖韻別饒寧庋弗録故別紀者清艷外之剩物也第古今逸史遺書奇編怪帙直可汗牛而余不得一毛及所偶拾渡為小兒課記之平淡今人厭棄之唾餘支離狂忽得無取笑於品外

別紀叙三

所牽言皆典要事畫引繩耳譚筆塵似多浩瀚或藉茲以勸世法或通之可當卧游或記謎以破高闊者之迂或鳴盛以解浮夸者之侈若夫一二偏考之資天下多博雅君子余尚未能管

窺而況聚壓聚砂欲為人羨許淂予雖然嘗見夫孫壽矣羨而多態喜作愁眉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余深憐其別態倘以孫壽為唐突則古今不乏羨人各從其是何取余目為

甲寅伏日雨窓對客書寃野吳從先

小窓別紀目録

一卷

二卷

畏人 陳仲子　貧居
辭祿　遺蓋
人問　先人
辨窮　大盜
夢癸　巷之人
未信　灌園
陳仲子　執轡
寶劍 越絶　劍鈞 越絶

王鐵 鶡冠子　越女
范伯 越絶　橘仙
清溪廟神　呂望
邳金刀　忠孝侯印
張氏金鉤　射石
萇弘血　惠
范式　赤松子
赤將子轝　甯封子

漢武帝鑿昆明池　嫦娥奔月
怪草　顓頊氏三月薤露[illegible]
王子喬尸　雙鳧
安期生棗　青玉五枝燈
圯上老人　葛玄
羅什　左慈
風伯雨師　張寬
灌壇令　大龜生毛兔生角

馬化為狐　化蜮射人
杯度　蘇姑射
長卿賦　李子牟
中國神仙沙門成據
江妃二女　西涼州音樂
建章宮　武帝好神仙
庾紫絡之弟　薛談
張志和　韓滉瘧

伯夷叔齊形象　漢武帝
東方朔論掛　滕光基
公莫舞　御史雨
王昌齡高近王渙之
陸鴻漸　薛玄真
敳人　盧品道
人產二龍　陽羡書生
脉望　招仙閣

崔志女　童子化雉
馬融絳紗帳　巨靈化青雀
麗娟迴風曲　始皇幽太后於離宮
春圖多盜　叩馬
天竺人佛圖澄　漢武帝起神屋
火山　壺公遣
伊尹　旋娟提嫫
望氣　師涓

昆昭臺　東方朔
負圖先生　孟岐
乞薪自照　黄安
氷谷素桒之衣　刀化赤鵠
瑪瑙甕　同昌公主出降
飛鸞輕鳳　香玉碑邪
軟玉鞭　程林韓
戚夫人　茂林少年

影娥池　霓裳羽衣曲
封家十八姨　五里霧三里霧
避風臺　甘泉宮
石虎　吳主趙夫人
薛靈芸　裸遊館
蓬萊閬苑　東方朔妻田氏
因祇國獻女工　雲明臺
夷光修明　寶井游宮

四卷

小窗別紀卷一

延陵吳從先評選

華亭施[illegible]沛校

調神 內經

春二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蚤起。廣步于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蚤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蚤卧蚤起。與鷄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為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蚤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

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槁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絶滅。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于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

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錐。不亦晚乎。

釋天 爾雅

穹蒼。蒼天也。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時和謂之玉燭。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

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南風謂之

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風與火為庉。迴風為飄。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曀。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蝃蝀謂之雩。蜺為挈貳。弇日為蔽雲。疾雷為霆。霓雨霓為霄。雪暴雨謂之涷。小雨謂之霡霂。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濟謂之霽。壽星角亢也。天根氐也。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

也。大火謂之大辰。析水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娵觜之口。營室東辟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咮謂之柳。柳鶉火也。北極謂之北辰。何鼓謂之牽牛。明星謂之啟明。彗星為欃槍。奔星為彴約。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禷是禡。師祭也。既伯既

禱。馬祭也。禘大祭也。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曾子天圓 大戴禮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

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為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是故聖人為大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厤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厤居陽而治陰律厤迭相治

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為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特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猒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禳瘞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地皇軒轅氏爻卦大象傳

乾形天。聖人以仰觀天象。地天降氣。聖人以攝中氣正歲年。日天守道。聖人以分晝彔。月天夜明。聖人以辨晷象。山天曲上。聖人以慎行求諫。川天曲下。聖人以祭森侯。雲天成陰。聖人以澤蒼庶物。氣天習蒙。聖人以至明燭幽。坤形地。聖人以辨方隅。天地圓正。聖人以祀上帝。日地圜宮。聖人以祭日。月地斜曲。聖人以正經界。山地險徑。聖人以通道路。川地廣平。聖人以設溝洫。雲地高林。聖人以教人取材。氣地下濕。聖人以教民漉網。陽形日。聖人以繼照下。天日昭明。聖人以求賢代明。地日景隨。聖人以德教化民。日月從朔。聖人以推氣候。山日沉雨。聖人以思賢繼治。川日流光。聖人以思及蟲魚。雲日蔽霧。聖人以明察左右。氣日晉節。聖人以修國政。

陰形月。聖人以命相代政。天月溢。聖人以樸密大臣。地月伏輝。聖人以訪求賢隱。日月代明。聖人以君臣代政。山月升騰。聖人以命相親治。川月東浮。聖人以思及命婦。雲月藏宮。聖人以慎內政。氣月寘陰。聖人以慎群小。土形山。聖人以正名岳鎮。天山岳。聖人以農蕃業祀。地山磐石。聖人以深固基業。日山危峰。聖人以慎孤高。月山斜巘。聖人以慎危覆。川山島。聖人以防盜備。雲山岫。聖人以振財祿賢。氣山嶽。聖人以深宮養性。水形川。聖人以設法無禁。天川漢。聖人以辨精候。地川河。聖人以紀地理。日川湖。聖人以聚財養士。月川曲池。聖人以教民漉網。山川闊。聖人以通江海。雲川溪。聖人以思求隱逸。氣川泉。聖人以通漑民禾。雨形雲。聖人以雲瑞紀官。天雲祥。聖人以待龐

令。地雲黃霙。聖人以土德推曆。日雲赤霿。聖人以防快火災。月雲素雯。聖人以占刑治亂。山雲疊峰。聖人以意決災異。川雲流翚。聖人以防備水患。氣雲散彩。聖人以決兵勝敗。風形氣。聖人以決亂。天氣垂氣。聖人以辯時候。地氣騰氤。聖人以辨妖孽。日氣晝圍。聖人以決災變。月氣夜圓。聖人以定方象。山氣龍烟。聖人以取金玉。川氣浮光。聖人以採珠寶。雲氣流霞。聖人以辨怪異。

四夷攷

皇朝文命誕敷。蠻夷率俾。國初。稱藩獻琛之國。無慮百餘。曰朝鮮。曰女直。曰日本。曰大小琉球。曰西番。曰赤斤蒙古衛。曰罕東衛。曰安定衛。曰阿端衛。曰曲先衛。曰哈密衛。經哈密來貢者又三十有六國。曰火州。曰亦力把力。曰撒馬兒罕。曰吟烈。曰于闐。曰安南。曰占城。曰暹羅。曰爪哇。曰真臘。曰滿剌加。曰占麻剌。曰三佛齊。曰浡泥。曰蘇門荅剌。曰蘇祿。曰彭亨。曰西剌古里。曰瑣里。曰西洋瑣里。曰榜葛剌。曰天方。曰默德那。曰古里班卒。曰錫蘭山。曰葛荅。曰百花。曰波羅。曰呂宋。曰合猫里。曰碟里。曰打囬。曰羅。曰羅夏治。曰阿魯。曰甘巴里。曰忽魯謨斯。曰忽魯母恩。曰柯枝。曰麻林。曰沼納樸兒。曰加異勒。曰祖法兒。曰溜山。曰阿哇。曰淡巴。曰小葛蘭。曰須文達那。曰覽邦。又永樂中來朝十六國。曰韃靼。曰兀良

哈。曰排蘇。曰南亞里。曰急蘭丹。曰奇刺尼。曰夏刺非。曰窩察尼。曰烏涉剌踢。曰魯密。曰彭加那。曰捨剌齊。曰入可意。曰坎巴夷替。曰左法兒。曰里葛達。曰入荅黑商。曰日落。曰麦北小王子。曰尼剌。曰海西建州野人。曰西域哈密哈三。曰土魯番。曰兆州番族。曰西固城番族。曰階州文縣番族。

禽經

師曠

鳳雄凰雌。亦曰瑞鶠。(高六尺許)亦曰鷟鸑。(鳳之小者五采之文)(三歲始備)羽族之君長也。(羽蟲三百六十)鸑瑞鳥。(始生頡鳳)一曰雞趣。晉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鳳翥鸞舉。百羽從之。鳳靡鸞吪。(允也)百鳥瘞之。慈烏反哺。(大甫烏也)白脰烏不祥。巨喙烏善警。(避矰弋也)哀、鳴、吟、夜。(失雅雌者)鷙鳥之善搏者曰鶚。竊玄(淺黑而大)曰鵰鶚。(鷹色蒼黃)曰鷂骨。曰鶹鷅。曰鷂。

(能遠視也)鶻曰鷂。奪曰鵽。(如鵲而小)王鴡鴡鳩。魚鷹也。亦曰白鷺。亦曰白鷹。雉介鳥也。(善聞)亦曰鳩。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夏則光鮮)亦曰鷂雉。(青質五采)朱黃曰鷩。雉，(背黃腹赤頸綠)白曰翰雉。玄曰海雉。背有采毛。曰山雞，頸有采。囊。曰避株。(精暢則頸出影過樹木則避之)背有采羽曰翡翠。腹有采。文。曰錦雞。鳴鳩戴勝。布穀也。亦曰鵠鶴。亦曰獲穀。春耕候也。倉鶊黧黃。黃鳥也。亦曰楚雀。亦曰商庚。夏蠶候也。雞鶯(山鵲)惡其類。

獸經 師曠

麒麟牡麐兆。亦曰瑞獸。毛、族、之、君、長、也。騶虞義獸。羔羊𪊊乳。貔羊善鬭。羚羊防患。夷羊不祥。馬之良者曰駒駼。曰驥踶。跰曰騠。小領曰盜驪。青曰騏。赤曰騮。紫曰紫鷰。白曰白義。非龍。曰龍。非魚。曰魚。目毛在臏曰宜乘。在肘後曰减陽。在幹曰茀方。背曰闋。廣。馬火。畜也。其蹄圓。其疾卧。起先前足。牛土畜也。其蹄坼。其疾立。卧先前足。虒獅子也。無角而喜走。亦曰猨麂。亦曰白澤。虎於菟也。無角而善卜。亦曰李耳。亦曰伯都。黃黑曰雄。蒼白曰貊。貘象任法。獺婦惡織。麋麐短脛。威夷長脊。豺祭以獸。其陳也方。秋獵候也。獺祭以魚。其陳也圓。春漁候也。麈統其類。果然統其類。狐惡其類。鬼所乘也。一名玄丘校尉。千年變淫婦。鹿愛其類。仙所乘也。一名鉅鹿侯。千年變蒼白。熊子踣也。自樹而投地。猶犬子也。自地而升樹。

狒狒人面而善笑。猩猩人面而善啼。文文善雙雙善行。羊羒牂也。亦曰羭羖。亦曰髯鬚主簿。其聲芈芈。非佳草不悅。豬猳豭也。亦曰豨豯。亦曰長喙參軍。其聲嚄嚄。非人便不珍。麃獸也。麃而有文。狼貪獸也。貪而有靈。麝父别香。舍利吐金。麞性喜山。麋性喜澤。駝智而安。蝟鈍而甕。貉愚而全。狙巧而危。蒼兕覆舟。黃羆捩木。黑犀駭鷄。玉面息鼠。獨一鳴而損。絕影。猿三鳴而人下淚。烏龍喜雪。犬人喜月。風獸兆風。火獸兆火。水獸兆水。旱獸兆旱。山犬求金。繒山姑求脂粉。象之膽。春前左而夏前右。貓之睛。午則豎而暮則圓。在子其鳴也在子。孟極其名曰孟極。窮奇之音猙狗。諸懷之音鳴鴈。辣辣一目。從從六足。蟨則比肩。[illegible]則無口。風狸長眉。足皆文臂。驢父馬母曰羸。馬父驢母曰駃騠。山都見人則走。犹狳見人則眠。遇畏則畏。遇食則食。有所制。有所

别紀 一 十七

别紀 一 十八

蹄無角者膏。有角者脂。肉食者悍。草食者愚。苹三白。羣偶二。曰友。生子曰豚。鼈草曰薦。土處曰穴。木處曰寀。色隨五行。毛應四氣。或變化。或各歷年歲。異種殊形。同歸地理。

馬

天子十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十二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左傳注。每廄為一閑。二百一十六匹。馬四足曰匹。左傳襄二年路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或作疋。小爾雅二丈為兩。倍兩為疋。四丈也。馬光景一疋長。故曰疋。家語吳門白馬疋練是也。又匹偶也。易馬匹亡。

馬。武獸也。猶作影。古作影。隸作馬。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

罷馬一圉八罷。見周禮。

一歲為馵。二歲為駒。又五尺以上。陰白雜毛。亦曰駒。

三歲四歲為駣。兩齒。

八歲無馴。二十歲齒盡平。

六尺以上為馬。二曰驚馬。八尺以上七尺以上為騋。父為蚪。一曰用馬。瑞應圖曰。龍馬仁馬。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一曰戎馬。八尺。

壯曰騭。牝曰騇。〻。草馬也。

駃。父馬。

馮母。見漢書。

古良馬名
飛黄翠黄龍翼馬身皆黄帝馬赤文亢馬
五色古黄騰黄宁黄乘黄渠黄古
皇一名吉皇吉光吉彊九代夏后啓舞
馬文馬紂雞斯一作奚斯驛奚翠麟
麟趾腰褭一作褭蹄飛兎玄蚪驛
騧一作華騮赤馬黑毛乘風遺風呂氏春
秋先景齧膝乘旦吉良大封國文馬

別紀 廿一

赤驥騏驥孫陽所相青驪色又蒼艾色
旁騏游騏子虛賦萬馬東北俞人馬一角
無角騏蘭池常驪逢騩皆見尸子龍
騏驥子白帝羽獵賦驚鴻屈乘玉
澤師驥時來駁龍紫鹿文的瀾魚陳
琳武庫賦絕地翻羽奔霄越影瑜
粹超光騰霧挾翼周穆王八駿白犧
瑜輸山子盜驪騄駬驊騮渠黄赤

驥當八駿之別名陸鴻漸曰山谷之人獻神馬
八汎驌驦一作騻左傳唐成公兩馬綠蛇
翠駁逐日一日鉄行萬里追風白兎
躡景犇電一作追電飛翮銅雀晨
鳧一作長晃秦始皇七馬飛燕含陽侯飛
兎晃補衛傳白鵠漢紫烏騅楚霸王騅蒼白
雜色師古曰因其色名之也本作蒼黑雜毛馬
浮雲赤電絕羣逸驃紫燕綠螺

別紀 廿二

龍子麟駒絕塵皆漢文帝千里馬蒲
稍龍文魚汗血皆天馬子史記大宛
馬西極馬出烏孫初亦名天馬皆漢武帝
果下騊漢廐中馬即今果下馬出朝鮮高三尺
雙脊馬龍水出乾河馬小步馬漢烏耗
國一名百步千蹄元馬甚巨日行千里耿
騠即決蹄爲父贏子剗母懷而生∶七日而超
共母史記注北狄駿馬與騊駼同騊駼青色

出陶塗國師古曰海中獸壯如馬即騨騱 [illegible]
虔駴騠野馬 騉蹄趼秦馬又曰駃騠 騂[illegible]
施水出見山海經 的盧白額易曰的顙本作
馰今之戴星馬漢昭烈晉庾亮同惟準有旋毛
及白毛名的吻凶 赤兎關羽呂布馬 絶
景曹操見魏書 驚帆曹真 紫馬謝康樂
驊騮父馬陳安 驚駐晉書 朱龍趙冉閔
赭白晉高麗國獻又燕慕容廆馬名赭白有奇

相四十九歲駿逸不虧又宋文帝馬名 玆白
文選注義渠獻玆白若馬鋸蓋食虎豹 駮易
乾為駮馬色不純也詩皇駮其馬赤白色 齊桓
公晉平公馬後周齊王憲獨取駮馬曰色類既
珠駮獸名如馬白身黑尾食虎豹乘火王南
海輸駮馬又兗州六駮食猛獸 鐵驪月令赤
黑色 鐵驄青色 纖驪古良馬又唐玉與孫
騅馬 紫騂曹植馬 奔虹赤 什伐赤 叅

毛騧 颯露紫 特勒驃 黃驃驄 青騅
白蹄 皆唐太宗 紅玉 紫玉 照夜白 百
花萼 飛香 千山 凌雲 碧雲騢 皆玄宗
大宛汗血 如意騮 神智驄 德宗功臣 皎
雪驄 凝露驄 懸光騣 決波騟 飛霞驃
騰霜白 發電赤 流星騧 翔麟紫 皆
唐時骨利幹獻 飛鳳 蹀馬 善舞 流金騧
回紇名馬 越𦠆駿見唐書 花驄于闐國出

唐有玉花驄 五花馬 唐人尚翦鬉馬三鬉者
曰三花五鬉者曰五花 忽雷駮秦叔寶 赤
驃 陽城王衛伯玉有歌 獅子驄郭子儀花馬
青海驄吐谷渾出小馬又有青海周八九百
里中有山須氷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
種 當浮波斷馬牧于海生驄駒日步千里故世
稱青海驄見唐書 紫叱撥酒徒鮑生換妾
紅花叱撥唐名馬黃白雜色曰駓即陁花馬

一丈烏、梁太祖賜寇彥卿。赤舞龍駒、白參龍駒、梁吐谷渾獻。紏拜伏起舞、唐玄宗時使壯士擎木榻而馬舞其上。連錢驄、即青驪驎、亦曰驛。烏騘、青龍、冒頓馬。駢駿、番中大馬。白鼻騧、白額駒、李蜀。麝香騟、錦耳驄。騎十二、赳日騘、偏界王、蹀水騟、長命騮、孫兒騘、龍膝白、八百哥、棕地雲、錦地龍、雪面娘、月影三、玉尾騟、撒沙騮、天花落、旋風句、穿地驕、六尺金、皆蜀王衍苑馬。綠耳梯、李從謙、吉祥座、杜重威、肉胡麻、景延廣、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僕遲洼郎、驃國公、王承五馬、玉逍遙、宋仁宗馬、向在將軍、劉吾馬、五白、玉面、皆北虜良馬。紅耳叱撥、驚鸞叱撥、桃花叱撥、丁香叱撥、青叱撥、騮叱撥、榆叱撥、紫騮叱撥、凡八種。見宋王明群牧故事。

解語馬

解語馬、大食國出。能解人語。淮南子曰。馬聾蟲也。而可以通志。則馬固解人語也。然人亦有解馬語者。陽翁偉知眾馬之邊焉。李喻知赤馬白馬之呼子。見論衡及抱朴子書。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之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為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日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相貝經　朱仲受琴高

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清氣障。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又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觀。秦穆公

以遺燕晁。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瞬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醬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

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淮南八公相隺經

隺者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大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隺之上相。瘦頭朱項。露眼玄精。高鼻短喙。鮭頰䶂耳。長頸促身。鷰膺鳳翼。雀毛。龜背。鼈腹。軒前垂後。高脛粗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倫者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隺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十二時鳴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復大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污。復百六十年雄雌相視。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後。飲而不食。鸞鳳同為羣。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於甸

相隺經自浮丘公傳之王子晋此言淮南八公何也

泉志

作、泉・志・者。其、有、激・乎。何遠自皇王。近及帝霸。偏安男立之君。穴鳥窮漠之長。莫不范冶五金。均徼萬有。使黄布赤亙。人龜虵馬。一刀兩柱。夷面鳥文之物。既騫騖於區中。亦翔。翱于荒外。功用侔神明。權柜區人主。雖玄天顚地。方足圓顱。若稽以轉旋。寄之生死。聽茲廓落。河山。可謂孔方。世界矣。我故知其必有激也。惟是舜有秉馬。豈同五銖。帝借牵牛。寧如九府神文。不應作巨斤形。誤釋安爪。即圖篆具存。雌黄馬兔。亡論魚龍飛動。柳亦蒼籀判别。將同男圖隷釋。永傳寶馬。

正用品

虞錢　夏錢　商錢　周錢　景王錢　齊錢

晉錢　楚錢　趙錢　秦錢　秦半兩錢

漢莢錢　八銖錢　四銖錢　三銖錢　半兩錢　五銖錢　鍾官赤側錢　後漢五銖錢

四出文錢　魏五銖錢　蜀直百錢　直百五銖錢　傳形五銖錢　吳大泉五百錢　大泉當千錢　宋四銖錢　當兩大錢　孝建四銖錢　二銖錢　景和錢　鵝眼錢　梁五銖錢

公式女錢　五銖鐵錢　大吉鐵錢　大通鐵錢　大富錢　當十錢　四柱錢　陳五銖錢　大貨六錢　後魏太和五銖錢　五銖錢　永安五銖錢　永安土字錢　西魏五銖錢　東魏永安五銖錢　北齊常平五銖錢

後周布泉錢　大布錢　永通萬國錢　隋白錢　唐開元錢　乾封錢　乾元十當錢　重輪錢　小乾元錢　大曆錢　開元大錢　建中錢　新開元錢　咸通錢　後唐天成錢

晉天福錢　漢漢通錢　周周通錢

僞品

項梁大錢　吳王濞半兩錢　鄧通半兩錢

王莽大錢　小錢　貨泉錢　公孫述鐵錢
董卓小錢　五銖錢　沈充小錢　張軌五銖
錢　一王則河陽錢　史思明得壹錢　順天錢
一李景永通錢　開元鐵錢　唐國錢　大唐
錢　王建永平錢　通正錢　天漢錢　光天
錢　王行乾德錢　咸康錢　孟昶廣政錢
鐵錢　劉龑乾亨錢　鉛錢　馬殷乾封錢
天策錢　錢假錢　王審知鉛錢　開元鐵錢

王延羲永隆錢　王延政天德錢　馮洪大
興錢　劉仁恭土錢　劉守光應天錢
不知年代品
千䆐五銖錢　大泉四出錢　大泉五銖錢
左右五銖錢　太元貨泉錢　通行貨銖錢
兩銖錢　續銖鉄　兩柱錢　女錢　雉錢
對文錢　五銖錢　定平錢　傳形半兩錢
太平四錢　兩甾錢　一文錢　四曲文錢

永光錢　五金錢　太朝錢　天鎮錢　萬歲
錢　大興錢　大千錢　天感錢　太興錢
古錢　古文錢　三字錢　千字錢　黃河錢
天品
天帝錢　寶錢　咸陽錢　金五銖錢　五銖
錢
刀布品
白金三品　契刀　錯刀　大布　次布　第

布　壯布　中布　差布　厚布　幼布　幺
布　小布　貨布　大黃布刀　古刀布　蒙
城古刀　長平古刀　沂州銀刀　長平異布
異布一　異布二　異布三　異布四　異布五　異布六
異布七　異布八　異布九　異布十　異布十一　異布十二
異布十三　異布十四　藕心錢　蟻鼻錢　古銅片
外國品
罽賓國錢　烏弋山離國錢　安息國錢　大

月氏國錢　泥婆羅國錢　何國錢　康國錢
拔汗國錢　條支國錢　拂菻國錢　大食
國錢　因墀國天壽錢　日本國和同錢　神
功錢　萬年錢　隆平錢　乾文錢　屋馱國
梵書錢　疎勒國五銖錢　龜茲國五銖錢
吐蕃國胡字錢　倭國延喜錢　梵字錢　契
丹國天贊錢　應曆錢　重熙錢　清寧錢
大康錢　大安錢　壽昌錢　乾統錢　天慶

錢　千秋錢　高麗國海東錢　三韓錢　東
國錢　闍婆國梵書錢　交趾國黎字錢　大
秦國錢　三佛齊國錢　佛涅國錢　東沃沮
國錢　新羅國錢　高昌國錢　波斯國錢
女國錢　大月氏國錢　小月氏國錢　中天
竺國錢　于國錢　投和國錢　阿耆國錢
屈支國錢　覩貨邏國錢　梵衍那國錢　迦
畢試國錢　那揭羅曷國錢　健馱邏國錢

賓羅代悉氏國錢　羯若鞠闍國錢　缽邏那
伽國錢　婆羅痆斯國錢　尼波羅國錢　摩
揭陁國錢　伊爛拏缽伐多國錢　橋薩羅國
錢　摩突羅國錢　乾陁越國錢　枉薄國錢
唐居國錢　末祿國錢　軒渠國錢　[illegible][illegible]
國錢　阿鉤羌國錢　舍衛國錢　層檀國錢
裸人國錢　碎葉國錢　驃國錢　巴氏錢
俠錢　賓錢　沙州玉錢

奇品
臺主衣庫錢　羅紋錢　翅紋錢　北斗錢
軒轅錢　柄友錢　日月錢　井文錢　雙五
錢　雙十錢　星月錢　四五錢　八星錢
鯨文錢　兔犬錢　明月錢　四神錢　萬國
錢　龍文錢　三雀錢　龜背錢　水波紋錢
雙星錢　玄武錢　千秋錢　龍鳳重輪錢
雙鳳錢　雙魚錢　四事錢　單面龍鳳錢

龍鳳錢　藕心錢

神品

輕影錢　淯水錢　會稽船錢　青溪宅錢

太平錢　齊興郡錢　齊安郡錢　令公百歲錢　廣宗郡錢　僞趙錢　軒轅錢　祿先生錢　桐城錢　白雀錢　壽春錢　應元錢

北海鐵錢　嚴君平錢　料斗錢　煞口洞錢

厭勝品

永安五男錢　七夕錢　福慶錢　撒帳錢

男錢　辟兵錢　千金錢　豐樂錢　君宜侯王錢　長年錢　富錢　五男二女錢　天下太平錢

酒帝

酒人。酒徒。漢 八達。晉 七賢。晉 醉聖。李白 醉翁。白樂天蘇軾歐陽脩 醉吟先生。白居易 醉士。皮日休 醉民、酒民。皆元次山 八仙、唐 醉叟。[illegible] 醉侯。皮襲美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醉侯。唐人又云、若使劉伶為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

酒名

元酒。一作玄酒。明水。禮。音酒。儀狄。甘醴。禮記。：上尊。漢。酒糯米一斗。中尊。稷一斗。下尊。粟一斗。黃。漢封宮酒。九醖。一名九醇。正月早作。八月成酒。十旬。一百日成。南都賦。九醖甘醴。十旬無漬。雙投。宋。三投。宋。四斛。見楚詞。云。四重釀也。又云。四器並熟。飲伯。易林。忘憂。漢。聖人。魏略曰。白酒。一曰。清酒。賢人。

請酒。或曰濁酒。君子。糯觴。醉人者。中人。黍觴。醉人者。皆家醪。小人。巷醪。灰觴。醉人。紅友。王友。曾端伯名。劉跋作傳。三友。今人稱酒曰三酉。皆言三點水加酉也。當作三友。音之同也。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天祿大夫。王世文封酒。太平君子。南唐穆宗西涼蒲萄酒。君子觴。一名快活湯。當塗一鍾酒麴皆發散藥。見風即消。既不久醉。又無腹滯之患。人呼曰快

活湯。士大夫呼曰君子觴也。天聖酒。錦國志。人。鹿腸酒。青州從事。好酒。平原督郵。惡酒。步兵廚。阮籍。斟公樓。一名紅泥酒。在汀州。張曲江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二百青蚨買一斗。罇用紅泥。冷仙。宋。懿。君臣慶會。蔡京酒。郎官清。黃山谷詩。崔家酒。五代。張白詩。灞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真一仙人。蘇子瞻曰。鵝新居異人授法米麥水三一而已。

麻姑。以泉名。百氏漿。雜瑞樣酒。即百家酒。霹靂酎。暑月大雷時。收雨水淘米。炊飯釀酒。白雪清泉。田子醞雪酒。迎炎消津北渚詩。丑未觴。兩唐法。用牛酥羊髓置醇酒中。燒消佈後飲。臘酒。韋氏月錄云。臘月造酒。四月成梅聖俞詩。欲為三伏美。方侯十旬清。即此。千日中山。齊雲清露。宋。雲腴。宋景王。天醇。宋向后。瑞露。田璆飲仙酒。又宋昌王酒名瑞露。

又八桂酒。金盤露。處州。金莖瑞露。田子醇花露酒。秋露白。杭新城。雲液。劉孝標云。松子玉漿。衛卿雲液。蘇子謝送酒詩。揚州雲液却如酥。又云花前白酒傾雲液。流霞。一名紫霞。紫府仙醞。玉露春。劉拾遺。酒味辛。明星酒。洛陽。月波。宋德隆。月醴。醍醐。紅色。縹醪。魏武賜崔浩十斛。清醇。錢世昭酒。碧香。王銑。蘇詩。碧香近出帝子家。清醑。鄭紳酒。

靈液。張敬禮。凝醇。宋燕王。靚賢。宋擒蠹。劉白墮。視賢擒蠹。正好作對。儀德。宋惠恭后。酒。嘉成。宋濟王。介壽。曹湜。保平。曹晟。表熟。秦檜酒。褒功。童貫。眉壽。宋官肆。蔡醞。宋李瑋酒。玉液。古名。又宋越王。琬液。瓊酥。皆醉鄉日月。瓊飴。謝玄卿仙酒。玉肱。宋劉后。瓊醑。亦越邸。瓊酏。鄆王。瓊綠。宋宋后。玉酒。瀛洲玉膏。琥珀。漢酒。珍珠紅。

唐酒。金瀘州燒酒。亦名珍珠紅。又宋取西湖珍珠泉釀酒。銀光。宋酒。漂玉。枚乘賦。碎玉。相州酒。玉浮梁。李太白好飲玉浮梁。謂浮蛆酒脂也。玉練槌。浦江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玉蘭。文鎰玉蘭酒熟金醅溢是也。瑤泉。宋開封。瑤源。王師約。瑤池。劉后。金漿醪。漢西京雜記。金泉。洛口金波。李進勗。成春。宋曹詩。浮春。濟王。

燒春。劍南。麯米春。雲安。羅浮春。蘇子。萬里春。范至能用八桂酒法。釀于成都。名此。石練春。富平。土窟春。滎陽。洞庭春色。又云。橘酒。皇都春。留都春。十洲春。海岳春。皆宋。慶雲。皇甫別駕。含春王。唐末馮翊城外酒家仙書。梨花春。杭州人延梨花時酒熟。白樂天青旗沽酒趁梨花。春泉。綦王。桼蟻。庾信詩。春螘未曾開。白螘。侯鯖詩。白蟻送金

醲 綠蟻謝元暉詩綠蟻方獨持 浮蟻 蟻
花 梁簡文集乳泓蘇詩潑雪披雲浮乳泓 白
酒 乳酒嵓雞鳴酒即一宿酤 白鶴觴 騎驢
酒皆劉白墮 魚兒酒裴度用龍腦凝結刻小
魚兒狀每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 鯽魚酒以
線懸鯽置煮酒中 羊羔酒 龍胎醴酉陽雜
俎 挏馬酒漢給大官以馬乳為酒采桐葉時
乃成李奇曰漢武有挏馬官作酒挏合作挏音
動排引也韋葦為皮兜受數斗盛馬乳撞挏之
雕肉酒香蛇酒廣南 雪花肉酒宋 窖酒
道士揚世昌 窖林檎言味如蜜色如林檎
敕脚酒一名濯足酒蘇子瞻還須更置軟脚酒
紅梁新醞陳後主名 玉薤隋煬帝 薤白
杜子詩酥暖薤白酒 藤酒蘇綠園又梁人作
諸蔗酒名金漿漢賦爵獻金漿之醪以此 桂
醑博羅縣蘇詩憫黃嫈奚斟桂醑風流可惜在

鬱林 黨酋宋霸王 蘭生漢武帝 挏漿楚
醇 茱萸酒 栢酒歲時記 棣華桑攸 菊
花酒漢人以菊花莖葉釀黍米至來年九月九
日熟西京雜記田子名曰廿谷春又名菊花新
祛復酒即夏菊花生野中田子取其能明目
去痰名曰金溲春 梔花酒色紅 松醪中山
陸士衡有詩 松明酒蘇子瞻 藤酒廣西又
有風藤酒 棖酒棖音陣木汁可為酒 嚴樹
酒瓊州有木名嚴樹擣其皮葉浸以清水以粳
釀和之或取石榴花葉和醞數日成酒能醉人
椰子酒 椰心酒皆渤泥國名已尾椰 枸
杞 人參 當歸 地黃 茯苓 木香樂酒
竹葉豫北 葡萄大宛涼州 荔枝綠王公權
酒 綠荔枝廖致平酒黃魯直詩王公權家荔
枝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剝
千顆輕紅肌 姜酒 芙蓉酒宋 綠珠香液

田子菉豆酒。舊出淮安。蓮花酒。又蓮花勾藏。子云。請君多釀蓮花酒。田子之醖多用蕋藍夏釀冬釀。名曰蓋蒻秋珠。荼蘼。古言色如荼蘼。故名醾醾。或曰麥酒。不去滓而飲。一曰重釀酒。黃王清。白玉清。田子名黃白荼蘼。百花酒。餘杭阿姥墩。勝茶。宋謝府。茅柴。言如茅柴火焰易過也。壓茅柴。黃州。壺中酒。聽事酒。猥酒。荊州三品酒。屠蘇。一作酴酥。孫

思邈菴名。至清堂。陸放翁嚴州酒。流香。宋賜陸游酒詩云。鄜來幸有流香在。乾和。一名乾酢。河東并汾以為貴品。即今不入水者。張文潛詩。釀酒愛乾和。後周給逍遥公韋瓊河東酒即此。瀋酒。江外酒名。皮日休詩。明朝有物充君信。瀋酒三餅寄夜航。滴酒。和米麴以茅盛盝。候氣蒸槃滴。故名。出廣東欽州。靈山志。通酒。用勻酒再醖滴酒者。戳肆清。清若空。宋

秀州酒。夫酒以清為上品。而嘉湖酒肆獨重瀝酒。真可笑也。彼或以為有力。泛盞。黃庭堅詩。浮蛆翁々盃裡滑。坐想康成輸泛盎。翁上聲。酒成而翁々然蔥白色也。餅面。江東熱酒諺云。餅面猶可比甕頭。見蘭亭紀原。利市酒。色忽變紅。造化所染。治聾社日酒。醽醁。湘東美品。一作酃淥。今長沙。酉陽雜俎有醽醁法。又名湘零酒。桑落。河中坊井名。桑落時取其水釀

酒。庾信詩。蒲城桑落酒。或以為桑郎。又訛為索郎。又曰羌中桑落河馬乳酒。烏程。今湖州。因烏氏。程氏。善釀名之。上若。下若。吳興有著溪。故取其上流下流之水而名。郫筒。蜀竹中酒。翠濤。魏徵能治酒。有醽醁翠濤。十年不敗。香泉。宋高后。蘇軾詩。莫辭白酒瀉香泉。一新豐。李白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宜城。即九醞。古博羅國。今襄陽。宋之問詩。尊溢宜城酒。今人若

言尊盞金華酒、則不惟酒惡、其詩亦惡矣、今苕溪不如梅溪、富水、郢、溢水、尋陽、西市、汴京、嘏墺陵、皆宋史、坤儀、宋寧德宮、坤珍淵聖后、慶源、潘正夫、和泉、浮奉常、林塵飛、高麗、神功泉、廬山、青田、困核名、酉陽雜俎、又名沈釀、樂浪酒、紫漿、皆見雜俎、文章酒、即五加皮、千里酒、劉白墮言至千里不壞、則今至自萬里者、亦有不足為奇、葢言醉行

千里不醒也、史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熏肌酒、楊羔酒名、一曰千歲藥、造三勒漿、胡人采陀浮花造酒名之、哈剌基、又名荅剌古、元人酒、見草木子、即打辣酥、般若湯、北僧名酒、華言不惹也、米汁、蘇晉嘗言孏勤繡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常于市中飲酒、人不識也、餘杭酒、丁仙芝詩、十千兌得餘杭酒、不知當時十千兌得幾何、恐非新豐斗價耳、今日若十千錢、便可兌得十石、諺云、餘杭酒比水高一分、日夜肚飽不醉人、余嘗有詩云、餘杭好酒不醉人、餘杭好花不當春、非誑言也、藍橋宋、太子、豊樂、宋困樓名、梵宮集、大成梵宮耀州青樝章坊取三家酒合當飲之、水綿襖、北人又名曰裹牽綿、貧兒諺曰、一尺布不遮風、一碗酒、暖烘烘、半夜便做寒猻蟲、言易醒、依舊冷也、飲家以酒為暴酒、葢言趙原眷濤也、曰

村醪、葢家釀美、村釀惡也、曰續命湯、而金樓子名曰斷腸酒、爛腸酒、曰百藥長、而裴楷名曰狂藥、曰福水、而陶翰林名曰福泉、

酒器

爵象爵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以戒荒淫也受一
觶 玉爵曲禮 周曰爵 醆御飲酒爵受二
升說文作三升韓詩外傳作一升觚寡也飲當
少也觚同 角以角為之觵罙通也受四升
觚卮觶觚觛同圜器以角為之受四升禮記疏
作三觶觶遄也當遠可也或曰觛小觶卮從卩
以節飲也 玉卮 金屈卮如菜椀而有手把

別紀 一 五一

子 散訕也人謗訕也受五升田子曰散分離
也客當散去也 觥罰不敬也受五升毛詩注
大七升 兕觥詩兕牛角可以飲者本作觵其
狀曲起觵觵然也 斝畫禾稼之象受六升
商曰斝 璀左傳曰斝也廣韻曰玉升 斗取
象于北斗受十升 大斗詩長三尺從大器把
之於樽也周禮作豆俗作斗 卣中尊有三品
上罍二斗中卣五斗下彝六斗 觥紂臣昆吾

作瓦甒受五斗禮記君尊方言罌中寬下直上
銳下砥 罍象雲雷施不窮也受一石 金罍
詩彝目酒尊似壺容一斛 山罍夏尊 雷罍
罍尊漢孝王 壺受一石石十斗重一百二十
斤圜器也或曰劉伯倫一飲一石五斗解酲用
子曰以今量較之古一石得三斗共五斗當一
斗五升也 鴟夷大一石小五斗 鴟夷榼
形揚雄賦 琖爵也夏曰琖盞同 盞盌盞也

別紀 一 五二

鍾二缶謂之鍾 杯桮盃鋙鈈匜同側杯有
兩耳 匜杯也似鍗 罇盞軌墫樽本作尊周
禮六罇 犧尊 象尊皆周 著尊商 壺尊
夏 太尊 山尊皆有虞蓋犧牛形象象形 著
恋著地壺太皆古瓦山山雲形 玄瓚禮器
大貝出日南可為酒杯見爾雅翼即洞 兩輂
詩朋酒斯饗 觴卮總名又實曰觴 羽觴者
旅上爵形有頸尾羽翼言如飛羽之輕疾 向

爵名書祭以酌酒。鈃研觥瓠同。以鍾而頸長。盌小盂椀盞同。盂小瓦盆。秦人擊之以節歌。盎也。賓二觚。杜子美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田子酒所笑而撫之曰此吾家之故物。亦吾家之長物也。黃目酒尊名。黃中也。目氣之清明者也。坎爾雅小罍謂之坎。酒尊也。勺杓同。挹酒器。容一升。龍勺。疏勺。蒲勺。皆祼爵。明堂位。玉杯。箕子諫紂。常滿。周穆王西光珠常滿杯。容三斗。經。陶人為酒器曰一經。二經。三經。四經。五經。程酒量名品也。十蛻為程。十程為分。滑稽。一名陽燧尊。崔浩措義。向蜀爵。奉白。金觴。告白。畫不一。大白。魏文侯浮之太白。白獸尊。晉。伯雅。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劉表三爵。盃雅也。螺巵。紫甆堅緻。精瑩。賦云。螺巵之郢醁。鸚鵡刻杯為鸞鳥之形。稱於夜。鸞觴酌醴。青田核。烏孫國到瑋瑀青田壺。貯水即如酒。可供二十人。車渠椀。王粲。織理縟文。出西域。車渠國。魏文帝賦。崑崙觴。魏賈鏘。綠文測海蠡。陳後主。蠡杯。梁陸倕銘。用邁羽杯。珍瑜梁盌。又半破瓢以酌水曰蠡。大甕。大杓。晉諸阮。燒玉杯。唐寧王。七寶盌。隋文帝厥笑崙。玻瓈七寶杯。唐玄宗以酌李太白。玻瓈盌。韓退之詩靈液屢進玻瓈盌。琉璃盌。晉王導。琉璃鍾。李賀詩。紫霞杯。唐高麗獻。酒魁。蜀瓷。大斗之蜀。鸚鵡盞。張易之。鸕鷀杓。鵝鶴鐺。李太白。酒飛鵝鶴重螺名。形如鳥觜。可為酒杯。九曲杯。以螺為之。穀穴極彎曲。可以藏酒。水精杯。廣崗窟國獻。蓬萊盞。海山螺。舞仙螺。匏子卮。慢卷荷。金蕉葉。玉蟾兒。李適之七品名。鏨落。韓昌黎酡顏傾鏨落。金鏨落。宋姜堯章翦燭屢呼金鏨落。不落。白樂天銀花

不落從君勸。水晶不落。馮道家有水晶不落盞隻。龍杓。唐文宗賜牛僧孺粵尊龍杓。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鵲尾杓。陳思王杓柄長置之酒樽。王欲勸酒者。呼之則尾指其人。銀鐺。釜爵。有耳足。齊明帝欲壞銀酒鐺。又竟陵王子遺徐景山酒鎗。朱提瓶。貞觀時潛泉浮酒通坫轉。注瓶受百斛。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漢朱提縣。朱提山。出銀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

千五百八十。韓退之我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偏提。唐注子。小鐺。白居易脫春酒醒尋劉夢得詩。還携小鐺去。試覓老劉看。方回云。小鐺。酒榼也。非舞腰。鸕鷀色。唐昭宗。金卷荷。唐蓮子杯。金罇。謝靈運清醑滿金罇。金盞。杜兮美誰能戴酒開金盞。神通盞。南唐文宗。五位瓶。南唐以銅為之。高三尺。圍八九尺。上下直如桶樣。安嵌蓋其口。有微竅可傾酒。春日郊

行。家々用之。小海甌。耀州陶甆。平底深盞。簡古。抵鵲杯。元自號類珉。淺黃色。燕羽觴。狹長。兩邊作飛燕羽。塗以佳漆。金鳥英琖。陶轂中有園林美女之象。黃散騎霖曰。琖中游仗非好事而何。銅鶴尊。元嘉銅尊鶴形。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止。不滿則傾。玉琖。琥珀琖。皆宋乾德烏昌國貢。兔絲盞。宋。槳玉盞。蘇子瞻。雲堂義尊。蘇黃州。黎花盞。黃庭堅詩。金

巨羅。玉東西。皆古飲器。瑪瑙杯。火雞卵杯。注酒自熱。蝦杯。廣州人取大蝦頭為杯。蟹杯。以金銀為之。飲不浮其法。則雙螯鉗其脣必盡。乃脫其製甚巧。鳳嘴杯。田集中嘗載鳳嘴杯詩。已極其形狀。又聞投之以鴆毒諸酒必裂。當時試之。果然。今按有鳥名鶉鵬者。喙大而勾。長一尺。赤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為酒杯。或此類也。或言鳳骨黑色。向是白者。豈五色鳳骨異

邪。金當杯。楊維楨醉後不辭金當杯。竹根
杯。庾信江淹集。竹器。截竹飲酒。辛仲宣罌。
酒杯。藤。大宛藤香美可以酌酒。以其實消酒。
椰子杯。椰子植。出廣州。張安國夲詩。今有椰瓢。椰瓊。
癭木尊。李翰林詩。即田子石雲瓢之類也。擦
拎盃。其木出渤海國。文纏可愛。其癭可為盃。田
子詩。旋傾全覆。酒滿注。捺拎盃。全覆花也。挂
瓊。以挂木為之。藤杯。竹絲瓊。擻瓊。瀌成

花鳥可愛。沉香瓊。琉璃瓊。龜同霍頂杯。
似海南。丹砂杯。青霞杯。田子所名。燕船。酒舟
也。兵鄭泉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
舫。置兩頭。晉畢卓曰。給酒滿數百斛船。以四時
雷寸置兩頭。二事正相類。今酒船以金銀為之。
戲風帆十幅。注酒滿一分。則一帆舉。飲乾一
分。則一帆落。真鬼工也。酒海。乾餵子銀海。受
二斗。雍都韋炳酒海。玉霍緯略。霍尊。為

尊。李適之元次山。胡餅。唐太宗賜李大亮胡
餅。曰。雖無千鎰。乃朕自御者。史炤曰。汲水罌。胡
三嘗曰。酒罌。非汲水罌。鄭子瑣言。即今壺餅也。
田子曰。王昌齡邊塞曲云。胡餅落膊紫薄汗。是
可證也。諸人徒辨兩無所據。胡不明耳。服匿。
漢書注。服匿如甖。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二
斗餘。此匈奴罌。河東北界人亦呼服匿。飲罌。
趙襄子漆智伯頭為飲器。又匈奴破月氏王。以

頭為飲器。又元僧漆宋理宗髑骨為飲器。史記
注。稗植也。飲酒器。巹。破瓠為杯也。昏義濟揖
婚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醑。汕碗。折酒大器。舒
狀也。缸。韓詩傾樽與斟酌。四壁堆罌缸。王
江。唐詩。花撲玉缸春酒香。碧筒荷葉杯。魏鄭
上思一名象鼻杯。益刺葉心而飲其莖也。解
語料。陶九成命美人捧荷花擎杯花心而飲之。
杯。吋良不惡也。白玉蓮花杯。王永年與賓卞

楊繪飲于私堂出其妻趙氏閒坐令妻以左
手約酒飲卞繪謂之曰尙玉蓮花杯雙鳧杯
一名金蓮杯即鞋杯也曰雙鳧者人但知為葉
令王喬飛舄事而不知女人繡鞋亦名雙鳧王
渓輔道有雙鳧詩云時ヽ行地羅裙掩雙手更
擎春潋灔傷人都道不須辭盡做十分能幾點
春柔淺醮蒲萄煖和㪲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
不勝嬌劉踏金蓮行款ヽ則知昔日狂客亦以

此行酒也　金蓮者取齊東昏侯妃潘玉奴步
步生蓮花之象楊廉夫名之曰金蓮杯瞿宗吉
屠上賦沁園春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
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
金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
去陳金鏤留迹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空便豪
吸誰右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匕
戶抵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絶勝翠裙深

掩將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燕夫大夫
稱賞命侍伎即歌以行觴極歡而罷　總爵士
虞禮注口足間有象文為飾　黃流周禮王人
注鼻勺曰流詩箋以圭為柄黃玉為勺以飾流
鬯照酒黃故曰黃流公羊傳荀子皆作汋　越
王烏杯越王烏似鳶而喙勾可受二升南人以
為酒杯糞似薰陸香南人以為香一名鵜鶘鳥
出肇慶府　鵜鶘杯鵜鶘水鳥黃喙長尺餘南

人以為酒器見劉欣期益州記　渾脫酒器見
草木子紫皮鴟漢書師古曰盛酒器ヽ酒鏴徐
景山煮酒鴟象鴞而高　鐵杯漢武以鐵杯飲
羌胡不能舉　訶陵摶南海鯊魚殼澁鋒觸角
內玄外黃日休ヽ贈魏朴ヽ宇不琢毗陵處士
龔美序曰真古人之雅觥　銀盃脫破觥　八
斗金鏤銀酒瓮皆唐賜安祿山酒巵　瑪瑙指
魏右奇巵容三升玉縫之人稱西域鬼作　瓟

世杯。出撒馬罕兒國。即漢罽賓國。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龍卵壺。以龍卵為之。金鑲嵌以明月珠猫睛諸寳。乃嘉靖末年籍沒嚴嵩家也。凡五枚。雙龍：卵壺一。龍卵酒箋二。以銀為座。此古所未聞也。龍蟲杯。以大海螺刻其中為出水龍形。頭角宛然。底尖。以藤架盛之。出海南。美人壺。以銀範美人形。髮中入酒。傍立一鳳前擎荷葉一片。以銀杯一枚置葉上。葉即少低。鳳口中吐酒。杯滿即止。不欹不溢。舉杯則葉仍浮起。鳳口曾無餘滴。飲盡復置之。則復注如前。凡容酒十二杯。不煩人力。轉輸若神。不知起于何代也。銀重三十六兩。精異常。朱翠外飾。抗工亦能為之。時于肆中可易。惜余無物。不能得之也。乃吹簫引鳳形。余為名之曰吳王壺。蓮子杯。形如蓮蓬。中置一仙人。一能浮能沉。周圍蓮子六枚。心中暗藏牌六面。上各有字。傍有

字入酒。初注酒。則左浮一面。飲盡則沉。又注酒則右浮一面。飲盡亦沉。入酒則同。而左右不紊。凡六注而周。其仙人則常偕浮偕沉也。非鬼工而何。酒龍。以銅鑄為龍象。吐酒而飲之。唐時因以人之善飲者。名之曰酒龍。

古后婦人異名

衛子夫、王翁須、王政君、郭聖通、鄧猛女、劉紅夫、劉小民、劉成男、郭女王、賈南風、王貞風、褚蒜子、杜陵陽、李陵容、何法倪、謝梵境、丁令光、郗惠秀、章要男、鄭大車、袁大捨、王穆之、王靈賓、獨孤伽羅、鞍邪利小字黃花、王地餘、王神愛、鄭阿春、

巾

巾本佩巾、禮左佩紛帨是也、帨拭物之巾、詩感我帨兮、即今之手巾汗巾也、亦禱屬、禱婦人之褘、即今香纓、詩親結其褵、注、帨巾也、詩縞衣綦巾、綦蒼艾色、女之貧陋者、漢賈山至言、又云赦罪人、悼其亡髮、賜之巾、故曰、卑賤者所服、或曰、古者有憤無巾、王莽頭禿、始施巾、加于冠內、一曰首飾、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證也。

當自謹修于四教也、蔡邕則云天子見令長三老官屬賜以酒食帛、苕越巾佩帶之屬、又漢文帝髮壯、加巾、是天子亦服巾也、草木子曰、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襈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古巾圓領、大明服也、庶民用之、蓋古之庶人服巾、而今制則庶人不得服巾、故玄中記亦云、執丹、富貴、要最顯巾者、納牛、駝、七十頭、馬、百匹、名曰、舍利、是庶人、

雖富豪在回奴亦不得服巾也
練巾襦衠着練絡也　綸巾諸葛孔明　白綸
巾謝萬　紫綸巾石季龍史季龍以女騎一千
為鹵簿皆着紫綸巾織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
成靽。游于戲馬觀綸青絲綬也本音倫一在山
韻。與關同韵。而關字初無龍春切者。淳韻亦不
收。而古人關巾。謂即白綸巾。何也。魏瓘擣衣賦。
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聽兮

別記　一　六五

良未歌。則是婦人亦冠白綸巾也
白帢巾帢本音鞈韎鞈士服蔽膝之衣詩韓鞈
注合韋為之以茅蒐草染之一曰韎鞈是則未
染者當為白帢矣魏太祖擬皮弁裁縑帛為帢
以色別貴賤本軍飾非國容弁缺四隅曰帢一
曰接頭使下故曰帢即小白帽也袁帝改用素
白幍帢䩞作荅史記荅布千匹注向疊布也南
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為細纑名曰向疊

安子國人取以為布甚輭白唐書又云白疊
花可織為布想即今之木綿花初名吉貝布也
一作白氎巾杜子美詩光明白氎巾是也夫既
曰草絲則又不當从毛注作毛布矣今之以褐
布作巾者本當从毛而白氎巾則純用毛製難
古之白氎亦未此製故从毛也　桐巾隋左相
牛弘卜議着桐巾以桐木為之内加漆詔從之
大業十年禮官上議裹頭者宜裹巾子　烏匼

別紀　一　六六

巾子美詩脫凨爽烏匼注烏巾也即如今烏紗
巾之類　小烏巾子美詩頭戴小烏巾　烏角
巾子美詩錦里先生烏角巾蘇子瞻詩二老向
接䍦両郎烏角巾　角巾晋羊祜王導　折角
巾郭林宗遇雨折一角故名今有六角巾八角
巾常服本四角此好異者　帮巾方言大巾一
曰帗巾幧巾　葛巾諸葛孔明又淵明用以漉
酒唐武則天賜群臣蜀巾子時為武家高巾子

杜甫詩呼兒正㓜巾 幅巾製見家禮漢末王
公名士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為將帥皆着之
閤幅巾程伊川紗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似
今道士謂之仙桃巾 大幅巾專日本國 踏
蒼巾唐中宗賜百官踏養巾帝在藩時冠 珠
巾唐昭宗時侯王將帥以珠一顆盤幞頭脚貫
以銀絲而絡之軍人又以珠飾巾 新羅巾皇
甫玄真獻新羅巾子辟塵于高璃以贈田知之

羅夾羅巾唐文宗性儉素駙馬來處仁戴夾羅
巾帝戒之謂非所宜今則庶人皆戴之亦有夾
綃紗巾而用金線盤者 鹿巾路群製陶弘景
通明鹿皮巾 穀皮巾張孝秀文逸穀皮巾
化巾桑維翰服蟬翼紗大夫帽庶表四方名為
化巾 尖巾蜀王衍製 僕射小裝冕 華陽
巾顏況 蓮花巾吳江女道士 燕巾後世上
下通用之幘 雲巾一名燕尾巾蘇子瞻謝人

惠雲巾詩燕尾稱呼理未便或曰燕巾即幘也
髮有巾曰幘蓋覆髮者卑賤執事不冠之服後
世以為燕巾 圓頭巾楊供奉官及諸司長官
則有圓羅頭巾子 方頭巾李白詩首戴方頭
巾或曰自宋至今庶民頭巾法天地取方圓之
象名曰平定巾 平頭巾唐置平頭樣巾 瀟
巾高九萬 白鷺巾晉山簡白接䍦接䍦白帽
也爾雅注江東取白頭翅背上長翰毛以為睫

攡名之曰白鷺縗 唐巾唐制四脚二繫腦後
二繫領下服牢不脫有兩帶四帶之異今則二
帶上繫二帶向後下垂也今之進士巾亦稱唐
巾 忠義巾一名闗王巾漢闗雲長製 高士
巾山林隱逸之服 凌雲巾用金線或青絨線
盤屈作雲狀者 玉臺巾方而匾者即四方巾
之制小異兩儀巾後垂飛葉二藁張磨巾 鵲
鵲巾宋館伴所裹 東坡巾云蘇子遺制 止

若奇與俗不可同也。乃若村學究之徒。但習千字文之業。知有俗而不知有奇。知有今而不知有古。一遇奇書異畫。則直鄙之曰此破體寫耳。矴目鉗口。報頳愧心。曾不可以句讀。甚至于迷其宗旨。但讀偏旁。雖學士大夫。亦不能免此病。况可責于舉業之童子乎。譬之古。則夏鼎商彝。几席之所未觀。至于瓦盆土甗。則村莊婦女。皆能識之。又譬之奇。則祥麟瑞鳳。人世所罕有者。若夫牛馬犬豕。則雖三尺童子。亦能見而呼之。何也。以其熟于習也。善乎昔人有言。字如牛毛。不識一腿。又曰。所不識者。唯八駿圖中數字而已。暇日因撿古款。各以其類表而出之。

羣物工藝

烏善卜。狸善佯。鵲善符。鶴善舞。鴛善鬪。鶯善歌。鸚鵡鸜鵒善言。鶴善步罡。鸎善畫印。鷦鷯善紉。蜾蠃善祝。蛇播向王。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己。烏奮衛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鶴影抱。鵠睛抱。鸛精抱。蝦蟇聲抱。熊空經。烏空中龜宜息。狼宜頑。鶴聲學仙。雉聲宜習武。鳥聲宜習醫。鴈聲宜習卜筮。鵲聲宜習工巧。梟聲宜習符呪。此皆物性自然之巧也。

合歡草木

嵇康合歡蠲忿、萱草忘憂、通志畧曰萱草、曰合歡草、又曰無憂草、何也、今萱曰忘憂花、本草云食之令人好歡樂無憂。至于合歡。亦曰令人歡樂無憂。是其性味同也。萱一名宜男。丹棘。萬年進鹿葱。亦名忘歸草。陸士衡詩。安浮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即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之意。而字書葱。即葱憂萱。爾雅葱草。似茅。可為繩。說文作

杜榮則謬之甚矣。惟合歡多種。難辨。陶隱居云合歡。俗間少識之者。當以其非療病之功。稍見輕畧。遂致永謝。猶如長生之法。人罕敢尚。亦為遺弃。唐注云。葉如皂莢槐等極細。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澗中有之。今東西京第宅山池間亦有種者。或曰合昏。秋實。作莢子。極細薄。崔正熊云。一名青棠。似梧桐。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

非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本草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棠。詩話云。心胃填錯。為肺癰取合歡皮煮服之。陳無己詩。採囊一視合歡湯是也。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昏。字書今作榕。朝舒夕歛。故名合榕木。俗轉為合歡。又曰合榕。杜子美詩。合榕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義曰花色如醮暈線。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為花之異。其綠葉夜合。又謂之夜合花。即今

之烏茸樹。巧對所謂烏茸花放。猶如羊毛筆半醮銀珠者。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橘子厚詩。夜合花開香滿庭。韓忠獻詩。所發夜合花。清馥逾衆芳。余在嶺南多種之。古人周合歡有夜合之義。遂有合歡𥖁。合歡帶。合歡被。合歡床。合歡枕。合歡絲索。與香囊之類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又何首烏即交藤。亦名夜合。見通志草木略。又酉陽雜俎載胡椒結子兩兩相對。

葉晨開暮合；則采其子于葉中。是亦當為合昏枝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晝開。名合歡菜。見番禺雜記。又戎林西山舊有香竹院。名曰扶竹。其筍名合歡筍。即四川涪州相思崖挽釵竹。一名相思竹也。

相思掛

今之相思木生嶺南。掛高丈餘。其子曰相思子。即紅豆。漢文選注。亦如珊瑚者。詩所謂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贈君頻采擷。此物最相思。秋開花。二三月莢枯子老。零落可拾數斗。其掛大而白。枝葉以捉斜斫之。有文理。可為棊枰琵琶槽。南方甚多。余山中亦有數株。高三五丈。又一種。豆頗圓小。半段紅。半段黑者。本草通九竅。治心腹氣。令人香。止熱悶。子赤黑間者佳。豈所謂單思子耶。蓋杭有少年子弟與一妓交好。及別後。少年以相思子作綵紗囊寄之。以表相思之意。因思想成疾。醫藥不効。鄰家老翁訪之。自言其故。翁廻大笑。解之曰。吾聞所謂相思者。必兩人一心。彼此注念。山川阻隔。魂斷神勞。然後謂之相思。今子之於人。朝東暮西。又抱琵琶過別船矣。爾獨癡心追戀。此則謂之單思病耳。實非

相思也。不幾于狂捐軀命乎。少年聞之。喟然長歎赧顏流汗不覺釋然。遂推枕而起因記之并傳一笑。

銅劍讚

江淹

永明初始造舊宮鑿東北之地皆平岡迤隴尤多古冢墓有人得銅劍長尺五寸余既借看歎其古異客有謂余曰古時乃以銅為兵手其可得而聞不余笑而應曰此證據甚多殆不俟言卿既欲知輒具言之余按山海經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

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歐冶鑄以為純鈞之劍又汲冢中得一銅劍長三尺五及今所記干將者亦皆非鐵明古者以銅錫為兵器也周書稱穆王時征犬戎得昆吾之劍火浣布長尺有咫又有鍊銅赤刃割玉如泥焉又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賜之金既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注云楚金利故也古者以銅

為兵故禹貢云荊揚貢金三品余以為古者語質而難解今者語文而易了獨詩云元龜象齒其實象牙也書云厥包橘柚乃黄柑也金品上則黄中則赤下則黑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黄金是金黄金可為寶赤金可為兵黑金可為器韓子稱昔智伯錄之伐趙襄子初晉陽襄子命將晝問於張孟談孟談對曰吾聞董安于治晉陽也公室悉以銅為柱質君可發而用之於是發

之有餘金矢謂此據蓋可知焉又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荊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自若甘攙之地圖其山川奇怪以形于鼎使民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國都桀有昏德鼎遷於商殷紂暴虐鼎遷於周每人主休明鼎雖小而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而輕及周顯王三十二年姬德大衰乃淪入

泗水秦始皇之初見于彭城二十七年始皇東遊大發徒出之而不能得焉後漢武帝賓禮百神于汾陰得大鼎時人以為九鼎其詳不可得而審也且荊軻刺秦王之日匕首繫銅柱銅柱火出則古者非直以銅為匕首亦以為殿柱也且始皇之世長狄十二見于臨洮月長三丈足跡六尺於是始皇歛天下之兵鑄而象之故西京賦云高門有閌列坐金狄是也又造阿房之

宫其門悉用磁石磁石噏鐵以防外兵之入焉以此推之明知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至於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充給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逾見其微及漢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為太子時鑄三寶刀一匕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

鑄銅矣、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工不復可得、唯蜀地冕中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絶、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復不能鑄銅鑪銚燈耶。然今太極殿前兩大銅鏡、即周景王鑄也。製作精巧、獨絶晚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鏡不及古鏡、今鍾不及古鍾矣、昔余為吳興令、擊池又獲銅箭鏃數十枚、時有人復於彼山中

伐木得銅斧一口、古銅鑄為兵、豈為一據、故備言其詳、以發子之蒙矣、古貴銅賤鐵、非獨此事、按皇覽帝王冢墓記、稱吳王闔閭冢、銅槨三重、永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諸之劍、三盤郢魚腸之劍在焉、秦始皇冢亦以銅槨、水銀為江河、關東賊發之、至銅槨而取銅、深大不可多得、因此穴塞、漢東思王冢時奢侈、皆生葬取愛幸奴婢、當殺為銅窟、以通殉葬者氣息、兼以水火守冢給

呼召、數十年乃不復開殺矣、晚世之葬、無復此例、然猶自大奢大富大盛、或傾一國之財、或竭一家之寶、或爭為宏麗、或競相交尚、前漢奢于後漢、魏時富于晉世、中原既夷、至于江左、時天下凋喪、制度日衰、富貴之家、猶或厚葬、然論古論褁、亦減損千萬倍矣、世愈貧狹、哀禮愈薄、又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秤、兩頭大

而中央小、仍鑿棺際而安之、因漆其外、一棺凡用細腰五十四枚、人皆如此、亦可謂至巧矣、其法既絶、亦有銅釘、銅釘之體、皆如今柘釘形也、銅釘既滑、多被發掘、自羲熙以來、乃以柘代銅、爰及明器之屬、亦多減省、必不得已、乃用烏牙焉、捐與皆用素棺、不得施漆、及自棺之外、一無所設、既由貧富之懸、兼以避患之及耳、故為此謝、以明古今銅鐵之兵、乃葬送之事焉、乃成

讃曰悠悠開闢、或聖或賢、蚩尤鑄銅、為兵幾年。天生五才、實此為先、既古既羅、誰測誰傳、紛綸百代、事無不異、況通金鐵、國之利器、夙胡專精、歐冶妙思、於昔則出、於今則秘、聞之釋經、葯物潛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惡、徒修徒異、徒鏟徒衍、聊舉一二、槩以明鴻略、

猪齒白化佛贊并序　晁補之

崇寧間、衢州護喜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齧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白中得肉如拇色。酣。酴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珈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目觀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于威神。為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闡提。瞭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歎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身躍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于希。

奇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量
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現而
乃獨動于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
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于千萬
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
凡職氏所殺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
與劉氏所御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
補之于過去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

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
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辦意不殺
决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
復萌無始怨仇俱為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
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援筆
為贊頌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吾視鳥
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剥羅剎如是一類是
强非强業力所驅啖彼養已是遭食者死已能

生及誅其債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然
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
超無對渡苦人非牛馬豕貝狐犀食穀果蔬形
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畏生無凶吻牙而作鋒
刃鷹虎受報形凶則悲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
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橫目血入牙
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
猪如人人不自知視猪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

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剥心取血血大壑流揚
湯燖毛毛須猵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
刃謂猪賤畜是熱血裡有身丈六南無佛佗南
無佛法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若飛若
走若潛若穴大小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
何見佛而欵鼓刀汝欵殺猪應作是念罽賓國
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湧出六
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存

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彼佛儼然生分别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猪生不啖激食薄荷草度羣業猪菩薩威神示人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鷲齒白肉跏趺坐人稽首至尊在我齒白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碩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警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輭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舌海悉乾同一安隱

水月觀音贊　王世貞

一水一月常湛常徹如如不動了無相涉一月一水是水即月八萬四千水八萬四千月而徹八萬四千身皆此一身攝我見再拜謂是真相試問真相了莫知嚮我贊非贊非非贊亦妄

敖上贊

王世貞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九歲不遷，當自劾。羅客有過者，謂貴人中，而詈子非吳中小兒耶，奈何闞武膺視不置。長安腱間也，而又多使酒罵坐，抵掌談說世事，一二少年翮之不休。夫夫安能自羅。客謂吾子敖士也。余愧謝無有。因憶曩者不自懌，閒從歷下小頻，索苦滿引，實不敢作步兵眼孔向人。性果熱。伏將徒書中還，以急謝謁刺。不善捉髮，晨恆令家人捉之，以故蓬解不受櫛。便腹小肥，磬折差礙耳。即使酒罵坐，與世齟齬，爭長豈真能為敖者。夫客亦知禰正平耶。其人浮敖之粗，而遺其精。中散色絕喜慍，而非湯武。其人浮敖之體，而遺其用。文舉調忽曹氏，仲翔航髒孫公。其人取敖之偏，而冒其全。揚侍中之盤馬，王子之撰殺燒帝之沐頭，濯達之鄉坐。其人竊敖之似，而悖其真。吾所謂敖者若于渺下七人耳。因為之贊。聆序所以。

老子

昔有柱下，微言五千。吾師歎之，其猶龍乎。專氣致柔，嬰兒以全。不為物先，物莫敢先。請益曰敖歟。敖在玄。

柳下惠

尊有展氏，三黜士師。可以去乎，怡然無辭。袒裼裸程，由由與偕。自貴其道，物莫能過。請益曰敖歟。敖在和。

莊子

莊生漆園，洸洋自恣。抑彭等殤，詆訾無忌。笑[illegible]楚桐，犧牛以譬。上下千載，莫得而殺。請益曰敖歟。敖逍遙。

魯仲連

魯連先生，不知所始。下聊摧衍，再發而已。其出如雲，其欲如神。逝之海上，卒為逸民。請益曰敖。

歎款在泯

東方朔

東方先生仰師游龍海鷗武皇卑莽群公染絲朝市聊以從容支離覆逆滑稽不窮清贊酒文唯以樂終請謚曰款厥款在罔

阮籍

阮氏籍者以醉自匿譚浪天地陶然真則[illegible]放曠見惜禮法口無雌黃眼乃青白請謚曰歎款在默

小窗別紀卷之二

延陵吳從先評選

武林金維城訂

畏人 附神子

於陵子畏人東田大夫曰仲尼亦有言羽毛弗可與同群令子畏我冠帶將疇與倫請殿其故於陵子永息鵂沫辟牖而言曰嘻乎夫嗤贄于賓狙血肉胎于晏咲凌秩而吳越跕跕者曉且夜也彼洸世者眛欲反之顧復戚之可無畏

邪令大夫請其故畏莫畏乎大夫矣大夫曰奚畏於陵子曰予觀大夫心山川乎戰予躋涉也貌桎梏乎械予肢體也視鷹鷙乎不知其欲也言風雲乎不知其變也夫如是奚不畏也夫夫曰亡行故醜於德然未嘗毀則公朝縣罪郊境董以形馬則軒虞而下將箴景與非則人將畏子矣於陵子曰異我言大夫也夫聖人弗以形形以形而形我畏令四海矣以是不形予于景

光不貌子于淵監者畏我也然猶未爾謂神羞混樸而尊子智謂自然靡飾而放予禮謂情羞澄塞亡使美利剌吾目毀轝刃吾舌由令且弗謂我存懼未足不我畏也乃大夫徒知我之畏人而未知我之畏我久矣

辭祿

齊王將使於陵子為大夫於陵子辭曰君不聞艸之昌羊乎夫昌羊麗神礀礫沐生水泉翩翩自適于幽巖之下鄉使置之以墳壤糞之以織清沸之以日光則旦夕槁矣何者非其好也今臣之首逢胡而宜臣幹帑不壯大夫罷也臣之足辟跳而宜臣蘇蹻不稱大夫履也臣之體得陽而臣宜絺褐臣之口恬澹而宜臣糟糠不任大夫服與食也凡今之貴為大夫者皆非臣之所宜則亦奚貴乎大夫矣且君知至之知識不出于一室之內猷為不越于一身之外上該國為之有不負天亡功者哉亡功而祿是羊豕也豈寧匹夫而藜藿不忍羊豕而粱肉矣遂去齊之楚居于於陵

人問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于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居也得失子具焉今二國搆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辜而輕重之然殷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干而靡悔焉刳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不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飆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為齊主江漢亦矢曰弗氾吾餘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為楚雄于是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於是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為螻蟻所咲

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于中州之蝎為螻蟻所咲也

辨窮

於陵子居于於陵茅茫亡任雨雪墉堵莫禦焱暴信宿兼飧寒暑并服然未嘗輟琴歌之聲接予使楚過而問之曰秩秩乎故人之敝也遂休轅而晋于蓬門之下莫信其冠履馬乃勞之曰

子窮矣乎於陵子仰天大咲曰子窮矣接予曰謬談乎子之我窮也夫人貴為公卿與君王衆理千乘否為政令非與石畫小大凜畏繡衣肉食美妻妾盛輿馬覩等飽其餘稭里閈灼其果熿勲名德譽斑於鄙匹夫至此庶幾乎達矣若予者志降于時言斥于衆身去父母之邦神死縞苏之下凍餒之色徵于四體委命溝壑展足可待此亦篤生人之辱極吾道之凶矣然不

自窮而窮我已亦謬乎於陵子曰夫見金百鎰而不失其采美玉百涅而不渝其潔者此故不能以窮窮也囊吾與子寧玆吾道將來流相與室其耳目忘其口體藏其心志三十年而窮已乎我至今也今子一旦自守之真失而窮軀之勢利之壘聲貌衣食之圃矣既鬼乃真徒尸乃躬苏苏子外歟子中是已能乎窮而受窮所窮受窮所窮而子窮矣

大盜

有淵人已殊于市於陵子過之而起馬還轅寘于市長於於陵子澤色已與辨也市長投座起曰此於陵先生也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織及馬吾休女尸巷術矣於陵子于是凜洴交態怒不荷言市長曰夫貌不奉于知心祁不抑于昧已固與人不為世賊也今已行已敗露如先生而廉先生彼淵人不足謂昧先生而盜先生然

欣戚偭施庸有以邪於陵子蹙然曰夫木不箴
乎斧斤而戕乎術械者為身害小而名害大也
令珠吾没蠹盜訊與廡吾百世盜耶盖没蠹易
盡百世已忘誠所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立名
捷景赴厲奚盜也於陵子曰子不聞赫胥之上
大道百行匹夫共而不有庖犧之下元風夏德
至人有而不矜迨夫五帝治民心心自私於是
盜德行於五品相委盜知術于蒙撲未閑公輸

列紀 二 六

巧而象人愚雖朱明而天下瞀矣且其不近盜
之日月而久盜之天地久不已也則殺盜之雷
霆殺不已也則鬼盜之神明眩其情貌非古今
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而旅去其廡獨使大
盜歸我衰微有矣須臾有拾遺者聞之以其珠
請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廡也請子已
盜義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illegible]

於陵子過句氏之圃而美其跡則夜夢拔葵亨
諸明日於陵子遺之句氏餧句氏曰小人貧用
者不敢先儕偶涅子涅子由今度未之不亡往
也於陵子饕之故句氏曰夫夢神駁也是以善
敗頗馬今予樊亡臯手防寧恐以餧毒我取也
子指亡臯手獲獨奈以餧毒而予也於陵子曰
俾神而駁也亡必商與相周與盜已爾不者神
非意乘手意非我乘手子固亡取安免我須臾

列紀 二 七

驃也句氏曰子不朕朕為驃欲我昭昭為驃邪
遯不取棄之通莊人聞二子之風三年不取而

葵馬

灌園

於陵子既辭楚相為人灌園有楚大夫者過問
於陵子于衆人曰先生不為千乘僕心乃為十
畝陳力毋亦辭信而就屈邪於陵子曰子徒知
信我之為信而不知信天之為信也夫伊尹之

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咸身都師保之隆、家侔王室之富、名位允盛矣。然不免復辟之禍、居東之放、則安在其信也。以是知貴我者之賤、而卑寧不去也、知敬我者之辱、而禮寧不享也、知戚我者之疏、而獨寧不羣也、知譽我者之損、而悔寧不寧也、明不獨其闇闇、而信于蒙冥、知不理其棼棼、而信于寂莫、道不困其升沈、而信于亡往食力、灌園之餘、寓神冲虛之表、一衆樂各一嵬軀、夏休息同乎禽鹿、内徵吾天、息息然喬伊尹周公降氣也者、而子頤屈我不亦怪乎。

陳仲子

陳仲子、欲仕於齊、其妻止之曰、孰于就名者必先、冷躓於附利者必先、濟山鷄之為天下賤者之恒見也。威鳳之為天下貴者、不恒見也。今子亡過人之才、而不創過人之事。子行蹈矣。吾與子今且芒園於齊之野乎。身辭纏。仲子織屨苦順逆。亡所取予於人。其凡戴憐之。願讓祿焉。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於一宗。齊王聞之、使使迎之、曰以社稷從仲子。又問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于國。其後齊王使使問趙威后。后對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於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也。齊王疑之。仲子終身困於齊。其妻愧悔。終日拮据求善飲食、以順適仲意。後一日不繼、仲子眈眈然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往取

而食之。其兄自外至。曰。仲子。鳶鳳也。奚至。與嬉。亟爭食也。仲子故瞑其目而對曰。人至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而不得一取人世所棄之食乎。其兄曰。仲子。如目無見。何以即知井上之李也。仲子色沮。後竟餓死於齊

執轡

子夏問于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

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于水。鳥遊于雲。故立冬則鷰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

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為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

別記 二 十三

此乾巛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別記 二 十三

寶劍 越絕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吾請以示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且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鑷、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燭曰、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馬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也。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

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泰阿觀其釽、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楚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王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黃帝之時、以玉爲兵。禹穴之時、以銅爲兵。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此亦鐵兵之神。

劍鈎 越絕

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于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劍聞于王、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夫妻俱入冶爐中、後世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于山。今吾作冶、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于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于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于吳、闔

闔閭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眾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舋金遂成二鉤獻于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眾而子獨求賞何以異于眾夫子之鉤乎王乃舉

眾鉤以示之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于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于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于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于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王鈇　鶡冠子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為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為眾父易一故莫能與

爭先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麗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書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扤百父母子且未領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丘第之業域不出著居不連蛇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為一家夷貉萬國不來朝其果情乎鶡冠子曰虎狼殺人烏蒼從上螾蛾從下聚之陸者異類然同時俱至何也所

歃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其所
故不可乎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
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地
分民亦尚一也耳百父母子何能增减殊君異
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四海又
奚足閩也麗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
十日各反其故天地蹋蹋奚足以疑聖人高大
内揣深淺遠近之理使鬼神一失不復息矣與

天地相薮至今尚在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
也得此道者何辯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
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日月信出信入南
北有極度之稽也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
稽也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

越女陳音

范蠡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今聞越
有處女出于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越王使
使聘之女將北見于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
公問于處女吾聞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
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
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爲
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如何

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于無人之野無道不習
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于人
也而忽自有之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
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
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
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
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
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

三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
乃命五板之隊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
之劍。于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
王請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
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
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
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
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于是

神農皇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矢所射無脫。以其道
傳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琴氏以為
弓矢不足以威天下。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
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麋侯
翼侯。魏侯也。楚三侯傳之靈王。蓋以桃弓棘矢
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臣前人受
之于楚。五世于臣矣。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

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敖為人君。命所起也。
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
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
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
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
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
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
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

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古之聖人射。
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
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足蹉。
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
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
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
正射持弩之道也。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
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于天。事在于人。人之所

習。無有不神。于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于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

范伯　越絕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于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于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

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是范蠡退而不言。遊于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衒于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

之衆。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于俗。論大道者。不合于衆。唯大王察之。于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于外。遂為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于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賢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

行。故冤子胥僇死。由重譖子胥于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橘仙

巴邛人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盎。攀摘輕重亦如常。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潤。相對象戲。身僅尺餘。談笑自若。剖開亦不驚怖。但與決賭。賭訖。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

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能深根固蔕。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飢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清溪廟神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彦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

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来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即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暮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

四更別去。脱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椀、白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椀、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七在馬。箜篌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

呂望釣於渭陽文王出游獵占曰今日獵得一狩非龍非螭非熊非羆合得帝王師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同車載而還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天乃白霧摩地白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常山張顥為梁州牧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為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祕府後議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顥後官至大尉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來止張氏祝曰鳩來為我禍也飛上承塵為我福也即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鈎遂寶之自是子孫日富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鈎與賈張氏既失鈎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賫鈎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鈎云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漢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況於人手

周靈王時萇弘見殺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為碧

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為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並遊太學後告歸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醖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

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散以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

時復為雨師進人間今之雨師本是焉

赤將子轝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啗百艸華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門中賣繳故亦謂之繳父

甯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

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曰試問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西域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道人云、経云、天地大刧將盡。則刧燒。此刧燒之餘也。乃知朔言有旨、

羿請無死之藥於西土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

別紀　雜　五

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驚。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蠩。

舌埵山帝之女死。化為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色。其實如兎絲。故服怪草者。恒媚人。

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為小鬼。於是正歲令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漢田橫門人作。橫自殺。門人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稀滅。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故有二章。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學仙于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化為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

漢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為鄴令、喬有神術、

別紀　雜　六

每日朔、嘗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候望之、言其臨至時、輙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使尚書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安期生、見神女、設厨膳、安期曰、昔與女郎遊息於西海之際、食棗異美、此間棗小、不及之、憶此棗未久。已二千年矣。神女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此間小棗。那可相比耶。

漢高祖入咸陽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銜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長安巧工丁諼作恒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王朗秦故事曰、百華燈樹、正月朔、朝賀殿下、設于三階之間、端門外、設三尺五寸、燈月照星明。雖夜猶晝。海人乘霞舟以雕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為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漢武然芳苡燈於閣上。光色紫。有白鳳黑冠。黑龍鼻足。來戲於閣。又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

張良從老人於圯上、老人曰、孺子來、為長者內履。良曰諾、如是者再、老人曰、孺子可教、良曰願聞也、老人曰、兩眉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以眉為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其指。須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為怨。指無心也。孺子宜愁。其以指乎。良曰、敬受教、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事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即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變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張口。蜂皆飛入。玄嚼食之。是故飯也。又指蝦蟆及諸行蟲燕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氷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錢一一飛從井出。為客設酒。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嘗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乃書符著社中、頃刻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多效之。什乃聚針盈掬食之。諸僧畫皆愧服。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笑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吴松江鱸魚為膾。放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叟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坐客、得兩為佳。放乃復餌釣之、須叟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自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既得鱸、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

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叟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二端、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敕敕之、後公出近郊、士人從者百數、放乃賚酒一甖、脯一片、手自傾甖、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飽、公怪使尋其故、行視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陰欲殺放、放在公座、將收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誰是。後人遇放于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今既驗、但欲與相見、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即云、此羊是、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遂莫知所取焉、

風伯雨師星也。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

鄭玄謂司中司命文星第四第五星也、雨師一曰屏翳、一曰玄冥、

蜀郡張寛、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寛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文王以太公望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

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為東海婦欲歸今為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召太公為大司馬

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兎生角兵甲將興此其象也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為蜮射人

朱靈朗使高麗還值風飄至一洲見一寺有石人靈朗揖誠懺悔乃為真人因以鉢與杯度度得鉢直入雲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乃四千年矣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飛龍遊於四海之外

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也耶子雲學相如之賦而弗逮也故雅服焉相如為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卿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必苞括宇宙

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

李子牟唐蔡王第七子也善吹笛江陵舊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燈其時士女緣江軿闐縦觀子牟客適其會因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衆寂爾無譁即登樓臨軒迴奏清聲一發百戲皆停行人駐愁坐者起聽曲罷良久衆聲復喧忽有白叟目樓下小舟行吟而至子牟洎坐叟

謂子年曰向者吹笛豈非王孫乎天格逸高惜者樂氣常常耳子年則曰僕之此笛乃先帝所賜也神鬼異物則僕不知音樂之中此為至寶叟以為常常豈有說乎叟曰當為一試子年以授之而叟引氣發聲聲成而笛裂四座駭愕莫測其人子年因叩頭求哀希逢珍異叟對曰吾之所貯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齋至子年就視乃白玉耳叟付子年令其發調氣力殆盡纖響無聞子年彌不自寧虔恭備極叟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吾懸子志尚試為一奏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終風濤噴騰雲雨昏晦少頃開霽則不知叟之所在矣

煬帝至東都以蠻夷朝貢者多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異陳於端門街衣錦珥金翠店肆悉設帷帳盛酒食遣蠻夷見者歡其中國以為神仙

沙門成謳曰釋迦牟尼佛化胡消冰經與文始傳略同而謂尹喜誰老子為師玄妙篇又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然則為釋迦佛者老子也尹喜也老子之先世妻也又老子序及文始傳云道生於東為木陽也佛生於西為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僧見天子王侯不拜象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為臣寮干政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僧會不飲以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生須食也僧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又女人當饋食也僧獨臥以女人當守一也道士聚宿男故無制也又化胡經云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為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為優

婆塞、女子以男為加夷所縛、又要其夫為夷所困、因號女為優婆夷。又化胡經云、下古世澆、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垂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為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又化胡經云、老人化罽賓、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托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經。更與前相矛盾也。化胡經又云、喜欲從腓、腓曰、若至心從我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自斬七頭。將至腓前。便成七猪頭。其父、母、妻、子、故在。噫、其乖剌鄙俚、淺陋不經若此、不惟不足辯。併亦不足咲也。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湄、逢鄭交甫、不知其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受珮。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西凉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凉州、開元中列上獻之、上召諸王於便殿同觀焉、曲江諸王拜賀蹈舞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所聞焉、夫音也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襲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於詠歌、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亂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亂作、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

帝起建章宮、太液池中為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洲、削金石為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堂、皆陛用玉璧。又為酒池肉林、聚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歌舞、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瑠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

武帝好神仙時有處士伊祁玄解縝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纔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與人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茭之席飲龍膏之酒此鳥弋山離國所獻上親自訪問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家于海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年

藥實為上種于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形如麟六合葵色紅而葉類如茙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為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花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一子而生萬根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可蔭一畝其花鮮潔狀類芍藥而蕋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中不齊千莖玄解請上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玄解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一虎玉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為龍所寶若投之水必有虹蜺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崑谷為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則紫光迸逸而百獸懾伏上異其言遂令試之各如其說玄解將還東海上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巖間

以珠玉上與玄解視之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咲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為陛下一遊即踴體于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上追思嘆恨因號為藏真島後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過海矣

唐狀紹之弟某有材力輕透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

飛入宅内割雙鞍而妾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内房以手撚上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晝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牆手無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盗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動即死遂於枕函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間出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去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絶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遺聲

張志和號玄真子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擢進士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雲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顔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天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絶踪跡今古無倫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歌咏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寶傳其畫焉

人閒

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頗強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船於京口堰下夜深矴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尋求徹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古服引登山詣一宮闕臺閣華麗迥非人間有人自簾中出語之曰欲寄金陵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出書一函拜而受之贊者引出門送至舟所因

問贊者曰此為何處也恐韓公詰問又是何人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獷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曠却還舟舟行如飛頃之復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幾千萬里也詣衙投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李順為妖篆籀之文皆不能辨有一客疏眉古服自詣賓位言善識古文韓公以書示客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又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逐出門不知所止韓自憶廣桑之事以為非遠自是恭默謙謹克保終始焉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象問東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齊天下廉士何謂愚耶朔對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

鳧與彼俎遊天子被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喟然而歎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鳳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雨依日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蘖九色鳳雛巢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淵丸子蘇海遊洙洞壑在虞淵西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煙舟或以沙棠為柂欑或以木蘭文梧為櫓棹又起五層臺於月下

雜舞曲有公莫舞即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若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按琴操又有公無渡河曲然則其聲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顏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立辯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

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强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illegible]

畤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陽春白雪之曲、豈伶物敢近耶、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為師、因歡咲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咲、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

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竟陵僧有於水邊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狀一物、莫不盡其妙、茶術最著、鞏縣陶者多為甆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

注之、聃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苧公、

薛玄真者、唐給事中伯高之高祖也、不嗜名宦、遨遊雲泉、得長生之道、常於五嶺間棲憩、每遇人曰、九疑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峭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潛峯、黃帝飛輪於鼎湖、其餘高真列仙、人臣輔相、騰翥逍遙者、無山無之、其故何哉、

山高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況邃洞之中、別開天地、瓊膏滴乳、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屣可履也、得延年之道而優游其地、信為樂哉、真元末、鄭餘慶彬州長史、門吏有自遠省餘慶者、未至彬十餘里、居中駐歇、與玄真相遇、狀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邁、詞多稽古、時語及開元辭得間事、有如目覩、又言明年二月、餘慶當復歸朝、餘言皆

神異問其姓氏再三不荅懇詰之云某有志妙衆久棄鄉國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門吏詰於慶餘令人訪尋無復踪跡明年二月餘慶徵還及到長安語及異事給事中薛伯高流涕對曰某高祖自左常侍棄官入道隱終南不知所終是矣

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別紀　　廿七

盧品道范陽人也聰慧敏悟冠於今古年十二造高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會有上書者經道窺覽謂士廉曰此文經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為輕薄之行請誦之果通復請倒誦又通士廉稱嘆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經道所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覧而倒誦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

別紀　　廿八

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温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

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轂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

唐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脈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節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伏

漢成帝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綴翠羽麟毫為簾青瑠璃為扇懸黎火齊為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閣上燒荃蘼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進嵰嵃細棗出碧海上萬年一實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苡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鼻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遺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黃琳欲

之明日發匣有白燕飛昇天後宮人學作釵因名玉燕釵

政和中濟南崔志有女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曾曰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兄謂女不能耶乃同乳媼焚香誓天即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病愈人咸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

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媪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媪復曰彼二童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媪逐二童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雄飛南集今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

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武帝愛悅一有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乃曰之巨靈化成青雀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不見巨靈

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歲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帳恐塵垢污其體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

始皇幽太后於離宮諫者命七人茅焦繼之大言於廷曰皇帝何入太后之輕也秦國之法以淫坐者死皇帝胡不車裂太后以狗於國中曰所不辨淫婦正者有如此始皇嘿然久之曰朕不忍也茅焦樞衣向咒大呼於廷曰皇帝不忍於太后而胡以幽之離宮也臣不如趣就烹始皇顧陛楯者曰止之徐謂茅焦曰朕誠不忍於太后也雖然秦之令無反朕不欲以身敗之茅焦曰無傷也皇帝胡不令於國中曰朕不忍於太后今復出之離宮朕身自易令無可奈何有

能爭朕之非者予以百金國人必無有爭皇帝
之非者矣始皇曰善毋子逐如初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
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蝗也慕蝗而附寧可已
耶子大夫為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栁下蹠
魯之名盜也肅其徒數千人驪山之陽決人肝
而餔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之
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以

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
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適也而子大夫
不得問也子大夫三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
實魯君馬國政為家事國賦為家財竊馬魯君
如無有馬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盜也
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
君峴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為身利魯何以有
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

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樂
吾儕小人其俱負驕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
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縶于獄中
武王十三年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
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于首陽山或告伯夷叔
齊曰亂子在邸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
嫡亡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
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

臣也曰然今則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
採薇為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
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伯夷叔齊
遂餓而死
天竺人佛圖澄永嘉四年來洛陽善誦神呪役
使鬼神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
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平旦至流水側從孔
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鑄銅為柱黄金塗之赤玉為階椽亦以金刻玳瑁為禽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銅為竹以赤白石脂為泥椒汁和之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以白珠為簾玳瑁壓之以象牙為牀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子皆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甍標作鳳皇軒翥若飛狀

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熾猛雨　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汙以火燒之即清潔也

神仙傳曰壺公遺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長房騎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呂氏春秋曰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於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

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絶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瓀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

風來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穟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穟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為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託形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遊於漢江或伊洛之濱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鷄蒸以蜜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穄爨以蘭蘇華清夏潔灑以纖縞華清井之澄華也饔人視時而叩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燒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脩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即子韋也

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奏於靈公靈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沉湎淫漫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

雅頌失為臣之道乃退而隱跡蘧伯玉焚其[illegible]
器於九達之衢
周靈王時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
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
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為桁棟小枝為栭桷
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為泥臺高
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
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

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飛鳳之輦駕以青螭
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
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
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
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于臺上坐者皆溫又有
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
入室裘褥皆棄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
為家而務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

公之所不取也王乃踈萇弘而求正諫之士
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
之月鏡有玉人機自能轉動萇弘言於王曰聖
德所致也故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
石或言成王時見其尸
東方朔遊結雲之地得步景之馬其馬食吉雲
之草則不饑帝問吉雲何地乎朔曰其國俗以
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

于草樹火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
不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盛青琉璃
各受五合帝受以賜五官嘗者皆少五官董謁
李充孟岐郭瓊黃安
李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負五岳真
圖而至帝號負圖先生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曾
事成王乃周公負扆之時周公以王笏與之居

恒切桂葉食。披草盖而来謁帝焉。

邪瓊東郡人、意、度、通、人、嘗宿、人家。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異之徵、焉。

黄安、代郡人、形如童子。服硃、砂。體火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龜。云此龜自伏羲造網罟。獲得此龜以授吾。然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始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

帝封泰山、從者皆賜氷。谷。素。蘂。之。瓜瓜上如霜雪。刮嘗如蜜。滓戢丘仲食之。千歲不渴。

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云黄帝採首山之銅鑄之。刀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崩舉刀。刀從手中化為赤鵲。飛雲中。

黄帝時丹丘國献瑪瑙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于殊方。堯時甘露盈而不竭。舜時露漸減。隨世汙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舜遷于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壇下起月館。以夕月。南巡又遷于零陵。舜崩甕淪于地下。始皇通汨羅之流為小溪。遷從長沙至零陵。窟得赤玉甕。可容八斗。在舜廟之前。不知年月。罕有識者。東方朔識之、作寶甕之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于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即方丈也。一曰蓬壺即蓬萊也。一曰瀛壺、即瀛洲也。其形如壺、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製、從華山之削成也。八鴻、八方之名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如聚米。縈帶焉。

宣宗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於房櫳戶牖、無不以珍異飾之、金銀為井欄。藥臼。食櫃。水曹。金鐺。盆甕之屬。仍鏤金銀為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檔以金龜銀鰲。又琢五色玉器為什合。百寶為圓案。又賜金麥銀米共數斛。此皆太祖朝條枝國所獻。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

犀簟牙席龍罽鳳褥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絡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又帶蠲忿犀如意玉類寶桃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玉兒即潘妃小字自兩漢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

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二曰輕鳳脩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所食荔枝榧

實金屑龍腦之類衣軿羅之服帶輕金之冠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稱之無二三分上更琢玉芙容以為二女歌舞臺每一聲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于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恐為風日所侵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千數百步雖鏁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銷歇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嘶而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初碎辟邪輔國嬖奴慕客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以錢三千萬買之及朝恩伏誅其香化為白蝶中天而去

明皇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保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上命聯蟬繡為囊碧玉絲為鞘碧玉蠶絲東海彌羅國所貢其國有桑枝榦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為琴瑟弦則鬼神悲愁背舞為弩弦則箭出一千步為弓弦則箭出五百步

程林韓生有道術。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與俱。止僧寺。而韓生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衆曰。子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倘夜黑。留此待緩急耳。衆咲焉。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命僕辦治殽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一客忽戲嘲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光色瀲灔。秋毫皆睹。衆乃痛飲達四鼓。韓生又酌取而收之籃。後乃黑如故。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鷹鷂逐雉兎。皆為之佳名。狗則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楊萬年有犬名青駮。買之百金。

漢武帝鑿池玩月。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又名蟾蜍臺。

明皇秋夜遊月宮。見天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十餘素娥。皓衣乘白鸞。舞桂樹下。奏樂清麗。明皇歸。因製霓裳羽衣曲焉。

崔元徽月夜見青衣女伴曰。石碏碏報封家十八姨來。言詞泠泠。有林下風。碏曰。女伴在苑中。每被惡風相撓。常求十八姨相庇。封家姨乃風神也。

張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趙飛燕身輕不勝風製七寶避風臺於宮後恐其飛去

近神女臺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樂以日繼夜於樓下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於埒傍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四廟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為龍鳳百獸之形雕斲衆寶以飾楹柱夜往往有光明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人於樓上歕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又為四時浴室用鍮石珷玞為堤岸或以琥珀為餅杓夏則引渠水以為池池中皆以紗縠為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不

常溫名曰燋龍溫池引鳳文錦步帳縈蔽浴所吳宮人寵嬖者解媟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氏破滅燋龍猶在鄴城池今夷塞矣

吳主趙夫人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趙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飄然自

凉。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拆髮以神膠續之。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凉。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幔。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

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將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以

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為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道側燒石葉之香。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高三十丈。列燭於上。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嘆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夜來妙於鍼工。

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

靈帝初平三年。遊于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於渠中。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逾。

遁經言。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靈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為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闕。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藕白橘。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矣。二曰長離之山。主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華紅芝。霞膏金醴。主熒惑之精。居一氣丹天之內矣。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玉素之城。玉泉之宮。瑤

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矣。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寶闕。金液龍芝。主星辰之精。五氣玄天之內矣。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宮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圃。南曰積石。北曰閬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池翠水。金井玉彩。主鎮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闇誦於口。常指揮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經年乃歸。母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洗。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兒渺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餡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

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于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于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

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代毛自吾生已
三洗髓五代毛矣
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祇輕
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
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内
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
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
氣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

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
漢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
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
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
亦曰兩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則嘯聲逾遠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
南得烟丘碧樹鄜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
東得葱巒錦柏漂檿龍松寒河星柘岏雲之梓

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璧滌嶂霞桑沉塘員籌
北得冥阜乾流陰坂文梓褰流黑魄闇海香瓊
珍異是集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
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
越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脩明以貢於吳
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
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
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

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算術者萬人收四
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
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
閨房謂之遊宮
武帝時西王母乘翠鳳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
豹後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
琹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
又進洞淵紅蕅嵰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黑棗

萬歲水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秦環天之和樂
列以重霄之寶器則有岑華鏤管髣髴澤雕鍾
員山靜瑟浮瀛羽蓋撫節按歌萬靈皆聚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尋其始末了無才
行可稱直以怨懟厭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
谷狗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
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
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

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
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
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
黃崇嘏也崇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
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
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
著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

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
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
後漢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隱於焦山廬河渚
間作一蝸牛廬處其中冬夏袒卧遭大雪亦不
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或問皇甫謐曰焦光何
人曰吾不足以知之勝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
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外入玄寂之幽犯寒暑
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

迫其慮推榮憂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污其
耳目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韋貫夢至宮中有婦人授以牋曰此衍波牋頃
賦宮中曉寒
陶叔使江南下視江左韓熙載命妓秦弱蘭為
驛卒女每日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與一詞名風
光好因緣恐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
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那得鸞膠續斷弦是

何年李主開宴。令弱蘭歌此詞、陶大沮、即日北歸、

魏相魏齊、聽須賈譖、笞擊范雎、雎佯死、卷以簀置厠中。得出。遂相秦。易姓名張祿。須賈使至秦。雎微行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綈袍贈之、因問秦相張君、雎曰、主人翁。為賈御車入秦相府。賈立門下良久。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吾相張君也。賈大驚。肉袒謝罪。雎曰、汝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雎大供具。請諸侯賓坐堂上。置賈堂下。以莝豆馬食之。

錢希白洞微志、太平興國中、李守中、通海至瓊州、略途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見其父曰、叔連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見累上雞窠中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唐劉震女、名無雙。許婚王仙客。朱泚亂沒、仿貢、仙客後遇舊蒼頭塞鴻。又得無雙婢采蘋。復為縣尉。至長安驛。忽中使押內家三十人往園陵洒掃。塞鴻烹茗於簾外。夜深。聞簾下語。曰。塞鴻郎健否。明日去。我後園中取書送郎。書後云。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世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尋古押衙。得茅山道士藥。令采蘋假作中使。賜無雙死。日後覩屬贖尸。與仙客。得愈。押衙自盡。仙客無雙偕老襄鄧間。

賈充會諸吏。聞韓壽有異香氣。本外國所貢。一著人歷月不歇。賈計武帝所賜。惟已及陳騫家。疑壽與女通。取左右婢考問。即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宋廣平。剛態毅狀。疑其鐵心。石腸。及覩梅花賦。清新富麗。

同求殺萇弘於蜀。血碧色。入地化為碧玉。數累

內上皆青色。故蜀有甬泥坊。

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過瓊漿遇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以一甌漿水飲之。航欲娶雲英。嫗曰。得玉杵臼。當與。後航得玉杵臼。遂娶而仙去。

孫壽美而善為疾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

梁元帝徐妃無容質。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為半面粧。帝見。則大怒而出。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盛。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宗因此玄功大進。

班孟不知何許人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趣。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進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

陰長生裂黃表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緘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

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力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劉琰為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諸葛亮。諷諫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遂高上冲天。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而告王取火來視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群臣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

卞和獻玉於楚文王使人視之曰石也刖其左足又獻之於楚武王使人視之曰石也刖其右足卞和泣於荊山之陽三日夜樂正子春問之曰何泣也曰吾泣夫吾所持者天下之寶而人題之以石也樂正子春曰不泣刖乎曰次之樂正子春謂其徒曰有是哉人至不泣已之足兩泣玉也夫其已之足不知而馬能知玉也又况欲責人知已所不必知之玉也悲夫

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射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魚肉唯飲酒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葛仙翁與客對食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良久乃張口蜂悉飛還入口中成飯

賓客請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議論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二子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太祖問丁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對曰以易餅

耳。太祖大笑。

晉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晉元帝時有老母、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暮、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人或異之。執而繫之于獄。夜擎所鬻茗器。自牖飛去。

鄭當時素任俠自喜。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其知交皆天下有名士

慕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悲不為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殷仲堪父。患耳聰。聞床下蟻動。如牛鬥聲。

樂廣為河南尹。有親客。久不來。廣問之。對曰。前在座蒙飲。見杯中有蛇影。意惡之而有疾。一時廳上有角弓。畫作蛇。廣意是弓影也。乃告所以。仍令坐舊處與飲。杯中乃弓影。遂愈。

後漢趙咨。守東海。人遺以雙魚。數二歲。不盡、以儆化俗。

延陵吳從先評選　平陽汪汝鳳校

梁吳筠檄江神責周穆王璧

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存歷千春念茲文璧故陶永濱江漢最之自求多麁反我名瑞驛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為江泊如有負穢心迷懷惡情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吁子羽濟川而怒

目飲飛鏁紉而東臨甾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為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于閩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吒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鈎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燋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搦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凋戚之所加竊河紀漢顧予三思反此明玉

元狩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

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

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以為丞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

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孫長公酒經本卌

墾令 公孫鞅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及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

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
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
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
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
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
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
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
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

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
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
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
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
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僕。然
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為荒飽。商估
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
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

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
鬬。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
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
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
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
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
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
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

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
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
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
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
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
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
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
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

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

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表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設。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

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鶴田券

孫一九

閩中孫太初山人、寓武林南屏山、畜一鶴自隨、與許給諫杞泉子善、許為置田三畝、歲輸粟於萬峰深處、以充鶴糧。而作券文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方林右涂。人廣從百步。歲計入粟三石有奇。以其奇為道里費。而歸其成數于杭之西湖南屏山。歐歲則去其半。以主人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李仁。輸之者。主人之傅者。主人之弟墻卿丹仲。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名鶴田券。

大言賦

宋玉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盼天迫不得仰。

小言賦　宋玉

楚襄王既登陽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麄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凌雲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為輿，剖粃糟以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繩緬眥以顧眄，附蠛蠓而遨遊，寧隱微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于毫端，烹虱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魍魎問影賦 有序 牛[illegible]卣

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龐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為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贖道家之秘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處泰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龐厥姿

貌。沮其精神。煩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見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諭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氷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黙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魑魅之鄉、形既圖於夏鼎、名

又著於彖、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彖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逞慕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己、影何華而遲遲、且子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黙、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禁。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為喪、得之不以為得、子何

乃怒予之不賞秀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魍魎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於絶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

回心院詞　懿德皇后

埽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為是秋來展轉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鉤未敢上。解卻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貺。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惟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爇熏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爇熏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

跋趙文敏書巫山詞 楊慎

巫山十二峯，在楚蜀之交，余嘗過之，行、舟、迂、疾、不及登覽、近巫山王尹、於峰端摹得趙松雪石刻小詞十二首、以樂府巫山一段雲、按之可歌、古傳記稱帝之季女、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為靈芝。宋玉本此以托諷後世、詞人轉加緣飾重葩累藻，不越此意。余獨愛袁崧之語。謂秀峯疊嶂。奇構異形。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睇。不覺忘疲。自所履歷。未始有也。山。水。有。靈。亦。當。警。知。己。于。古。矣。尋此語意。使人神遊入極。而真然自失于薛花溫瑩之外。欲以袁意和趙辭。以、洗、弦、丘、之黷。未、暇、也。

與相如書 卓文君

琴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瞀於淫而不悟。

朱弦斷。明鏡缺。朝露晞。芳絃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司馬長卿報書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上也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冊青感白頭也。

戲作破蚊陣露布　楊慎

非煙女將行燭姬兵敵奉堂宣式遵閫命破蚊陣于乙夜收鵕捷于寅籌不憚宵征即陳露布竊惟蛸化之孽元匯貞蟲之羣似鴟似鷲久貽害于羊羅鼠夾如虎如豹曾蝙雷于甕社淮津血國三千吠巢億萬饑方抑絮妄學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僭擬炎官之色胄系子子敢偷郁郁佳名捷贊背茸擅據閭閻要地稷仙遊之夢栩

樹雞戍妬文苑之恩便便奚用如花越女頻蛾擾亂錦幰似柳張郎挫精傜直靈嚴投間抵隙乘暗幸昏嘆玉肌而齧花貌猶作嬌鳴刻香骨而露芳筋未償姦志率其不逞實繁有徒惡冠蚤蜂蠆藥之經恐漏罪浮蟲蝈待旦之術已窮凤稽誅於金神不早降於青女共等掃除賤後萁篝微能射斜貫魚手戳閭蠱雖出火攻之下蒙亦效羽被之先登灰釘頭史啖負山之向力

蚊戟少遲諒逃虛之豈遑俾丈人怡神而枕無展轉反側之虞偕女君合樹子宮叶熊羆虺虺之兆好音時遂薰風送欣忭曷勝捷書夜奏清晝同馳闕敢後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舉劉堯舉對床共賦，感慷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大哥中子頃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余問其下句，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予謂向字有義，則謂憂其讖，而顧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以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傾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戇愚，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效忠，退復虧孝，倥偬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為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顏至洪，於驛途水步、山墻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簽判，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召，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整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敘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揚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

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櫪於厠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於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碩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孫彝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

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决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伏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於果卿張巡諸子為上李陵降矣而日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況利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惟不刎頸豈足以見志況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還四

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與復事也非有抗讐師讐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

以三公之位兼匪躬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膽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嬖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鶵然

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鶩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圓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居半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髑髏，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

別紀 三 廿五

於舊主不足為慚，而反於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亦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嬰犢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撓歌，願與丞相商之。盧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

昶母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祖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灰，向南颺之，庶幾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月殺則髡，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

別紀 三 廿六

亦當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瘴癘巢而死、溺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

其間聞訃則哭、

趙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曰、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霾、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灑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滚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中隱隱雷鳴如怒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我朝景泰中、賜謚忠烈、人不能知、故附記之

夾午欲為孝子。以母故脫去。南中責文山之不即死。余原其心不過欲以此文。流家於後。為一身張本。真弔名之奸、也。

弔朱童子鴻墓文　俞思

之時也三月三日童子鴻故人、平湖俞思冲、詞何仙郎、舟抵京口、仙郎云、此去童子墓、僅隔一山耳、余與仙郎、越山、而登、其墓、余以客游雜篚、不將酒醪。不設。僅以桃花一枝。李花一枝。蘭花一甌。陳于墓前、而呼童子鴻曰、童子尚能識故人耶。余始晤子、於仙郎之別館。意致恬雅。步驟閒都。余、以、子、為、我、輩、中、人。子亦落落。視我雖下榻聯房。不一交語。及余稍成詩句。讀之有喜色。繼及法書小畫。覓之若巨寶。子時索之。余時應之。意相得也。及冬。雨過灌莽山居。則意色憔悴。非復昔時。余扣之、曰、華亭鶴唳。不堪聽也。長門天遠。買賦無金。將向潤州。作金焦樵子耳。余亦凄然泪下。而仙郎緘中。令余即遣。余亦不留。此非語耳。孰意子竟長夜于此山也。野烟啁路。春風不來。蝴蝶為夢。黃粱斷。欷去去。父母離離。交

洞聽大江濤滄陰霾水悲兮悲兮與子別矣

詩品序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二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

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刱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受斐然斷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康之傑，公幹、仲

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之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

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其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水，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

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為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身點綴，分夜呻吟。獨

標謂為警策衆睹終淪乎鈍次有輕蕩之徒嗤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送馬五和先生序　潘士藻

世傳焦光莫知所出或問于皇甫士安士安曰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入玄寂之幽混乎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足以廻其顧也予竊寐斯言世安得有髣髴若人者予鄙且吝執有而柴拘久矣誠不足以窺至人之靈局然身非僕蟲豈待時至乃化哉固知與鳩氏之樂遽遷遽居而執其有者為不仁支離疏之形浸假浸化而病其拘者為不智夫形神合也有無混也夢覺等也大盡之中醜雖出焉則吾生之謂矣吾雖不足以測至人而竊意士安所稱若人者恍乎惚乎若得而覈之予来東既得事五和馬先生馬先生雖遊於宦學然世無知馬先生者或問所出曰先生青羊肆人或謂即前青羊肆人或以為否然其栖心玄漠則青羊肆人也嘗入終南訪著五千言處

已戕李下之鄉、洞然玄同之旨蔌。復以青羊肆人、前為容成子問訪之青羊之谷。於是泉甦宦籍有先生。而其心常之青羊肆中。與岷峨綿竹霞棟而雲衣者。神相屬也。先生益冥契夫形神有無夢覺之理、而擇脫乎執有紫拘之累蒲故。奕棊歌賞焯澂武接、不知其華。陸沉海灌栖遲。吏跡不知其滄濯纓佩芳。不知其潔泥蟠塗泥。不知其汚。以予事之久。游則衎衎然。醉則栩栩

然广開而宊息泯泯然。開叩之曰。先生終扃秘藏乎。輒瞪目視曰。予以知我者。然亦竟不言也。會先生被新命、當赴京兆。長公洪竹衛先生、以故事授簡使言。劉覲吾許惺盤兩次公交趣言。世無皇甫士安、安知焦先。予何足以知馬先生。而言之。且馬先生于世無妄者。亦無非妄者。今使妄言之。而妄以為當。猶道哉。晉人者直欠卻肯一吷耳。別妄言之而又無當也。竊意長公嘗

述青羊肆中、又伯事先生者、謁教、當何以言馬先生。長公大笑不荅。退為兩次公述所以、兩次公曰、即如予言、知馬先生莫如予、趣書之為送五和先生序。

補陀觀音大士頌序　屠隆

夫理有去来。宏通之機斯顯。位有權實。圓明之妙無方。觀世音菩薩者。古正法明如来。實相既已臻無上之尊。菩薩應權。乃退處大乘之號。肆彼國王。下攝上將。猶夫宰輔。出領監司。行敎則整遜其權。證道則無改其位。何以故。益如来體尊。尊則下土多于敬畏。菩薩地近。近則衆生易以皈依。而觀世音心珠朗耀。齊妙覺以證三摩。

明鏡玄虛。超聲聞以圓四智。故善財徧叅其妙法。来諸聖之欽崇。釋迦授記以圓通。同文殊之廣化。般若義深。善淨法門無漏。仁慈觀熱。徧于此土有情。揭暗破昏。高懸慧炬。銷災救苦。普施津梁。通十方三界。為一界。毛竅聲響之悉聞。合千百億身。為一身。痛癢爬搔之必切。流轉迷倒。無不哀憐。蠢動含靈。咸所度脫。雖犍連之救母。不足踰其大悲。即恒河之數沙。不足酬其弘願。人非人等。因物而現自在之身。離慾離嗔。隨念以著。霧感之效。咸音伏衆。刀兵水火潛形。勝力降魔。羅刹鳩槃拱手。誦白衣之號。則孕副克閏望。紫竹之林。則漂舫及岸。百戰猛夫。瞻蓮花洋而魄褫。九幽獄鬼。洒楊枝水而魂甦。凡夫苦行薰脩。頓叩香臺法座。居士至心悲仰。立見聖相圓光。兜羅銀界。琉璃嵌七寶雕牀。華蓋金幢瓔珞映五雲錦帶。西城道於天竺。迦毗之種。既已星

奔。東顯化于洛伽。娑婆之衆。益以泉涌。徧廠陋壞。被功德者無涯。愚媪村氓。奉香火者恐後。照濯潭。潭皆月。月止一輪。爇寶嵒嵒。皆香。香無并。妙莊嚴無復唐捐。藏秘密不可思議。若

銷夏序　朱[illegible]寓

昔人避暑者曰頗得泰岱之長松爲瀟湘之修竹爲匡廬之飛瀑爲太湖之明月爲峩眉之古雪爲又有渴思金莖之露困憶石步之廊又有飽風歆爲蜩泳水歆爲魚者其苦已不勝與祝融敵矣獨一老古宿云避暑何獲湯裏去此衆熱所不到余深省斯語而終不能拳似人相與共享醍醐甘露之樂惟當長夏倏轉徙山中解縧冠挂蕉服展琲簟卷筠簾敞清風于北窗之下釣秋水于南華之上剌蓮劇炎戰茗嚼氷蕉境彌甘槐國非遠而時于曬書之暇隨命大兒續記銷夏部一卷以配辟寒夫造化之涼燠大寒暑也疹疾之冷熱小寒暑也人情之炎涼外寒暑也胸中之氷炭內寒暑也四者潛移密運如循環轆轤使人童老顛倒而莫可解脫非有道之士其誰能出火坑而咲氷山者乎如曰能

之則此集又爲風雪中清涼扇子矣

補陀洛伽山志序

番僧

夫洂洹之教西教也過去莊嚴古佛破暗滅冥覺迷拯溺茫昧邈綿莫得考鏡矣迨自周昭王瑕時世尊生于迦毗羅國離家淨飯修行彌樓遍歷苦行成無上道普度三界為天人師入滅以來析栴檀香別性同分崑崙源派珠波一然止教行天竺東土未聞西教東流則自漢明帝始帝感金人示夢日輪飛空傳毅揉蘇之石函

聞西力之聖諦而摩騰法蘭首從月氏來集關下馳經白馬獻像優填王族貴戚而下稽首十地皈心三寶霞蔚雲蒸踉蹌恐後則中國之知信向覺皇實自漢明發之也觀世音菩薩者過去正法明如來實與釋迦齊肩以聞思修入三摩地以大悲因地證如來果以聞思故號曰觀音以大悲故發弘誓願欲以普度闡浮眾生苦惱于是與釋迦同時應化授記釋迦圓通第一

而退處菩薩棲住妙脫塵智周沙界事理無礙機相盡融三千大千中有億萬蠉蠕呈形形已不見有億萬蠉蠕發聲聲已不聞因物現身身惟一隨機說法法法俱圓菩薩無身因物有身是名大身菩薩無法隨機有法是名大法有億萬物有億萬身而其究身物兩空求一身了不可得有億萬機有億萬法而其究機法兩空求一法了不可得以眾生身為身以眾生法

為法眾生惟其有身是以無身眾生惟其有法是以無法是故世音亦菩薩音菩薩音亦世音河以故眾生以眼觀形以耳聽音以眼觀形觀不隔垣以耳聽音聽不掩耳有障礙故菩薩形融于音音融于形耳融於目目融于耳觀亦非耳亦非目聽亦非目亦非耳耳遇音則聽遇形則觀而要非任耳目遇形則觀遇音則聽而要非任目無障礙故般若現于萬緣不泊于萬緣

萬緣行於般若不累於般若佛言圓通如是如
是以圓通故是以華嚴甘露七寶林中向衣九
藏慈悲霧感西来大聖清淨海衆天香妙香慶
月宮中藏王慶信品月八難西天洋海清淨座
立清涼寶海廣慶倖頭寶揚慧德華嚴海衆吉
祥海月清涼寶山寶陀大悲等隨時立號而佛
菩薩梵王帝釋天身天大將軍毘沙門小王身
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婆
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
摩羅伽等亦隨物現身經言寶陀即補陀也震
旦國中三大道場西蛾眉以普賢北五臺以文
殊而我東海補陀以觀世音西北距佛國不遠
通法漸摩近而且易東海僻在深阻聲迹荒遐
衆生久苦沉淪薰染五濁如来垂慜之慈觀世
音之開化補陀津梁娑竭良有以也顧蛾眉五
臺深峭椎拔秀甲齊州而補陀獨立大瀛海中

孤絶處尤爲奇特善信航海朝謁大士肩駢趾
錯無論中華即天竺梵僧亦往往單瓢隻履間
關而至殆無虛日而吾鄉士大夫顧反畏風波
罕登涉者海上文人恒摽勝覽區詑奇五岳託
之竹素而補陀一志獨闕焉乃使大敵壅閉外
道喧豗則何貴操管綴文者哉開府侯大將軍
乃誅之兵使者劉公郡大夫龍公纂脩補陀志
首取今上奉聖母命頒賜藏經制敕御製叙文
及元輔申公序贊冠諸簡端而圖繪山海巖洞
殿宇形勝次第裒集古今名賢制作彙爲一書
復遣使屬道民刪定乃爲稍削舊詩之俚謬增
入時賢之合作者若干篇復以道民所自爲記
頌韻語附焉三君子之闡揚教典開廸愚矇厥
功不細詎惟山靈海若所豫亦如来之所印可
謙

古逸書叙　谷湍甚慶

天地閒磊砢鴻龐之氣結為大象發為偉人鬱為眇論此之謂三奇今文士家相為奇烏覩所為不奇者哉夫山高水深春明秋澇當可為之謂奇不凌節焉之謂奇炎月而江漢氷流碭而桃李華陵谷滄田此且為何時宜者邪故曰奇生怪怪生無常此其辟也木之瘿牛之黄需者寶之此辟之過者也必若兵家所云靜為躁奇

別紀　三　四五

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此知雌雄之術實虛明晦之勝者也子雲之艱元包之吡奇之所不道也故蜀犬吠月越犬吠雪吠所怪也放乎五方憂憂乎陳言之去放乎日月行於其所當行不得不為文放乎風與水絲竹肉不可以相如放乎自然夫寒山雌而春山冶宜也火雲流而收潦清時也知夫冬之必為冬冬之不得復為冬恒人能辨之也若然則我何奇而不為

構文以內外定十六品曰神曰眇曰典曰閎曰麗曰特曰纖曰希曰迅曰奇曰幻曰疏曰喪曰逸分曰脩曰恣河梁烏路思議都眇是曰神隱輪闊闠天花迸下是曰眇蒼彝剝蝕致淵以典是曰典有理與有詞與曰閎者混濛汤穆無所不有麗者肌裹春容海初曙媚中春也瞿唐之口雙峨柱睽屠城舞蠹精卒五千足也叙特煙雨燕霏游絲要裊苑亦縈盈而滲溉也叙纖意

別紀　三　四六

旨孤清情玄寞寄者希也瀑布飛沫瞬息千里流星不足踰其迅也縱橫夭矯幻正而奇無端杳遇奇疑極幻奇幻之用不可勝窮也平蕪通望谷口泠泠頗無駭越酷自親人矣故註述夷與疏若夫世外之逸放彼青冥素女便娟輕螢駢度是脩逸也語燕支雖廣陵清嘯是恣逸也

卓然長光鷲磨蓮社敘　余思峰

人能于一切身心意知澄然無一點耶於儒是佛於禪是聖矣苟於微隙間始而遷繼而遂終而不覺離性日遠不成其為身心意知乃無所容其虛靈吁亦危矣吾祖尼山嘗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內訟則于身心意知日磨日濯隱悔隱剔未始昭揭焉而卓然勃然以鷲磨自任自陳罪過明向于佛尼山座下當是一阿難矣卓然早有渴疾醫來謂非牛乳與涌則不治此時未見佛非全生不可則破飲食戒今日既有生非全戒不可別生懺悔心飲食之間罪過幾何不忍遷延必歎痛責如此則內訟極嚴立行極峻身心意知極明極微吾可以對佛佛可以照吾縣此精進則滿分戒縣此持戒即佛菩薩卓然之鷲磨意念淺遠矣余正之一月昧爽持炷香入城光禮尼山祖師繼參縣墮

以牛牛罪過自懲自艾自祈懺然於靈明而余彰孛含矣謂大衆曰立之構久矣憶人亂無適而寧含之心事殆與尼山同一功德無乃與雄欺人乎抑未嘗以分香陳佚之史滿向熱讀故為是放口耳其于卓然何如也余聞而心慄焉使卓然容余入蓮社以鷲磨治余余且進尼山而歸蓮社也

泡炙論　湛堂

湛堂準禪師、與雅公為法門昆仲。因雅述禪本草、乃製炮炙論佐之、曰、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禪本草、知藥之溫良真假、又諳州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不讀禪本草者。却將杜漏藍作綿州附子。往往以相似者為是。苦哉、不惟自悞、兼悞他人、故使後之學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擾擾逐

其末。而不知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遂至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若觀本草明藥之體性、又解如法炮製、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藥。除無明根。東八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剉。就用性真空火、微焙之。入四無量臼。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然後成三昧。煉十波羅蜜為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功驗。不可盡言。

訬喜曰、湛堂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知作文關捷、遂置羅漢疏、水磨記、炮炙論、嗚呼、尊宿於世間學、尚爾其審、况出世間法乎、

八駿論　王志

夫因氣含生。罕不以形相別。至於比德方事。龍馬、則、同、類、焉。是以參墨觀其智。忌衛相其才。抑亦昭發於圖緯。而列載於寶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禎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銅玉傳其象。至如騄耳驊騮。赤驥白驥之絕。黃渠山子踰輪之異。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遙碣石。而轢倒。曑。排。閶闔。而軼。姑。徐。非。夫。掃。風。擿。塵。之。迹。超。虛。逐。日。之步。安能若是哉。望絳宮而驤首。指瓊臺而一息。繫可得而齊影矣。至於詩書所記。名色實多。驊、駱、麃、乎、坰、野。皎、質、耀、乎、空、谷。或表形騧紫。被乎青玄。雖可盡言矣。其有龍文騣鬣之倫。取其電逝。而飈逸。驕騳駃騠之儔。亦騰驤以稱駿。莫不待盛明而皆出。歷代之神寶矣。次有蒲梢齧膝。魚文驥駒之類。或擅名於濮右。或珍生於冀北。備飾於涓証。填列於帝早。進則充服於上襄。而驂驪於瑤軫。退則羈棄於下圉。思馭於帝閑。俟吳班秦公之見識。仰、天、門、而、彌、遠。窺、雲、路、而、何難哉。使乎韓哀孫陽之徒執靶。豈傷吻弊策。伏匿而不進焉。自非神徹幽遐。體照冥遠。驅馮。羣龍。窮觀天域。詳搜迴古。靡得儔焉。

忠質文論 蘇竹李

曰、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分忠也、古文質也。籀文篆也、則王。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今書乎。古隸。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者。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之規為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也。

別記 三 五三

燕昭秦子嬰論 王嘉

夫含靈挺質、罕不羨乎久視。祈以長生。苟乎才性。企之彌遠。何者、夫層宮峻宇肆其奢。綽約柔曼縱其惑。九韶六英悅其耳。喜怒刑賞示其威。精靈溺於常滯。志意疲於馳策。銷竭神慮。翦刻天和。秦政自以功高三皇。世踰五帝。取惑徐市。身殞沙丘。燕昭能延禮羣神。百靈響集。並欲棄機事。以遊真極。去塵垢。而望雲飛。辟猶等溝澮於天河。齊朝菌於椿水。超二儀於崑崙。升一匱而坂重漢。何則、望之、與無階矣。抱朴子曰、學若牛毛。得如麟角。至如秦皇燕昭之知。雖徼鑒仙體。而未入玄真。蓋由偏惑尚多。滯情未盡。至於神通玄化。說變萬端。故曰、徐行雲垂之傳。駕影乘霞之侶。可得齊肩比步焉。與之揖息也。窮神絕異。隨方而來。術絕殊形。越境而至。託神以盡變。因變以窮神。觸象難名。靈怪莫測。淮南子云、

別紀 三 五四

李雷吐火之術。出於萬畢之家。方寵羽於洪鑪。炎。烟火。於水。水漏海螺船之屬。飛珠沉霞之類。千途萬品。書籍之所未詳。自神化以來。神奇莫與為例。豈末代浮誣所能窺仰。天齡促知之所效哉。

友論　大西域利瑪竇

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焉。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其心一而已。相須相佑。為結友之由。孝子繼父之所交友。如受父之產業矣。

時當平居無事。難指友之真偽。臨難之頃。則友之情顯焉。蓋事急之際。友之真者益近。密偽者盡踈散矣。

交友之先宜察。友之後宜信。

友之饋友而望報。非饋也。與市易者等耳。

夫事情莫測。友誼難憑。今日之友。後或變而成仇。可不敬慎乎。

各人不能全盡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胥助。可以與竭露發予心。

始為知己之友也。

德志相似。其友始固。

正友不常順。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順之。無理者逆之。故直言獨為友之責矣。

交友如醫疾。醫者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救病之故。傷其體。苦其口。醫者不恐病者

者之身友者宜忍友之惡乎諫之諫之何恤焉耳之逆何畏其類之戚

友人無所善我與仇人無所害我等焉

友者過譽之害較仇者過譽之害猶大焉

視財勢友人者其財勢亡即退而離焉謂既不見其初友之所以然則友之情逐渙也

友之定於我之不定事試之可見矣

交友使獨知利已不復顧益其友是商賈之人耳不可謂友也

我所能為不必望友代為之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於貨惜哉

多有容友便無容友也

視友如已者則遐者通弱者強患者幸病者愈何必多言耶死者猶生也

我有二友相訟於前我不欲為之聽判恐一以我為仇也我有二仇相訟於前我猶可為之聽判必一以我為友也：既友每事可同議定然先須議定友

友友之友之友仇友之仇為厚友也

不扶友之急則臨急無助者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兩友相助

夫時何時乎順語生友直言生怨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我榮時請而方來患時不請而自來夫友我

良友相交之味失之後愈可知覺矣

居染壓而狎染人近染色難免無污穢其身矣

交友惡人恒聽視其醜事必習之而浼本心焉

古有二人同行一極富一極貧或曰此二人為友至審矣實法德聞之曰既然何一為富者一為貧者哉

昔有人求其友以非義事而不見與之曰苟爾不與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彼曰苟爾求我以非事何復用爾方乎

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友也為貧之財為弱之力為病之藥焉

詩論　陳繼儒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〻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孫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番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酬酢之間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蘀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

別紀　三　五九

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〻耆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為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為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為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為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為子夏范蔚宗指為衛宏〻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掊擊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弟論易則二五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為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

別紀　三　六十

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纍時十五國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草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學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為地魚龍窟之以為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眾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嚴汰繁冗而衷出之小羣漁大群合洗業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頤而已

衛玠問夢

李長

周禮六夢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東坡夢齋銘曰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李溫陵曰周公樂令蘇子皆一偏之談推測之見青天白日各自說夢不足信也無時不夢無別不夢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六根六塵十二處十八界夢夢死夢生夢苦夢樂飛者夢於林躍者夢於淵夢固夢也醒亦夢也蓋無時不是夢矣誰能知其因乎雖至聖至神於此無逃避夢中若問其因亦當縮首卷舌不敢出聲矣善哉衛玠形神所不接之問也使得遭遇達磨諸祖豈不超然夢覺之關而何止差疾已也惜哉好學而無其師真令人恨恨

隱者說 李贄

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猶有志者亦能未足為難也。若夫身隱者，以隱為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人蓋若有數等焉：有志在長林豐艸，惡囂馳寂而隱者；有懶散不耐煩，不能事生產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以此而隱，又何取於隱也。不有志在神仙，願棄人世，如陶弘景輩者乎？身游物外，心切救民，如魯連子者乎？志趣超絕，不屑一人之下，如莊周、嚴光、陶潛、邵雍、陳摶數公者乎？蓋身雖隱而心實未嘗隱也。此其隱蓋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宗等，始為身心俱隱，無得而稱焉。嗟夫！大隱居朝市，東方生其人也。彼阮公雖大，猶有逃名之累，尚未離乎隱之迹也。吾謂阮公雖欲為東方焉，道之事而不能若焉。公則真無所不可者矣。

何心隱 張大復

江陵在翰林時，往見何心隱，相對移刻，不交一談。出語耿天臺曰：「此飛妖也，吾將戮之。」天臺入，而心隱徐步庭中，低頭自語曰：「此妖必為宰相。」雖然，為宰相必殺我，吾安所得彈丸地而藏此幻形焉？斯二人者，無言而相斷以神，如文左券，是宇內之真相知也。使心隱不蟄于江陵之手，而死牖下，心隱必不瞑也；或江陵既為相，不殺心隱而死，江陵亦不瞑也。持千金之璧而市之，市者予之九百則怒，予之千餘亦怒，必予之千而後市者無言，市之者不復言也。當其交而已矣。

紅拂說

俞思嘩

許州重過余濰等山居，袖中當有脊，余詢之，曰門來寄蕭寺中破寂具者也。出其卷，為張伯起傳紅拂奇困兩揭語之驚人者以示余，曰：紅拂樂昌並豔越國，而俠媚殊異，興喪相反者何哉。李藥師一代人豪，何難女子，然獅孔席爀，各應其求，故流離播越，始遺紅拂，紅拂見而心許之，竊符臥內，縲紲靈右，安堵仲堅，其出甚奇。情甚俠，紅線之儔與，而司空不為禮，伯起曰司空見慣渾閒事。樂昌以公主而尚德言，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若夫劉理之妻，請劉其頸，梁氏之寡，自毀其面，何所不可，而乃辱身賤行，破鏡陰隋，苟活，希合當時，此心其希寘床褥，迎帷巧咲，獻媚取憐，非一朝夕矣，而德言猶甘之坎，伯起曰愛他風雲月他寒憲，亦于是而卜隋之敗唐之典也。夫隋陳之繼篡也，止傳舍耳，世數未適

風澤未泯，司空褉公主于許彝之場，公主娛司空于酒色之地，而恬相安也，魏德不長，其在是乎。藥師以布衣謁見司空，于時江都無志，豪傑未興，興紅拂振衣而去，獨若無人，隋之君倚司空為重，此持之若嬰孩，誠與博浪之椎何以異也。太原英主識之風塵，拔之行伍，任擢操柄，使天下靡然傾首服順，藥師功高，十居其七，後世之遡其宗蹟者，至謂為少伯孔明後身，則彼紅拂者，苧蘿之姿光耶，臥龍之醜婦耶，幸之司空習其閒，而紅拂去，紅拂逃其閒，而衛公名訛謂婦人不系世之興衰乎，故孔子亦曰有婦人焉，其見淚遠矣。彼樂昌者，直飛燕太真耳，猶其典紅拂並傳也，余心愁焉。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先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鍾繇弟子宋翼常作此書、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每作一横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屈折如鋼鈎。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馳驟。草書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氣脉鈎連。務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亦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

莊子要語後　王世貞

莊子亦人中天也其位業所受則天中人也其言有條然而出世外者則亦人中天也出而不能盡不獲如大椎氏者則又天中人也為言幾數十萬今吾采之而周生為錄之者十不能一耳然皆瑩然若穀之得鑿酥乳之得醍醐而砂礦之得燗銀也自莊子之言出而後世之修詞者獵其奇務識者資其博拘方者疑其誕而守經者病其詭皆有以來之雖然彼固有以來之於彼無與也吾采之吾以自為而已於四者亦無與也

李白詩題辭　李贄

卓吾子曰升菴曰白慕謝東山故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劉昫修唐書乃以白為山東人遂致紛紛耳因引曾子固稱白蜀都人而成都志謂白生彰明縣之青蓮鄉以實之余謂蜀人則以白為蜀產隴西人則以白為隴西產山東人又借此以為山東產而修入一統志蓋自唐至今然矣今王元美斷以范傳正墓志為是曰白父客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是謂實錄嗚呼一个李白生時無所容死後千百餘年乘而爭者無時而已余謂李白無時不是其生之年無處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隴西人亦是山東人亦是會稽人亦是潯陽人亦是夜郎人死之處亦榮生之處亦榮流之處亦榮囚之處亦榮不遊不囚不流不到之處讀其

書見其人亦榮亦榮莫爭莫爭

別紀　三　十一

黃山谷論書

余謂字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廼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痕王右軍畫沙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將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凡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

別紀　三　十二

與友人論文 焦[illegible]

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窅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搆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為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

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累之疑而其為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諷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

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為近古唐之文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漸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耶德耶事功耶蔑其實而欲妄為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闒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養非獨實不中窶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于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文不以

相襲為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塗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蜜蘗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為變色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為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夫古以為賊今以為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而以炫盲者之覩可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綈繒之不若今之救何以異此以一二陋者為之不足怪也乃悉拳盲以趍之謬種流傳淺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況詩以眞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於此

顏真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意

余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宅憩息、已一年矣、師公者甚衆、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一日長史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來至竹院小堂、公乃當堂踞坐、而命僕居乎小榻、言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言其要妙、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曰、常聞長史每令為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非此之謂乎、長史曰、然、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之謂乎、曰、然、均謂閒、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閒不容髮、豈非此之謂乎、曰、然、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甚疎之意乎、曰、然、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非末已成畫、復使鋒健之意乎、曰、然、力謂體骨子知之乎、曰、豈非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意乎、曰、

然、輕謂曲折、子知之乎、曰、豈非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暗過之謂乎、曰、然、決為牽製、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牽製為撃、銳意挫鋒、使筆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之謂乎、曰、然、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結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偏旁救應之謂乎、曰、然、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長史所謂趣長筆短、雖點畫不足、常使意氣有餘乎、曰、然、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非欲書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乎、曰、然、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兼令茂密乎、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在識筆法、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舍掣奪、咸有規矩、用筆當須知如錐畫沙、如印印泥、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久之自然齊於古人矣、

篆勢　蔡伯喈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蘊揚波振激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疑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際不可得見指偽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使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繫繫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擧大體而論旃

讀米集　袁宏道

米知無為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顛生曰陶之菊林之梅公之石人皆相傳其癖愛為美談遂亦栩栩然執一物癖愛以自喜嗟哉謬甚矣陶之愛菊非愛菊也是陶愛陶也林之愛梅非愛梅也是林愛林也公之愛石亦是公愛公也非愛石也箇中天機難以語人嗟哉

國朝文評　王世貞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豊饒。而寡芍藥之和。王子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厨內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絶。劉伯温如叢臺少年人說社。便辟流利。小見口才。高季迪如拍張檣橦。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瀠洄滉瀁之狀頗少。解大紳如遮夾快馬。急速而少步驟。楊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露寒儉。又如新廷尉牘。有法而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陳相因。不甚可食。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數腴可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喪。緩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閑整堪戰。而儁於寡。羅景鳴如猴鑄鳴。雖古色驚人。

原非三代之器。桑民懌如社劇蒐歌。亦自滿眼充耳。楊君謙如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漢大。羅彝正如美試道士升講壇。語不離法。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東塗西抹。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迫。期期艾艾。又如拙工製錦。絲理多恨。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飛瀑布岩。一瀉千尺。無淵渟沈實之致。崔子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幅。湛源明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沿門唱誦。李獻吉如樽彝錦綺。天下環瑤。而不無追飾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翬五彩。飛不百步。而能欒人目睛。徐昌穀如風流少年。顧景自愛。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如絲笮旄牛。珍貴能負。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嘶齋人唱霓裳散序。格高而音卑。王敬夫如獄禪鹿仙。亦自縱橫。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

何。夏文愍。如登小丘。展足見平野。然是疏議耳。王稚欽書牘如寵人訴情。他文則改鼠為璞。呼驢作衛。江[illegible][illegible]士入鴻臚館。鳥語侏𠌯。一字不曉。廖鳴吾如[illegible][illegible]小吏作富人。紛紜殊增厭賤。郭价夫如鄉老叙事。粗見亹亹。豐道士如骨董肆。真贋雜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儇詐。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翫。江湖空闊。便自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豔。黃德兆

別紀　三　八三

如山猺強作漢語。不免鴃舌。黃勉之。如新安大商。錢帛米谷。金銀俱足。獨法書名畫不真。陸浚明。如捉麈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于順如試風雛鷹。矯健自肆。袁永之。如王武子擇有才兵家兒。命相不厚。呂仲木。如夢中囈語不休。偶然而止。馬伯循。如河朔餐羊酪漿。習肥逆鼻。顏惟喬。如暴顯措大。不堪造作。楊用修。如繒綵作花。無種種生氣。屠文升如小家子充烏衣諸郎。

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器。非不奇貴。痕跡宛然。又如王子師學華相國。在形迹間。而以愈遠。羅達夫。如請師參禪。兩處著腳。俱不堪高坐。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巷徑究轉。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通津郵。資用本少。供億不虛。薛君采如爵白鑞杖青蘆。不勝談猶。朱子价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声。似欲隸太常。喬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

別紀　三　八四

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來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楩如春水橫流。淊蕩縱逸。而少歸宿。梁公實如貧士好古。品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若雞繼耳。宗子相。如駿馬多蹶。又如妙音声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月在耳。李于鱗。如齊鼎周彝。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

國朝詩評

王世貞

高季迪如射鵰胡兒縱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靚粧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家好武諸王事力既稱服藝若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表可憎如師手鼓琴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復嫣然不作寒梅老樹風骨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掃地汪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孫伯融如新就銜馬步驟未熟時見輕快孫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場輕脫自好浦長源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遠解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張與之周旋酒食儈父楊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湯公讓劉原濟如淮陰少年斗健作[illegible]大狀劉欽謨

如村女簪花穠豔羞澀正得各半夏正夫如鄉嗇夫衣繡見達官雖復整飭時露本態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淡沲而易見底裏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嗄吳匏庵如學究出身人雖復閒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無非實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語謂為游戲三昧莊孔陽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降神里老罵坐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猱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懌如洛陽博徒家無儋石一擲百萬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致無乃癡重何喬希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威儀祝希哲如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堪蔡九逵如灌莽中薔薇汀際小、鳥、時、復、娟、然

一覽而已王敦夫如漢武求仙欲根正染時復
過之終非實境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瑤
文徵仲如仕女淡粧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疎窻
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康德涵如請康中宰相
非不處貴惟摟粗率無大處分蔣子雲如白蠟
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如小兒帶花學
作軟麗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王子衡
如外國人投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不免露

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疎林早秋非不
清楚恨乏他致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
不脫淤泥中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落其少時
亦復玉樓金埒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
不必盡稱姚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
玉如春原畫花苞蘼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
齊語多不辨朱升之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
不恨敗近夫如越兵縱橫江淮間終不成霸王

新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人陸子玄如
入貲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目
鄭繼之如冰凌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
談喪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
置酒寒酸澹泊然不至腥羶黃勉之如假山池
雖爾華整大費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
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
悴婉篤令人心折薛君采如宋人葉玉幾奪天

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獨笑胡孝思如驕兒郎
愛吳音興到即詣不必合板馬仲房如程衛尉
屯西宮斥堠精嚴甲伏雄整而士乏樂用之氣
豐道生如沙苑馬驚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
蹶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自
少孫太初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
蜩聲振月露體滯泥壞施子羽如寒鴉數點流
水孤村措其景物蕭條迫晚意盡王履吉如鄉

少年久游都會。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鮭珍水陸。而時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未諳步驟。張文隱如槃擣昇。燦爛驚人。終乏古雅。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閒適。終成凄楚。又如過雨殘荷。雖爾衰落。楓然有態。楊用修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不曉喫飯着衣。李子中如刁家奴。煇赫

車馬。施散金帛。原非己物。廖鳴吾如新決渠。涔楚濁泥。一瞬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絕人。惜輕纖短幅。不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黃才伯如紫瑛石。大似靺鞨。晚年不無可恨。周以言如中智苾蒭。雖乏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子叔如小邑民築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甘州石斗。色澤似玉。膚理粗疎。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度。擊刺

未堪。華子潛如盤石跡。林清溪短棹。雖在秋冬之際。不廢楓橋。張孟獨如罵陣兵。嗔目喧袖。果勢壯往。張愈光如拙匠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東銅鐵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威儀舉舉。終少華冶態。傅汝舟如言法華作風話。凡多聖少。喬景叔如清泉放溜。新月桂樹。然此景殊少。不耐緜觀。蔡子木如驕女織流黃。不知絛理。強自斐然。王道思如鷺弋宿鳥。撲刺遒迅。

殊愧幽閒之狀。許伯誠如賈胡子作獨游。隨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傅粉澤。強工顰笑。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在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嘔嘔未了。忽發喑嗚。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仙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蕖試風。又如西施毛嬙。無論才藝。却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鳩擘天。

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峩嵋積雪。閬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齧決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雜勻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美。但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聲聞則入。大乘

則遠。馮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雖見伉俍。殊乏都雅。馮汝言如晋人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張茂恭如龐僧虔江揖讓。簡略。故是中原門第。盧少楩如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衩衣躡屐。忽發胡語。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彭孔嘉如光祿宴使臣。餖飣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初調鷹。見擊鷙。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亂。才色既

自可觀。時出俊語。爲客所賞。謝茂秦如大官舊庖。爲小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餖飣不苟。魏順甫如黃梅坐人。談上乘。緩未透汗。不失門宗。

玄海子著書評　張居正

揚子雲白首著太玄經。殫極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獨桓譚以為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丘索。談藝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為祇足覆瓿云耳。人情好慕遠古而忽傳類。信習熟而駭所希聞。彼親見揚子雲名位不顯。又所著作非淺見謏聞者所易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即巖穴之士。殫精神於旁索者。不以窮約

自發憤者哉。其堙滅而無稱者。又可勝道哉。玄海子遯世絕俗。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上窮皇農。中述道德之意。下極肖翹之變。旨趣深矣。讀玄叩集。又窮極幽隱。鈎致深遠。索玄珠於象罔。叩寂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閎覽博詣乎。他作鑄詞險峻。至不可句。又焉能究其旨歸。則世之知者。蓋亦希矣。嗟乎。玄海子慎勿輕出其書。世有博詣遠觀如桓譚者。將必有傳之後世之先見而何計世俗之知與不知哉。

古今書評　袁昂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止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十二種。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奉勑遣臣評古今書。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

詩評 敖陶孫

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

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晩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山。如九臯獨淚。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琴圜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

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元詞評　涵虛子

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得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鵰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已上十二人。蒸首等。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閑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臺。劉廷信如摩雲老鶴。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九皐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盍西村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草爭芳。庚吉甫如奇峯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

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盤牡丹。阿魯威如霍唳青霄。呂止庵如晴霞結綺。荊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窻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鵰鶚冲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全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

松石右賓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鵰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蕖尚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鴛戲波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盧踈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菴高拭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十五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許可謂嚴矣

酒評　袁宏道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狎浪喝喝終日立長孺如吳牛齧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胡仲修如徐娘風情追念其盛時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袁平子如武陵少年說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向著勝地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關以奇服衆

小窗別紀卷之四

延陵吳從先許選　　婺源汪宇燦校

魚弘傳　李延壽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床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浮數百獮猴以為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頓為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殺其為人。抗男元法僧闢之狀抗三百。後為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金鳳外傳

陳后金鳳者、閩主王延鈞之后、福清萬安鄉人也、父侯倫、少年美丰姿、唐景福初、事閩觀察使陳巖、以色見、嬖。居起數與共。因得出入卧內。其妻陸氏與之私、有娠、未幾巖卒、嬖范暉自稱留後、陸依於范、生一女、其夕夢飛鳳入懷、因名金鳳、冒姓陳、及王審知兵入閩、攻殺范氏、金鳳流落民間、巖族人陳匡勝、收養之、梁開平三年、審知封閩王、採良家女、充後宮、時金鳳年十七、性皮粉。寵善歌舞。通音律。審知聞之。召為才人。特蒙寵倖。宮室服御之奉、與魯國黃夫人比、審築水晶宮於西湖、傍列亭榭。周迴十餘里、金鳳時扈駕由子城複道中出遊、然不及湯、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子延翰繼之、延翰妃崔氏醜而淫、性復妬、搜諸宮人之美者、輒幽之別室、械以三木鑄銅為人手。摯其頰。又以大錐刺其臂、一歲

中死者八十四人、時金鳳已乞身為尼、溪自故得免、次年延翰為周彥琛所弒、而延鈞立、鈞審知次子、初娶漢主女清遠公主、有美色、早世、繼選金氏劉氏、皆賢而無寵、後宮數百、無可意者、內侍李傚拯譽金鳳。姿態超絕、延鈞御紫禁門宣見、大悅、封之為淑妃、長興三年、民間有言真封宅龍見者、延鈞於其地。造羅龍宮。自稱帝、國號閩、改元龍啟、進封金鳳為皇后、追封其假父陳巖為威武軍節度使、毋陸氏為長樂郡夫人、族人陳匡勝為殿使、特築長春宮以居之、延鈞數於其中為長夜之宴。每宴輒勅宮中燃金龍燭數百枚。環左右光明如晝。復勅宮女數百人。擎一杯盤。皆瓊瑤瑪瑙。琥珀玻璃之屬。以隊遞進。不設几筵。酒酣張長枕大床。捕金鳳及諸宮女裸卧。隨意幸之。又遣使於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延鈞與金鳳淫狎於內、令

宮女隔屏觀之。嬉笑為樂。三月上巳、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倚後宮禊衣文錦。列坐水次。流觴採暢。窮日而返。沉麝之氣。環珮之響。燎炬之光。達於遠近。途中絲竹絃管。續絲奏和。清音入雲。觀者塞道。不能前。端陽日造綵舫數百於西湖。每舫載宮女二三十人、衣短衣鼓檝爭先。延鈞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遊動、使宮女同䢖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濤

淈、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西湖南湖闘綵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人士女績纈夾岸。櫛比如市。夜妝宮女入宮。多不知所之者。延鈞亦不問。有小吏歸守明弱冠美皙如玉。延鈞嬖之。嘗呼為歸郎。延鈞素多疾、守明日侍禁中、寖緣與金鳳通。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少與守明暱。因守明以通於金鳳、可殷慧敏有智巧。守明令造縷金五彩九龍帳於長春宮。織八龍於帳外。而以延鈞為一。謂既成進之、極其華靡。延鈞懼甚。益昵守明、數留宿於內不出。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唯貯二歸郎。初金鳳因李倣得進、及為后、倣自矜其功、且微聞九龍帳中事、頗恣橫、不為畏忌、金鳳弗能堪。令可殷潛之延鈞、倣知之、怨金鳳負己。謀所以奪之寵。乃盛飾其妹春燕、進於上、春燕婉媚絕代。初入宮、年才十五、顧盼舉止、動移上意。遂

大見幸、冊為賢妃、以倣為皇城使、擅愛專席、延鈞自是不復御九龍帳矣。因為春燕造東華宮、以珊瑚為梲栭。琉璃為檐瓦。檀楠為棵棟。真珠為簾幙。範金為柱礎。窮工極麗。宮中供匠作者萬人、用度不給、倣舉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巧於聚斂。多察富人陰事。文致之、以罪而籍沒其貲。被榜捶者胸背布受、仍銅斗熨之、建州大盜吳光來朝、文傑利其財、誘求其罪、治之、光怨、帥

衆叛入吳、引吳人攻建州、延鈞遣將往救、兵行在道不進、曰得文傑乃進、延鈞不得已、送於軍中、軍士磔殺之、金鳳諷右省常侍李洵上言文傑導九重淫靡。竭萬戶膏脂。天怒人怨、禍亂叵測。皆由李妃與傚爲戎首。今文傑伏誅、妃傚不宜在上左右、延鈞意猶豫、明年元夕御大酺殿、召前翰林承旨韓偓、弘文館直學士王倜、右補闕崔道融、吏部郎中夏侯淑等、觀燈賜宴、命各

賦大酺樂、偓賦長春宮失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消、倘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延鈞爲動念、因反駕長春宮、李傚知罪已者衆、不自安、私與春鸞畫全身之策、以太子繼鵬、與陳氏有隙、乃言春鸞之美於繼鵬、繼鵬入宮問疾、遇春鸞於前廡、悅之、就所居烝焉、匡勝聞而白其事、延鈞大怒、與次子繼嚴議殺繼鵬、繼鵬懼、李傚圖之、遣醫工陳究從宮中出、言延鈞病

趨、傚遽令壯士先殺李可殷於家、貫明金鳳誣之、延鈞強起視朝、詰可殷死狀、傚聞驚怖、逼繼鵬率皇城衛士入、延鈞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中不忍其苦、爲絕之。繼嚴及金鳳歸守明、陳匡勝、皆爲傚所殺、於是繼鵬即帝位、改永和二年爲通文元年、立春鸞爲皇后、加李傚判六軍諸衛事、繼鵬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繼鵬寵春鸞、欲廢夫人、

內宣徽使參政事葉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易乎。繼鵬不聽、翹復上書極爭、繼鵬批其疏后曰、春色曾看紫陌頭。亂紅飛盡不禁秋。人情自厭芳華歇。一葉隨風落御溝。放翹歸永泰、梁國竟廢、春鸞信左道、繼鵬惑之、有妖人譚紫霄、以方術見幸、事無小大、皆決焉、紫霄言紫薇星臨后宮、救繼鵬別建紫薇宮爲春鸞遊幸之所、土木之盛、倍於東華、又建三

甪臺三層於城中、括民間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篤耨薰陸諸香數十斤、紫霄導春鶯諸後宮齋宿其下、晝夜聚濤、謂爲繼鵬祈年永祚、而蝶褻亡忌、國人醜之。後紫霄事敗奔吳、做傚以異志見戮、春鶯之寵寖衰。繼鵬徙居長春宮、夜坐忽忽不樂、俄聞悲泣聲漸近、彷彿見金鳳御東至前、而歸守明、李可殷、陳匡勝等、自宮外領紅衣執戈矛者數千人、繼鵬大驚、縋而避之、有頃、宮中火起、紫微東華、躍龍諸殿、頓成灰燼、繼鵬娛控鶴部將連重遇、軍有謀、將加誅、重遇懼、夜統軍圍長春宮、繼鵬挾春鶯率黃門衛士斬關出奔、次梧桐嶺、追兵至、執繼鵬歸院、壯酢而縊之、春鶯度不免、自刎死、時通文四年七月十二日也、葬蓮花山側、號康陵、先是、金鳳與延鈞亦葬是山、號惠陵、閩連中南唐師敗、李仁達於古城、亂兵發諸陵、

剔取寶玉、金鳳春鶯容色如生、鮮血流濟、山爲之赤。後人名其山爲臙脂山云、

予居高蓋山中、有農家掘廸遇土穴、得銀錢數枚、色黑如漆、石硯一、銅爐銅刀各一、有篆文乾德五年造、又石匣一、啓視有抄書一帙、爲陳后金鳳外傳、不著作者姓名。搘墨漫漶、而字跡猶可句讀。農家弗能省、予聞亟往索歸、參之史乘諸書、始末多不異、因與友人徐坳訂正之、夫飛燕別傳。出諸壞墻。南部煙花。檢之廢閣。前人藏秘。後人搜傳。鈞有意焉。夫諸王繼踵召亂、竟亡其國、固來世之明戒也。是宜傳之以存野史之一、明萬曆甲辰夏五

閩邑王宇識

五柳先生傳并贊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于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或嘆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為雪。水之局。為淵為洳為潦為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壙不可以為埏。埴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于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詠以志其散。

梁伯鸞傳　劉義慶

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跽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

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鴻久居齊魯之間、去適吳、作詩、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漢武内傳

西王母謂武帝曰、其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實陵醉膽。炎山夜日、東掇扶桑之丹椹。俯採長河之文藻、太真紅芝、九色鳳腦、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衆仙之所寶也。次藥有斑龍黑胎、閬風石髓、蒙山白鳳之肺。靈丘蒼鸞之血、有得服之、後天而遊。此天帝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也。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芝、五雲之漿、玄霜絳雪。若得食之、白日升天。此天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木姜沈椅菊草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黄精。草類頗多。若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

。長恨傳并歌　陳鴻撰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勤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悦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内外命婦、焜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淡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悦、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花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為貴妃、伴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

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主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

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忽悲酸、生男忽歡喜、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其為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犛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

自蜀來、知上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南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

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十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為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

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辭、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罹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不得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在天、或在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也、使者還奏太上皇、皇上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盩厔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為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女兒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

映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来。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

劒閣。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王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来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堦紅不掃。梨園

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一死別經年。魂魄不曾来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

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来。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裡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

見學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倉庚傳　楊夔

梁武帝代齊、籙居齊宮、後庭稚蕊、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郗后心妒鳥、帝閒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妒。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排手爭獻者盈軒墀、乃勅中庖以為宮膳、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異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何以分諸夫人乎。后即輟箸不食。帝曰、荒經蜀。

予欺乎。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鼓脈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由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于岐山西中、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華於岐下。雖時風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嘷者、朝嘲者、夜啾以啼、萬計。後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

翰方山之孔鳥善芙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宮樹
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
曰維業萋萋黃鳥于飛為其有助于德象也二
號髫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養童心
也戒勿彈周公曰文王命羅氏境內特鬻不捕
焉今帝不欸為文王則已欸為文王盍赦微軀
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為我言文王后妃之德
何如庚乃喜而躍曰鸑知之鸑知之匪后妃之

德實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為
妻綱象日明使婦從夫做月紀日載魄於西由
媵以升嫡月載魄於東由嫡以逮媵帝哭曰禮
失乃求諸鳥乎為我說之庚引脰曰鸑何知鸑
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朔不近內焉后亦辟焉
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魄
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
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

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
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
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篤降而世婦三夕還
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
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
擐銀環吉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的告辟也
鳴珮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
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乘剛

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宮而頌聲洋
萬方也又公此制於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
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做是為節當此時豈伊
無陰厥王制瑞之妬亦何能為周制之蕪久矣
而欲委罪於微禽變性于纖羽不亦異乎且荒
縷之旋非神農之述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況
既之毒非周、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
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君江東乎帝聞庚

言。慄然冽漈。鄴后聞之、憮然無色。乃命焉于斧扆、行其制于永巷。鄴后懵然更為逮下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庚言。乃放之不殺。封為金陵郡公、禽中有號金衣公子者。即其後也。

醉叟傳　袁宏道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荊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潤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虫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捋諸毒以供。每進行一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蓄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為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啖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雞在醯、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栢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猙獰屈伸唇髭間。見者肌粟、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膴

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蠋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即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即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男出遊談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男言其年曾登金山叟咲曰得非其泰戌置酒

其幕客相從乎二男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篋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為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蹤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廟或闤闠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蹤跡因歎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于市肆者十一耳至於史冊所記押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性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黔道人近日武溪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怪有一人頗知道者噫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文野寉傳　沈朋龍

閩中韓管涔生於吳余因與同學性嗜酒柔美如玉顧見予狂飲使氣則喜聞上下千古快事笑顛至地居嘗因譚說有戚兄文生者甚怪居武林十年恨予不一見生父賈於鹽丁故火其引者父嘗辟時粤東海忠介公秉南憲生九歲請金陵扳公輿且訴且泣泣盡哀公為予反得未滅能遂婚於斯讀書靈鷲喜長嘯有竹劍雙

口重十斤月當暮山氣黃松濤怒號居人避虎乃擲劍跳躍或枕劍卧岩上望壚頭十里外提瓦甕出山僧人聞嘯拉衆山皆響知狂生取酒來也過同舍生不平事輒扳劍便斫其人抱頭逃匿無人色或詗之曰狂生狂生已奉父歸溼陽恨予不一見予時瞪定泥流徒然神往未幾管涔還秦衆賢書與予往復竿牘中別一函了非世語則文與予定交書也約策蹇渡江把臂

會予居父喪扶杖出戶外求長者銘歸見家人奔告有怪士向柩前匍匐痛哭去遺寸札如蝌斗鳥跡予辨之為野寉飛來之句知必文生也明日來一客長七尺鬚眉蒼首右欹冠服絕異有目如炬有聲如鐘謦咳可畏纔通名便與予相持再拜再哭各吐數語又哭家人益不解隣族聚而偶語共詑非人下揮之不顧夜輒抵足已少語及西來太華終南之勝浮江亂河登匡

盧數秣陵佳麗朗朗可聽辨析古今人物往沉溺庥上者經其品置生氣勃律素心直行急意氣吾曹中始有羣趋之者與今萊陽令三水文太清素友善拉與遊長安曰此非幽人居也復歸武林野寉讀書不求甚解當會其至處語輒破的骨如鐵不樂仕進奴隸一世傲睨千古而實本以仁慈近且死心禪窟證無生忍鴻有妻王霸有子所居蓽門圭竇俱聳出金石浮白不

甚紀但取微適歌聲陡發響徹雲際四座低回
生適心殆溪於願者也昔傳堯俞知陳師道貧
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欽畏不敢冀于
況貧無餽即欲見之非法俗情堅素心凜凜不
敢望顏色噫世波風下能攝合赫奕者為英雄
予視之不啻小兒何物野雀能畏人如此哉夫
世間英雄可愛愛極生畏王人可愛愛極生敬
則予將愛野雀而敬管涔亦奚不可予俟文少

進更為野雀立傳姑記交文薛始末如此文名
雀字野雀別號拆雀其所嗜可知矣癸丑夏之
二日阿龍記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顏真卿

士有牢籠太虛撕掖玄造攝元氣而詞鋒首出
軌無閒而理冥肌分其惟玄真乎玄真子姓張
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
南華象說十卷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
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
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
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

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
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
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
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
造化鼓吹京兆韋詔為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
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為宗觀以
為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
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

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為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怍色又歆以大布為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為織紉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栢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閑閭旌曰廻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為序因賦栢梁之什文士詩以

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為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為席騣皮為橋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拏枚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来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為燈以同照與四

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曆七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艋既弊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為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踈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屛嗜慾若泥沙希跡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

思德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邈玄真超隱論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論此身

自撰墓志　王勣

王勣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為之字曰無功焉。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于己、無功于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一進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矣。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于是退歸、以酒德遊于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也。嘗耕東皋、世號東皋子。身死之日、自為銘焉。曰：有唐逸人、太原王勣、若頑若愚、似驕似激。院止三逕、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為附贅懸癰。以死為決癰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壟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陳子昂

姬人、姓薛氏、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王有愛子、別食于薛、因為姓焉、世不與金氏為姻、其高曾皆金王、貴臣大人也。父承沖、在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嘉厥庸、拜左武衛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于穠華、若彩雲朝升、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號仙子。聞靈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瑤情悅之。年十五、大將軍薨、遂剪髮出家、將學金仙之道。而見寶手菩薩、觀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謠曰：化雲心兮思淑貞、洞寓滅兮不見人。瑤草芳兮思氛氳、將奈何兮青春。遂返初服、而歸我郭公。郭公豪蕩而好奇者也、雜佩以迎之、寶琴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孌矣。華繁絕歎、樂極哀來。以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遇疾卒于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悅然、猶若未亡也。寶珠以含之、錦衾以舉之。

故園途遥言歸未造留殯于縣之惠普寺之南園不亡貞也銘曰高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娀緋園之春時顧作青鳥長比翼魂魄來兮遊故園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為懷也遂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植明晦皆動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蒼穹魚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王文于侯社夏翟之

羽文于旗旄登龍于章升玉于藻百工婦人雕鏤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蛻也生知効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嘗獲助于天而不獲助于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嘘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欲躁競忘之于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槩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黙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熱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

運海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得十如齋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歆使天下聞之而必行勸之而必踊散之若羊以為道演之浸潤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所使戎勇以順文于野文于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于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

楷者有覆背者有珠墨圍者于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不復復來其天下昭融乎它日更召龜而令之將聽龜言卜于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于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于木而悶悶土外言累累為塚則泒之兆乎峭峭為壁則疊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阿山為華英將不崩不蝎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

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潔粢禮之盛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壞生蜀爨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甄陶以作器乎將埋為五色而分封茅社乎流為樂土鼓為古桴以泄其和攀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坎為滲池以澤生植乎祀為壇竈乎竅為井爨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嘗既不得為吾用惟速化為百工之用慎毋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毋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

毋濡為醴泉以味乎諂口慎毋礴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毋縢為良材以雕斲傷性慎毋觸為蘭蕙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為石使之服言舒而為螾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視不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舉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業文其無崇乎嘗非珠玉欽無詔譎淺世持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蓉蒼之

之野。大塊之丘。時大唐大中之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維貞將利其子孫乎。

醉銘 失姓氏

竊分四百。方載於名。註於詩莊。猥以黍醒。椽筩落月帳底殘更房櫳顛倒窗牖霾昏耳邊蟬韻。滿目浮雲不知朝夕何異雷霆虔四體沉迷英塊欲言難問有夢無成須臾卷慮紫滋中心無能安寢厭聽雅聲嬌姬佞妾挑華忘情阮公連醉胡敢同衿志學屈子衆醉獨醒前欽以失往事空衿擒伶之伍我期並臨戕車之伴亦欲

偕行。展眠從倚。既屈復伸。歆銑就總牽悼求陰。淒涼之境寐寞之困喉如野爆肌熟猶焚愁同干子渴似雷軍中袂弗槷芳莛虛陳海錯山肴。豹胎猩唇周顯菘菜庚公雞辛茂世紫鳖張翰言尊。歐川桂蠹穎谷榆仁。全不知味何由辨珍。頻呼黃名欲潤枯咽。倦流[illegible]髾懶整冠襟強啜書札。滌倒迎賓誠堪一笑亦覺傷神深宜節飲乃可延齡。寔[illegible]之碧。鄖湖之清。穎顏康彊。鶴朋

原缺第四十五葉

曾鞏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晋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奇怪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淋漆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上下而浮沉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止。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于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因其暇日。而寓其樂下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

清隱院顕濟王廟記

黄庭堅

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無上雨足尊初說術姤路為海居種性開此甘露門故娑竭以無耳聞経無姤以非男成佛維順濟王承佛記前有大福田為世津梁得自在力當時十處十會皆聽圓音今日三江五湖不志外護所以作南山之檀越應清隱之爐香以佛事作神通化血食為净供雖然大陽門下法士徧周普光法堂當仁分坐不妨於法界海見作魚龍入觀音門能施無畏鐘魚鼓板釋迦苦口丁寧雷雨風濤順濟家常相助因行不妨揮臂南山飯在往来船非唯曲為今時亦與後人作古

黄牛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黄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覧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烏髻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黄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黄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玆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黄牛廟以顯神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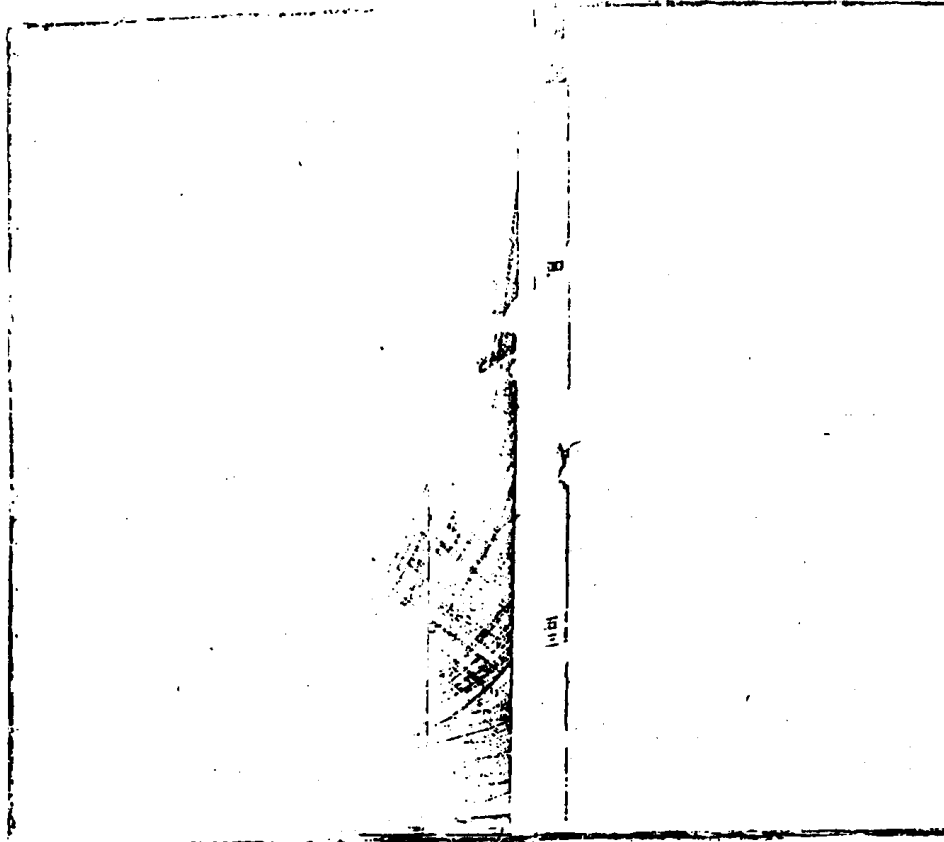
遊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通，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千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蘇氏織錦迴文記

武則天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于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于急頗傷嫉妒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十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齎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于漢南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鑑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也

大悲閣記 蘇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化而爲八萬四千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

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躰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傳通其義欲以如幻三

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雜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執目無妄擧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

所惜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藝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換白羽。翎循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礙、緣何得無礙、以我無心故。若倘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内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illegible]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東山記 張鉉

韋公體含真靜思叶幽曠雅翊亮廓蘭而綑懷林、數、東山之曲、有別業焉、藏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齋樂晥。虹、泉、雹、射。雲、木、崖、吟。柷惚疑夢。問闢忘術、該所謂丘、壑、變、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關而賞之。迺命掌舍設帝、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葦于青藹。佇輦渝于紫象。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繡環山。朱旆焰野。綵艷空巷。途歌傳聲。是日卽席拜公適逵。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及、夫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教序。謂我諸兄。引内于于。事悻、見兒童于行殿。家人之禮優。堂棣之詩作。天是實其筐筥、下以照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弄、君臣晏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通之主也。紆縈縫、期赤松。素履之轍

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雨瑞令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久塞寒谷煦景窮崖潤色猗與盛事振古未有纂之玄石貽代厥後

五臺山 楊慎

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為文殊示現之處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古傳云山在長安東北二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山左鄰恒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

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靈記云五臺山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今所載今北臺即是中臺中臺即是南臺大黃尖即是北臺掛搭山即是西臺漫天石即是東臺惟北臺中臺古時無異東臺西臺古今無別無恤臺恒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西眷臺山有宮池古廟隋煬帝避暑於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閣徧滿池邊

號為西塢、南繫舟山、上有銅鏍、船軸猶在、背帝
堯遭水、繫舟於此、世傳文殊見于南臺、號為南
塢、北有覆宿堆、即是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
暑、往覆宿此、下見雲州、謂之北塢、中臺稍近西
北、有太華泉、有古寺二十餘處、東臺去太華泉
四十二里、臺山還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
海。猶陂澤焉。有古寺十五處、西臺去太華寺泉
四里、危。嶝。千。雲。喬。林。拂。日。有古寺十二處、南臺

去太華泉八十里、最為幽府、有古寺九處、北臺
去太華泉十二里、有古寺八處、唐宋所添寺、不
在其數、五臺縣本漢慮虒、隋大業二年
改為五臺縣、元遺山五臺山詩、境羅綿界寶
光雲。：際同睹化現身。解脫文殊俱有說。是中
知有木孫人。又云、石罅飛泉冰齒牙。一杯龍焙
雪生花。車塵馬足長橋水。没得中冷未要誇。天
臺奇勝、史炤之引、遺山之詩、如在目中、余嘗作

卧遊錄、錄天下名山五臺之文佳此然亦奇傳
矣、

龍湫瀑布 楊慎

唐僧貫休詩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所謂雨者非雨也瀑布之濺沫也按鴈宕志云兩谷龍湫如井湫檻中作凹石壁數仞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散珠如驟雨如飛雪如輕烟漾霧或飄轉中斷或左右飛散或直下如注雷或屈曲如蛇蜒觀者每立于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亂洒衣帽沾濕或天注如晴雷或為風所遏盤桓而不下皆奇態也佳山視此不及遠矣彼以名聞天下者路當要區耳

鍾芳 登黃金臺記

正德己巳春予過易州客指視金臺皆往視之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據史記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無築臺字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為昭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

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涿久或訛而此地亦據經圖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啓土君于茲者不知幾更姓閱幾代興衰互變磨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獨以好賢名托不朽至今故址者尚挹流風焉韓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僻于齊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寄國政遂能結趙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掉臂而舉之濟上不數

月下葬七十餘城潛以走死僅以身免葬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尊賢而效乃如此使天下不悔禍王不中天則葬之為齊未可知也而毅卒傷讒以逃以隨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為難而士所以恒苦于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嘯歌景仰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盛不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

讀報燕之書而後泣矣夫天下不患無特立之士而患無知己之君自古讒疑見疏功成而毀者豈獨毅哉

萬玉山房記

王世貞

司先生顏其讀書之舍曰萬玉山房而屬世貞為之記夫萬玉者萬竹也竹何以稱玉也曰君子比德於玉已而比玉於竹今夫玉中實竹中虛竹磊砢而多節玉渾淪而已胡以比也然玉溫潤而澤縝密以栗竹之質同也玉有禮地之珪白琅玕之青璐竹之色同也叩之清越以長竹之音同也音之在樂有八而各居其一又同

也玉稱君子竹亦稱君子又同也胡弗比也始司先生之問舍於江陵也謀所樹家武進曰公不聞之腐史江陵千樹橘乎哉苞可啜也市之入與千戶侯等先生笑曰不爾吾且樹竹家曰渭濱之千畝入與江陵等樂先生曰非是之謂也吾生平慕君子之佩玉而居貧不可致則有竹在令斥傍舍之隙悉移竹而加培溉焉既成臨風而聽之琮琮琤琤與天籟合悠然若韶濩

亭耳。遇雨而撫之。青葱端倩。與天並色。濯之若瓔琳之寓目。暑而就之。驕陽翔舞而不敢下。枕流而聽之。蔚藍之光。下上相接。吾安知夫竹乎玉乎。吾適吾宇而神吾境。暢吾五官。濯吾心俯而已。且去吾舍數百千武。則悍王之宮也。其横行若歸矣。又去之則大相之府也。其熱可炙手矣。又去之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其市叢若蜩螗矣。然竟不能越吾所謂萬玉者。

而闌入吾之山房。交於吾之視聽。而蕩吾志。吾豈以渭濆千畝。爲千户侯計哉。不然、吾何不因地之宜、而樹之、猶也、然司先生居無民、以見推擇天官、數遷選部郎、至客臺鄉、於是不得長有茲舍、而命工、貌其允、恒挾以自隨、諸通人名士、皆爲詩歌詠之、而令宗伯徐公子言序之、司先生意猶未已、以書屬世貞、俾爲記、世貞治弇中、有竹萬箇、然不能守舍而去之金陵、安能爲先生記。雖然使余能如司先生。貌之而又詠歌之序之。其亦可以無保於舍已。或曰、子之言、甚得司先生意。其比竹於玉甚辯。不然。楚之玉也。不且以爲周之璞也耶。余笑不答、

袁宏道姑蘇游記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鬬。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首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忽作、余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上方

去胥門十里、而得石湖、上方踞湖上、其觀大於

虎丘豈非以太湖故耶至於峰巒攢簇層波叠翠則虎丘亦自佳從倚孤亭令人轉憶千頃雲耳大約上方比諸山為高而虎丘獨平高者四顧皆伏無復波瀾平者遠翠稠叠為屏為障千山萬壑與平原曠野相撲揮所以入目尤易夫兩山去城皆近而游人趋舍若此豈非標孤者難信入俗者易諧哉蕣上方以虎丘勝虎丘以他山勝虎丘如冶女豔粧掩映簾箔上方如披

褐道士丰神特秀兩者孰優劣哉亦各從所好也乙未秋杪曾與小修江進之登風峰看月蕺鈞肆謔令小青奴罰盞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勝始歸歸而東方白矣

天池

從賀九嶺而進別是一洞天峭壁削成車不得方軌飛幰蹐之輿騎從樓下度踰嶺而西平疇廣野與青巒紫邏相映發時方春仲晚梅未盡

謝花片沾衣香霧霏霏漏洩十餘里一望皓白若殘雪在枝奇石豔冉間一點綴青葱翠栢參差而出種種奪目無暇記憶歸來思之十不得一獨夢境恍惚餘芬猶枕席間耳上人以茶為業隙地皆種茶室廬不甚大行旅亦少鷄犬隱隱若在雲中因誦蘇子瞻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偈宛然如畫四顧恭曹無一人可語者余因下輿令兩小奚掖而行問若佳否皆云因疲甚

那得佳行數里始至山足道旁青松若老龍鱗長林參天蒼巖萩日幽異不可名狀纔至山腰屏山獻青畫巒滴翠兩年塵土面目為之洗盡低迴片晷■秦餘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天池在山半方可數十■其泉玉色横浸山腹山巔有石如蓮花瓣翠蓋搖空鮮芳可愛余時以勘地而往無暇得造峰頂至今為恨寂照菴在池旁內有石室三間柱瓦皆石刻鏤甚精室後

石殿一殿甚宏敞內外柱皆石圍三尺許禪堂僧舍周繞其側亦勝地也時寺僧方有搆叅內行腳掛搭者多余意欲諷其去因大書簡板曰種阿僧祇善根親非親怨非怨陽焰空華諸法皆如幻遍閻浮提佛土去自去來自來閑雲野雀何天不可飛自是諸僧稍稍散矣

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于硯石山作館娃宮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潤無駁蝕有泉常清瑩晶徹可愛所謂銀床素綆已不知化為何物其間掌軍持甁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即翫華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片帆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屧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飇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釵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繶緗鉤宛然石髮中雖復鐵石作肝能不魂銷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山頂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不免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為余言其下窪處為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香逕在山前

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為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歙溪米氏硯史云蘇村石理粗發墨不滲即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之簾箏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為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趺斷腸虛無之畫屧矧夫看

花長洲之死擁翠臥玉之床者其情景當何如
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
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為俘虜其罪豈獨在色
向使廉有湛盧之藏潮無梟夷之恨越雖進百
西施何益哉

光福

光福一名鄧尉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
梅最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為虎山橋兩峽

一溪畫繼四匝有湖在其中名西菴湖潤十餘
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
一帶凡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
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成湖水作臙脂浪畫船
簫鼓往來湖中堤上妖童麗人歌板相属不減
虎林西湖寺僧為余言董氏創此堤費不下百
萬錢時年飢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一舟
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内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

間蒼松萬餘樓閣臺榭宛然圖畫梧屏叢[illegible]
在有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巘相映發山水間
池之勝可謂兼之矣嗟夫此山若得林和靖倪
雲林一二輩粧點其中豈不人與山俱勝哉奈
何屬巒叠嶂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陽山

陽山高出諸山長亘數十里分隸兩縣山下為
白龍祠父老言東晋時有白衣翁投宿民家一

夕而去民家女遂有孕後產一白龍頭角宛然
[illegible]〻而升女遂驚絕至今山下有龍母塚土人
祠之祠前有栢一株天可二十圍數年前猶見
白龍掛狀上如一疋練緋細顧望若省覲者每
旱禱雨輒應以靈異故載在祀典今年六月旱
甚為災余與江進之隨太府乞靈祠下初時白
日鑠池萬里無纖雲因與進之同登山巔纔抵
前關四山雲霧如磬咫尺不辨呼吸之間頓[illegible]

倒峽平疇皆漏。相顧駭愕而去。然則龍亦神物也哉。

橫山

橫山去城十里而遙。十通志云。山四面皆橫。因而得名。一名據湖。以其背臨太湖。勢若箕踞也。余以勘災過山下。草草登臨。未及領略。嗟夫。往日綠疇。今為白浪。方與父老咨嗟。何暇萬巾緩帶。作人間風雅事乎。即此一節。俗吏之苦甚矣。

山周迴甚廣。環以佛刹。如薦福楞伽治平寶華之類。皆在亦縣也。吳越時。此山最為要地。隋文帝曾移郡邑于此。今治平寺有越公井。或曰吳朝大井。或曰井在吳王郊臺下。乃吳王開而素浚之。皆不可考矣。

穹窿

穹窿高深甲于他山。比陽山尤高。古赤松子採赤石脂處也。山下田多荒蕪。內高外卑。不能貯升斗水。五日不雨則其田如龜腹。用是土著之民逃移者半。余既勘得其實。乃為減其正額。每年糧稅徵十之五。濟兌不及焉。民稍稍有起色矣。山間有盤石。父老相傳為秦買臣讀書臺。東西兩嶺相聯。名曰銅嶺。廬志云。此山特高峻。郡之鎮也。以余論之。山雖高峻。然石逬於質。貌近於頑。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

岝崿

岝崿形如獅子。一名獅山。俗說此山在太湖中。禹治水時。令童男女引出。歘以填水。至鶴邑不復進。因名鶴阜。今西南有兩小山。石如卷岸。為所用牽山也。其說頗不經。余登華山。曾一遇其處。嶢巘崔石。摩牙怒爪。森森欹攫。人為之屏息股慄。形家言此山與胥門相直。甚不利於郡城。諸門皆有水關浮梁。而胥門獨無。以此閘往時有建衆佐橋者。橋成。郡中士大夫廣放略畫。逐相

邨毀橋今吴一時大老去者紛紛數年以來登賢書者賊於往額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去論者乃復委罪於門外石坊矣

楞伽

楞伽一名支硎吴地記云支公嘗隱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余謂升雲事不見於本傳豈非好事者因世說神駿一語附會其說邪楊循吉曰此山去城不遠清僻可賞至於茶梅煙

雪景物擅奇名勝共遊之山也閒二三月間遊人甚勝朱樓複閣之女騷人逸士之流挾斜弄康之役社南社北之兒花攢綺簇雜沓山閒不城上方虎丘余往過山下正值紛麗之時奇石幽巒拔起雲際窮目即歸未暇登覽歸來與江進之約欲以春和時往而病尋作乞骸矣名山勝水信亦有緣哉山上有寒泉雨後轟雷噴雪極為可觀石門尤奇特兩石突起如門下臨絕

壑有馬跡石俗說支公好蓄駿馬足跡猶存石上有馬溺黃色一帶

天平

天平山以白樂天題山腹有亭亭側清泉泠泠不竭所謂白雲泉也吴邑志云天平在吴中最為崗峯多奇石山半白雲泉亦為吴中第一水蘇舜欽有詩云清溪至峰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聚立欲言語石竇落玉泉泠泠四時雨

吴人至今稱之閒方春時遊舟甚盛簫管綺羅與上方諸山等余過天平時天已垂黑駐足未定山下水突狀子雪片飛來余不復知山為何物矣

西洞庭

西洞庭之山高為縹緲帷為石公巉為大小龍幽為林屋山之勝也石公之石丹梯翠屏林巒之石怒虎伏犀龍山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

勝也。隱卜龍洞市居消夏，此居之勝也。若涵汁梅、後堡櫻、東邨橘、天王寺橙、楊梅早熟、枇杷再接、桃有四觔之歸、梨著大柄之稱，此花果之勝也。杜圻傳范蠡之宅，甪里有先生之邨，龍洞築易老之室，此幽隱之勝也。洞天弟九，穴三門，金庚玉柱之靈，石空銀户之跡，此仙蹟之勝也。山色七十二，湖光三萬六，層巒疊障，出沒翠濤，彌天放白，拔地揷青，此山水相得之勝也。

紀包山者，雖雲爍霞鋪，大約不出此七勝外。余居山凡兩日，藍與行綠樹中，碧蘿一握，一枝掩徑，坐則背山列屏，立則湖水獻玉，一巒一壑，可列名山，敗址殘石，堪入圖畫，天下之觀止此矣。陶周望曰：登包山而始知西湖之小也。六橋如房中單條畫，飛來峰益景耳。余亦謂楚中雖多名勝，然山水不相遇，湘君洞庭遇矣，而荒寂絕人煙，竹樹空蹊，石杜土楯，博觀截與洞庭為配者，

或者圖嶠方壺乎。若方內，則故屋然第一矣。

東洞庭

東洞庭一名胥母，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山視包山差小，主峰視縹緲差卑，巉巖視石公、龍山差平，廬居視消夏灣差薄，諸草木果品皆同。獨東山民倍饒裕耳。所可恨者，民饒刀錐，俗鮮風雅，雖有奇峰峭壁，曾無一亭一閣跨踞石上。每置酒提壺，則盤坐荒草中，亦無方丈之謝可以布

茵列席者。山下僧寺湫隘，不堪荒涼，如鬼室。兩山之民，其不好事如此哉。蘇人好遊，自其一癖，然遊洞庭者絕少，雖騷人逸士，有白首未見太湖者。余以薄書錢穀之人，偶拋牛馬，暫友麋鹿，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長矣。

錦帆涇

錦帆涇在吳縣治前，涇已湮塞，酒樓跨其上，僅

得小渠一線耳。俗傳吳王與諸宮娃錦帆遊于此、故名、楊志謂市郭之中、從杠相望、無容非帆。謬矣。夫陵。谷。相。尋。沙。海。變。易。厥。土。塗。泥。今為上則。朱。樓。畫。閣。安。知。昔。不。為。翠。濤。白。浪。哉。或云涇、即舊子城壕、未知孰是、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盡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氳數里而已矣、進之大咲而別、

姑蘇臺

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去門數武、俗說姑蘇臺舊址在此、余以二者、俱不類、吳越春秋云、闔閭春夏治于姑蘇之臺、旦[illegible]紐山。晝遊蘇臺。趣絕書云、胥門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

周旋詰曲、橫亘五里、山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為名、去國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由此觀之、臺倚山枕流。峻絕人境。當在踞湖胥山之間矣。

陰澄湖

繇潼于門下船、北去一里為陰澄湖、〻三、面、受、風、每盛夏時、遊舟綺錯、日不下百餘艘、玉腕青樓。嬌歌緩板。来往羅綃中、亦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陰澄蓋應澤之訛云、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帶。凉風颯然而至、兩望山色。出城頭如髻。揮麈高談。不知身之為吏也。少頃、郡者報臺使者至寶帶橋、客主倉惶、未能成禮而別、

荷花蕩

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二十四日遊人最

蘇畫舫雲集漁刀小艇顧覓一空遠方遊客至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蟻旋岸上者舟中麗人皆時粧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褉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趋蘇人遊冶之盛至是日極矣

入東林寺記　袁宏道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遠公與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巖賞之雖微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為稻畦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妄意六時堂寺入當有來者此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過其[illegible]澈嶼則坐不覺至雨林時微雨山色為雲所扃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冶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雲峯寺至天池寺

雲峯寺而上道愈巇青巖邃谷匼疊而行絮而粘巖者曰雲幽咽而風鼓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綫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而纂者曰九疊屏怒而兀忽如悍犬之介而梔怖者曰鐵船峯欲望一息莫巖而亭之者五路嶔削扶而躋遝爭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

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刹出、上霄諸峯障而立。猶在天半、佛龕甚華整。疊以鐵。一溪漲綠冷然。皆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鳥。雲縷。縷。出。石。下、檜、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為人物鳥獸狀。忽然。亟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巖至竹林寺

越石阜、度顛僊碑亭、東下、為佛手巖、石叅差而出。如湫雲之覆。其濡為泉。折而行。壁愈峭。流蒼。覩竹林寺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皺膚其人者。聞余嘯而出。庶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既而咲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狗乃噬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峯。稜稜如珂雪。聖僧導余入、小脩從山壁直度、不鑿、亦不礙。壁盡石亟空。而城廣博巖整。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而孺也、又嘗夢過村居三官塚者、數峯歷歷如以翡翠雄疊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邐而近。見洞峯稍稍沒。余驚怪、忽見一黃羅幕、猕之諸峯見、一僧手梵、夾坐謂余曰、此清涼逃境也、盍偕往、余踴躍馳呼。二脩俱道旁立。長耳跨之駛。將至洞、

聖僧坐飛鳧出。大如鸛鶴、指余所跨者、曰。是亦能翔。言既。肉翅張。忽數鳳盤旋。從洞口出。光彩爍人。若有俟者。二脩至、逡巡、欲上、而雷聲發于、簷、遂驚起、噫、余。安。知。竑。遊。之。不。為。夢。也。併記之、

由捨身巖至文殊獅子巖

野性癖石、每登山、則首問巉巖幾處、青幾倍。膚色何狀。行莊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嶔嶔慱快、至遇懸石飛壁、下瞰無地、毛髮皆躍。或至料膚

蹴足而神愈王。觀者。以。為。與。性。命。衡。殊無謂。
余顧樂之、退而追惟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
咋指以為戒。而當局復跳梁不可制、宿天池之
再晨、觀捨身巖、巖舌偃而出。孫搴絕壑。一旦遂
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
巖石更適、旁僧過之曰、徑迂、且仄不受屨、余大
咲、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逕、剪蘿、躍澗中
石、捫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砰躍

空出、坐傒泉熱、試厓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
獅子巖、石骨拗折。頹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
者。遂為菴址。鐵船峯當其面。紫鍔凌厲。兀然如
悍士之相撲。而見其骨。及鬪困力敵不相下。則
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鬣而望。大約三巖皆以純
骨。及面峯峭削勝。而獅子巖最下。下。不。極。則。石。
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而上。而獅
子仰視其顛。巖。與。奇。適。相。值。谿澗近。則。鳴。悲。激

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為天池之絕最。
然踣實不甚巘。游者既不索、而山僧畏冠蓋、唯
恐去之不速、是以不顯、余何幸得之、高僧徧融、
嘗菴獅子下三年、正其入悟之始、每橫一棒坐
巖口、行腳來、則棒出之、竟無酬其機者、融公去、
右落址遂塞、巖之左、存小室、掃而度、然荒寂甚、
僧亦無居者矣、

由天池踰含嶓嶺至三峽澗

當余初趨江州時、謫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
已奔注吾胸。如。與。澗。友。期。將至。則烏聆綦屨之
聲。喜其近。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與入三
峽澗何在。皆曰不聞、山極于天池而已、至東林、
則問東林僧、僧曰、聞之、然在郡、問其道不知也、
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衆以問僧曰有路而削、
從含嶓嶺達、問其程、曰可四十里、問嘗至否、曰
聞老僧言其略、實未至也、余笑曰、爾導我遊、壯

山盡當挾爾去、凡一日而窮其勝遊、漳挾客行

歷層巒、面壁而數息、登含嶓之巔、長江迳激濁

波一綫嶓湖清徹如片照細見帆影湖中諸巒、

或如蝕翠或如砂斑之乃起圓蒼所覆目與之

際縹夢黍積尺吳寸楚少為霧作長風捲湖而

來心怖乃下石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

山程三十里、不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與數步、

一疊錯行阡陌間、頃之至棲賢廢址、山中人指

緑嶂而坦者、曰故殿基石澗汩汩流、從徑左、折

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與大石觸方怒

忽得千石靄瀉數十丈底覘而末垂水得盡洩

壯屢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而石

斗疊忽落為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注斜

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電落響震山谷聞潭面

皆賦石稍縱足則溜其極無底觀者皆目眩毛

豎、不敢久立、沿澗而疊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

雄麗、其下清巖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

行巨石巍怪、或眠或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吼號

砰激與毛沚艸咸有怒態當其橫觸洶湧雖小

異亦瞋目作覘如與之鬭忽為石逕涓然黛碧

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余私以語

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峯、壓疊、而下睇、如

與澗爭道、一日之中、耳窮于鳴泉目眩于幽碧

舌燥于吽愕踵塞于食哉是亦天下之至觀也、

偕遊者倦甚、枕流水臥而恭邑數來以水滅之

亦示起山僧設茗洪[illegible]

遊德山記　袁宏道

甲辰夏月余與衲子寒灰冷雲雪照及居士張明教小僧習之弟小脩習靜荷葉山中約以秌涼入德山至八月初旬暑氣微減小脩入黃山余遂有便舟遂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孟溪十五夕看月馬湖湖與洞庭接水光千里生平看月此為椎快十七日晨抵德山潭下江上望山如卷石微見菁林已薄岸行得委巷巖綠翳日

有丘焉如覆鐺樹蔽之根獰獰若瘦臂挈石而上兩巒之凹為澗前則茱莉夫人鬼宮道也塔院踞澗後負高峯而面層壁蒽菁多古樹院內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却初讓為澗再為院為田最後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為佛廬入門多古杉栢殿堂高廣像設亦奇大辟如阿房舊址見者知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背右多美箭幽巖相蔽折而上即峰頂頂有善

卷壇巖桂盛開芳香襲一山數敉宇架其上敞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光景意勃勃從烈日下望望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之使有佳士撤其冗室間為亭榭軒楯囿德山一絕景也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徧覓諸奇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巖可亭法堂西之小靜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無論幽邃靜勝其間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

處所有也山後面陽山有地空澗河流漲其前直見雉堞田廬烟嵐疊波而出葺而廬之可置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不能舍此為僧鄙也入德山二日登覽略盡兩龍君載酒來飲極歡盡三日夜乃罷別後暑氣大作遂坐山中與諸衲極談愛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詣兩龍君蓋此山乃鑑大師奮戰場風柯水音爭為敷演瞻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

君延、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也。

由河洑山至桃源縣

余既謝雨龍、君將解維、而君延忽來、盛稱、花源、一帶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命舟逆而上。君延從陸、是夕會于河洑山。次日重九登高、絃山之巔、溪邊兩霞石映綠潭甚麗。下而席之。迫午乃行、夜泊桃源縣、山光散目、溪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宮前、石砌百尺、平滑如水。月光照之。光景清徹。樓閣閒闃。呑煙呑霧。是亦山縣之絕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余生長水鄉。百里無片石。見似丘者而喜矣。是邑何緣偏占丘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耶。諸衲不對、乃就枕、

由淥羅山至桃源縣

縣上望淥羅山、如劍戟、叢巔。嵐峭綠。疑將壓馬。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綠見底。至白馬江、山益爽。水益束。雲奔石怒、一江皆飛。

（墨塊）山南即避秦、楚上桃花溪、百（墨塊）道出後嶺玄武宮、其巔宮甚敞、道士迓于門、指數與僻處、曰某舟臺、淪鳥池。余愛幽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焉、苔蘚剝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畢。論不覺失咲。趨而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為之卻行、又數折、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絕。一黃冠髯蔔皮、白髮照兩頰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肅冠裾將揖之、未數步、騶而前、余咲益不止。偕遊者以余為累、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層峰淡冶、入繪。觀前為馳道、車塵馬足、略無歇時。截馳道而南、入桃花洞、無所有、惟石燈百級、蒼寒高古、若有人焉。而不可即。余讀瞿童記有云、偶造佳地、見雲氣艸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此與

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于殺雞一語遂以爲青城菊水之類至韓退之洪景盧益不足道矣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出洞已昏黑是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巖

曉起揭蓬窗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趣船行踰水溪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藥纖苞濃朶橫見側出二十里內秀蒨閣眉殆不可狀

夫山遠而緩則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秋及此遂使官奴息誉於山陰而夢得悼言于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削立數十仞正側而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絶壑一竇懸若黄腸者五見極了了問居人云有好事者乘漲倚艦令健夫引絙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爲棺其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雖猿猱不能攀不知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仙寺寺有伏波壘著石室是侘壺頭時所鑿餘竇歷歷如像幕寺幽絶左一小峯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岫色遺露窗扉問一老僧方收矛見客不肅問幾何衆曰单丁無徒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怒立突出諸峯上根鋭而却末垂水如照影又若壯士之將涉石腹南北穿如天闕門高廣略倍山水如在鏡面繚青縈白千里一規真花源中一尤物也一客忽

欸有若甕鳴余因命童子度吳曲客曰止止否則裂石頃之果有若沙礫墮者乃就船又十餘里至新湘溪衆山東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閒雅無刻露態水至此亦斂怒波澄淵蓄遠相覩緬似與游人娛大約山勢回合頗類新安江而淡泊相得略如西子湖如是十餘里山色稍獰水亦漸洶湧爲仙掌巖又數里山舒而哇見水落而灘見爲仙溪既迫夜舟人畏灘聲不敢行遂泊

寸灘之渦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一、方雪、因命小童烹茶石上、次埠舟發、見水心巖、如在船頭、相距譏里許、傍人蹹躍、頃刻泊巖下、巖南逼江岸、漁網溪橫、當其趾、遂得躍波、而上、兩峯骨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欹側如墜雲、或為芙蓉冠、或如兩道上偶語、意態橫出、共方者獨當溪流之奧、遒古之極、對而諸小峯、亦有佳色。為之佐、妍。四市皆龍湫、深綠、皃

別紀　五　九九

人巖頂有小道房、路甚仄、行者股慄、數息乃得上、既登舟、不忍別、乃遶巖三匝而去、石公曰、遊仙源者。當以滌蕩為門戶。以花源為軒庭。以穿石為堂奧。以沙灘及新湘山水為亭榭。而水心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山之秀雅、非穿石水心之奇峭。亦無以發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詩中之有警策也。君超又為余言雲巖、及詩山之幽奇甚多、要余再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此中

為第一義也

開先寺至黄巖寺觀瀑記　袁宏道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嘴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聳鬣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為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滙為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噴而鬬不勝久乃斂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臥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為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人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為練滙而為輪絡而為紳激而為霆故夫水之變至于幻怪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為之也今吾與子歷含嶓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為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賦幽奇怪偉變幻詰曲者則為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咲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煙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塔瀑勢乃極扶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艸割人面少進石愈嶮白日蒸厓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有嗟歎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思墮一客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游山且而與其死于牀第孰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客大咲勇百倍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搴萬仞峽風逆之蕉捲而上忽爲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圖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欵削十餘里上鑠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瀉

而明。天增。而朗。濁靈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陶冶、而不肯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峯、踰吳障山而返、

遊嶺南觀音山記 郝昭

昭於萬曆乙巳秋、七月初六日、遊於嶺南之觀音山、是山也、在會城隅之三里許、路不甚嶮峻。不甚峻。然嵯峨遠側之狀。榕陰松翠之幽。不減廬岳也。摳衣登絕嶺。采藥足充糧。徙倚扶節。逡巡坐地。四顧無人。孤蹤自得。仰聞鐘鼓出林端、日午、而天籟俱寂、俯見波濤沸海中、湖平而布帆離影、回首殘流滿澗、當西落照沉山、牧童驅犢。歎遨我以同歸、仙梵動人、頓尋僧而托宿茅菴、隔咫尺之遙、愈行而見之愈遠、村婦具窈窕之質、何意而招之、何求彼欲強我于棄間、我寧棄彼於路上。不覺月將埋照、但識城猶在望、偶有醉翁、與青衣東來、忽然紅裙化白狼西去也、予乃心定神凝、且歌且咲、緩步而還、友人張彰之曰、此白狼之故洞。迷人之故轍也。伏生始悟。或庶幾免此一厄矣。余因而記之、

熠心館附迂仙別紀

迂仙、不著其姓字、生平無他長、一味柔。癡通人文士多好之、與之處、如燎濕薪、如飲不沸湯、大似可厭。而有癡緣、時令人思、或手談、謔、癢、或夢、部無儉、必多方索之、索、即不至、不索、或自至ゝ即與之狎、狎ゝ不論賢、愚、貴、賤、少、長、皆可狎、亦不怒、不狎、反不喜、狎之甚、亦間怒ゝ亦不久、故世稱為迂仙、而其緒言逸事、往ゝ留人齒頰、漱之不去。

別紀　四　百五

○讀桃花源記　袁宏道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ゝ盡水源、便得一山ゝ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ゝ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ゝ誌之、及郡

別紀　四　百六

下諸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居士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固遞相屬也聖人不再生文明之氣橫宇內屬之豪者幽者奇者慧者不可勝窮有一等人氣浮意薄之乎者也穿插得來逐謂秦漢後無文字腆臉向人前調嘴弄舌優古劣今可恨也秦漢後無文字

之說原非至論然彼或激於一時溢習為此言亦可今竟執此一語將秦漢後文字一味訾議置之高閣如何使得總之胸中原無特見不通拾他人唾餘為自己識見把秦漢文字定為程式後來文字眉目稍不似處便為不佳藏其懶情肆其誇張不知其作處所在不同古人若同古人人作此文何用竟不成文矣須振起精神自闢意見將文字細細體貼入不可把自家俗

賜解壞了他的奇文又又自知其好也此記非秦漢文也今人說他好者亦有真知其好者誰真知其無愧于古人者誰有說桃花源是仙人忽現有說桃花源是果避秦人即此用意爭執兩端便隔萬重是仙人有之是避秦人有之要之作記者必不至見其事便述一番或當於心會於意借此發揮胸襟或胸襟不覺於然遽漏也大抵漁樵人俱不近俗故托言漁人緣溪一

跃行止不拘不碍懶懶散散須看他是何等人品開朗一跃是說蕭野氣象即在人間故曰悉如外人獨言避秦者秦之先三代也明明自負與三代以上人品相接即是所謂羲皇上人之意不然漢之後未必盡如暴秦何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到子驥高士也乃可到得此地位世人便不能故曰後無問津者若沾住真有此津則漁郎歸棹安能必其無再往之漁人明是漁人

激世情日下而悲憫之也讀其文想見其人超〻世外不可一世故謂此文一一盡獻其生平可謂尊〻輕薄秦漢人亦可謂自附於匹夫而為百世師亦可若止述其事〻雖奇終無甚意味矣然而此等妙處老天固不使人人曉得若使人人曉得則野無農肆無工行無商卯唔之聲微天地矣余論及此適有客在座乃拍案曰聽君之言余輩讀書信欠多欠多余戲曰恐君輩眼孔中未嘗見書耳何多少之足云請回去將讀過書一一再讀便見得

列紀　四　百九

預示大歸榜

人之自客舍而反其家也曰歸塵世者人之大客舍也統然去此塵世而反其來生之初曰大歸故生寄死歸古人言之久矣[illegible]而客舍悠然恐讋然愁者以其不得歸故耳歸則忻然喜釋然解何獨於大歸而疑之既知大歸定吾分內最常事又安用預示之榜為曰世則泥於俗而不知其痛心泣血傾貲殫力討論於迂闊故老舉擬於近代士大夫炫耳目驚豈俊以奉我者皆牽我所欲而投之以其所不安故不得不以榜示耳先儒謂喪具稱家之有無今之人徒知務為一時觀美而鬻其田舍不顧後日之生育或稱貸於人不顧後日之信義而治木則費治衣衾則費設弔則費出柩則費求墓銘則費其後求祠於鄉賢則費求勒石郡邑之乘則費竊言思之予自七歲就外傅以至守尚書郎其

列紀　百十

二十餘年備束修買經史文字往返公車[illegible]
苦長安薪米官舍諸費不下千金雖濫竽一第
而戇拙忤世蚤自賊歸幸而先大夫許致為養
志得以遂不孝之罪則此身則寠人矣既不能
守家又不能竊祿後手以空囊貽子孫又安忍
重累於他日此則予之大旨也爰次第其大畧
以榜曰予生而嗜游自為小𦨭頹之以水天闊
即載木其中木用杉價止三千錢其制四尺如

別紀　百十一

几可以攤書史圖畫娛我生前於烟波之上題
其首端曰蛻亭贊之曰蛻何有蛻何有蛻之中
非叒叟凡所為犬牙輻輳處皆預鑿之至於用
鐵用油用石灰之類皆預貯之死則就簏中衣
被相掩蓋聊其充其木塞滿而止耳死於家々
人戒勿哭予之所喜者大歸予日望之何幸有
今日哭則悲我之所喜不孝莫大焉死即殮々
即出々即葬直涸三日行此事不我是信而擇

日擇地皆天不孝也宗族鄉黨以及四方之士
其愛我知我者或小詩或小辭皆罵我大歸瀟
灑一段風流光景慎勿作酸語令千萬世之下
笑公等不知叒叟也出柩最禁僧道相引導此
在柱史竺乾二老者亦鄙之況吾道乎鼓吹旛
幢皆勿用一柩之外無長物是也葬取地高厚
內尚堅實外無文采此亦盡人子之心而以王
孫莊生視之是亦贅靡矣自銘曰直而無禮野

別紀　百十二

而有趣世不似予々不似世四語足以盡予之
大致更無煩當代諸名公大筆為也譽我于墓
有知必漸是亦不孝矣鄉賢有祠予不願入生
平科頭箕踞不能修禮於郡邑大夫安忍死而
受其祀重子罪亦以重子不孝矣郡邑乘所關
文獻大而遠者謬以不材厠其中使傳疑千萬
世為不寬濫觴予生也直胡死而囷乎囷其父
者猶大不幸也榜之所載恪守無渝其有瀆於

俗又榜之所不能盡者善繼吾志可也此帙萬
曆甲辰霜降日有手書一卷為新安汪孝起持
去今不可得矣亦不能記憶其文字姑撮其大
意再書之姑蘇舟中

已酉夏至日豫章張壽朋磐叟書

小窗自紀四卷艷紀十四卷清紀五卷別紀四卷內府藏本

明吳經先撰經先爵里未詳自紀皆俳諧雜說及
游戲詩賦詞多儇薄艷紀采錄漢至明稗文分體
編錄瑣駁殊甚清紀摹仿世說分清語清事清韻
清享四門別紀兼涉志怪總明季纖詭之習也

筆史二卷

〔明〕楊思本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筆史二卷》提要

筆史題辭

筆於四物之中有專能又勞甚而功多蓋硯以年計墨以月計紙挾人之玄言以為不朽在年月日可計不可計之間惟筆勤敏豪摯附給人之揮役斯須萬言無論告輒足聽其錄顛之禿然而已矣是固以日計者亦是論誠足專能又

勞苦而功多者亦通此以
為學則為精專之志之士
通此以為人臣則必忠不
貳矣庶當王之夙夜匪懈
之節好事者因至先王之物
而為之讚述先是已之傳
二
獨無史筆史楊因之說自
他內篇首原始終告成外
篇首徽事終述贊其原始
亦曰蒙恬始造筆者甚

於再三蓋深情焉夫字始
於倉頡是倉頡之字便是
倉頡之筆筆豈獨始於恬
恬詐為筆蓋秦筆也秦人所
狼不雜畢亦王所為已王
梁儒嬈書筆省之不師今
三
而學古省輒見所殺故隸
歸李斯於秦自是字亦不
問古也筆歸蒙恬於秦矣
之筆也不問古也蓋轉了

亡而歎之亡之心也且秦
亦用學爲古先聖詩書自
家語所已付列焰者既不
得搦管而書所書者俱殺
戮之矣慘刻之禍于此學

四

厄乎故孔子西狩以獲麟之
說而學絕學之絕也政絕
於秦也製學之法已曰繁
者居前毳者居後隱者爲
刃契者爲輔參之以綦來

之以筌固以漆液澤以油
以深濡學而試直中繩句中
鉤方負中規矩終日握而
不敢鳴呼豈獨學哉乃東
坡居士則曰去國八年歸

五

見中原士大夫而皆似無
骨字所學於市皆散軟一
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
王宣國理往還中無而久
者吳說學工而獨耐久鳴

呼中原士大夫而皆俗無骨字必皆俗無骨人乎学工惟是說耐久士大夫中何人耐久乎其道之變可勝言哉於楊因之学史觀其道矣其学史之所以不可不俗也因之名恩本建昌新城人多才富於著作而茲其一端云

萬曆乙卯孟春臨川丘兆麟題

筆史紀事

吾兄學摛玄草才絢生花識既埒於董狐亦復齊于司馬慨良史之不作致大道之無聞每從言咲一時無不上下千古偶於隅坐譚及筆鋒謂中書之大臣過文房之三友乃硯墨有譜筆獨無之豈闕典於儒林寔有待於君子於是發函伸紙弄墨燃脂吐三篋之匹書成一家之秘册不出累日遽爾帙成含衆韻而成響諧天樂於霓裳聚五色

以成文奪霞綃於漢女至而用
情引事眞爲指掌之圖别類分
門具見傳心之要世有君苗定
應焚硯彼硯墨諸譜徒侈謏聞
抑又遠矣方今
石渠開館
金匱羅賢枯管有靈繼麟經於
一字含毫不朽託鴻筆於千龜
吾知吾 兄且染翰俟矣
旹
甲寅朱夏弟思貞頓首書

筆史目錄

筆史凡例

一書契伊始刀筆旋興乃筆史始蒙恬者蓋以蝌斗雖形龍虵未演昔太史公紀五帝而不紀三皇者抑以艸昧雖開文物未肇云耳

一編分內外用誌管窺篇爲十二姑存墨守至如仙經釋典尚有須於續絫外此筆畫傍行今顯置之不錄

一徵事而不及絳衣之拜述贊而不及陷文之銘者以屬前文遂成割愛

一筆卦出自後人手裁無害原始之例但體既不同義亦非取

一擿摭雖存八九筆削仍見一斑如雨粟之謬解成於高誘畫日之佞舉見於蘇循諸如此類皆所不錄

一徵事分上下編者蓋以珠璣璀璨咸揮灑於一枝鐘鼎魏峩盡縱橫於寸管令才人彥士一展卷而見文章之斐亹事業之崇隆手此新編如獲故物庶幾托難燭於勝侍借磨墨於遠山云耳

一是編出于游戲之餘不無絓漏之失兼以學異玄攡自貽識于覆瓿才非白鳳甘取媚于詭銘尚冀先達丈人四方好事謂童子之雕蟲賢詞賦于博奕詫神仙之朽蠹等羽翰於刀圭者乎

已上共七條

筆史內編

盱郡楊思本因之纂

原始第一

秦蒙恬製筆 博物志

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也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 崔豹古今注

九經有筆墨字而無硯字 學齋佔畢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世非無筆但用兔毫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詩云貽我彤管春秋云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

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程泰之

定名第二

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釋名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說文

南朝呼筆四管爲一床 搜神記

屬籍第三

古者蒙恬創筆南朝有姥善作筆開元筆匠鐵頭能瑩管如玉宣州有諸葛高常州許頴國朝有陸繼翁王古用皆湖人住金陵吉水有鄭伯清吳興有張天錫惜乎近俱失傳其妙大抵海內筆工皆不若湖之得法書畫筆以杭

之張文貴為首稱而張亦不妄傳人今則善
惡無準世業不脩似亦可惜揚州之中管鼠
心畫筆用以落墨自描佳絕水筆亦妙 考槃餘事
僞唐宜春王從謙喜書札用宣城諸葛筆號為
翹軒寶筆士人往往呼為寶筆 清異錄
博物志有虎僕毛筆 羽氏國人有翼飛不遠有獸綠毛似豹毛可作筆名虎僕毛 筆史內編

嶺外少兔以雞雉毛作筆蜀中石鼠毛
為筆其名曰鼷又工人剪須作筆郡牧下令
戶輸須不能置者輒責其值
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為筆或用雞鴨毛或以
山雉五色可愛得非江淹夢中所得者乎筆
有豐狐之毫虎豹之毛鼠鬚羊毛狸毛羊鬚
胎髮然未若兔毫 曾類說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
耳歙本不出筆蓋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一
姓世傳其業一枝可敵他筆數枝率以為珍
玩 筆史內編

結撰第四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刃耎者
為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

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
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韋誕筆經
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
要緊一毛出即不堪用
韋仲將筆方曰先次以鐵梳兔毫及羊青毫去
其穢毛蓋使不髯茹訖各別之皆用梳掌痛
拍整齊毫鋒端本各在扁極令均調平好用

衣羊青毛縮羊青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
後合扁捲合極圓訖痛頡之以所整羊毛中
或用衣中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
毫青衣羊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齊亦使平
均痛頡內管中寧隨毛長者使深寧小不大
筆之大要也 齊氏要術

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
筆史內編

五

司路扈為之又以雜寶為匣厠以玉壁翠羽
皆值百金 西京雜記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隋珠
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
柱秋兔之翰 傅子

右軍筆經云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
右軍言固當第是時已失中原矣安能必得中山毫也 先用人髮杪數
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
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

又云昔人用琉璃象牙為管重則躓矣近有人
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可
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貴乎

兔肥毫長而銳秋毫取健冬毫取堅春夏之毫
則不堪矣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毫小而貴
筆史內編

六

朝鮮有狼尾筆亦佳近日所製者尤精絕 考槃餘事

廣志曰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門題唯趙國毫中
用

以胎髮作者尤佳南朝有姥善作筆 國憲家猷

王使君家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髮山
水無不精絕用鼠牙筆刻之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 弘景傳

任末年十四歲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 拾遺記

柳公權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筆史內編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製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筆之玄樞當盡於是今人毫少而狸雜倍之筆不耐寫豈筆之咎哉爲不用料耳

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竹如玉莫傳其法 說郛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當如是 汗漫錄

七

唐世舉子將入場嗜利者爭賣健毫圓鋒筆其價十倍號定名筆筆工每賣一枝則錄姓名俟其榮捷則詣門求謝俗呼謝筆 清異錄

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筆鼠尾筆狼尾筆

嶺外亦有兔毫極少俗不能爲兔毫筆卒用雞毛其鋒踉蹡不聽從 說郛

筆史內編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志林

筆用羊青作心名曰羊柱以兔毫衣羊青使中心高拔去其穢毛使不髟茸茹也 國憲家猷

番禺無狐兔用鹿毛野狸毛爲筆又云富春勸

八

着州則擇雞毛爲筆亦與兎毛不異
汝頴有高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十筆盡雖
勢要官府督之無報也後數十年見者顏色
如故時謂筆仙
高僧敬脫善書大字筆長三尺其粗如人臂乞
書者一字而已
古有金管銀管班管象管玳瑁管玻璃管鏤金
筆史內編
管綠沈漆管棕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然皆不
若白竹之薄標者爲管最便持用筆之妙盡
矣他又何尚焉冬月以紙帛衣管似亦難用
悉不取也 考槃餘事
舊製筆頭式如筍尖最佳後變爲細腰葫蘆樣
初寫似細宜作小書用後腰散便成水筆卽
爲棄物矣當從舊製可也

效用第五

世傳張芝鍾繇用鼠鬚筆筆鋒勁强有鋒芒余
未之信鼠鬚用未必能佳甚難得
宣州陳氏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
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城先
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
不爾退還卽可以常筆與之柳果以爲不入
筆史內編
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二管非右軍不
能用柳與之遠矣
羅隱喜筆工袁鳳語之曰筆文章資也吾以一
物助之取高價卽贈鴈頭箋百幀士大夫聞之
懷金問價或以綵羅大組換之
書孫叔靜諸葛筆云久在海外舊所賫皆腐敗
至用雞毛筆拒手獰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

相驢脚搖鞶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嘆曰此筆乃爾繾綣耶

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買筆於市皆散軟一律唯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吳說筆工而獨耐久吾甚嘉之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日東坡居士書

筆史內編　十一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士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謨所謂藝亦困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立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字頗適人意坡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敝精疲神欲强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坡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坡集

筆史內編　十二

蔡藻造筆能者識之此故沅州呂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幷深山陽鄰笛之感朱元晦

宣筆初不可用聖俞屢以爲惠尋復爲人乞去今得此甚不可用遂深識之歐陽修

東坡書歸去來詞頗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乏遒氣當是三錢雞毛筆所書耳

膺秩第六

薛稷封筆爲毛刺史 纂異記

宣城毛元銳字文鋒封管城侯 文嵩作傳

太師兼中書令毛蒙城侯　制曰議禮考文聲
教訖于海外代言草制樞筦握於省中爾中
書封管城子毛頴午無生花卯封拔萃唾手
垂名于竹帛束身應召於皮冠揮灑而風雨
若驚縱横而鬼神爲哭爾尤善叙事理密彼
我之懷推見隱微褫奸雄之魄苟有述於後
世固無愛於毫毛既累賢勞宜崇峻秩其加
太師兼中書令進封蒙城侯食邑如故嗚呼
歷廿四考中書應畫麒麟之閣方七十里侯
服偶同雉兔之園乃器非求舊以維新人皆
賤老而貴少爾髮種種猶不失爲墨頭公詎

宜以髮顛自老其五日一至中書平章重務
仍給掾以象中山爾宜正己率屬無入奸邪
之手庶不負始終禮遇欽此 清玩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醖籍喜交名士楊鐵老
爲著頴命托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
今秦無此官前輩臨文審於用事若此 清暑
筆談

寵遇第七

筆牀　筆牀之製行世甚少有古鎏金者長六
七寸高寸二分闊二寸餘如一架然上可臥
筆四矢以此爲式用紫檀烏木爲之亦佳

筆屏　有宋內製方員玉花板用以鑲屏插筆
最宜有大理舊石方不盈尺儼然山高月小
者東山月上者萬山春靄者皆是天生初非

紐揑以此爲毛中書屏輸似亦得所蜀中有石解開有小松形松止高二寸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者亦堪作屏取極小名畫或古人墨跡鑲之亦奇絶

筆筒　湘竹爲之以紫檀烏木稜口鑲坐爲雅餘不入品

筆船　有紫檀烏木細鑲竹篾者精甚有以牙玉爲之者亦佳此與直方並用不可缺耳

筆史内編

十五

筆洗　玉者有鉢盂洗長方洗玉環洗或素或花工巧擬古銅者有古鏒金小洗有青綠小盂有小釜小巵匜此五物原非筆洗今用作洗最佳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磬口元肚洗四捲荷葉洗捲口蔗段洗絛環洗長方洗但以粉青紋片朗者爲貴有龍泉雙魚洗淨花辦洗鉢盂洗百折洗有定窯三箍元洗梅花洗絛環洗方池洗柳斗元洗元口儀稜洗有中盞作洗邊盤作筆覘者有宣窯魚藻洗葵辦洗磬口洗鼓樣青剔白幡洗近日新作甚多製亦可觀似未入格

筆覘　有以玉碾片葉爲之者古有水晶淺碟有定窯匾坦小碟最多俱可作筆覘更有奇者

筆史内編

十六

筆格　玉筆格有山形者有臥仙者有舊玉子母猫長六七寸白玉作母横臥爲坐身負六子起伏爲格有純黄純墨者有黒白雜者有黄墨爲玳瑁者因玉點取爲形体扳附抱眠諸態絶佳眞奇物也銅者有鏒金雙螭挽格精甚有古銅十二峯頭爲格者有單螭起伏

爲格者窯器有哥窯三山五山者製古色潤有白定臥花哇瑩白精巧木者有老爪牙悉備摩弄如玉誠天生筆格有棋楠沉速不俟人力者尤爲難得石者有峯嵐起伏者有蟠屈如龍者以不假斧鑿爲妙

引退第八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 文房寶飾

筆史內編　十七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七皆以沸湯研和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志林

筆以十月正二月收者爲佳蘇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則不蛀黃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尤佳 考槃餘事

妙筆書後即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脫可耐久用洗完即加筆帽免挫筆鋒若有油膩以皂角湯洗之

告成第九

塚　僧智永遠祖逸少智永積年學書有禿筆

筆史內編　十八

一甕甕皆數石後瘞之號退筆塚 尚書故實

懷素塔衡山縣東五里相傳唐僧懷素於此草書旁有墨池筆冢

碑　趙光逢薄游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甎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甎後積土如盎傚有好事者瘞筆所在 清異錄

銘　文太史家有墨竹筆銘耐辱居士撰王局散吏書咸通三年予登進士叨職史館適有客自山西來者餽予以墨竹一本本長二尺許如指大本純黑色葉玄碧節二簫疎森秀欝々崢々予甚愛之越戊戌予歸中條山自後召拜禮部員外郎遷知制誥尋以中書舍人拜禮戶二侍歲月長邁無日不與竹對昭

筆史內編　十九

宗播遷予以密邇乘輿奔走弗暇及竹遂毀予戀々不忍舍因命從事斷筆成干配以毛穎醉塗醒抹頗知人意復與予游硯席者二十餘年今爲梁庚寅予年八十有二矣余亦耄昏不時作書筆忽蠹余憶由咸通中至播蕩日幾四十年而竹之隆替判然其生也以時蒙雨露洗洒之恩人工栽培之力其沒也以悒悒不遂生意及斷筆後雖日涉翰墨風流間而本性已枯雖生亦死矣其蠹可傷哉亦固然也嗟々運數豈獨竹然余豈復忍棄之乃瘞於休々亭之西池上并係之銘銘曰君子者姿改節者豈其之蠱蹇者易行藏者惟其時人亦爾也於物奚疑筆記

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眂佐禹治東方

筆史內編　二十

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眂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山中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不仕云居東郭者一䨲佼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燕次

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華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

任事穎爲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趙高爲中軍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

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事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體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

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

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
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蕃昌
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
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
姓之毛無聞穎始俘見卒任使秦之滅諸侯
穎亦有功賞不酧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韓集

筆史外編

盱郡楊思本因之纂

徵事上第一

王充於宅內門戶墻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
作著論衡八十五篇 謝承後漢書

知能之士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 論衡

阮瑀銛筆操檄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
處 文士傳

王粲才高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凱各爲魏相
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魏志

王思爲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
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蠅不能去還
取筆擲地蹈壞之 魏略

左思作三都門庭藩溷皆着紙筆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
已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
成名筆 世說
太叔廣甚辨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
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
又不能答 世說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
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
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
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
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
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臣皆以鴻筆

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禮
義爲豐年 語林
鍾繇字元常見韋誕筆法於韋誕坐上搥胸三
日因嘔血 墨藪
鍾繇少隨劉勝住抱犢山學書三年嘗曰用筆
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以授
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
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
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以鼠鬚
筆又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世說
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
讀之父與之不旬月書法大進尚書郎李充
母以已姓衛自稱李衛見之曰此兒必用筆
訣近見其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

名 羊欣筆陣圖

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梁任昉與沈約齊名時云沈詩任筆昉以爲病轉好著詩然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 史

柳惲常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筯和之惲驚其哀韻乃更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始 梁書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詞華藻後夢郭璞曰吾筆可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還之自後文無美句 本傳 夢筆山在浦城縣西南一名孤山江淹爲令夢人賜筆之所也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文因日進

王勃能文請者遺之金帛盈積人謂勃心織而衣筆耕而食 盛事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援筆書之初不點竄

唐黃碣同列有假其筆者怒曰是筆他日當斷大事不可假 史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

張旭初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日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 本傳

岑文本爲中書散吏六七人泚筆口占

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褚河南

有書生謁李林甫云啓子文後化爲筆 談苑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以錐畫沙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 章續書說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高麗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播於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

貌魁梧耶詢形體幺麽故云

唐裴行儉工草隸每曰褚遂良非精紙佳筆未嘗輒書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子與虞世南而已 史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墨調精紙良筆方書 唐書

歐陽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通自矜重以狸毫爲筆覆以兔毫管皆犀象非是未嘗書

裴度辟皇甫湜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因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遂援筆立就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謂枯無墨

也在書家爲難 枕譚

蔡君謨既爲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嘆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一種物又可咲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

以焚香一餅之大可終日不滅 歸田録

趙子昂云書貴紙筆調和若紙筆不佳雖能書亦不能善也譬之快馬行泥淖中其能善乎

徵事下第二

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十枚銅博山筆牀副焉 東觀漢記

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工

作楷於頭上象牙寸半着筆下 漢官儀

張安世持橐簪筆 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記事 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漢書

後漢班超常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本傳

曹公聞孫權以荆州資劉備方作書不覺筆落於地 吳志

甄后九歲喜書用諸兄筆或非之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世成敗不知書何由見之 魏志

鄴都宮觀成詔韋誕仲將題署奏曰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成徑丈之勢 三輔決録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法古

者今直備官眊筆耳 魏書

張華讀書三十車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以爲繁令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即於御前賜于闐青鐵硯遼西國麟角筆南越側理紙萬番

符堅欲赦與王猛苻融密議于甘露堂親爲赦文有一大蠅集于筆端俄有小青衣大呼于

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戴記）

游肇爲廷尉持法平上嘗敕肇有所怒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何必令臣曲筆（齊書）

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能自顯常用拙筆以此見容（齊書）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紀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

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班竹管書之（梁書）

高祖復鄭譯官爵令內史令李德林草詔書高頻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牧致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隋書）

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問之對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隋書）

柳公權爲司封員外郎穆宗問筆何以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唐書）

起居舍人秉筆隨宰相入殿夾香案分立殿下和墨濡筆時號螭頭（唐書）

尹思貞授司府少卿時侯知一亦厲威嚴吏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唐書）

田承嗣簽治文案如筒流水吏人私相謂曰世罕有此旋風筆也（方鎮編年）

馬裔孫夜夢神手授二筆後入中書堂吏奉二

筆有如夢中所授者 太平廣記

弘肇位方鎮兼中書令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時耐呼我爲卒弘肇議帶樞密蘇逢吉以爲不可恨之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太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 五代漢史

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硯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毫 清異錄

述贊第三

銘

筆之强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投足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後漢李尤

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群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修寔爲心盡臧否斯由厥美弘大嘗類鮮儔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苟逞其違禍亦無方 魏傅選

豈作其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 晉王隱

賦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情亟以慓悍體遄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摶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書乾坤之陰陽讚宓皇之洪勳叙五帝之休德揚湯又之明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博

六經而緻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
於晻昧兮賛幽冥於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
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
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後
漢蔡邕

簡修毫之奇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
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

巧名工逞術纏以素枲納以玄漆染芳松之
淳烟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
而星布 晉傅玄

故筆賦 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義
氏之畫卦載萬物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
秋毫之類芒如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
建犀角之玄管屬象齒於纖鋒染青松之微
烟著不泯之永蹤則象神仙人皇九頭式範
群生異體怪軀注玉度於七經訓河洛之讖
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
之勳人日用而不寤佗盡力於萬機卒見棄
於行路 晉成公綏

賛

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群藝日用

不知功蓋萬世 晉郭璞

啓

謝宮賜白牙鏤管筆 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
宮象牙猥蒙遠離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
圖寫奇麗咲蜀郡之儒生故知稱賦非工王
銘未善昔伯喈致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
聞通識豈若遠降鴻恩曲覃庸隔方覺瑠璃

無當隋珠過後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削徒懷
曹植恒願執鞭 梁元帝

說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
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
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
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

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
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
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
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之弟子乃咄
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
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 晉王羲之

詩

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牒橫承落
緒篇一逢提握重寧憶仲升捐 梁徐摛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喫
竹飲泉生紫毫宣城之人採爲筆千萬毛中
揀一毫毫雖輕工甚重管勒土名充歲貢君
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

御史願朌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黃金闕抽
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
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
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
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 白居易紫毫筆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嘆又發廷
尉怒磔肉餧餓猫分髯雜霜兔插架刀槊健

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穷壙
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蘇叔黨鼠鬚筆
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
車書物色看王會勳勞足石渠拔毛能濟世
端為謝羊朱 詠猩猩毛筆
桄榔葉暗賓郎紅朋友相呼墮酒中政以多知
巧言語故應來作管城公 又二首

明窓脫帽見蒙茸醒看青鞋在眼中束縛歸來
儻無辱逢時猶作黑頭公
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
公處得千金求得市中無謾投墨客摹科斗
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將閑
寫吏文書 謝送宣城筆已上俱黃山谷

已校

謹按筆史二卷明楊思本撰思本字因之建昌新城人誌筆之
始末分內外篇內篇有原始定名屬籍結撰効用膺秩寵遇引
退告成外篇有紀事述贊

存目

纂修鄭

筆史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楊忍本撰忍本字因之南城人其書內編一卷分原始定名屬籍結撰效用膺秩寵遇引退考成九門外編一卷分徵事上下及述贊三門大旨由韓愈毛穎傳而推衍之雜引故典抄撮爲書不以著作論也

青泥蓮花記十三卷

〔明〕梅鼎祚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鹿角山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泥蓮花記十三卷》提要

青泥蓮花記序

樂曰爛熳昉自夏季倡曰黃門署在
漢官此風一扇女伎遞興遥歷有唐
以逮勝國上焉具瞻赫〻時褫帶而
絶纓下焉胥溺滔〻恒濡足而湎眥
今爲烈爾我

竹書申挾倡之禁金科
嚴買良之條以故官曹雖肅樽俎藏
閒餘二百載矣然而彼姝者子實繁
有徒紅顔皓齒三千隊半出清閨淡
粉輕煙十四樓爭相列肆刺繡雖巧
不如倚門攫金是圖頓忘入市抑或

才人偶賦致白璧之微瑕至或宕子虛名俾緑衣之興刺甚則指陵栢而結同心托墓梓以成連理又惑之惑者焉嗟乎此予青泥蓮花之所為記也記凡如干卷首以禪玄經以節義要以皈從若忠若孝則君臣父子之

道備矣外編非是記本指即祭女士之目撫彤管之遺弗賢也其命名變於鳩摩其取義假諸女史蓋因權顯實即衆生兼攝緣機逗藥庶諸苦易瘳故談言可以解紛無闗莊論神道緜之設敎旁贊聖謨觀者毋董以録煙花於南部誌狎遊於北里而已

萬曆庚子白露之候江東梅鼎祚禹金譔

是記大例惟四其一在尚名行而略聲色然專以娼論古昔家樂亦稱為伎顧各自有主列次姬侍（如綠珠碧玉紅拂紫雲本良家子之類）非可與人盡夫者等也不在此內其一金元以後凡有戲劇好失故實（如王簫女兩世姻緣本姜家青衣之類）又多影響（如王妙妙死哭秦少游之類）或未必有其事（如馬丹陽三度劉行首之類）或出談說家（如陳季娶彭三兩之類）總無明據並不混載其一記從以終事者為則有他不録其一諸凡疑誤並為分注

青泥蓮花記采用書目

楞嚴経　摩登伽経　摩鄧女経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経　歴代三寶紀
傳燈録　歴代佛祖通載　以上禅類
太霄経　悟真篇注　劉向列仙傳
集仙傳　疑仙傳
純陽帝君神化妙通記　以上玄類
漢書　南史　王子年拾遺記
唐書　唐語林　開元天寶遺事

五代史補　十國紀聞　南唐書
南唐遺事　南唐近事　江南野録
江南別録　蜀史檮杌　南部新書
宋史　唐宋遺史　三朝野史
宣和遺事　金史　元史
行都紀事　武林紀事　廬山紀事
北里志　四川總志　武林志
西湖志　秀水志　鉅野志
閩川名士傳　陳搏傳　東坡年譜

續侍兒小名録　教坊録　青樓集
書史　宣和書譜　牋紙譜　以上史類
龍城録　資暇集　雲谿友議
常新録　盧氏雜記　粧樓記
乾𦠆子　異聞集　續玄怪録
北夢瑣言　摭言　續樹萱録
劉崇遠耳目記　金華子雜編　紀聞譚
鑒戒録　洛陽舊聞記　李康靖見聞録
紀異録　清異録　芝田録

摭遺　青瑣高議　續青瑣高議　青瑣後集
雅言雜載　牧監閑談　麗情集
夢溪筆談　巢雲編　侯鯖録
玉壺清話　冷齋夜話　湘山野録
玉山筆麈録　澠水燕談録　青箱雜記
夷堅志　支志　容齋隨筆　西溪叢語
春渚紀聞　樂善録　泊宅編
隨隱漫録　東皐雜録　摭青雜說
遯齋閑覧　復齋漫録　能改齋漫録

梁溪漫志　豹隱紀談　雪舟脞說
苕溪漁隱叢話　野雪鍛排雜記　吹劍錄
蘐蘭集　鶴林玉露　鄭景望紀聞
文酒清話　山房隨筆　蕙圃拾英錄
甕天脞語　深雪偶談　齊東野語
瑞桂堂暇錄　菊坡叢話　談藪
稗史　南村輟耕錄　剪燈新話
剪燈餘話　立齋閒錄　寓圃雜記
震澤長語　客座新聞　菽園雜記

枝山野記　枝山前聞　詹曝偶談　異林
近峰聞略　仰山脞錄　七修類稿
留青日札　說聽　卧遊樓史
焦氏類林　道聽錄　耳譚 以上說家
太平廣記　文獻通考　事文類聚
韻府續編　天中記　彤管遺編
詩女史　唐賢抒情集　萬首唐人絕句
盛明百家詩　國雅、　太倉文畧
芳讌同聲

唐詩紀事　全唐詩話　吟窗雜錄
詩林廣記　藝苑雌黃　韻語陽秋
詩話總龜　詩話備要　詩談
魏泰詩話　庚溪詩話　西清詩話
後山詩話　後村詩話　竹坡詩話
吟堂詩話　蓉塘詩話　升菴詩話
元氏長慶集　白氏長慶集　李商隱集
張祜集　李賀集　淮海集
梅宛陵集　東坡集　虞伯生集

薩天錫集　石田文集　鐵崖文集
中麓閒居集　徐氏海隅集　白華樓集
樂府雜錄　樂府廣題　樂府詩集
太平樂府　唐宋詞選　古今詞話
林下詞談　花草粹編　柳屯田樂章
張子野詞　東坡詞　淮海詞
山谷詞　東堂詞　友古居士詞
梅溪詞　升菴詞品　誠齋樂府
碧山樂府 以上詩詞類集

青泥蓮花記目録

卷四

記節一

姚玉京宋　李娃傳唐

霍小玉傳　太原妓

張建封妾盼盼　崔徽

楊倡傳　段東美

歌者婦

卷五

記節二

郝節娥宋　劉蘇哥

謝桂英　義倡傳

楊㜷㜷　王幼玉

陶師兒　林小姐

長安李姝　韓香

譚意歌　劉玉川娼

湯秀奴　梁楚楚

卷六

記節三

蔡州妓元　王巧兒

翠荷秀　李哥

㜷卿傳　鐵氏二女本朝

劉盼春　高三

白女　王烈女

楊悶兒　王蘭卿

齊錦雲　薛鐵兒

卷七

記從一

孝武李夫人漢　舜娥異唐

武昌妓　張住住

行雲　蘂珠

常州樂使　茂英

轉轉　侯小師石晋

山南樂妓宋一　胡文媛

鄱陽小㜷　江淮官妓

周韶胡楚龍靚　陳直方妾秘

鄭容髙瑩　九尾野狐

張英英　楊王
岳楚雲　蘇小卿
謝天香

卷八

記從二
西閣寄梅記宋二馬瓊瓊
蘇小娟　蘇小小
薛倩　京娟
江柳　聶勝瓊

楚娘　閫府妓
歙官妻　真氏元
喜春景　王金帶
連枝秀　劉婆惜
趙倡　林奴兒本朝
張二

卷九　外編一

記藻一
蘇小小南齊　劉國容唐一

吴二娘　華州王氏
薛濤　薛濤鬼詩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薛濤牋　牋紙譜

卷十　外編二

記藻二
楚兒唐二　顔令賓
王團兒　王蘇蘇
襄陽妓　常浩

徐月英　蓮花
楊苧羅　故臺城妓
成都妓

卷十一　外編三

記藻三
温琬宋一

卷十二　外編四

記藻四
周月仙宋二　胡楚　龍靚

青幕子婦　尹温儀
陳鳳儀　周氏
合生詩詞散樂妓洪惠英　吴淋娼
蜀妓　樂琬揚府倡蘇翠妓對
朱雲楚　某邑妓
平江伎　都下妓
僧兒　趙才卿
翁客伎　蜀妓
李秀蘭　京師妓

梁園秀元　張怡雲
珠簾秀　劉燕歌
張玉蓮　一分兒
大都行院王氏　阮碧雲
芙蓉　淮安妓本朝
琵琶伎　詠骰子妓
徐氏妓楊朝霞　蘇桂亭
張九趙燕如姜舜玉
劉季招王儒卿

卷十三　外編五

記用
秦弱蘭南唐　楊臺柳宋
保安娼姥　楚楚
楊皎　王鈇妾

記豪
鄭舉舉唐　順時秀元

記遇
李豔娘蜀　徐降真楚

小東　李師師宋
唐安安　玉蓮兒元
盼倡傳宋　啞娼志元
老娼晚福本朝

記戒
李林甫為娼唐戒之一宋
婺州富家犬　宣城葛女
湖邊曲元　袁娼馮妍宋
邵武倡　李雲娘宋戒之二

崔蘭英　　念二娘

張氏元

是記寓維風於諧末奏大雅於曲終昔司馬長卿賦詞豔冶感歸諷勸蘇子瞻嬉咲怒駡無非文章殆為似之暇日校授梓人傳諸同好雖媿康樂彊中之和不作伯喈帳内之祕耳萬曆壬寅春閏宣城梅膺祚誕生忘

青泥蓮花記卷一上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禪一

摩登伽女緣起

摩登伽女者舍衛國妓女也緣起大佛頂首楞嚴經時波斯匿王為其父王諱日營齋請佛宫掖惟有阿難先受別請途中獨歸其日無供因乞食次經歷婬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咒攝入婬席婬躬撫摩將毀戒體如来知彼婬術所加齋畢旋歸于時世尊頂放百寳無畏光明光中出生千葉寳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説神呪勑文殊師利將呪往護惡呪銷滅提奬阿難及摩登伽歸来佛所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来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殷勤啓請十方如来淂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佛告自初決擇真妄發明覺性乃至深窮萬法決通疑滯皆使信解真正為因地心復告阿難汝雖談説因緣自然決定明了人

謂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劫多聞熏習不能免離摩登伽難何須待我佛頂神呪摩登伽心婬火頓歇淂阿那含於我法中成精進林愛河乾枯令汝解脫是故阿難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密妙嚴不如一日脩無漏業遠離世閒憎愛二苦如摩登伽宿為婬女由神呪力銷其愛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與羅睺母耶輸陀羅同悟宿因知歷世因貪愛為苦一念熏修無漏善故或淂出纏或蒙授記如何自欺尚留觀聽阿難及

諸大衆聞佛示誨疑惑銷除心悟實相身意輕安淂未曾有重復悲淚惟願如來令有學者從何攝伏疇昔攀緣淂陀羅尼入佛知見佛告阿難首示初心二決定義次示六根舒結倫次遂聞二無漏學四種威儀及大神呪復從凡夫終大涅槃歷示增進五十五位至盡妙覺成無上道以為證果列示五名結經大旨七趣羣魔垂戒最後而終會爲後代佛子因緣衍說摩登伽摩鄧伽女摩登女解形中六事三經不必出竺

安輩也然自隋開皇三寶紀則已具載矣今為叙其緣起如此所祈諸栴陀羅摩登伽種身心俱斷婬機因修雙證了義

摩登伽經

吳沙門竺律炎共優婆塞支謙譯

度性女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諸比丘圍繞說法於晨朝時尊者阿難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分衛已訖還祇洹林於其路次有一大池聚落人衆遊集其上池側有女栴陀羅

種執持瓶器始來取水長老阿難往到其所語言姊妹令我渴乏甚欲須飲見惠少水真是時施女言大德我無所恡但吾身是栴陀羅女若相施者恐非所宜阿難言姊我名沙門其心平等豪貴下劣觀無異相但時見施不宜久留時彼女人即以淨水授與阿難容貌音聲語言威儀等相深生染着欲心猛盛作是念言若使我淂向去比丘以為夫者不亦善乎復作是念我母善呪或能令彼來為吾夫我當向母具宣斯

事時此女人持水還家詣其母所而作是言阿難比丘是佛弟子我甚愛樂欲得爲夫如母力者能辦斯事唯願哀愍必滿我願母語女言有二種人雖加呪術無如之何何者爲二一者斷欲二是死人自餘之者吾能調伏沙門瞿曇威德高遠波斯匿王極生信敬若脱知我將阿難來栴陀羅輩皆被殘滅且復瞿曇煩惱已盡及其眷屬咸離欲穢我昔曾聞斷生死者宜加恭敬如何於彼反起惡業女聞是已悲泣而言若

母不得阿難來者我必定當棄捨身命假令瞿曇而違我願亦復不能久留於世設得之者衆願滿足母聞斯言慘然不悦而告之曰莫便捨命我必能令阿難至此爾時女母於自舍内牛糞塗地布以白茅於此場中然大猛火百有八枚妙遏伽花誦呪一周輒以一莖投之火中其呪言曰

阿磨利　毗磨利　鳩鳩彌　三磨祢　移那婆頭賜　頻頭彌車養　提菩跛利沙　提毗地踰多　提揭闍提　毗三摩耶　磨羅闍三磨提　跋陀夷闍

若天若魔若乾闥婆火神地神聞我是呪及吾祠祀宜應急令阿難至此作是語已尊者阿難心即迷亂不自覺知便行往詣栴陀羅舍尒時女母遥見阿難安詳而來告其女曰阿難比丘已來近此汝今應當敷置茵蓐燒香散華極令嚴淨女聞母言歡喜踊悦莊飾堂閣安置寶座淨治灑掃散衆名華尒時阿難既到其舍悲咽

哽塞泣淚而言我何薄祐遇斯苦難大悲世尊寧不垂愍加威護念令無嬈害尒時如來以淨天眼觀見阿難爲彼女人之所惑亂爲擁護故即説呪曰

悉梯帝　阿朱帝　阿尼帝

於是世尊説此呪已而作是言吾以斯呪安隱一切怖畏衆生亦欲利安諸苦惱者若有衆生無歸依處我當爲作眞實歸依尒時世尊復説偈言

戒地清涼淨無垢　能浴衆生煩惱熱
若有智者入此池　無明闇障永滅盡
是故三世諸賢聖　咸皆頂戴共稱嘆
若我眞實浴此流　當令侍者速還反

爾時阿難以佛神力及善根力旃陀羅呪無所能為即出其舍還祇洹林時彼女人見阿難歸白其母言比丘去矣母告之曰沙門瞿曇必以威力而護念之是故能令吾呪斷壞女白母言沙門瞿曇其神德力能勝母耶母語女言沙門

瞿曇其德淵廣非是吾力所可為比假令一切世間衆生所有呪術彼若發念皆悉斷滅永無遺餘其有所作無能障礙以是因縁當知彼力為無有上爾時阿難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佛告阿難有六句呪其力殊勝悉皆擁護一切衆生能滅邪道斷諸災患汝今宜可受持讀誦用自利益亦安樂人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利安已饒益衆生皆當受持六句神呪阿難此呪皆為過去六佛所共宣說今我

釋迦牟尼三藐三佛陀亦說是呪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四天王等皆悉恭敬受持讀誦是故汝今宜加修習讚歎供養無令忘失即說呪曰

耶頭多　安荼利　般荼利　抧由利　陀彌曷賜帝　薩羅姞利　毗樂頭摩帝　大羅毗沙　脂利　彌利　婆膩隣陀耶陀三跋兜羅布羅波底　迦談必羅耶

佛告阿難若有衆生受持如是六句神呪臨應刑戮以呪力故輕被鞭撻而得免脫若當鞭撻

此呪因縁呵責得免若應呵責由此神呪威德力故永無呵毀坦然歡樂阿難我不見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人及非人受持此呪而被嬈害唯除定業無如之何旃陀羅女於夜過已沐浴其身著新淨衣首戴花鬘塗香嚴飾金銀環珮瓔珞其體徐步安詳向舍衛國到城門已住待阿難阿難晨朝入城乞食女見其來深生歡喜隨之而行終不捨離進止出入恒隨逐之尊者阿難見如是事極懷慚愧憂慘不悅還出城外

至祇洹林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栴陀羅女極嬈逼我行住進止而不捨離唯願世尊慈加擁護佛告阿難汝莫愁惱吾當令汝得免斯難爾時世尊告女人曰汝用阿難以為夫耶女言瞿曇實如聖教佛言善女婚姻之法須白父母汝今為問所尊未耶答言瞿曇父母聽我故來至此佛言若汝父母已相聽許可使自來躬見付授女聞斯言禮佛而退向父母所修敬已畢却住一面白父母言我欲阿難以用為

夫唯願垂愍與我俱往親自付之於是父母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女言瞿曇吾親已至爾時世尊即問之曰汝實以女與阿難耶答言世尊誠如聖教佛言汝今便可還歸所止時女父母禮佛而退於是如來告女人曰若汝欲得阿難以為夫者宜應出家學其容飾答曰唯然敬承尊教佛言善來便成沙門鬢髮自落法衣在身即為說法示教利喜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要最善又此欲者衆苦集

聚其味至少過患甚多譬如飛蛾為愚癡故投身猛燄而自燒害凡夫顛倒妄生染着為渴愛所逼如逐燄之蛾是故智者捨而遠之未曾暫起愛樂之想時比丘尼聞說是已心喜悅豫意轉調伏爾時世尊知比丘尼心意柔軟離諸惱障即為廣說四真諦法所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是苦滅道時比丘尼豁然意解悟四聖諦譬如新淨白氎易受染色即於座上得羅漢道更不退轉不隨他教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先

愚癡欲酒所醉擾亂賢聖造不善業唯願世尊聽我懺悔佛言我已受汝懺悔汝今當知佛世難遇人身難得解脫生死得阿羅漢亦為甚難如斯難事汝已得之於佛法中獲真實果所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故汝今宜應精進慎莫放逸

明往緣品第二

爾時城中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聞佛度於栴陀羅女出家為道咸生嫌忿而作是言此下賤種

云何當與諸四部衆同修梵行云何當入諸豪貴家受於供養於是展轉共議斯事乃至聞於波斯匿王王聞是已極大驚愕即便嚴駕眷屬圍繞前後導從詣祇洹林下車去蓋徐步而進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佛知衆會心之所念欲決所疑告諸比丘汝等欲聞本性比丘尼往昔緣不諸比丘言唯然欲聞汝今諦聽當為汝說諸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於恒河側有園名曰阿提目多華果繁茂池流具足園中有王名帝

勝伽是旃陀羅摩登伽種與百千萬旃陀羅衆共住此園諸比丘彼帝勝伽有大智慧高才勇猛自識宿命世所為事無不通達我當略說其五功德一者博練四圍陀典祕密之要無不了達二者善解詩書文頌字句長短三者悉知諸論經紀度聲彼岸四者能解世俗祠祀呪術醫藥五者善分別大丈夫相如是智慧不可窮盡其王有子名師子耳顏容端正戒行清潔其心調柔仁慈和順衆德具瞻見者歡喜摩登伽王

廣教其子經書呪術已所知者悉教授之故師子耳知見深遠亦如其父等無有異帝勝伽王於夜卧中忽生是念我子色貌最為殊勝衆德具足人所宗仰年漸長大宜為聘妻必當選擇端正良匹才德超絶顏如吾子然後乃當而為求之當是時也有婆羅門名蓮華實宗族高美父母真正七世以來淨而無雜通四圍陀才藝寡匹時有國王名曰火與摠領天下威力自在以一聚落封蓮華實令其統御其土豐盛人民

殷富彼蓮華實女名本性德貌殊勝猶師子耳帝勝伽王作是念言唯蓮華實其女殊妙吾當為子而求聘之作是念已至明清旦乘大寶車駕駟白馬旃陀羅衆前後圍遶出家北行往趣其國時蓮華實所住處南有一園苑名曰悦樂花果滋茂樹木敷榮泉流浴池淨水盈滿異類衆鳥遊戲其上哀音相和聞者歡悦其園廣博甚可愛樂猶如諸天難陀之園摩登伽王往彼園中待蓮華實時婆羅門亦於晨朝駕駟白馬

及與五百婆羅門俱導從圍遶至園遊觀彼婆羅門於其路次教授弟子技藝等事且行誦習而來詣園帝勝伽王見蓮華實安詳而來威德殊特心生歡喜以偈讚曰

如日初出　光明照耀　大士威德
亦復如是　如雪山藥　衆藥中勝
仁者高遠　更無能比　德力深妙
極為嚴顯　猶如秋月　衆星中最
如梵天王　智慧超勝　悉為諸天

所共瞻仰　如天帝釋　一切恭敬
端嚴殊絶　更無能踰　我但略讚
汝之功德　若廣說者　不可窮盡

說是偈已即起奉迎更相慰問然後就座蓮華實言汝栴陀羅下劣之甚而來至此欲何所為答言仁者世有四事宜應修習何等為四一者本所為事憶而不忘二者應當利安於己三者饒益一切衆生四者務修婚姻之事是以我今故來相造吾有一子名師子耳顏容瓌瑋智慧微妙欲為聘妻仁女賢勝意甚相貪欲託姻媾幸能垂意而見許可時蓮華實聞是語已瞋毒熾盛極生忿恚顏容慘結色貌顰蹙而語之言摩登伽種人所輕賤甚可畏惡如毒如火我今身是婆羅門姓豪勝尊貴更無過者通達圍陀智慧無比汝今云何欲來毀辱如空中月螢燭光明有目之士咸知其異栴陀羅種比婆羅門尊貴卑劣亦復如是今汝愚癡不識貴賤不可求處生心悕望汝栴陀羅自有種類何故欲染

清勝之人且婆羅門戒行不具不能通達圍陀妙典諸婆羅門不與交遊況汝凡賤乃生是意急可速去不宜久留莫使外人聞斯異言時帝勝伽聞是事已語言仁者金玉珎異土木弊惡貴賤異相一切悉知我今不見諸婆羅門與栴陁羅而有差別何以故汝婆羅門不從空出真陀羅種獨因地生婆羅門者從胎而有真陀羅種亦復如是而言殊勝是事不可婆羅門死人所畏惡真陀羅終亦無欲見若言貴賤而有相

異何故生死而無差別汝意當謂旃陀羅者造
作惡事兇暴殘害欺誑衆生無慈愍心以是因
緣名為卑賤我當說汝婆羅門所有惡業虛妄
之事起於諍訟擾亂賢善造為妖怪占星觀月
和合軍陣殺害衆生舉要言之一切惡事皆婆
羅門之所為作汝婆羅門性嗜美味而作是言
若祠祀者呪羊殺之羊必生天若使呪之便生
天者汝今何故不自呪身殺以祠祀求生天耶
何故不呪父母知識妻子眷屬而盡屠害使之

生天不滅己身但殺羊者當知皆是諸婆羅門
欲食肉故妄為是說虛欺之人而言尊勝於理
不可婆羅門法犯四種罪名為極惡非婆羅門
何等為四一者殺害諸婆羅門二婬師妻三者
盜金四者飲酒唯此四惡名之為罪自餘殺害
都無果報而汝法中得殺罪者由斷他命若殺
餘人亦名斷命何故殺之而獨無罪乃至飲酒
亦復如是當知汝等愚癡無智橫生妄想不可
以此名為豪貴又婆羅門犯前四罪志心懺悔

還可得滅手持床足著弊壞衣以人髑髏懸其
首上如是懺悔滿十二年戒還具足成婆羅門
如是愚癡隨逐邪見而生憍慢自謂尊豪由是
觀之姓皆平等可以仁女見與吾子時蓮華實
聞是語已倍增瞋恚語帝勝伽汝不思惟妄作
是語汝為王者應知三法一國土法二貴賤法
三貢稅法世有四姓皆從梵王婆羅門者從梵
口生剎利肩生毗舍齊生首陁足生以是義故
婆羅門者最為尊貴得畜四妻剎利三妻毗舍

二妻首陀一妻如是分別種姓各異汝自卑賤
乃至不入是四姓中而言諸姓無有異相違反
聖教欲擾亂我可宜速還莫得復語帝勝伽言
仁者若說世四姓者皆從梵生而婆羅門獨從
口出是以最尊更無過者諸婆羅門何故亦有
手足支節及四威儀音聲語言以此因緣知無
異相假令異者應當分別譬如蓮華有種種異
所謂水陸生華優鉢羅華瞻蔔香華目多伽華
蘇蔓那華如是等華其色差別香氣亦異而汝

四姓不見異相當知皆是妄想分別譬如小兒於路遊戲收聚沙土以為城舍或復名曰是金是銀酥酪米麥而是沙土不以小兒名因緣故便成珍寶汝亦如是愚癡薮心起貢高想尊貴下賤不由汝言即便成就又婆羅門梵口生者應當慈忍仁愛衆生云何殺害呪咀瞋忿假令四姓皆從梵生即為兄弟云何共為婚姻之事濁亂違理禽獸無别一切衆生隨業善惡而受果報所謂端正醜陋貧賤富貴壽命終夭愚癡

智慧如此等事從業而有若梵天生皆應同等何因緣故如是差别又汝法中自在天者造於世界頭以為天足成為地目為日月腹為虛空髮為草木流淚成河衆骨為山大小便利盡成於海斯等皆是汝婆羅門妄為此說夫世界者由衆生業而得成立何有梵天能辦斯事汝等癡蔽横生妄想而言尊勝人無信受又婆羅門命終已後獨得生天餘不生者是則為勝而汝經中修行善業皆生天上若修善業便生天者

一切衆生悉能行善皆當生天何故餘人而獨卑劣大婆羅門譬如有人生育四子各為立字一名安樂二曰長壽三名無憂四名歡喜雖一父所生皆同一姓而有四名差别之異世間四姓亦復如是雖同業報煩惱性欲而有四名言婆羅門乃至刹利毗舍首陀名雖不同體無貴賤諸婆羅門學圍陀典恭敬尊重恃生憍慢而復因之以為定性我今當說此圍陀典無有實義易可離散昔者有人名為梵天修學禪道有

大知見造一圍陀流布教化其後有仙名曰白淨出興于世造四圍陀一者讃誦二者祭祀三者歌詠四者禳災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曰弗沙其弟子衆二十有五於一圍陀廣分别之即便復為二十五分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曰鸚鵡變一圍陀為十八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為善道其弟子衆二十有一亦變圍陀為二十一分次復更有一婆羅門名曰鳩求變一圍陀以為二分二分變為四四變為八八變為十如是展

轉凡千二百十有六種是故當知圍陀經典易
可變易大婆羅門此圍陀典當分散時婆羅門
性為隨散壞當猶存耶若令猶存則不應言諸
婆羅門因圍陀故性得決定設隨散壞汝云何
言婆羅門性真實不變是故汝說我獨尊貴餘
人卑劣是事不然又婆羅門自恃智慧善能呪
術輕懱他人生豪貴想然令汝等所能知者餘
人學習亦得通達當知一切皆悉尊貴何故獨
稱婆羅門耶過去有仙名婆私吒其妻即是真

陀羅女產生二子長名為純二名為飲皆獲仙
道五通具足變圍陀典作宅圖法汝能誹謗此
二聖人言非仙耶而汝先言真陀羅種卑賤下
劣何故其息名為仙乎昔捕魚師捕得一魚剖
腹而觀見有一女其色正黑波羅勢仙與共交
會生育一子名提婆延五通自在威德具足如
斯等比豈非仙耶過去久遠有刹利種名曰毗
摩亦獲仙道神力殊勝智慧深遠善於言辭悉
能教授諸婆羅門若斯之人寧當下賤有刹利

女名曰微塵從婆羅門誦婆持尼生育一子名
曰羅摩有大神力通諸經論於盛夏月共母遊
行日光焰熾大地斯熱曝其母足不能前進羅
摩白言上我肩上然後可去母於爾時不納其
語小復前行猶患地熱羅摩誓曰若我真實仁
和孝敬當令此日自然隱沒作是語已日尋不
現母後採花花皆含閉母告之曰汝今日沒故
花不敷即復誓言我若仁孝日當復出立語已
訖日尋顯耀如是等仙非婆羅門神力變化不

可限量豈可名為下劣人耶以是因緣諸姓平
等可以汝女用妻吾子財幣珍異恣意相與卷上

○隋開皇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歷代三寶紀修多羅小乘譯録摩登伽經二卷今藏三卷

示真實品第三

爾時帝勝伽王語蓮華實仁者善聽我當為汝
斷邪見網開真實路淨菩提道起人天行就汝
法中有五祠法言斯祠者是涅槃因能生天上
何者為五一殺害人取脂用祭二者刑馬亦以
脂祭三廣大祭四普闡祭五隨所欲祭此皆虛

妄無有真實徒自疲勞長衆惡趣有八善法是真利益必得生天獲衆善報何等為八一者正信二者修戒三廣行施四樂智慧五常恭敬同梵行者六好多聞七者防護身口意業八常親近諸善知識如斯八事是清淨法一切衆生皆應修習前七法者悉皆從於善知識所而得聞之是故汝今應當與我共為婚姻說吾修學如斯妙法勿生憍慢失此善利今我復當更為汝說諸姓所起本末次第汝聞是已宜除貢高劫

初成時諸衆生類悉能飛行光明殊勝餚饍美味嚴身之具自然而有無造作者其後福盡衆事消滅是時衆生便修種植壃界分别生我人想或復自恃田稼滋多輕懱餘人自言豪富由是緣故衆皆名之為剎利種復有衆生不樂居家入于山林修學禪法蓄弊壞衣乞食濟命清身潔已奉修祠祀由斯因緣咸皆謂為婆羅門種耕種墾殖畋獵漁捕行如此者名曰毗舍劫盜販賣無悲忍心如斯之等名首陀羅時復有人於路遊行其車破壞因便修治名摩登伽惟為農作名曰田夫往來市肆名賣貫者如是分别為百千種而其所起真實無異但假施設為立名字為欲紀别諸姓不同就婆羅門亦復分别所謂瞿曇犢子憍蹉憍尸迦婆私吒迦葉蔓荼毗如是七姓復各分别皆出十種第八名烟更無異姓汝婆羅門雖名一相而得分别劫初衆生亦復如是根本無異别為多姓是故汝今應諦觀察為法利故為斷虛妄求真實故宜以

貴女用妻吾子欲有所求必相滿頋可速為婚不宜久留

衆相問品第四

時蓮華實聞是語已生大歡喜得未曾有語帝勝伽善哉仁者所說誠諦汝於往昔曾為何等智慧言辭乃能若是修習何行成何功德惟願為我廣宣分别帝勝伽言我念過去曾為梵王或為帝釋亦復曾為淨蓋仙人為婆羅門變一圍陁以為四分於百千劫作轉輪聖王如是生

處尊豪富貴於爾所時修習慈悲禪定智慧廣
化衆生施作佛事蓮華實言仁者豈讀婆毗多
羅神呪不耶答言曾讀汝今善聽吾當廣説此
呪本末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我為仙人名曰婆
藪五通具足自在無礙善修禪定智慧殊勝時
有龍王名為德叉其王有女字曰黄頭容色姿
美人相具足我見彼女起愛著心生此心故便
失神通及禪定法深自悔責即説此呪而此呪
者凡有三章二十一句復有三章惟有八句汝

今善聽吾當宣説

怛提他 一 唵 二 浮婆蘇婆 三 曰婆婆闍 四 婆利
茹 五 拔瞿提婆 六 斯提磨提由耶 七 婆羅提耶
八

此即名為婆羅門呪

唵 一 闍致羅 二 多波藪浮埵 三 伽呵男 四 婆耶
摩失多 五 斡毗羅 六 怛多羅毗利多 七 婆藍提
婆婆 八 失利尸絺絨 九 薩闍男 十 憂波男 十一
婆羅陀斲摩 十二

此即名為刹利神呪

唵 一 質多羅 二 摩醯帝 三 毗舍斤若 四 阿他婆
斤若 五 遏陀多 六 婆羅毗耶 七

此即名為毗舍神呪

唵 一 阿多波婆羅多波 二 示毗陀貪 三 婆利沙
賒毗 四 波貫 五 陀貪 六 奢羅 七

此即名為首陀神呪 唵

有形必有欲 有欲必有苦 若能離此慾
定得梵天處

此即名為梵天王婆毗羅呪

蓮華實言汝姓何等曰姓三無又問仁者汝原
何出答曰已從水生汝師是誰答言吾師名迦
藍延汝宗族中誰為勇健答曰我門族中凡有
三人最為雄猛一名為獨二名為屬三者名曰
婆羅陀闍汝同師者為是何人答言贊詠又問
贊詠為有幾變答言六種汝母何姓答曰吾母
姓婆羅設如是仁者吾之德行其事若此故我
先説一切衆生貴賤不定雖有尊貴而為惡者

猶名下賤若卑賤人能為善事便為豪貴是故一切稱尊貴者由修善業不以種族名為勝人汝既知已當除憍慢

說星圖品第五

爾時蓮華實帝勝伽仁者豈知占星事不帝勝伽言大婆羅門過此祕要吾尚通達況斯小事而不知耶汝當善聽吾今宣說星紀雖多要者其惟二十有八一名昴宿二名為畢三名為觜四名為參五名為井六名為鬼七名為柳八名為星九名為張第十名翼十一名軫十二名角十三名亢十四名氐十五名房十六名心十七名尾十八名箕十九名斗二十名牛二十一女二十二虛二十三危二十四室二十五壁二十六奎二十七婁二十八胃如是名為二十八宿蓮華實言如此宿者為有幾星形貌何類為復幾時與月共俱其所祭祀為用何等何神主之有何等姓惟願仁者重為分別帝勝伽言若欲聞者諦聽當說昴有六星形如散華於十二

時與月俱行祭則用酪火神主之姓毗舍延那有五星形如飛鴈於一日半與月共行麋肉以祭屬於梵王姓婆羅婆觜有三星形如鹿首於一日中與月共俱以果為祭屬於月神即姓鹿氏參有一星一日及月須酥以祭係在日神姓則安氏井有二星形如人步惟於一日與月而俱祭必用蜜屬於歲星亦姓安氏鬼有三星形如畫瓶一日與月而共同遊祭以桃花屬於歲星姓烏波若柳宿一星半日共月不相捨離祭之用乳屬於龍神因姓龍氏有此七宿在於東方其七星者五則顯現二星隱沒形如河曲一日及月胡麻祭之屬於鬼神姓賓伽羅張宿二星亦如人步於一日中與月俱行以果用祭其姓善氏即屬善神翼有二星形如人步於一日半共月而行鮫魚祭之屬婆伽神姓憍尸迦軫宿五星形如人手一日一夜共月俱行稗穀祭之姓奢摩延屬咀咤神角有一星一日及月以華為祭屬咀吒神姓質多延亢宿一星酥麥麨

祭之一日及月屬吧叱神姓曰赤氏氐宿二星
形如羊角於一日半共月俱行以華用祭屬於
火神姓朵遮延有此七宿在於南方房宿四星
形類珠貫一日一夜與月共俱酒肉為祭係於
覩神姓阿藍婆心宿三星其形如鳥一日及月
粳米祭之屬天地神姓迦旃延尾有七星其形
如蠍一日一夜與月共俱果以祭之屬沙陀神
姓迦旃延箕宿四星形如牛步一日一夜而與
月俱尼俱陀果以用為祭屬於水神姓迦旃延

斗有四星形如象步於一日半與月同行桃花
祭之屬凶惡神姓迦羅延牛宿三星形如牛首
一時與月而共同行不須祭祀屬於梵天姓於
梵氏女有三星形如鑁麥一日一夜共月而行
鳥肉用祀屬毗紐神姓迦旃延有斯七宿在於
西方虛有四星形如飛鳥一日一夜共月而俱
豆糜為祭屬婆藪神姓憍陳如危宿一星一日
及月粳米為祭屬乎水神姓單荼延室有二星
形如人步一日一夜共月俱行血肉祠祀其宿

屬在富單那神姓闍爾那壁宿二星形如人步
一日一夜及月而行以肉祭之屬於善神姓陀
闍延奎一大星自餘小者為之軵翼形如半珪
一日一夜共月而行酪飯以祭屬富沙神姓八
姝氏婁宿二星形如馬首一日一夜共月俱行
乳糜用祭胃有三星形如鼎足一日一夜共月
而俱胡麻為祭屬於閻神其姓拔伽有此七宿
在於北方大婆羅門我已廣說二十八宿然此
宿中有於六宿一日一夜共月俱行所謂畢井

氐翼斗壁之等復有五宿但於一日共月而俱
一參二柳三九四心五者名危惟有牛宿半日
及月自餘盡皆一日一夜共月而行東方七宿
初起於昴南方七宿初起於星西方七宿初起
於房北方七宿初起於虛又此宿中七宿最勝
張室氐箕房井及九三宿凶惡參柳與胃四宿
和善翼斗壁畢五宿柔弱女虛危心第五名尾
五宿常定一觜二角三名七星四者為柳五者
名牛四宿速疾昴觜婁鬼而此諸宿共月合行

凡有三種一在月前二在月後三共月俱今當為汝復說七曜日月熒惑歲星鎮星太白辰星是名為七羅睺彗星通則為九如是等名占星等事汝宜應當深諦觀察

觀災祥品第六

帝勝伽言仁者善聽吾當更說星紀所行善惡之相月離昴宿是日生者有大名稱人所恭敬月離於畢者所生豪貴衆共讃歎月離於觜是日生者喜多忿諍含毒害心月離參星其日孕

育多恣飲食美味具足月離於井其日生者倉廩盈溢牛羊殷多月離鬼星生者修善月離柳星生者多欲月離七星生者尊貴月離張星生者短命月離翼星生者持戒月離軫星生者姧盜月離角星其日生者善知音樂能造瓔珞月離亢星生者善筭數月離氐星生者為臣相月離房星生者能御及善販賣月離心星生者愚癡其命短促月離尾星生者多係胤大有名譽月離箕星生者好定月離斗星生者富貴月離

牛星生者有名稱月離女星生者多榮寵月離虛星生者則鬭亂月離危星生者為將月離室星生者為盜賊主月離壁星生者多能和合馨香月離奎星生者多卑賤月離婁星生者能市牛馬月離胃星生者多屠殺大婆羅門我已廣說月離於星生者善惡今當復說月離諸星置立城邑善惡之相月離昴星所立城邑甚有威神多饒財寶或為大火之所燒害月離畢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悉修善業多饒財物習誦經

典少於貪慾月離觜星所立城邑婦女繁多牛羊無數香華瓔珞具足而有月離參星所立城邑多有美味及豐財寶其中人民皆悉愚癡月離井星所立城邑甚有威神多有財寶飲食穀麥不久亦當而自摩滅月離鬼星所立城邑雖有惡人於後必善仁孝修慈延年長壽多有風神五穀少味月離柳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悲怨者衆好生鬪諍多有臭穢月離七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皆有智慧及多財物修戒行施孝

敬貞潔月離張星所立城邑多有女人香華美味具足而有藥穀並茂人民安隱月離翼星所立城邑多饒財寶人皆愚癡為諸婦人之所欺陵城邑長久不可傾移月離軫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多號諍訟饒有牛馬月離角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盡為婦人之所陵逼雖有財寶為火焚燒月離亢星所立城邑多有財物人民殷多貪殘諂曲月離氐星所立城邑多有威神其中人民善能祭祀其後為兵之所殘滅月離房

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仁孝貞和恭敬父兄誦習經典勤能祭祀月離心星所立城邑豐饒財寶所有人民勤習經術豪強熾盛月離尾星所立城邑多饒財寶及以美味其中人民性多暴惡其後為土之所傷害月離箕星所立城邑多有財寶其中人民貪慾愚癡月離斗星所立城邑多饒財寶五穀豐熟其中人民勤於習誦惟好鬬諍月離女星所立城邑多饒財寶無有粟麥其中人民少有疾病善能和順月離虛星所

立城邑其中人民隨順婦人多有衣服嚴身瓔珞男女寡慾月離危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意多諂曲貪慾無厭其後為水之所漂流月離室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皆悉安樂性多嫉妬好卑賤業月離壁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漸漸增益多饒財穀好於布施月離奎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豐饒牛馬財寶無量月離婁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安樂無疾男女端正月離胃星所立城邑其中人民臭惡不淨多喜諍訟受諸苦

惱大婆羅門今我所說置立城邑盡依星圖善惡必應宜應觀察而習學之大婆羅門月離於星置立城邑如上所說吾今更宣月在諸宿天雨之相夏月在昴若有天雨必多周徧地上水深二尺八寸多即陰雨十日乃止夏月在女及在室星若有雨者秋必多澤火勢猛盛夏月在畢若有天雨二尺一寸宜種下田賊盜並起惟有二疾患眼與腹秋獲果實夏月在觜若天有雨二尺八寸秋水勢盛無有攻伐行路清淨皆

無所畏人民安樂夏月在參天雨八寸宜種下田所有財物當密藏隱其年饒賊應嚴兵仗及有三疾身熱上氣咽喉疼痛幼者多死夏月在井天雨四尺於其年中雲雨極多雨十四日中間不息刀兵連起殺害滋多夏月在鬼若天有雨一尺五寸宜種下田雨澤以時秋稼成熟貴賤交諍禽獸暴亂及有三疾一瘧二癰三者患疥夏月在柳上天降雨二尺一寸宜種下田惡風猛盛鄰國諍訟諸稼成熟夏月在七星注雨

九寸秋多苗實胎者傷夭死亡者衆夏月在張若天降雨二尺七寸其年秋實為他所食人民多疾胎者安全夏月在翼有雨善惡如在張說夏月在軫若天有雨九尺二寸其年諸稼為禽鳥所害雨澤尠少秋不成實夏月在角若天有雨二尺三寸夏雨尠少秋則滋多兵少止息人民安樂夏月在亢若天有雨二尺一寸盜賊並起高卑無異夏月在氐有雨四尺高下皆成兵火俱盛禽獸殞傷夏月在房有雨二尺秋苗成

熟人民相禍仁義都棄夏月在心若天降雨一尺六寸其年多疾不宜乘騎象馬之人及與刀兵夏月在尾天若有雨一尺八寸秋禾成熟四方賊暴有三疾起一者患眼二者患癰三者患脅華果繁茂兵戈不興夏月在箕有雨二尺前旱後澇秋則成熟有二種疾患腹與目夏月在斗有雨七尺宜種高田水極暴盛其年藥穀悉皆成熟有三疾起如在鬼說夏月在女有雨三尺水雨不時秋水盛漲依水居者皆多死亡刀

兵流行夏月在虛上天降雨一尺七寸宜種下田有癰疾生刀兵亂起夏月在危有雨五寸宜種下田秋則成熟內外兵亂在城邑者携將妻子逃走他方夏月在室有雨三尺初旱後澇華果彫落秋食不登盜賊暴起黃病流行婦人多死夏月在壁若天有雨四尺五寸水而流溢墻壁崩倒有四種疾患下目痛咳嗽身熱幼死者衆宜種高田華果敷茂夏月在奎若天有雨三尺二寸宜種下田秋稼成熟兵戈不起夏月在

婁若天有雨一尺二寸宜種下田兵盜並起夏月在胃有雨四尺宜種高田其年荒儉刀兵必起父違子逆兄弟相害如此皆名雨相善惡時

帝勝伽語蓮花實言大婆羅門今我更說日月薄蝕吉凶之相汝今應當善諦著心月在昴宿若有蝕者中國多災禍難必起月在畢宿而有蝕者晉遭患難災亂頻興若在觜蝕大臣誅戮乃至參井亦復如是若在柳宿依山住者皆當災患及與龍虵無不殘滅月在七宿若有蝕者

種甘蔗人當被毀害在張蝕者怨賊降伏在翼而蝕近陂澤者亦悉衰落若軫蝕者守護城邑及防衛者皆悉亡壞在角蝕者飛鳥毀滅在亢蝕者畜妻男子亦當惱害在氐而蝕近水住者皆有災難月在房蝕賣買之人及以御者一切皆當無利益事在心蝕者如在歡說在尾蝕者行人多死在箕蝕者乘騎象馬若斯之人亦當墜落在斗蝕者亦復如是牛星蝕者出家之人及南方者禍患滋多在女蝕者怨賊銷滅牧馬之人皆當殘毀在虛蝕者北方之人並悉破壞在危蝕者敢能呪術祠祀之人皆當傷害在室蝕者為香瓔人亦皆毀壞在壁而蝕知樂者衰若在奎蝕諸乘船者亦不利益在婁而蝕市馬者死在胃而蝕田夫亡壞此則名為薄蝕之相如其體性我已分別右卷中

觀災祥品之二

帝勝伽言仁者當聽我今復說月在衆星所應為事月在昴宿應為祭祀受於爵位葺蓋屋宅買衆雜畜調習牛馬作金石器造為溫室宜植

形華建立牆壁遷居洗浴著新淨衣不宜織縷諍訟繫閉應修道路宜為金銀銅鐵之器其日若雨必不周徧是日生者性多躁急武毅長壽勤於祭祀月在畢星宜應耕墾婚姻蓋宅出財調獸裁衣等事不宜債歛鬬戰造酒其日雨吉生者慈悲多慾貪味豐有財物壽命延長月在觜星宜為市會遣使塗舍殖樹造蓋建殿治路著弊故衣瑩飾瓔珞宜祭神祇其日有雨普皆

周徧生者怯弱好眠多慾聰慧有智月在參星
宜應債斂治井河渠買於㹀牛壓脂造酒及笮
甘蔗甚忌凶事其日雨者水必流溢生者好田
性甘肉味月在井星宜造瓶器剃髮受戒移處
異居不應進藥其日雨吉若有生者多欲少食
好爲衆事月在鬼星宜服妙藥著新淨衣洗浴
祭祀置立臣佐貫身瓔珞剃髮造蓋此日生者
爲人賢善壽命延長月在柳宿宜建凶事造牆
市肆堰水立橋其日若雨多有蚉䖟後雨減少

此日生者性多弊惡好睡短壽月在七星宜殖
雜穀立倉和悉種芸造犂祭祀尊靈其日有雨
秋必成實若有生者愛親好慾長命多食鬬戰
必勝不宜凶事月在張宿宜造瓔珞著新淨衣
種殖果木造立市肆宜爲善事葺宅雇人此日
生者少髮端正其日有雨秋多成實月在翼宿
一切事吉是日生者端嚴殊特聰慧强識亡失
還得其日有雨秋稼成熟月在軫宿一切皆吉
宜調象馬授官造池不愁竊盜其日有雨必多

流溢生者勇健盜而多知長壽少病月在角宿
宜當裁衣造於瓔珞閱軍布陣檢藏倉庫服樂
器習乘船作妓樂營索畫其日有雨必不周徧
此日生者聰明多智善能贍相恒好田獵性多
輕躁壽命長久情好貪慾月在亢宿宜調象馬
造於樂器婚娉嫁娶不宜出外追逐怨惡其日
有雨後必多風此日生者聰明多疾性剛武勇
月在氐星宜爲種殖果及稻麻造舍洗浴不宜
殖豆其日若雨於後少水此日生者端正多知

少於繼嗣躁性貪味喜樂善人月在房宿宜出
財物亡者易獲其日生者多贍親戚樂行福業
此日有雨必當暴漲月在心宿宜登天位建立
城邑官事通易亡者難獲其日生者必爲長子
多知長壽通達經論調伏象馬宜立宰守被傷
者死不宜凶事其日雨吉月在尾宿宜種果菜
債斂祭祀療治衆病身服瓔珞餘者皆凶宜造
酒藥其日生者多有繼嗣豐財長壽所失難得
其日雨善月在箕宿宜治河渠種植華果建立

圂圂宜出家人自餘皆凶所失難獲其日生者長壽端正孝順慈仁月在斗宿不宜忿諍不服新衣收斂祭祀其日生者孝敬寡言博練衆典失者易得其日雨善月在牛宿如斗星說月在女宿宜誦經籍立臣祭祀閱軍出師是日生者少疾多知聰明孝順其日雨吉所失悉獲月在虛宿衆事皆善此日生者聰慧多識饒財乘善所失難得其日有雨於後少水月在危宿宜應進藥祭祀神祇出財市易宜種麻麥不應遣使

置位殖藥所失易得其日生者性多躁急月在室宿宜為凶事傷失難復其日所生豪貴和睦其性暴急此日雨吉月在壁宿不宜南行餘事不吉其日生者尊貴長壽名稱高遠此日有雨所亡滋多月在奎宿宜出金銀穀麥財物立倉造酒不宜營橋造藥治路和合香藥著新淨衣其日生者出家修福憐愍衆生極救窮乏和協親族其日宜雨所失還得宜造馬廄月在婁宿宜造温室置立馬廐調伏車馬出入財賄宜殖

禾稼當進妙藥療治衆病其日生者聰明端正終獲榮寵少病剛武其日宜雨所失易得月在胃宿宜造凶事班位雇人不宜嫁娶其日生者强取財貨多僞少實無量雜惡貪慾諂曲皆集其身所失難得病難除愈不宜出遊乃至降雨宜祭神祇大婆羅門吾今更說地動之相汝應善聽凡地動者必多兵起其一地動三大亦然三月地動不過一旬當有兵起四月動者亦如上說五月地動二十五日便有兵起六月地動

七十五日便有兵起七月地動不過百日便有兵起八月地動至六十日便有兵起九月地動至九十日便有兵起十月地動五十五日便有兵起十一月地動不過百日便有兵起臘月動者如上所說正月地動至九十日便有兵起二月地動至三十日便有兵起一歲之中月月地動地動之處城邑空曠逃走他國或依曠野経十五年而還其家我今復說月在衆宿地動之相月在昴宿而地動者火勢熾盛焚燒城邑金

銀工作悉皆衰滅生者盡死月在畢宿而地動者懷孕婦人胎多夭傷諸果彫落飢饉疾疫刀兵相害死者甚衆及諸國王亦當衰損月在觜宿若有地動藥木不茂隱山學士勤祭之人皆當死滅月在參宿有地動者草木萎死苗稼毀落行人小王盜賊等死月在井宿而有地動依山住者工作之人皆悉彫弊月在鬼宿而地動者賓主軍帥遠行賈客近山諸王皆當亡滅多於災雹傷害苗稼月在柳宿而地動者龍蛇蟄

蟲飛鳥犬獸和合毒者當被傷害月在七星有地動者諸王有災祭祀斷絕豪姓大智作樂者衰月在張宿而地動者四時調和稅奪人物修戒者衰月在翼宿而地動者諸賓賈人依山住者并大臣衰月在軫宿而地動者凡師醫人軍主善筭如斯之等皆當殘毀月在角宿而地動者如軫所說月在亢宿而地動者諸有盜賊樂人屠者行客象馬依山住人皆當衰滅月在氐宿而有地動山崩木落惡風暴起雹傷禾稼月

在房宿而地動者盜賊多死諂媚人衰父違子逆不相隨順月在心宿而地動者大王有災烏鳥走獸勇健者衰月在尾宿而地動者二足四足在山穴者皆當衰殄其年荒儉乳者乾枯山石崩倒月在箕宿而有地動在水諸獸豪姓大富有智慧者悉皆衰滅月在斗宿而地動者銅鐵鉛錫造作之者及諸貧賤皆當衰盡村營移徙月在女宿而地動者王人誦人小國王等皆當衰滅月在虛宿而地動者聚落分散富人窮

人長者等衰月在危宿而地動者象馬諸畜多有疫死乘御人衰月在室宿而地動者畜養豬豕屠殺雜類依恃山河凶惡人衰月在壁宿而地動者修福之人及依水者皆悉衰滅月在奎宿而地動者刀兵大起損害國土客強主弱月在婁宿而地動者兄弟相害胎者夭殤三災流行大惡雲集月在胃宿而地動者盜賊多死果木不成餘如前說三大之相今當分別地動之後於七日中若有赤雲日月無光流星飛行是

名火動非是災怖於七日後若有大雨宜多種殖其年豐實無有災惡若地動後七日之中雲東西行形似魚鼈其色正黑隱蔽日月是名水動其年多水宜殖高田其餘災異如星所說若七日後有大風起日月光赤是名風動其年兵興不宜出師火甚熾盛焚燒傷害卯時地動害諸國王象馬車乘午時動者害諸大臣未時動者害衆雜畜及種田者酉時動者害諸盜賊及諸僕使子時動者害貧賤者及與婦人月初旬動害於賣人中旬動者害豪勝人及童幼者下旬地動為災尠少

明時分別品第七

大婆羅門我今更說晝夜分數長短時節汝當善聽冬十一月其日最短晝夜分別有三十分晝十二分夜十八分五月夏至日晝十八分夜十二分八月二月晝夜停等自從五月日退夜進至十一月夜退日進至於五月日夜進退亦一分進亦一分退月朔起於初月一日其月起

於二月一日節氣起春我當復說刹那分數婦人紡線得長一尋是則名為刹那時也六十刹那名一羅婆三十羅婆名為一時此一時者日一分也凡三十分為一日夜此三十分各有名字日初出分名曰四用二月一日日初出時人影長於九十六尋第二影長六十尋第三名富影長十二尋第四名屋影長六尋五名大富影長五尋六名三園影長四尋七名對面影長三尋第八名共於日正中影共人等第九名尺影長三尋第十名勢影長四尋十一名勝影長五尋十二大堅影長五尋十三婆修影十二尋十四端正影六十尋十五凶惡九十六尋此是一日十五分名日沒名惡二名星現三名收攝四名安隱五名無邊第六名忽七名羅刹第八名眠第九名梵十名地提十一鳥鳴十二名才十三名大十四影足十五丘聚此是晝夜三十分名是三十分名一晝夜三十晝夜名為一月此十二月名為一歲大婆羅門今復說漏刻之法

如人瞬頃名一婆羅此四婆羅名一迦嘽四十
迦嘽名一迦羅三十迦羅則名一刻如是二刻
名為一分一剢用水盈滿五升圓筩四寸以承
瓶下黄金六銖以為此筩漏水五升是名一刻
如是時法我已分別今說里數由旬之法七微
塵名一細七細名一塵七塵為一兎毛七兎毛
名一羊毛七羊毛名一牛毛七牛毛名曰一蟣
七蟣名一虱七虱名一麥七麥名一指十二指
名眦多悉提一眦多悉提名一肘四肘名一弓

千弓名一聲四聲名一由旬我今復說斤兩輕
重十二麥名一大豆十六大豆名修跋那重十
二銖二十四銖名為一兩十六兩名為一斤二
兩名一波羅二波羅名一撮二撮名一掬六掬
名鉢悉他二十四波羅名摩伽陀鉢悉他如是
廣說斤兩數法大婆羅門我今復說月在衆宿
病者輕重宜應善聽月在昴宿有得病者酪飯
祭火四日乃愈月在畢宿其淂病者以香祭火
五日後愈月在觜宿有淂病者豆糜祭月八日

方愈月在參宿有得病者當以乳糜祭四道神
十日得愈月在井宿其淂病者香華祭日八日
得愈月在鬼宿有淂病者華祭歲星五日除愈
月在柳宿得病多死不宜療治月在七星病者
至困以胡麻糜祭其先人八日乃愈月在張宿
其淂病者香花祭神七日乃愈至惡難差月在
軫宿其得病者香花祭神五日除愈月在角宿
其得病者豆糜祭神八日得愈月在亢宿其得
病者極惡難治二十五日乃可除愈宜花祭神

月在氐宿有病者重経十九日乃可除愈宜花
祭神月在房宿其有病者經十五日以酥祭神
乃可得愈月在心宿有淂病者経十三日極重
難治宜以香花祭天帝釋乃可淂愈月在尾宿
其得病者経三十日胡麻祭神乃可除差月在
箕宿病経八日應以麻糜祭於水神月在斗宿
病経七日宜以乳糜用祭諸神月在女宿病至
難治經十二日花祭山神乃可除愈月在虛宿
経十三月宜以酥糜香華祭神月在危宿病十

三日宜酥乳糜用祭水神月在室宿病者難治月在壁宿病經七日花祭竈神然後可愈月在奎宿病者必經二十八日宜以香花祭於神祇月在婁宿病者必經二十五日麥粥祭神後可除愈月在胃宿病者難治是則名為月在衆宿病輕重相大婆羅門我今復説月在諸宿被囚執者解脱遲速月在昴宿被囚執者三日必免畢宿亦然觜星被執二十一日然後得免参十五日井宿七日鬼宿三日柳三十日七星十六

日張宿十日翼宿七日軫星五日角宿七日亢宿十日氐三十六日房十九日心十八日尾三十六日箕十四日斗女虛危室壁奎宿皆十四日而後得免婁宿三日胃宿被執難可得免是則名為月在衆宿繫閉遲速我今復説黑子之相婦人頂上有黶黙色夫必為王其色若黑乳間有報夫為將軍眉間有黑報黶在下經歷五夫衣食不乏頰上有黑報黶在背孤寡歷年夫難可得耳上黑者報黶在腰強記博識上唇有

黑報黶在手為人欺誑下唇有黑報黶在下性多淫泆不乏飲食顚上黑者在下有報自然饒饍無所乏少大婆羅門我今復説月會諸宿六月中旬月在女宿未在七星其一月中晝十七分夜十三分爾時當樹十二寸表量日中影長於五寸七月中旬月在室宿未在於翼晝十六分夜十四分影長八寸八月中旬月在婁宿未在於亢影十三寸晝夜各分為十五分九月中旬月在昴宿未在於房影十五寸晝十四分夜

十六分十月中旬月在觜宿未在於箕影十八寸晝十三分夜十七分十一月中旬月在鬼宿未在於女中影則有二十一寸晝十二分夜十八分臘月中旬月在七星未在於危影十八寸晝十三分夜十七分正月中旬月在翼宿未在於奎影十五寸晝十四分夜十六分二月中旬月在角宿未在於胃影十三寸晝夜十五為三十分三月中旬月在氐宿未在於畢中影十寸晝十六分夜十四分四月中旬月在心宿未在

於參中影七寸晝十七分夜十三分五月中旬月在箕宿未在於鬼中影四寸晝十八分夜十二分如是等名月會宿法我今更說出閏之要於十九年凡有七閏五年再閏其日五月至於十月盡皆南行夜增一分晝減一分從十一月至盡四月皆俱北行晝加一分夜減一分月形增損由日遠近日月熒惑辰星歲星太白鎮星是為七曜其歲星者於十二歲始一周天其鎮星者二十八歲乃一周天太白歲半始一周天

熒惑二歲始一周天辰星一歲乃一周天凡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一周天月三十日乃一周天此是七曜周天數法我今更說二十八宿所主之者昴主帝王畢主天下觜主曠野并及大臣參井亦然柳主龍蛇依山住者七星主於種甘蔗人張主盜賊翼主坐人軫星主於城內居士角主飛鳥亢主出家修福之者氐主水人及與蟲獸房主賣買及以御人心星所主如昴觜說尾主行人箕主乘騎斗如上說牛主南方赤衣盜賊及戲笑者虛主中土危主醫巫合塗香者壁星惟主能作樂者奎主乘船婁當市馬胃主耕種如是分別星紀所屬時蓮花實聞是語已贊摩登伽善哉仁者所言誠諦今以吾女用妻卿子不須財物可為婚姻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咸生瞋恚而作是言云何以女與此下賤時蓮華實告弟子言法無二相悉皆同等汝今勿生憍慢之心語帝勝伽汝可受水當與卿女時摩登伽成婚姻已歡喜而去佛語比丘時摩登伽

我身是也蓮華實者舍利弗是師子耳者阿難是也爾時女者今性比丘尼是以於往昔日曾為夫妻愛心未息今故隨逐說是經時六十比丘遠塵離垢得阿羅漢諸婆羅門得法眼淨佛說是經已波斯匿王及四部衆歡喜奉行卷下

摩鄧女經 後漢三藏法師安世高譯 本名摩登一名阿難為蠱道所呪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阿難持鉢行匃食食已阿難隨水邊而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去阿難從女匃水女即與水

女便隨阿難視阿難所止處女歸告其母母名
摩鄧女於家委地卧而啼母問女何為悲啼女
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
從我丐水我隨問名名曰阿難我得阿難乃嫁
母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阿難者承
事佛母已知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不肯為汝
作夫女啼不飲食言母能知蠱道母出請阿難
歸飯女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
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

自殺阿難言我師佛不得與女人共交通母入
語女阿難不肯為汝作夫言其有經道者不得
畜婦女對母啼言母道所在母言天下道無有
能過佛道及阿羅漢道摩鄧女復言但為我閉
門戶無令得出暮自當為我作夫母閉門以蠱
道縛阿難至晡時母為女布席卧處女大喜自
莊飾阿難不肯前就卧處母令中庭地出火前
牽阿難衣語阿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
火中阿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今日反在此中不

能得出佛即持神心知阿難阿難還至佛所白
言我昨日行匃食於水邊見一女人我從匃水
我還到佛所明日有一女人名摩鄧請我欲得
歸飯我出便牽我欲持我與我作妻我言我持
佛戒不得畜妻女見阿難得脫去於家啼哭母
言其有事佛者我道不能勝我本不語汝耶女
啼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行求索阿難復見
阿難行匃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面
阿難慙而避之女復隨不止阿難還歸佛所女

守門阿難不出女啼而去阿難前白佛摩鄧女
今日復隨我佛使追呼摩鄧女見之佛問汝追
逐阿難何等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無夫
我欲為阿難作婦也佛告女言阿難沙門無髮
汝有髮汝寧能剃汝頭髮不我使阿難為汝作
夫女言我能剃頭髮佛言歸報汝母剃頭髮來
女歸到母所言母不能為我致阿難佛言剃汝
頭髮來我使阿難為汝作夫母言子我生汝護
汝頭髮汝何為欲為沙門作婦國中有大豪富

家我自能嫁汝與之女言我生死當為阿難作婦母言汝何為辱我種女言母愛我者當隨我心所喜母啼泣下刀剃女頭髮女還到佛所言我已剃頭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洟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子已有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有何

益女即自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阿羅漢道佛知女已得阿羅漢道佛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所女即慙而低頭長跪於佛前言實愚癡故逐阿難耳今我心已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岈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行今佛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母作蠱道何因緣是女得阿羅漢道佛告諸比丘汝欲聞知是女不諸比丘言我皆當受教佛言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

五百世中常相敬相重相貪相愛同於我經戒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如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為佛說是經諸比丘聞皆歡喜

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佛在舍衛祇阿難邠坻阿藍時阿難持鉢行乞食以隨水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持水去阿難從乞水女則與之女便隨阿難至居所處女歸告其母母名摩登女於家委臥而啼母問女何為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

沙門從我乞水隨問名為阿難我得阿難者乃嫁不得阿難不嫁母即行問阿難阿難者承事佛母即知之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不肯為汝作夫女即啼不飯食母知蠱道何不導之母出請阿難歸飯女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佛戒不得畜妻母復言我女不得卿作夫者便自殺阿難言我師事佛不得與女人交通母即入語女言阿難不肯為汝作夫其有經道者不得畜婦女對母啼言母道所在

母言天下道無能過佛道及阿羅漢女復言但
為我閉門戶無令出暮自為我作夫母即閉門
以蠱道縛阿難至明晡時母為布席卧處女大
喜便莊飾阿難不肯就卧處母便然火前牽阿
難衣語阿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者我便擲汝
火中阿難自鄙作沙門今日反在此中不能得
出即叉手呼佛佛即知之使神脫阿難阿難至
佛所言昨日行乞食於水邊見一女人我從乞
水明日有人名摩登請我歸飯我出母牽我欲

持女與我為婦我持佛戒不得畜妻女見阿難
淂脫去於家啼哭母言其有事佛者我道不能
勝我本不語汝耶女啼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
自行求索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
視阿難是視阿難面阿難羞慚低頭不視而避
之女復隨不止阿難還歸佛所女復守門阿難
不出女啼去歸阿難前白佛言摩登女今日復
隨明日復来佛即呼女見之佛言汝追阿難何
等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亦無夫我欲為阿

難作妻佛言阿難沙門無髮汝寧剃頭髮我使
阿難為汝作夫女言敢剃頭髮佛言汝歸報母
剃頭来女歸到母所言母不能致阿難我自行
消息問佛佛言剃頭髮来我使阿難為汝作夫
母言我生護汝頭髮汝何為與沙門作婦國中
有大富豪我自能嫁汝與之女言我死生當與
阿難作婦母言汝何為辱我種女言母憂我者
當隨我心所喜母即垂淚下刀剃女頭髮女還
到佛所言我已剃頭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

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聲
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有淚鼻中有洟口中有
唾耳中有垢身中屎尿皆臭處其作夫妻者便
有惡露中便生子有子便有死亡死亡有哭泣
此於身有何等益女即自思惟惡露形中所有
正心則淂阿羅漢道以得阿羅漢佛語女起至
阿難所女慚愧低頭長跪於佛前言實愚癡故
逐阿難今我心已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乘船船
壞淂岸如盲人淂扶老人淂持杖行今佛與我

道我心中開如是諸沙門俱問佛言是女母為蠱道何緣得阿羅漢道佛言諸沙門欲聞知是女不諸沙門言我曹當受教佛言諸摩登女先時已五百世為阿難作婦五百世中相敬重相貪愛於今同於經戒道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弟狀是經令諸沙門知女意如是諸沙門則起前為佛作禮三寶紀云上二經同本別譯異名

青泥蓮花記卷一下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禪 二

鏁骨菩薩

昔延州有婦人白皙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為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

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于此和尚何敬邪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狥焉此即鏁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即啓以驗之衆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鏁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為設大齋起塔焉續玄怪録○佛身有舍利骨菩薩之身有鏁骨鏁骨連絡如蔓動搖之則有清越之音

馬郎婦

昔有賢女馬郎婦於金沙灘上施一切淫人凡

與交者永絶其淫死葬後一梵僧来云求我侶掘開乃鎖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空而去傳燈錄云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上馬郎婦潭州靈泉院和尚僧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來門外人無數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来多　峨眉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僧問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

同前

馬郎婦不知出處方唐隆盛佛教大行而陝右俗習騎射人性沉鷙樂於格鬪蔑聞三寶之名

不識為善儀則婦憐其憨乃之其所人見少婦單子風韻超然姿貌都雅幸其無侍衛無羈屬欲求為眷曰我無父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歸然不好世財但有聰明賢善男子能誦得我所持經則吾願事之男子衆争求觀之婦授以普門品曰能一夕通此則歸之至明發誦徹者二千餘輩婦曰女子一身家世貞潔豈以一人而配若等耶可更别誦因授以金剛般若所約如故至旦通者猶十數婦更授以法華經七軸約三日通徹此者定配之至期獨馬氏子得通婦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汝父母具媒妁娉禮然後可以姻蓋生人之大節豈同猥苍不檢者乎馬氏如約具禮迎之方至而婦謂曰適以應接體中不佳且别室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也馬氏子喜頓之他房客未散而婦命終已而壞爛顧無如之何遂卜地葬之未數日有老僧紫伽黎姿貌古野仗錫来儀自謂向女子之親詣馬氏問其所由馬氏引至葬所随觀者甚衆僧以錫

撥開見其尸已化唯金鎖子骨僧就河浴之挑於錫上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纏愛故垂方便化汝宜思善因免懂苦海忽然飛空而去衆見悲泣瞻拜自是陝右奉佛者衆由婦之化也歷代佛祖通載未有施一切淫人之事

觀音化倡陝州即馬郎婦事也及前延州當總一事耳

觀音大士昔於陝州化為倡女以救淫迷既死埋之骨如金鎖不斷韵府續編

任杜娘吳越○杜一作社

宋初陶穀奉使吳越頗自矜重當事者遣倡任杜娘詐飾民間女求逸犬至館以誘穀穀惑焉為作春光好詞曰好姻緣惡姻緣只淂郵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淂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且贈以厚資已穀入謝王因重宴使樂妓歌其詞穀知見欺乃痛飲數月而歸杜娘竟落髮為尼以所得資刱仁王院居之巢雲編〇野雪鍜排雜說陶尚書穀使江南解近驛女秦弱蘭犯譏獨之戒或以為曹翰者沈徽達遼巢雲編獨以為陶使吳越惑娼任杜娘此倡亦不凡矣徽達杭人所聞當不謬今城中吳山自有仁王院建于近年()江南野錄曹翰使唐嚴重韓熙載謀使宮妓以紅絲標拭引弄翰花猫誘之偽曰娼家翰因命至旦撰春光好遣之〇南唐近事冷齋詩話玉壺清話並作陶事

王朝雲 宋

朝雲者姓王氏錢塘名妓也蘇子瞻宦錢塘絕愛幸之納為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麤有楷法子瞻貶惠州贈之詩有引云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詞嘉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淂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淂隨風好去落誰家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余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余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朞而夭云不似楊枝别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葢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卒子瞻自為誌銘云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

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朞而夭葢常從比丘尼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又和前韵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卧竹根無遠近夜深勤禮塔中仙又作詠梅西江月以寓

意云玉骨那愁瘴霧氷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
探芳叢倒掛綠毛幺鳳素面翻嫌粉涴洗粧不
褪殘紅髙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見東坡續集冷齋夜話○按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云熈寧七年甲寅先生任杭州通判是年納侍妾朝雲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紹聖三年丙子卒於惠州年三十四是為癸卯生来事先生方十二云以譜考之則所為妓者亦本樂籍之女耳不得遽言名妓也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
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
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為當

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
咲費衮梁溪漫志○識見一作伎倆一作機械

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
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
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小楷書其下
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不惡也然
朝雲今為惠州土矣惠州志有朝雲墓守墓者
百餘家至今清明奠饋如祀先祖詹曝偶談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
頷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
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
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簌地或掉
尾乞命或悚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
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衾有頻動視之乃蝨也
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
耶妾曰奈醫我乎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
者不可罪彼要當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

魚之命是豈禽魚鼈人耶妾大悟自後罕茹腥
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即是佛
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
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黄師是赴浙憲東坡與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
朝雲侍飲坐間賦詩有綠衣有公言之句後人
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留是有公言也時朝
雲語師是曰他人皆進用而君數補外何也是
謂公言而綠衣則東坡指朝雲也竹坡詩話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囀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荅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林下詞談

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為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藝苑雌黃

琴操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鬢鎖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操問如此究竟如何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操於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文事類聚引泊宅編○詩話雋要

秦少游伎

秦少游嘗惓一妹臨別誓圖户相待後有毀之者少游作詞寄曰風起雲間鴈横天末嚴城畫角梅花三奏塞草西風凍雲籠月窓外曉寒輕透人去香猶在孤衾長閑餘綉恨與宵長一夜薰爐添盡香歎前事空勞回首雖夢斷春歸相思依舊湘瑟聲沉庚梅信斷誰念畫眉人瘦一句難忘處怎忍辜耳邊輕呪任人攀折可憐又學章臺楊柳姝見任攀折之句遂削髮為尼詞話

柳翠

柳翠抱劍營伎紹興間柳宣教尹臨安履任之日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參宣教撼之計遣妓女吳紅蓮詭以迷道詣寺投宿誘之婬媾玉通修行五十二年矣戒律凝重初甚拒之至夜分

不勝駘蕩遂與通焉已而詢知京尹所賺也慚恨而死恚曰吾必敗汝門風宣教尋亡而遺腹産柳翠坐蓐之夕母夢一僧入户曰我玉通也既而家事零落流寓臨安居抱劍營柳翠色藝絶倫遂隷樂籍然好佛法喜施與造橋萬松嶺下名柳翠橋鑿井營中名柳翠井久之皐亭山顯孝寺僧清了謂淨慈寺僧如晦曰老通墮落風塵久矣盍往度之如晦乃以化緣詣柳翠爲陳因果事柳翠憣然萌出家之想如晦乃引見

清了清了爲說佛法奥旨及本來面目末且厲聲曰二十八年烟花業障尚爾耽迷耶柳翠言下大悟歸即謝鉛華絶賓客沐浴而端化歸骨皐亭山從所度也今杭州普濟巷東通普濟橋又東爲柳翠井在宋爲抱劍營地 西湖志

汪憐憐 元

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鼠竊狗偷妾决不爲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閒言數年涅没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汨其形以絶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青樓集

汪佛奴

汪佛奴歌兒也姿色秀麗嘉興富户濮樂閑以中統鈔一千錠娶爲妾一日桂花盛開濮置酒佛奴奉觴濮有感于中潸然墮淚佛奴請問其故濮曰吾老矣非久于人世者汝宜善事後人佛奴亦泣下誓無貳志人莫之信既而濮果死佛奴獨居尼寺深藏簡出操行潔白以終其身

南村輟耕録

王寶奴 本朝

王寶奴南京舊院妓也色慧絶倫聲達宮禁正德中 南巡時有大同劉者在侍聞寶奴名欲見之寶奴多智先度必召已佯稱病數日不食令貌瘠仍以藥塗其身若素有瘍者及召見行蹣跚不前劉咲曰何南人之易爲容也進御即遣還寶奴遂祝髮爲尼建反照菴于曲中老焉至今南人喜道之

女史氏曰多漏之體尋香之人則女書以爲昔歐陽文忠知潁州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蕖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一念之誤乃至於此公後問妓曾聽法華否妓曰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取經示之一覽輙誦易以他部便不能矣噫嘻精進則性比丘尼悔退則誦法華妓雖有萬行都無兩因慎之哉盧媚兒見遯齋閒覽又夷堅支志楊可人事附後

湖妓楊韻可人者紹興中用色藝敏黠著名海陵仲彌性判州事爲所惑嘗約一鑴秩一受杖無辭及仲以章罷韻詐有孕竟爲王亭道所撻仲寓居常州一夕夢之曰我病亟且死平生誦妙法蓮華經以故可免墮落得作男子在湖州城外方二弓手家君急來視正恐已無及方家極貧望加賙給三日後君來當以一哭爲證仲竊遂登舟詣其室韻困血疾死方生男仲經三日往方氏兒望見驚哭自此仲數存撫之

青泥蓮花記卷一下

青泥蓮花記卷二

江東梅禹金篡輯　從弟梅誕生

記玄

女几 太霄經 朱仲 漢高后時人 以素書倚酒女几家

女几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几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几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几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

女素有要　近取諸身　彭聃淂之
五卷以陳　女几蘊妙　仙客來臻
傾書開引　雙飛絕塵 劉向列仙傳

方響女妓 唐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

是宮人耶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惘無以尋求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来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来我家為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耶我在

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于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為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况纔見生俄見死耶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為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疑仙傳

曹文姬 宋 書仙傳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好文字戲每一卷書能通大義人疑其夙習也及笄姿艶絶倫尤工翰墨自牋素外至於羅綺窓户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人號為書仙筆力為關中第一當時工部周郎中越馬觀察端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宫商則曰此賤事吾豈樂為之哉惟墨池筆塚使吾老於此間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貴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偶者不

可勝計女曰豈吾偶也欲偶者請先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艶詞麗語日馳數百女悉阿意有岷江任生客于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棲梧而魚躍淵物有所歸耳遂投之詩曰玉皇殿上掌書仙一點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薰膩骨霞衣曾惹御爐烟女得詩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耶吾願妻之幸勿他顧家人不能阻遂以為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携微吟小酌以盡一

時之景如是五年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詩曰仙家無夏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况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遊吟罷嗚咽泣下曰吾本上天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謂任曰吾將歸子可偕行乎天上之樂勝於人間幸無疑焉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共窺見朱衣吏持玉板朱書篆文且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無緩家人曰李長吉唐之詩人迄今僅三百年焉有此妖也女咲曰非爾等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猶頃刻耳女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雲霞爍爍鸞鶴繚繞于時觀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為書仙里長安小隱氷元之善丹青因圖其狀使余作記時慶曆甲申上元日記青瑣高議

曹三香

元祐末安豐縣娼女曹三香得惡疾拯療不痊貧甚為客邸以自給嘗有寒士来託宿欲得第一房主事僕見其藍縷甚拒之三香曰貧富何擇爲便延入少頃士聞呻痛聲甚苦問其故僕以告士曰我能治此疾三香大喜士以箸鍼其股曰回心回心三香問先生姓亦曰回心回心是時殊未曉門外有皁莢樹甚大久枯死士以藥粒寘樹竅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在是夕樹生枝葉旦而蔚然三香疾頓愈始悟回之為呂遂棄家尋師邑人於其地建呂真人祠紹興十四年三香復還鄉顏貌韶秀邑老人猶有識之者武翼大夫子澤為郡守召問之不肯深言後不知所之夷堅志○純陽神化妙通記亦載

倡仙李定記唐蔡夫人法駕導引曲

陳東靖康間嘗飲于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綉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鉄板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瑶京風冷月華

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罷浮數錢亟遣僕追之已失矣（夷堅志 廬山紀事）

劉妍

曾慥集仙傳劉妍代州妓也

侯行首（集仙傳云侯道姑）

兗州妓侯其姓者家為邸舍客洞賓詭服求棲館蚤出暮歸歸大醉踰月不償一金侯名啜茶洞賓曰吾見鍾離先生謂汝可與語道侯不省酒飲之洞賓索飲不已滋不悅洞賓伸臂示之

金釵隱然解其一令市酒侯利其金曰飲罷寢此乎曰可也即登榻鼻齁齁至夜分侯迫榻洞賓以手拒之叱侯亟去遲明失洞賓所之視其背則手所拒之處呂字徹肌肉侯感悟曰此呂公也得非宿世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公來度我乎即斷髮布裘尋洞賓復遇棲道遂隱去不知所終

黃鶯妓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好濟貧布施一日有呂秀才即洞賓也托宿黃以藍縷垢污拒之秀才題二詩于屏一曰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大陋踈親他年鶴髮雞皮媼今日玉顏花貌人二曰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共一般花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上請誰看題畢俄不見黃悟欲抉目（此與楊柳金亦載者以嘗遇呂仙也且以儆世之遇而不遇者）

楊柳金

徽宗時有道人自稱昌虛中往來諸琳宮動履怪異飲酒無量啗生魚肉至數十觔飲冷水數

十斛大雪平地六七尺餘自埋於雪中旬日不出雪霽復起行于深潭水面如履平地及善草書作枯藤游絲勢一舉筆數千字絡繹不斷人爭携楮以請然往往不與時有妓楊柳金東都絕色也道人往來其家警提楊終不悟又屢輸金帛然不與楊交接楊一夕乘醉進之道人曰吾先生坎離配合身中夫婦內交聖胎已結嬰兒相生豈復戀外色內交之樂過於外交之樂遠甚楊終不悟疑訝其語時宰相張天覺館賓

蕭其與楊久狎楊以告蕭而蕭以告張邈彼即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趨栖雲菴雲堂不出良久排闥尋之則已不見惟壁上有詩曰一吸鸞笙裂太清緑衣童子步虛聲玉樓喚省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鷄鳴張曰昌字虛中此吕公也後菴遭火無子遺詩巍然獨存亦一異也（並純陽帝君神化妙通記）

張珍奴（純陽記載未全）

宣和中洞賓遊吴興見一妓張珍奴色華美性

澹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去甚切洞賓作一士訪之珍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盡歡自飄然而去明日又至如是往来月餘終不及亂張珍奴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罄枕席之娛豈妾鄙陋不足以奉君子耶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是哉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為但自念奴入是門中安施粉黛以假為真歌謳艷曲以悲為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偽飾以惑人每每悔歎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覩我如花情牽意惹留戀不捨非但喪財多致身須妾雖假容交歡覺罪愈重惟昕夕告天早期了脫士曰汝志如此何不學道珍曰陷於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為汝師可乎珍即拜扣士曰再来乃可遂去珍日夜望不至深自悵恨因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个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恨詔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筆未竟士忽来見所書續其韻曰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个

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士乃以太陰煉形丹法與之珍自是神氣裕然若大開悟不知密有所傳尤多珍亦不以告人臨別作步蟾宮云坎离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閉煉庚甲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先生姓吕珍方悟是吕先生即佯狂丐于市校荒地密修其訣逾三年尸解而去（上陽子悟真篇注○男子修仙曰煉氣女人修仙曰煉形）

陳懿

莆田蔡伸宣和甲辰自彭城倅檄燕山取道莫闌見所謂陳懿者於州治之籌邊閣誠不負所聞明年歸則陳已入道因崔守呼至即席贈小重山詞云流水桃花小洞天壺中春不老勝塵寰霞衣鶴氅並桃冠新裝好風韻愈飄然○功行滿三千嬰兒并姹女鍊成丹劉郎曾約共昇仙十箇月養箇小金壇士友古居詞

里娘

史達祖漢宮春詞序云友人與里娘雅有舊分別去則黃冠矣托予寄情花隔東垣詠燕臺秀句結帶謀歡匆匆舊盟有限飛夢重闌南塘夜月照湘琴別鶴孤鸞天便遣清愁易長春衣常偎香寒唐昌故宮何許頓剪霞裁霧擺落塵緣一聲步虛婉婉雲駐仙壇淒涼故里想香車不到人間羞再見東陽帶眼敎人依舊思凡梅溪詞

吳女盈盈

魏人王山能爲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薄游東海値吳女盈盈者來年方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豔甚治詞翰情思翩翩出羣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邂逅佳偶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使侍宴山預其列相得于樽俎之閒從之忻處累月山告歸盈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山其詞曰芳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掩闌檻光發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來空使雕闌對寒月山作長歌荅之云東風豔豔桃李容花圍春入屠酥濃龍腦透縷

鮫綃紅鴛鴦十二羅芙蓉盈盈初見十五六眉試青膏鬢垂綠道字不正嬌滿懷學得襄陽大隄曲阿母偏憐掌上看自此風流難管束鶯啄含桃未嚥時便念郎詩風動竹日高一丈綠窗曉啼鳥壓花新睡短膩雲纖指掩還偏半被可憐留翠晚淡黃衫袖仙衣輕紅玉闌干粉粧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目波橫灩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嬾才如韓壽潘安亞擲果偷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別有私言銀

炬下簾旌浪皺金泥額六尺牙床羅帳斧釵橫
啼笑兩不分歷盡風期肢一搦若教飛上九天
歌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
人情幾許前年按舞使君筵卧起忍羞頭不舉
鳳凰簫冷曲成遲凝醉桃花遇風雨阿盈阿盈
聽我言勸君休向陽臺住一生已有楚王憐宋
王多才惟解賦洛陽無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
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把黃金買歌舞就中
薄倖五陵兒一日憐新棄如土雲零雨落正堪

悲空入他人夢来去浣花溪上海棠灣薛濤朱
户皆金環韋臯筆逸玳瑁落張祜盞滑琉璃乾
壓倒念奴價百倍興来奇怪生毫端醉目見紙
聊一掃落花飛雪已漫漫夢得見之為改觀樂
天更敢尋常看花間不肯下翠幕竟日烜赫羅
瑚鞍掃眉塗粉至七十老大始頂菖蒲冠壽七十始頂菖蒲冠學謝自然上升之術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蛩露草孤
墳寒盈盈大雅真可惜爾生此後不可得滿天
風月獨倚欄醉岓濃雲呼佚墨久之不可予心

憶高城去天無幾尺斜陽衝山雲半紅遠水無
風天一碧望目空遥沉翠翼銀河易闊天南北
瘦盡休文帶眼移忍向小樓清淚滴又明年山
適淄川遇王通判于邸舍出盈盈札欲偕游東
山紙尾一詞云枝上差差綠林中蔌蔌紅已嘆
芳菲盡安能罇俎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安東
金鑣玉勒雪花驄二十年前乃俠少纍纍昨日
成衰翁幾時滿飲流霞鍾共君倒在夕陽中時
方初夏山已病不克赴其約秋中又如山東盈

已死王通判謂山曰予去後盈若平居醉卧夢
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告曰玉女命汝掌奏牘
及覺泣以白母云予不復久居人間矣他日可
訪我於東山遂嗚咽流涕其夕即卒王命山作
句弔之山立賦三章其一云炬花紅死卧初醒
一枕孤清病容情海上有山同大夢人中無路
可長生乾坤意入憑闌大風月人歸似古清漢
殿香消春寂寂夕陽無語下西城其二云絃絶
秦筝鏡掩塵細腰休舞鳳皇茵一枝濃豔埋香

土萬顆珍珠滴繡巾行雨不歸魂夢斷落花難伴綺羅春漢王甲帳當年意縱有芳魂不是真其三云小巷朱橋花又春洞房何事不歸雲二年中過曾携手今日重來忽見墳香魄已非天上去鳳簫猶似月中聞縱然却入襄王夢會向陽臺憶使君後五年山游奉符與同志登岱嶽至絶頂玉女池追思故昔盈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思神會因題于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游人歸依舊野花咲玉冷幾經墳樹

秋風月過情須感慨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特地愁又曰柳枝黃盡杏花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色笑春渾似醉寂寥唯少賞花人憶昔閑粧淡苧衣一枝紅拂牡丹微無端不入襄王夢為雨為雲各處飛山歸就次遂夢游日觀峰北見石上大字筆跡同盈書一詩曰絳闕珠宮鎻亂霞長生未曉棄繁華斷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累劫遥翻滄海水深春難謝碧桃花紫臺樹隱瑶池閣鳳小龍嬌日又斜讀畢忽寤是夕昏醉惘惘間有女子來召至一溪洞門碧衣短鬟出邀入宮中一女子玉冠黃帔衣絳綃裳睟容山趨拜女遽起止之揖升階少選盈與一女偕至微笑曰為雨為雲各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命進酒各有賦咏夜既深二女曰盈盈雅故便可就卧聞鷄唱起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決恍然出洞但蒼崖古木非向所歷感愴而返 王山筆奩錄 夷堅支志

李真童 元

李真童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即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歲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為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為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為道士節行愈勵云 青樓集

李當當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

若有所悟遂著道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天祐贈之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粧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璚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憐凝絶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能改齋漫録雲陽唐郁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匃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去湘浦應無解珮人湘山野録乃謂

陳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吁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可以想見矣 南村輟耕録

楊氏 本朝

華山玉女峰頂女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初食松皮八年始火食或絶火則枵腹坐偶大雪不粒者七日亦無恙竟日夜弗卧太倉王履遊華山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嵌見履起相見具客主禮嘆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中則指以為異君何来之異耶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七歳也今已七十有二歳矣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顔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履甚健固知其有所養也至玉女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遣僮撤所障亂甓啓棺蓋窺之卧棺中如初殁者楊氏曰殁幾三十年矣惟槁不腐以杖擿其足亦不僵有道者如是盖楊氏師也將暮假榻坐定微請所有則畣以待盡而已欻有光如燈度室前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户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昭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

矣 太倉文畧王履猗玉女峯記

女史氏曰沮澤淤泥之地亦有嘉生火燄熱惱之塲豈無凉界故護呪散花之衆或本目桃心招之人抑翅輩骨鑠之靈權示跕屣挂纓之跡蓋一淨念則茶坊酒肆即是道林一回頭但脫械放刀立成正果彼微豸且能化殼寘合真詮頑石猶知點頭本含佛性而况若而人者乎余擬是記首列禪玄夫亦開方便之門導歸變之路者也

青泥蓮花記卷二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忠

韓蘄王梁夫人 宋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

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鶴林玉露

韓世忠授鄜延路副總管屯淮陽苗傅劉正彥反部兵赴行在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為傅所質朱勝非紿傅白太后遣慰世忠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世忠討正彥及追傅誅之兀朮將入侵以世忠為制置使守鎮江金兵至世忠已先屯焦山大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兀朮窮蹙祈請甚哀潛鑿渠三十里絕江遁去 宋史

毛惜惜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衆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偽

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吏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禽全殺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 宋史

高沙榮全據城叛召官妓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腐之罵至死不絕

閫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岩有詩云淮海豔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氷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 隨隱漫錄○三朝野史云秋山先生方岳為作傳

張鳳奴 金

元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别史録之蓋亦有所激云 金史

忠徐倡 元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命以佐燕乃憤詈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定來尅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張翔南翼作忠徐倡詩以白于世曰西神戕戕睢孽蔓乘兵塗毗膏國武迄興咁爾尸素營賄朋城弗典守妖狐凌彼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讋服倒授太阿俛以承天廓不白暑雨氷綱常淪隳綫絶罔憑故為優徐倡冶容倚市矜鬟妖軀之俾侑樂瓶玉肆詈無陵兢嶫謳褫舞餘怒鬟植鬚髫鉛為鋼刃劃膺戟營霸灼上升顧守臣鉅儒汗恧銜愧死莫懲二儀磅礴忠義氣猶出下里孰可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塍爾倡丹衷燭日月易粉黛譽馨繩繩汙瀆流回清澂噫當是時也姦兇渴志勢餤薰天雖厚祿重臣戕冠世儒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倡優下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同一死耳而無有為之舉申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勸惜哉 輟耕録

女史氏曰娼終于其所事而忠矣況倡乎彼徐倡之三人者即終事且難于國又何以死焉夫忠及於倡其世亦良可悲矣梁夫人不難于識蘄王爾韌執桴鼓以作士氣而蹴夫失機以章

軍志所謂勁烈不貳心之臣豈復得辱以巾幗哉則又何論于倡也

記義

嬌陳 唐○紀聞譚 名陳嬌如

柳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為士之子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侍終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戲之耳翌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 唐語林 乾𦠆子

張紅紅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者喉音嘹喨仍有眉首即納為姬其父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青出云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欽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為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即贈昭儀也 樂府雜錄

宋齊丘妻魏氏 南唐

宋齊丘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且橐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隣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丘曰秀才

何以數日不出齊丘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丘市紙墨為詩咏以投洞天其略曰某學武無成攻書失志歲華蹭蹬身事蹉跎命中之蔦似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廢絶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梶飛蒼走黃之辨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丘窘急乃更其啟翌日復至其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不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端只為饑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名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丘以佐命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報宿惠許之五代史補

宋齊丘者父為江西鍾傳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嘆道中有娼婦遇之問曰少年何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名歸置食贈錢數千因曰郎時至此不遺郎有所闕也齊丘感之及貴納為正室江南別錄

宋齊丘豫章人也父誠為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丘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敗齊丘益窮隨衆東下糊口於倡優魏氏烈祖時為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丘依焉歷位左丞相司徒遂以魏為正室封國夫人元宗朝齊丘坐罪放歸青陽自縊死及後主即位名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南唐書

瑞卿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来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貺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于地曰豈吏人之子乎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

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厮徒負養皆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朽不於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恐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婚雖不豐須分為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求為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悦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於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宗族為託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士皆延客之 五代史補

杭妓薛希濤 宋

祖無擇熙寧中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 武林志

台妓嚴蘂 名蕊奴 雪舟脞說

天台營妓嚴蘂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為韵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蘂

為濫繫獄月餘蘂雖備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邪蘂答曰身為賤伎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眞偽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于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為

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無辜猝命之作詞自陳蘂略不構思即口占卜筭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揷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齊東野語○周密齊東野語云朱晦菴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菴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嘗狎籍妓屬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究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蓋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親得之婺之諸呂云

樊事真 元

樊事真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酹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刳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家來其母既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始則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為豪勢所迫昔日之誓豈徒說哉乃抽金篦剌一目血流遍地周為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為雜劇曰樊事貞金篦剌目行於世青樓集

馮蝶翠 本朝

洞庭葉某商于大梁眷一妓馮蝶翠者罄其貲

迨凍餒爲磨傭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街頭驪麥馮下驢走小巷中使驢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强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爲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更衣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兩贈之曰行矣勉爲生計葉戀戀不捨隨罄其金乃傭于磨家歲餘邂逅如初馮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橐傾矣儻更留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入陝換褐利倍又販藥至揚州

數倍貿易三載貲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焉彼哉以勢利交者盛如趨市衰如棄屣聞斯妓之行能無愧乎說聽

女史氏曰嬌陳而下或酬恩于知己或務分于窮交既勝薛公之市朝盈暮虛復異和氏之癖銅山錢樹固此曹所鮮能也嚴蘂至吏治榜笞而終不以一言汙𡡉士大夫亦誠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乎朱元晦於是失刑矣彼希壽以死猶烈焉悲夫

王翹兒

徐學謨撰傳○茅歸安剿海本末兩侍女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倡家冒其姓爲馬假母呼之曰翹兒携之來江南教之吳歈即善吳歈教之彈胡琵琶即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婉轉往往傾其座人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竟不能過之也然翹兒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齎多金賂翹兒意稍不屬輒惛惛不開明或竟夕虛寢而罷明日大腹賈恚而收金

去以是假母日詈而數笞罵翹兒翹兒愈益厭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翹兒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多文儒貴游尤好以音律相貫重令翹兒一啓齒以爲絕世無雙爭艷惜之以是翹兒之名滿江南歲所得纏頭無算乃翹兒更以施諸所善貧客橐中一錢不留也久之倭人寇江南掠海上焚其邑翹兒竄走桐鄉已倭人轉掠桐鄉城陷翹兒被虜諸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徐海者故越人號

明山和尚者是也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詗之知為翹兒試之吳歈及彈胡琵琶以侍酒絕愛幸之尊之為夫人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呼之為王夫人翹兒既已用事凡海一切計畫惟翹兒意指使乃翹兒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召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厚與之金勞苦之華老人者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老人亦私覷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為翹兒不敢泄也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殲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佯稱逆降比迫海寨海信翹兒言不為隄備督府急麾兵鼓譟而進斬海首而生致翹兒盡諸倭人殲焉捷至督府供張轅門以享諸參佐令翹兒歌而遍行酒諸參佐皆起為督府壽督府酒酣心動亦握槊降階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亂明日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而以翹兒功高不忍殺之乃以賜所調永順酋長翹兒既從永順酋長去之錢唐舟中輒悒悒不自得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外史氏曰余過海上海上之縉紳先生多能道翹兒死事蓋得之華老人口云昔李陵陷虜欲柔匈奴之間為漢內應迄無成立潰其家聲悲夫翹兒以一賤倡能審於順逆身陷不測竟滅賊以報國誠偉烈矣太史公曰禍之生由愛姬殖則海之謂也而翹之卒死以殉海其或可附於墮樓之義也乎海隅集○督府胡宗憲女史氏曰宗伯義翹兒以殉海要其志專滅賊耳不媿夷生可也余故置于忠義之介督府大度人握槊更衣何所是悔而夷之且安信賞哉

記孝

新王二 本朝

吳邑人朱生宣德中商於湖襄泊舟官河下其旁四方客雲集娼船附焉一日忽傳名妓新王二者至衆競出觀果艷姬也與一優偕來其船比朱生之船既數日凡生言咲動作娼因不察數以言挑生生亦漫應之一日生登岸獨留一僕在倡乃移船就僕密問生之年里性度及其家族生計以及妻之恕悍子之多寡極悉僕一一告之明日晚娼使優邀生飲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娼既入生舟戚戚無歡容生數殷勤之娼亦漠然不顧倩其歌亦不肯俄先去臥榻上生有新衫在榻娼取碎裂之生亦無慍容酒罷就寢中夜問之娼乃低語生曰我有寃欲圖之人久不獲目者吾察君久似見君有仁心人故輙自求近凡君身家我固悉知矣獨不見君性度適裂衫乃試君耳我用意精如此君若能擔負則我事乃濟而君亦不爲無益也生曰我素負義俠豈不能庇一婦人乎娼潸然曰我非娼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調襄陽衛挈家以行至江中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江幷母死焉僮婢悉盡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爲妾吾父貲素豐賊厚載不幾日復爲盜劫賊欲歸以有我不可遂以身餘貲買小舟使我學歌舞爲京娼而來此君能復吾讐我終身事君爲妾侍耳因出父文牘示生生慷慨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未起乎生大詈曰賊賊不知死所復見二姐乎優知事泄自投於水生持娼歸家卒老焉枝山前聞 九朝野記○庚溪詩話宋康侍制執權代永嘉妓姓山者上邑宰一詩得釋父罪近刻名媛璣囊竟作妓詩誤

女史氏曰孝百行之首也故女自有孝經倡雖失行乎其孺慕固有天性焉而不少槩見則以多祝而似者耳若新王二之藉手復讐亦庶哉葉妙竦矣

青泥蓮花記卷四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節一

姚玉京 宋末○南史作梁

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為鷙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

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至唐李公佐譔燕女墳記 南史云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妄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志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別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為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

李娃傳 唐○娃舊名一枝花元稹詩注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為時輩推服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

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篤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勑取之累盻於娃娃廻眄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

其友游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之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荅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悦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摟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伎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異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鼓已發矣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于西堂帷幕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其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謝焉曰願以己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盡邇來姥意漸怠娃情

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之悟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耶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迎曰吾甥來

八 卷四 五

否娃下車嫗逆訽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咲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馬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来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户外曰姥且歿矣當與其議喪事以濟其急柰何遽相隨而去乃

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

八 卷四 六

遽訪之曰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癘甚篤旬餘逾甚邸主懼其不起所疾徙之于凶肆中綿綴移時闔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凶肆多日假之令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

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絕妙廼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要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

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抵轝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廼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風勝顧眄左右傍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其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

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長為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

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懍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廻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廼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棰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

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
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
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于道周行者咸傷之往
往投其餘食淂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
裘裘有百結繿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
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
周游廛肆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所驅冒雪而出
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
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

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之知偶
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
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
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
謂曰豈非某郎耶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
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
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絕姥
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柰
何容至此娃斂容卻涕曰不然此宦家子也當

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
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淂
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
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生親戚
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况欺
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遺其殃耳某為姥子迨
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
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
別卜所詣所詣非遥晨昏得以溫凊某願足矣

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
離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
服為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
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
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
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日之藝業可
溫習矣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
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
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

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袵喜歎願友之而不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于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

生繇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叅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妾亦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廻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本末父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兒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偕歿與娃持孝甚至有靈芝產

于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内外隆盛莫之與京

贊曰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此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為之嘆息哉余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余與隴西李公佐話婦

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撫掌嘆聽命余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龝八月太原白行簡云異聞集

叛臣厚婦每出於名門世族而伶工賤女乃有潔白堅貞之行豈非秉彝之良有不間耶觀夫項王悲歌虞姬刎石崇赤族緑珠墜建封卒官盻盻死祿山作逆雷清慟昭宗被賊宮姬殺少游謫死楚伎經若是者誠出天性之所安固非激以干名也至於娃之守志不亂卒相其夫以底於榮美則尤人所難嗚呼倡也猶然士乎可以知所勉矣慶初志

后村詩話鄭畋名相父亞亦名卿好事者作李娃傳謂亞為元和之子按畋與盧攜俱李翱外甥安有是哉

霍小玉傳 唐蔣防撰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于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于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服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辟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為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僊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于外易姓為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東閑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

覓桂子即淂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
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
勒其夕生澣衣沐浴脩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
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恐不諧也徘徊之
間至于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
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
令牽入屋底急急鏁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遥咲
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
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来

鳥語曰李郎入来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澹心猶
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
堦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綽多姿談笑
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
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
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為相宜頻見鮑十
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
庸愚不意顧盼儻垂錄采生死為榮遂命酒饌
即令小玉自堂東閤子中出来生即拜迎但覺

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
人既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
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
如一見玉乃低鬟微咲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
才子豈能無貌生遂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
夫重貌兩好相暎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咲遂
舉酒數巡生起請玉歌唱初不肯母固強之發
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
息閑庭邃宇簾幙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

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
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
以為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謂
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
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
捐極歡之際不覺悲生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
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
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
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

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闌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喻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寳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赤霄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季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于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

婚媾者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未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六歲一生歡愛幸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丏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歷涉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

遙託親故不遣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

酬以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怏成疾今將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為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請潛卜靜居不令

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且歎曰天下寧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為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筋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

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覯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精神恍惚鞭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車走推入車門便

令鏁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于外先此一夕玉夢黄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脱鞋驚悟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淩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僶俛之間強為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沉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至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

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欷頃之有酒殽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皆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睨視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顔穉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汝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絶母乃舉屍寘于生懐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為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繐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舊石榴裙紫褴襠紅緑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于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于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

子年三十餘姿狀温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懐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抛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綃作同心結墜于盧氏懐中生開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二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

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于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游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于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則以所解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虞初志○唐書云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妬癡

太原伎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游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灑泣而別仍贈之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既已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屨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尋除國子四門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粧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為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為奴開取鏤金箱絕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哭之序曰閩越之英惟歐陽生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學之祿助成均之教有庸績矣我唐貞元己卯歲曾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詞旨切直會東方軍興府縣未暇慰薦久之倦遊太原還來帝京卒官靈臺悲夫生於單貧以狥名故心專勤儉不識聲色及茲筮仕未知洞房纖腰之為蠱惑初抵太原居大將軍宴席上妓有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賞累月以為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既而南轅妓請同行生曰十目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

来迎許之乃訣去生竟以違約過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積望成疾不可為也先大故之夕剪其雲髻謂侍兒曰所歡應訪我當以髻為貺甲至得之以乘空歸捜髻於生生為慟怨涉旬而生亦殁則韓退之作何蕃傳所謂歐陽詹者生也河南穆玄道訪予嘗嘆息其事嗚呼鍾愛於男女索其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時斷割不為麗色所汩豈若是乎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臺新詠有廬江小吏更相死或

類於此暇日偶作詩以斷之云有客初北逐驅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豔照行雲座上轉横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蕩漾即日相交歡定情非一詞結念誓青山生死不變易中誠無間言此為太學徒彼屬北府官中夜欲相從嚴城限軍門白日欲同居君畏他人聞忽如隴頭水坐作東西分驚離腸千結滴淚眼雙昏本期達京師廻駕相追攀宿約始乖阻彼憂已纏綿高髻若黄鸝危髻如玉蟬纖手自整理剪刀斷其根柔情託侍兒為我遺所歡所歡使者来侍兒因復前收淚取遺寄深誠祈為傳封来贈君子願言慰窮泉使者廻復命遲遲蓄悲酸詹生喜顔施倒屣走迎門長跪聽未畢驚傷涕漣漣不飲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殘哀哉浩然氣潰散歸化元短生雖别離長夜無阻難雙魂終會合兩劒遂蜿蜒丈夫早通脱巧咲安能干防身本苦節一去何由還後生莫沉迷沉迷喪其真閩川名士傳○葛常之韻語陽秋云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

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孝最隆又曰詹捨朝夕父母之養而来京師其心將以有渴而為父母榮也及覩閩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南歸而有京師之行既從期而妓疾華將死劄髻付女奴以授詹詩一見大慟而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者乃其詞也豈退之謂以同捴之故而固護其短飾而解人之疑歎之嗚呼詹能義陳蕃之不從亂而不能割憂於一婦人能薦韓愈賢之而不能以貽親憂為念殆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北樓絶句與閒唱涼州詩皆賦情不薄有以知其耳年之不長也

張建封妾盼盼一云姓許

盼盼姓關氏張建封節制武寧門下客皆詞人名士至於歌舞姝必求知書者盼盼乃徐府奇

色也初納之燕子樓三日樂不輟後別搆新樓貯寵之公薨盼盼感恩誓不他適或有問答皆以詩有燕子樓集三百首白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為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新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

二八 卷四 二三七

盼所作也繪之從事武寧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既歿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盼詩有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栢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又云適看鴻鴈岳陽廻又覩玄禽逼社来瑶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窓明月

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床燕子樓中寒月夜秋来秪為一人長又云鈿帶羅衫色似烟幾廻欲起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袖疊在空箱二十年又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来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絕句云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

二八 卷四 二三八

公清範也所以偷生爾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往往旬日不食而卒但吟詩云兒童不識沖天物謾把青泥污雪毫白氏長慶集及麗情集○黃金一首白集題云傷張僕射諸伎三四一作四五已十年一作一十年二十年白集作十一年○粧樓記曰徐州張尚書妓女多涉獵經史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痕迹印於青縑○東坡夜登燕子樓夢盼盼作永遇樂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五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覓處覺来小園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

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南樓夜景為徐浩歎○秦少游調笑令并詩詠盼盼詩曰百尺樓高燕子飛樓上美人顰翠眉將軍一去音容遠只有年年舊燕歸春風昨夜來深院春色依然人不見只餘明月照孤眠回望舊恩空戀戀曲子曰戀戀樓中燕燕子樓空春日晚將軍一去音容遠空鎖樓中深怨春風重到人不見十二欄干倚遍○毛澤民調笑令詠盼盼云武寧節度容最賢後車擣滌爭春妍曲眉豐頰亦能賦惠中秀外誰爭憐花嬌葉因春相逼燕子樓頭作寒食月明空照合歡牀霓裳舞罷看無力　無力倚瑤琵罷舞霓裳今幾日雪殘雨小春寒逼鈿暈羅衫烟色廳前歸燕看人立却趁落花飛入○陳薦彥升燕子摟詩僕射新阡狐兎遊侍兒猶住水漫頭風清玉篳慵歌枕月好珠簾懶上鈎寒夢覺来滄海闘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夕休○薩天錫彭城詩云雪白楊花撲馬頭

行人春盡過徐州夜深一片城頭月曾照張家燕子樓

崔徽

崔徽河中府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蒲州與徽相從累月敬中使還崔以不得從為恨因而成疾後東川幕府白知退歸徽對鏡寫真謂知退曰為妾語敬中崔徽一旦不及畫中人且為郎死矣發狂疾卒麗情集○一云有丘夏善寫人形知退為徽致夏果得絕筆元微之歌畧曰崔徽本不是娼家教歌按舞娼家長使君知有不自由坐在頭時立在掌有客有客名丘夏善寫容儀得姿把為徽持此謝敬中以死報郎為■■○秦少游調笑令詩以蒲

中有女號崔徽輕似南山翡翠兒使君當日最寵愛坐中對客常擁持一見裴郎心似醉夜解羅衣與門吏西門寺裏樂未央樂府至今歌翡翠曲子曰翡翠好容心誰使儂奴輕點綴裴郎一見心如醉笑裏偷傳深意羅衣深夜與門吏暗結城西幽會○毛澤民詠云珠樹陰中翡翠兒莫論生小被鷄欺鶴鴿橋高蕩春思秋旋盼碧雙琉璃御酥作肌花作骨燕釵橫玉雲堆鬟使梁年少斷腸人凌波筱冷重城月　城月冷羅被郎睡不知鸞帳揭香凄翠被燈明滅花困釵橫時節河橋楊柳催行色愁黛有人猶得○冷齋夜話載洪思禹詠崔徽頭子千秋歲詞云半身屏外睡覺唇紅退春思亂芳心碎空餘簪鬟玉不見流蘇帶誰與問今人秀整誰冝對　湘浦曾同會手褰輕羅蓋疑是夢今猶在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改多少事却隨恨遠連雲海

楊倡傳 房千里撰○虞初志李羣玉撰

楊倡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治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為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倡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淫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倡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

不安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閒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倡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為方略監軍乃紿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捧持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即命倡冒為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鑊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之倡且至帥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舸衛倡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倡之行適及洪矣問至倡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卒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為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之

贊曰夫倡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揚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為倡差足多乎太平廣記○嬖之下志有而無歇捧持作奉侍信人作言仁

段東美

薛宜僚會昌中為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迴泊青州郵傳一年節使烏漢貞尤加待遇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于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烟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到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旋櫬迴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為奇事唐賢抒情集

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

而不許帥家遣人害其夫而置倡於別室多其
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
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擒帥而欲
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
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 太平廣記今傳本闕

青泥蓮花記卷五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節二

郝節娥 宋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倡苦貧賣與洪
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倡娥
不樂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
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
為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為蠶叢
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偕
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捽不使去不得已
坐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垂首強飲之則嘔噦滿
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雞鳴渡娥度他日
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
節娥云 宋史

劉蘇哥 侯鯖錄作類說曹姓

晏元獻殊初罷政事守亳社每歎土風彫落一
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適春物

暄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
謂士大夫受人眄睞隨燥溼變渝如翻覆手曾
一女子不若為序其事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
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一
杯絮酒哭青春西清詩話○苕溪漁隱叢話云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宋子京而言也元獻當國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甚親密之中秋宴啓晏名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宋揮毫之際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為駭嘆

桂英元人詞作姓謝

王魁下第失意入山東萊州友人招游北市深
巷小宅有婦絕豔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
美祿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明春登第之兆乃
取擁項羅巾請詩生題曰謝氏筵中聞雅唱何
人戛玉在簾幃一聲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
敢飛桂曰君但為學四時所須我為辦之由是
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為辦西游之用
將行至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
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英為祖餞因贈以詩曰

靈沼文禽皆有匹仙園美木盡交枝無情微物
猶如此何事風流言別離魁至京師寄詩曰琢
月磨雲輸我輩都花占柳是男兒前春我若功
成去好養鴛鴦作一池後唱第為天下第一魁
思念科名若此以一倡玷辱況家有嚴君不容
也不復與書桂賀登第曰人來報喜敲門急賤
妾初聞喜可知天馬果然先驟躍神龍不肯後
蛟螭海中空却雲鰲窟月裡都無丹桂枝漢殿
獨成司馬賦晉庭惟許宋君詩身登龍首雲雷

疾名落人間霹靂馳一榜神仙隨馭出九衢卿
相盡行遲煙霞路穩休回首舜禹朝清正得時
夫貴婦榮千古事與君才貌各相宜又戲呈曰
上都梳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即思早晚歸來
粧閣內須教張敞畫新眉又聞瓊林宴寄一絕
曰上國笙歌錦繡鄉仙郎得意正疎狂誰知憔
悴幽閨客日覺春衣帶系長魁父約崔氏為親
授徐州僉判桂喜曰徐此去不遠當使人迎我
去矣遣僕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

桂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自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為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桂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也魁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亂如此魁曰日與冤會逼迫以死母召道士馬守素屢醮守素夢至官府魁與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醮也後數日魁竟死異聞集摭遺○周密齊東埜語辨云世俗所為王魁之事殊不經

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劉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安傳王俊民為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為何人及御試王荊公時為知制誥與楊樂道共為詳定官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初發考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為定時削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為首楊樂道以為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為封彌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若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禀而詔從荊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世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安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藏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為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

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服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場傳聞可駭亟自汝箏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惜惜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故亦多方開慰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云客窓一夜雪紛紛春朔風之子動歸與輕袂飄如逢問子何所之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教化宮行將攜老母寓居學其中云云予既去徐醫以為有疾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為夜中洞泄氣脫內消飲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訴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死繞二十七歲五十年前嘗宿生邪康侯既死有安人訖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

年押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科為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歲二兄弟隨侍與予同在鄆學子儀為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侍蘇州崑山闕來居汝康侯兄弟又與予在汝學子儀謫潭州稅康侯兄弟自潭來貫鄂陵戶康侯登科為第一省試前父雪崑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剛峭不可紀有志力學愛身如氷王不知猥巷俚人語不幸為匪人厚誣弟輩又不為辯明懼日久無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凡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聖元年九月濤河舟中記

義倡傳 鍾將之撰

義倡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倡籍善謳

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
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
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
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
見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為
非唯自湖外来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
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
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
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

之多倡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
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無
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
之若素愛秦學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
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
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
徒悦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
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
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

以朝命貶出因道而来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懌
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
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媼掖
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
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闋以侑之卒
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
夜分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匜立
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倡不敢以燕
惰見愈加敬禮將别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

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
重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
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别數年少游竟死於藤
倡雖處風塵中為人婉娩有氣節既與少游約
因閉門謝客獨與媼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
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
吾自與秦學士别未嘗見夢今夢来别非吉兆
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
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

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絶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人至今傳之以為奇事京口人鍾將之常州校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既為作傳又系賛曰倡慕少游之才而卒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倡矣世之言倡者徒曰下流不足道嗚呼今夫士之潔其身以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倡者幾人哉倡雖處賤而

節義若此然其處朝廷處鄉里處親識僚友之際而士君子其稱者乃有媿焉則倡之義豈可薄邪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余聞李使君結言其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至長沙聞倡之事而嘆異之惜其姓氏之不傳云復書長句於後曰洞庭之南瀟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門前冠蓋但如雲玉貌當年誰為主風流學士淮海英解作多情斷腸句流傳往往過湖嶺未見誰知心已赴舉首却在天一方直北中原數千里自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清不可俟北來遷客古藤州渡湘直弔長沙傅天涯流落行路難暫解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人看邂逅乃慰平生慕蘭堂置酒羅餕珍明燭燒膏為延佇清歌宛轉繞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床斗帳芙蓉褥上有鴛鴦合歡被紅顏深夜承宴娛玉笋清晨奉巾屨匆匆不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為君許但說恩情有重來何期不別歲將暮午枕孤眠魂夢驚夢君來別如平生與君已別復何別此別

無乃非吉徵萬里海風掀雪浪魂招不歸竟長往効死君前君不知向來宿約期無爽君不見二妃追舜踐蒼梧恨染湘竹終不枯無情湘水自東注至今斑竹盈江隅屈原九歌豈不好煎膠續絃千古無我今試作義倡傳尚使風期後來見

夷堅志○容齋隨筆云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為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羅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内若范忠宣劉仲馮韓

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為所侵因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盃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辨而明已志之失著矣○少游及蘇黃時雖流竄所在欽遲恐不得概疑潭事也古今詞話載黃一事云涪翁過瀘帥留府會有官妓盼盼性頗聰慧帥嘗寵之涪翁贈浣溪沙曰脚上鞋兒四寸羅唇邊朱麝一攖多見人無語但回波料得有心憐宋玉祗因無奈楚襄何令生有分向伊麽盼盼拜謝涪翁瀘帥令唱詞侑觴盼盼唱惜春容云少年看花雙鬢綠走馬章臺管弦逐而今老更惜花深終日看花看不足坐中美女顏如玉為我一歌金縷曲歸時壓得帽簷攲頭上春風紅蔌蔌涪翁大喜醉飲而別浣溪沙乃少游詞苕溪漁隱云詞話以古人好詞易甲為乙仍隨其詞牽合為說不足信也按喜春容特唱耳非其所撰故不入記藻然又一盼盼矣

楊愛愛

愛愛楊氏本錢唐娼女也垂髫性喜歌舞初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他調七月七日泛舟西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誘相攜潛遁旅於京師逾年逞為父捕去不及與愛別留於巷中舍與予相鄰吾母少寡居性高嚴怜愛艷麗失於人棄置不收而所為不妄脉往與語一日人傳逞已死吾母往慰問其所歸愛摧然泣下曰是必虛語果然亦當死此舍下自爾素食蔬膳日呱呱而泣不復近拈樂器好事者百計圖之終不可得予登第後再至都下往楚子之舍問其良苦楚云愛愛念逞之勤感疾而死已終歲矣我家為棄葬國門之東郊其節介高絕至死無能侵亂之者徐仲章嘗作愛愛歌云

吴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何勝道昨夜閒觀愛愛歌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愛本是娼家女金魂玉魄沉塵土歌舞吴中第一人綠鬢雙鬟纔十五耳聞目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

危兮厲志深半夜窗前淚如雨假饒一笑得千金何如嫁作良人婦桃李不為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渚忽然一日逢張氏便約終身不相弃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兮死唯二有如樗櫟叢中木忽然化作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遷喬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馬來成都弄玉吹簫從幾曲不聞馬上琵琶聲忽作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還滿房昨夜明月還滿床行人一去不復返不念關山岐路長前年猶惜鏤金衣今年不

盡洗胭脂今年今日萬事已鮫綃翡翠春如泥
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求所事兮志將何求
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愛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
嘤嘤草蟲趯趯阜螽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鴛鴦
于飛兮畢之羅之人間所恨兮何時休時深山
人迹不到處病鸞斂翼巢空枝（麗情集 侯鯖錄）

王幼玉記（淇上李師尹撰）

王生名真姬字仙才小字幼玉本京師人隨父
流落於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為名娼而其顏

色歌舞角於倫輩之上羣妓亦不敢與之爭高
下幼玉又出於弟兄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
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夏公酉（夏賢良名噩字公酉）
遊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酉曰聞衡陽
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孰是也郡侯
張郎中紀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見之嗟吁曰使
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反居於此其
名不得聞於天下因命左右取箋為詩贈幼玉
曰真宰無私心萬物逞殊形嗟爾蘭蕙質遠離
幽谷清風雲暗助秀雨露濡其泠一朝居上苑
桃李讓芳馨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豔
愁寂含花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
人詢其故則曰今之或工或商或農或賈或道
皆適欲以自養惟我儔塗脂傅粉巧言令色待
人至以取其財我思之媿赧無限逼父母姊娣
莫得脫此從良人入則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
指曰彼人婦也死有埋骨之地會東都人柳富
字潤卿果豪俊之士幼玉一見曰茲我夫也富

亦有意室之然富方倦游凡於風前月下執手
戀戀兩不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詬富以
語曰子若復爲嚮時事吾不捨子即訟子於官
府富從是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江上幼玉泣曰
遇非我造也右宜以理推之異時幸有終身之
約無為今日之恨相飲於江上幼玉云吾之骨
異日當附子之先隴復謂富曰我平生所知離
而復合者甚衆雖言愛勤勤不過取其財帛未
嘗以身許之也我髮委地寶之若玉他人無敢

窺覘於予無所惜乃自解鬟剪一縷以遺富富感悅深至去又羇思不得會併為恨因而伏枕幼玉日夜懷思遣人侍病既愈富為長歌贈之云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户牖紅暉起其間宴息皆仙子絕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向衡陽市嬌嬈飛下九天來長在倡家偶然耳天姿材色擬絕倫壓倒花衢衆羅綺紺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橫剪秋江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笋脫向青烟裏緩步蓮花窄窄弓鳳頭翹起紅裳底有時笑倚小闌干桃花無顏亂紅委王孫送目以勞魂東鄰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兒呼童控馬相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鎮相續皇都年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玉一見苦留心慇懃厚遣行人囑青羽飛來洞户前惟郎苦恨多拘束偷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鬟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心濃更密如綿自古美事多磨隔無時兩意空懸懸清宵長

嘆明月下花時灑淚東風前怨入朱絃危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恨托難傳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金買醉屬傭人密約幽歡鎮相悞將刃欲加連理枝引弓欲彈鶼鶼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緊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塵埃無覓處郎心玉意共慇懃同指松筠情愈固頷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時自相遇他日得郎歸來時携手同上烟霞路富因久游親促其歸幼玉潛往別共飲野店中玉曰子有清才我有麗艷才色相得誓不相捨自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卜諸神明結之松筠久矣子必異日有瀟湘之遊我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富作詞別幼玉名醉高樓詞曰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岸頭人獨立畫船東去櫓聲遲楚天低回望處兩依依　後會也知俱有頷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

過辜負我兩心知頷伊家東腸在一雙飛富唱其曲以沽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終曲乃飲酒相與大慟富乃登舟富至都下以親年老家又多故不得如約但對鏡洒涕會有客自衡陽來出幼玉書但言幼玉多卧病富遽開其書疾讀書尾有二句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富大傷感遺書以見其意云憶昔瀟湘之逢令人愴然嘗欲拏舟泛江一往以償前盟敘舊契副子之望適吾之樂因親老族重心為事

奪傾風結想徒自蕭然風月佳時文酒勝處他人怡怡我獨悒悒如覺自失憑酒自釋酒醒情愈傷傍偟幾無生意古之兩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則求合也易今子與吾兩不如意則求偶也難君更待焉事不易知當如所頷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諧則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猶能相遇吾二人獨不得遂豈非命也子宜勉強飲食無使真元耗散自殘其體則子不見我我何望焉子有詩二句吾為子終其篇云臨流對月暗悲酸瘦立東風自怯寒湘水佳人方告疾帝都才子亦非安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萬里雲山無路盡虛勞魂夢過湘灘一日殘陽沉西疎簾不捲富獨立庭幃見有半面出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陷幽獄後日當生兗州西門張遂家復為女子彼家賣餅君子不忘昔日之舊因有事相過幸見我焉我雖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

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為驗千萬珍重忽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惋異日有過客自衡陽來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囑其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亦不安即平日愛我手髮眉眼他皆不可寄附我今剪髮一縷手指甲數箇郎來訪我子與之後數日幼玉果死議曰今之娼去就狥利其他不能動心求蕭女霍生事未嘗聞也今幼玉之愛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觀之莫不愴然善諧和音律者廣以為曲俾行於世使係於牙

齒之間則幼玉雖死不死也（青瑣高議）

陶師兒

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為惡姥所間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唯一婢一僕隨之尋常遊湖者逼暮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比夜達岸則城門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乎市酒殽復遊湖中迤邐更闌舉舟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為棄物經年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序士女闐沓舟發如蟻有妙年者方外人也登豐樂樓目擊畫舫紛紜起夷猶之興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漁艇亦無泊岸者止則棄舟在焉人有以王陶事告者士人笑曰大佳大佳正欲得此即具杯饌入舟遍遊西湖曲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其價反倍於他舟（西湖志）

陳方伯為杭州志引陶師兒事書其後曰色之迷人一至于此可為永鑒然以繩王生可耳師兒雖匹婦之諒乎要亦無負所事者若楊廷實韋導與傅郎皆不得其死者也彼三妓亦以死死矣靖難師入有約與周是修死者而學宮之殉無復其人此豈足稱尊生哉將無如信國之取譚玉川耳

林小姐

傅七郎者蘄春人其弟二子傅九年二十九歲好狎遊嘗為倡家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綢繆約竊負而逃林母防其女嚴緊志不能遂淳熙十六年九月夜宿用慢帶共縊室內明日告官驗實收葬紹熙三年春吉州蘇客逢兩人於泰州酒肆為主家林氏當壚供役蘇頃嘗識傅問其去鄉之因唉而不荅蘇買酒飲散明日再往尋之主人言傅九郎夫婦在此相伴兩載甚是諧和昨晚偶一客來似說其宿過羞愧不食到夜同竄去今不復可詢所在也（夷堅支志）

長安李姝

李姝者長安女倡也家甚貧年未笄母以售於宗室四王宮為同州節度之妾纔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漸長益美善歌舞能敬事主意一日忤旨命車載之戚里龍州刺史張侯別第張頃於宴席見其人心動不能忍私額淂之雖竭死無憚既而獲焉以為籠中物喜駭交抱罄所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姝事之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謔誘狎輒莊色歛衽餌以奇玩珍異却而弗顧張固狂淫者必欲力制之乘其理髮簷下直前擁致之姝大呼啜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刎婢媵奪救淂止由是浸不合張意張恥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姝殊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姝不幸幼出賤流鬻身宮邸委質妾御不獲託久要於良家罪實滋大幸蒙同州憐愛許侍巾屨同州性嚴忌雖親子弟猶不淂見姝之面偶因微譴蹔托於君侯之側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圖君侯乃欲持貨利見蠱而又憑酒仗劒威脅以死欺天罔人纍媟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姝寧以頸血汙君侯刀願速斬姝頭送同州正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何施面目復見同州哉自是不復與戲言姝竟縊死他日張晝寢見披髮而立曰為姝報同州已辦於地下矣張大懼悒悒不食數日而卒初時張嘗為王山談其節故山為作傳華盦錄

韓香

韓香南徐倡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恚控牒有司集繫軍于射圃中者妻之一老卒中香忻然仝歸謂曰夫婦有禮而買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賓至酒行香出所賫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嗚呼白刃可蹈也不為非義屈歐陽公作襍傳錄瀛事五代之臣香雖不可入襍傳其節亦可尚矣隨隱漫錄

譚意歌

譚意歌喪親流落長沙年八歲寄養竹庄張文家有妓丁婉卿見之乃厚遺娶女女年未及笄容貌俊美工於文翰車馬如市未嘗妄見一人會汝州張正字為潭茶官相得甚懽意乃歸之後張調官意歌餞別曰子乃名家我乃娼類今之分袂决無後期腹懷君之息數月矣君宜垂念相泣而别别後賦詩寄張云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氷落盡梅頷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

度一歸來張内逼慈親外畏物議納孫殿丞之女為姻不敢作書報意歌後三年張妻孫氏謝世有客自長沙來云意歌掩戶不出買田百畝自給親教其子張乃如長沙携歸京師其子後以進士登第云（其詩一作詹茂先妻寄遠）

劉玉川娼

劉玉川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于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廼紿曰願與汝俱死必不獨去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廼獨去（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詔幕官曰事勢至此為之柰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曰今日諸君得無効劉玉川乎客皆大笑）

湯秀奴

楊庭實以世賞受廣昌丞久寓都下留戀花衢有散樂妓湯秀奴一見兩情交契行與比肩坐則疊股日夕貪歡無時或棄每相謂曰但願生同鴛幃死同狐穴一日生家書至促趲秀奴曰汝有家合趲妾伶仃孤苦死甚閑事因泣下生

亦泣曰何若同赴江而死秀奴曰妾有意久矣於是以錦被作囊盛巨石繫於腰相抱沉水而死留詩曰兩情恩愛别離難共學鴛鴦豈偶然不戀榮華世間樂直尋快活水中仙夫妻共死今如願親屬輕拋實可憐寄語此生無復會慇勤重結後生緣

梁楚楚

章導字子誨年少風流一日至清泉坊名妓梁楚楚家入馬交歡兩情相愛香雲共剪玉體同

彫誓盡此生忽簪頭持至家書導調楚楚曰秋涼定回且宜將息因舉杯言別楚乃暢飲導哽咽氣絶仆地良久乃甦楚曰郎去妾死導曰不如同死又同飲皆醉導題詩枕屏曰兩意而今惜別離焚香發誓告神祇一條彩索雙雙掛願學千年連理枝書畢棄筆於地次早日高閉户未起父母排闥而入但見懸梁相抱而死遂合葬焉 右二事小說所載文義膚淺入馬乃宋元間市語耶附存之亦差勝劉玉川而已

青泥蓮花記卷六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節三

蔡州妓 元

蔡州妓趙氏墜崖以死自誓御史中丞馬祖常作詩諷俗云鱗鱗汝水氷碧光汝之左右百草芳紅蘭紫桂媚長晝鉤輈鳥子田銀塘芰蒲無數芰葉小西家鞦韆屬年少燕泥霽雨風景酣蕭箔依稀有歌笑趙氏女子邯鄲娼綵縩繡綴踏春陽心思宛轉縈雲縷羞對兒郎唱鳳凰樂山嵯峨石生雨鄉人迎神奏歌舞婆婆起向神祠前祝願生身事針組野風吹目雙淚零泉聲松韻相泠泠誰言女子情愛癖誓死命輕如鳥翎鳥翎飛上合歡樹開花夜夜無愁苦秋香不斷相思浦玉釵斷股埋黃土 石田文集○詩所序此非有徇人特自傷為妓如鄉節娼者也

王巧兒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

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陳公之妻乃
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
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死
亦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
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
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
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
欲就寢王搯商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
宿搆忽剌罕赤槌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

告陳公曰其初不知幸寢其事傾獻錢二百緡
以助財禮之費陳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携王
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以清
慎勤儉終其身人多所稱述云（雲嶠泗州人陳平章之孫倜儻不羈仕餘姚州同知）

翠荷秀（李翠娥 輟耕錄作）

翠荷秀姓李氏雜劇為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
間石尤山萬户納置别館石沒李誓不他適終
日却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壑萬户孫伯王萬
户歲時往拜之樂籍相傳以為盛事余見其年
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青樓集）

（南村輟耕錄○陶九成云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妬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為脱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樓之盼盼韓香之於葉氏婁婁之於張逞者真絶無而僅有也大元混一以来得三人焉亦可以追蹤前古之懿德矣三人為李翠娥王巧兒汪憐憐）

李哥

河南理幕沈易云霸州倡女李哥年十二三時
母教之歌舞泣曰女率有工緊我獨為此乎母

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
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因是不粉澤不茹葷
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名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
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凝立筵前酒行歌
闋目不流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官嘗忤哥徑還
誓不與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
哥懷利刃開卧内罵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
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汙吾刃矣慚怒以回明
日知州聞之嘆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

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入冦夫婦被執見哥姸麗將殺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冦并殺之 輟耕録

㛹卿傳

羅㛹㛹嘉興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工於詩詞是以人皆敬而慕之稱為㛹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懵學之輩自視闕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

望日會於鴛湖凌虛閣避暑翫月賦詩㛹卿先成四首坐間皆閣筆詩曰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月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搴簾欲共嫦娥語肯教霓裳一曲無手弄雙頭茉莉枝曲終不覺鬢雲欹珮環響處飛仙過願借青鸞一隻騎曲曲闌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來憑夜深風路涼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亦簪纓族父亡母在家資巨萬慕

其才色以銀五百兩聘焉㛹卿入門婦道甚修家法甚整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聘之二年趙子有父黨為吏部尚書者以書自大都召之許受以江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恐失功名之會躊躇未决㛹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温凊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

萬里之行李令伯所謂事陛下之日多報劉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為念望太行之孤雲撫西山之落日不可不早歸爾趙子遂卜大都之行置酒酌別於中堂酒三行㛹卿請趙子捧觴為太夫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闋以侑之詞曰恩情莫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為主流年幾許況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折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萬里皇恩五花官誥要

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阻
早促回程彩衣相對舞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
乘醉解纜而行至都而尚書以疾廢無所投托
遷延旅館久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之故遂得
重疾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親嘗饘
粥必親進求神禮佛以宦其災虛詞詭說以寬
其意沉眠數月因遂不起一旦呼愛卿而告之
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京都遂絶音耗吾又
不幸感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無以相報

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
之孝敬皇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愛卿哀
毀如禮親造棺槨置墳壠葬之于白苧林既葬
旦夕哭于靈几前悲傷過度爲之瘦瘠至正十
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達達丞相撒苗軍
帥楊完者爲江浙參政拒之于嘉興不戢軍士
大掠居民趙子之家爲劉萬户者所據見愛卿
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紿之以甘言接之以好
容沐浴入閣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户聞而趨救

之已無及矣即以繡褥裹尸葬之於後圃銀杏
樹下未幾而張士誠通款於浙省王參政爲所
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間關海道由太倉登岸
至嘉興則人民城郭皆已非矣投其故宅荒廢
無人居但見鼠竄于梁梟鳴于樹蒼苔碧草掩
映階庭而已求其貲產皆已蕩然尋其母妻不
復可有惟中堂歸然獨存乃灑掃而息焉明日
行至于東門外至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路
呼而問之具述其詳則母已辭堂妻亦沒矣遂

引趙至白苧林其母葬處指其墳壠而告之曰
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也指其松栢而告之曰
此皆六娘子之所植也太夫人以郎君不歸感
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死遂葬於此娘
子身被衰麻手扶棺槨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
之三月而苗軍入城宅舍被占劉萬户者欲以
非禮犯之娘子不從遂以羅巾自縊就於後圃
葬之矣趙子大傷感即歸至銀杏樹下發掘之
顔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抱其尸而大慟絶而

復甦者再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實棺而附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慧流輩莫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使絕靈響九原有知頒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於墓下歸則哭於圍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而不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甚有異急起視之曰倘是六娘子靈何吝一見而敘舊也即聞之曰妾即羅氏也感君憂念雖處幽冥實

所惻愴是以今夕與君知聞爾言訖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許即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子施禮畢泣而歌沁園春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墳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鵲喜雨打梨花晝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干戈滿目交揮柰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底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拚一死免被傍人話是非君相念算除非畫裏得見崔徽每歌一句則悲數聲悽愴怨咽殆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墳之勞殺身之節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敘曰妾本娼流素非良族山雞野鶩家莫能馴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獻笑豈解舉案以齊眉令色巧言迎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久習遺風張郎婦而李郎妻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為室家即便棄其舊染之污革其前事之失操

持井臼採掇蘋蘩脩祀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斯未嘗窺戶豈料旻天不弔大患來臨毒手老拳交爭于四境長鎗大劍耀武於三軍既據李崧之居又奪韓翃之婦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耐久而乃甘心玉碎決意珠沉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之入井乃己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媿乎為人妻妾而棄主背夫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慰撫良久因

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閒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獨墮鬼錄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貞烈令往無錫州宋家托為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伺君一見以敘幽抱故遲之歲月爾今既見君矣明日即往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到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為約遂與趙子入室歡會款若平生雞鳴敘別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郎珍重從今永別矣因哽咽竚立天色漸明欻然而逝不復可覩但

空堂杳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裝逕往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問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妊二十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而顧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為親屬自此往來餽遺書問不絕云 剪燈新話○嘀時已有羅愛愛閨思詩云幾當孤月夜遥望七香車羅帶因腰綴金釵遂髩斜彤管遺編諸刻乃併入此羅愛愛詩大誤

鐵氏二女 本朝

鐵氏色目人父鉉為山東布政使靖難師攻城百計終不能下 文皇入正大統擒鉉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為樂婦二女入司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各獻以詩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次女詩曰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倡淚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同官以詩上達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以終老焉 震澤長語○立齋閒録○鉉鄧州人妻楊氏送教坊司病故女玉兒四歲○教坊録永樂十一年正月本司韶舞鄧誠等奏有奸惡鐵鉉家箇小妮子奉欽依都由他

劉盼春

劉盼春者汴梁樂工劉鳴高女年十八初定情于汴人周恭兩情甚篤而恭父嚴禁之不令往來絕不通者凡半載盼春杜門以待有雲間富商賫金帛往母必欲奪其志固不應加之箠楚

恭聞之致書使且從母命其略云縱遠鶯朋燕友難禁蝶使蜂媒既居月戶雲牕莫吝雨期雲會暫時依彼將就丸全終日違他恐防玉碎因綴以詞曰阻佳期盼佳期欲寄鸞箋雁字稀新詞和淚題○怕分離又分離無限相思訴與誰此情風月知蓋長相思調也盼春得詞嘆曰妾豈常人比哉既委身於子可他適耶居數日復逼之投繯而死及火其尸餘燼悉焚而所佩香囊獨鮮好取而發之中藏所得恭詞箇一紙宛然如故衆皆驚異事在宣德七年　周藩誠齋為傳奇曰香囊怨且自序以表其節焉（傳奇載書尚繁）

高三

京師娼女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倡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搆誅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為不忠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娼也楊顧謂曰若來何為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線紐接著於頸顧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于旁（寓圃雜記及野記並載）

白女

白女者娼也與吳人袁節情好甚篤誓不以身他近其姥阻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於白不從母箠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憚姥不敢往白憂念且死囑其母曰葬吾須吾袁郎來言終而絕及舉葬柩堅重十餘人不能勝母曰嘻其是袁郎未至也即促節至撫棺曰郎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為異節為延僧誦經薦之如悲伉儷焉（說聽）

王烈女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貨與淮安娼家及長

即知處身失所欲脫去無計倡婦百般誘之執意不為動一日強使與上客合巹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負故至此妾久忍死者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遂汙吾身耶引刀自刎客大驚駭抱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吳主事在淮一夕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 留青日札

楊悶兒

林省郎男仲子在京邸潛與妓楊悶兒狎遊有娶歸之盟及仲子歸內憚其尊人不決而病沉淹夢悶兒謂曰緣知不就奴病且死冀君一面勝澆奴墳上土無益也驚覺悲痛果自浙來而悶兒死三日但目不瞑一縷氣惟微微呼二郎乃仲子卧抱呼悶兒悶兒遂瞑蓋自仲子歸悶兒即謝倚門迷罔牽思而又不得意於其艾豭故病益劇耳仲子自負土成墳雜桃花棘茨種之曰花貌棘心千古薄命 耳談

王蘭卿

關中歌兒王蘭卿侍㛹泉張子張子死乃飲藥死渼陂王太史九思聞而異之為詞傳焉

南呂一枝花

飛騰鸞鳳林脫離烟花巷玉琢成清氣質鐵打就烈心腸貞女無雙堪寫在青編上我這里閣著筆細忖量他有那燕子樓許盼盼聲名他不比普救寺崔鶯鶯的勾當

梁州

他曾學孟光女齊眉舉案他賸似劉盼春守志香囊誰言紅粉多虛誑也不用山盟海誓又何須剪髮爇香樊分毒藥三寸靈咽美甘甘滿口沙糖纔落了[illegible]一枕黃粱做一對鬼魂兒夜月下携手同行變一箇連枝樹暮雨中盤根並長化一雙玉蝴蝶春風前接翅飛揚比量細想風流自古多魔障不是咱虛褒獎恰便似忠臣與良將節凛冰霜

罵玉郎

蕙蘭心性花模樣當日箇正嬌小與才郎紅顏實有白頭望誰想道老景難緣分短斯文喪

感皇恩

呀也待要獨守孤孀又則怕蝶悪蜂狂道不如棄青春歸綠野埜黃壤相伴著風清月朗道有箇地久天長為則為我逢郎想則想郎愛我頸則頸死隨郎

採茶歌

釵斷了金鳳皇被散了錦鴛央吉丁當帶脫了玉螳螂濟水嫒泉圖故里寒鴉棗柳噪斜陽

尾聲

想著他情如鳳友心中想命比鴻毛藥裏亡稱兩意須教共穴葬這一箇貞心的女娘不負了畫眉張敞留與那萬古千秋教人做話兒講見王渼陂碧山樂府○嘗記正德中陝西盩厔縣一倡死節康太史海亦為傳奇余初有之久遂去待覈再補

齊錦雲

金陵教坊妓齊三錦雲者能詩善鼓琴雅談終日與庠生傅春眷愛更不他接春受誣繫獄錦雲脫簪珥為餽時或不繼售卧褥以供之後春戍遠方欲隨行春力止之錦雲因贈一絕曰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鶯願將雙淚啼為雨明日留君不出城既歸蓬首垢面閉戶讀佛書而已未幾病沒人多義之客座新聞

薛鐵兒

薛鐵兒家世淮陰從母僑籍廣陵母倡也鐵纖妍瑩白頎頎玉立名噪甚有豪者奪而主之然姬性恬寂憚于豪舉豪者至輒跳身匿而稍稍覩文士渴郝生鐵偵生內子賢內子亦微聞鐵婉嫕鐵往来生家因以副畜鐵尋即入室愈脩然獨勤操作執婢子事內子頗從臾生暱鐵鐵每自閉拒益不敢當夕也生善病鐵雖時躬侍湯藥然必從內子以莊見及生病革意拂拂不能無春鐵寧保無他鐵固默頷之遂內決筴以殉私浴紉身自閟死益先郝生飾巾三日也新

都謝陛言

女史氏曰倡以色爲職而主利者也見金夫則不有躬遘壁人則爭縈手蓋自昔爲然至其陰陽捭闔術險于山川憎愛寃親情危于泡露故過而不存庶趨蹊徑之外往而不反必憧雲霧之中矣廼翻然自殉其身而皎然不欺其志者顧代不乏人焉此詎必彤管受訓于師氏栢舟始詠于共姬耶夫亦習不能遠性而已

青泥蓮花記卷七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從一

孝武李夫人傳 漢

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

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色毀壞不可以見帝顧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

燕婧見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絶上所以拳拳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毀壞顔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詞曰美連娟以修嫮兮命樔

絶而不長飾新宮以延竚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人煢煢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感激而心逐兮包紅顔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躕埶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怳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妬闟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虚應亦云已矣嬿妍太息嘆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

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漢書外戚傳

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特命龍膏之燭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巵巵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出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召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洟席遂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顦顇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

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于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復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幙裏宛若平生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為丸服之不復思夢帝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焉王子年拾遺記○齊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云屬車桂席塵豹尾香烟滅彤殿向靡蕪青蕭復萎絶坐萎絶對靡蕪臨丹階泣椒塗寡鶴羇雌飛且止雕梁翠壁網蜘蛛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　唐李商隱李夫人歌云一帶不結心兩股方安髻慙愧白茅人月沒教星替剩結茱萸枝多擘秋蓮的獨自有波光綵囊盛不得蠻絲繫條脫妍眼和香屑壽宮不惜鑄南人柔

腸早被秋波割清澄有餘幽素香鮮魚潟臥真珠房不知瘦骨顛冰井更許夜篚迺晚霜土花漢碧雲岜岜黃河欲盡天蒼黃 李賀云紫皇宮殿重重開夫人飛入瓊瑤臺綠香繡帳何時歇青雲無光宮水咽翩聯桂花墜秋月孤鸞驚啼商絲發紅壁闌珊懸佩璫歌臺小妓遥相望玉蟾滴水鷄人唱露華蘭葉參差光 鮑溶云痱閨明帳華燭陳方士夜降夫人神蔵雜半露芙蓉色窈窕將期環佩身麗如三五月可望難親近嫋黛含犀竟不言春思秋怨誰能問欲求巧笑如生時歌塵在空瑟衛絲神未未及麥相見帝比初亡心更悲愛之欲其生又死東流萬代無回水宮漏丁丁夜向晨烟銷霧散愁方士 張祐云延年不語望三星莫說夫人上涕零争柰世間惆帳在甘泉宮夜看圖形 白居易云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生時不背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又令方

士合靈藥玉釜煎煉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烟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舞娥異　唐

李八座翺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事乃故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夭喪無以從人委身於樂部恥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相為之吁嘆且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襦延與韓夫人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媵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也舒元輿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鸞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雲谿友議

武昌妓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賓從請續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千緡納之翌日共載而發 雅言雜載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為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

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牕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勛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為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即自為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為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為謾寢所以遂生平既而謂佛奴曰子

既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千秋之日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為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鬬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嫗致於住住既而小鳳以為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為平

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不捨佛奴指皆并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即了矣平康里中數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為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滎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欠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

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鬬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為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廲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既不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咍遞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誤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廲大作殺團廲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雞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詰住住佛奴初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為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侔矣北里志

行雲

鄭史開成元年登第經過池陽廉使崔君悅一妓行雲有詩云最愛鉛華薄薄粧更兼衣著又鵞黃從來南國名佳麗何事今朝在北行臨岐惆悵博陵公輟贈之唐詩紀事

蘂珠

袁皓宜春人咸通進士初登第過岳陽悅妓蘂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惹蘂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柰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尅手寸心唯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君以妓贈之全唐詩話

常州樂伎

杜晦辭自南曹郎為趙公隱從事於朱方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海辟為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退隱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為節度判官方始應命稍狂於美色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為郡守晦辭於

祖席忽顧樂營妓人朱娘言別因掩袂大哭贈曰此風聲賤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便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内子内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屨而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是 金華子雜編

茂英

舉子某乙洛中舉人也偶與樂妓茂英者相識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於飲席遇之因贈詩曰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窗未省闈高語對鏡曾窺學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絃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遂客遊留連數月帥遇之甚厚宴飲既頻與酒糾諧戲頗洽一日告辭帥厚以金帛贐行復開筵送別因暗留絕句與糾曰少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妬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書莫點頭因設舞曲遺詩帥取覽之當時即令人所在送付舉子 盧氏雜記

轉轉

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命幕客馬彧延接彧復持燕命荅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彧頻目之韓曰昔晉文公分季隗于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以麗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勝賢者之顧願垂一詠俾得奉之彧援筆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遂載以歸 北夢瑣言○耳目記

侯小師 石晉

王景之自唐奔晉也妻坐戮晉祖待之厚賞賜萬計嘗問景所欲景稽顙再拜曰臣昔為卒嘗負胡牀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為妻足矣晉祖大笑即以小師賜景甚寵嬖之累封楚國夫人 宋史

山南樂妓 宋

曹翰破山南獲樂妓而歸一日遍詢其氏族曰其即韓侍郎熙載之女也翰曰韓侍郎江南名士朝廷嘗以名妓許我豈宜以士君子女為妾以禮嫁之 青瑣後集

胡文媛 茹魁傳

茹魁河東人不載其名字諱之也在都下與名妓胡文媛往來既久媛欣然奉之魁出則闔戶雖萬金之子莫得見媛嘗爲蜀葵花詩𠰻有一端宜恨處開花相背有何功媛曰物之同本者開花則相背況二姓結一生之好能無反覆乎歲餘媛生一女魁凡百皆取足於媛後數年魁高第唱名又居第一與其友謀絕媛之策乃置酒召嘗往還者爲會媛知其意曰妾遇君情同伉儷君背盟約輕信閒談魁曰爾心如玉事有不得已者且天地有混闢日月有圓缺夫婦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媛曰妾盡家資以奉子導通塞以遂君何嘗無義夫飛燕本從宮妓李娃亦是倡始令仕宦之家淪沒售身流而爲娼者幸不幸也君女候成人嫁之妾剄首以謝鄭玉爲厲當蹤前人自是不食魁留滯未有計或謂子之父知子成名棄歸見其面一切不問鬼喜告媛曰吾與子事諧矣乃治裝挈媛以歸 續青瑣高議

鄱陽小鬟 吹劍錄亦載○西溪叢語范有寄綿臙脂詩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托春風幹當來介因鬻以惠公今都中有石刻 魏泰詩話○泰在宋好撰偽書如碧雲騢說名先都官聖俞誣構賢士大夫即范文正不免則此事亦未必范有之姜叔明綸司馬溫公席上西江月詞所謂寶髻鬆鬆綰就者此宣和間恥溫公獨為君子託為之詞然青箱東臯又有溫公阮郎帰錦堂春若張忠定韓魏公曹脩古吳穀甫文丞相諸公並有賦咏寄情不淺即都官有花娘歌翡翠詞侯鯖錄載之云謹厚者亦復為之吳處淳曰文章絕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豔麗不害其為正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謂邪人亦不盡然也

江淮官妓

柳耆卿嘗在江淮睠一官妓臨別以杜門為期既來京師日久未還妓有異圖耆卿聞之怏怏會宋儒林往江淮柳因作擊梧桐詞以寄之曰香靨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與自識伊來便好看伊會得妖嬈心素臨岐再約同歡定是都把平生相許又恐恩情易破難成未免千般

思慮近日書來寒暄而已苦譈切切言語便忍得聽人教當擬把前言輕負見説蘭臺宋玉多才多藝善詞賦試與問朝朝暮暮行雲何處去妓得此詞遂負媿竭産泛舟來輦下終身從耆卿焉 古今詞話及柳屯田樂章

周韶 胡楚 龍靚

杭妓周韶胡楚龍靚皆有詩名韶好蓄奇茗嘗與蔡君謨闘勝之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韶因子容求落籍子容指簷間白鸚鵡曰可作一絶韶援筆揮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去長念觀音般若經時韶有服衣白一坐笑賞述古遂令落籍時楚靚皆同席楚贈之詩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湖舊桃李強匀顔色待春風靚詩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珮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

陳直方妾稽

陳直方之妾本錢塘妓人也丐新詞於蘇子瞻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塘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曰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班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鰥拭餘潸明月空江香霧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顔

鄭容高瑩 蘂蘭集云贈潤守許仲塗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潤州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坐呈東坡東坡索筆作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于句端也 東皐雜錄

九尾野狐 澠水燕談錄邢載

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東坡先生適是邦闕守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

良任便復有一名娼亦援此例判云敦名南之化此意誠可佳空冀北之聲所請宜不允侯鯖錄

張英英

宋陳后山寄曹州晁大夫詩云墮絮隨風化作塵黃樓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駒子困倚闌干一欠伸自注云周昉畫美人有背立欠伸者最為妍絕東坡所賦麗人行也任天社云此篇言徐州風物後山嘗有詞并序云晁大夫增飾披雲初欲壓黃樓而張馬二子皆當年樽下世

所謂英英盼盼者盼卒英嫁而盼之子瑩頗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黃樓不可勝也作南鄉子以歌之曰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闗鎖玉樓巢燕子冥冥桃李摧殘不見春流轉到如今翡翠生兒翠作衾花樣腰身官樣立婷婷困倚闌干一欠伸蓋前云風絮以屬英塵化以屬盼名駒子以屬瑩之母馬氏也蓟坡叢話及詩林廣記

楊玉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即單之姊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繈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闕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為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誦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嫗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絕每公庭侍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境有著模處玉為人體態容貌清秀舉措閒雅不事持口吻以相嘲謔有良人

風度前後守倅皆重之單推渡江累遷至郎官與邢聲迹不相聞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為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推司戶年少司戶見楊玉甚慕之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為地而太守嚴明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每蒙前席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息于書齋司理令楊玉侍奉藥酒湯因得一遇會以遂所欲司戶褒美楊玉謂

其知書多才藝因曰汝必是一箇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是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媪所生也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感坊居住幼年許與舅之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隕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是時淂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如何因大泣下司戶為慰勞之曰汝即日鮮衣美

食時官皆愛重而不肯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若嫁一小民布裙短衾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舊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為舂娘也然未有所處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回司理復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色問曰汝前日言為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隨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

人妾自去稟知一言決矣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于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末邢有弟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單往来單時在省為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賫符并單書到全州司戶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後日司戶自袖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廚司正

鋪排開宴司戶曰此老尚作少年態耶然錯處非一拍此亦何足恤也既而果召楊玉祗候只通判二人酒半席太守謂玉曰汝今為縣君矣何以報我玉荅曰妾一身皆判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以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為吾州弟子今是司戶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踧踖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判府之言不知其為過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却召司

理司户四人同坐至天明極歡而罷晨朝視事下文引告翁媼翁媼出其不意號哭而来曰養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相别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淂着亦是好事我十年雖汝恩養然所積金帛亦多足為汝養老之計嫗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去既而太守使州司人從自宅堂擡出玉與司户同歸衙司理為媒四承務為主如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户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嫗變育亦有義姊妹情分厚畨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具少酒食與之話别如何司户曰汝事一州之人莫不聞之胡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置酒禮就會勝寺請翁媼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為姊情極相淂忽起持春娘手曰姊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沉淪糞土中無有出期遂失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特妙春娘曰我司户正少一針線人但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為我下邪

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姊一步况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淂姊為我方便淂脫此一門路是一段陰德事若司户左右要針線人姊淂我為之則素相諳委勝如生分人也春娘歸以語司户不許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来促司户不淂已捹一失色懇告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鵰邪敢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户挈春娘歸舅姑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又更旁及外人豈淂已而不已邪司户皇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留之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為己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為知義往往多淂解釋紹興乙亥歲自夔倅奉祠寄居武陵邢李皆在側每對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所隱諱人皆義之 摭青雜說

岳楚雲

周美成在姑蘇與營妓岳楚雲相戀後從京師過吴則岳已從人久矣因飲于太守蔡巒子高坐上見其妹作點絳唇詞寄之云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〇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楚雲讀之感泣者累日 夷堅支志

蘇小卿

蘇小卿廬州娼也與書生雙漸交昵情好甚篤漸出外久之不還小卿守志待之不與他狎其母私與江右茶商馮魁定計賣與之小卿在茶船月夜彈琵琶甚怨過金山寺題詩于壁以示漸云憶昔當年拆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橫金婦入地當尋折桂郎彭澤曉烟迷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記金山寺高掛雲帆上豫章漸後成名經官論之復還為夫婦 傳奇

〇此亦談說家近俚俗然元人喜詠之販茶舡金山寺豫章城雜劇即山胜錄揚州李妙惠載其詩為盧進士妻未知何據

謝天香

鉅野有穠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穠芳亭字維翰久之未至有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既畢何為遲留不飲衆曰俟維翰書石耳謝遂以其袖當筆書穠芳二字會維翰至書亭字以完之父老遂命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後王戲謝詩曰昔日章臺曾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青手壹任狂風不動搖後維翰登進士與天香偕老 志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從二

西閣寄梅記 宋二 馬瓊瓊

朱端朝字廷之宋南渡後肄業上庠與妓馬瓊瓊者往來久之情愛稠密馬屢以終身之託為言朱難口從而心不許之蓋以妻性嚴謹不敢主盟非薄倖也端朝文華富贍瓊瓊知其非白屋久居之人遂傾心凡百費用皆瓊瓊給之秋

試高中捷報之來瓊瓊喜而勞之端朝乃淬勵省業以决春闈之勝既而到省愜意翌日揭榜果中優等及廷對之策失之太訐遂寘下甲初注授南昌尉瓊瓊力致懇曰妾風塵卑賤之人苟君未遽棄去今幸榮登仕版行將雲泥隔絕無復奉承枕席妾之一身終淪棄矣誠可憐憫欲望君與謀脫籍之計永執箕帚然固知君內政謹嚴妾當小心伏事無敢唐突萬一脫此業緣受賜於君誠不淺淺耳且妾之箱篋稍充若與力圖去籍誠為不難端朝曰去籍之計固可主張但恐不能與家人相處使其無妬忌之態朝端為計亦不至今日盛意既濃阻之則近無情從之則慮有辱然既出汝中心即容與調護先入數語使其和同柔順庶彼此得以相安否則端朝之計無所施矣一夕端朝因間謂其妻曰我久居學舍雖近淂一小官外人誠有助焉且我家貧急於干祿豈得待數年之闕我所淂一官實出妓子馬瓊瓊之賜今彼欲傾箱篋求

託於我仍謀去籍彼亦能小心迎合人意脫彼於風塵之間此亦仁人之恩也其妻曰君意已决亦復何辭端朝喜謂瓊瓊曰初畏家人不從吾言試一叩之乃忻然相許端朝於是宛轉求託而瓊瓊花籍亦淂脫去瓊遂搬囊橐與端朝俱歸在家既至門其正室一見如故端朝自是得瓊瓊所携而家遂稍豐因整理一區中闢二閣以東西扁名東閣正室居之乃令瓊瓊處於西閣後止有東西閣相通同處候經三載闕期

已滿迓吏前至端朝以路遠俸薄不肯携累乃单騎赴任將行置酒與東西閣相宴因祝曰凡此去或有家信來往東閣西閣不能別書止混同一緘復書亦如之言畢端朝獨之南昌在路登涉稍艱既到南昌參州交印謁廟受賀復禮人事方畢而巡警繼至倏經半載乃得家信止東閣有書而西閣無之端朝亦不介意復書中但諭及東閣寬容之意仍指西閣奉承之勤書至竟不及見且曰縣尉之行也嘗曰作書田字當與二閣共之今乃不獲覩此何意也東閣聞言頗嫉之欲去而未可西閣乃密遣一僕厚給裹足授以書祝之曰勿令東閣孺人知之及書至南昌端朝開緘絕無一字止見雪梅扇面而已因反覆觀玩及於後寫一詞名減字木蘭花云雪梅妬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温柔雪壓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與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端朝詳詞中之意則知西閣為東閣摧挫可知矣自是坐卧不安日夜

思欲休官賦歸去來之計盖以僥倖一官皆西閣之力不忘本也後竟以尋醫為名而棄官歸來既至家而東西二閣相與出迎深怪其未及書考忽作歸計叩之不荅既而端朝置酒會二閣而言曰我僥倖一官羈迷千里所望二閣在家和順相容使我居官少安昨日見西閣所寄梅扇後書減字木蘭花一首讀之使人不遑寢食吾安得而不歸哉東閣乃曰君今仕矣且與妾判斷此事據西閣詞中所說梅花就是端朝曰此非口舌所能剖判當取紙筆來書其是非曲直遂作浣溪沙一闋以示二閣云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多一出雪如梅蘂少些香花公非是不思量自後二閣歡會如初端朝亦不復出仕矣

蘇小娟 郎仁寶七脩類稿云蘇小小有二一南齊人一宋人郎武林紀事者一作小娟抄者之誤至引遺山詞題宋蘇小小所寄詩小娟音枷足證槩矣田汝成西湖志從小娟然宋實有蘇小小詠減字木蘭花者郎未之引此似足證

蘇小娟錢唐名娼也俊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

學生趙不敏甚洽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以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塘託宗人倅錢唐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為盼奴所歡以於潛官絹誣攀繫府獄倅從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

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豈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辭宛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君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奴相思致疾而死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畨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析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小娟以不能辭倅强之且曰不和即償官絹小娟不得已索紙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為脫籍歸院判偕老也 武林紀事

蘇小小減字木蘭花 附

別離情緒萬里關山如底數遣妾傷悲未必郎家知不知　自從君去數盡殘冬春又暮音信全乖等到花開不見來

薛倩

董賓卿字仲臣饒之德興人娶于同縣祝氏紹興中為漢州守卒於官家不能歸暫寓蜀其長子元廣亦娶于祝既服除調房州竹山令妻生三女而死元廣再娶一武人室秩滿挈家東下與蜀客呂使君方舟偕行日久往来相與如骨肉繼室微有姿色性復浮蕩元廣到臨安亦死呂陽示高義携其挐西還遂據以為外婦畜之郢縣而三女莫知其已矣祝次騫以兩世宗姻

之故痛惻于心屢囑鄉人制帥王恭簡公詢訪之杳無消息乾道初祝知嘉州就除利路運使正與呂爲代惡其人不俟合符先期解印去歲在丙戌其子震亨東老攝四川總屬夔檄來成都道經綿州吳俟仲廣待制爲綿守開宴延之倡優畢集中一妓傍楹而立姿態恬雅不類流輩東老注目詢隊魁曰彼何姓名曰官人喜之邪曰非也吾見其不類爾曹故問之魁曰是薛倩也未暇應吳適舉杯勸飲又令隊魁更勸魁

笑曰若欲總幹滿飲非薛倩不可吳亦解顏曰素識其人乎曰吾未嘗至大府安得相識但見標格如野鶴在鷄羣似非個中人所以叩諸其長耳固無他也吳即令侍席因密諗之曰汝不是風塵中人何緣在此始猶含羞不語久之乃言我本良家兒女父祖皆仕宦不幸失身辱境想是前生業債今世償之夫復何說東老矍然感動曰汝祖汝父非漢州守竹山令乎倩驚泣曰官人何以知之東老曰汝母姓祝乎我姑也

吾聞汝母子流落尋訪累年未嘗少置懷抱不想邂逅于此又歷詢所由乃知爲繼母鬻于薛媪得錢七十千今在籍歲餘矣語竟各慟淚一座傾駭爭致問東老曰其話甚長不可立談而盡他日當細言之酒罷歸館翌日倩偕其母來吳守亦至因備述本末丐爲除籍吳曰此易事耳當如何曰正有望於公其人於震亨爲表妹必當嫁之我此行凡有所餽餉爲之資送費今且託之於令人所吳笑曰天下義事豈應一人

獨擅吾當以二十萬錢助之東老遂往成都越一月後還合所得爲五十萬悉付倩吳喜曰已爲擇一佳壻即嫁之矣壻史姓失其名次年預鄉薦又物色其兄弟所在運使皆賙以生理漢州之後賴以不絕夷堅志

京倡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

以留者以坐間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其僮有錢百千從公吏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稗史

同前

豐宅之赴南宮偕數友小飲娼館一娼美而豔豐悅之數調微詞娼亦相和荅良久或摘豐起曰君非豐運使郎君乎豐曰然曰君嘗以某年過江州江州司理與君家有舊置酒召君乎豐駭然曰汝何以知之娼曰且飲酒他日為君言復就坐睇豐不蹔捨豐疑焉飲罷與友別復追其室娼欣納之因叩其故悲泣曰某司理女也先人到相不幸病死家貧無以歸葬母氏粥我於人展轉至此數年矣憶召君時從屏間窺識風采坐客何人肴饌何物歷數不遺已而又慟哭豐勉之曰事已然無可柰何吾當試與汝道地翌日徑謁大尹張定叟具道其事且傾篋中可得二十萬頋以贖此女張大奇之立喚娼奪以畀豐復斥庫緡五百益貲裝之費遂改嫁為良人妻談藪○按談藪乃宋龐元英自號瘦竹翁所撰稗史乃元仇仁所撰則龐在仇前而談藪敘致近詳不知仇何所為而以張定叟為王宣子也或別有據今兩存之○稗史此事在志善類

江柳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為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俸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荊湖制司幹官露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即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幙既而並

行陸入即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咲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敎豈能與我孟因敘誂之過陸嘆慨既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誂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誚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誂入幕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誂同宴明日列薦誂且除柳名遂將誂如江陵見之闔公秋壑俾充幕僚誂不特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為佳話焉山房隨筆

聶勝瓊詞選聶在前宋從此

李之問儀曹解長安幕詣京師改秩都下聶勝瓊名倡也質性慧黠公見而喜之李將行勝瓊送別餞飲于蓮花樓唱一詞末句曰無計留春住柰何無計隨君去李復留經月為細君督歸甚切遂飲別不旬日聶作一詞以寄李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陽關

後別箇人人第五程〇尋好夢夢難成況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芭蕉雨隔箇窗兒滴到明蓋寓調鷓鴣天也之問在中路得之藏於篋間抵家為其妻所得因問之具以實告妻喜其語句清健遂出粧奩資夫取歸瓊至即棄冠櫛損其粧飾委曲以事主母終身和悅無少間隙焉

楚娘

楚娘名妓也以姿學自負作遊春桂花詩誇耀于人遊春詩曰破曉尋春緩轡行滿城桃李鬬芳英桃紅李白皆麄鄙爭似冰肌瑩眼明桂花詩曰丹桂迎風蓓蕾開攜來斜插竟相偎清香不與羣芳並仙種原從月裡來三山林茂叔與楚娘厚因官建昌攜楚田家其妻李氏稍不能容楚題詞於壁以寓意云去年梅雪天千里人歸遠今歲梅雪天千里人追念鐵石作心腸鐵石剛猶軟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猶淺李氏見詞乃曰人非木石胡不能容遂長衾大被三人共寢聞者以詩嘲之吟堂集有嘲詩甚俚不錄

閩府妓

有士人訪一妓女在閩府侍宴候稍久遂賦一詞寄之云春風捏就腰兒細繫滴粉裙兒不起從来只向掌中看怎忍在炬花影裡酒紅應是鉛華褪暗蹙損眉峰雙翠夜深沾緉綉鞋兒靠那箇屏風立地詞至為閩帥所見喜其詞語清麗明日呼士来竟以此妓與之 瑞桂堂暇録

獄官妻

一獄官冬夕苦寒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之何其夫感悟自此留心于獄訟此妻本倡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人以綠衣袍圭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樂善録

真氏 元

姚文公為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閒雅徽操閩音公使来前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償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為落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云 黄棣後顯官者 我以此女為汝妻女即以我為父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人相傳以為盛事云嘉興貝闕嘗有詩曰斷絲棄道邊何日緣長松隨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来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娉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贖白璧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為倡家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為三歎天道何懵懵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帚今夕

看乘龍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甕自汲水絺綌自御冬時多困轗軻事或忻邅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羣玉峯借問為者誰內相姚文公 南村輟耕錄

喜春景

喜春景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側室置之

王金帶

王金帶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譖之於伯顏太師欲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為地求間於太師之夫人乃免

連枝秀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點化之遂為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江引一髽髻曰閨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之為造疏語多寓譏讉其中有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大鉗鎚百煉不回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欲下舊好遂從俗嫁之後不知所終 並青樓集

〇南村輟耕錄云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裒以空湛靜慧散人之號挾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為樓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當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為譔之疏曰京師弟一部數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囑采道德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高風指雲開問前緣福地一蹤身纔離了百戲棚中圈子雙擺手便作簡三清門下開人赤緊的熱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闕老病死生關交構功成陰陽炭崎空欲海脩詩行滿雖雄紛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叙合歡帶生紐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裂華袖生綃怕猛可里草猥麻衣隔皂條綃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銷磨火性半世連枝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簡烟霞外消遥作伊抵多少塵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禁慶風流債一筆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談話迷魔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禪玄關窮合日點開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烏飛兔走急田頭怕鶴怨緣帶五陵人賈笑追歡掉頭不顏三島容談女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簡知青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香歌向學過行雲紙帳梅邀十灶香從乩誦黃庭消永日桃花翁深藏明月影掃子緜長醉白雲鄉暗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服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踝備撩牙長存遣眠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芽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書戶

迫尋蕭史歌館化為仙館静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臙脂見全真本来面目輕獻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大鉗撻百煉不回萬夫難敵疇昔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經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檯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物是必火塊子捨来福祿壽利錢撒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變揮愛人者必親伏玉磬金鐘晨昏報德號文一出遠適傳誦以資笑談秀不可留遂宵遁

劉婆惜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贑州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贑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敭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即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贑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閽者曰妾欲

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尚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歛衽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為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為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青樓集

趙倡

印習隱字應雷知永嘉日開宴一伎頗有姿色而常不樂其內人呼而詰之對曰妾趙清獻公之後失身倡門有辱先祖言訖淚下內人以告守憫之於席上擇一士嫁之房奩畢給有監郡高道彭齡亦助之行人以兩賢稱之倪遠卿史

林奴兒號秋香成化間南京舊院妓○本朝

從良有舊欲相見以扇畫柳題拒之

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如今寫入

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此謝天香聯句載前國雅誤收）

張二

李太常開先罷少卿歸章丘有園林聲妓之勝積書甲天下博學喜塡詞侍姬張二者本倡也年十八死殯于近遊園之北太常爲之誄曰貌美言溫性堅情真身雖墮落烟花心則迴出風塵賛理內政蔚有令聞年青而折莫究厥因豈爾家之薄福抑蒼蒼之不仁求之於古蓋張真奴其人惜乎不逢呂祖云又有憶張二詩曰花開正值東風惡嫩蘂紅英逐水漂異症國醫難料理相思岐路轉迢遙嬌容不照青銅鏡逸韻無聞碧玉簫觸物傷情雙落淚餘香猶染舊鮫綃又過張二墓詩曰枕邊遺囑言猶在隴上經春雪未消幾欲臨風歌楚些遊魂杳杳不堪招

李中麓閒居集

女史氏曰凡倡其初不必淫佚焉或托根非所習貫自然或失足不倫淪胥及溺人之無良一至此爾間有臨中流而海岸遂登薄虞淵而日車始稅即頓漸不同要其從道固一也視彼伏櫪尚翦鬣以充駒柳宜焚巢復將雛而稱鵠不大有徑庭乎至若憐才士則適願佳偶篤交誼則贖嫁文姬既表風流之標致且殖陰騭之善祥矣余因憶華朝之遺忠其後隸教坊者霍宗伯雖一嘗除籍未盡廓清唯當事者念之哉

青泥蓮花記卷九　外編一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藻一

蘇小小 南齊

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妾乗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樂府廣題〇小小墓一云江干一云湖曲李賀蘇小小墓詩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珮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張祐題云漠漠窮塵地蕭蕭古樹林臉濃花自發眉根

柳長深夜月人何待春風鳥自吟不知誰共穴徒願結同心然並不言何地也元張光弼詩香骨沉埋縣治前西陵寃夢隔風煙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更可憐注云墳在嘉興縣前

宋司馬才仲在洛陽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蘇子瞻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塘幕官為秦少章道其事少章為續其後詞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望斷行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頃之復夢美姝迎笑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贈以詩曰長天空闊鴈來盡深院落花鶯更多發策決科君自爾求田問舍我如何才仲曰少年登第何勸吾退曰如命何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為同寀談之咸曰公廨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喏聲斷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家則才仲死矣春渚紀聞

弘治初于京兆景瞻自南都歸杭邀馬浩瀾游西湖泊舟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十年矣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之浩瀾詩云畫舫秋風湖上來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鸂鶒忽飛下千朶芙蓉相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瑶臺風光堪賞還堪賦其柰江南庾信哀翌日浩瀾復與王天壁游湖天壁善箕仙術浩瀾請名之箕動問仙何名書云有事即問問畢告名浩瀾曰捧瑶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此句久未有對即書云趺寶座西方大士丈六金身

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囬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為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閶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可哀錢唐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二公相顧莫測所以容塘詩話

劉國容 唐一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騎齎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誦焉開元天寶遺事

吳二娘

吳二娘杭州名妓也有長相思一詞云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間時花枝難似伊○巫山高巫山低莫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時楊太史升菴云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自注吳二娘歌詞有暮雨蕭蕭郎不歸之句絕妙詞選以為樂天誤矣○按詞選前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歸深

華州王氏 唐一○李景亮撰李章武傳

李章武字飛缺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好學雖弘道自高惡為潔飾而容貌閑美即之溫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辨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七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街北見一婦人甚美因紿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僦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稅而私焉居月餘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慇懃敘別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荅白玉指環一雙贈詩曰捻指環相思重相憶須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果子婦賚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游宦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友人張元宗令下邽縣章武又自京師

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闃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韋武以為下里之民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適他舍見東隣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游其子婦殁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某姓楊第六為東鄰妻復訪郎何姓韋武具語之又曾有僕姓楊名杲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為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

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説復被彼天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記祗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杲即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

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睽離之歎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髣髴之中韋武乃求鄰婦為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具裀席忽有一婦人持箒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韋武因訪所從来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即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韋武許諾云韋武所由来者實為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即不

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韋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墻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容色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韋武下床迎擁携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録中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韋武倍與狎昵間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講歡

之暇即懇託謝隣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子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為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贈常

頷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吟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復為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重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迴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

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自下邽歸長安復歸安定後復之下邽與張元宗及羣官携酒宴飲酒酣章武懷感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惆悵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羣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聞郎高詠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珍章武愈感之

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助話助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刻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獨見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懷示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

絶（太平廣記古今說海字有互異○兆央綺一作贈子兆央綺捻指環一作念子還相思）

薛濤

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子父鄖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及長有姿色尤工詩翰父卒母孀居韋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武元衡辟為校書郎或疑營妓無校書之號乃韋欲奏之而罷故胡曾贈之

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元稹聞濤有辭辯及為監察使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濤往侍微之矜持筆硯薛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捫虱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黙黙入文畝以休休微之驚服洎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皇毛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葉五雲高因寄舊詩與之云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夜詠花憐暗淡雨朝題柳為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教男兒高千里駢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千里曰柰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沒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有黎州刺史作千字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

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曰衡字尚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其巧于調笑類如此晚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年近八十卒有詩五百餘首名洪度集李肇國史補云濤文妖也人以為名言（唐語林元氏長慶集清異録鑑戒録紀異録芝田録唐詩紀事○陳晦伯天中記云駢乾符初始節度西川去太和中已四十餘年矣疑紀異記述之誤其為校書或以為嚴司空十離詩摭言以為薛書記獻元稹鼎按摭言載元公詩乃白樂天與諸客携酒尋去年梅花有感詩也自注云去年與薛景文同賞今年長逝摭言恐誤）

婦人薛濤成都倡婦也以詩名當時雖失身卑

下而有林下風致故詞翰一出則人爭傳以為玩作字無女子氣筆力峻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學亦衛夫人之流也每喜寫已所作詩語亦工思致俊逸法書警句因而得名非若公孫大娘舞劒器黄四娘家花託於杜甫而後有傳也宣和書譜

罰赴邊上武相公

螢在荒蕪月在天螢飛豈到月輪邊重光萬里應相照目斷雲霄信不傳

又

按轡嶺頭寒復寒微風細雨徹心肝但得放兒歸舍去山水屏風永不看吟窓雜錄

高駢席聞邊報萬首唐人絶句作陳情上韋令公唐詩紀事作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一作上元相公

聞道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箎上曲唱與隴頭兒升菴詩話云此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〇如今到始知一作今來到始知一作如今到妾知好將箎上曲一作羞將門下唱如作而好又作却

春望詩四首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攬草結同心將以遺知音春愁正斷絶春鳥復哀吟

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箸垂朝鏡春風知不知

池上雙鳧

雙棲綠池上朝去暮飛還更憶將雛日同心蓮葉間

蟬

露滌音清遠風吹故葉齊聲聲似相接各在一枝棲

月

魄依鉤樣小扇逐漢機團細影將圓質人間幾處看

風

獵蕙微風遠飄絃唳一聲林梢鳴淅瀝松徑夜淒清

宣上見示與諸公唱和

許厠高齋唱涓泉定不如可憐譙記室流水滿禪居

詠八十一顆

色比丹霞朝日形如合浦圓璫開時九九知數見處雙雙頡頏

送盧員外

玉壘山前風雪夜錦官城外别離魂信陵公子如相問長向夷門感舊恩外一作北

聽僧吹蘆管

曉蟬嗚咽暮鶯愁言語殷勤十指頭羅閱梵書勞一弄散隨金磬泥清秋

酬郭簡州寄柑子

霜規不讓黃金色圓質仍含御史香何處同聲情最異臨川太守謝家郎

上州主武相國二首

落日重城夕霧收玳筵雕俎薦諸侯因令朗月當庭燎不使珠簾上玉鈎

東閣移尊綺席陳貂簪龍節更宜春軍城画角三聲歇雲幕初垂紅燭新

憶荔枝

傳聞象郡隔南荒絳實豐肌不可忘近有青衣連楚水素漿還得類瓊漿

石斛山曉望寄呂侍御

曦輪初轉照仙扃旋擘烟嵐上窅冥不得玄暉同指點天涯蒼翠漫青青

石斛山書事

王家山水畫圖中意思都盧粉墨容今日忽登虛境望步搖冠翠一千峰

寄辭

菌閣芝樓杳靄中霞開深見玉皇宮紫陽天上神仙客稱在人間立世功

送姚員外

萬條江柳早秋枝裊地翻風色未衰欲折爾来
將贈别莫教烟月兩鄉悲

酬祝十三秀才

浩思藍山玉彩寒氷囊獻碎楚金盤詩家利器
馳聲久何用春闈牓上看

别李中郎

花落梧桐鳳别凰想登秦嶺更凄凉安仁縱有
詩將賦一半音詞雜悼亡

送扶錬師

錦浦歸舟巫峽雲綠波迢遞雨紛紛山陰妙術
人傳久也說將鵝與右軍

摩訶池贈蕭中丞

昔以多能佐碧油今朝同泛舊仙舟凄涼逝水
頹波遠唯有碑泉咽不流

和李書記席上見贈

翩翩射策東堂秀豈復相逢豁寸心惜此風光
為誰麗萬條絲柳翠烟深

棠梨花和李太尉

吴均蕙圃移嘉木正及東谿春雨時日晚鶯啼
何所為淺深紅膩壓繁枝

酬文使君（文一作支）

延英曉拜漢恩新五馬騰驤九陌塵今日謝庭
飛白雪巴歌不復舊陽春

酬吴使君

支公别墅接花局買得前山總未經入户剡溪
雲水滿高齋只尺躡青冥

酬李校書

才遊愛外身雖遠學茂區中事易聞自顧漳濱
多病後空瞻遺翩舞青雲

賦凌雲寺二首

聞說凌雲寺裏苔風高日近絶纖埃横雲照染
芙蓉壁是待詩人寶月来

聞說凌雲寺裏花飛空遶磴逐江斜有時鎖得
嫦娥鏡縷出瑶臺五色霞

九日遇雨二首

萬里驚飈朔氣深江城蕭索晝陰陰誰憐不得

登山去可惜寒芳色似金
茱萸秋節佳期阻金菊寒花滿院香神女欲來
知有意先令雲雨晴池塘
酬雍秀才貽巴峽圖
千疊雲峰萬頃湖白波分去繞荊吳感君識我
枕流意重示瞿塘峽口圖 頃一作丈
酬章校書
芸香誤比荊山玉那似登科甲乙年澹拖鮮風
將綺思飄花散蕊媚青天
上王尚書
碧玉雙幢白玉郎初辭天帝下扶桑手持雲篆
題新牓十萬人家春日長
和劉賓客玉蕣
瓊枝的皪露珊珊欲折如披霞彩寒閑拂朱房
何所似緣山偏映日輪殘
江邊
西風忽報燕雙雙人世心形兩自降不為魚腸
有真訣誰能夜夜立清江

原缺第十八葉

菱荇沼
水荇斜牽綠藻浮柳絲和葉臥清流何時得向
溪頭賞旋摘菱花旋泛舟
金燈花
欄邊不見蘘蘘葉砌下唯翻豔豔叢細視欲將
何物比曉霞初疊赤城宮
春郊游眺寄孫處士二首
低頭久立向薔薇愛似零陵香惹衣何事碧雞
孫處士百勞東去燕西飛
今朝縱目說芳菲夾纈籠裙繡地衣滿袖滿頭
兼手把教人識是看花歸
酬楊供奉法師見招
遠水長流潔復清雪窗高臥與雲平不嫌袁室
無煙火惟笑商山有姓名
試新服裁製初成三首
紫陽宮裏賜光綃仙霧朦朧隔海遙霜兔毳寒
冰繭淨嫦娥笑指織星橋
九氣分為九色霞五靈仙馭五雲車春風因過

東君舍偷樣人間染百花
長裾本是上清儀曾逐群花把玉芝每到宮中
歌舞會折腰齊唱步虛詞

寄張元夫

前溪獨立後溪行鷺識朱窓自不驚借問人間
愁寂意伯牙絃絕已無聲

酬辛員外折花見遺

青鳥東飛正落梅銜花滿口下瑤臺一枝為棲
殷勤意把向風前旋旋開

贈遠二首

芙蓉新落蜀山秋錦字開緘到是愁閨閣不知
戎馬事月高還上望夫樓(新一作初)
擾弱青蒲綠又齊春深花落塞前溪知君未轉
秦關騎日照千門掩袖啼

送友人

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言千里
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塞一作路)

秋泉

冷色初澄一帶烟幽聲遙寫十絲絃長來枕上
牽情思不使愁人半夜眠

題竹郎廟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沉沉山更綠何處江村
有笛聲聲聲盡是迎郎曲

柳絮

二月楊花輕復微春風搖蕩惹人衣他家本是
無情物一餉南飛又北飛(萬首唐人絕句楊花作柳花)

獻連帥五離詩

蜀人皆呼營妓為校書韋南康鎮成都罷之濤
再為連帥所喜因事獲怒而遠之作五離詩以
獻遂復喜焉(唐詩紀事營妓無校書之號韋南康欲奏之而罷後遂呼之)

犬離家

出入朱門四五年為知人性足人憐只因咬着
情親脚不得紅絲毯上眠

魚離池

一入池中四五秋常將朱尾玩銀鈎近緣戲觸
紅蓮折不得隨波自在遊

鸚鵡離籠

慣向侯門養此身飛來飛去羽毛新近緣言語無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

竹離叢

蓊鬱茂成四五行常持堅節待秋霜近來春筍鑽堦破不得垂枝對畫堂

珠離掌

一顆明珠內外通分明皎潔水晶宮近緣一點瑕相累不得朝朝在掌中 鑒戒錄○摭言詞頗異載後

薛書記十離詩上浙東元相公 摭言

元微之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去幕乃作十離詩為獻元公詩曰馬上同携今日盃湖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樽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

犬離主

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 主一作有 客一作脚

筆離手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 裏一作內

馬離廐

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

鸚鵡離籠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裀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 再一作更

燕離巢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交交銜泥穢汚珊瑚簟不得梁間更壘巢

珠離掌

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 穢一作汚

魚離池

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綸鉤無端擺斷

芙蓉朶不湂清波更一遊

鷹離鞲（萬首唐人絶句作主）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兎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手裏擎（一作不得而今手上擎）

竹離亭

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將勁節負秋霜為緣春笋鑚墻破不得垂陰覆玉堂（勁一作貞 破一作出）

鏡離臺

鑄寫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遣無限塵蒙蔽不湂華堂上玉臺（鏡一作鑑 蔽一作汚 ○洪度詩可見者止此為鬼詩者附）

薛濤鬼詩

進士楊蘊中得罪下成都府獄夜夢一婦人雖形不揚而言詞甚秀曰吾卽薛濤也頃幽死此室乃贈蘊中詩曰玉漏聲長燈耿耿東墻西墻時見影月明窓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唐詩紀事）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年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禄赴蜀成都教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棊靡所不曉諸生日與嬉遊愛之過於同氣凡遠近名山勝境吟賞殆遍常曰吾平生懶事聲利但常得好處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禄將遣洙毋不忍舍乃曰兒來未久柰何使去且官清氊冷路費艱難公宜三思百禄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使開館於人家一則自可讀書進學一則藉俸金為歸計諸生深幸洙留遂薦於負郭大姓張氏次歲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庠序朋好舉送以往張大喜開宴待為上賓且謂百禄曰令嗣晩間免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禄許之至二月花晨洙解齋歸省偶經一所境甚幽僻山下皆桃樹花方盛開洙愛之少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竚花下洙不敢顧而去後復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洙過偶遺所湂俸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洙感激明日詣謝至門丫鬟入報曰前遺金郎來矣請入内廳美人出相見笑

問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洙曰然且謝還金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我西賓奚謝爲洙起揖曰敢問夫人名閥爲誰與弊東何親美人曰此爲平姓成都故族也妾文孝坊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坐久茶至再洙辭出美人留之曰今夕且宿寒舍若盛東知君至此而妾不能爲一欵曲惶愧殊甚即陳酒饌設二席與洙耦坐坐中勸酬極至語雜諧謔洙以其張氏姻婭不敢少縱美人曰聞君

倜儻俊才雅能賦詠何至作儒生酸乎妾雖不敏亦頗解吟事今既遇賞音而高山流水何惜一奏因盡出其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洙其中元稹杜牧高駢詩詞手翰尤多皆真跡炳然如新洙玩之不忍釋手美人麾婢撤去舊俎再出佳殽中多異味不能識取玻瓈杯酌洙洙口占一詩曰路入桃源小洞天亂紅飛處遇嬋娟襄王誤作高唐夢不是陽臺雲雨仙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寂寥不足以盡興用落花爲題共聯

一首如何洙曰謹如教美人唱曰

韶豔應難挽　芳華信易凋薛　綴堦紅尚媚洙
委地白仍嬌薛　墜速如辭樹洙　飛遲似戀條薛
薛鋪新蹙繡洙　草疊巧裁綃薛　麗質愁先隕洙
香魂痛莫招薛　燕銜歸故壘洙　蝶逐過危橋薛
粘帙將晞露洙　銜簾乍起飈薛　遇晴猶有態洙
經雨倍無聊薛　蜂趁低兼絮洙　魚吞細雜藻薛
輕盈珠履踐洙　零亂翠鈿飄薛　鳥過生愁觸洙
兒嬉最怕搖薛　褪英浮雨潤洙　殘蘂漾風潮薛

積逕敎童掃洙　沿流倩水漂薛　媚人沾錦瑟洙
淪茗入詩瓢薛　玉貌樓前墜洙　冰容夢裏消薛
芳園曾籍坐洙　長路或追鑣薛　羅扇姬盛瓣洙
鈎蘺僕護苗薛　折來隨手盡洙　帶處近鬟焦薛
泥涴猶悽慘洙　瓶空更寂寥薛　葉濃陰自厚洙
帶密子偏饒薛　豈必分菌溷洙　寧思上研硝薛
香餘何杏竊洙　珮解不須邀薛　冶態宜宮額洙
凝情妬舞腰薛　粧臺休浪拂洙　留伴可憐宵薛

聯成美人出小牋寫之寫訖夜已二鼓延入寢

室自薦枕席魚水歡諧極其繾綣枕邊切切叮嚀洙曰愼勿輕言若賢東知之彼此名節喪盡矣次日以卧獅玉鎮紙一枚贈洙送至門外曰無事再來勿効薄倖也洙遂紿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歸家宿歇不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年年人無知者惟賞花歌月舉白弄琴曲盡人間之樂一夕與洙論詩曰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洙曰惟夫人柔情幽思談笑為之若予荒鈍無復措辭美人咲曰請

試命題以求教益洙遂曰四時詞也美人即賦詩曰花朶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霞明半嶺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右一涼田翠蕈氷人冷齒沁清泉夏井寒香篆裊風青縷縷紙窓明月白團團右二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孤燈客夢驚空館獨雁征書寄遠鄉右三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鮮紅炭火爐圍煖淺碧茶甌注茗清右四洙聽罷嘆其妙敏將濡毫屬和美人曰正所謂木桃瓊玖敢望報乎

洙荅曰眞乃是白雪陽春難為和耳亦賡四韻曰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驚風黄添晚色青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右一瓜浮甕水涼消暑藕浸盤氷翠嚼寒斜石近堦穿筍密小池舒葉出荷團右二殘日絢紅霜葉赤薄烟籠樹晚林蒼鸞書寄恨羞封淚蝶夢驚愁怕念鄉右三風捲雪篷寒罷釣月輝霜柝冷獻城濃香酒汎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右四美人且讚且咲曰絶妙好詞但兩韻俱和則善矣洙曰君子不欲多上

人且輸一籌耳洙因曰蜀中山水奇勝自昔以來多產佳麗若昭君文君薛濤輩以夫人方之迨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君遠嫁胡沙卓氏當壚可恥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亦不啻如今日也由是言之固為優矣洙曰濤妓女何敢上擬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再思紀異録云高千里鎮蜀嘗開宴臥一字令曰口有似没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高曰祟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沒量斗窮酒佐

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敏捷固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特戲笑之語爾若其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云萬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之作可以伯仲杜牧而尤善製小牋至今蜀人號薛濤箋而子以妓女薄之非知濤者也後洙餽以比珠耳璫一副美人謝曰謹當珮服永以為好久之洙以母病遂輟講歸侍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訝其久不来恐有他遇乃作折齒曲

怨之會洙母疾愈復入齋是夕即造美人所美人迎謂曰何別久也洙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違仁今違人三月矣洙戲之曰三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談讌間出前曲示洙曲曰黒鉛鑄劒難為鋒碧芰製衣寧禦風欲漆阿膠忽絲解清塵濁水何由逢請看綠草南園蝶並宿花房花亦悅鴛鴦頭白不相離那學秋胡便長別東鄰美女紅玉梭雪縷鳳機成素羅而意雲情肯輕許縱然折齒將如何深深永巷閑風月

錦帳蘭釭淚如血血點年深色尚紅至今洒在同心結洙愛其才色眷戀逾深美人亦重洙文采傾竭不吝謂洙曰向時聯句未盡髙情今夕當輕彈慢舞淺酌微吟再成一首庶見吾二人勍敵也乃以睡鶚爐焚香紅虬脯薦酒鈎簾望月並坐前楹洙曰昔韓昌黎與孟郊有城南聯句鬬鷄石鼎秋雨等作窮詞險韻膾炙人口今茲之賦宜命作月夜聯句以五十韻為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洙乃請美人先賦曰

庭月如鋪練薛池星似撒棊洙天空河影澹薛時換斗杓移洙棃棗低垂樹薛藤蘿密護籬洙草絲螢火亂薛幹偃鳥巢欹洙怪石形疑魅薛芳花色勝姬洙鬆盆涼沁水薛紈扇淨搖颸洙雙陸收骰局薛琵琶上練絲洙砌蛩聲遠近薛簷馬響參差洙銀作彈箏甲薛鼉為冒鼓皮洙秋筠斜織簟薛暑葛薄裁絺洙宿雁棲還起薛飛禽下復疑洙地幽塵閴靜薛城遠漏逶迤洙窈窕来紅拂薛雍容識紫芝洙緣深天作合薛

誓重鬼難欺 洙 幸矣逢良夕 薛 嬉哉遇少時 洙
殷勤酬契闊 薛 傾倒極淋漓 洙 蓮實瑤琴軫 薛
荷筒碧酒巵 洙 鱠呼能婢斫 薛 瓶喚小鬟持 洙
㲉破開螃蠏 薛 唇腥啖蛤蜊 洙 菱煩纖手剥 薛
肉拔利刀披 洙 令急䑣行速 薛 謳清曲度遲 洙
勸酬無爾汝 薛 講論雜乎而 洙 冷脆嘗瓜果 薛
鹹酸啜醢醯 洙 鹽杯浮琥珀 薛 異器捧玻璃 洙
熊掌停犀筯 薛 酥湯進蜜脾 洙 渴来思茗好 薛
酣後快氷宜 洙 妙句聯將就 薛 狂心坐已馳 洙

歌筵渾可羅 薛 臥具早交施 洙 不用尋桃葉 薛
那須聽竹枝 洙 媚人鶯語滑 薛 惱醉蝶情癡 洙
咳處珠旋唾 薛 顰時黛蹙眉 洙 釵横金溜鬢 薛
釧冷粟生肌 洙 小小真能謔 薛 盻盻最解詩 洙
風流雲雨夢 薛 宛轉豔陽詞 洙 步緩腰肢裊 薛
鬟低耳語私 洙 夜香防竊聽 薛 午浴避潛窺 洙
繡履含羞脫 薛 銀燈帶笑吹 洙 素羅牀畔解 薛
粉汗枕前滋 洙 暖玉綃籠筍 薛 春葱指露錐 洙
雲偏鬆綠髮 薛 浪颭動青幃 洙 狎態堪歸畫 薛

嬌顔可療飢 洙 襪塵新舞浣 薛 髻膩宿油脂 洙
荀鶴高文譽 薛 崔鶯絶世姿 洙 未誇連蔕好 薛
只羡並頭奇 洙 何處空題葉 薛 誰家謾結縭 洙
漆膠當自固 薛 衽席只余知 洙 慎勿萌嫌隙 薛
毋令惜別離 洙 芝蘭同臭味 薛 松栢共襟期 洙
永奉閨房樂 薛 長陪楮墨嬉 洙 泰山如作礪 薛
此志莫教虧 洙

他日洙館東偶過泮宫因勸百禄曰令嗣每日一歸不勝匍匐俾之仍宿寒舍豈不便益百禄

曰從開館之後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暫輟一季耳後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不敢盡其辭而出是晚洙亦告歸張潛使人視其所往及途半不復見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百禄無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栁然思此處又無妓館大以為怪明旦洙来張問曰昨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蹤跡先生莫測所詣學中亦不見洙誑曰因過一朋友處談話良久抵家暮矣張知其詐呼追洙

僕使面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隨即出城比吾歸汝已去矣何淂妄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羅方回老廣文亦甚驚訝要自來相尋洙窘甚顏色陡變張曰先生如有私眷當以實告勿隱也洙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愧謝曰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輙敢無禮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况諸房姊妹亦無平姓者必祟也今當自愛不宜復往洙唯唯而已抵暮私詣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郎勿怨蓋冥數盡

八　卷九　三十四

於此也與洙宿且敘歡情戒曉美人謂洙曰從此一別後會難期無以將意乃出墨玉筆管一枝為貺云此舊物也郎愼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復去覘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為備告百祿百祿大怒呼歸杖之洙遂吐實且出所淂玉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既珍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作也呼洙同往窮之將

近遥指曰在此至則迥非前景屋宇俱無但水碧山青桃株依舊張謂百祿曰是矣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葬後人因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遂樹桃百株為春時遊賞之所賢郎佳遇必濤也且所謂平幼子康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者城中亦無此額而文與孝合為教字謂教坊唐妓女所居濤為蜀樂妓故居教坊也非濤而誰哉况管上字刻高氏清玩則唐西川節度使高駢千里所贈當駢鎮蜀濤於諸

六　卷九　三十五

妓中最蒙寵待筆與鎮紙皆駢所賜兼所藏諸帖又駢與元丞相杜紫微最多蓋元與杜嘗有詩贈之即錦江膩滑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是也其為濤之靈無疑而物出於駢者審矣無必深究百祿甚以為然然恐其終為所惑急遣還廣中寶藏數物常以示人後二年洙亦入學為生員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知縣竟亦無他焉　剪燈餘話

薛濤牋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狭小之蜀才子後減諸牋如是號薛濤牋南部新書

牋紙譜 元費著撰

易以西南為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為重厚凡紙亦然此地之宜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為二皆有橋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為業者家其傍錦江水濯錦益鮮明故謂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鑿臼為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涤之使潔然後隨其廣狭長短之制以造砑則為布紋為綾綺為人物花木為蟲鳥為鼎彝雖多變亦因時之宜

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為名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有竊與之宴語時韋中令臯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為之改觀朞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臯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剏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文昌為撰墓誌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杏紅明黄深青淺青深緑淺緑銅緑淺雲即十色也楊文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牋出於此乎濤所製牋特深紅一色爾僞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蠙霞光牋五百幅霞光牋疑即今之形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為靡麗范公成大亦愛之然更梅溽則色敗萎黄尤難致遠公以為恨

一時把玩固不為父計也濤以牋名可矣雖良
家女乃失身為妓韋尹欲官之段尹志其墓焉
何哉時幕府賓客多天下選一時縱適不少歛
大抵唐藩鎮不度皆習然也濤固得之而諸公
似以濤失云資暇錄云松花箋代以為薛濤牋誤也元和之初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命匠人狹小為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牧豎閑談云成都薛濤元微之使蜀嚴陪燕笑元相後於松花紙上寄詩云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於浣溪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沙紙流沙紙彩霞紙金粉紙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牋綾紋紙尚在

○李義山送崔珏詩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青泥蓮花記卷九

青泥蓮花記卷十　外編二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

記藻二

楚兒 唐二

楚兒字潤娘素為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
句可稱近以退暮為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
於他所潤娘在倡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
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
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窗牖間相呼或使人

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為人
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
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
去十數步同版使鄭光業昌國時為補袞道與
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
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楚觀者如
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
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窗下
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

曰應是前生有宿寃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秪擬嚇人傳鐵券汾陽王有鐵券免死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寃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疎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皆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為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秪奉多乞歌詩以為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謝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為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即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製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嗤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隣有喜羌竹劉駞駞聰爽能為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駞駞使唱駞駞尚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仙子輀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為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麏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

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棒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為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隣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馳馳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馳馳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為恥遞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令相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萊兒

楊萊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為名輩後老退為假母居第最寛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僊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為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聲嘲荅曰黃口小兒口莫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椗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雞雞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雞雞）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春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鈿沾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為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闤闠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榷利甚

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訴泣於他賓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朝官多居此）已為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藉藉者小天崔垂休（名徹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髀上為為山所見（名就今字袞求小宰臨晉）題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為四十一即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澹贈詩時方在內庭）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仙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為漢侍郎（時為內庭戶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丰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仁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仙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

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謾圖西子晨妝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為稱愜持詩於窗左紅牆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豔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窗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掛無端鬭草輸隣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隣起樣裙腰闊剩蹙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麤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柰金如意白獺為膏郎有無尚校數行未滿翌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為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迹安可迷而不返邪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仙郎有意無

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泣曰其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為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濟或醵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為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為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祇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緑麻北座者徧通麻衣對米盂為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鋪張言為街使郎官置宴張即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為敬瑄二緑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来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托身已將心事再三

陳泥蓮既没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嘗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為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紿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厚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為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其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柰何謂之曰其亦失身矣必恐徒為因索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寛博巵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窓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偎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

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劉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並孫內翰北里志○北里志狎遊五事其一云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詰旦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按此詩乃思謙自賦也田子藝詩女史從深雪偶談竟作平康妓詩遺編不足論子藝余友頗辯博亦有此誤耶併載鄭合敬一詩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即前詩意耳更自明証○注楚娘字潤卿妓之尤者或即前所為楚兒者也

襄陽妓 吟窗雜錄

賈中郎與武補闕至峴山遇一妓同飲妓自稱襄陽人席中贈補闕詩以敘別意云弄珠灘上欲銷魂獨把離懷寄酒尊無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賈中郎武補闕者二氏各有數人未知孰是此與常浩恐當在北里志前孫內翰棨僖宗中和間人

常浩

贈盧夫人

佳人惜顏色恐逐芳菲歇日暮出畫堂下堦拜新月拜月仍有詞傷人那得知歸來玉臺下始覺淚痕垂

贈友人

聞道東山逸興多為憐明月映滄波不辭紅粉隨君去其柰蒼生有望何

閨情

門前昨夜信初來見說行人卒未迴誰家樓上吹橫笛偏送愁聲向妾哀唐詩紀事

徐月英

月英江淮間娼也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堦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詩多佳句每如此有集行于世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死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子曰此孃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譚也北夢瑣言

敘懷

為失三從泣淚頻此生何用處人倫雖然日逐笙歌樂常羨荊釵與布裙 萬首唐人絕句

蓮花

蓮花豫章妓也劒浦人陳陶居南昌西山嚴尚書守鎮豫章遣蓮花往侍陶陶殊不顧蓮花為詩曰蓮花為面玉為肥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答之曰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心情薄似雲已向羅天淂門戸錦衾深愧卓文君 唐詩紀事○萬首唐人絕句水作月去作大羅作升

○按龐覺希夷先生陳摶傳先生初棄家隱泰山唐末多遊京索間僖宗待之甚謹封為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為書謝及有詩云雪為肌體玉為肥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以付宮使即時遯去一作後唐明宗時與陶詩同

楊苧羅

洛陽有歌婦楊苧羅聰慧有才思解嘲辨楊凝式甚憐之時有僧雲辨者善講經有口才楊尤重之長壽年五月雲辨對講歌者忽有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楊與雲辨前楊笑謂歌者曰試嘲淂着奉絹五匹歌者不思應聲嘲之曰吃淂肚嬰撑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意不離雲辨辨體充肚大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来辨慙且笑與絹五匹 洛陽舊聞記

故臺城妓

金陵詞

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窓泣唯有虹梁春燕雛猶傍珠簾玉鉤立 萬首唐人絕句

金陵黃進士夢遇臺城故妓自云今為吳神樂部其詩云歌罷玉樓月舞殘金縷衣勻鈿收迸節歛黛別重闈綳斷蛛猶織梁春燕不歸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 續樹萱錄

成都妓

成都妓單氏贈陳希夷詩云帝王師不淂日月老應難名士多稱之 唐宋遺史

青泥蓮花記卷十

青泥蓮花記卷十一　外編三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藻三

温琬 宋 一〇甘棠遺事 陳留清虚子撰

都下名娼以色稱者多矣以德稱者甚尠焉余聞琬為士君子共稱道久矣余思識其面甚切及一見之其舉動則有禮度其語言則合詩書余頗嘆息之會有人持數君子之文託余傳于世其請甚堅余嘉其文意深密士君子固能通

曉第恐不快世俗之耳目焉予實京師人少跌宕不檢不治生事落魄寄傲於酒色間未始有分毫心事於功名事業也故天下不聞余名而予亦忌名之聞於人丁巳冬友人河内休父惠然見訪屬予為温傳温生予亦嘗識其面目接其談論久矣義不可辭然予嘗以為大凡為傳記稱道人之善者苟文勝於事實則不惟近鄉愿後之讀者亦不足信反所以為其人累也乃直取温生數事次第列之非敢加焉且以予之性荒唐幻泛如此是傳也亦喜作非勉強也因目之曰甘棠遺事熙寧乙巳仲冬澣日序

甘棠娼姓温者名琬字仲圭初姓郝氏小名室奴本良家子父逵遊商致和中得風痺疾朞年破損無子嗣亦甚貧家徒四壁母氏才舉琬輒委琬養於鳳翔其妹之夫郭祥家而隻身也寓邸中流為娼婦琬情柔意閑雅少不好嬉戲六歲質明敏訓以詩書則達旦不寐從母授以絲枲訓督甚嚴琬欣然承之暇日誦千言又能約

通其大義其喜字學落筆無婦人體適韵且有格嘗衣以男袍同學與之居積年不知其女子也鄰里或謂之曰郝氏有子矣久之郭祥因與從母議曰此女識量聰明苟教不輟數年閒過逞能通曉時事第恐有異志累吾教矣遂取所讀書文止使專於女事琬既心醉詩書深知其趣至於日夜默誦未嘗已和睦敦重九族悦之從母尤鍾愛不異已之子十四歲乃與議婚媒妁來求足迹相躡遂擇張氏之子其問名納采

者即在朝夕而母氏来召初不歸之復訟于官
乃寢其婚琬是時陰識母氏之謀因默自言曰
琬少學讀書今日粗識道理盡姨夫之賜也將
謂得託身於良家以終此生也薄命不偶一至
於此因泣下悲不自勝遂東還陝侍母遂寓府
中琬見羣妓麗服靚粧以市廛内為荒穢之態
旦暮出則倚門皆有所待邂逅而入則交臂促
膝淫言謔語以相夸尚竊自為計曰吁吾苟不
能自持入此流不頃刻耳嗟念恨不能自翼以

避之又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識禮
義知其所自先也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則恩之重無過父母章章明矣琬之生凡十有
二月而誕既誕逾年不幸父母天年終而琬無
長兄致母氏失所依倚食且不足飽腹之飢衣
且不足暖體之寒又所逋於人者幾三十萬尚
不圖以養轉死溝壑有日矣琬若婦人直自謀
之善耳親將誰托哉豈獨悖逆於人情天地鬼

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琬又安自存乎此圖以
償之則又曰琬一女子也上既不能成功業下
又不能奉箕帚於良家以活其親而復矙顏名
之榮辱為念使老母竟至於饑餓無死所則琬
雖感慨自殺亦非能勇者也復何面目見先祖
於地下邪屢至洒涕猶豫終不能决未幾會有
賄賂母氏求與琬合者知情必不可免也姑以
前日之念自是流為娼性不樂笙竽終日沈坐
惟喜讀書楊孟文選諸史典名賢文章率能誦

之尤長于孟軻書嘗自言琬少時最忌蚊蚋每
讀書輒俱忘暑之酷汗交流至踵亦弗之他顧
也夜則單衣諷誦必過更家人固謂乃略就寢
及旦復然有来解之者琬則對以琬之性愚素
不喜他技厚謝之揖使退又嘗學寫字寫書每
日有求寫蠟箋者琬熟視一揮而成若有神助
於是染指間郡將知之欲呼琬官籍而辭以不
笙歌不足以備尊俎歡太守亦以其女弟占籍
乃輟累次如此然郡邑關蜀秦晉之地舟車商

賈之輳聚金玉錦繡之所積肩摩車擊人物最盛他州而督司官屬往来過客不斷如市府中無事遊宴之樂日多繼太守熟琬名會有名公賢士則召之琬凡侍宴從行止一僕携書篋筆硯以隨遇士夫縉紳則書孟子以寄其志人人愛之始琬不學吟詩太守張公靖嘗謂之曰歌詩人之所難故君子莫不有作爾既讀書不學詩何以留名琬退而編詩獨喜李杜如學絶句已有文彩成倫理未嘗師人也他日見太守曰

琬已學詩矣太守命題執筆而成深慕其敏且贍由是間或席上有所贈答多警句關中以至淮甸人人爭傳誦於是又以詩名愈盛同列者疾之每太守與過客會出題賦詩或問以孟子則衆環指目伺隙非語毀之琬處之晏然曾不矚顧之琬於孟子不獨能造義理太守嘗背其書以舉則應聲曰是篇也在某板之某行上故太守張公贈之詩其尾有桂枝若許佳人折應作甘棠女狀元之句時宰相司馬光君實請告焚黄自外邑而来肅至府下郡將以宴命琬侍君實陝人也久知琬而未之識因顧問曰甘棠乃光之鄉里也聞娼籍有善談孟子者為誰主人指琬以對乃詢其義謙避不肯應固問則曰孟子幾聖者也琬何人詎敢談其書久促之復曰琬婦人也對大儒而言孟子挾泰山以超北海不量其力不知其分者也君實喜顧謂主人曰君子識之婦人甚謙能然太守尤悦待之益厚後竟使係官籍琬自流為娼所與合者盡當

世豪邁之士而厭母始為一商所據日夜沉寢三月一出醉未嘗醒致琬所接士惡之足跡踵門者琬已而自謀曰琬既沉為此輩苟不擇人而與之游徒喜輕財薄義才子富商巨賈之倫志乎利而已則與俗奴奚别雖殺身不足以滅恥况為娼而唯母氏之制則不得自由又所接者必利而後可也當自圖之居數日乃潛匿於郊外曾家為易衣服權使人為兄弟乘一蹇驢類流民西如鳳翔既而太守求之令下甚急行

次潼關守吏因止之曰郡失一妓太守傳檄捕方急耳爾非邪言守以許之遂浔脱去至鳳翔繞定居而遣僕於陝浅其事太守訪浔之掠訊諸苦晝夜備極不堪乃具言之遂移文鳳翔攝琬不免隨牒而至始至衆以為太守怒必被刑群妓往往私相賀及至庭下太守問曰何故而去琬對曰以非公私故而去言甚悽愴有頃太守顧左右審之左右有知其故者以實對太守愈喜然以妓之有故不得脱籍輙他去者例不

許乃出金贖之免琬既歸從容言母氏過荷太守愍歎今乃復来非欲還也今自後母氏格前日之非可矣不然琬五日内復去此去雖太守名不還也今雖加之刀鋸弗顧也有以亮之母氏泣且曰自今後果絶商者恩愛如往時琬居手不釋卷非太守召未嘗出門閾後既被籍其名府中自府主而下呼㕯頻數日不得在家頗廢書頷脱初未有路其家自是亦稍富足乃欲適人以遂初心屢白太守太守艱之坐間因命

賦香篆詩曰一縷祥烟綺席浮瑞香濃藹繞賢侯還同薄命增惆悵萬轉千回不自由太守識而喜之然終不聽其去後太守交代乗其時謁告挈母氏骨肉從京師既至為右軍訪浔之而係其名所居并鄰良家大門常關閑罕浔見之是以角勝圖無其名而聲不播皇都復欲見而不受者往往訪之益所棲者才一兩故人而已居數年後求去得遂所請始與太原王生有舊乙卯中生戰交趾没於兵間琬聞之至深慟哭

又召衆浮屠者誦經累日以薦生人欽其能全恩義其故人甘棠清虚子嘗赴調抵京師訪其友西河希言語及琬始末之操希言驚歎且喜翼日為長籍遺清虚子今姑録其畧曰其闗天下談說之士相聚而言曰從遊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温仲圭仲圭娼家女也處幽邃之地其言語動作不過閨門之内目顧手挽不出於裀席之上而已矣夫何以得此譽於天壤間哉其以色而後文邪抑復有異乎或謂其善翰墨頗

通孟軻書尤長於詩筆有節操廉恥而不以娼自待而交游宴會名碩多禮貌之然雖士君子不能遠過平居所為崇重經時足未嘗踐外庭鄰居亦不識其面又所與契者盡當世豪俊之士至於輕浮儇浪之狂子弟皆望風披靡而不敢側目以矚視其然邪其不然邪僕竊傾慕之家世居京師京師之倡最繁盛於天下僕無不登其門而觀之者又嘗侍親游四方四方之妓一一皆審較其優劣視其所得察其所操如仲

圭者實未之有焉是以日夜孜孜思慕一見而邈無夤緣可往不勝飲渴瞻向之至茲者竊聞足下與之游有日矣又且鄉里人也其於為人表裏必可以盡知之談說者果其虛言也其果如僕之所聞耶果如僕之所聞則足下為紹介僕將謁之僕嘗謂天賦陰陽之粹以流形於區域間喘而喙手而爪蹄而走翼而飛者皆不可謂之人人之生有性斯有情雖愚者與同焉誰家欲開口而咲以傲區區之名利潛心而靜心

靜而安以念夫死生哉若鄭子產知公孫丑為亂而不識其為真人禽滑釐閘端木賜狂而不知其為達士夫仲圭之賢世固知之矣不待僕言而後知也僕何人哉乃敢接近於真人達士耶雖然孟子之書取一賢之言可效可師又焉得自異而不法之哉且夫蓬島桃谿之路與俗世之事其不可相比侔不猶天地之懸絶哉今議者乃頷彼之樂而求一見仲圭之面一接仲圭之談則仲圭之所以負荷膺得是譽者宜如

何也僕固拳拳焉丁巳孟冬晦日與君實同造其館希言世居京師未能識人一見故如夢未曾見有而知前書所聞且非妄譽琬有詩僅五百篇自編為一集好事者竊去後繼竊吟百首乃不肖類成者孟子解義八卷辭理優當秘不示人非篤友不得聞其說有求觀其秩者則盡已見從而釋之於道固無謙讓云然名藩大府多士如林聞之曰是自眩其不知分也況琬婦人也而釋聖賢之義其固不足觀也予始止嘗

為一秩目其上曰南軒雜録其間九經十二史
諸子百家自兩漢以來文章議論天文兵法陰
陽釋道之要莫不畢備以至於往古當世成敗
皆編次第之常日披閱該博遠過博學之士其
字頗為人推許有得之者寶藏珍重不啻金玉
就染指書尤極其妙性雖不喜謳歌或自為辭
清雅有意到人所不及之地然或人求其所書
則拒應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琬於此不領得
名也其謙遜閑慧形而為言率皆類此云至於

微言片善著在人耳目銘在人心腹者固非筆
舌能盡述知者其默而識之琬今日尚寓京師
清虚子曰韓退之嘗有言曰欲觀聖人之道自
孟子始温琬區區一娼婦人耳少嗜讀書長而
解究其義亦可愛也且觀其施設措置是非明
白誠鮮儷于天下惜其生不意適丁多難而失
身亦不幸矣使其身歸於人得成其節操天下
稱道在史策也豈特言傳之所能盡耶姑且叙
其略云甘棠遺事新録（字有譌脱）

甘棠遺事後序

丹丘蔡子醇述

熙寧丁巳季冬之吉友人河南張洞端誠相訪
出清虚子為琬傳示予曰清虚子雅厚君子人
也居常不妄毁譽今為此傳事節首尾頗得其
實惜夫尚有闕漏者我為子言之為我補述之
琬最善談諧每與賓友對席禮貌雍容婥妁姮
娥之思寔天賦與自然而非矯强者然非道義
之言非悠久之語曾不出諸其口其言語若置
齒牙間優游閑雅其音清響且和而圓傾耳以

聽歷歷如聞鈞天之樂燦然有若錦繡之美以
輝輝乎人耳目然而探其意周旋骫骳終不出
於禮義之埸多學孟子之書凡其持身制行有
非僻者嘗覩寫孟子文足以為戒者予之或士
大夫與坐雖平居人素推其能辨者聽琬言往
往傾耳瞪目低首鉗舌縮首斂袖而已初不敢
酬答聽之惟恐不暇詎忍恃已所至聒聒然强
與之角哉清虚子謂琬能詩多警句信矣予嘗
方号琬詩僅得三十篇言言皆妙不徒費之口

耳之末云

寄遠

小花静院東風起燕燕鶯鶯拂桃李斜倚紅墻卜遠人樓外春山幾千里

寄情

郎在溪西妾岍東雙眸寄恨託溪風待郎行盡溪邊路笑入垂楊避釣翁

詠蓮

深紅出水蓮一把藕絲牽結作青蓮子心中苦更堅

詠荷

魚戲銀塘鬧龜巢翠葢圓鴛鴦偏受賜深處作雙眠

詠菊二首

碧玉枝能輝砌檻黃金蘂可薦盃盤陶潛素有東籬興莫與羣芳一樣看

簇金雖玉鬬玲瓏心有清香分外濃蜂蝶儘從嫌冷淡陶潛不肯愛芙蓉

述懐

多情天賦反傷情深閉幽窓倦送迎莫笑區區事章句不甘道韞擅詩名

舞研鼓曲

不辭粉黛塗青黑不惜羅衣換戲衫節拍未明身不慣忍教庭下露弓鳧

和雪景值初冬喜雪

六出飛花景最奇儘從數片入羅幃擁爐公子溫濃酒寄壘將軍捲戰旗笑指旋消攜手處仰看無際並頭時盡知感召歸賢牧闔境人心物態熙

汎舟

醉擁笙歌綵艦搖落花飛絮撲蘭橈碧波行處新荷小鷩起鴛鴦拂画橋

尋扇

架頭輕拂隔年塵隨手清風快大賓頷渇不遭秋棄擲團圓穿作掌中珍

探春有憶

縱步來芳圃尋春亦有功雪消梅蘂白煙淡杏稍紅牋管吟情處池亭物態融去年人不見無緒遶幽叢

偶題

暗喜亭花上喳喳喜鵲來良人在何處雲雨滿陽臺

大寒偶成

公閣呵纖手濡毫結凍澌發粧唯有酒誰爲煖輕肌

鴈字

飛來絕漠三千里寫破晴空三四行點畫不精誰入畫應難染指獻公堂

對月獻書

素月流天愛者多月光照處匪偏頗姮娥若沒懷春意因甚隨人不奈何

書懷

鶴來遠鷄羣松稍待拂雲憑君觀野草內自有蘭薰

述懷寄人

分手長亭後音書更杳聞離愁應似我況味不如君玉管寧無恨蘭箋別有薰攀思共明月心緒正紛紜

雪竹

一簇修篁小檻中可堪和雪更玲瓏數枝壓亞猶增秀莫惜輕綃命畫工

雪夜觀月

天寒雪月相輝映此夕家家盡玉粧梅老不收

千里艷桂新推出一輪香詩心挨曉吟晴景木凍搖風拂冷光天上人間都作白餘輝思借讀書堂

初冬有寄

萬木彫零苦樓高獨凭欄繡幃良夜永誰念怯孤寒

和劉景初園亭

養恬高士厭塵籠一簇林亭氣鬱葱紀日管絃皆雅麗滿城車馬盡交通小舟輕汎泉飛碧秀

木横空葉墮紅闌說留題詩版處愧將狂斐厠名公

餞王彥輔

右𦘕固久稱奇政莫厭全將校祕文他月玉堂蓮燭引康衢賫壤頌清芬

送監酒呂延平

趨承階所蒙存顧再拜軒中悵别離驛舍酒醒霜月曉淚痕無路到門楣

詠落花

費盡東君力無情一夜風鶯聲莫相别秀實任春工

題華山

終日華山前爲愛華山好多少愛山人不見山空老

席上賦太守流盃

遶坐水分山下澗盈瓶酒汎桂中漿棠郊不是淹留地紫詔行飛且飲觴

芍藥二首

桃李開時英未吐輪啼方乏始花攢嘉名一種清香在未肯將心愧牡丹

首夏群芳色正殘玲瓏千葉照盃盤主公好事偏相惜怕損纖枝㓨曲欄

琬詩甚多予得之者纔此數篇耳琬喜聞己過不憚改輕財好施士有逆旅窘困者輒名贈予或辭不受必宛轉致之使有所濟則喜形於色事其母極仁孝而臨事能自處不拘於令之制凡樂稱道人之善予每以言試之未嘗有傷妬

之心嘗謂娼者固冗藝之妓也有不得已而流爲此輩所以藉賴金錢活其生養其親而已矣既有所藉則不可以無取取之有道得之有義是故君子之所貴焉今天下之娼則不然舉性乎淫而志乎利者也但求能少識夫義理者寔鮮且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追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樂握手出肺腸相示指天日泣涕誓死生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計錐刀之利稍不如意則棄舊從新曾不之顧間有滋

官君子承學之士深惜名節者亦甘心焉析身下首割財損家極其所欲而後已此雖夷狄禽獸之所不忍為其人乃自是以為得意噫幸而不遇豪俠之客也拂其頸衝其胷刃其軀切其肌懸頭竿杪塗血於地上之耻亦姑免矣聞温琬之風者可無愧而自抑焉料清虛子傳意存諷誦殆非苟作欲人人致身於善地予喜而聽之曰予之所言其不妄也予文鄙又不能增飾柰何端誠笑而對曰增飾則未免乎僞也姑述

張君所道而敘其寔為甘棠遺事後序云 青瑣高議

青泥蓮花記卷十二　外編四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藻四

周月仙 宋二

周月仙者宋餘杭名妓也意態風采精神豔冶尤工于詞翰柳耆卿東京才子丰姿洒落年甫二十五歲来宰茲郡造翫江樓于水滸每召月仙至樓上歌唱柳欲私之周拒而不從柳訪知與隔渡黃員外情密每夜用舟往来柳命舟人

淫辱之舟人聽命一晚見月仙獨下舟渡河舟人強淫月仙月仙不得已而從之惆悵作詩一絕自嘆身為妓遭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次日排宴于翫江樓召月仙佐酒令舟人在傍酒畔柳歌月仙之詩月仙惶愧拜謝與耆卿歡洽耆卿大喜而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岸肯教辜負此時情詩罷月仙謝耆卿而歸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側耆卿亦因此日損其名 翫江樓記○此出小

說家不足為據聊復存之

胡楚　龍靚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贈所歡詩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来到處是相思若將幽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曰天與羣芳十様葩獨憐顔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為作望江南詞云青樓宴靚女薦瑤杯一曲白雲江月滿際天拖練夜潮来人物誤瑤臺○醺醺酒拂拂上雙腮媚臉已非朱淡粉香紅全勝雪籠梅標格外塵埃后山詩話○子野詞○陳述古守杭時齋閣中有絕句二首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好似春潮夜夜添又云長垂玉筋殘粧臉肯為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為誰添蓋為佳人叙幽思也蘇子雖嘗書此詩并周胡龍三妓詩作一卷元時柯敬仲得之虞邵菴伯生題其後云祇今誰是錢唐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鬭茶龍井畔花開陌上載嬋娟三生石上舊精魂邂逅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着啼痕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容詩乞食衲衣禪未老為蘿蔔荅向金沙○田子藝詩女史有誤附辨于此茗溪漁隱叢話云予閲宛陵集一日曲乃為南陽一倡話離而作然則謹厚者亦復為之耶其曲云妾家鄰宋國肯愧邯鄲姝世本富綺紈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紃未嘗開户樞十六失所適姓名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燕娛自茲著樂府不得同羅敷涼溫忽荏苒屢接朝大夫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目色曾不渝結愛從此篤暫隔猶云疎如何遂從宦去涉千里途郎騎青驄馬妾乘白雪駒送郎郎未遠別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魚雙雙依綠蒲不如雲中鵲兩兩下平湖魚鳥尚有託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華終朝悠日睽一心留杏子便擬見梅花梅花幾時吐頻指闌干數東風若見郎重為歌金縷按此本先都官詩漁隱所述明甚詩女史竟作南陽倡別離曲誤且此詩今宛陵集見載宋績臣輯宛陵遺詩四百餘篇為梅聖俞集外集自為序王太史語予祕府別有錄本未審即外集否借求及傳

青幕子婦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来當甚強後山詩話○減字木蘭花前半也

尹溫儀

復齋漫錄姑蘇妓蘇瓊行九蔡元長過蘇聞瓊能詞令即席為之請韻以九字云

成都妓尹溫儀本良家女後以零替失身妓籍蔡相帥成都酷愛之尹告蔡乞除樂籍蔡戲曰若樽前成一小闋便可除免尹曰乞腔調蔡答以西江月尹又乞嚴韻蔡曰汝排行十九用九

字即便應聲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才貌風流良辰開宴在西樓敢勸一杯芳酒○記得南宮高過弟兄争占鰲頭一門玉殿御香浮名在甲科第九蓋取蔡第九人弟元度第十一人也（才貌漫錄作情性開宴作美景争作都一門作金鑾）

成都郭帥席上賦木蘭花慢

浣花溪上風光主燕夕桃源開幕府商嵒本是作霖人也使開花沾雨露○父兄世業傳儒素何事失身非類侶碧蒙化筆一吹嘘免使飄零

飛綉户

陳鳳儀（成都妓）

送蔣龍圖一落索（一作送人玉連環）

蜀江春色濃如霧擁雙旌歸去海棠也似別君難一點點啼紅雨　此去馬蹄何處沙堤新路禁林賜宴賞花時還憶着西樓否（唐宋詞選憶着一作記得）○

周氏（夷堅志周與筑作合歡紅綬帶自綴于南山極樂院有知之者共排閒解散二人皆沾已而事敗失官周紹興初猶在既老且醜門戶遂零落云）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為福州古田尉既至官惑一倡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筑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有春晴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個事一瓶春水自煎茶（詩談）

合生詩詞　散樂妓　洪惠英

江浙間路岐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諷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川王

宣子解廬陵郡印歸次撫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樂一伎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為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作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兜作廬陵有脚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為之嗟賞竟日賞以萬錢子守會稽有歌諸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

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頗容舉似乃歌曰梅花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且與梅花作主人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喻雪者指亡賴惡少也官奴因言其人到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洪邁夷堅志西閣寄梅記木蘭花詞與此全同所謂予守會稽者即邁也自其親值不應有誤

吳淑姬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為富氏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為太守遠係司理獄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乃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座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咏當宛轉白待制為汝解脫不然危矣女即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令道此景作長短句女援筆立成長相思曰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踈影横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諸客賞歎為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寃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為妾名曰淋姬王三恕時為司户攝正理治此獄小詞藏其處夷堅支志

惜分飛 送別

岸柳依依拖金縷是我朝來別處惟有多情絮故來衣上留人住　兩眼啼紅空彈與未見桃花又去一片征帆舉斷腸遥指苕溪路

小重山 春愁

謝了荼蘼春事休無多花片子綴枝頭庭槐影碎被風揉鶯雖老聲尚帶嬌羞　獨自倚粧樓一川烟草浪襯雲浮不如歸去下簾鈎心兒小難着許多愁

祝英臺近

粉痕銷音信斷好夢又無據病酒無聊欹枕聽寒雨斷腸曲曲屏山温温沉水盡是舊看承人處　久離阻誰念一點芳心閒愁知幾許偷照

菱花清瘦自羞覷可堪梅子黄時楊花飛盡亂鶯閙催春歸去（亚唐宋詞選）

蜀妓

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謂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間梅子豈無媒趙益喜夜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為我呼来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幞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个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往它日置酒公猶却此妓使勿進（鄭景望紀聞）

樂琬

施酒監贈杭妓樂琬卜算子詞云相逢情便深恨不相逢早識盡千千萬萬人終不似伊家好○別你登長道轉更添煩惱柳外朱樓獨倚闌滿目圍芳草琬答施云相思似海深舊事如天遠淚滴千千萬萬行更使人愁腸斷○要見無因見拚了終難拚若是前生未有緣待重結来生願（古今詞話）

楊府倡

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于楊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伎侑觴教授者儇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慸其不如指謂之曰大府樂籍却山野如此倡徐徐答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終席不復敢出一語（夷堅支志○支志又載云江淮閩浙土俗名有公諱如杭之福兒蘇之數子常之歐爹之類細民或相犯至于鬬擊宣和中真州倡迎新守于維揚楊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諱缺耳真州諱火爇頭揚自恃會府意輕屬城故令茶酒兵爇火而有烟餘使小繫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責官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火不謹却着紫頭出置冊四真倡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朶邪沒耳朶邪楊倡大慙）

蘇翠

蘇氏建寧人淳祐間流落樂籍以蘇翠名能八分書（書史○淳祐間吳妓徐蘭名擅一時當館園池服食器玩為三吳之冠死葬虎丘太學生邊雲遇為誌其墓云其後如富沙之唐娟龜華蘇翠京口之邢蒂韓香越之楊花翳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為其所污屢見白簡云）

妓對

有郡丞席上作對屬云酒熱不須湯酘湯一妓對曰廳涼無用扇車扇（文酒清話）

朱雲楚

亶妓朱雲楚子卿警慧知書趙時逢遯可為守嘗會客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綻縫黃見坐客屬對皆莫能楚輒曰妻有對取席間藕片以進曰藕斷露絲飛趙大奇之 談藪

某邑妓

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遭按而歸某府府將乃宰公之故舊因留連而燕飲之有妓惠黠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忽歌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蘂綻宰曰何太早耶荅曰乃先借也宰大慚 行都紀事

平江伎

嘉定間平江一伎女送太守賀新郎詞曰春色元無主荷東君著意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浪又那更蝶欺蜂妬算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如今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見仙郎旌旗輕易歌焉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閬府便任他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碎慘玉容淚眼如紅雨去與住兩難訴 約隱紀談

都下妓 此本歐公梁貢父詞

有時相本寒生及登台位嘗以措大自負生日都下有一妓易朝中措數字為壽曰屏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庭前桃李 元作亭前楊柳 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宰相 元作太守 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不須 元作直須 年少目前看取仙翁 元作衰翁 時相憐其善改易又愛朝中措之名厚賞之

僧兒

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惠中善填詞戴姓者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團菊包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共潸然兩度朱轓鴈水全勝瀉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花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闌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冲雲破霧一到洞中天 漁隱叢話

趙才卿

成都官妓趙才卿性黠慧詩詞敏速帥府與都鈐帥會飲命才卿佐酒作詞應命立就燕歸梁云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皇拓境思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羸得淚流珠都鈐大賞其才以飲器數百星遺之帥亦賞歎焉

翁客妓 花草粹編作放翁妓

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踈妓疑之翁作詞自解妓即韻荅以踏莎行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淂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 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淂工夫呪你 齊東野語蜀倡能文蓋薛濤之遺風或謗翁挾蜀尼歸即此也

蜀妓

送行市橋柳

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着上征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 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無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 齊東埜語

李秀蘭 錢唐有官妓名秀蘭蘇子瞻為賦賀新涼者當非此也

減字木蘭花

自從君去曉夜縈牽腸斷處綠逼香堦過夏經秋鴈又來 想伊那里應也情懷愁不止縹緲書沉直至如今沒信音

京師妓

京師妓賦瑞鷓鴣詞憶舊云昔時曾從漢梁王濯錦江邊醉幾場拂石坐來衫袖冷踏花歸去馬蹄香當初酒醆寧辭醉今日愁來不易當暗想舊遊渾似夢芙蓉城下水茫茫

梁園秀 元

梁園秀姓劉氏行第四歌舞談謔為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閒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抝塼兒寨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隱語其夫從小喬樂藝亦超絕

張怡雲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咲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

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為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閻靜軒每于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為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酬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姚偶言暮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黄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青樓集

珠簾秀

盧疎齋摯别歌者珠簾秀以落梅風曲云纔歡兒早間别痛煞煞好難割捨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珠簾秀答前曲云山無數烟萬縷憔悴殺玉堂人物倚蓬窗一身兒活受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 太平樂府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為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澹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低頭蝦鬚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紅霧斂彩雲收海霞為帶月為鉤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蓋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鉤寓意至今後輩有以朱娘娘稱之者 青樓集

劉燕歌

劉燕歌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别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别離難倩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别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炙人口

張玉蓮

張玉蓮人多呼為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詞唱之絲竹咸精搢博盡解笑談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今詞即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淚點成斑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為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崑山年餘六十矣兩鬢皤然容色尚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一分兒

一分兒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答剌蘇頻斟入禮廝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並青樓集

大都行院王氏

中呂粉蝶兒 太平樂府題云寄情人然實詠蘇卿事也

江景蕭疎那堪楚天秋暮占西風柳敗荷枯立夕陽空凝佇江鄉古渡水接天隅眼瀰漫晚山烟樹

醉春風

寂寞日偏長別離人最苦把一封正家書改做詐休書馮魁不睹是將我來娶知他是身跳龍門首登虎榜想這故人何處

紅繡鞋

往常時冬裡臥芙蓉裀褥夏裡鋪藤簟紗櫥但出門換套好衣服不應馮魁茶員外貟外鈔姨夫我則想俏雙生為伴侶

迎仙客

見一座古寺宇蓋造得非常俗見一箇僧人念經搯着數珠待道是小閣黎却元来是老院主俺是箇檀越門徒問長老何方去

石榴花

看了那可人江景壁間圖粧點費工夫比及江天暮雪見寒儒盼平沙趂宿落雁無書空隨淂遠浦帆歸去漁村落照船歸住烟寺晚鐘夕陽暮洞庭秋月照人孤

鬭鵪鶉

愁多似山市晴嵐泣多似瀟湘夜雨少一箇心上才郎多一箇脚頭丈夫每日價茶不茶飯不飯百無是處教我那裡告訴最高的離恨天堂最低的是相思地獄

普天樂

腹中愁詩中句問甚麼失題落韻跨騾騎驢想着那得意時着情處筆尖題到傷心處不由人短嘆長吁囑付你僧人記取蘇卿休與知他雙漸何如

上小樓

怕不待開些肺腑都向詩中分付我這里行想行思行寫行讀兩淚如珠都是些道不出寫不出憂愁思慮了不罷聲啼哭

么

他爭知我嫁人他應過舉翻做了魚沉鴈杳缾墜簪折信斷音疎咫尺地半載餘一字無雙郎何處我則受隨他販茶船去

十二月

無福效同儔並侶有分受枕剩衾餘想起来相思最苦空教人好夢全無擲飛了清歌妙舞受了些寂寞消疎

堯民歌

悶淂人鳳凰臺上月兒孤趂帆風勢下東吳我這裡安桅舉棹泛江湖到不如沉醉羅幃倩人扶躊躇躊躇天邊鴈兒遙枉把佳期悞

耍孩兒

這廝不通古今通商賈是販賣俺愁人的客旅守著這廝愁悶怎消除真乃是牛馬而襟裾斗筲之器成何用糞土之墻不可圬想俺愛錢娘喬為做不分些好弱不辨賢愚

三煞

娘可你好下得好下得忒狠毒忒狠毒全沒些子母情腸肚則好教三千塲失火遭天震一萬處疔瘡生背疽怎不教我心中怒你在錢堆受用撇我在水面上遶茶

二煞

我上船時如上木驢下倉時如下地府靠桅竿似靠着將軍柱一箇隨風倒舵船牢獄趁浪逐波乘檻車伴着這魑人物便似寃魂般相纏日影般相逐

一煞

他正是馮魁酒正濃蘇卿愁起初下船來行到無人處我比娥皇女哭舜添斑竹比曹娥女泣江少一套孝服則怕他瞧破俺情緒推眼疾偷揾淚佯呵欠帶幾聲長吁

尾

嘆我這淚珠兒何日乾愁眉甚日舒普天下煩惱收拾聚也似不得蘇卿半日苦

阮碧雲

阮碧雲元大都妓也詩云東君情意漲如瀾画閣鴛衾夜不寒十二樓中春色透好花開遍玉闌干

芙蓉

張司令元時人亡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迎之鐵崖謂其不知書弗應司令乃延鮑恂為師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即應聲曰楊柳頭邊鐵笛風蓋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鐵崖撫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辭去時司令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鵠糧鐵崖素愛鵠不能卻隨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貧者分給之而去秀水志

淮安妓 本朝

送舉子上春官

淮草青青淮水渾安排樓櫓送王孫明年三月桃花發君聽傳臚妾倚門

琵琶伎

大明律有官吏挾伎飲酒之條然宣德三楊公猶及用之嘗聞與其一兵官會飲文定倡為酒令各誦詩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四分時令畢文定指席中侍妓曰不可謂秦無人汝輩有能者乎一伎遽成小詞捧琵琶歌曰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句文定到夏來舞低楊柳樓心月句文敏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句兵官到冬來清香暗度梅稍月句文貞呀好也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窻前月諸公劇飲霑醉而去近峰聞畧

詠骰子妓

正德間有一妓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伎即應聲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亟點汙抛擲到如今

徐氏

金陵妓徐氏有文藻作春陰詩末韻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袷衣亦為清唱異林

妓楊

金陵妓楊者學詩於陳編修魯南門其贈人一絕云楊子江邊送玉郎柳絲牽挽柳條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兩行余遊金陵楊尚存未見其作疑此即陳代筆或好事者為之云道聽録○彭南雎即遊樓史云舊院先妓曰朱斗者色不甚都頗閑筆硯往往青衿士談及經史多為所屈記其詠柳有曰早知留得行人住多向江頭栽幾行辭雖淺褻情景俱會

蘇桂亭

金陵妓蘇桂亭送人詩云交情何草草別思更悠悠有夢見郎面無書寄隴頭蟾將別時淚化作江水流風波不可散點點逐君舟蘇亦不聞能詩

朔朝霞

金臺妓朔朝霞送人云秋風江上送君舟落葉江楓總別愁解纜不知人去遠凭欄猶倚夕陽木[illegible]道聽録

張九 蘇臺妓

春日即事 盛明百家詩楊太史黄夫人作詩女史呉江士族沈氏

金針戳破窗兒紙引入梅花一線香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瓣上東墻 戳一作刺兒一作撚入一作得東一作離

趙燕如 嘉靖中南京舊院妓

冬夜別顧叅軍席上得春字

舉酒憐心舊看衣識淚新纔爲詩酒友又作別離人今夜一天月明朝兩地春好因江上柳折得寄頻頻

姜舜玉 號竹雪居士隆慶間舊院妓工詩兼楷書

花源逢顧何二使君作

仙源深幾曲夾岸桃花開忽漫逢劉阮殷勤勸酒杯

泊濠曲

芙蓉帶結紅鴛帯楊柳絲牽紫燕飛獨棹蘭舟何處宿年年飄泊待郎歸

戲題

料知妾意纔含笑柳見郎来忽作眠幾度欲將羅帶解只愁鸚鵡向人傳 並國雅

劉季招

劉季招呉妓也張子行嘗集文徵仲陸子傳王禄之諸名士季招與馬即席賡和有詩劉席上贈子行詩云華堂芳讌錦屏稠君是瓊筵第一流何日五陵金勒馬玉鞭遥指傍江樓 芳讌同聲

王儒卿 號賽玉嘉隆間南京本司妓

寄蔣子

花開不如昨妾老不少年君當憶花復念妾明日重来不似前

寄呉郎

舊事巫山一夢中佳期回首竟成空郎心亦是浮萍草莫怪楊花易逐風 國雅

女史氏曰妓者枝也枝絲竹謳舞及琴奕蹴踘蔵鉤而已飛籌糺席善令章則又有都知録事之目廼姑舍是而獨能吮墨泚毫以文藻自奮此其人非大雅不羣者乎西陵之詠久傳樂府負著者推洪度楚靚淋姫自後代興時有矣

泥犯遂疏義孟子比蹟臺卿然余是編悉外之蓋要自有所重焉倡優拙楚劒利處世者何以彼工為若其娉節與義從一而終者亦嘗斐然有辭華實相副是稱得全嗟夫彼蔡文姬李清照豈不抑亦文人哉

青泥蓮花記卷十二

青泥蓮花記卷十三　外編五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用

秦弱蘭 南唐

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公相李穀以書抵韓熙載云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曰陶奉使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因令宿留侯寫六朝書畢館治半年熙載密遣歌兒秦弱蘭詐為驛卒之女敝衣竹釵擁帚灑掃穀見之而喜遂犯謹獨之戒乃作風光好一闋以贈之曰好姻緣惡因緣祇得驛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後數日李主宴於澄心堂命玻瓈巨鍾滿酌之陶毅然不顧乃出弱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大慚而飲倒載吐茵尚未許罷後大為李主所薄遽歸京師鸞膠之曲已喧布由是卒不得大用（南唐遺事○令齋夜話亦載別神仙作奈何天）

楊臺柳 宋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幕客李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伎善舞聖從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伎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讌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為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李康靖見聞録○焦氏類林李作張誤張少愚乃隱士俞也○西谿叢語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日朝廷遣御史何郯入蜀被事貴人徧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或云有賢良某人延之令出累候迎兼携名娼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王善舞何公醉喜題其項帕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以娼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　按此特姚寔不欲顯彥博名耳而王宮花名與前異一事也

保安娼姥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娼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夢溪筆談○梁氏其先中國人為羌人漫臧訛龐子婦夏主元昊納訛龐之妹生諒祚諒祚私下梁氏遂殺訛龐而以梁氏為妻主國事屢侵邊

楚楚

柳耆卿與孫相何為布衣交孫知杭門禁甚嚴耆卿欲見之不得作望海潮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户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往謁名妓楚楚曰

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借朱唇歌於孫之前若問誰為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夜會楚宛轉歌之孫即日迎耆預坐

楊皎

張才翁風韻不羈初任臨卭秋官張公庠待之不厚會有白鶴之遊郡守率屬官同往才翁不預客語官妓楊皎曰老子到彼必有詩詞可速寄來公庠既到白鶴便留題曰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為擁鼻吟遠宦情懷銷壯志好花時

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論酒淺深欲把春愁閑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皎録寄才翁才翁增減作雨中花曰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征鞍無語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勞壯志銷疑好花時節山城留滞又負歸心別離萬里飄蓬無定曾念會合難憑相聚裡莫辭金醆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闌垂袖聊寄登臨公庠再坐皎歌於公庠之側公庠怪問之皎前稟曰張司理恰寄來令皎歌之以獻台座公庠遂責顧才翁尤厚

王鈇妾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提刑廣東令往廉按鈇憂甚廢寢食有妾故錢唐娼也問主公何憂鈇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遊妾家最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也已而璜至鈇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岍然不交一談次日報謁鈇

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妓樂大作璜踧踖不安鈇麾去伎樂陰命諸妓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璜昔日所贈之詞璜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斯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璜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當即出也璜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于地鈇亟命索轎諸妓扶

夜登船昏然醉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縲索爛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船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而鈇迄善罷（鶴林玉露）

女史氏曰女無攸遂者也倡何人乎廼聞有所以用之夫亦不用之用耳若弱蘭之折驕保姥之挫敵猶其用之大者焉嗟夫何獨科目能盡其用哉

記豪

鄭舉舉 唐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為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為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醵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臣穀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為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為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繒遺酬（北里誌）

順時秀 元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為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即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矚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青樓集）

女史氏曰語柔曼者無如妓取容悅而已顧以豪稱耶舉舉之面譙翰林先生也詞嚴義正可備木天一箴矣中書政本禮絕百僚而一伎寓諷刺於詼嘲然皆惵然意下也亦不有其貴者哉或謂宣城史鳳之待客以等甚異者有迷香

洞神機枕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第下列以閉戶羨侍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来淳祐間徐蘭堂館園池曲折華麗以錦纈為地衣乾紅四緊紗為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者十餘輩寶玉器玩書畫飲食莫不精妙為三吳之冠此亦倡中之豪者夫馮垂以三十萬倍得鳳沈承務以數百萬倍得蘭垂猶能題九迷詩于照春屏彼承務財虜焉是以侈為利者也奚其豪奚其豪

記遇

李豔娘 蜀

蜀孟昶廣政三年上元觀燈露臺舞娼李豔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蜀史檮杌

徐降真 楚

五代楚馬希範少愛娼妓徐降真及嗣立號西堂夫人 十國紀事

小東

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郡窮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 續侍兒小名録

李師師 宋

東京角妓李師師住金線巷色藝冠絕徽宗自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嘗往来師師家甚被寵眤祕書省正字曹輔以疏諫微行編管郴州靖康之亂師師南徙有人遇之於湖湘間衰老憔悴無

復向時風態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金檀板今無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宋史○宣和遺事○遺事載師師舊晉武功郎賈奕南鄉子詞云閑步小樓前見箇佳人貌類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執手蘭房恣意一夜說盟言滿掬沉檀噴瑞煙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鑾留下鮫綃當宿錢奕由此敗為瓊州宣和六年冊師師為李明妃改金線巷為小御街又云樊樓乃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微宗時與師師宴飲于此金兵至李明妃廢為庶人流落湖湘為商人所得甕天脞語山東巨寇宋江將圖歸順潛入東京訪李師師酒後書念奴嬌詞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来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雪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鴈行連八

九只等金鷄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離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水滸傳亦引江事

同前

李師師京都名妓也見寵于宋徽宗而私與周邦彦美成昵甚一日正與宴洽而報上遽至周狼狽匿床下上於坐中出新橘食之周遂潛為度曲以詠其事異日師師歌之上知而大怒出周外任師師往餞之及歸離索未解淚光尚瑩瑩也上適至因問之李不敢隱具以狀對後遂

復周官云 蕙圃拾英録

唐安安

理宗在位日久嬖寵寖盛淳祐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絶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 西湖志

玉蓮兒 元

玉蓮兒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搦握槊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 青樓集

眇倡傳 秦觀少游撰 宋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睥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

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濵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悦之為解鞍留飲洗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絶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嚅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間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贊曰前史稱劉建康

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淮海集

啞娼志 楊維禎撰 元

啞娼者錢唐娼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閱歲不能言至十歲終不言笑則衎喙露齗怒則嗌嗌云父母決其啞無疑因呼為木哥且喑曰予門籍娼娼以音為伎今以啞若是何待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於口弗啞於耳目手足也年及笄天質秀利中益警穎工鍼綖既教以琵箏箜篌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富家諱所病而求其長輒與他名伎並進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啞倡名求見即大喜倍九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哂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言敗人之家內譊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哂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

姬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寵專門賈一飲食非啞娼不甘且私賀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珎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得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既鈌諸姬遂迎主意推啞娼為繼內數年為賈誕子者三長曰傳嘿次曰傳訥傳忍後傳嘿以陰重不泄得出入禁中且得美官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

抱遺子曰予聞道家書有綠霞女以塵心墮世為啞啞娼者亦陰仙之質非歟然娼以啞病亦以啞遇誠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遇亦訖娼求其終榮者寡矣嗚呼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訖以語言文章為身之仇孰愈啞娼耶 鐵崖文集

老娼晚福 本朝

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薄之無委禽者乃决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

人不以為然數年閹人子有閹入内府為太監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地翌日出拜之遥見其貌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云此非吾母當更求之左右觀望其意至閭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痛哭曰隆奉養閱十數年而發可謂奇中矣（敬園雜記）

女史氏曰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纍而行言貴所遇耳師師之流得而駕者矣彼無擇夫眇與瞽見以為不肯於心而此中實有者乎故曰女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記戒

李林甫為娼 戒之一（唐宋）

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劉舉三震之（龍城錄）

紹興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其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為倡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類前事也襄陽道士黎大方嘗見之（夷堅支志）

婺州富家犬

婺州富人失其姓名居金華義烏之間有散樂倡女来方入謁下拜其家一馴犬至前主人叱之不退遽扼主而齧其喉次齧娼皆即死家人起於不料驚痛束手有老婢自廚出行步舉措絶類主人作其聲音與妻子言曰汝勿怨嘆此先前冤業也我前世在湖州為男子嘗買一妾不為妻所容不得已蓄于別舍一僕往来受使令久而妻聞之屢肆爭鬧我以為漏泄痛箠之詰不肯伏我益怒加箠百數殞於杖下當時畏彰露拽赴湖岸縋以石投水中自謂獲免矣今我復為人而此倡即妻也僕以無他善緣故墮異類展轉為犬渠本性已昏迷不復省記會此倡至遂驀憶宿寃幽冥定數畢竟難脫命之所遭尚何可悔垂泣而别婢仆地即甦其家遂殺犬而後治喪

宣城葛女

成忠郎王貴寓居宣城與倡葛秀家相近貴妻出入必過秀門秀妹年五歲每見必曰吾母也秀家以為兒語不經意一日戲門外王嫗適來女挽其衣秀望見延之入女隨拜曰母不憶兒耶乃建康朱家鐵郎也嫗淚下如雨為秀言吾元嫁朱氏生一子長而放蕩本以販糴為業貲力稍贍皆為此子蕩析年三十一而死死後貧益甚吾不能自存挈其女以嫁王氏今所言良是女問我女何在命呼以來既至近而撫惜之

王女時年十一歲矣怒之葛女哭曰汝不得無禮我乃汝父也又問嫗曰此兒幼時嘗倩男家女相伴今在否雖猫犬之屬亦歷歷咨訪且言舊麥一罌曾書數十字於中今復何如取至洗視果然平生嗜畫自頗能為之嫗悉取所存者并雜他軸以示皆擲於地遇故物則留玩不已生前凡兩娶婦後妻狡獪密說朱盜為私藏夫死盡挈以去嫗雖知之而不能舉其名也故不克訟乃問曰兒昔為新婦所誘多竊家中物以行尚能憶乎即面發赤不肯對嫗曰汝已隔世而了了若此能復田我家乎曰心中戀戀正所願也嫗歸舍捜篋中得金六兩持與葛氏討之葛不可曰自此女之生我家日以稱遂嫗意雖盛不能從也嫗慟哭而歸悲心益切感愴不數月而死朱生在日好以諱語標榜建康諸娼皆畏而惡之其後身竟墮娼類但朱死三年而葛女已五歲人以為疑蓋朱之未死卧疾再歲而葛女襁褓間亦多病過二歲始無恙然則朱病

時精魄已受生矣時乾道元年王宣子為郡守家人呼葛氏婦王嫗一一扣之得其詳如此女至十餘歲漸忘前事不復能說宣子說並夷堅志

湖邊曲　元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殷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其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為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于西湖以貲納官鬼妾鬼馬不肖輩群趨焉鮮于伯機先生

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綠慘紅愁嬌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短夢匆匆去鴛鎖生寒愁日莫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為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西湖遊覽志

袁娼馮妍 宋

袁州娼馮妍年十四姿貌出流輩且善歌舞謝氏女也其母陳牒云賣此女時方五歲立券以七年為限今踰約二年矣乞取歸養老免使良家終身憧於風塵郡守張定叟呼妍問曰汝離家時尚幼能認母乎曰能認於是引謝媼至前視之搖首曰非也張判所訴云既非其母難以強取勉勸遂出謝銜恨涕泣而去妍還馮居方入門忽迷不知路媼母詢其故曰眼前冥冥漠漠如人手遮我眼更不能見暨至房前便覺內障告於郡以疾求假張不之信因會宴命呈藝蒙然如痴與之酒亦不知盞所在猶以為詐曰

汝且歸從中道去妍迂枉信是遂憧階下始驗其真疾聽落籍竟失明孫鼎臣為判官嘗見之眸子宛然而其肖自若也

邵武倡

僧惠吉張氏餘干人少為縣五伯因追胥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授書一卷即能談人意中事棄妻子出遊宣和三年適邵武泰寧築菴香爐峰落髮為僧有娼脫籍歸一壻同謁僧僧所居山椒林樾蔽繞來者未至門不知也僧逆告其從者曰其夫婦少選至勿令其婢子入及至唯二人原無婢自隨僧言狀娼驚泣求救蓋昔日曾逼一婢赴井死壻固未知也夷堅志

李雲娘 宋 戒之二

慶曆元年李雲娘都下之娼姬也家住隋河大隄曲粗有金帛與解普有故舊是時普待闕中銓寓京經歲囊無寸金多就雲娘假貸以供用普紿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罄篋所有以助普爲普陰念家自有妻與雲娘非久遠

計也一日召雲娘并其母極飲市肆中夜沿汴岸歸雲娘大醉普乃推雲娘墮汴水中詐驚呼號泣不已明以善言誘其母適會普家書至附五十緡又以錢十緡遺雲娘母不日普授秀州青龍尉乃挈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閒坐有人揭簾而入者普熟視乃雲娘也責普曰我鬻囊助子子不為恩復以私計害吾性命子之不仁可知也我已得報生矣普叱曰是何妖鬼敢至此嚅嚅也引劍擊之俄而不見冷風觸人面甚

急舉家大驚後數日報有劫盜普乘舟警捕行半日普或唾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外中挽普入水舉舟皆見公吏泥水極之不獲翌日方得屍普面與身皆有傷處評曰遺人之財猶曰不可況陰賊其命乎觀雲娘之報解普明白如此有情者所宜深誡焉

崔蘭英

陳叔文京師人也專經登第調選銓衡授常州宜興簿家至窘窶無數日之用不能之官然而

文叔丰骨秀美但欝結亦多在娼家崔蘭英處閒坐叔文言及以有所授家貧未能之官蘭英謂叔文曰我雖與子無故我於囊中可餘千緡久欲適人子若無妻我即將嫁子也叔文曰吾未娶若然則美事一約即定叔文歸紿其妻曰貧無道塗費勢不可共往吾且一身赴官時以俸錢賙爾妻子諾其說叔文與蘭英泛汴東下叔文與英頗相得叔文時以物遺妻後三年四舟泝汴而進叔文私念英囊篋不下千緡而有

德于我然不知我有妻妻不知有彼兩不相知歸而相見不惟不可當起獄訟日夜思計以圖其便思惟無方若不殺之乃為後患遂與英痛飲大醉一更後推英於水便併女奴推墮焉叔文號泣曰吾妻誤墮汴水女奴救之併墮以時昏黑汴水如箭舟人沿岸救撈莫之見也至京與妻相聚遂共議曰家本甚貧篋笥間幸有二三千緡不復之仕路矣乃為庫以解物經歲家事尤豐邑遇冬至叔文與妻往宮觀至相國寺

稱人中有兩女人隨其後叔文回看切似英焉舉蒙首望叔文乃英也俄遣向墮水中女奴召叔文托他故遣其妻子先行叔文與英並坐廊砌下叔文曰汝無恙乎英云向時中子計殺二人墮水相抱浮沉一二里得木碍不得下號呼救人方得人撈救得活叔文愧赧泣下曰汝甚醉立於船上自失脚入水此婢救汝從而墮焉英曰昔日之事不必再言令人至恨但我活即不怨君吾居此已久在魚巷城下住君明日急來訪我不來我將訟子於官必有大獄令子為虀粉叔文詐諾各散去叔文歸憂懼巷口有王正臣為學聚小童叔文具道其事求計於正臣正臣曰子若不往且有爭訟於子身非利也叔文乃市羊果壺酒又恐家人輩知其詳乃就別家里巷人同往焉至城下則女奴已立門迎之叔文入至暮不出荷擔者立門外不聞動靜人詢之云子何久在此昏晚不去也荷擔人云吾為人所使其人在此宅尚未出門人曰此乃空屋耳因執燭共入有盃盤在地叔文仰面兩手自束於背上形若今之伏法死者申之官司呼其妻識其屍然無他損乃命歸葬焉議曰茲事都人共聞冤施於人不為法誅則為鬼誅其理彰彰然異矣並青瑣高議

念二娘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女鮮衣華飾求薦寢殆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于前復共枕自述其所從來曰我鄰家女也無多書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婦人得非所惑乎張秘不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略無慚諱色荅曰是也張與之狎不甚畏委曲扣其詳曰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以貲二百千約以禮娶我而三年不結盟我悒悒成疾求生不能家人亦見厭不勝憤欝校繯而死家以所居售人今為旅舍此室實是故棲尚眷戀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

州市門娶妻開邸生計絶如意婦人咨嘆良久曰我當以始終託子矣憶有白金五十兩埋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君張發地得金如數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密語曰久留此無益能挈我歸乎張許諾令書一牌曰念二娘位藏於篋中遇所啓緘微呼便出張悉從之邸人謂張鬼氣已深必須於道路張殊不疑日日經行無不同處既到家徐於壁間設牌位妻謂其是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遽出妻驚問夫曰斯何人

勿盜掠良家子累我張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致詰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至城南且渡江婦人出曰甚愧謝爾相從不久柰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又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見其家荒迫殊甚曰楊原無疾偶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遄歸後竟無遇臨川吳彥周就館於張鄉里皆談其異云 夷堅志

張氏 元

婺源富民江丙出遊京師娶娼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間關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禮重困苦之張不能堪恐生他變乃與弟共殺之瘞屍山谷間官司知而利其賄不問平江于文傳為知州嘆曰為子而賊其庶母人道滅矣遂發其事論如法 元史

女史氏曰大戒有二其一有所懥者也其一有所負者也懥則往困負則來衆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壬寅三月鹿角山房雕

青泥蓮花記卷十三終

青泥蓮花記十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梅鼎祚撰是編記倡女之可取者分七門一曰記禪二曰記元三曰記忠四曰記義五曰記孝六曰記節七曰記從又附外編五門一曰記藻二曰記用三曰記豪四曰記遇五曰記戒自謂寓維風於諧末奏大雅於曲終然狹斜之遊人情易溺懲戒尚不可挽回鼎祚乃捃摭瑣聞謂台蕩之中亦有節行使倚門者得以藉口狎邪者彌爲傾心雖意主善善從長實則勸百而諷一矣

板橋雜記三卷

〔清〕余懷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板橋雜記三卷》提要

板橋雜記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為而作也或者又
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邪之
是述艷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興衰
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
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為艷冶也多矣洪武初
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
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
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
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烟花宜春之子弟
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為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詠顧盼

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娟互引余亦自詡為
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
場鞠為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
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
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
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
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蜆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也
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於是作板橋雜記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為序予聞開之大氐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烟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豔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黄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于方洗心學道何為案頭著阿堵物乎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　長洲尤侗

板橋雜記

三山余懷澹心著

上卷雅游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簽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鬬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灩灩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擫笛搊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卞為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墻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烟凝碧迴光鷲峰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遶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

欄杆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游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絶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圍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裡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娥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迥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録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奬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妥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裹足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紗脫拈胸紛紜笑謔頂之烏雲堆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櫥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薌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儗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櫳已成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特自取用也故假母雖年高亦盛妝艷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至甚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傖父大賈拒絶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非兒愛俏鴇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遥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閑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也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衷數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恒情實冶遊者所大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舄名酒佳茶餳糖小菜簫管琴瑟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曉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絶句中有數首淡粉輕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歌喚客聲（舊院馬二娘字花泉）

惜別憂歡恨馬蹄分明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趁我懽娛伴我歸別樣風情易斷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頻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塵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紹興周郎頻老琵琶舊曲新詩壓教坊綠衣垂白感湖湘閑開閣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妥娘名如英小名妥娘詩見列朝詩集閏集中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傳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關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鈿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落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僞晚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

入境送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書烏絲欄寫洛神賦小楷茶以雲鸞綠蒂貯之歧龍簾中薰以沉水迷迭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板橋雜記

三山余懷澹心著

中卷麗品

余生萬曆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為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諸姬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為李師師立傳美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癡狡獪耳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干卿何事絃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荊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娘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嫌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為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姣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平張維則暱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為側室大木之許為友人強之丈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太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路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亦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閒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群

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搆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磨隃麋爇都梁供茗果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訌江右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眾莫不艷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謝詞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歡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

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涕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兒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宛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為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泰州刺史陳澹仙寓叢桂園擁一姬問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為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為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鈿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葛嫩字蕊芬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為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閒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教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甲申之變移家雲間間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

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沈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齪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能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眾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最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致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後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闌闠仍

以歌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娘雖老尚有風情話念舊遊潸焉出涕眞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覩張好好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末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床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檐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妒之者亦不少遂浙東一傖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誆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傖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傖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畫款所書橫波夫

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過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恒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奉卮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

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綳繡褓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案褓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後龔竟以顧爲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太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也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隱如

皐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倉黃過渡頭鈿合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卞賽一曰賽賽後為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丘湘

簾棐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復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翦就黃絁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持律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復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頎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為鼓一再行即推琴斂手面赭顏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朶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為貴各極其妙識者並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艷戶外屨恆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為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殁家中落復嫁一貴官潁川氏三年病死

范珏字雙玉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閉戶焚香瀹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倣大痴顧寶幢檢拼老樹遠山絕少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

授以琵琶布指護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泠泠然神與之洽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頭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貨居青谿里華門主寶風月淒涼屢為健兒傖父所阨最後為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備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合居間營救備僚防之風鬟霧鬢頗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弹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鶴唳不忍聞也余說內鄉許公為其門生有指使者紙之復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悍將撓歸置別室窺遺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跡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遂淚終歸匿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豔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簫度曲長
而修容飄飄仙去不着廣袖衣欲燦然漾豔其妹曰嫩前從兵部下
居平康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病歿則其半
而嫩歸吒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灧灧如出水芙蓉真不愧
嬌也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為獨步然終以誤墮
煙花為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爭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
文驄以詩畫標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閣中郭聖僕有二妾
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藏書畫
硯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從擁婉容終日摩挲咲語為樂甲申之變
貴陽馬士英册立弘光帝自為首輔援引閹兒阮大鋮構黨煽權

說鈴 板橋雜記 十二

擾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馬阮居第而龍友鄉戚
有連亦被烈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寓室以行玉耶亦殉
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無遺種也猶存老女丐婦會
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獻者姓姿
飄逸自命風流嫁揚州鹽賈以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死之
未久并奪其贓橐群依倘儀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趺不纖妍人稱為顧大腳又
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
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浚稽山入峽谷徘徊欲北生
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
不知從何人以去故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掐墨
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散
王小大生而韶秀為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
膝席歡受又工於酒糾能録事無盡覺嬉誤飲為酒家群紛擾得
時人謂之和氣湯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俠戚其之
富往來平康挾小大貯之河亭時時召客入飲故陳孟公高李武
授女將軍酒正御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
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為姊
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瘦輕佻綽風致乘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蹁躚亦自楚
楚人呼之為張小腳

說鈴 板橋雜記 十三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
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裡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為名
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為笑
崔科鬢之秀目朱唇蘭葉與望慕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
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肯一切牟為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艷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淀
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艷花
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為香扇墜
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
峰女夢裡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中為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

紫蘭說石於左偏時人稱為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
士爭一識面以為榮

珠市名妓附見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
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進奇神雖之勝又何美
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
出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次節次滿並有殊色月尤慧妍
善自修飾頎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
暱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
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

驕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
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巵南曲諸姬皆色沮漸
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
王第一姮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帨中不去手武公益眷
戀欲置為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
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為安廬兵備道攜月赴
任寵專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
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蓄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
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頓不盈後歸王恆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為姬
侍有荊釵裙布風妹滿細小好戲譜寫鬟鞋盈作嬌娃之態強

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
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
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
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為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
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
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為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
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歎美人之遲暮嗟紅
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
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
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

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牧
翁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
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三山余懷澹心著

下卷軼事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蕭瀟詞人往來游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罍絲管以及孌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以傳芳實為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洲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游狹斜久住曲中投轄轟飲俾晝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為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為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艷稱之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張卯尤滑稽[illegible]脈善伺其人喜怒一日偕竹李大娘大娘手碎其頭上綵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閽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朴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間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為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岕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猫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篾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洗刮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管以柔媚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為詆訶以此重窮困錢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魁往山中販岕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illegible]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糙冬舂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為業康熙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爇爐香洗岕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為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姬啟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為鳴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魯仲雉皋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芝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弘光朝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殿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錐窶困而散一身孑然與傭丐為伍乃至為人代杖其居第易為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價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道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為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當尚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為查給以終餘生青君頓首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惻然厚贈遣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為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嗚呼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妝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煙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着紙衣齒高跟屐佯狂沉湎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

為妓所訶其丈妓皆稱伏或時闌入梨園氍毹上為參軍鶻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為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亡敗又游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僑寓宜睡軒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遊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閒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卧房排闥闖乘勢如盜賊如須下床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避為遺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庇萍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

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為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恒之水部異曲同工游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

也
樂户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
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頓三之妻李三娘者流
落江湖遂為名妓忽為匪類所持羈縶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
錫兄弟及姚巽侯張鞠存極力拯之甦蘅司李李繩菴僅而得免
然亦如嚴幼芳劉漢情條受箠楚狀狀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
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桂盛開置酒高
會黃蘭叢及王峰女士馮靜容皆來居停主人金叔侃壺領家釀
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
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卧地上衣履狼藉
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叢賈其餘勇尚與巽侯豁拳各

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
棲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
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
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靈巖侯朝宗善閹兒阮大鋮欲納交
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
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盖前此大鋮恨朝宗羅致
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為錦衣馮可宗所辱
　雲間方子夏實前作青樓篇寄武塘錢澈廣木跋云二十年來
事已非不聞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
故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怅

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蹤情深
一調雲霄琳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為唱當時烏夜
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畫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録
宋蕙湘秦淮女也兵燹流落被擄入軍至河南衛輝府城題詩句
四首於壁間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颭鳳城開將軍戰死君
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
夜月箜篌引幾度穹廬伴暮笳春花如繡柳如烟良夜知心畫閣
眠今日相思渾似夢算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
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鐵黃旗下贖文姝後跋云被難而來
野居露宿即欲效章嘉故事稍爲翰墨以告君子不可得也偶居

郵舍聊書筆漫題以冀萬一之遇命薄如此想亦不可得矣秦淮難
女宋蕙湘和血題於古汲縣前潞王城之東路王殿路落府第也
燕順淮安妓女也年十六知義理爲厭薄青樓以爲不可一日居
甲申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譟而散實至淮城西門外
馬步五六百人擄掠甚慘妓女悉被擒順獨堅執不從兵以布縛
之馬上順乘身自奮叢罵不止兵競刃之
又山東郯城縣之李家庄旗亭壁間題三絶句云不畫雙蛾閒晝
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實有歸家夢驚破啼鵑是夜花月日今
車道路途徧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鵑怨漢家
驚傳縣吏點名頻一一分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兒數
也騎人來書云吳中孀婦趙雪華題凡此數首皆纂芳之葉遺書

者也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檠巧具殽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閙如沸燈大烘春咲聲內盒奩來往鬭芳隣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殽飣梭春鮮藥豹胎間挾鱧氷脆鳥攬分攙榔玉生不論多同較所有品家輸無倒陪酒呈巡還竹會心歡裏鈔祀金走情友[illegible]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穴亦有慈[illegible]

後跋

狹邪之遊君子所戒然謝安石東山攜妓向書[illegible]柔一則狎江左風流一則稱廣大教化因偶述其性情亦何害爲君子哉恋有處士李贄者痛恨元白詩謂其纖艷不逞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除去秀鐵面亦訶黃魯直作爲綺語當墮泥犂地獄余之編斯記也將毋爲李處士所詬秀鐵面所訶乎然管仲相桓公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富國則始作者其惟管仲乎孟子之罪管晏有以哉有以哉吳興太守吳園次爲董少君詩序有云當時才子競着黃衫合世清流爲牵紅繡玉臺重下溫郎信是可人金屋偕歸沂國遂成佳耦特錢虞山作于歸度劉浣作爲古押衙故云云爾碑碣老矣一覺揚州豈其夢耶余甲申以前詩文盡皆焚棄中有贈答名妓篇語甚多亦如前塵昔夢不復記憶但抽毫點注我心寫兮亦泗水潛夫記武林舊事之意也知我罪我余烏足以知之

板橋雜記三卷大學士英廉購進本

國朝余懷撰懷字無懷號澹心閩縣人自明太祖設官伎於南京遂爲冶遊之場相沿謂之舊院此外又有珠市亦名娼所居明季士氣儇薄以風流相尙雖兵戈日警而歌舞彌增懷此書追述見聞上卷爲雅遊中卷爲麗品下卷爲軼事文章懷謗足以導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類然律以名教則風雅之罪人矣